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5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五十卷

说 明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最后一卷。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第Ⅱ稿;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年到1895年期间写的一些著作;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内写的一些书信。后面这两部分文献大都是本全集以前各卷出版后陆续发现的。

马克思生前没有写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最终定稿,而是遗留下大量手稿,恩格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编成了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的1865—1870年期间,马克思主要写了第二卷的四个手稿(编号为Ⅰ—Ⅳ),间隔几年之后,从1877年起直到逝世前,又写了四个手稿(编号为Ⅴ—Ⅷ),此外,各个时期还写了一些未编的零星手稿。发表在本卷第一部分中的《资本论》第二卷第Ⅱ稿,就是写于上述第一个时期的。关于这个手稿,恩格斯说:“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恩格斯还引证马克思的话说,“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页)。由此可见这个手稿的重要性。

这个手稿的内容共分三章,其中论述资本周转的第二章正文,经恩格斯作少量文字上的修改后,几乎全部编入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篇《资本周转》。因此,本卷只收入这个手稿的第一章

和第三章的正文。这两章的论述有不少地方与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有关篇章不同,因而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这个手稿反映了马克思制定资本的流通理论的某些过程,同时使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利用过的重要手稿之一的原有面貌。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资本的生活就是运动,它既经历生产过程,又经历流通过程,二者密切相联,缺一不可。不过,在流通领域资本剥削的秘密被进一步掩盖起来,造成了新的假象。正是流通领域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论证的依据。

本手稿第一章所论述的是资本循环问题。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采取三种职能形式,这就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马克思在这一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形式,这些分析已经非常接近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最后论述。在分析生产资本的形态时,马克思高度评价魁奈的《经济表》,指出它用一些直线和斜线一目了然地总括和描绘出不同的循环形态,这是独创性和大胆行为。马克思评价说,“魁奈医生的功绩就是他第一个这样明确地规定流通……《经济表》被老米拉波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以后的第八奇迹”(本卷第40页)。

马克思在本章中关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到商品流通速度的意义时,他说:“如果说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是永生的,那么它在商品形式上会招致商品体的一切病害。经过一定时间,商品就会变坏。由于使用价值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经过一定的时候,商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本卷第58页)这就要求人们

不仅要重视生产领域,而且要重视流通领域,尽量安排好流通过程,缩短流通时间,减少流通费用,进而促进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关于流通领域所揭示的一些原理,实际上对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形式来说,都是适用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本身是运用辩证法的卓越典范。马克思把黑格尔神秘化了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锐利的分析武器。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时遭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后者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等同起来。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关于辩证法和他自己同黑格尔的关系曾作出著名的论述。在本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在回答欧·杜林的攻击时写道:“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本卷第35页)。

本手稿第三章分析的是再生产问题。这是马克思继《资本论》第二卷第1稿之后,对再生产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在分析中反复考察和批判了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斯密教条”,指出这个错误理论一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这种教条认为,一切产品价值归根到底只分解为收入,不承认不变资本的存在。由此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斯密教条的错误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不知道把生产资料的价值

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因而不懂得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错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如何在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上实现补偿问题。当时主要还是集中研究简单再生产问题。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仍把消费资料的生产归为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归为第二部类。马克思在分析中,先是把货币流通这一因素抽象掉,单纯分析两个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又把货币流通的因素加进来重新分析一遍,而且进一步把第一部类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把第二部类分为生产消费资料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用的生产资料,因而整个分析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图式,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这些分析表明,马克思为了得出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那样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明确公式,曾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探索过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个手稿的最后,当马克思开始分析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时,写作就停止了。但是,按照马克思亲自拟定的《目录》可以知道,马克思本来打算在最后分析扩大再生产问题。

本卷第二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0年到1895年期间所写的二十八篇著作。其中有的在当时已经发表过,有的则以手稿形式保存到现在。开头几篇文章,同本全集第一卷和第四十一卷中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处于同一时期,即不来梅时期,内容也较近似。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二十岁前后的青年恩格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独立的见解,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以及对宗教和教会所持的批判态度。恩格斯的民主主义立场,在这些著作中已经很明显了。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次收入本卷。其中《朱利安·哈尼反对菲格斯·奥康瑙尔》一文,为我们了解《新莱茵报》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恩格斯认为,宪章运动中的左派领袖哈尼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奥康瑙尔的公开破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见本卷第352页)。恩格斯指出,哈尼的观点代表了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即工人群众。

本卷关于宪章运动的另一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琼斯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和宪章运动的革命精神,同时批评了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见本卷第355页)。

本卷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到1895年7月4日恩格斯逝世前一个月这一期间所写的九十一封信。这些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面的活动和广泛的联系,也包括了对某些理论问题的阐述。

1847年9月29日马克思给威·韦尔特海姆的信,说明马克思曾经筹划在原有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之外,在布鲁塞尔再创办一家杂志。他认为,这家杂志应该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德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各种思潮进行批判,同时:“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见本卷第407页)。马克思在这里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确定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联系。

马克思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在本卷中占有不少篇幅,其中包括马克思在1853年10月5日和10月18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

两封信和 1861 年底写的关于地租的草稿。在 10 月 5 日的信中,马克思批驳了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地租理论,指出凯里把地租说成是资本利润或利息的一种形式,又把利润(利息)归结为工资的一种形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空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见本卷第 418—419 页)。针对凯里把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说成是土地肥力递减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凯里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见本卷第 419 页)。马克思还扼要地说明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些论述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是一致的。马克思进而批判了凯里关于劳动总产品增长会使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均等地受益这种幼稚的说法,他指出“当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的百分之二”(见本卷第 422 页)。这充分揭露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草稿,很可能是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讲政治经济学课时的讲稿。在这个草稿里,马克思经过分析,指出地租就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这种表述方式同《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说法是相呼应的。

本卷发表的 1872 年到 1873 年马克思给莫里斯·拉沙特尔和茹斯特·韦努伊埃的信,使我们对《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的校订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克思在 1874 年 7 月 23 日告诉拉沙特尔,这本书“不得不几乎重新全部改写”,并且“在许多地方补充发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原理,使得法文版和德文原本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见本卷第 45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

沙俄的覆没将使欧洲各反动政府失去支柱,给人民革命的胜利造成极有利的条件。本书中收入的恩格斯在 1879 年 12 月 14 日写给托马斯·奥耳索普的信说明,恩格斯十分注意俄国国内的形势,指出“俄国专制制度的崩溃对德国和奥地利会有极大的影响”(见本卷第 472 页),而且认为“在这里所设想的当前的俄国危机,是 1848 年以来最重大的危机”(见本卷第 473 页)。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27 日给亨·德·芬埃德的信,是极其有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已经看出,在英国,甚至在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而美国、俄国这样一些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向前发展。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本卷第一次收入了我国保存的马克思的两封书信,即 1875 年 7 月 12 日给茹斯特·韦努伊埃和 1877 年 8 月 25 日给尼·德利乌斯的信。这两封信于 1983 年 3 月 9 日第一次发表在我国《人民日报》上。

* * *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为依据,除个别著作和书信外,其余各篇都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在本卷中,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方括号改用花括号{ }。马克思在引文中所加的词句或标点符号,放在尖括号< >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入的文字用方括号[]标出。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括号中的罗马数字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 大 林

目 录

说明	I—VII
----------	-------

卡·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二册 目录	5
第一章 资本的循环过程	7—98
(1)资本的形态变化	7
流通的第一形态 $\overbrace{G - W - P - W} - G$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 商品资本	7
(1)货币资本	20
[(2)生产资本]	25
[(3)商品资本]	28
资本的形态变化 $\overbrace{G - W - P - W} - G$	31
流通的第二形态 $\overbrace{P - W - G} - W - P$	40
流通的第三形态 $\overbrace{W - G - W} - P - W$	47
循环的三种形态	53
(2)流通时间	57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3)流通过费用	60
储备的形成	66
运输费用	78
第一章的补充	91
对运输业的补充	96
第三章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99—326
货币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	102
(a)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	108
(a)从个人观点和社会观点看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	108
(b)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132
(A)假定没有货币流通	132
(I)消费资料的生产	135
(II)生产资料的生产	142
[(III)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 媒介作用]	149
[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178
(B)关于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的表述	192
(C)对以上所述的几点说明	248
(a)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那些货币的回流	248
(b)作为可变资本投入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和执行剩余价值、 资本家收入的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回流之间的区别	250
(c)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和作为资本或收入的 货币形式所完成的活动	252
(d)预付在劳动力报酬上的货币部分地也执行不变资本和 剩余价值等等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但一部分不变资本 会借助于完全不以前一个货币量为转移的货币量进行 流通	254

[(e)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不相等的各种情况下,规模不变的 再生产]	276
[(f)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 实际过程].....	30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 (1840—1894年)	
弗·恩格斯 新的通商条约。——军税	329—330
弗·恩格斯 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 的航运中的使用	331—337
弗·恩格斯 继续运送马匹过境。——手工业者 的小团体精神	338—339
弗·恩格斯 建立同纽约的轮船交通	340—341
弗·恩格斯	最近的水灾 342
弗·恩格斯	声明 343—344
弗·恩格斯 *关于官方的辟谣	345—346
弗·恩格斯 朱利安·哈尼反驳菲格斯·奥康瑙尔	347—352
卡·马克思 *致《总汇报》编辑部	353
卡·马克思 *关于厄内斯特·琼斯(摘自《人民报》的 “政治评论”栏)	354—355
卡·马克思	关于地租 356—35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总委 员会建议	360—36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 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	362—366

弗·恩格斯	*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	369—371
卡·马克思	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	372—380
弗·恩格斯	* 致《今日》杂志编辑部	381—382
弗·恩格斯	*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383
弗·恩格斯	致《纽的人民报》编辑部	384—385
弗·恩格斯	* 关于亨利希·奥伯温德	385—386
弗·恩格斯	* 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	387—390
弗·恩格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理事会理事	391
弗·恩格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委员会	392
弗·恩格斯 传记的补充材料	393
弗·恩格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理事会理事	394
弗·恩格斯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	395
弗·恩格斯	*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396
弗·恩格斯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	397
弗·恩格斯	*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	398

卡·马克思和费·恩格斯书信

(1842—1895年)

1.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4月19日).....	401
2. 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1843年2月)	402
3.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844年10月7日).....	403
4.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846年3月7日).....	404—405

-
5.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46年5月7日) ... 406
 6.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46年8月) 406
 7. 马克思致威纳尔·韦尔特海姆(1847年9月29日)..... 407—408
 8.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尔(1849年5月6日) 408
 9.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49年5月6日) 409
 10. 马克思致安得列阿斯·施提弗特(1849年5月6日)..... 409
 11. 马克思致丽娜·舍勒尔(1849年7月14日)..... 410
 12.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1850年2月5日)..... 410—411
 1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23日和
2月2日之间) 412
 1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8月30日) 412—414
 15. 马克思致迈尔(1853年2月3日左右) 415
 1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53年3月10日) ... 415—417
 1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5日) 417—422
 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18日)..... 423—426
 19.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7年2月
24—25日) 427
 2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59年5月30日)..... 428
 21. 恩格斯致福克纳(1859年11月2日) 429
 22.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1860年4月16日) 430—431
 23.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68年12月22日)..... 431—432
 2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年7月9日) 432—434
 2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年8月8日) 434—435
 2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70年3月17日)..... 436—438
 27. 马克思致理查·乔赛亚·欣顿(1871年8月25日左右) 438—439

-
28.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1871年10月22日) 439
29. 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1872年2月13日) 440
30. 恩格斯致威廉·伯斯(1872年2月22日) 440—441
31.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1872年4月4日) 441
32.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1872年5月24日) 442
33. 恩格斯致莫尔斯沃思(1872年6月5日) 443
34. 恩格斯致施马尔特公司(1872年7月3日) 444
35.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1872年8月15日) 444—445
36. 恩格斯致马耳特曼·巴里(1872年9月19日) 445—447
37. 马克思致范·德尔·维利根(1872年10月4日) 447
38.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72年10月30日) 448—450
39. 马克思致威廉·赖利(1872年12月23日) 450
40. 恩格斯致鲁道夫·宰弗特(1873年1月15日和
20日之间) 451
41.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3年2月下半月) 452
42.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3年3月16日和
21日之间) 453—454
43. 恩格斯致瓦尔特·惠特(1873年6月24日) 454
44.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3年12月23日) 454—457
45.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4年7月23日) 457—459
46.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1875年7月12日) 459
47.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1875年9月30日) 460
48.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1875年10月20日) 460—461
49. 马克思致莫雷尔(约1875年秋) 461
5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6年6月14日) 462

-
5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876年8月20日) 463—464
52.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6年10月16日) 464—465
53. 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6年10月17日) 465
54. 马克思致沃耳曼夫人(1877年3月19日) 466—467
55. 马克思致尼古劳斯·德利乌斯(1877年8月25日)..... 467—468
56.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8年2月4日) 468—469
57.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1878年3月29日) 469—471
58. 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
(1879年12月13日) 471
59. 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9年12月14日) 472—473
60. 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
(1880年1月26日) 474
61.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880年8月15日)..... 475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880年11月12日)..... 476
63. 恩格斯致哥特利布·雷姆克(1881年4月2日) 477
6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8月20日) 478
65.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2日) 478—479
66. 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1884年7月8日) 479—480
67. 恩格斯致约翰·林肯·马洪(1885年6月12日) 480
68.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86年4月12日)..... 481
69. 恩格斯致霍利德·斯帕林(1886年12月7日) 481—482
70. 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887年3月23日)..... 482
71. 恩格斯致茹尔·盖得(1887年6月11日) 483
72. 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1888年4月27日)..... 484—485
73. 恩格斯致阿曼特·戈克(1888年6月2日)..... 485—486

-
74.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8年9月5日)..... 486—489
75.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舒马赫(1890年12月)..... 489—490
76. 恩格斯致安娜和海尔曼·施留特尔(1891年
12月30日)..... 490—491
77.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92年1月28日)..... 491—493
78. 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1892年5月3日)..... 493—494
79. 恩格斯致约翰·白恩士(1892年7月6日)..... 494—495
80. 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1892年12月7日)..... 495
81. 恩格斯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1893年
5月27日)..... 496
82. 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1893年7月31日)..... 497
83. 恩格斯致恩玛·恩格斯(1893年3月23日)..... 497—498
84.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1898年11月11日)..... 498—499
85. 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1893年
12月21日)..... 499—500
86. 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和尤利乌斯·波普
(1894年2月)..... 500
87. 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4年11月10日) ... 501
88. 恩格斯致保尔·辛格尔(1894年12月26日和29日之间)
..... 502
89. 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1895年1月28日)..... 502—503
90. 恩格斯致伊格纳茨·勃兰德(1895年5月20日)..... 504
91. 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5年
7月4日)..... 505—506

附 录

科伦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	509—510
莱茵报公司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呈文	510—512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4年6月21日左右)	512—517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4年8月4日和7日之间) ...	518—519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和18日之间) ...	519—52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2月17日)	523—524
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4年6月10日)	524—525
爱琳娜·马克思致阿里斯蒂德·巴雷(1871年10月10日)	525
里斯本工会联合会告英国工人书	526
摘自《人民国家报》关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6年2月 7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527—528
燕妮·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8月20日)	528—529
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	530—535
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信	535
注释	539—580
人名索引	581—612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613—642
期刊索引	643—649

插 图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23页	69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168页	22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198页	317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卷第 1 分册而拟的报刊、组织 和个人的名单第 2 页	367
卡·马克思《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手稿.....	374—375
弗·恩格斯 1888 年 9 月 5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第 1 页	486—487

卡·马克思

资 本 论

第 二 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卡·马克思

卡 · 马克思

[资 本 论]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¹

写于 1868 年底—1870 年中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第 二 册

[0a] 第 二 册

目 录²

第一章。资本的循环（第 1—33 页）

（1）流通的三种形态

（a）货币资本流通的形态。资本的形态变化。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b）生产资本流通的形态

（c）商品资本流通的形态

（d）循环的三种形式

（2）流通时间

（3）流通费用

（a）从简单流通形式中产生的费用

（b）在流通本身里进行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 ） 储备的形成

（ ） 运输费用。（补偿费用和其他费用）

第二章。资本的周转（第 34—129 页）

在手稿中，在《目录》的上方马克思写了《第一章。资本流通》。——编者注
括号里是作者标明的手稿的页码。——编者注

- (1) 周转的一般规定。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 (2) 形成资本周转中的差别的各种情况
 - (a)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固定资本产生的周转周期
 - (b) 劳动期间长度的差别
 - (c)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
 - (d) 从生产过程的特殊方法产生的周转周期
 - (e) 流通时间的差别
 - (3) 流动（可变和不变）资本一般的周转规律
 - (4) 可变资本的周转和年剩余价值率
 - (5) 积累。从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的观点出发研究货币流通
- 第三章（见背面）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 (1) 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第 130—141 页）
 - A. 简单再生产（第 141— 页）
 - (a) 不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第 141—158 页）
 - (b) 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
 - B.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积累
 - (a) 没有货币流通的情形
 - (b) 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
- (2)

[1]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2] 第一章 资本的循环过程

(1) 资本的形态变化

流通的第一形态 $\overbrace{G-W} \quad \overbrace{P-W} \quad G$ 。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一般说来，资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形式是货币形式，货币进行循环 $G-W-G$ ，——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数量更多的货币，买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去卖。从简单商品流通来看，这一过程仍旧是无法解释的（见第1册第2章³）。这个谜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才能解开。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是简单地生产商品，而是生产这样的商品，它们的价值大于其生产各要素的价值，因而发生了价值增殖。通过随后进行的商品出售，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不过取得货币形式。

例如，假定资本家最初预付 540 镑，即：400 镑用来购买 8000

磅棉花，80 磅用来补偿已被磨损的劳动资料，纱锭等等，60 磅用于工资。假定剩余价值率是 100%，而商品产品是 8000 磅棉纱；这 8000 磅棉纱的价值就等于 480 镑。 $c + 60$ 镑 $v + 60$ 镑 m ，⁽¹⁾或 600 镑，比如说它是 2000 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货币表现，其中只有 400 花费在纺纱过程本身中，而 200 是剩余劳动。因此，如果每磅棉纱卖 1 先令 6 便士，或者，如果 8000 磅棉纱卖 600 镑，那么它们便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实际上，如果资本家把 1 磅卖 $16\frac{1}{5}$ 便士，或把 8000 磅卖 540 镑，那么他便是向买者送了 $\frac{1}{10}$ 的礼，相当于 800 磅棉纱，或者说比商品的价值便宜 $\frac{1}{10}$ 销售商品。剩余价值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那么同时也就是实现了剩余价值。已取得商品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棉纱）已成为现实的 200 天无酬劳动，通过出卖棉纱不过取得货币形式。

或者，假定两个资本家互相直接出卖自己的商品（例如，棉纱和棉花）；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充当计算货币。其次，假定在生产他们的商品的时候使用的劳动量相同，剥削程度也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都只是交换等价物，600 镑棉纱的价值和 600 镑棉花的价值相交换，但 A 先生和 B 先生都实现了 60 镑利润。在交易结束以后，A 拥有棉花形式上的剩余价值 60 镑，而不再是棉纱，另一个人 B 拥有棉纱形式上的剩余价值，而不再是棉花。他们手里的 60 镑剩余价值只是改变了使用形式，但它早在交换以前就已存在。无论在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总价值 1200 镑都以棉纱和棉花的形式存在。但是交换以后也和交换以前一样，

(1) 这里为了表示 400 镑不变资本等等，将用“400 镑 c ”等等这样的符号，因为它比第一册上使用的符号“400 镑”等等更方便。

这一价值的 $\frac{1}{10}$ ，120 镑是剩余价值，也就是除剥削相应的劳动力外不需要两个资本家花费分文的那一价值的数额。劳动有酬或无酬——这种情况对于它创造价值的性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正因为这样，A 必然卖给 B（而 B 也卖给 A） $\frac{10}{10}$ 的商品价值，而他们每人只支付了这个商品价值的 $\frac{9}{10}$ 。

资本家实际上知道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秘密。这一点可以由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行为，由他疯狂追求剩余劳动得到证明。不过，他虽然不是德奥古利，却过着双重生活 4：一种生活是在避开旁人视线的生产领域，在那里他是主人和统治者；另一种生活是在公开的市场上，在那里他以买者和卖者的身份出现，和自己相同的人打交道。这种双重生活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产生双重的神经冲动，从而产生双重的意识。他处在生产领域中的时候所懂得的东西，他在流通领域中已经不能懂得了。

我们的资本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占有无酬劳动，无可争辩地从 540 镑造出了 600 镑的价值，从而生产出 60 镑的剩余价值。预付的价值额只是由于丧失自己独立的价值形态才获得增殖的能力。

最初预付的 540 镑货币现在变成了价格为 600 镑的 8000 磅棉纱。这种价格只在观念上是棉纱价值的货币形式，它只有通过出售棉纱才能实现。虽然它在生产领域中已被生产出来，但是剩余价值象商品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只有在流通领域中才能实现。促使货币贮藏者把商品的价值和价值形式混淆起来的那种错觉，也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它转化为金或银混淆起来。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²⁾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对商品的单个卖

(2) 第 1 册第 178 页及以下各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238—247 页]。

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和充满危险的过程,这种混乱就巩固下来了。对于大量生产、因而必须大量出售的资本家来说,随着营业规模的扩大,危险也增加起来。如果他原先没有占有整个工人大军的剩余产品,那他现在就不需要出卖这种产品。而他恰恰相反,用他出卖这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来解释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盗窃商品的比耳·赛克斯还可以更加天花乱坠地谈论出售商品的危险。

其次,资本家通过出卖商品来实现从他的工人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不仅随着市场价格的一般波动而改变。在商品市场上资本家同“资本家”相对立。狡猾对狡猾开始单独决斗。“海盗和海盗莫相残”,或者象 [3] 马屠朗·雷尼埃所翻译的那样:

“海盗相残,一事无成”⁵。

假定我们的资本家不得不以 590 镑销售他那 8000 磅棉纱。虽然他生产了 60 镑剩余价值,但是他只实现 50 镑剩余价值。他的剩余产品的六分之一,即 $133\frac{1}{3}$ 磅,只不过是给他的伙伴致富而纺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⁶。反之,如果他能够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例如卖 610 镑,那么,他虽然只生产了 60 镑的剩余价值,但他实现了 70 镑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七分之一,即 10 镑,不是在他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而可能是在邻人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但是他亲手在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摘下了这些流通的金苹果,所以他认为做出了纯粹是海格立斯式的业绩⁷。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单个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和他出卖商品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之间出现了量的差别。在这种不正当交易的时候,不仅是剩余价值,甚至一部分资本价值也可能不付等价

物而更换所有者。在那些得到资本价值的人的手里，这一部分不断形成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这种变化实际上只是改变已有的价值的分配，结果，剩余价值的来源就变得不清楚了，资本家本人最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³⁾。

G—W—G 循环使下述情况变得不可思议：在 G—W 行为即购买商品以后和 W—G 行为即重新出卖商品以前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始终是看不见的。这样，如果我们用字母 P 来表示这一生产过程，那么 G—W—G 就变为 G—W—P—W—G。

第一个阶段：G—W。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准备阶段（从第 1 册考察的观点来看）。

资本价值，即其使命是作为资本发挥职能的价值，它最初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着的。它在这一形式上开始自己的运动。第一个过程，G—W，是简单的流通行为，是买，是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行为作为资本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具有职能上的一定内容。价值在货币上拥有自己的一般等价形式。因此，作为货币预付的资本价值，能够按照它要在其中发挥职能的生产领域的不同而转化为极不相同的商品。但是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货币就必须变为劳动过程的各要素，即生产资料（不管它们具有怎样的特殊形式）和劳动力（不管它们的用途如何）。货币必须变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表明，购买劳动力本身的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卖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

(3) 西斯蒙第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资本家把“让渡”利润和“生产”利润混淆起来，还在他很久以前，詹姆斯·斯图亚特³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在第 3 册里³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还是商品价格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公正的理论家也还是不了解的），因此，事情表现成另外的样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实践家有利害关系。

第二个阶段：P

当资本价值在第一个阶段中靠流通过为从货币转化为商品之后，也就是说，从物质的观点来看，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形成产品和价值的各要素之后，接着第二阶段是这些商品的消费。劳动力通过它的活动表现即通过劳动本身被消费；生产资料被劳动消费，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消费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有更多的劳动力转入流动状态，也就是在进行这一过程时花费的劳动多于构成劳动力价值，从而构成它的价格或它的用货币支付的价值的劳动。因此，资本价值生涯中的这第二个阶段是它的生产消费，即生产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发生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即货币和商品互相换位，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的第一个阶段相比，这第二个阶段包含着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即双重的形态变化。一方面，发生了物质的形态变化。创造出新产品，创造出劳动过程熄灭在其中的一个成果。这种产品在实物形式上与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的形成产品的各要素是不同的。例如，虽然小麦本身作为形成产品的要素加入小麦的生产，但是在生产小麦时形成产品的各要素中，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肥料、机器等等，最后，还有劳动力。因此，即便是在产品本身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同样一些产品的生产资料中的情况下，它的实物形式也跟生产它的X种要素的实物形式不同。但是，第二，除了这种物质形态变化即作为劳动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外，资本价值发生了价值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价值形成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消费掉”(verzehrt)这个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资本价值创造出超过以货币形式预付在购买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价值的余额,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前并不存在,它只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商品上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

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在货币开始转化为资本时不是必须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例如,厂房、机器等等是根据订货生产的。这里的货币在形式上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就是说,在交货以后立即实行支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只是由于资本家的需求,现有的人们才能够作为劳动力活动——雇佣人员、儿童等等。

[4] 商品简单的形态变化 $W-G-W$ 完全是在流通领域范围内,也就是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商品一旦进入消费,它便退出流通。资本价值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价值的生产消费,或它在流通领域以外发挥职能,即在生产领域内发挥职能,构成资本价值循环的特殊生命阶段。因此,只有当资本价值在生产上被消费,从流通领域回到生产领域,在这里无论在实物形式上还是在价值量上都发生了实际形态变化以后,第二个行为,卖,才会补充第一个相反的行为,买。

资本价值在它的前两个阶段中的运动,自然是以资本家为媒介的。这种运动作为他自己的运动表现成这样:他起初作为流通的当事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买者发挥职能。然后他从商品市场上消失,去作为商品生产者,请注意,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发挥职能。

第三个阶段: $W-G$,作为资本家的行为是卖,作为发挥职

“进行”(verläuft)这个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能的资本价值本身的过程是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纯粹是形式上的流通过程或纯粹是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阶段。诚然，第一个阶段， $G—W$ ，也是纯粹的流通过程或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环节，但是这个行为作为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生活阶段，在物质上已被规定，具有特殊的内容——价值从它最初的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要素。相反， $W—G$ ，生产过程在其中熄灭的那个商品的卖，不具备这种在物质上规定的、职能上规定的的内容。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必须出卖商品，把商品从它的实物形式变成它的等价形式，或者说变成货币形式。除了这种形式的转化以外，卖不具有任何其他内容。 $G—W$ 则相反，不只是买，不只是货币形式变成商品形式，而且是货币形式变成特殊的一定性质的商品。

当我们孤立地考察 $W—G$ 本身时，情况便是这样。但是，如同循环的上一阶段联系起来考察，那它就是另一种样子。最初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上述例子中是 540 镑，在第一个阶段 $G—W$ 中变成价格为 540 镑的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吸取剩余劳动的过程中孕育着剩余价值。产品——8000 磅棉纱——的价值因此等于构成产品要素的最初的价值 540 镑 + 剩余价值 60 镑，即 600 镑。可见，离开生产过程的商品 W 比最初进入生产过程的那些商品 W 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我们用 W 来表示这种商品。如果 W 按其价值出卖，那么它便卖 600 镑，即 540 镑最初的资本价值 + 60 镑这一资本价值的增殖额。退出生产过程的商品孕含着剩余价值，即在生产过程中转入流动状态的无酬劳动所体现的价值增殖额。和最初的预付

资本价值相比，这个商品是增大的价值，它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 + 它的增殖额。但是这一增大的价值现在在商品的形式上作为新形式的商品例如棉纱的价值而存在。它现在只在等于 540 镑 + 60 镑的棉纱价格上具有独立的形式，也就是它只具有观念上的货币形式。通过出卖商品， $W \rightarrow G$ ，这一价格得到实现，即商品价值从商品形式再变成货币形式。但是，由于商品价格的这种实现，不仅最初的资本价值，540 镑的 W 或 G ，获得了它在 $G \rightarrow W$ 行为中失去的它最初的货币形式，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新生产的和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剩余价值 60 镑也转化为 60 镑货币。

因此，被看作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个生活阶段的 $W \rightarrow G$ 行为，决不单纯是卖。它是预付在生产商品上的资本价值 + 在生产中加进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这是孕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金或银，因此，这既是预付资本价值返回到它最初的货币形式，也是剩余价值在货币上的实现。从一般形式来考察的卖也是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它们的价值表现在货币形式上。但是，由于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价值在这里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 + 剩余价值，那么卖也就是这样一个价格的实现，它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 + 新生产出来的超过这一资本价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说 $W \rightarrow G$ 行为不象 $G \rightarrow W$ 那样表现为物质上一定的行为（从而表现为资本价值生活中特殊的职能行为），即表现为货币转化成它作为资本发挥职能所预先决定的特殊使用形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么相反，它对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价值量来说具有特殊的规定性。这不只是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资本价值的实现，而且也是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实现。这种规定性恰恰只对于资本家或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来说才存

在，它只存在于资本家生活的普遍联系中，或这一生活的不同阶段的彼此关系中。

对买者来说 W 就是 W ，就是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对于 8000 磅棉纱的买者来说，棉纱的卖者出卖这 8000 磅是补偿他的资本，还是他愿意把卖得的货币作为收入来消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就象对于他说来，在纺纱过程中把 120 镑加到 480 镑生产资料上的那 400 个工作日，是否在其中有 200 代表有酬劳动，200 代表无酬劳动，也就是说，它们是全部还是只有一部分代表工人的价值，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他必须支付的，[5] 是这 8000 磅棉纱的价值，即 480 镑（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代表 400 天剩余劳动的 120 镑，也就是 600 镑。对于棉纱的买者来说 $W - G = G - W$ ，购买商品，仅此而已。[5][18] $W - G$ ，也和 $G - W$ 一样，都是流通的简单行为。买 ($G - W$) 比卖 ($W - G$) 更容易，这种差别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这种差别产生于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差别。但是，作为独立的资本循环的两个阶段 $G - W$ 和 $W - G$ 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 $G - W$ 对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对于预付价值开始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过程。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相反，在 $W - G$ 行为中，问题就不仅是预付资本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了。这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家在这里不象是在 $G - W$ 行为中那样进行预付，他是获得，并且获得的比它预付的多。因此，他买 ($G - W$) 的时候没有卖 ($W - G$) 的时候热情高，而卖的愿望比买的愿望更强烈这一事实，并非产生于 $W - G$ 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环，而是产生于它是独立的资本循环中的一环。[18]

[5] 可见，资本循环 $G - W - P - W - G$ ，一方面和一般商品

流通结合在一起，加入其中，构成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构成资本价值自己的独立运动（对资本家而言，资本家使用自己的货币，让它们发挥资本的职能），这一运动部分地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内进行，部分地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外进行。

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表现在：(1)流通的两段 $G—W$ 和 $W—G$ ，买和卖，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在职能上具有一定的性质。 $G—W$ ，买，在物质上是被规定了的。货币转化成的或被购买的那些商品必须具备特殊的使用形式。一方面，它们必须充当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包括劳动力。如果货币所有者不能购买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被它自己的所有者拿去作为商品出卖，那么货币就根本不可能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价值就根本不可能作为资本价值发挥职能。另一方面 $W—G$ 这一段流通作为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换句话说，对商品的买者来说是单纯的买，或者从商品所有者方面来说是卖），作为资本价值运动中的一个生活阶段，不仅是预付在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价值的实现，而且也是生产过程中新加到商品上的剩余价值的实现。(2)资本循环不仅包括两个属于流通领域的简单商品形态变化的阶段 $G—W$ 和 $W—G$ ，买和卖。它还包括流通领域范围以外的生产过程 P ，也就是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生产消费，这些商品的形式是最初的资本价值 G 通过流通过程转化成的。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 $W—G—W$ 完全是在流通领域范围内进行的，并且仅由两个流通过程组成。商品的消费并不涉及这种形式变换。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商品便退出流通而进入消费。(3)最后，资本价值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所实现的循环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一点上：资本价值经过一系列部分地是形式上的，部分地是实际上的形态变化以后，它重新返

回到自己最初的货币形式上来——这些货币只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或者表现在这一点上：资本家起初投入流通的货币最后终于又流回到他那里——即流回到他那里时已经是增殖了的货币。资本价值开始自己生活的第一个形式，货币形式，也是运动结束时的最后形式，或者说，资本家预付的货币再流回到他那里即流回到出发点，这种情况象在考察 $G—W—G$ 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第 1 册第 2 章），是对买的行为进行补充的那个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购买商品，货币投入流通，而商品则退出流通。由于随后补充的卖，商品又投入流通，而货币则退出流通，或投入流通的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它们的出发点。货币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资本价值再转化为它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对购买商品进行补充的出卖商品的必然结果。这一运动无论如何不会由于购买商品之后和重新出卖商品之前所发生的停顿而改变，在停顿时期，买来的商品由于进行生产消费或通过生产过程，既改变了自己的实物形式，也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商品买来以后都要重新出卖，而不管它的实物形式或它的价值怎样变化。因此，货币一定会发生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商品形式再转化为最初的货币形式。至于除此之外流回的货币数额多于最初预付的数额，它增加了剩余价值量，现在要解释这一点是很简单的。如果说资本家作为卖者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多于他作为买者投入流通的货币，那只是由于他再投入流通的商品 W 比通过买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 W 具有更大的价值。归根到底，他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所以多于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是因为他作为卖者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大于他作为买者从流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67—177 页。——编者注

通中取出的商品的价值。

的确，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资本循环 $G - W - p - W' - G$ 包括商品 W 的即货币在第一阶段转化成的那些商品的消费，这也就是它们的生产消费或生产过程。但是，这个循环并不直接包括退出生产过程，然后又被投入流通的商品 W' 的消费，而只包括它的出卖，包括它再转化为货币。诚然，退出生产过程的商品必须是使用价值，有用物，它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成为这样的有用物：它的实物形式使它能够或者充当生产资料或享受资料，或者充当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料，而尽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归根到底它是供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用的，归根到底购买它只是为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消费掉。但是，它的消费不包括在资本价值的循环中，这种资本价值在流通中由于出卖而再次抛弃它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商品形式。商品，例如棉纱，一经出卖，表现在棉纱上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能重新开始，而不管这些棉纱发生了什么变化。因此，只要商品出卖没有任何困难，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他所体现的资本价值的循环没有中断。他的买者，商人，与此同时可以在世界的这一或那一地区把未卖出的棉纱囤积起来（保存在仓库里），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继续购买新的棉纱，他们这样做或者是用自己的货币，或者尤其常见的是用借来的货币，即他通过信贷能加以支配的货币。显然，归根到底商品（棉纱）必须卖给购买它的买主，才能进行消费，即进行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凡是最后不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生产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的一切买和卖的行为，都只是暂时的行为，不是最终的行为。因此，买者——这里指的不只是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的第一个买者，而且是在商品卖给最终消费者以前经手的那一系列

买者——归根到底必须销售商品。如果后来弄明白，这种商品或者不可能出售，或者只能降价出售，那么最后对生产者的反作用就变得明显了。那时，我们会看到在每次危机中都会定期重复的现象经常出现在国会的发言里，出现在货币市场的出版物里。这些言词充满信心地说生产是“健康的”，可是突然间，由于各种偶然性和商业上的冒险行为而变得“不健康”了。⁽⁴⁾

[6] 资本价值通过它在自己的运动中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创造出不同的形式：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同一资本价值按照它处于自己循环的某一阶段和完成某一职能的情况，而轮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是资本在其循环中所经历的各种形态变化。

(1) 货币资本

对于一般商品流通来说，货币资本只不过是货币。这些货币只有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特殊的、职能上一定的形式中的一种，即只有对于资本在一般流通范围内所完成的独立循环来说，才是货币资本。因此，在流通的每一单个行为中，货币资本也只是完成货币职能中的某一种职能，它只是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等等。在上述例子中，资本家预付 540 镑，所以代表 1600 个十二小

(4) 甚至托·图克在他的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价格史》中，也表现得活象这样一位军事史家，他的主角在各次战役中总是战败，但总是“健康地”战斗，直到不能不说他挨了一顿好打为止。在书的正文中，对于采取商业危机这种特殊形式的危机有所暗示。相反，如果生产者自己把商品托人代售或进行长期赊卖，直到最后他才不得不调整出售或进行清算(象 1847 年那样)，那么当然很明显，生产不是“健康的”，但是，恰好在这时人们也同样声称，“商业”或“生意”是健康的。¹⁰

时工作日的价值便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以 540 镑的形式,开始自己的循环。在这 540 镑中,60 镑用于购买劳动力。对于 540 镑必须作为资本价值完成的循环来说,这 60 镑不只是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在资本家手里,它是货币资本的可变部分,即其中用来变为活劳动力的部分。但是在市场上,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内,这些货币对于资本家本身来说只完成一定的职能,它们充当他的购买手段或商品的支付手段,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劳动力的支付手段,此外,同一 60 镑一旦转到工人手里,便失去了资本的性质。对工人来说,它们只是商品形态变化 $W-G-W$ 中商品的正在消失的货币形式。工人为 60 镑而出卖劳动力,其目的是用这 60 镑购买生活资料。因此,这 60 镑只是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

在流通的图式 $G-W-P-W-G$ 中,资本价值的开始形式和最终形式——即开始自身增殖的资本价值形式和已经完成这种增殖的资本价值形式——是货币资本形式。540 镑价值又以其货币形式存在,但是,这 540 镑作为货币资本,即作为最初预付的货币额对 60 镑剩余价值的关系是对自己成果的关系。由于作为货币资本的 540 镑和作为它的金价值产品的 60 镑之间存在差别,资本家便能够例如吃掉这 60 镑,而把 540 镑作为资本价值重新投入循环。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考察一般商品流通中货币流回到出发点的那一阶段,即 $W-G$,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商品 8000 磅棉纱的出卖,那么货币无论是在卖者即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里,还是在买者手里,都只是起货币的作用。在每次出卖的时候,货币都充当买者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而对于卖者来说,它们充当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货币形态。

在考察货币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的形式之一是贮藏货

币形式。如果这种贮藏货币具有职能上的作用,那便是充当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相反,如果货币作为财富最终的绝对的形式一直保存下来,那么贮藏货币便只是金银的毫无意义地积累起来的储备。如果资本家不得不使他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发挥准备金的作用,那么这种准备金正是处于贮藏货币的一定职能形式上的货币,即为了将来的购买或支付所必需的货币储备。这种货币储备只有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形式和职能之一,才是后备货币资本。资本家远不赞同货币贮藏者的幻想。因此,他没有以贮藏货币形式保存自己货币的宿愿。但是他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商品流通提供给他的货币,或者可能是他在流通中进行其他投机而得到的货币,对他来说既不需要直接用作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也不需要用来恢复他的准备金,于是,这些货币便停滞在他那里成为贮藏货币,成为不执行任何职能的货币。这些货币对他本人以及对一般的流通来说是单纯的贮藏货币——简直是货币贮藏者握在手心里的贮藏货币。这些贮藏货币只是剩余价值变成的金,这种剩余价值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额,便会作为追加资本起作用,因为我们记得,决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能作为资本起作用。或者,它可能是最初预付的并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返回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不过这一部分由于市场条件不利,不能再直接转入流动状态,所以它停滞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仅仅表明它的职能被中断等等。无论如何,这种贮藏货币都是单纯的贮藏货币,只有在资本的特殊循环中占职能上的一定地位以后,才能获得货币资本的用途。贮藏货币形式上的现有货币资本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它或者还没有执行自己的职能,或者执行的职能被中断。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货币资本作为过程中

的资本价值在自己的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又抛弃的特殊的职能上一一定的形式之一（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资本价值在自己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中所采取的形式之一），由于本身一定的性质而不同于对它进行补充的其他形式，那么这些性质并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资本在这里具有货币形式，——可见，也就是具有货币所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性质。例如，⁵⁴⁰镑不在纺纱生产中，也能在任何其他生产部门中自行增殖，因为象货币本身一样，资本家也是万能先生。或者，如果第一个循环结束时资本返回到它的货币形式上，[7]它能够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其他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本。相反，已经转化为一定生产要素的资本也只能在以这些要素为条件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而商品资本，即这8000磅的棉纱，只要还没有卖出去或再转化为货币，就既不能在同一生产部门中，也不能在其他生产部门中作为资本重新发挥职能。货币资本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节省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投资领域中不断变化的分配来说起着很大的作用——依然不是产生于它作为资本的性质，而是产生于它作为货币的性质。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具有直接交换一切商品的性质，从而具有转化为任何使用价值的价值的能力，而不论所得到的使用价值是否已经是上市的商品，还是按照订货生产的。

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我们的资本家发现他的资本在国外比在本国增殖得快，——而我们的资本家也和货币本身一样，是世界主义者。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本以什么形式输往国外呢？作为商品资本吗？但是别国的边界上可能有海关人员和异教徒守在那里禁止商品输入。或者国内某些商品的生产比国外贵。那么它们便不适于出口。至于其他商品，国外可能已经充斥，它们的价格因

此低于正常的水平,等等。在这样的商品市场行情下,最有利和最正确的做法,是把渴望旅行的资本在货币形式上作为货币资本送出去。但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因为它是货币形式上的资本,货币现在也起世界货币的作用。这里有意义的是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区别,而不是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的区别。成为资本——不如说这是它们共同的性质,在货币或商品形态上成为资本——是它们的特点。当代的政治经济学还能得到的唯一慰藉,就是它高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谬误。因此,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货币同商品的差别,同样顽强地企图用货币资本充当资本时的性质来解释只是由它的货币性质所产生的东西。⁽⁵⁾

货币资本不是独立的资本形式;它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其循环或形态变化的系列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之一。因此,不能把它和独立的资本形式混为一谈,例如,和生息资本混为一谈。⁽⁶⁾

(5) 参看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9、1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6—177页]。

(6) “现有货币总量——金,银行券和银行信贷的一部分总是处在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用的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货币资本。”(约·莱勒《货币和道德》1852年伦敦版第7、8页)可见,在莱勒先生看来,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职能形式之一,是和生息资本没有区别的,等等。但是英国人在谈到“monied capital”〔“货币的资本”〕的时候,在这里使用了和“money capital”〔“货币资本”〕不同的说法,不过只有前一种说法可以用来表示生息资本,等等。但是这种讨厌的暗语,以及交易所的野蛮观念,从皮特的反雅各宾政府时期起就已特别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科贝特从十九世纪初起,就在他的《政治纪事报》上同由此造成的语言上和意思上的歪曲作斗争。他早在他的《语法》一书中就告诫遇到这种问题的青年人说,不要理睬使用复数“money”的人。¹¹

[(2) 生产资本]

由于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G—W$,资本抛弃它的货币形式而转化为生产的各要素。它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的职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它的这种形式和这种形式的职能属于生产领域,而它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和职能属于流通领域。在这种形式上它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最隐秘的过程是价值增殖或生产剩余价值,流通过程为 $G—W$ 对于这个过程只具有前奏的性质,这个过程的结果由于流通过程为 $W—G$ 而只转化为银或金。最后,资本在流通领域只改变自己的货币和商品形式以及自己的人格化,同样,资本家在对和他相同的其他买者或卖者的关系上只表现为卖者或买者,虽然在第一册里已经指出,作为买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平等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纯粹假象⁽⁷⁾。由于活劳动力加到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上,价值即过去的、物化的死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第1册第161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过程。“生产资本”这个术语很好地反映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变为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创造价值的活动变为现有的、已存在的价值的主动性,活劳动

(7) “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4页]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1页)。——编者注

变为死劳动的血液。工人从属于劳动产品，创造价值的力量从属于这个价值本身，发挥职能的劳动力作为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借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简单形式而存在，而另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由劳动的物的要素和现成的价值构成，——所有这一切是以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现）为媒介的，正象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是以资本家的买或卖的行为为媒介一样。作为这样的关系，资本是生产的，因为它不仅总是把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而且还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至于生产资本，这里应当指出，资本价值在这一职能上拥有它在流通领域中所不能得到的潜力。除了资本价值从流通领域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外，资本价值在这里把不是劳动产品、因而不是价值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加在自己身上，同样也把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中所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加在自己身上（第1册第6章b）。资本所以成为生产资本，是因为价值把形成价值的力量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了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掌握了生产资料。

在第一册中（第3章1和2），我们记得，生产资料一方面构成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构成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从这一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在对正在起作用的劳动力的关系上是作为吸收劳动的手段发挥职能的。

[8] 政治经济学满足于朴素的外观，从简单劳动过程即从与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5—670页。——编者注
同上，第201—237页。——编者注

任何社会形式无关的自然过程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根据这一点说明生产资本是生产资料，因为它们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不是没有劳动的协助就存在的自然物。如果读一下下面这样的话：

“生产资本是以某种方式和工业结合在一起、处在增殖过程中的东西”
(弗·威兰德 [《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 第35页)，

那就只能意味着：生产资本是处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蠢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天真。这种混乱是要把下列东西偷运进来：承认来自自然界的生产资料是资本，从而承认来自自然界的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所谓来自自然界的工人引起资本家的出现。如果事先假定工人是雇佣工人，从而也事先假定有资本家，那么这样说就更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小心翼翼的和字斟句酌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可能说明“生产资本”这种说法严格地讲只是形象的说法，因为严格地讲，只有劳动，而非生产资料，才是生产的。资本的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吗？穆勒先生可以同样宣称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但是，如果他真相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断，把生产资本只理解为生产资料，那么他的批评就依然停留在幼稚的水平上。他应当这样讲：首先，“资本”这个词在这里是生产资料的多余的简单的名称。因此，应当打倒它！经过这样剪裁以后，问题就不是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资本，而是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问题了。穆勒先生达到这一点以后，就面临着接触科学问题的危险，即：产品生产过程中或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他没有谈这一点，而是企图向自己

和别人解释说，生产资料，例如皮革、松香和锥子这样一些东西，实际上只有在人们借助于它们才能劳动的情况下，才充当生产资料，即充当劳动材料或劳动资料。他还能够作出深思熟虑的结论说，谷物和 [9] 肉如果不是被吃掉，便不是消费品。难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被列入七大贤人之中¹²！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不妨看看梅克伦堡的地主冯·杜能的说法：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1) 资本本身是死的，只是由于人的活动才有用；(2) 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 [第2部] 第2编第5、6页）

杜能在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的一个错误前提出发的，即认为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因此资本成了工人的主人。他不可能懂得，物，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才能变成资本。因此，他不应当问工人怎样会落入资本的统治下，而是应当问生产资料即已经存在的价值由于什么原因才变成资本？不过，尽管问题的表述是错误的，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可笑的，但是提出问题本身就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冯·杜能在德国教授们编的经济著作中总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使他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孤独的人的，不是捷尔洛夫这个名字¹³，而是思维方式。[9]

[(3) 商品资本]

[8] 生产过程熄灭在产品中。成品被排出生产领域，进入流

通领域。这是供出卖的产品，或商品。这样，资本从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这不仅是最初预付的资本价值，而且是在生产过程中充实了剩余价值的、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因而作为商品资本存在的资本价值。商品的唯一职能是商品的出卖，是商品转化为货币。这种商品资本的转化，对于最初的预付资本价值来说是回归，而对于它所增加的剩余价值来说则是首次转化为货币。

可能有这种情况：资本主义生产者，例如租地农场主，把一部分产品直接用于他个人的消费。他这样在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中消费的东西，自然不会转化为响当当的铸币，也不会作为商品执行职能。另一种场合，即一部分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再加入它作为产品退出的那同一个过程，就更为重要得多：例如，煤加入采煤过程，小麦加入小麦的种植，等等。由生产者自己进行生产消费的这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在资本家的簿记中作为计算货币存在，但它并不实际转化为货币。这一部分产品仍然是资本的组成部分，不过是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曾经指出过，除了产品，从而除了商品以外，加入生产过程的还有其他要素，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并不是加入生产过程的一切产品都退出流通过程，并不是一切产品以前都作为商品流通。

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可以为了等待更好的市场行情而不把商品运往市场。商品迟早必须脱手。这样暂时存放起来的商品是潜在的商品资本，是职能有意被中断的商品资本。相反，供出卖的商品是否必须在它准备出卖的阶段上停滞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一点根本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它处在流通领域，因而它所代表的资本价值是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例

如,商品尽管仍未卖出,但在这一职能上仍会影响市场价格。

初看起来,似乎流通形式的资本 $G - W - P - W - G$ 两次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一次在 $G - W$ 中,在买的时候作为商品发挥职能,第二次在 $W - G$ 中,在卖的时候作为 W 发挥职能。首先应当记住, $G - W$ 中的 W 有一部分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在工人卖出自己的劳动力之前,它是商品,但决不是商品资本。他一旦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它便必然作为生产资本的可变成分起作用。只有奴隶的劳动力才可能具有商品资本的形式。其次,至于资本家用自己的货币转化成的用作生产资料的其他商品,如原料,辅助物质和劳动资料,那么,它们在卖者手里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资本。它们可能是独立劳动者、奴隶等等的产品。在流通领域中,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的产品都表现为同样的商品形式。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只是资本的流通形式,所以有利的作法是,一方面完全撇开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假定资本在这里支配了国内的全部生产,也就是说,全部商品产品同时也是商品资本。因此,在这种前提条件下, $G - W$ 中的 W 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商品资本。它们是孕含着剩余价值的产品,卖者必须把它们变为货币形式。但是它们对买者来说不是商品资本,相反,买者购买它们的时候是想把自己的资本价值从货币形式变为消费形式,在这种场合就是变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只要商品 W 在卖者手里,它们就还不是这样一种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这种资本价值通过这些商品的购买而开始自己的循环。它们一经转入买者手里,即进入他的资本的循环,它们便成为他的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说得确切一些,成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的存在形式,而不管他是否把它们立即投入生

产过程，还是留作供以后的生产过程用的储备。商品资本从表面上看两次出现在 $G - W - P - W - G$ 流通中，这一事实实际上只是反映了 [9] 在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 $W - G - W$ 中见到的现象。买， $G - W$ ，在这里对买者来说是商品的第二个形态变化，是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消费形式，但是对卖者来说是第一个形态变化，是卖， $W - G$ ，是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同样，在资本的这一循环中，对买者来说 $G - W$ 是第一个形态变化，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但是对卖者来说 $W - G$ 是最后一个形态变化，是商品资本的实现。在这里，同一些物在一个资本的循环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随后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等的规定性随这些物在资本价值的循环中所处的位置（和相应职能）的变化而变化。

商品资本之所以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循环的一定阶段上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只是由于资本采取它必须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那种形态。但是，商品的唯一职能是它的出卖或它转化为货币。

资本的形态变化： $G - W - P - W - G$

$G - W$ 。例如，代表 1600 个工作日的价值，在其货币形式上，比如说在 540 镑的形式上，开始运动。这个价值必须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执行职能。因此，它就其使命来说，本身已经是资本价值或资本。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过程，属于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作为流通的阶段，它是简单的流通行为，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环节，是货币转化为商品，是买。但是，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第一个阶段，这种买在物质上已被规定，即

用货币交换的或用货币购买的那种商品的特殊性质，已由执行资本职能的货币性质所规定。作为资本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流通的这一简单行为，买，或形式上的形态变化 $G—W$ ，货币转化为商品，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同时是预付资本价值开始自行增殖的过程，是货币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例如棉花，纱锭等等，以及纺纱工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它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循环的第一个行为，因而是流通过程。流通的这第一个行为，或这第一个形态变化，是由资本价值在货币形态上完成的，或作为货币资本完成的。通过这第一个形态变化本身，资本价值转化为各生产要素的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P。现在资本价值从它的第一个形态——货币资本的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态。它采取另一种形式，或处于另一种状态，并且在这种形式上完成另一种职能。生产资本的职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一方面，各生产要素——棉花、纱锭、纺纱工人的劳动——变成新产品，变成棉纱。另一方面，资本价值自行增殖，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预付价值有一部分保存下来，有一部分通过新生产的价值来补偿劳动力的预付价值，最后，加进了剩余价值。各生产要素的价值是 540 镑。产品即棉纱的价值等于 540 镑预付资本价值 + 60 镑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剩余价值，即等于 600 镑。在产品中，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职能，也是资本价值作为生产资本的状态，全都消失了。棉纱不可能再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商品出卖，或者说，在这种商品从流通领域即从它的第一个阶段进入生产领域以后，进入它的第二个阶段的发挥职能的领域以后，再进入流通领域。或者，如果从资本家的主观行为即充当资本价值

客观运动的媒介的那种行为来看，那么，资本家起初作为商品的买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尔后离开市场，充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其后，又离开生产领域，重新在市场上充当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形式和价值的那种商品的卖者。

[10] $W - G$ 。资本循环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阶段和它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形态变化。

$W - G$ —— 简单的流通行为，卖，或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价格为 600 镑的棉纱转化为 600 镑的货币价值。本身被看作属于一般商品形态变化的这一过程 $W - G$ ，只不过是 $W - G$ 。但是，作为资本价值独立循环中的一段，即和它以前的各阶段相比， W 变成了 W' 。各生产要素 W 的价格是 540 镑，现在 W' 具有 600 镑的价格，因此，和 W 相比是 W' 。同样和 $G = 540$ 镑相比， $G' = 600$ 镑。可见，在这里商品的职能既是预付在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价值 540 镑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又是加到商品上的剩余价值 60 镑转化为货币。因此，资本价值在自己的最后阶段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通过商品资本的职能，即通过 $W - G$ 的流通行为，通过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资本也就回到它最初的 540 镑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现在它和 60 镑的关系，是自行增殖的资本和自己的成果的关系，和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关系。[10]

[11] 所以，每一单个资本一方面是总的商品流通两个本身对立的部分 $G - W$ 和 $W - G$ 的因素（要素），它在其中或是充当货币，或是充当商品，并且和商品界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总的流通范围内，它完成自己的独立循环，生产领域是这一循环的暂时阶段，在这一循环中，它在总的流通范围内

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形式，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职能上一定的形式，并且在这一循环中，它以离开起点时的形式回到自己的起点。在它自己的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形态变化的这一循环的范围内，它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它不只是作为货币价值返回，而且是作为已经增殖的、已经增加了的货币价值返回。

诚然， $G - W - P - W - G$ 形式上的循环，表现为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但同时，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暂时阶段，它处在流通过程的两个半段 $G - W$ 和 $W - G$ 之间。运动的起点形式和终点形式是货币，是独立的价值形态，是价值的等价形式。因此，撇开媒介环节来看的资本价值的总过程，便是 $G - G$ ，便是预付货币的流通，这些货币从这一流通中出来的时候已经增殖，——是孵出货币的货币。

我们立刻就会看出，这一形式是单个资本运动的真正形式，单个资本起初作为货币进入市场，又作为货币离开市场——不管资本家是否真正停止营业，或者他只是把他的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抽出来投入另一生产部门。此外，可以看出，一部分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经常以 $G - G$ 的形式流通。例如，资本家的确经常把货币花费在购买 [劳动力上]，或支付在工资上，还通过出卖工人的价值产品经常从流通中取出更多的货币，以便不断地重新开始同一过程。

正由于价值的货币形态是可以摸得着的表现形式，那么流通形式 $G - W - P - W - G$ ，即起点和终点都是真正的货币，并归结为 $G - G$ ，归结为赚钱的流通形式，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和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赚钱的必要媒介，表现为确实不可避免的不幸。因此，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盛行投机的狂热，它们想不经过非

常麻烦的生产过程而赚钱⁽⁸⁾。

但是，如果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这种流通形态不是确定为特殊的表现形式，而是确定为它的循环的普遍的和唯一的形式，那么它的空幻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作为普遍的形式，这种循环是周而复始的圆圈，在其中，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不断地消失，又不断重现出来。在这一周转本身中，资本从货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回流，不过是不断重新消失的回流，任何其他的过渡点，都同样可以核定为出发点和回归点。资本价值恰恰在它的货币形态上被确定为出发点和回归点，这一事实不过是表明了资本家的主观目标。但是，这一循环形式自身指明了另一种形式是自己真正的、但躲在背后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货币，是商品的转化形式。要使它从这种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本，不仅要以经常存在生产资料为前提，而且还要以经常存在雇佣工人为前提。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册里已经看到的，工人不断以雇佣工人的身分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不断地以这种身分抛向市场。可见，流通的形式 $G - W - P - W - G$ [12] 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前提，从而以循环的形式为前提，在循环的形式中生产资本及其职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出发点，也是回归点⁽⁹⁾。

(8)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9) 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¹⁴。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

孤立地来看，流通形式 $G - W - p - W - G$ 本身是货币贮藏的合理形式，从而是货币体系即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形式。尽管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启蒙宣传，这一体系依然在实践家的头脑中，特别是在商人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¹⁰⁾ [12]

[10] 所以，如果我们考察资本的总循环，那么它便是由连续不断的形态变化的序列组成的，在这些序列中，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轮流地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然后流回到它最初的货币形式，可以重新开始同一循环。它的运动从流通领域出发，经过生产领域，又回到流通领域。新的形态变化部分地以商品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为媒介，部分地包含着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生产要素和价值本身上的实际形态变化。因为资本在自己的循环中经过的不同阶段在职能上已被规定，并且与这些阶段相适应的每个形态变化都决定着下一个形态变化，所以它们只能依照时间的顺序进行。这种顺序同时包含着循环中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同资本在进入上一阶段时具有的价值之间所不断进行的比较。如果说价值对于形成价值的力量即对于劳动力的独立化是从货币转化为劳动力时开始，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而

(10) 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里的收获实际上是值得花费气力的；让肤浅的理论家和虚伪的哲学家们去尽情地嘲笑和鄙视吧：明晃晃的金子，耀眼的银子——这便是财富，……只有这个世界才有这样美丽的东西；现在财运亨通的商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可以骄傲地在自己的储钱匣上写下这样的箴言：‘谁不怀好意就让他丢脸！’¹⁵。”（厄内斯特·赛德《金银条块和外汇》1868年伦敦版第534页）这位为眷恋金银而苦恼的厄内斯特·赛德先生，既不是“肤浅的理论家”，也不是严肃的理论家，而是处在一切理论之外和之下。如果说职业权威，即伦敦的《经济学家》、《金融市场评论》等等，依然吹嘘大厚本的汇编著作，那么这是由于厄内斯特·赛德先生（他自己承认是英国式的德国商人）悄悄地从现代德国《商人算术》教科书中剽窃了一切矛盾的观点。这些教科书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主要观点论述得明确，删掉了无用的细微末节，因而比令人厌恶的、充满了伦巴特街精神的英国《汇兑通》要好¹⁶。

得到实现，那么这种独立化同样表现在这种独立的循环中，在这种循环中，货币、商品、各生产要素的形式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暂时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把自己作为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同在较早阶段上自己未发生变化的价值量进行比较，把自己现在的价值量同自己过去的价值量进行比较⁽¹¹⁾。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不是特殊种类的资本，而只是过程中的同一资本价值采取的职能上一定的不同形式，或不断变化的状态，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一定阶段上采取和抛弃这些形式，以便回到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后重新进行同样形式的循环，——这是简单明了的事情。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没有弄清这个问题，在考察理论史的第四册（第三卷）¹⁷中读者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政治经济学抓住的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现成的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去研究这些形式的隐蔽的发展过程。在现象上——这一点把迷恋外表的观察者的弄糊涂了——资本价值在自己循环的特殊阶段上所采取的、从而构成自身运动的单纯环节的各种形式和职能硬化起来和独立起来。因此，它们似乎是特种资本的职能或单独一类资本家的专门职能。这一点将在第三册中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事先在这里举出这种形式转化的例子是有好处的。假定资本流通的后一个阶段是形态 I，即资本价值在其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 $W \leftarrow G$ 。 $W \leftarrow G$ 行为，从上述例子中的资本家方面来说是棉纱的出卖，对买者来说是 $G \rightarrow W$ ，

(11) 英国少数受过高深教育的银行家之一赛·贝利，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理解得多么差，他有多少理由批评李嘉图，可以由他说的一句话得到证明：“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同上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72页]；这是从麦克劳德和其他的人那里抄来的）应当相信，价值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会使这类幼稚观点无法存在。

或棉纱的购买。现在假定，资本家不是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想再把棉纱倒手出卖的那种买者。对于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棉纱一经出卖，他的资本循环便告完成。但是，对于棉纱形式所代表的价值来说，只要棉纱是它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的商品形式，实际上这种循环就没有完成，并且也不会完成。

棉纱可能还要经过购买它而又出卖它的一切人的手。这是 $W—G$ 行为的不断重复。这个行为，或者说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资本的这后一个形态变化，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个最终的形态变化 $W—G$ ，只有当商品卖给消费者时（而不管这些消费者是把它用作个人消费资料，还是用作生产消费资料）才会最终完成。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只有在那个时候， $W—G$ ，即对卖者来说的棉纱到货币的形态变化，对买者来说的 [货币] 到使用价值的形态变化，才告完成。但在表面上却是另一种情况。对于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在他的资本循环中棉纱一经卖出， $W—G$ 就可能是最后一个形态变化，哪怕棉纱继续作为商品流通并不断地再出卖。只有当他卖给临时买主的棉纱在后者的手中作为卖不出去的商品积存起来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这种联系，而这种情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生产者自己手里的棉纱卖不出去。那时对他的个人资本循环的这种反作用就会提醒他，虽然对他来说 $W—G$ 行为已经预先完成，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尚未完成。另一方面， $W—G$ 也和任何卖一样，对买者来说是 $G—W$ ，是买。因此，对于想再出卖棉纱的买者来说， $W—G = G—W$ ，是他的货币形态变化的第一个行为。只是由于下一次再卖，他才实现 $W—G$ 。可见， $W—G$ 作为投入棉纱生产的资本循环的阶段，并没有由棉纱生产者最终实现，而是在后来（或有时）仅仅由棉纱的买者实

现，这种情况 [11] 在买者看来是 $G—W—G$ 。因此，为了接着出卖而购买棉纱，为了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而把货币转化为商品，表现为资本的独立运动，这种运动始终只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并且不断地在流通领域中重复。由于这种情况，流通的一段 $W—G$ ，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简单阶段或环节，在买者手中采取特殊形式的资本即商人资本的职能形态，更确切些说，采取商品经营资本的职能形态。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 $W—G$ 这一形态变化，在商人手中不仅独立为 $G—W—G$ ，即执行独立发挥职能的资本流通的职能，而且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种运动还产生剩余价值，以致预付在购买商品上的价值在出卖商品时会增殖，从而表现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以后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在这里并不重要。这里只须说明，资本价值在自己暂时的商品资本的职能上怎样取得一种独立发挥职能的资本即商人资本的表现形式。

资本的循环只有当它的不同阶段无阻碍地从一个转到另一个的时候才能实现。如果资本停留在第一阶段 $G—W$ 上，那么，货币资本便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它停留在生产阶段上，那么，一方面生产资料会闲置起来，另一方面劳动力也无事可干，或者生产过程本身会因发生故障而受到破坏和中断。最后，如果资本停留在最后一个阶段 $W—G$ 上，那么，卖不出去的商品便会堆积起来并把流通运动的道路堵塞。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的是，循环本身要求资本在循环的一定时间和一定段落上固定下来，也要求有与此相应的资本价值存在状态或形式。

[12] 流通的第二形态： $P—W - G - W—P$

生产资本及其职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前提和结果，起点和终点。因此，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间断地流通的形态，或生产过程的形态，因为它同时是再生产过程。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里媒介是由商品流通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阶段， $W—G$ ，卖，和 $G—W$ ，买，构成的，也就是由商品在自己流通中经过的整个形态变化序列构成的。因此，如果我们撇开价值变化，而只考察形式，那么处在作为起点的生产过程和作为终点的生产过程之间的东西便是总流通过程 C_K 。上述的形态便是

$$P—C_K—P。$$

或者说，流通过程只表现为对再生产起媒介作用的环节。魁奈医生的功绩就是他第一个这样明确地规定流通。这个形态和应当在以后的第Ⅲ [点] 考察的形态，构成他的《经济表》的基础，经济表被老米拉波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以后的第八奇迹⁽¹²⁾。

在流通的第一形态中，循环是由商品资本的职能，由它转化为货币来完成的。因为预付的货币额，例如 540 镑，是这里的起点，而已经增殖的货币额 600 镑是终点，所以 60 镑剩余价值是否作为收入花掉，或是作为增加额加到原有的资本上，这样的问题不会发

(12) 老米拉波一字不差地说：“从世界产生的时候起，曾有过三大发现赋予政治社会以重大意义……其中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货币的发明……第三是《经济表》，头两项发明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的完成”。[维·里·来拉波《农业哲学或一般的农业政治经济学》176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52页] 无论关于《经济表》，还是关于重农学派，康替龙都可以说：“此事我有大功。”¹⁸

生在这一循环本身的范围内。它只有在循环重复的时候才有意义。循环的第二形态就不是这样。它从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开始。通过它自己的职能，通过生产过程，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在我们的例子中是转化为价格 600 镑的 8000 磅棉纱。商品资本的职能——即 8000 磅棉纱转化为货币——在这里是循环的第二阶段，但是在资本自己的流通过程中是第一阶段。因此，关于 60 镑剩余价值是否必须加到资本上去或者作为收入花掉的问题，必须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有可能完成它的循环的后面各阶段以前加以解决，并且要看循环如何解决，循环的性质怎样变化而定。如果这 60 镑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那么它们便离开它们只要还采取商品资本形式便会加入的资本循环。60 镑在这种场合发挥着职能，但不是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它们被花掉，而不是被预付。它们在一般商品流通中起自己的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们在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资本以它最初的价值量 540 镑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简单再生产（第一册第六章第 1 节 a），它的形态表现在第 II 点上：

$$P \text{---} W - G - W \text{---} P。$$

[13]相反，如果剩余价值 60 镑或它的一部分加到资本上，也就是被吸收进资本的独立循环，那么，首先在流通领域中预付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增加了。资本循环从价值 540 镑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开始。它以 600 镑或 590 镑等等的资本价值结束。这样，第二形态就变成 $P \text{---} W - G - W \text{---} P$ ，也就是变成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流通形态，或资本主义积累的流通形态（第一册第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21—634 页。——编者注

章第 1 节 b)。这是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态。

如果撇开使事物发生变形的一切其他情况,应当记住的是,生产过程可以扩大的比例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虽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预定要资本化,而通过资本化,不同循环的重复 [才能实现], 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必须积累到它实际上能够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数额,或能够加入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数额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有些时候要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存在,或者说,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因此,货币贮藏本身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要素,它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生的,但还是和这种积累过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由于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再生产过程本身便不能扩大。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所以要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者不可能直接扩大自己生产过程的规模。如果他把剩余产品,在这里是 800 磅棉纱,卖给金银的生产者,而金银的生产者把新生产出来的、追加的金或银投入流通,或者换一种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他把剩余产品卖给用一部分国民剩余产品进行交换而从开采地进口追加金银的那些商人,那么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便是由金银构成的国民贮藏货币的增殖额。但是在一切其他场合,在买者手中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这 60 镑,在我们的资本家手中只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因此对他来说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如果进一步探究这一过程,那么归根到底所发生的只是由金银构成的国民贮藏货币的另一种分配。

如果在我们的资本家的交易中货币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35—671 页。——编者注

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形式上的支付手段,而是作为特有的支付手段执行职能,⁽¹³⁾那么,应该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是转化为货币,而是转化为债务要求权,转化为对等价物的所有权,买者可能已经拥有这种等价物,也可能买者还只是期望得到它。正象过去的货币贮藏一样,这里的债务要求权或所有权的积攒,都同时伴随着积累过程。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这种积累形式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作为资本积聚的形式之一无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怎样的反作用,它本身并不构成真正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的环节。

现在当我们考察形式的时候,让我们回来谈简单再生产过程形态。

$$P \text{---} W \text{---} G \text{---} W \text{---} P$$

商品流通(或最简单形式的商品形态变化) $W - G - W$ 在这里作为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态变化序列而周转。只要这种流通不停息,货币在这里就只是作为流通手段,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作为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可见,资本价值在这里采取的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的形式,是转瞬即逝的和为这一资本价值的循环充当媒介的形式。商品资本,或者确切些说,代表预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资本(在我们这里是 7200 磅棉纱)转化为货币,从货币再转化为商品,这种商品必须充当使用价值或进入消费(在这里是进入生产消费)。但是,这一形态变化在这里具有职能上一定的

(13) 在商品为订货而生产并在交货时才进行支付的情况下,货币在形式上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

只有在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以后过一定时期才进行支付时,货币才作为特有的支付手段执行职能。

内容。买和卖，采取货币形式和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是为了商品即棉纱从它的现成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棉花、纱锭等等和劳动力，——以便实现资本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从其中出来的生产资本形式。 [13]

[18] 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必须不断地使自己的躯体更新，从现有的商品形态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形成价值的力量，劳动力。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和再生产出来，被同种或另一种使用价值替补，才能始终是多年的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但是，现成商品的出卖，即商品以出卖为媒介而进入生产消费，是商品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在一定时间内，它们必须改变自己旧的消费形式，以便继续以新的消费形式存在。 [18]

[13] 在单个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形式的形态Ⅰ中，也就是这种资本开始投入一定的生产部门的形态Ⅰ中，货币只是由于变为生产过程的各要素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在以生产过程为前提的形态Ⅱ中（也就是说，这里就单个资本而言，已经以它投入一定生产部门并在其中不断执行职能为前提），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环节，或商品再转化为它自己的各生产要素的媒介环节；因此是一个过程，在其中商品变成货币，或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变成商品，或货币资本再转化生产资本；只形成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

各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从而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商品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或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种转化以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为媒介。但是，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生产过程的环节。W—G—W 作为资本流通形式，除形式变换外，

本身还包括职能上一定的物质变换。

在考察资本独立循环的时候，我们总是以商品按其价值买和卖为前提。因此我们把市场价格的波动撇开了。但是，即使在这种前提下，下面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我们这里是 540 镑，能够实现形态变化序列 $W - G - W$ ，或从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各要素。资本的循环包含着连续的各阶段，即在时间上不一致的各阶段。第一，资本在一定时间里在生产领域中作为 [14] 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它 在生产领域中的这种停留时间可能较长或较短。在我们的场合，这种停留持续到预付在劳动力、棉花、纱锭等等上面的资本价值 540 镑转化为价格 600 镑的棉纱为止。生产资本一经转化为商品产品，它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但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商品——例如棉纱——的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棉花歉收，较少量的棉花比过去代表较多的劳动。因此，棉花的价值上涨了。所以要以原来的规模继续生产或者使用同量资本去推动同量的剩余劳动，540 镑的资本价值就太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棉花的价值降低了。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同一资本价值 540 镑会多于在原有规模上继续生产所必需的价值。因此，保持下述条件至关重要：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流通领域发生的形态变化序列 $W - G - W$ ，不仅决定着这一资本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形式，而且这种序列只有在商品和商品各生产要素彼此间保持它们最初的价值比例时才能实现。在这个地方简单地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在问题只涉及对循环形式的考察时，不仅以商品按其价值买和卖为前提，而且还以它们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价值不发生变化为前提。 [14]

[9]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它越发达，各生产要素本身就越是更大的程度从流通流向生产，或作为商品进入生产。例如，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农业同农民的农业作一比较。农民本身生产自己的生产要素的较大部分。标准的苏格兰租佃者出售他的种子，禾秸，简言之，出售一切动产。相反，他通过购买补偿所有这些要素，换句话说，这些要素从流通领域流向他那里。 [9]

[14] 作为资本的两个形态变化的流通过程 $W - G - W$ ，表明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特有内容：不仅总产品（除上述例外）作为商品进入一般流通，而且各生产要素也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

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其循环形态 I 中所具有的独立性的外观，在这第二形态中消失了，这样，第二形态批判了形态 I，并且把它归结为它的真正内容——自行增殖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但是要注意，被批判的东西，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的独立性——孵出货币的货币形式，——但不是过程中的价值本身的这样一种独立性，恰恰是这种独立性赋予这一价值以资本的性质，并且赋予生产过程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物质的生产资本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构成，但是，这些生产要素的价值如果不是作为实际货币存在，就是在资本家的簿记上固定为计算货币，例如 540 镑：生产过程本身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也是价值形成过程，而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只是 540 镑价值转化为 600 镑价值的手段。重商主义体系在其公式 $G - G$ 中清楚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特点，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重商主义体系面前进行启蒙式的自夸时却忘记了这一特点，忘记了创造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作为资本的性质。因此，它装腔作势地喜欢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简单劳动过程，而不是看作劳动过

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动因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致富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形成剩余价值，而是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形式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公式，而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公式，或者说，是同时作为积累过程的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的公式，即 $P - W - G - W - P$ 这一形式。这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公式，是生产资本为了创造具有更高的自行增殖能力的生产资本而执行职能的公式。反映着生产过程对人实行专制的这一公式，统治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人物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统治着李嘉图。这个公式得到历史的证实。因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对人和物来说无情地保证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和社会结合达到成熟地步，直到生产过程能够被置于人的有计划的社会监督之下并服从于人的统治。但是，当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过程的过渡性的历史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时，它是在进行欺骗。

形态Ⅱ以形成产品和价值的各种要素为起点，但是这些要素进入了循环，并在循环的范围内作为商品，以不变资本价值各物质要素的形式，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重新进入循环。因此在它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已经部分地或全部作为商品资本进行流通。可见，形态Ⅱ也以流通形态为前提，在流通形态中商品资本是运动的起点，因而也是运动的终点。所以，在考察劳动过程的时候可以看出，产品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

流通的第三形态： $W - G - W - P - W$

从去年的收获到今年的收获这种运动，只提供这种流通形态

的一个例子。

这里的起点是商品资本 W 。如果把 W （例如价值为 600 镑的 8000 磅棉纱）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么它第一，由 W 即由基本量的产品组成，这些产品的价值等于转化为商品产品的生产资本的价值，即由价值为 540 镑的 7200 磅棉纱组成；第二，由专门代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 ΔW 组成，在我们的例子中由价值为 60 镑的 800 磅棉纱组成。因此，公式——我们为了简便起见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可以分解为：

$$W \quad (1) \overbrace{\Delta W - \Delta G} - W$$

$$(2) W - G - W - P - W。$$

商品资本在自己流通的范围内，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分为两个独立的流通。{在我们的例子中商品是离散值，因此，总商品资本的剩余产品在转化为货币之前能够在物体上同总产品分开，这纯粹是偶然的。如果产品是价值 600 镑的厂房或机器，那么，这种物体上的分离便不可能。只有在厂房和机器出卖以后，600 镑商品资本的流通才可能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流通。}

[15]商品资本 $W = W + \Delta W$ 转化为货币额 $G = G + \Delta G$ ，这里的 ΔG 是转化为货币的 ΔW 。 ΔG 也转化为资本家当作收入花掉的商品。无论 ΔW 最初作为 W 的可分部分或不可分部分存在，随着 W 转化为货币，或随着商品 W 的出售，剩余产品的流通都分为 $\Delta W - \Delta G - W$ ，而这样一种流通，即使它以商品资本的运动开始，它还是从资本循环中退出并消失在一般商品流通中。

相反， $\overbrace{W - G - W} - P - W$ 是商品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从自身中除去加到商品资本上面的剩余产品以后，便转化为它自己的各生产要素 ($W - G - W$)，或转化为生产资本，并且由于生产资

本执行职能，重新转化为商品资本W 或W + ΔW 。

在第一阶段，W —G，最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一起作为商品资本彼此分辨不开地进入流通。剩余价值的流通本身在这里是资本循环的要素。只有在W —G 行为完成以后，最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才能分开（形态Ⅱ中在第二阶段W —G 所发生的事情，在以W —G 为最后阶段的形态Ⅰ中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在把形态Ⅲ作为单个资本循环来考察的时候，形态Ⅲ没有进一步加以思考的理由，因为W - G - W 这一形式的流通过程已经在第二形态（P—W —G —W—P）的中间部分考察过了。同时只需要指出，商品资本或商品形式上的资本也象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一样形成循环的前提，因此同样也可以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来考察：

$$\begin{array}{ccccccc} & (\Delta W) & & (\Delta G) & & & \\ & + & - & + & & & \\ W & & G & & W & & \\ & W & & G & & - & W - (P) - W。 \end{array}$$

因此，运动可分解

$$\text{为} \left\{ \begin{array}{l} \Delta W - \Delta G - m (\text{剩余产品——货币——商品 消费资料}) \\ \text{和} \quad W - G - W - P - W \end{array} \right.$$

或者说，分解为属于简单商品流通的剩余产品的流通和资本循环，只有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形成W - G - W 流通。但是，在第一个环节W —G 中，或在商品资本流通的行为中，剩余产品的流通包括在商品资本本身的流通中，并且只有在第二阶段，一旦G 分解为 ΔG 和G，其中每一个都继续走它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才分离开来。

在形态Ⅲ中，市场上的商品——从而起商品资本作用的资本

——形成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变的前提。因此，如果把这一形态确定为形态Ⅰ，那么，在两者中生产过程只是充当总运动的媒介，但是也以在它以前存在的商品和货币为条件；因此，表面上看来，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都来自商品流通，并且只由商品构成。（表面上看来，它从商品流通中获得自己的一切要素。）而这也是一种片面看法，它忽视了与商品要素无关的生产过程的潜在能力。相反，在形态Ⅱ中，即从生产过程本身出发，因而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过程上面的形态中，生产资本加进自身的那些既没有包含在它的不变资本部分中也没有包含在它的可变资本部分中的要素，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作为生产过程的潜在能力发挥作用。

在形态Ⅰ和Ⅱ中，循环是从资本价值开始的，一次是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另一次是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在形态Ⅲ中，循环是从商品资本开始的，而商品资本除资本价值外总是包含剩余价值，总是由这样一个产品量构成，这一产品量的价格等于资本价值加上价格等于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商品资本的运动 $W \rightarrow G'$ 是总产品的运动，因而也是总价值的运动。而形态Ⅰ和Ⅱ由此从一开始便是资本独立循环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商品资本的运动只是一个环节，形态Ⅲ不是从资本价值开始，相反，资本价值的循环作为独立的循环同只是总产品的总价值在第二阶段的流通分离开来。在形态Ⅰ和Ⅱ中从播种开始，在形态Ⅲ中从收获开始，或者象重农学派所说的，在前两种形态中从“预付”开始，在后一种形态中从“回收”开始⁽¹⁴⁾。因此，如果把形态Ⅲ单纯看作

(14) 因为 $W \rightarrow G' \rightarrow W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W$ 从总产品(总价值)开始，也就是包括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在内，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撇开对外贸易，起初不应当注意它)规模扩大

资本价值的循环，即把包括在其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 $W—G—W—P—W$ 孤立起来，那么，这个形态就不再有什么意义。它只是在形式上区别于其他两个形态。但是 $W—G—W—P—W$ 形态用自己的起点表明自己不单纯是资本价值的循环，而是表明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资本价值的循环本身只是一个分支，并且循环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其次：在形态 I 中，循环以货币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即以资本价值既不能进入生产消费，也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那种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在形态 II 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即以生产资本必须被用于再生产消费，而一部分也只能用于再生产消费的那种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

相反，在形态 III 中，起点和终点是现成的商品产品，这种现成的商品产品必须作为使用价值用于消费，并且视其性质如何，或是只能加入个人消费，或是只能加入生产消费，最后，或是加入这两种消费过程中的每一个。因此，不同形式的消费过程在这里表现为资本价值循环本身的条件之一。

形态 I 以 $W—G$ 的行为结束，即以商品资本的运动结束，由于 $G—G—G$ 的循环形式，这里的重点直接转到形式方面，资本价值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原来作为剩余产品存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更多的货币。

在形态 II $P—W—G—W—P$ 中，对于生产资本本身的循环

的再生产（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剩余产品中必须进入生产的部分已包含着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当年的生产是它下一年生产的前提，或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年当中（剩余产品在它可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同时和简单再生产过程一起立即被生产出来）。（生产率可以只增加资本的物质，而不提高它的价值；不过它为增加价值创造了追加的量。）

P—等等—P 来说，商品资本的运动 $W—G$ 只有作为 $W—G—W$ 的环节，即作为商品向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才是重要的。

[16] 相反，在形态 III $W—等等—W$ 中，商品资本的运动，即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运动，既表现为资本价值独立循环的前提，也表现为受资本价值独立循环所决定的东西。因此，如果这一形态就其特点来理解和考察，那么只谈下面这样一点就不够了，这就是：进行环形运动的资本价值的两个阶段 $W—G$ 和 $G—W$ ，一方面形成职能上一一定的资本形态变化阶段，另一方面形成总商品流通的环节。有必要弄清单个资本发生形态变化时价值的运动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以及同社会总产品中准备用作个人消费部分的流通的 [联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到循环的形式，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章来考察这个问题。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凡是在谈到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时，例如，在下一章¹⁹，我们都把形态 I 和 II 作为基础。单个资本应当理解为社会总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并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资本执行职能的部分。社会资本只是由这些单个资本构成的，所以它的运动只由它们的运动组合而成。但是说明这种组合本身是一回事；说明构成这种组合的各个单独的运动又是一回事。

现代政治经济学缺乏思考而又草率行事，直至今天它的特点仍然是不去考察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相互之间以及同一般商品流通之间的交织，而是抛开这种交织，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魁奈医生天才的勇气。当人们的研究必然只去分析彼此没有联系的现象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候，魁奈医生在自己的《经济表》中试图用一些直线和斜线一目了然地总括和描绘出完整的经济运动的全景。他的学生们在一些著作中试图把该《表》分解为不同的

循环形态，这些著作（例如，参看勃多神甫的《经济表说明》）也显示出巨大的理论意义。

如果说让·巴·萨伊以其肤浅的方式在页边上写下一些非批判的和仓促收集加工的材料，从而暴露在概括事物时法国精神的全部荒谬倾向，那么相反，这种法国精神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力量和胆略，在魁奈、拉瓦锡、拉普拉斯、比夏和拉马克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

循环的三种形态

在三种形态的每一种当中，过程中的资本的循环都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不论是生产过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还是流通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媒介。货币资本的形态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属于流通领域，生产资本的形态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一循环中，开始循环的资本形式也是它的终结，或者说，它的前提同时是它的结果。因此，每个循环同时是再生产过程，不过这单纯指形态Ⅱ和Ⅲ反映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也不单纯指形态Ⅰ即G—等等—G不作为单个循环，而作为过程不断转动的形式；相反，这里是指每一个循环再生产出它出发时的那种资本形式。因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社会形式，就象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是整个过程的产物。

其次，这三种形态是三种不同的循环形式，它们从内容来说各自作为特殊形式而不相同。形态Ⅰ，G—等等—G，是这样一种

资本的形式，它不断被重新投入，它的运动一直受到注意，直到它从企业中抽出为止，虽然它可能只是为了进入另一领域才离开一个生产领域的。其次，这是把整个过程的主导倾向——现有价值的增殖——表现得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形态Ⅱ， $P \rightarrow P$ （ P ），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形式，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最后，形态Ⅲ， $W \rightarrow W$ ，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运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本身的独立循环只是一个环节。

[17] 这些形态中的每一形态作为循环的特殊形式，都以其他形态为前提。我们已经看到，形态Ⅰ以形态Ⅱ为前提，而从生产过程的结果开始的形态Ⅲ，当然，以它的不间断性，即以形态Ⅱ为前提。另一方面，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每一循环作为经常不断的转动，形成所有三个形态。由此可见，例如，在周而复始的圆圈中，A、B、C各点中的每一点都是出发点和回归点。同时这始终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确认的同一运动。实际上不是三个形式，而只有一个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过程中的资本逐渐地，按照时间的顺序，通过自己的不同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具有特殊的形式，它在这种形式上完成特殊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完成这一定的职能，才得到改变的形式，它在这一形式中过渡到下一阶段，以便完成相应的职能。预付的生产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额，例如 540 镑，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表现。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生产资本的职能（由此它转化为商品产品）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它始终在流通领域之外，从而不是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职能一旦完成，它便不再作为生产资本存在，而是作为价格 600 镑的商品资

本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因此，生产过程现在中断或停止下来。如果说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期间中断，那么流通过程也在生产过程期间中断，最后，流通过程本身分裂为两个阶段，以致在资本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便停止下来，反过来也一样。循环的不间断性在这里是通过经常中断来实现的，实际上只是这些中断的不间断性。

然而，这并不是过程中的资本本身的不断循环实际上所表现的方式。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为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空间上是互相并存的。每一资本终归是一定量的价值。因此，只要它分配在自己的不同阶段上，它就能在其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不同形式上同时执行职能。当一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棉花、煤等等执行职能的时候，另一部分从棉纱转化为货币，同时第三部分又从货币转化为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时，它的产品恰好以棉纱的形式离开生产过程。资本的各个一定的部分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经过过程的各个特殊阶段，当一部分离开一个阶段的时候，另一部分则进入该阶段，也就是说，当资本价值按时间顺序逐步通过它的全部周期性的形态变化时，它同时不断地停留在这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上。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在这里轮流地通过循环，但是资本的一个部分总是处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上，或者说，当一部分离开一定阶段并抛弃属于该阶段的形式时，另一部分已经到来，进入这个阶段，并接受属于该阶段的形式和职能。这就象工厂中不间断地进行生产一样，在那里既是所有的原料通过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不同的局部过程，也是这些原料的不同部分彼此并列地同时处于不同的局部过程中。整个过程

的统一是通过一系列形态变化实现的，资本的每一部分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这一过程。实际过程的不间断性是通过这些形态变化的并列存在实现的，或通过资本同时分配在它的不同阶段上实现的。资本的每一种形式在这里出现在另一种形式之前和跟在另一种形式之后，一种形式上的一部分资本的再生产，例如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再生产，以另一种形式上的另一部分资本的再生产，例如以商品资本形式上的再生产为条件。

但同时，作为三种形态的资本的再生产形式的三种循环，即 $P—等等—P$ ， $G—等等—G$ ， $W—等等—W$ ，总是齐头并进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同时另一部分则作为新的商品资本离开生产过程，进入流通。可见，循环形式 $W—W$ 不断运行；其他的形式也是一样。

因此，在资本价值完全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的第一种方式下，整个循环只是在形式上可以被理解为三种形态的统一，资本在它的每一种形式和它的每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也同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以及依次通过三个阶段的情形一样，是经常不断的。因此，在这里整个循环是资本三种形式的实际统一。

[18] 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这种再生产过程同时是它的每一个环节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是循环）。资本的不同份额依次通过不同的阶段和形式。可见，每一种形式虽然不断代表另一部分资本，还是和其他部分的资本同时通过自己的循环。一部分资本（不过是不不断变化的和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的货币资本存在，第三部分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存在，而这些形式的经常存在是以总资本通过这些阶段为媒介的。生产过

程和流通过程正象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一样，是彼此并列地进行的。但是，这些不同过程的并列进行是以下列情况为媒介的：资本的一定部分不断作为资本循环的起点通过构成它的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变化序列，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另一种流通形式的起点完成同一形态变化序列。

社会资本——它的运动是各单个资本运动的总合——当然总是处在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不同形式上和职能上，因此，它的运动总是三种循环形态的具体统一。

这同样适用于处在不断更新的流中的单个资本。但是，不同阶段的的同时性，因而循环的连续性，在这里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会中断，这要看生产过程本身是否具有或大或小的偶然性质——例如，生产过程取决于渔业、农业等等中的自然条件（如一年中的季节），或者，由于生产过程取决于契约的情况，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的情况下就是如此。甚至在生产过程并不中断，生产资本因此可以在一定规模上不断执行职能的时候，代表总价值中同时以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存在的那部分的比例，或资本同时在自己不同的阶段上同时执行职能（分配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过程的不间断性。

[19] (2) 流通时间

资本经过自己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阶段的时间，即它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形成它的流通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的两个过程 $G—W$ 和 $W—G$ ，虽然是资本形态变化序列中职能上一一定的阶段，它们本身恰好是流通的一些简单行为，买和卖，所以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只起货币和商品的作用。此外弄清楚的还有（第二章，2），货币和商品在自己的流通中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而只是改变自己的价值形式。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是它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断的时间。

如果说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是永生的，那么它在商品形式上会招致商品体的一切病害。经过一定时间，商品就会变坏。由于使用价值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经过一定的时候，商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因此，如果说资本在其商品资本的职能中没有获得追加的价值，那么它可能丧失价值。资本能够作为商品流通而不致遭受局部或全部丧失价值危险的那段期限的长短，当然随商品产品不同的自然性质而变化。但在任何情况下，商品的易朽性规定了商品流通时间的自然界限。

具有一定价值量的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时间越多，它的自行增殖便越多。相反，具有一定价值量的资本的流通时间越长，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少。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式转化越仅仅是想象的，即这种转化的时间越是接近于零，资本的生产职能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情况下就越接近于最大限度。例如，如果资本家为订货而生产，产品的价格在交付产品的时候一部分以他自己的生产要素的形式，一部分以支付工资的货币形式支付给他，那么他的资本的流通时间便接近于零。资本主义生产企图通过信用冲破它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7—189页。——编者注

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使流通时间等于零，或使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态变化变成想象的，即不需要时间。

让我们以流通的一种形态 $P-W-G-W-P$ 为例，考察它表现在最简单形式上的过程。540 镑资本以生产的形式用在建筑材料等等和劳动力上。只要价格为 600 镑的房屋建成，这一生产资本的职能便告完成。现在房屋必须出售：资本流通时间的第一阶段，即 $W-G$ 时间的长度。房屋出售以后，资本价值必须再从它的货币形式 540 镑转化为建筑材料等等和劳动力：资本流通时间的第二阶段，即 $G-W$ 时间的长度。只有在资本再转化为它的生产形式以后，建筑过程才能恢复。在这里，生产过程，从而资本的自行增殖，十分明显地在资本的整个流通时间内暂停下来，被中断了。相反，如果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循环，以致总资本的循环作为它的不同部分的连续循环而进行，那么很明显，相应部分的流通时间，或它们处在流通领域中的时间越长或越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就越少或越多。因此，流通时间影响生产过程，即影响资本的自行增殖，不过是消极的影响。它在时间方面规定界限，并在预付资本价值生产地执行职能，从而自行增殖的规模方面规定界限。

随着流通时间的增加或减少，它对资本自行增殖所起的消极影响的程度也有变化。但是，界限所具有的弹性决不能消除它的性质和它所起的界限的作用。有毒的气体总是不利于健康，因为它们在大气中的多寡只决定它们对健康有害作用的程度。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时间能够创造价值这一迷信看法，是由各种不同的现象造成的，这些现象应当在以后加以考察。例如，由于延长流通时间，商品价值或利润得到提高的现象。政治经济学越是

喜欢抓住现象，这种现象就越是向它证明，资本具有不以它的生产过程，即不以剥削劳动力为转移的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有些经济学家在分析商品流通时，意味深长地着重指出，流通过程不管其形式如何，从来不创造价值，甚至这样的经济学家一旦遇到同一流通过程本身表现为资本生活过程的一段时，也会忘记这一简单的道理。

[20] (3) 流通费用

虽然资本在流通期间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而只改变自己的价值形式，这种形式变换也会造成劳动和价值的追加支出——流通费用。

首先，资本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或相反的转变，是资本家的事。商品的卖和买。出售时间和购买时间。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形成资本再生产时间的必要部分一样，卖和买的时间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执行职能的时间的必要部分。这形成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但是，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的生产职能的限制一样，卖和买的时间也是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者起作用的时间的中断。⁽¹⁵⁾资本家可以在市场上竭尽全力地活动，但是他的这种劳动既不能创造产品，也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他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执行必要的职能，不过是非生

(15) 当商品生产还处在原始的萌芽状态的时候，赶集的时间——买和卖的时间——是商品生产者工作之余的休息。对于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农民来说，集市同时是节日。

产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括非生产过程。

最后，当资本家 A，我们的棉纱生产者，把他的 8000 磅棉纱以 600 镑卖给需要这种棉纱去织布的资本家 B 以后，他的脸上顿时露出笑意并显出一付非常狡猾的神态。他郑重其事地宣称：“我在这笔交易上损失了两小时，只有天晓得这段时间在工厂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此外，我在这两小时中花费了我宝贵的精力，特别是我的唇舌。因此你必须在 600 镑棉纱的价值之外，对我卖东西的这段时间追加报酬。”资本家 B 脸上露出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表情嚷道：“追加报酬？我在购买商品时损失的时间和你在出卖商品时损失的时间一样多。如果你不是用滑稽可笑的企图欺骗我，我们五分钟就能达成协议。老实说，为此你必须给我补偿购买时间的损失，应当从 600 镑中扣除。再说，朋友，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每只鸟都有自己的飞法。虽然你的信仰比你的棉纱更牢固，但是你即使在天堂里也会为你的事业绞脑汁。”

当他的企业规模变得使他把商品的买和卖转交给自己的代理人对他更有利，甚至对他是一种必要时，那么方才描写的过程只会由此改变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他的资本流通过程所作的牺牲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钱包。不过，就代理人本人来说，诚然，他也和纺纱的人或干了蠢事的人一样，花费自己的劳动力。他的劳动也为他创造了价值，即创造了他的工资。但是，任何职能的性质都不会由于从彼得手上转到保罗手上而发生变化：为现有价值充当媒介的劳动并不会因为资本家为它支付报酬而具有创造价值的性质。但是，这恰恰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一种替代法，它使得下列现象神秘化：这种或那种职能从流动状态即构成许多人活动的单纯环节，转化为少数人的专门职业，转化为流通过程

的一些最简单的行为，特别是流通过程的具体形态的这种行为⁽¹⁶⁾。

[21] 让我们略微研究一下货币的简单机械运动。例如，在购买犁的时候，为了单纯支付货币，农民就要费一定的功夫——进行心算，交付货币所花费的肌肉力，而交付货币对一切人来说还会使他的朴实心灵不快。因此，犁不仅使他花费货币，而且还有脑子、肌肉和心灵的各种运动，谁也没有给他补偿这些东西，他在出售谷物的时候，又会重复这些运动，不过方向相反。除了货币以外，他为取得这些货币所花费的力气以及他装货币的皮包或他装货币的瓦罐所受的磨损，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一旦瓦罐变成骑士冯·韦尔特海姆²¹的大铁柜，或变成最伟大的梵天（不是印度的，而是伦敦的）所封闭的铁保险箱时，一旦计算、收支货币的手续人格化为工厂或银行的出纳员时，这些流通费用便失去了自己的隐蔽性质，但没有失去自己的非生产费用的性质。

在资本的循环中，不仅资本价值的量发生变化，而且过程中的价值也不断改变自己的躯体。后者常被流通过程升华为单纯的债务要求权。但是价值只具有一种独立的形式——货币形式。因此，只有当资本循环表现在想象的货币上，表现在计算货币上，并且它的运动反映在这种形式上的时候，它才能被理解为过程中的价值的运动，被理解为这种价值的休戚相关的生活道路。因此，资

(16) 如果某一个人的服务为他自己提供的价值成了这个人生产某种价值的标志，那么，也许加尼耳就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姘妇比农民全家人更具有生产性得多，而且说实在的，实际上只有所谓的非生产工人人才是生产的²⁰。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可能还会补充说，姘妇实际上——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至少间接地——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工厂主除了自己的令人讨厌的“那一口子”以外，还必须养一个使他生活“更加快活的”伴侣，在这样的环境下，总是会刺激他更加精力充沛地去经营生产过程，加紧榨取“劳动力”。

本过着双重生活，在市场上和生产中过着此岸的、具体的、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的生活，而在资本家的簿记上过着彼岸的、抽象的、单调的生活。在自己的产品中只有较少部分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小农，是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簿记核算的，这种习惯连大农也长久地保持着。只有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来说，簿记才成为不可缺少的职能。在中世纪，只有在修道院的农业中才有簿记。但是，我们知道（第1册第342页），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用在簿记方面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正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农业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会计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会计员的情况相同⁽¹⁷⁾。

上面引用的例子足以说明真正流通过费的性质。它们是非生产费用，是劳动和价值的一种支出，这种支出不改变产品的使用价

(17) 就象簿记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它的职能性质很少变化一样，会计本身在下述问题上的变化，例如在办公费，从而会计处，会计员的工资等等是否算作投资这样的问题上的变化，同样是很少的。资本家只有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才能支付会计员的报酬，尽管在开始经营的时候，他必须预付这些；如果他把这些算作投资， m/c 这一比例就会变小。房屋等等、基本设备是工厂的附属物，是它的官僚部分；它们列入资本的支出，但是这部分投资不生产剩余价值。

下面到本段止被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51页注12）。某些文字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了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6页。——编者注

价值和价值量，只是充当交换价值形式转化的媒介⁽¹⁸⁾。在个人的范围内，对于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来说，它们以本来的面目表现出来：表现为他的生产职能的中断和价值的牺牲，这些价值既不加入他的个人消费，也不加入它的生产消费。同一些非生产费用无论集中在大的社会范围内，还是集中在资本家手里，都表现为资本的支出，一部分用于流通代理人的工资，一部分用于补偿他们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¹⁹⁾。不过资本家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丝毫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对于这些比较频繁或不频繁但不断重复支出的非生产费用，并非由预付资本来补偿，而是由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来补偿，非生产费用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开始营业的资本家预付这些非生产费用，正如同他对自己个人的消费进行预付一样。但是预付的形式并没有使这些非生产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正如同没有使这些消费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一样。如果资本家把非生产费用看成是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他就是把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算作资本的补偿。价值产品中被他算入资本价值项目的那一部分，他是用剩余价值来冲销的。

[22] 但是人们会问，商人资本和他的利润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商人毫无疑问获得剩余价值，那么难道他获得剩余价值不是通过增加商品的售价，即通过增加商品的价值吗？在这里简单的流通过程创造价值的能力难道不是表现得很明显，并且是以极大的规模表现出来吗？不过我们将在以后在商人资本独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来考察这一点。

(18) 魁奈。

(19) 部分地说，例如，即使资本家的流通代理人预先为自己约定从利润中取得一定的利息，而不是工资，流通费用的表现形式中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采取流通过程形式的一部分社会费用，在任何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下都必须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例如，在印度公社中我们看到生产记账员，尽管只是农业生产的记账员。可见，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社会财产的社会一定会把它的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部分地通过买和卖即流通过程实现的⁽²⁰⁾。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不仅造成特殊的、只是它所固有的费用，而且大大地增加它和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共同的费用，尽管这些费用表现的形式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察了真正的流通过程，即现有价值的形式变换所引起的费用。但是也存在所谓的另一种流通过程，这种流通过程全部或部分地由生产过程产生，即由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继续执行的职能产生，这些职能的真正性质由于它们渗入流通过程而模糊起来。这里的追加资本（处于流通领域中的，因而作为商品或货币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来不形成价值）使用生产劳动，这种劳动的一部分没有得到报酬，这就象资本使用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劳动的情况一样，因此创造剩余价值。至于这样使用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充当价值形式变换的媒介的那种劳动，因为它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产品起作用，而不是对产品的价值形式起作用。属于这方面的事情，是商品的分割、衡量、计量、分类、包装等等。我们将充分地

(20) 如果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一切分配都通过商品流通来实现，那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拥有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就它再生产和集中这种所有权这一点来说创造这种所有权。这种生产作为媒介直接促成的事情，是社会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尽管剩余价值本身在各种工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进一步分配以流通过程为前提，但是分配本身不是仅由买和卖这两个行为构成的商品流通的环节。

考察与形成储备和运输费用有关的费用。

储备的形成

亚·斯密把储备的形成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象。斯密认为，它的必要性是由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产生的。

他说：“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没有任何分工，几乎不发生交换，每一个人为自己谋得一切东西。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生活而积累或储存储备。”

可见，储备以分工为前提。

“一旦彻底实行分工”，

储备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出卖他生产的商品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但是

“按照事物的本性，储备的形成必须在分工以前”。⁽²¹⁾

可见，分工以储备为前提。

混淆储备和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流行习气⁽²²⁾，来源于亚当·斯密，他显然把储备的历史形式，它的商品形式即商品储备，同真正的储备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看起来就象把贮藏货币同它们的银行储备基金形式混为一谈一样。

(21) 第2卷，序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版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49页]

(22) 威·罗雪尔先生直到现在仍然深信，如果不是命运预先决定资本家的存在，社会就几乎难以维持下去²²。

建立储备是不取决于任何社会历史形式的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即使野蛮人也能利用现成的自然储备，诚然，是在最原始的形式和在最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利用的。如果说我们发现某些种类的动物已经有了储备，那么即使是对文明史作最肤浅的观察也会发现，在所有的发展阶段上都有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储备。它的形式之一，就是把收获物储藏在地窖里，这从古代色雷斯人、日耳曼人和其他野蛮人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并且 [23] 直到现在在俄罗斯人 (23) 那里都还可以看到。尽管亚·斯密错误地认为储备的形成只是由于产品变为商品和产品储备变为商品储备造成的。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却在从供自己消费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时，在经济中引起最厉害的和最危险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仍然保留着

“古老的习惯，把丰年不可能卖很大价钱的大量谷物，存放在谷仓里”⁽²⁴⁾。

美国南北战争和由此突然急剧增加的对棉花、黄麻等的需求，

(23) “从野蛮人传到希腊人和罗马人口中的词 $\epsilon \acute{\omicron} \acute{\omicron}$, Sirius, 就是“粮窖”。瓦罗在《论农业》(1, 57)……中说：“有些人在地下，在山洞里有粮仓，称作 $\epsilon \acute{\omicron} \acute{\omicron}$ ，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就是如此”。后来普林尼也说 (18, 30): “但是，最好是象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那样，保存在称作粮食地仓的地窖里”²³。库尔齐乌斯 (7, 4, 24), 在谈到巴克特里亚人时写道：“……野蛮人把粮仓叫作西尔，他们把粮仓掩蔽起来，只有挖掘谷仓的人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的粮食藏在里面……”²⁴日耳曼人也是把谷物埋在地下，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第 16 章中说：“他们也有地窖，上面用厚厚的一层牲口粪盖起来；它们被用作过冬的地方和谷仓，因为那种地方可以避严寒。”²⁵ (雅科布·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 年莱比锡版] 第 1 卷第 164 页) “在黑土地带 (在俄国) 时常可以看到，全年的收获物都存放在地窖里或者垛起来。” (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 年莱比锡版第 5 页) “为了请地主贮藏谷物，农民必须交纳 $\frac{1}{2}$ 俄石黑麦或小麦，或者每个纳税人一年要分担 2 俄升燕麦或大麦，并且这种报酬一直要支付到每人只剩 1.5 俄石储备为止。” (同上，第 120 页)

(24)《答复。东印度 (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7 年 5 月 31 日刊印，第 1 部分第 230、231 页第 74 号。

造成印度西北各省和其他地区大大缩减稻谷的种植，使稻谷价格提高和各产稻区出卖积存的稻谷。再加上 1864——1866 年由海上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大量输出稻谷。这样，使 1866 年的饥饉带有很尖锐的性质，这次危机仅在奥里萨一地就夺走了 100 万人的生命⁽²⁵⁾。在迈索尔

“由于稻谷的价格太高，各区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收获运往生产棉花的贝拉里和达尔瓦尔地区的市场，因此，许多地区连粮食种子都完全不够用”⁽²⁶⁾。

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粮食向法国出口，造成古老的阿拉伯储存粮食的制度发生变革，致使阿尔及利亚不久前的可怕饥荒极为尖锐，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²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里，社会产品的基本量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然后这一商品量的一部分不断离开市场，进入生产消费，而另一部分则进入个人消费。

首先，至于真正的消费基金（即社会产品中准备用作个人消费的量），那么经常留在它的最终消费者手里的只是它的较小的部分。民众，即工人阶级，把全部挣来的东西吃光，因此不可能形成消费储备。资本家阶级不需要这样的储备。货币使他经常有可能支配市场上的大量产品，供他个人消费。因此，和以往的社会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直接形式上的消费储备，即消费者本

(25) 同上，第 174、175、213、214 页和第 3 部分：《关于贝巴尔饥荒的文件》第 32、33 页。在这些地方，在饥荒的原因中特别指出“原有储备的流失”。

(26) 《印度。1865—1866 年的进步和状况》，根据上院决定于 1867 年 5 月 2 日刊印，第 41 页。“但是，在没有拨出必要数量的种子粮以前，任何一个私人农庄在庄稼收成以后——无论庄稼如何——都不能把冬小麦用作口粮，不能出售。”（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 年莱比锡版第 120—121 页）

Handwritten text, heavily crossed out with diagon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a draft or a section of a manuscript. The text is dense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heavy scribbling.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23页

人支配的消费储备减少，而总是在商品形式上作为商品储备存在的消费基金则相应增加。

至于生产储备，即在生产消费者手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那么，首先应当除去真正的劳动资料，机器，厂房等等。它们已经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由各种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构成的生产资本的各要素则完全不同。

[24] 为了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这些要素的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必须处在储备中。它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这种潜在的生产资本不断转化为能动的生产资本，并且通过流通过程同样不断地更新。资本主义社会向我们展现出一幅把这种生产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图景。较早的社会制度则表明它在个人范围内分散在许多手中。但是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都是这样，例如，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就不是这样。

生产储备的保持，也象任何其他储备的保持一样，是通过这样一种生产过程进行的，这种生产过程中要加入使用价值，在这种场合是原料和辅助物质。这一过程需要花费资本，不变资本（建筑物、容器、器械等）和可变资本，劳动力（一部分是堆存物品用的劳动，一部分是为了保持清洁、避免有害影响等等）。这个过程追加到放在仓库里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生产情况下一样，一部分是不变资本随着自己的消耗而转移到它们上面去的那部分价值，一部分是由活劳动加进的价值，它们又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²⁷⁾。

(27) 例如，如果把利息说成建立储备的费用要素，那么把利息只是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包括在内的剩余价值本身，就表现为费用的一部分。至于所谓的保险费用，那

生产资本必须处在潜在生产资本或生产价值形式上的时间的长短,随着它更新的可靠性和速度而变化,因此,这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地点离原料产地的远近,部分地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程度。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例如煤、铁、棉纱的生产与运输的大批地、连续地和迅速地进行,从而它们作为产品离开一个过程,然后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过程这一行为的大批地、连续地和迅速地进行,会使它们的生产消费者手里的煤、铁、棉纱的必要储备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程度是既定的,从而交通运输手段的发展程度是既定的,那么生产地点离原料产地的远近就决定着必要生产储备数量的增减。例如,俄国比生产棉织品的其他国家离横垮大西洋的贸易中心较远。在它的北方港口一年中只有很短的时间能够行船,而所有的工厂区都离它的南方港口很远。因此,俄国的纺纱业主能够保证自己弄到必需的棉花储备的那段时间是很短的。他必须刻不容缓地大规模地做这件事,因此他在生产储备形式上预付的资本部分不得不比其他国家多得多。这样,他同时受到棉花价值突然下跌造成损失的危险也比较大。由于离棉花产地遥远和离欧洲进口棉花的港口遥远,瑞士的纺纱业主甚至习惯于储备整年的棉花。当然,这会增加他们平时的生产费用,但他们在1860和1861年在新奥尔良进行的大量购买,却由于美国南北战争造成的棉荒而例外地成了他们的赢利事业⁽²⁸⁾。同时,必须指出这里的差别。如果说曼彻斯特、普雷斯顿等地的纺纱业主由于从利物浦市场的输入而经过短时期便恢复了他的棉花储备,那么这种情况虽然减少了曼彻斯特等地生产储

么它们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扣除。保险费用使整个资本家阶级分担生产资本由于事故、火灾等等而遭受的偶然损失。

备形式或潜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棉花的堆积，但是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利物浦等地商品储备形式上的棉花数量。只有当航运的发展使棉花能够在一年中以更小的批量从美国、印度、埃及等地不断输入的时候，英国必须一下子用在棉花上的总资本预付才能减少。

[25]一个生产者按照订货为另一个生产者生产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尽管作为商品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但不进入市场。（或者，如果它进入市场是由于出卖，那么它也不形成商品储备。这当然是就产品的生产者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来说的。）

除了上面考察的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正常条件的商品储备以外，还有畸形的商品储备，市场商品充斥。它是由于商品不能卖出而造成的，而不管这种不能卖出的原因何在。资本停滞在自己循环的一个阶段上，它的形态变化的流动序列中断。这里流通的停滞不是构成它的不断运动的环节，这里是流通的真正停滞。因而费用变为非生产费用，这是单纯由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运动形

(28) “幸好瑞士人有保持一年储备的习惯，这是该国的地理环境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处境较好，这指的是原料的价格。”（《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4年版第7号第9页）英国大使馆的秘书伯恩利在他从伯尔尼写来的通信中指出，瑞士的工厂主认为，他们和工人的相互关系比英国好得多。

“在瑞士，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好主人的工人，会受到他的伙伴的轻视。”（同上）

伯恩利先生还指出了巴塞尔和苏黎士的工厂主是些“老于世故的人”（接着他自己在第10页上指出，漫长的工作日和低微的工资，是瑞士平民的命运，由此引起他们对工厂主的憎恨），由此他认定，不相信工厂主嘴里的言词“更妥当些”。因为问题在于，不久以前，瑞士的工人安心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对自己的主人所采取的宗法式的依附态度。最后，当他们最近几年企图抛弃这种宗法式的桎梏的时候，——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²⁷，——巴塞尔、日内瓦和苏黎士的“老于世故的人”就声嘶力竭地呼救，并呼吁警察和武装力量去起“共和的、爱国的、安定的”作用，结果使欧洲很开心。

式造成的真正流通过费用。造成畸形储备的那种流通的停滞，一方面降低商品的价格，同时另一方面提高商品的保管费用，因为这会延长保管的时间。[25]

[2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产品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或资本在其循环的一个阶段上采取商品资本的形式。每个资本在这一形式上构成社会商品储备的一个要素。它不断被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所消耗，同样不断通过再生产得到恢复。再生产的不断的流巩固下来，因而在市场上取得稳定的财物世界的外观，但是财物世界的各个要素总是不断变化着，就象火车站总是挤满了人，不过总是新的旅客一样。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越大，它的资本主义形式越发达，为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社会财富的量就越大⁽²⁹⁾。

正象在分析货币流通时所看到的，它的不断运动以一部分货币的不断停滞为条件，同样，商品流通的不断运动以产品在商品储备形式上的不断停滞为条件。即使为了填补每日的需要，例如商人 [25] 也必须把他的一部分商品留作商品储备，而他的其他部分商品则作为商品进行运动。正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受事先决定的需要的限制，而只受生产资本的规模的限制一样，储备的形成也不是以既定的需要范围为出发点，而是以需要的不断增长为出发点的。大部分产品，特别是植物产品，只能定期更新，在

(29) “在生产和消费都相当大的地方，自然，总会有相当大的余额处在中间阶段，处在市场上，处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路上。”（《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6、7页）

下面接着是马克思用铅笔补写的一句话：“机器、各种劳动资料等等形式上的商品储备”。——编者注

温带气候地区一年只更新一次，而这些产品必须保存一整年。不管它们能够较快还是较慢地更新，产品必须保存在中间阶段上，在那里它们成为商品储备，保存在储藏库里、码头上、仓库里、小店铺里等等。保存费用现在表现为流通过程中的商品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式变换根本不改变事情的实质。由于这些费用只是运送费用，即由同一些商品造成的费用，尽管最初是处在商品储备的形式上，后来是处在生产储备或消费储备的形式上，所以，它们增加保存中的商品的价值，部分地是增加保存商品所必需的不变资本（建筑物等）由于消费而转移到商品上的那部分价值，部分地是增加使用在商品上的追加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储存谷物，例如，无论是作为磨面粉的生产储备，作为农民谷仓里的直接消费储备，还是作为谷物仓库里的商品储备，都丝毫不改变费用的性质。为了保存谷物，例如，不仅需要建筑物、容器、器械等等，而且还需要把谷物放进仓库和使它的质量和数量免受自然界破坏作用的活劳动。无论把谷物保存在租地农场主的草棚里还是谷仓里，都有无数的昆虫属于各种天然的谷物害虫之列，谷象虫就是一例⁽³⁰⁾。根据可靠的资料，一对谷象虫5个月中会生出6045个后代。雌谷象虫钻破粮食的皮——小麦、大麦、燕麦、玉米、大米的皮，把卵产在小缝里，然后用它自己的粪盖住。这样每粒谷物就变成繁殖场所，卵在那里进行自己的蜕变，在蜕变期间幼虫吃粮食，直到剩一个壳为止。过6—8个星期成虫最后把剩下的壳咬穿。治理这种害虫，到目前为止除了保持清洁和建筑物通风，谷物过筛以及

(30) 关于这些有害的昆虫，详见威·柯蒂斯《农业中的昆虫》[1860年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版]和克比和斯宾斯《昆虫学》[1856年伦敦版]。

其他类似的措施以外，没有想出任何办法⁽³¹⁾。

一种商品从它作为产品退出的领域转到它充当生产资料的领域，或从生产领域转入个人消费的那段时间的任何缩短，都会减少商品储备的规模和费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一同发生的其他革命，使一些人手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并在更大的规模上使它集中在其他人手中，这种集中使商品的保管费用减少。例如，伦敦西头的药房老板们由于利用了把他们和西蒂区中心仓库联系起来的私人电报，结果用于商品储备的资本预付额减少了。（《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年伦敦版第17253号第844页）

[26]在潜在的商品资本中，——在这样的商品储备中，这些储备被隐藏起来或直接从市场抽出来，以便以后出现有利的价格行情时再投入市场，——如果投机成功，即所期望的价格革命到来，由此引起的追加保管费用就成为利润的扣除，而如果不到来，就会造成额外损失。但是，这种商品储备的出售价格不会由于这些追加的（投机）费用而提高。

储备形成的正常性或反常性，——一种是为适应再生产过程而用于维持出售的连续性所必需的储备，一种是由于卖不出去而形成的储备，——大多是在危机时期才显示出来。大家知道，1860年和1861年的一部分时间是英国棉纺织工业最高涨的年代⁽³²⁾。只

(31) 科贝特 1841 年计算了在 9 个月的季节里保存小麦的费用：它的数量的损失是 $\frac{1}{2}\%$ 、3% 是小麦价格利息的费用，2% 是仓库的租金，1% 是风净和运输费， $\frac{1}{2}\%$ 是运送的劳动，总计是 7%，或者说，在小麦价格为 50 先令的时候，每夸特花费 3 先令 6 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解释》1841 年伦敦版 [第 140 页]）。根据利物浦的商人向皇家委员会提供的证词，1865 年利物浦保存粮食的费用是每月每夸特 2 先令，或每吨 9 至 10 先令。（《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 年伦敦版第 331 号第 19 页）

(32) 1860 年英国进口 1 429 697 450 磅子棉，1861 年进口 1 359 823 120 磅。

是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才表明，积存在联合王国的棉纱、纺织品和子棉储备的数量有多大。这种储备足够三年即 1862、1863 和 1864 年用的，这一点可从下列图表中看出来：

1862、1863 和 1864 年联合王国棉花的统计表。⁽³³⁾

	1862	1863	1864	三年合计
棉花进口	533 176 000	691 847 000	896 770 000	
棉花出口	216 963 000	260 934 000	247 194 000	
留供消费	316 213 000	430 913 000	649 576 000	1 187 369 000
纺纱时的棉屑	53 756 000	64 637 000	90 940 000	
棉纱生产	262 457 000	366 276 000	558 636 000	
棉纱出口	88 554 000	70 678 000	71 951 000 (71 351 000 ?)	
纺织品出口	324 128 000	321 561 000	332 048 000	
总 计	412 682 000	392 239 000	403 999 000 (403 399 000) ?	1 208 920 000 磅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862、1863 和 1864 年以棉纱和纺织品形式出口的棉花是 1208920000 磅，在同一些年份，联合王国进口的棉花——减去再出口并把留在国内的部分折合成重量相等的棉纱以后——只有 1187369000 磅。可见，1862、1863 和 1864 年联合王国出口的棉花比它进口的多。因此，在这期间这里的人们穿衣服用的原料是事先积累起来的。

由此可以理解，美国南北战争防止了英国一场多么可怕的危机⁽³⁴⁾。

(33) 根据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正式报告 (1866 年 3 月)。²⁸

[27] 运输费用

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部分的商品形态变化中，产品不断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换句话说，发生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可能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真正移动。这种移动是以运输业为媒介的。没有商品的实物移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 卖给 B 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例如棉花，尽管经过几十道不同的流通过程，由棉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地未动，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³⁵⁾。实际上这里发生位置变化的，只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人的国家里，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表现为流通费用，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34) 参看第 1 卷第 44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499 页]。在开辟金川港口后的第一年，日本拥有大量的丝储备，这种储备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主要输出口，实际上成了英国完全不准确的计算的基础（《女王陛下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的商务报告。1865—1866 年》1867 年伦敦版第 253 页）。

(35) 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Circulation factice》[“虚假的流通”]。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 81 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 2 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167—170 页）。某些文字的差别，是由于恩格斯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产品的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甚至运输在产品的自然属性上引起的一切变化，除了较少的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物品的消费过程中，在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过程中才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这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把交换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这部分地是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是由于运输上所使用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追加进来。这种追加价值，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补偿工资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的划分也和到处一样，并不改变商品追加的价值量，而只改变它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现同样的现象。除了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外，商品运输还包括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作好消费的准备。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生产部门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越少，在运输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在流通时间必须经过的距离越短，社会劳动生产力就越高，反之亦然⁽³⁶⁾。

(36) “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所在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它被消费的地点。因此，它使我们有理由(!)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商品在它流通的时候运输的距离成正比。但是，这后一点不应当完全机械地来理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规模和比重成正比，和商品的价值成反比。但是，引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产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等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认真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分类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表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敲诈勒索的借口。

例如，“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 一定容积的包装箱 值 11 镑，现在由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 2 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从北明翰运送玻璃和上釉商品到方圆 50 哩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 10 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如果玻璃真的被摔破了，铁路局并不赔偿”。⁽³⁷⁾

[28] 其次，运输费用加到商品上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商品的

品的价值。’（让·巴·萨伊 [《论政治经济学》1819 年巴黎第 4 版] 第 2 卷第 458 页）确实如此，但是商品是怎样获得这个追加价值的呢？是在生产费用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因此，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应认为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309—310 页注）

(37) 《皇家铁道委员会》第 630 号第 31 页。其他的诉讼同控告铁路大王们比较起来，可能只不过是把股东的货币转到同他有亲属关系的律师的腰包里，而要控告铁路大王，那简直比在土匪的断然要求面前俯首投降还要危险得多。

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制定与商品价值成正比的商品运输价目表的特殊根据⁽³⁸⁾。

例如，下列资料反映了具有不同价值的商品的价格由于运输费用而相对提高的情况。这是商品价值增加一倍时商品所要经过的路程长度（公里）的资料⁽³⁹⁾。

	公 路	铁 路
	公里	公里
金	960 000	33 750 000
银	624 750	2 250 009
丝	5 145	18 000
小麦	577	2 025
铁	386	1 350
煤	32	112

茶叶从中国经陆路运往俄国

“在 1724—1816 年，以及后来的 1819—1822 年，从欧洲经海路输入茶叶是许可的。1822 年被严格禁止，敖德萨自由港例外。”

从 1862 年 4 月 1 日起，广州的茶叶在交纳一定关税的情况下，又重新准许从海上输入。

现在来看看陆路运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

(38) 产业家和商人对这种情况的抱怨，在“证词”的每一页上几乎都能看到。

(39) 《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 年伦敦版第 853 页。把 1000 元（近 200 镑）的银块从墨西哥的矿产地运到英国的费用，是它的价值的 $23\frac{1}{8}\%$ ，不过，这里除运费外，还有在墨西哥交纳的税，代售佣金，保险费，——简言之，一切非生产费用。（《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 年伦敦版第 1 号第 262 页）

1792年开始的。⁽⁴⁰⁾

以前，俄国人在欧洲散布一种偏见，说什么由商队运来的茶叶比由海上从广州向欧洲进口的要好，因为海上运输会损害茶叶的香味。这些都是诡计。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还是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都是来自同一种灌木，同一些茶场：红茶主要来自福建省，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海上运输的影响完全取决于包装的时候是否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但是，较大部分的茶叶是在广州东北的福建省收来的，经陆路或水路运往衢江。从那里由苦力用福琼所描写的办法翻山越岭把茶叶运到常山。在这里把茶叶装在小船上，每只船约装载 200 箱。而后这些船只沿汇入钱塘江的河流往下航行 40 俄里。在那里茶叶又转上能装 500 箱的船只。载茶叶的船只过汉口市后进入东海，然后它们沿岸到达春申江，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除其他货载外，装载 1500 箱茶叶。这些船只离开上海，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要 15 天才能到达。[29] 在天津，又把茶叶装在较小的约能载 200 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 10 天到达离北京约 22 俄里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距离约 252 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 1282 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 2—3 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

“从恰克图经色楞格斯克和上乌定斯克，并且经过贝加尔湖冰上的冬季道路到达伊尔库茨克，约七八天的路程。这条道路最合适的时间是从一月中

(40) 1792 年进口 6851 普特，1863 年是 247101 普特。（《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 年伦敦版第 6 号第 794、797 页——卢姆勒先生关于俄国茶叶贸易的报告）

俄文原文如此，可能是杭州市。——译者注
可能是吴淞江。——编者注

旬至四月中旬。贝加尔湖长 350 (英) 里, 宽 40 里。它往往是难以征服的, 因为在降雪结束以前很少能完全结冰。在湖上滑行的雪橇的滑木下面装着铁条; 马钉着掌。在某些情况下, 当遇到顺风的时候, 只要竖起帆来就行了, 没有马也可以…… 在西伯利亚东部主要城市伊尔库茨克, 一部分茶叶留在当地出售, 随着 1 月份的到来, 部分茶叶运往伊尔比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 供西伯利亚西部和皮尔姆、喀山、阿尔汉格尔斯克、奥连堡、维亚特和沃洛果达等省采购。二月中运到托姆斯克的茶叶, 在多数情况下整个春天由于道路难以通行, 都囤积在那里。五月份再从托姆斯克运到秋明, 一部分走陆路, 但主要是走水路, 经托姆河到鄂毕河, 经鄂毕河到额尔齐斯河, 从那里到塔拉河, 经该河将近 6 月末到达秋明。由秋明经陆路运到皮尔姆大致需要 12 天。在这里再装上在卡马河航行的船只; 顺河而下到达喀山旁边的伏尔加河, 而后沿伏尔加河上行, 于 7 月末到达下新城。下新城现在和莫斯科有铁路相联——旅客需要 12 小时的行程。从恰克图到下新城的直达运输常常因河流封冻而拖延 6 个月的时间, 有时只需要这段时间的一半时间, 这种运输的距离 (俄里) 是:

从恰克图到伊尔库茨克	— 557
从伊尔库茨克到托姆斯克	— 1 554
从托姆斯克到秋明	— 1 768
从秋明到喀山	— 1 236
从喀山到莫斯科	— 821

共计—5 936= 4 452 (英) 里

从产茶的省份到恰克图是 5000 俄里, 因此, 商队运输的茶叶共需走 10936 俄里 (7291 里) 的路程, 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市场。”⁽⁴¹⁾

(41)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 年伦敦版第 6 号第 791—793 页及以下各页。“在贝加尔湖解冻的时候, 茶叶从恰克图用车运到色楞格河口, 从那里用大商船由湖上运到安加拉河的源头。在这里装上‘浮运船’ (平底货船), 这些船只继续沿安加拉河下行到伊尔库茨克。顺风的时候只需要几小时, 不顺风则需要几天, 有时要一个月。俄国的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水路交通只有绕道才行。例如, 从鄂木斯克到秋明水路是 3000 俄里, 而陆路只有 632 俄里。”

一斤最便宜的茶叶(第三季茶)在中国产茶的省份值 5 便士,运到恰克图的时候值 11 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值 26 便士(2 先令 2 便士)。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海路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 1 先令 10 便士;经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 1 先令 $9\frac{1}{2}$ 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则可能卖 1 先令 $6\frac{3}{4}$ 便士。⁽⁴²⁾

茶叶在俄国甚至比在英国更是必需品。喝茶是农民的一种“变相的蒸气浴”。因此可以断定,俄国茶叶的消费一定会超过英国。唉!但是在这个幸运的国家里事情要比其他国家里妙得多,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差别。大不列颠(人口不到 3000 万)1866 年进口了 13900 万磅茶叶,其中供国内消费的是 10200 万磅,或者说, [30] 每人年平均消费约等于 $3\frac{1}{2}$ 磅。相反,俄国的人口超过联合王国一倍多,在 1863 年,由于准许通过它的欧洲边界输入茶叶,因而输出量增加到 1000 万磅,每人每年输入的茶叶还不到半磅。如果不考虑官方统计材料未加计算的走私贸易,那么俄国的普通人只喝开水,这被巧妙地称为喝茶。⁽⁴³⁾

(42) 这是 1864 年的计算,即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同的进口税以及削减这些关税(1865 年)以前的时期。由于这些变化,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变得更有利于海上运输。(同上,第 816 页)

(43) “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绞尽脑汁想弄清为什么 1 磅普通红茶(1854 年以前)在伊尔库茨克值 1 卢布 70 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彼得堡卖 1 卢布 50 戈比。究竟是伊尔库茨克的商人获得的利润过高,还是彼得堡的商人出售茶叶亏了本呢?实际上,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无利可图,许多伊尔库茨克的批发商都停业了,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茶叶店的数目却不断增加。这说明茶叶买卖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在运去茶叶的西伯利亚各地区则是亏本的生意。对彼得堡的商人先生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茶叶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茶叶来自塞米巴拉亭斯克。但是从塞米巴拉亭斯克到彼得堡的距离超过 3000 俄里,所以,如果在塞米巴拉亭斯克 1 磅茶叶值 1 银卢布,那么在利润最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也应当值 2 卢布;但

俄国茶叶贸易的例子说明，海运比陆路运输相对便宜。另一方面，作为海运的特点应当指出，它的运费标准变化极大，因此，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不一样。把商品运往遥远国家的商船，回程的时候必须携带商品（或压舱货），当时在某个港口的船只的数目，某些准备在当时输出的商品的状况等等，不断发生变化，无论如何不能象陆上运输的来去那样受人控制。例如，1866年初从上海到英格兰和纽约的海运运费相应为每吨1镑10先令和2镑，五月和六月运费上涨到4镑和4镑10先令，而到年终又重新降到最初的水平。⁽⁴⁴⁾

商品的产地离它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地点越近，需要运输业追加的劳动就越少；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花在运输上面的劳动的生产力就越高。⁽⁴⁵⁾例如，爱尔兰从英格兰运进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陶器，仅运往爱尔兰的商品的破损所造成的费用就将近商品价值的 $\frac{1}{6}$ 。⁽⁴⁶⁾而这个国家不单是制造陶器的普通粘土很多，而且甚至优质陶土也很多。

原料加工的程度越高，它的比重便越低，它的绝对价值便越高，从而由运输费用造成的价格追加便越低。如果把谷物变成粉并装进密封的桶里，它的运输费比它在实物形式上的运输费要少

是商人们把每磅茶叶卖1卢布40戈比。最后，西伯利亚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终于弄清楚，彼得堡商人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由 $\frac{1}{3}$ 的普通红茶， $\frac{1}{3}$ 已经用过然后又加以烘干的茶叶以及 $\frac{1}{3}$ 所谓的砖茶配制成的。这种成品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不是供俄国人本身喝的，而是供他们邻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同上，第800页及以下各页）

(44) 《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馆的商务报告》第106页。

(45) 《皇家铁道委员会》第90号第103页。

(46)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将看到，英格兰的铁路局不去发展内地的生产力，完全没有利用它们。

一半，更不用说粉碎谷物还会为牲口提供最重要的饲料成分，由此在产地还把保障土壤肥力所必需的物质返还土地。生亚麻即使通过铁路运输几乎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价值同它的重量相比太低。相反，麻打过以后，它的重量比它的价值低了。玉米是墨西哥高原上的主要食物。有些地方播种 1 蒲式耳种子可以产出 250 蒲式耳；在某些地区，一年能收获两次，而在海湾沿岸的某些地方和区域，甚至收获三次。在内地各州，如瓜达拉哈拉，收成非常丰硕，以致某些地区的租地农场主可以只用玉米来育肥猪群。在猪的脂肪长得特别厚以后，就把脂肪掺上这个国家非常丰富的碱土，制成名叫“达基斯基节”的肥皂。然后，玉米就通过这种形式，即肥皂的形式运走（1 磅肥皂约值 10 分）。

当然，原料究竟是就地加工还是以未加工的形式运输出去更有效益，取决于地方工业发展的程度。在圣安多尼俄采矿区，通常只开采蕴藏在离地表很浅的银矿。因为这种矿在丧失硫的时候受到风化，所以为了提取银，很久以前就使用美洲公认的叫作“帕季奥”（patio, treading by rules, 踏矿）的方法。但是，当工作转到 15—20 码深的时候，被采的矿便不是那样被风化的，而是充满了硫化物；由此可见，提取银成了困难的事情，使用当地的办法所花的代价比产品本身的价值要高得多，所以在做了一系列尝试之后，不得不停业。但是 1857 年以后，银矿石开始免税向英国和德国输入，以便在那里加工，于是开采银矿又变得有利可图了。

当某一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已定，因而从遥远的地方运到市场上的商品，——至少，就这方面来说，——看来是在比平均社会生产条件更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时，运输费用就变成单纯的非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运输费用就不是附加，而是

商品价值的扣除。下列图表摘自 [31] 安德鲁斯领事向参院和联邦国库所作的著名报告，它表明在不同种类的运输中运输费用对同一种商品的消极影响的程度，以及同样的运输费用对不同价值的商品的消极影响程度。⁽⁴⁷⁾

从下面引用的图表可以看出：

“价值最高的商品在离市场 100 英里的地方如果用公路运输，减少价值 15 美元。按 1 吨计算，即减少将近其市场价格的 $\frac{1}{3}$ ，较便宜的商品（玉米）也减少 15 美元，减少的价值超过其市场价值的一半”，

玉米用公路运输 170 英里，便会完全丧失市场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只减少 $\frac{1}{10}$ 的市场价值；同样，用公路运输小麦 330 里，就会完全丧失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市场价值只减少约 $\frac{1}{10}$ 。

安德鲁斯说：

“普通公路运输的经济可行性限于较短的距离——显然取决于货物的性质和道路的质量。用这种道路运输的花费平均每吨 1 里约 15 分（ $\frac{1}{4}$ 美元），这大体上是国内相当准确的价格。如果同时考虑到，小麦的价值每蒲式耳是 $1\frac{1}{2}$ 美元，玉米的价值是 75 分（ $\frac{3}{4}$ 美元），33 蒲式耳等于 1 吨，那么小麦的价值等于它运输 330 英里的费用，玉米的价值等于它运输 165 英里的费用……但是，还有用铁路运输的可能性，费用是 1 英里 1.5 分，或等于公路运输费用的 $\frac{1}{10}$ 。因此，上述商品运输在经济上的极限分别扩大到 3300 和 1650 英里。在这些商品用普通公路运输时成为经济界线（极限）的那一点上，[32] 用铁路运输的小麦每吨还值 44 美元 50 分，玉米每吨还值 22 美元 20 分，——这些数额代表由于完成这种工作而造成的价值的实际增大。”

引用安德鲁斯报告的英裔美国人说，总之，

“离市场这样远的商品（走兽力车路）会一文不值，如利用铁路，则相应地

(47) 《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个英裔美国人著，1860 年伦敦版第 15 页。

	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小麦		玉米		小麦		玉米	
1吨 (= 33蒲式耳) 的既定市场价值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与市场的 距离 (英里)	49	50	24	75	49	50	24	75
10	49	35	24	60	48	0	23	25
20	49	20	24	45	46	50	21	75
30	49	05	24	30	45	0	20	25
40	48	90	24	15	43	50	18	75
50	48	75	24	0	42	0	17	25
60	48	60	23	85	40	50	15	75
70	48	45	23	70	39	0	14	25
80	48	30	23	55	37	50	12	75
90	48	15	23	40	36	0	11	25
100	48	0	23	25	34	50	9	75
110	47	85	23	10	33	0	8	25
120	47	70	22	95	31	50	6	75
130	47	55	22	80	30	0	5	25
140	47	40	22	65	29	50	3	75
150	47	25	22	50	27	0	2	25
160	47	10	22	35	25	50		75
170	46	95	22	20	24	0		0

1吨 (= 33蒲式耳) 的既定市场价值 与市场的 距离 (英里)	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小麦		玉米		小麦		玉米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49	50	24	75	49	50	24	75
180	46	80	22	05	22	50		
190	46	65	21	90	21	0		
200	46	50	21	75	19	50		
210	46	35	21	60	18	0		
220	46	20	21	45	16	50		
230	46	05	21	30	15	0		
240	45	90	21	15	13	50		
250	45	75	21	0	12	0		
260	45	60	20	85	10	50		
270	45	45	20	70	9	0		
280	45	30	20	55	7	50		
290	45	15	20	40	6	0		
300	45	0	20	25	4	50		
310	44	85	20	10	3	0		
320	44	70	19	95	1	50		
330	44	55	19	80		0		

每吨有 44 美元 50 分和 22 美元 20 分的价值。由此可见,铁路在没有铁路便没有任何价值的地方,创造出货币价值来。”²⁹

魁奈医生已经指出,运输费用是全部还是部分地追加到商品价值上,或者说,它们是部分地还是全部从这一价值中扣除,换句话说,它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由商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支付,或由这两者分担,都取决于市场行情。⁽⁴⁸⁾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由于运输和交通工具的革命

(48) 魁奈医生(载于《重农学派》,欧·德尔编,1846年巴黎版第一部)说:“商业费用,虽然也是必需的,但是应当看成是沉重的支出。”(《经济表的分析》第71页)在《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中,他写道,由于商人之间的竞争,商人的利润降低——这只使“第一级卖者和作为消费者的买者所受损失减少。靠牺牲商业费用而造成的损失减少,并不是……通过商业而得到的财富的增加,不管对商业持怎样的看法——是看成直接交换,即不考虑运费,还是把运费计算在内”。(第145—146页)“商业只是价值同相等价值的交换,而它的费用……只是亏损的开支”。(第146页)因此,魁奈把同时又是消费者的生产者之间的真正交换区别为真正的商业,商人进行的所谓商业只是这种真正商业的手段,因此,他把商人经营的商业作为《n @coce》(做买卖)而同“真正的商业”区别开来。“商业费用总是由产品的卖者支付,如果没有中间费用,产品的卖者就会得到买者为这些产品付出的全部价格。”(第163页)

“被视为最初的卖者和最后的买者的那些消费者,是商业的原因。”(《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2—553页)“商业也象诉讼过程一样,进行诉讼的决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法官……即便诉讼由他们提出,诉讼也总是由双方进行的,并且是为了双方而进行的;……这双方进行诉讼,他们也支付这些诉讼的费用。对于商业当事人也应当这样说:他们是商业的工具……决不是进行物物交换的人进入交换,相反,实际上消费者是在这些当事人作媒介的情况下彼此进行贸易的。”(第553—554页)我们所以引用这段引文,是因为凯里先生的德国崇拜者认为他发现了“交往”和“贸易”之间的区别。如果相信了他们,那么他还发现了双重竞争,因为詹姆斯·斯图亚特先生早就有一整章(第2册第7章³⁰)论述双重竞争,更不用说更早的著作家了。

如果说魁奈及其学说把运输费用也看成是由单纯流通形式产生的费用,那么他们这样看毕竟是从不同的依据出发的,而且这些依据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他们说,买卖行为是既定价值的等价物之间的单纯交换。相反,他们把运输业看作是单纯的花费,因为除农业外,他们把任何工业部门都看成是不生产的,即不生产剩余价值的。

而降低一定量商品的运输费用,那么另一方面,它增加用于运输业的社会劳动部分。它决不听从诗人的亲切话语:

“既然福在眼前,
何必舍近求远!”

[32a]第一章的补充

第 10 页的补充。

麦克劳德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人们围绕资本及其各种形式说了何等混乱和何等夸张的废话,此人按照他自己的郑重其事的说法,是

“所有学派中的奇怪现象”和“科学中的出类拔萃者”;

特别是他坚信,在定义的精微方面,他甚至超过他的机智的同胞邓斯·司各脱。

首先,他对我们说:

“区分和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和意义,是研究一个对象时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为这‘这’?指什么呢:是‘对象’还是‘词’?在那些从不同意义上使用它的著作家们那里,意思有那么多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少的混乱。”(亨·丹·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 年伦敦版第 62 页)

麦克劳德先生现在想帮助消灭这种混乱,然而用的是如下办法。

“资本最初的、真正的和本来的含义,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积蓄,它的象征是货币。”[第 66—67 页]

从真正的含义,我们立刻转到象征的含义,接着宣布象征的含义是真正的含义。但是

“积累劳动的储备还没有花光,所以必须有一种代表和计量它 储备 的物质实体,这种实体便是货币。”(第 66 页)

产品发展为商品和商品发展为货币,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然,这样一来,这种发展也就被阐明了。积累的劳动或资本,成了……资本本身的象征。

“我们的工人积累资本储备,即资本的象征——货币的储备。”(同上 [第 68 页])

麦克劳德先生起初认为工人是贮藏货币的收集者,同时他重复货币主义的看法,把资本看作积累的金银,这使他的英格兰式的想象力无上光荣。

“某一数量的金银”,或者按照学者的说法,“他以往的能力、见识、勤奋等等的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同上,第 71 页)

“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这种说法多么“科学”!这会使西蒂区“有教养的”代表们多么兴高采烈呀!

在把资本和贮藏货币这样美妙地混淆起来以后,没有进一步绕弯子就完成了向商人资本的过渡:

“既然他的 商人的 业务的起点应当是购买他准备出卖的商品,那么什么力量使他能购买商品呢?资本。因此资本是购买力,是商业的动力,是使商品从生产者转到商人那里的力量,——换句话说,这是使商品流通的流通力量。最初的意思不是指商品本身,而是指使这些商品所体现的所有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的力量…… 但是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把它们出卖…… 商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交易结束时比在交易开始时拥有更大的货币量,如果他在购买商品时拿出 1000 镑,那么他期望……由这些商品获

得 1500 镑。由此可见,在周转过程中商品被赋予动力,赋予这 1500 镑的购买力,因此……‘资本’的名称对于商品来说是在第二级的、比喻的意义上采用的,商品才是使商人成为 1500 镑所有者的动力。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商品,以后又把它出售,那么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表达,此人会说他的资本完成了周转。”(第 69 页)

[32b]但是,为什么在买和卖这两个行为中只是执行货币和商品职能的货币和商品,除它们自己的名称以外,现在还获得了资本的名称呢,——这一点从这里是绝对看不出来的。相反,麦克劳德却表达了“深刻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如果我们愿意,便可以把货币和商品称为资本,货币是原初意义上的资本,商品是第二级意义上的资本,因为商人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行动即购买时是用货币,而他进行第二个行动即出卖时是用商品。他还顺便发现,商人的“真正目的”是从流通中得到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商人“期望”把用 1000 镑购买的商品卖 1500 镑,这种行为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说”叫作“资本周转”。具有使商品流通的性质的货币,怎么会突然间获得完全不同于这种性质的性质,也就是使 1000 镑变成 1500 镑,即增殖,自行增殖,从而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那种性质呢,——麦克劳德先生对这一点解释得很简单。这一点是单纯用商人的“直觉”和“期望”以及“重商主义的话”来解释的,而这种话也应当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的疑难。

“因为取得货币是任何一个人劳动的目的,所以凡有助于此的一切,都可以在借喻意义上称为资本。”(第 69—70 页)

“如果一个人把货币作为资本,即以取得利润为目的,那么他以什么具体形式投入,原则上是没有区别的。一个人把自己的货币投入农场以便出售产品,另一个人……投入商品的购买以便出售商品时有利可图,第三个人把自己的货币投入自己的智力发展,用来掌握某些职业,以便在运用这种职业时

得到利润……就是说,资本在最流行的和普遍的意义,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本来意义上,是人能够经营的一种东西,或人能够利用来取得利润的一种东西,或能够帮助人增加收入的一种东西……由此可见,劳动者的劳动工具以及他的技能和劳动,就是他的资本。”(第 70 页)

这里的阐述是非常美妙的。起初资本在本来的意义上是“积累劳动的储备”,而货币是这一储备的象征,即资本的单纯象征的表现,但是,接着资本的象征一下子变成本来的资本。因此,资本是由金银构成的贮藏货币。但是,由于商人先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而后再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所以商品是第二级的或比喻意义上的资本。不过商人不只是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和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而且还力求通过这些流通过为取得利润。但是其次,因为除商人以外,一切其他的人也获得利润或至少获得收入,也就是,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想“赚钱”,所以凡是用来获取利润,或者甚至用来挣生活资料的一切,都是某种第三级意义上的或“借喻”意义上的资本。而这个借喻的意义同比喻的意义很不一致,同样,比喻的或第二级的意义同象征的意义很不一致,而象征的意义同本来的意义很不一致,——这种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流行的和普遍的意义”,因此,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本来意义”。按照匹克威克的意义³¹,所有这一切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在我们知道了资本是人们用来得到利润,或不是得到利润而是只得到生存可能性的一切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信用是资本,因为

“商人通过信用得到利润”(第 72 页)。

[32c]虽然信用也是资本,但是根据前面的解释,资本毕竟是货币。因此它们是两个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和信用”。其次,

由于这两者——货币和信用——都使商品流通,所以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说:

“资本和信用构成流通的手段”(第 72 页),

而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流通的手段本身构成资本。

回到“流通的手段”上来,为的是让运用“重商主义的话”变出的戏法所引起的混乱,即货币作为货币使商品流通的性质和作为资本孵出更多货币的性质之间的混乱,在读者的头脑中作为科学的发现巩固下来。

确实,这种混乱是麦克劳德先生的一大“发明”,是他的科学的资本(借喻意义上的)。有一个在精神上和他相近的法国人,某一位里什洛,以《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在比喻的意义上)为书名,把这种混乱搬到罗曼语的土壤上来。具有象这位麦克劳德(更确切些说,是 MacLoud³²)这样的马力的混乱顾问³³,竟责备李嘉图缺乏“科学训练”,这就毫不足怪了——不言而喻,这已经是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了。

第 24 页的补充(汤普逊)。

“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 12 亿镑,或者不超过整个社会年劳动产品的三倍……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第 441 页)“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用来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第 442 页)“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当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这个年产品

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第 443 页)“……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第 433 页)“在所谓积累起来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是由对社会的未来年生产力的需求构成的,而这种需求是由没有把握的工具和用具产生的和使其永久不变的。”(威·汤普逊 [《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 年伦敦版]第 453 页)

对运输业的补充

“但是,美国铁路运输体积小的商品的费用,大于这些商品可能得到支付的价款,尽管法律上规定的收费率只取决于重量,而与商品的种类无关。”(迪·拉德纳《铁路经济》1850 年伦敦版第 411 页)

体积大和重量轻的商品。焦炭出煤轻,却具有更高的价值。

“前提条件是,分类名称以商品的相对价值为基础。”(《皇家铁道委员会》1865 年 [伦敦版]第 761 号 [第 37 页])

[32d]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运输业

西班牙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1866 年伦敦版第 11 号

“许多地区,由于内地交通不足,不可能把产品运往有利的市场,结果,当某些省份出现好收成时,恰恰为邻近地区所真正需要的许多谷物却烂掉了。甚至少数已有的主要道路非常缺乏桥梁,时常可以看到,在发生泛滥的河岸上挤满了 80 或 90 辆‘卡洛斯’,即装满了农产品的农民大车,往往要呆上 3—4 天之久,才能够涉水过河。在那些没有道路和一切运输都靠骡子的地

区,情况更是如此。在50年前,内地运输只用这种办法,如果一般来说还有道路的话,也是很少的。”(第184页)

“国内内地交通路线略有发展,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当作会对该国生产资源发生良好影响的事业而给予应有的注意。看来,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铁路运输能力很差。小车站寂静无人。显然,铁路没有进行任何运输,有一两位旅客,——可能是牧师或农村的镇长,——这便是全部生活迹象了。现在国内的大部分产品都不可能运到主要的铁路线上……特别是加斯梯里亚各省,首先新加斯梯里亚就是这种情况。”(第184—185页)

葡萄牙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1867年伦敦版第1号

“葡萄牙的花边生产特别发达,有些方面超过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类行业。这里的花边比这些国家便宜得多。但是恰好在这个国家,花边几乎没人知道并且很难买到,因为花边是在农村和农业地区用手工织出来的,这些地方远离首都,并且由于缺乏通往较大居民中心的道路而非常闭塞。”(第4页)

“目前葡萄牙感到普通道路修建不足。在普通道路的尽头,国家开始修建铁路;那些不和普通道路相联的铁路,穿过无人居住的地区,通向无人来往的车站……现在葡萄牙,即使不按地理位置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孤岛,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到达,而它那些土地极为肥沃、人口稀少的内部地区,只有骑马才能到达。”(第5页)

“至于道路,我敢设想,如果政府在没有建成将与铁路密切相联的普通道路以前,就着手修建铁路,那是本末倒置。1849年整个葡萄牙只有42公里公路,1865年公路的长度是1976公里,而现在有2195公里普通道路。1865年葡萄牙铁路的情况是:使用中是6940公里,还建成了3245公里铁路。”(同上,第4号第506页)

希腊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1865 年第 10 号

(法尔库阿的报告。

1864 年 11 月 28 日于雅典)

“将近 1 100 万镑公债都未能使希腊居民拥有七条道路以上 ;其中很多道路都很短 ,多数很不安全 ;所有它们的长度至多 180 至 200(英)里。实际上 ,从纳弗普利昂到特里波利斯的道路 ,在官方的统计文件中是 3—4 条 ,因为它穿过三四个大城市或村庄。这当然只不过是一条大路的各段。即使联接首都和它的交通最频繁的港口 联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 的短短的一条路 ,也只有一部分由日夜巡逻的骑兵队防御路上的强盗 ,而到冬天 ,雨量特大的时候 ,河流猛涨 ,大部分道路被基菲索斯的水淹没。道路由国家出租……希腊没有铁路……” [第 232 页]关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铁路 ,空谈和作计划等等已经搞了 20 年。“现在的结果是 ,有 30—40 个工人每周在穆兹丘陵上千四五个小时的活。”(第 233 页)

“然而 ,如果不算上述的七条道路 ,那么同国内各内部地区联络的唯一手段 ,就是花边运输。”(第 233 页)

“国内居民不习惯于劳动 ,一年当中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天是公共的节日 ,或非正式的休息日。”(第 233 页)

[130]第 三 章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 $G—W—P—W'—G$ 形式的循环,还是 $P—W'—G—W—P$ 形式的循环,直接生产过程 P 本身始终只是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它的媒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完成各种转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 108 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 2 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389—397 页)。在这里和在后面类似的情况下,某些字句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了修改,或者是为了使俄译文更准确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劳动力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媒介作用的买卖行为。

因此,各个单个资本就其总体、就其结合为社会资本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资本本身的循环;(2)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本身也包括在资本的流通中,因为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的循环同样也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包括工资的支付,但是这种工资耗费在商品购买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

节,虽然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册,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的行为,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来分析。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客观存在的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曾经更详细地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卖行为。

在本册的第一章,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册所考察的劳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章³⁴,资本的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资本的周转来考察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各种情况。我们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章主要是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而第二章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

指《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编者注
见本卷第7—98页。——编者注

行职能。特别是货币资本表现出一种在第一册里没有谈到的性质。在这里揭示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更新,以便使一个定量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131]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也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资本的流通、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章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在这里研究一下。

货币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指出过货币资本的两个方面。

(1)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

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2)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既定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任何条件下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的)数。为消除流通的停滞所必需的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关于(1)。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流动资本恰恰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

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

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

但是正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生产本身的规模,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生产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量,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

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削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的加强而增加,那么,它也不是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对原有劳动力在内含方面或外延方面的使用不同,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和体现在其中的生产出来的价值产品增加了,而货币资本没有增加,没有必要使用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么,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简单地说是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使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无须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这取决于使用它们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不太聪明的凯里算出,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土地具有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提从土地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按照整个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成一个现代的美国机器工人所

花费的劳动,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把投在土地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化为货币的劳动计算一下,那么,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额的利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社会的角度看,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当然首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撇开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即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这种情况)。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预付大量单个货币资本。关于这一点,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实现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付货币资本,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可以通过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章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资本。

[132]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

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一个由既定的价值额构成的资本,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等于一定的货币额——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价值量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么，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

关于(Ⅱ)。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购买(或生产)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相应地是一种削减。至于货币资本(它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部分地充当贮藏货币)，那么，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得，它大部分就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不能把这种货币资本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旧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为前提。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要的货币资本量也就有大有小。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说，或者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彼此不相等，或者流通期间的长短和劳动期间的长短不成倍数，——都会形成潜在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所决定，所以，不是由生产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限度。这个限制被信用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创造任何产品(有效用的);而另一些生产部门在一年间多次地或者不断地不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创造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在没有后者参加的情况下,前者按什么比例进行。象从前一样,在劳动期间短的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

这种差别是由特殊的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质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这里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得到的是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产品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么,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起初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一般来说,由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和这种预付的长期性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

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或其他等等——而消除。

第二种情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介(或一般来说,通过哪一种交易形式)取走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

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134](a)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 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

(a)从个人观点和社会观点 看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曾经指出,产品价值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个价值组成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另一个价值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并且体现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于是,假如所消费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的价值为400镑,预付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为100镑,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剩余价值量也是100镑,产品价值总计为600镑,即 $400c + 100v + 100m$ 。

假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再假定资本家出售这个价值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转化为总额为600镑的货币。对于100镑剩余价值的花费我们不感兴趣。等于400c的第一个产品价值组成部分,只是再现于产品中,而其他两个组成部分,100v和100m,则构成生产过程中新生产的价值产品。然后,由于购买生产资料,400镑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现实要素,100镑由于购买劳动力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现实形式。在产品中,生产资本不复存在;它转化为商品,由于商品产品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态变化,由于

对这些形态变化起媒介作用的交换行为,它以其最初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商品形式必须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形式必须再转化为构成生产资本的生产要素。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要素形式(它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是以资本的流通过程行为为媒介的。但是,在考察直接生产过程时,这些行为只是被当作前提。对此我们没有详细论述。然而,一旦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论述时,一些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单个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它的运动不仅决定于它同社会总资本其他部分的社会联系,而且决定于它同整个商品世界,同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的生产消费过程,而且包括社会的个人消费过程)的社会联系。例如,价值 600 镑的产品——500 镑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必须转化为货币,即必须作为商品出售。商品是应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还是作为生产已经完成的或生产没有完成的劳动资料,或者是作为生产出来的材料,进入生产消费,也就是说,充当构成其他资本的物质因素,这取决于该商品的实物形式。

从产品的实物形式来看,例如,产品是奢侈品。虽然这个 600 镑的商品资本中, $\frac{4}{6}$ 即 400 镑,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只代表他的不变资本的商品形式, $\frac{1}{6}$ 即 100 镑只代表他的可变资本的商品形式,但是很清楚,从社会观点看,这个商品形式的资本既不构成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也不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充当生产资料,也不能充当必要生活资料。在研究开始时,我们遇到另一个严重得多的困难。体现 600 镑产品的商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物形式,产品价值的 $\frac{4}{6}$ 都等于 400 镑,也就是产品的不变价

值部分(在生产产品时损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再现于产品中。产品的这个不变价值部分,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并不是真正地再生产出来。它不构成新价值产品的部分。(见第1卷第174页:“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值。”)一旦产品转化为货币,它的不变价值部分(在这里等于400镑)就进行向新的生产资料的再转化,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应该补偿旧的、在生产过程中磨损了的生产资料。但是,用来补偿已损耗的不变资本的这些新生产资料的价值,肯定不是仅仅由再现的价值组成。另一个困难:我们看到,每个工作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可以把社会的年劳动看作一个工作日。如果我取全部工作日的的一个平均量,那么我们首先就会得出一个算作社会平均量的单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乘以全年中每天使用的工人的平均数,就得出社会工作日。最后,这个社会工作日乘以全年工作日的平均数(按照我们的假设,它的长度是10小时),就得出表现为一个社会工作日的全部年劳动时间。例如,平均社会工作日为10小时。全年同时按10小时工作的工人的平均数为500。于是,一个社会工作日就是 $500 \times 10 = 5000$ 小时。最后,一年中做满的平均工作日数为300;于是,年总劳动就表现为一个长度为 5000×300 小时 $= 500000 \times 3 = 1500000$,即表现为一个1500000小时的工作日。如果现在剩余价值率为100%,那么这个社会工作日就等于75000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750000小时剩余劳动。象每个单个工人的工作日一样,这个社会工作日只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

余劳动组成,只由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组成。那么不是为生产工资或剩余价值,而是为生产补偿一年中所损耗的、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新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那里呢?

在第1册中已经谈到(第574、575页),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如果从社会的观点而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考察总商品产品,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个价值部分,就象纯主观的幻象一样完全消失了,而且斯密把这个教条遗留给他的所有门徒。为了向读者说明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先来看亚·斯密本人是怎么说的。

[135]“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之一,或三者全体,即分解为地租、利润(包括利息)和工资;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

“例如,在谷物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斯密在这里给劳动者和役畜定出同样的作用,并且同样地向他们“支付”工资,这一点看起来是天真的,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第1篇第6章)

在后面的第三册里,我们将考察亚·斯密以他自己的分析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648页。——编者注

式对商品价格进行的分析,即对商品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进行的分析。而为了便于我们的研究,应该把商品价格的形式归结为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利润(利息)和地租——这只是剩余价值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名称。因此,斯密对价格的分析归结为价格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构成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归结为两个。他所谈到的并且使之等于零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产品中等于转移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价值部分。

于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这样阐述问题,产品价值存在于三个组成部分之中:补偿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不变资本价值)的价值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工资)的价值部分,最后是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例如,谷物的价值对单个租地农场主来说分解为:对已损耗的农具和役畜的价值补偿、工资和剩余价值。(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土地所有权的地租。)但是从社会观点看却不是这样。单个资本家本人认为是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东西,对另一个资本家来说,是作为由工资+剩余价值这两个要素组成的东西存在的。虽然对另一单个资本家,例如租地农场主向他购买农具和机器的那个资本家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于这位生产农具和机器的厂主来说,他的产品——例如播种机——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时损耗的机器、消耗的煤、原料(铁、木材)等等的价值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由资本的不变部分、可变[部分]+剩余价值组成。但是在另外某个地方,机器制造业中所消费的机器、煤、原料等等的价值,仅仅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虽然如果我们考察生产蒸汽机、或生产铁、或生产煤的单个资本家时,情况又不是这样;等等。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在他的例证中,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费的饲料被看成役畜的工资,役畜本身则被看成是雇佣工人;因而雇佣工人也只不过被看成是役畜。)

总之,对每一个单个资本来说,产品价值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的资本价值+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而对社会资本来说,总产品价值只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论证如下: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或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那么,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第2篇第2章)

因此,从每一个单个资本的观点看,产品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 $c+v+m$,而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总年产品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 $v+m$;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对每一个单个资本来说商品产品的价值分解为 $v+m$,而社会商品量的价值只不过等于组成这个量的单个商品的价值总额。

不过亚当·斯密必须说清楚,社会商品价值,或社会总资本生产的年商品价值,怎么能够不同于单个商品价值,也就是说不同于单个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而对每一个单个资本家存在着的价值组成部分,一当我们考察这些资本家的总数时,这个部分怎么就

不存在了(不如说,甚至消失了),也就是说,从社会资本观点看它怎么就消失了。他是这样论证的:现在作相反的假设,即如果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问题,要消失的那一个价值组成部分,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他不承认一开始曾设想:商品价值的社会构成和单个构成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或想象的矛盾。相反,他认为对于每一单个资本家是正确的事情,对于他们的总数即社会资本也必然是正确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宁可说由于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对于单个资本存在,所以它对于社会总资本也存在。[136]正因为如此,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发现了

“逻辑的实际表现”³⁵!

我们认为,斯密把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这是一种轻率的概念。它的作者安慰自己说,如果价值的这种分解不是“直接”发生的,即在考察某一单个资本从而考察单个产品时发生的,那么“最终”这种分解仍然必定是正确的。商品价值如此“最终”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这完全是用无限的进程来聊以自慰的随意设想。资本A的产品包含着等于转移到该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但是这个消费了的不变资本是资本家B的产品,他的生产资料又是资本家C的产品,依此类推。包含在年产品中的社会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最终必然会在某个资本家X手中完结、消失。把问题从A转移到B,从B转移到C,从C等等一直转移到X,从而把问题越推越远,直到我们的视线达不到的远处,这种做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样,A、B等等手中的产品价值,我们也可以从一开始就假设,它分解为即直接分解为工资+剩

余价值。我们看到,斯密进行论证的全部进程只不过归结为,在最后直接假设最终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他的论证的进程是,最终假设的情况与他曾直接假设的情况正相矛盾。

施托尔希接受亚·斯密的这种概念,把由工资和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总额构成的这种价格称为必要价格(*prix necessaire*),他说:

“用在材料、原料和成品上的流动资本本身 < 可见,这就是由辅助物质、生产材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生产材料本身包括半成品 >,是由商品构成的。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商品的总体时,把这部分流动资本算在必要价格的要素内,就是把同一个东西计算两次。”(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0页)

这里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计算两次”。很清楚,例如,纱是生产麻布的原料,虽然纱的价格构成织布业主的一部分不变资本,但是从社会观点看,纱的价值中包含的工资不可能支付两次,即从织布业主的角度看作为原料(或更确切些说,原料的一部分)的价格支付,从纺纱业主的角度看作为工资支付。对社会来说,这部分价值是工资,尽管它表现为织布业主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这只是证明,从社会观点考察的价格,不同于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考察的价格,但是决不证明斯密对价值的分析是正确的。

接着,施托尔希说:

“不错,工人的工资同企业主利润中由工资(如果我们把工资当作一部分生活资料来看)构成的部分一样,也是由那些按市场价格购买的、本身包含工资、资本利息、地租和企业主利润的商品构成的…… 这种看法不过证明,要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同上,注)

例如,假定按斯密的意见来分解价格,就应该认为,纱的价值

由工资 + 剩余价值组成。如果撇开货币形式,那么工资就由商品组成,而这些商品又由工资 + 剩余价值组成。这个问题本来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这里有两个情况。第一,用商品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然后又用劳动价格决定商品价格,这是循环论证。第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第1卷第187页及以下各页),虽然每一个个的局部的产品(商品部分)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 $c + v + m$,但是,另一方面,产品作为整体可以分解为:价值只等于 c 的一部分产品,价值只等于 v 的另一部分产品,价值只等于 m 的第三部分产品。在那里(在第1卷),这是用来说明每一个个资本的产品价值的。这样一来,对于社会资本来说,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经济学家既然不能说明单个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这种价值分解,当然就更不能说明社会总资本的这种价值分解。

施托尔希说,不能把流动的不变资本计算两次,这句话只不过是斯密原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种说法是为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 + 剩余价值并摆脱从社会观点计算不变资本(在这里是流动的不变资本)的必要性所需要的。例如麻布的价格。这个价格从一开始就包含从事麻布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工资 + 剩余价值。此外还有等于纱、煤等等、所使用的机器和厂房等等的价值的不变资本部分。构成织布业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所有这些商品的商品价值又分解为工资 + 剩余价值 + 不变资本部分。在考察体现在麻布中的全部社会产品部分时,不能对其中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总额计算两次(既作为纺纱业主、亚麻种植业主、煤矿业主、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又作为织布业主的不变资本价值进

行计算),这是很清楚的。对包含在总产品中的同一些价值要素,即工资和剩余价值,不能计算两次(更确切地说,重复计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全部价值产品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或者说全部不变资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算数了。无论如何,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从社会观点看的不变资本,不可能由从各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表现为不变资本的所有那些资本部分的价值总额构成。

[137]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斯密的分析。

所有商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地租,即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

商品产品的价格中等于工资的那个要素,只不过是处于商品形式中的可变资本,它是由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并且由工人把它作为工资花费。这就是商品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以便不断作为可变资本重新预付款出去的那个部分。

商品价格按成分来说等于工资+剩余价值,即等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不构成预付资本的任何部分,不构成资本预付的任何部分。确切些说,这是新的价值产品,它作为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被生产出来。这一点首先对于社会剩余价值中由每一单个资本为自己生产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说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单个资本家支付他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他的不变资本不断反复地体现在这些生产资料中。

这个价值也包含着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也就是年社会价值产品,——那么很清楚,剩余价值不可能被“计算两次”,对于每

—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不可能超过社会资本中他所预付的那个部分而形成余额,总之,它不可能既形成剩余价值,同时又表现为社会总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不管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事情是怎么样的,社会年产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不形成社会预付资本的任何要素。

如果从社会产品价格中预付资本或资本要素的观点看,公式分解为:

工资 + 剩余价值 =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分解为:

可变资本 + 0,或 { 因为剩余价值不是预付在
分解为可变资本 { 社会资本生产上的部分。

或者,从社会观点看,全部预付资本直接地或最终地归结为可变资本,归结为预付在购买劳动力上或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

这就是斯密的价格分析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的直接说法的另一种表述。他说,第四部分,即花在生产资料上的部分,只是在主观上(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才形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在社会方面不是这样,因而,不变资本价值,作为特殊的价格形成要素,并不包含在商品中,因而,不变资本价值,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并不预付在商品生产上。

虽然亚·斯密在这一点可能导致荒谬看法的地方忘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个部分,始终只直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它只支付生产劳动者的工资……一个人无论把自己的哪一部分基金用作资本,他总是希望这部分基金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因此,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为资本家执行了资本的职能之后,便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第2篇第3章)

换句话说,全部社会预付资本由可变资本组成,即由这样一个价值额组成,它只有在资本家用它购买劳动力时才为资本家执行资本职能,然后转化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或者说,由生产劳动者用来购买必要生活资料。

亚·斯密是在考察资本积累那一章里指出这一点的。在资本积累、资本新形成时,情况确实是这样,这时资本的最初职能和生产方式、资本的真正实质暴露出来。这里我们在资本的原初状态看到这种情况。新形成的资本所具有的情况,对于原有资本也是正确的。那里所看到的东​​西,只是这里大部分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按照亚·斯密的意见,现在资本的预付实际上可以只由可变资本的预付组成,所以积累实际上就把这个资本归结为每年生产的财富中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花在工资上的那个追加部分。

“一年内节约下来的东西,象一年内支出的东西一样,照例是会被消费的,而且在同时被消费;不过,它是被另一些人消费的。富人一年内支出的那部分收入,大多数情况下由无用的食客和家仆消费,这些人决不会用任何一点东西来补偿他们的消费。富人一年内为获取利润而节约的那部分收入,直接作为资本使用,消费相同,时间也几乎相同,但由另外一些人消费,由农业劳动者(labourers)、工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labourers)相对而言的工业劳动者(manufacturers)和手工业者消费,他们把自己一年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同上)

在第1卷第574—575页,我们已经指出过,亚·斯密把生产劳动进行消费和生产劳动者消费财富混为一谈,而由于生产劳动进行消费,每年生产的财富中的追加部分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此作为资本积累;这样一来,全部积累就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追加使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6—647页。——编者注

用，——然而这完全符合斯密的前提的概念，即全部预付资本从社会观点看直接地或最终地就是预付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就其总体来看仅仅由可变资本组成。

[138]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这种积累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

事实上，李嘉图乐于接受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由工资 + 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组成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是，1. 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

2. 实际的向前推进：李嘉图把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些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价值各组成部分的量的总额是既定的。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在他那里，工资、利润等等是事先假定的，因此价值量是事后由它们相加得出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

（拉姆赛所说的同其他资本相区别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即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拉姆赛，同上，第174页注）

拉姆赛顺便说道：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本页末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2—433页）。——编者注

“价值取决于(1)任何商品(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量。(2)取决于这种劳动的产品的一定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量的增长,但不构成维持工人生活的资料这样一种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同上,第59页)

第二点意见很重要。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或以价值或以实物形式,加入用于消费并且本身形成社会年收入的商品产品量,即使这一部分,在一定的“持续时间”也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不管我们怎样考察问题,——是从个人观点考察,还是从社会观点考察,——这一“部分劳动产品”(虽然它后来构成消费基金要素)在一定的时间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这个部分还必须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因此,社会劳动产品的一定部分虽然转化为适于消费的商品,但始终要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这就是A部类³⁶(我们以后要对它进行考察)的不变资本。

约·斯·穆勒先生自然是以其特有的学究式的妄自尊大重复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资本家用于生产的费用……由支付劳动的工资构成。直接付出的工资占每个资本家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其中包括用在材料、工具和建筑物上的费用。但是材料和工具是由劳动生产的;因为我们所假设的资本家不是代表单独一个部门,而是代表全国生产工业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自己生产工具,提供材料。他借助预支的费用完成这件事,这些费用也全是由工资构成。如果我们假设他不生产而是购买工具和材料,那么事情也不会有变化;他补偿另一个生产者所支付的工资。不错,他补偿给他的还有利润,如果他自己生产这些东西,他自己就会获得这部分费用的利润,就象获得其他部分费用的利润一样。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材料和工具直到成品,全部费用仅仅只由工资构成;例外的只是参加进来的资本家中的那样一些人,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到工序完成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润。最终的产品中不构成利润的那一部分,全都是对工资的补偿。”(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大众版第253页)

事实上,约·斯·穆勒先生在更早的一部著作中就企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和解释斯密的以及李嘉图的理论。为了便于计算等等,他在那里曾假设,由于某种发明,种植谷物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不需要固定资本和种子了。(《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100页])

(资本家必须象其他任何不是资本家的商品生产者一样支付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至于这种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无酬劳动,也就是由剩余价值组成这一事实,丝毫不会使这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因而也不会使资本家必须支付这个价值这件事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认为,资本家由于必须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价值,即他的资本的现实要素的价值,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所以他由此也会提供剩余价值流通所必要的货币。于是,一个资本家为支付不变资本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同时对另一资本家来说(其实在每一个场合,情况看来也是这样)就表现为他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例如,织布业主购买纱、机器、煤等等。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中也包含着剩余价值。这些货币由织布业主作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形式预付出去或投入流通,但是,同时这些货币把生产纱、机器、煤等等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再去购买个人消费的麻布,这些货币又可以实现织布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就他个人来说,不能把他预付在不变资本上的并且由于出售商品而不断重新流回他手里的那些货币当作收入花费;他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货币当作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对于单个资本家的总数,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正确的。由此产生出全部的混乱。构成不变资本——不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

是全社会的——的商品量的价值，就象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一样，可以分解为资本的不变部分 + 资本的可变部分 + 剩余价值。（但是这也适用于单个资本家的每个局部产品，特别是当他的产品由离散的产品，如谷物、机器等的量构成时，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来说，这是孤立的社会的局部产品。但是，如果从一部分产品的角度看问题，那么这个 [外观] 就会消失。以不变资本形式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买卖在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商品量，只是社会商品量或年产品的一部分。作为这样一个特殊部分，它只不过是社会不变资本价值的实物形式。这个商品量既不包括工资花费在上面的商品量，也不包括剩余价值花费在上面的（或在其中得到实现的）商品量。它的价值——就是社会产品价值减去工资价值，再减去剩余价值。

[139] 可见，必须预付在构成不变资本的那部分社会商品量的流通上的货币，并不预付在构成剩余价值的商品量的流通上，同样也不预付在构成工资的商品量的流通上。关于这一点应该在后面比较详细地叙述。）

约·斯·穆勒先生又说：

“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时间持续的意思。这是斯密的“最终”这个词的穆勒式的文雅的代用词，它是同“直接地”一词相对而言的，资本本身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³⁷

前面我们说过（第 1 卷第 553 页）：

“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如果资本家每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22 页。——编者注

年消费剩余价值,就象剩余价值每年被生产出来那样,那么资本家就是把它当作收入来花费。这是他的产品价值中每年他可以作为私人消费者花费的那个部分。相反,如果他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如果他把它投入资本,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叙述的斯密的理论,这也丝毫不会改变这部分产品的消费性质。区别只在于,资本家让其他人——不是家仆而是生产工人——消费掉这部分产品。

至于这种剩余价值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以生产资本家的利润的名义,另一部分以借贷资本家的利息的名义,第三部分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名义,被装入私囊和消费掉,这完全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全部年剩余价值仍然表现为资本的年收入,并且作为这种收入可以被非生产地消费掉。

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斯密的分析),是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从而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即同劳动力进行交换的实际商品(而不是这些商品借以预付出去的货币形式),不论是它的价值还是它的实物形式,实际上只不过是工人本身每年以实物形式和按价值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商品量。这个部分作为可变资本进行预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表现形式。因为这部分年产品或年产品价值是劳动力的周期果实,每年由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消费,所以即使它在资本家手中不构成任何预付的可变资本,它也可以看作是工人的年收入。这种收入分解为工人每年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和其他生活资料。

可见,由于每年生产的社会产品的价值等于: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 等于工资 + 剩余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可以非生产地消费,可以加入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

消费。年总工资构成工人阶级的年收入,这个收入的价值可以在一年中以价值相等的一部分年产品的形式被消费掉。年总剩余价值构成资本家阶级的年收入,资本家阶级每年可以用这个价值购买和消费年商品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

总之,每年生产的商品量的价值等于
工人工资的价值 + 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
等于工人阶级的收入 + 资本家阶级的收入。

这两种收入的总价值等于每年生产的商品量的总价值。一个总价值抵补另一个总价值。因此,每年生产的商品量可以作为收入花费和消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更确切地说,一国的或国家的年总生产归结为年收入,即归结为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的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和等于每年支付的工资总额的工人阶级的收入。因而,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会进入社会成员的年个人消费。

亚·斯密反对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种必然的结论。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让·巴·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亚·斯密在第2篇第2章先引述自己的理论,即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工资 + 利润 + 地租),然后接着说:

“这个年产品‘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劳动的工资,资本

本段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3页)。——编者注

的利润或地租” ,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 ,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 ,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 ,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

可见 ,全部年产品归结为收入 ,可以由相应收入的所有者消费。亚·斯密从正确的运用自己的价格理论一下子转到相反的论点。转变是通过不正确的举例、直接的歪曲进行的。

“虽然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总价值这样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分配 ,构成他们的收入 ,但是就象我们把私人地产的地租区分为总地租和纯地租一样 ,我们也可以对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收入作这样的区分。

私人地产的总地租包括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一切 ;纯地租则是扣除管理、修理的开支以及其他一切必要费用之后 ,留归土地所有者的东西 ,换句话说 ,是 he 不损及自己的财产而可以归入用于直接消费……的基金的东西。” (第 2 篇第 2 章)

亚·斯密通过把年产品总价值归结为工资 + 剩余价值 ,或象他说的 ,归结为工资 + 利润 + 地租 ,从而把社会的年总产品归结为社会的年收入 ,也就是归结为一年中必须消费的产品。然后他企图借助于某些实际上是荒谬的作法 ,用“收入”一词来摆脱这种伤脑筋的处境。

这里以单个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为例 ,因为地租构成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而且本身构成分解为收入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现在在这个例子中必须说明 ,收入并不分解为收入 ,这一点对于单个土地所有者就象对于社会一样是不正确的。但是怎样证明这一点呢 ? 借助于荒谬的概念混淆。

[140] 第一个歪曲 : 假设资本家 (租地农场主) 提供进行耕作所需要的全部资本 ,也包括建筑物等等。资本家为进行修理 ,一般来说为补偿所消费的不变资本 ,维修他的农具所花费的那部分产品价值 ,不形成他生产的剩余价值或他的收入的任何一部分。这

部分价值形成补偿生产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如果不是租地农场主，农业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提供这部分不变资本，并且必须使它得到补偿，这一点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不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这种产品中必须用于修理费的那部分价值，不构成剩余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但是构成补偿一部分不变资本的那个组成部分。这部分产品价值不构成地租即剩余价值的任何部分（斯密把地租只看作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只具有属于地租的外观，因而构成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因为租地农场主并不直接用它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而是把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后者为租地农场主补偿这部分不变资本。补偿不变资本的这部分产品价值是由A花费，还是由B花费，这绝对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这部分价值照旧不构成收入，而构成补偿不变资本 [的基金]。亚·斯密企图这样掩盖这个伤脑筋的事实，他先让租地农场主把产品价值的这个不变部分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然后让土地所有者再把它偿还给生产基金：也就是说，斯密让土地所有者不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与租地农场主相结合的资本家。如果租地农场主有合伙人，并且把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支付给他作为维修建筑物等等的费用，以便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难道这部分价值会因此而成为某人的收入或剩余价值的一个部分吗？

第二个歪曲。但是，亚·斯密并不满足于这种虚假的搪塞之辞，他又谈到了单个土地所有者从自己的地租中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比如说，土地所有者必须向为他收租的地产管理人支付工钱，向对他的地产实行抵押借款的资本家支付利息，向国家缴纳税款。所有这些同样构成这位善良的土地所有者的纯收入的正当扣

除。但是这绝对不会使下面这件事发生任何变化,即作为地租支付给他的那部分土地产品价值,构成由他、他的管理人、他的债权人以及国家作为收入进行消费或可以进行消费的剩余价值。至于剩余价值起初由A得到,但并不全部留在A的口袋里,而是必须同B、C、D等等分享,这一点与这个剩余价值的经济性质没有任何关系,不管从剩余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还是从它形成收入来看,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亚·斯密说“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³⁸——他现在开始精力充沛地进行论述,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里他所指的正是每年生产的商品资本中必须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

“构成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同上),

就是说,从社会观点看,这个部分任何时候也不会分解为剩余价值或工资,同样,

“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不是总收入或纯收入的部分”[第2卷第272页]。

亚·斯密只把产品价值中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看作补偿不变资本,因而既不解为工资也不解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解为任何人的收入的价值部分。这种情况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只要产品价值有一部分分解为不变资本价值,而不解为工资,不解为剩余价值,有这样一个结果就够了。斯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所做的区分,只是为了对与他的价格分解相矛盾的这个结果进行辩解,对他和他自己相矛盾进行辩解。总收入——这是完全不能说明总商品产品的词句。至于这个总商品产品的价值分解,——不是

分解为收入，——这在总收入价值大于纯收入价值这句话中已经说出来了。如果纯收入指的是剩余价值，那么这就是说，总产品价值分解为补偿不变资本所需要的东西 +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等于纯收入。如果说的是产品中什么部分分解为收入，那么可变资本也分解为工人的收入，结果是，产品价值分解为生产产品时损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 + 收入（等于工资 + 剩余价值）。

亚·斯密不敢做，而他的庸俗化者让·巴·萨伊敢于去做的，就是从斯密的价格分析得出逻辑的结论。他直截了当地说，从社会观点看，总收入和纯收入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全部社会产品分解为收入，每年由工人当作工资，由资本家当作利润，由土地所有者当作地租，全部用掉。

“一个人拥有一万法郎收入并且把它们全部吃光，——是否因为他把收入全部用掉就应该把他看作是没有收入的人呢？”

纯产品只能和私人利益有关系，“每一个企业主从局部出发，可见这种事纯粹是主观的，把他所得到的东西扣除他所支付的东西以后的余额看作纯产品；然而他所支付的东西，他预付出去的东西，对接受他的支付的人来说是纯产品。呢绒厂主向农民购买羊毛：付出的价值对他本人来说是预付，对农民来说是利润，是农民收入的一部分。农民又只把他所得到的东西，他的返回来的费用看作纯产品；而他的费用本身又构成某人的收入——例如他的耕地人，他对后者的劳动进行支付。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64页）

[141]由此可见，由于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分解为工资 + 剩余价值（分解为工资 + 利润 + 地租），而且每一个价值组成部分都构成工人、资本家或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资本家的预付可变资本分解为工人的工资，从而分解为收入，所以社会总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各

种收入 ,因此可以在一年中进行消费。

至于价值的不变部分 ,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年产品价值中构成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 ,则只是主观的假象 ,只有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才是真实的。所以 ,充当一个人的不变资本 ,总 之是充当资本的东西 ,事实上是另一个人的收入——这句话从那时起在庸俗经济学中处处可见。

最后 ,虽然当考察每一单个资本家时 ,所生产的价值产品只等于工资 + 剩余价值 ,而且与产品的总价值不相符 ,后者还包括这一资本家所使用的、所消费的、但不是年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但从社会观点看 ,资本家阶级每年生产的价值 ,与产品总价值 ,与物化在社会年产品中的价值是相符的。因此资本家阶级可以用等于工资 + 剩余价值的价值购买社会年产品。

“要完全了解这种收入 ,就必须注意 ,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各种人的收入 ,因为任何产品的总价值 ,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 工资在这里正是叫做“勤劳者的利润” 相加而成的。因此 ,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 ,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同上 ,第 63 页)

顺便指出 ,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斯密的价格分析导致这个真实的、从他的观点看是必然的、但显然是荒谬的结论 ,这种分析很自然地引起了相反的意见 ,这种意见恰恰来自把斯密教条当作基础的人 ,这个人在这个基础上声称对商品价格的任何确定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施托尔希。

“让·巴·萨伊先生断言……一国的收入等于它的总产品 ,也就是说 ,从收入中没有给生产费用留下任何东西…… 很明显 ,年产品的价值一部分分

解为资本，一部分分解为利润。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家所需要的产品，也用来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28、134—135页）

“我们要问，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的家庭（我们在俄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其收入是否等于这个家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总产品？难道一家人能够住自己的粮仓和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同上，第135—136页]“萨伊把总产品看成社会的收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可以把等于这个产品的价值消费掉。”[同上，第45页]“一国的纯收入，不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消费了的价值总额的余额构成，就象萨伊所描写的那样，而只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为生产目的而消费了的价值总额的余额构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消费这全部余额，那么它就是消费自己的全部纯收入。”[同上，第146页]“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而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即不变资本，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由工人作为工资，因而作为收入消费，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不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同上，第147页]“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即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同上，第150页]

可见，施托尔希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起来的，而按照这种分析，每个商品的价格等于工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35页止由恩格斯基本上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4—439页）。——编者注

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有科学意义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观点。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不正确的。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142](b)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A)假定没有货币流通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形成它的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社会产品中补偿资本,即加入生产以及再生产的那些部分,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些部分,就是说,既包括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也包括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这种消费既包括商品世界的再生产,也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这些阶级的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第三个流通公式:

$W - G - W + W - P - W$,特别是由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我们应当从 W 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形式补偿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以货币形式补偿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然后通过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客观的东西,那它们就同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产品一样,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部分存在,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和物质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如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不会有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虽然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不再和他们各自预付的资本成比例,不再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至于价值革命,那么,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例

如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得到证明,那么,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作为这种或那种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

最后,为使问题简化成它的最简单的情况,一开始就必须完全撇开货币流通,就是说,也撇开资本的货币形式。流通的货币量显然不构成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它是保证这些产品的流通的。

因此,如果说的是总产品价值分为不变价值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只有在撇开货币流通来考察问题之后才会看出,以货币流通为媒介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我们的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需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需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必定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范围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产

品的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社会总年产品分成两大部类:(Ⅰ)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Ⅰ)消费资料的生产

直接提供消费资料——食物、衣服等等的所有生产部门,从社会观点看,构成一个单一的生产部门,构成一个种类(虽然它由极其不同的种和亚种组成),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全部资本,从社会观点看,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单一的大部类,形成社会资本中用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部分。

这个资本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它所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它所雇用的全部工人的工资价值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的,即由它所推动的活劳动本身构成的。

第二,这个资本分成不变资本,它等于为生产生活资料而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资料一方面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劳动工具、容器等、建筑物、役畜等等,或分成流动不变资本,由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组成的生产材料。

至于年的(一年中生产的)总商品产品,它的价值由下列部分组成,第一,一年中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第二,等于所使用的劳动力或可变[143]资本的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即体现了一年中所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可见,为生产生

产资料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产品价值、消费资料价值的一部分,并作为这样一个部分再现出来。然而,不论是劳动力本身,即工人,还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都不作为商品产品的一个部分再现出来。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活劳动,只属于生产过程。它消失在自己的结果即产品中。它只是在资本的生产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作为资本的,并入资本的动力,发挥作用。它不构成资本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任何要素。但是另一方面,必须以资本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雇佣工人为前提。否则它就不能把劳动力并入自身。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不论是商品(本来意义的)还是工人,都是过程的产品。因为工人通过消费他们得到的那部分消费资料而保存和再生产自身,并且象我们还在第一卷³⁹所指出的,由于过程的全部机制的作用,这些工人最终仍然作为雇佣工人出现在市场上。可见,如果考察全过程,事实上工人,即作为雇佣工人的工人,会象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一样地被再生产出来,作为资本被再生产出来。但是,工人就象他们的劳动本身一样,不是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价值是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

商品产品——消费资料——的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生产它们时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包括生产它们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全部价值。生产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全部被消费,所以它们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上。但是固定不变资本只有一部分被消费。因此,[只有]这部分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产品上。另一部分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照旧存在,并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减少了。如果我们考察产品价值,那么这部分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了。这个部分是独立于这个新生产的商

品价值以外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它存在着,继续与新生产的商品价值并存。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指出过(《资本论》第1卷第179页及下一页)。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我们在这里对它的考察一开始不谈货币流通,从而也不谈货币资本,这时产品——商品——价值的这种演绎(抽象)已经不够了。如果我们考察单个资本的年商品产品,那么为生产年商品产品所使用的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不仅仅等于实际上以实物形式被补偿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它等于固定资本的年平均损耗,固定资本必须这样得到补偿,即在它的整个生命期满后,例如20年后,它能够以实物形式全部得到更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价值的 $\frac{1}{20}$ (等于1000,如果固定资本的价值例如是20000的话)是否每年用于实物形式的替换,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在解决一年中消费的资本怎样能够由商品产品来补偿这个问题时,一开始考虑的只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中必须以同种新物,即以实物形式,部分地或全部地实际进行替换的那一部分。应该指出,下面对年价值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一部分)进行的考察中,设想的是转移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固定部分,只等于固定资本价值中为了能够以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再生产而必须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的那一部分。

我们假设,预付在社会生活资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等于400镑。这400镑在这里等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必须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以便在下一年再生产过程得以重新开始。设可变资本等于100镑,也就是说,这是生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8—239页。——编者注

产这些生活资料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最后,设剩余价值率等于100%,因而,等于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量将是100镑。

在这个假设中,产品的年价值,即一年中社会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600镑,即 $400c + 100v + 100m$ 。这全部产品以消费资料的,即可以进入社会消费的商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按照我们的假设,它们实际上也进入社会消费,因为我们的前提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前提是工人消费全部工资,资本家消费全部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先考察产品的 $\frac{1}{6}$,它等于100镑,即等于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等于体现年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那么这个部分全部由资本家消费,并且它象这种社会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以它可以直接进入消费的形式存在。它一部分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在这里,从社会角度进行的考察和从单个资本的角度进行的考察,区别只在于:生产某种生活资料的单个资本家,以他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只消费自己剩余价值的某一部分,也可能完全不消费。他以各种并非他自己生产的商品量的形式消费这个部分,这种消费——他的剩余价值在整个一系列消费资料中的这种实现——对他来说,第一以出售他的产品为媒介,第二以花费货币为媒介,这些货币在购买他的各种消费资料时抵偿包含在他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相反,如果考察生产消费资料的整个部类的资本家,那么很明显,他们全体直接消费掉他们自己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的价值等于这个总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个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全体资本家共同生产的剩余价值100镑中所占的份额,从总剩余价值中抽出必要生活资料 and 商品,而且,当然会发生每一单

个资本家提供给消费基金的商品和他从这个基金中为个人消费抽出的商品之间的换位,以及这些商品的所有者的更换。

(I)的商品产品中价值 100 镑的这个 $\frac{1}{6}$,前面已经说过,由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组成。如果我们考察形成这个量的所有单个商品的价值,那么这些独立的商品本身中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归结为 $c+v+m$ 。这就是说,它们的价值一部分由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另一部分由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组成(这个价值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可变资本,或工资),第三部分由剩余价值,由体现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组成。但是,因为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 100 镑,就是说,等于总产品中体现一年中付出的全部无酬劳动的那 $\frac{1}{6}$ 价值,因而等于总年产品中(I)这个部分包含的剩余价值,所以在(I)中的资本家阶级可以把 100 镑的商品,即等于总产品价值 $\frac{1}{6}$ 的商品量,从总产品中抽出、取走,把它并入自己的消费基金。如果考察的不是单个商品本身,而是把它们看作价值等于总产品价值 $\frac{1}{6}$ 的局部产品,情况就会是,它们既不包含任何不变资本价值,也不包含任何可变资本价值。它们仅仅是剩余劳动的体现,因此,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移到总产品上的价值量,现在自然就集中在总产品的其他 5 个部分。(参看第 1 册第 187 页及以下各页)

总产品中价值 100 镑的第二部分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由在 I 中工作的工人阶级消费。在作为总产品价值一个部分的它的价值中,只体现必要劳动。虽然商品(主要是 I 的工人阶级从总商品量中得到的必要生活资料)由不变价值、可变价值和剩余价值组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247—248 页。——编者注

但是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 100 镑,就是说,等于商品量的第二部分价值,其中只包含工资(可变资本价值),或只体现必要劳动。

对于单个工人来说,他们消费的产品同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不相符合,或者只是部分相符合。而他们全体作为阶级共同消费的量,只构成他们共同生产的 [144]商品量的某一部分。

其次,在这里,当我们撇开流通过程的媒介来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必须指出,Ⅰ的总产品的一部分被抽出加入工人的消费基金,是同Ⅰ的资本家阶级的可变资本重新得到补偿同时发生的。

工人的个人消费同时就是他们个人本身的再生产过程或保存过程。个人消费保证工人不断存在和出现在劳动市场上。

另一方面,可变资本作为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就是劳动力本身。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补偿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他付出的价值等于体现工人必要劳动的工人产品的价值(表现在必要生活资料和其他商品中的价值)。借助于Ⅰ的工人阶级的年产品的这部分价值,资本家不断重新购买会生产这个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Ⅰ类别的工人阶级只是由于为了这个价值而不断向Ⅰ的资本家阶级让渡他自己的劳动力,才获得这些生活资料,才有可能在商品市场上购买这些生活资料作为自己的消费基金。因此,等于 100 镑 v 的这部分产品的消费本身包括:(1)这些商品的消费,它们离开商品市场,进入Ⅰ的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2)由于消费这些商品,工人本身得到再生产;(3)工人由于不断反复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他们生产的这部分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可变资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和被同一价值的劳动力所代替,他们发生再转化,并不断作为雇佣工人存在。工人的这种消费过程与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补偿或不断再生产同时发生,并

以此为条件。

I 的这部分社会产品,其价值等于 $100 \text{ 镑 } v + 100 \text{ 镑 } m = 200 \text{ 镑}$ = 总产品价值的 $\frac{2}{6}$, 因而它只是全部产品量的一部分, 价值为 200, 即总产品价值的 $\frac{2}{6}$, —— 这就是 I 的资本生产的全部年价值产品。社会总劳动或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一半体现为 100 镑, 即总产品价值的 $\frac{1}{6}$, 这部分价值等于生产这些产品时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 或者说, 等于整个社会工作日中形成可变资本的, 形成工资的, 换句话说, 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的价值的那一半。整个社会工作日的另一半由无酬劳动组成, 它体现在总产品价值中等于它的剩余价值的那个部分中。在等于 200 镑的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价值和剩余价值)中, 体现了整个工作日。此外, 在这个工作日中再不生产任何价值产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I 类别的商品(即一年中生产的社会消费资料)的总量是 I 在一年中使用的劳动的产品。如果把它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 这就是劳动的产品。正是由于劳动以其不同的形式—— 生产不同的社会消费资料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同构成生产的客观因素的生产资料相结合, 结果, 生产出 I 的年产品。然而, I 所使用的劳动的这个年产品的总价值, 不是这个劳动的价值产品。相反, I 的产品总价值等于 $400c + 100v + 100m$, 就是说, 它等于一年中新生产的价值或年价值产品 200 镑 ($100v + 100m$) + 400 镑价值, 这 400 镑不是 I 的工人在一年中生产的, 而是在他们的生产之前就作为他们消费的生产资料—— 他们劳动的客观条件—— 的价值而存在的, 即作为不变价值进入他们的劳动过程。这 400 不变价值在产品总价值的 $\frac{4}{6}$ 的价值中, 在 400 镑中再现出来。但是, 它不是以它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

本执行职能,因而能够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 400 镑不变资本的那种实物形式再现出来。现在它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就是说,它构成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等于这些消费资料总价值的 $\frac{4}{6} = \frac{2}{3}$ 。为了补偿预付的、消费了的不变资本,它必须从这种消费资料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现在它作为 I 的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存在,或者说,作为 I 的产品中价值等于预付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存在。这个不变资本作为价值在自己的产品中被替换了,但是这个价值是以商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这些商品不是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因而不是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所以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只有具备这种补偿条件时,再生产才是可能的。因此,现在我们还必须考察社会年产品的第二部类,生产资料。

(II) 生产资料的生产

假定预付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已消费的资本价值,即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 800 镑。

这里不包括(象在 I 中一样)以其实物形式继续存在的固定资本,也不包括固定资本中用于下一年的再生产而没有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价值。

假设在 II 这个生产部类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即一年中使用的并已消费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 200 镑。假设剩余价值率象在 I 中一样,是 100%;换句话说,II 的整个年工作日一半是必要劳动,另一半是剩余劳动。于是,剩余价值量将等于 200 镑。

因此,II 的总年产品价值等于 1200 镑,即 800 镑 $c +$ 200 镑 $v +$ 200 镑 m 。这个总产品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构成。II 的年产品这个价值中,只有 $\frac{4}{12} = \frac{2}{6} = \frac{1}{3} = 400$ 镑是 II 的

工人阶级生产的年价值产品 ;就是说 ,整个年工作日把价值 400 追加到产品上 ;这个工作日的一半是必要劳动—— 200 ,等于工资或可变资本的价值 ,工作日的另一半是剩余劳动 ,200 镑剩余价值因此 ,总产品价值 400 镑的一部分—— 1200 的 $\frac{1}{6}$,即 200 镑 ,由工人花费 ,另一部分即 200 镑由资本家花费 ,前者由工人当作工资花费 ,后者由资本家当作剩余价值花费。但是 II 的产品的所有要素都由不进入个人消费的生产资料组成。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同 I 的一部分产品相交换 ,I 的这部分产品等于 400 镑 ,代表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价值 ,但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实物形式(消费资料)而不能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于是 ,这里就发生 I 的总额为 400 的商品(消费资料)同 II 的总额为 400 的商品(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 ,I 的商品代表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价值 ,II 的商品分别代表它的生产者—— 资本家和工人—— 的剩余价值和工资 ,其价值等于他们生产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总额。通过这种交换 ,商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再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形式 ,即转化为 I 的这个不变价值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 ,这就是 I 的再生产的不变条件。

另一方面 ,由于同一交换 ,II 的商品产品中直接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即以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价值(工资) + 剩余价值 ,转化为 II 的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资料形式 ,即转化为他们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可以进行个人消费的实物形式。这样一来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另一个条件就实现了 ,这个再生产过程把消费过程当作自己的一个条件或自己的一个环节包括进来。

[145]其次 ,必须指出以下的情况。

II 的资本家阶级 ,象 I 的资本家阶级一样 ,把工人自己的一部

分产品交给工人,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对劳动力进行预付,从而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暂时还是把货币流通撇开不谈。)但是,Ⅱ的工人阶级必须用等于200镑的产品去交换Ⅰ的价值200镑的产品,以便能够消费它。

400镑产品部分(消费资料形式)的交换,对于Ⅰ类别的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只不过是它们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从生活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的产品的简单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这个不变价值部分能够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在Ⅰ中这种交换只从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出发。对他们来说,这是资本的交换。相反,对于第Ⅱ类来说,这种交换只是它的产品中价值由工资(即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那个部分的交换。对他们来说,由于这种交换,这个价值只是从其不可消费的商品的直接实物形式变为可消费的商品。

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好了Ⅰ的全部产品和Ⅱ的 $\frac{1}{3}$ 产品。

其中,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价值为600镑的Ⅰ的产品中, $\frac{2}{6} = \frac{1}{3} = 200$ 镑,由它自己的生产者,资本家和他们的工人消费掉,即转入他们的消费基金。Ⅰ的产品的 $\frac{4}{6}$ 或 $\frac{2}{3}$,由第Ⅱ类别的资本家和工人消费掉,即被他们的消费基金吸收。相反,Ⅱ的产品中,生产资料中,只使用了 $\frac{4}{12} = \frac{2}{6} = \frac{1}{3}$,即400镑。这个数额补偿了第Ⅰ类别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因而,在(Ⅱ)中还剩下 $\frac{2}{3}$ 的产品价值800镑。这个价值等于Ⅱ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Ⅱ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当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这个过程的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Ⅱ的那部分没有被第Ⅰ类别的资本家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留在Ⅱ的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等于他们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价值的 $\frac{2}{3}$ 。

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出售他的商品产品,或者说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了。然后,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的商品的卖者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一种它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而现在,这样假定就不行了。第Ⅱ类别的资本家包括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外,留在他们手中的800镑商品产品,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产品中已经不存在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Ⅰ类别的不变资本。第Ⅰ类别所有能够用来和第Ⅱ类别交换的东西已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Ⅱ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易解决。这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Ⅰ中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方面有所不同。在Ⅰ中,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可以由它的生产者本身消费。在Ⅱ中,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

容器、辅助材料、原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用Ⅱ的商品产品进行补偿，以便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在Ⅰ中，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它自己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而在Ⅱ中，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则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上消费掉。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进入个人消费，在后一种情况下，产品进入生产消费。第Ⅱ类别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在第Ⅱ类别的一部分商品产品= 800 镑中再现的，而且是以实物形式再现的，这种形式的商品产品能立即作为新的生产资本（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在Ⅰ中，600 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总额= 200），直接进入Ⅰ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面，这个商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 400），不能再进入Ⅰ的资本家的生产消费，而要通过和Ⅱ的交换来进行补偿。相反地，Ⅱ的价值为 1200 的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总额= 400 镑），不会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而是必须首先和Ⅰ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却处在这样一种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如果把第Ⅱ类别的资本家看作整体——能够直接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Ⅱ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例如，有若干被投入铁的生产，有若干被投入采煤业，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又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

这一点在本节完全应该提出来，实际上在第一节也应该提出来。

首先,社会资本,比如说1500(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不同的资本群;也就是说,1500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社会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按照它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承担的局部劳动的特殊性,而各不相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Ⅰ,也适用于Ⅱ,因此,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应该放在本节开头,资本分为它的两大社会类别的地方。

至于说Ⅱ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那么,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作产品生产出来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者,甚至进入这个生产部门的个别部分)。例如,谷物再进入谷物的生产,煤炭再进入煤炭的生产,铁再进入铁的生产(以机器形式),等等。

当构成Ⅱ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Ⅱ类别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Ⅱ的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Ⅱ的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Ⅱ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生产过程,但不是进入Ⅱ的这个部门,而是进入它的另一个部门。

[146]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Ⅱ类别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这

是Ⅱ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生产它们的场所,进入另外的场所。换句话说(例如和Ⅰ的剩余价值的情况相似),Ⅱ的每个资本家按照他作为这800镑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Ⅱ类别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类别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部门,因此,在这个类别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这个问题在后面应该作进一步的阐述。)

象在Ⅰ中一样,Ⅱ的总商品量(1200镑的存在形式)是这个部门一年中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然而只有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才是这个劳动的年产值产品。这个劳动体现在产品的 $\frac{1}{3}$ 价值中,即 $200v + 200m$ 。产品价值的另一部分等于800镑,因而还有价值为总产品 $\frac{2}{3}$ 的那部分产品量——这只是再现的价值,而不是Ⅱ在一年中生产的价值,因而,由于Ⅰ使用的年劳动已经处理完毕,这就不是社会年劳动生产的价值。年劳动的产品是产品本身,而不是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只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包含在Ⅱ的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是由Ⅱ的新劳动的特殊具体形式转移到Ⅱ的产品上的,因为新的(因此也形成新价值)劳动恰恰必须以具体形式添加上去,它就是以这种形式把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见第1册第[166]页)。

〔Ⅲ〕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
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把年商品产品的全部运动展现出来,我们就会得出:

(Ⅰ)价值 600 英镑的	
消费资料	
即:	400 英镑 _c + 100 英镑 _v + 100 英镑 _m
(Ⅱ)价值 1200 英镑	
的生产资料	
即:	800 英镑 _c + 200 英镑 _v + 200 英镑 _m

垂直的符号 | 表示产品进入本类别生产者的个人消费;斜的符号表示第Ⅰ类别和第Ⅱ类别的产品互相交换;最后,垂直的符号 | 表示产品用于生产它的那个类别的生产消费,即再进入本领域的生产消费。

或者也可以这样表示:

()	(Ⅰ)消费资料的生产: $C^{400} + V^{100} + M^{100}$
	(Ⅱ)生产资料的生产: $C^{800} + V^{200} + M^{200}$

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媒介作用,这个图式就在多大程度上包括这个过程。

在(Ⅰ)的 C^{400} 同(Ⅱ)的 $(V^{200} + M^{200})$ 进行交换之后, C^{400} 不仅象原来一样构成由消费资料组成的(Ⅰ)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而且以其原初的实物形式,以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在这种实物形式中它可以作为(Ⅰ)的生产资本的不变部

分执行职能,简言之,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资本的这个部分是不变的,它的价值再现于产品中,或转移到新形成的产品上。这个部分不是这一价值增殖过程的产物。但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它以生产资料形式,以劳动过程的客观因素形式存在,——同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劳动相对立。只要资本的这个部分不以这种形式存在,它就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执行职能。

另一方面,当这种交换完成以后,(Ⅱ)的 $(V^{200} + M^{200})$ 不仅作为Ⅱ的产品中体现可变资本价值或劳动价格和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存在,即不仅作为产品的部分价值存在,而且这两部分价值现在还以实物形式,以使用形式存在,采取这种形式,可以使工资用于工人的再生产,剩余价值用于单个资本家的再生产(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

Ⅰ和Ⅱ之间的这种交换,无非是形成社会产品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同形成社会产品中同样价值部分的消费资料形式的它们的等价值的交换。社会产品总价值分解成的那些价值部分,并不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在Ⅰ和Ⅱ进行交换之后我们来考察这个价值,并且考虑到两个[类别]只是构成产品社会价值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看到:

$$() = \begin{cases} C^{800}(Ⅱ) + C^{400}(Ⅰ) + V^{200}(Ⅱ) + V^{100}(Ⅰ) + M^{200}(Ⅱ) + M^{100}(Ⅰ) \\ C^{1200} + V^{300} + M^{300} \text{ 或} \\ 1200 \text{ 镑 } c + 300 \text{ 镑 } v + 300 \text{ 镑 } m = 1800. \end{cases}$$

或者说,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成的几个组成部分,就象我们在一个1500镑的单个资本的产品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个资本由1200镑不变资本和300镑可变资本组成,积累率等于100%。价值(按

照第 1 卷阐述的原理)等于 1800 镑,即 $1200c + 300v + 300m$ 。

[147]按照交换的图式(2),也就是,Ⅱ的 V^{200} 和Ⅱ的 M^{200} 处在消费资料形式上,而Ⅰ的 C^{400} 处在生产资料形式上。

这样,如果全部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那么它现在就表现为:

$$\begin{array}{l}
 \left. \begin{array}{l}
 \text{(I) 消费资料:} \\
 V^{100}(\text{ I }) + V^{200}(\text{ II }) + M^{100}(\text{ I }) + M^{200}(\text{ II }) = V^{300} + M^{300} \\
 = 600\text{ 镑} = R^{600} = 600^c. \\
 \text{(R } r = \text{ 收入)} \\
 \text{(II) 生产资料:} \\
 C^{800}(\text{ II }) + C^{400}(\text{ I }) = C^{1200} + O = 1200\text{ 镑} = 1200^c.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现在在Ⅱ中,既有直接用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生产资料,也有用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当Ⅰ的生产资料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被消费时,Ⅱ正在生产新的生产资料来补偿它们。)

可见,这个图式可分解成三个图式,这些图式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问题:

(1) 消费资料:

$$(V^{100} + M^{100})(\text{ I }) + (V^{200} + M^{200})(\text{ II }) = \overbrace{V^{100+200}}^{300}(\text{ I } + \text{ II })$$

$$(1) + \overbrace{M^{100+200}}^{300}(\text{ I } + \text{ II }) = 600\text{ 镑}^c$$

(Ⅱ) 生产资料:

$$C^{800}(\text{ II }) + C^{400}(\text{ I }) = C^{800+400} = C^{1200} = 1200\text{ 镑}^c。$$

因此,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生产的Ⅰ的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 156 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 2 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474—478 页)。——编者注

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 I 的剩余价值(即等于 I 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生产的 II 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 II 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 II 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一年中生产的全部价值。

整个社会工作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它创造 v 300的价值,或300镑)和剩余劳动(它创造300镑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这两个价值之和= 600镑,等于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600镑)。

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生产的总价值,即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也就是等于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图式(I)还告诉我们,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I 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内生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 I 的产品价值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 II 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因此,II 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能够购买对 I 的产品生产者来说代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对 I 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也等于 $c+v+m$,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 $v+m$;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I)c在这里等于(II)($v+m$),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I)c 的价值就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II) $v+m$ 的价值则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 $v+m$ 。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

第二,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Ⅰ生产的,因而它的产品价值等于Ⅰ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或等于Ⅰ使用的劳动力价值),加上Ⅰ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指: $I(c+v+m) = I(v+m) + II(v+m)$,或者说,因为 $Ic = II(v+m)$,即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Ⅱ的可变资本价值加剩余价值。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年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单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部分价值,和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的,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产品的。

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个600镑的货币价值,其中只有 $\frac{1}{3} = 200$ 镑价值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生产的,即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的那个部类生产的。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 $\frac{2}{3}$ 是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Ⅱ的单个资本家和工人的观点来看,社会工作日的这 $\frac{2}{3}$ (从Ⅱ的工人的观点看,社会工作日的这 $\frac{2}{3}$ 由他们的劳动形成,从资本家的观点看,则是由他们的资本把劳动力并入自身所起的作用形成),即他们的总劳动,完全象社会工作日的其余的 $\frac{1}{3}$ 在Ⅰ中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以及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社

会工作日的这 $\frac{2}{3}$,只是生产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或正处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工作日的这 $\frac{2}{3}$ 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但这个工作日不生产 [148]可以使它所生产的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Ⅰ中还是在Ⅱ中,社会工作日没有任何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其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它们生产的只是追加到分别由Ⅱ的 800 和Ⅰ的 400 构成的不变资本价值上的价值(Ⅱ的 400 和Ⅰ的 200)。{以生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Ⅰ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总体,是使用价值;具体地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它是Ⅰ中的 $\frac{1}{3}$ 社会工作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门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织布劳动、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Ⅰ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只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即消费资料的形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通过劳动过程,这一部分的价值从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新的实物形式上。但是,这 $\frac{2}{3}$ 价值产品的价值= 400 镑,并不是在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生产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Ⅰ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劳动和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物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也完全一样,Ⅰ的价值产品等于由社会工作日新追加的 $\frac{1}{3}$ 所生产的新价值(可变资本价值= 100 + 剩余价值= 100,共= 200)加上不变价

值 400。在这个不变价值中,物化着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考察的 I 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成的 $\frac{2}{3}$ 社会工作日。I 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中,等于 400 镑,即 $\frac{2}{3}$ 社会工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产品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I 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 = $400c(I)$,同 II 的生产资料 = $400(200v + 200m)$ 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并不包含当年劳动而在本年以前已经完成的 $\frac{2}{3}$ 总工作日,同本年新追加的 $\frac{2}{3}$ 工作日相交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 $\frac{2}{3}$,不能既用于不变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同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包含着本年以前而不是本年耗费和实现的 $\frac{2}{3}$ 工作日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年的 $\frac{2}{3}$ 工作日同在本年以前耗费的 $\frac{2}{3}$ 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动时间同本年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到解释:尽管整个社会工作日的 $\frac{2}{3}$ 不是用来生产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不变资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II 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他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 I 的产品价值的 $\frac{2}{3}$ (或 $\frac{2}{9}$,如果从产品的社会总价值看),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前耗费的 $\frac{2}{3}$ 过去的劳动的产物。

社会产品之和, I + II 即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固然是当年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作有效的、具体的劳动,而不是被看作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作形成价值的劳动时,才是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资料只有

通过加到它上面的、同它一起执行职能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现成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

我们举单个资本生产的产品价值为例,如机器的价值是 600 镑;对这个价值的分析表明,它由例如 $400c + 100v + 100m$ 组成。我们知道,这个价值全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我们还知道,产品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绝对不会改变产品的价值结构,也就是说,完全不会使下述情况发生变化:这个机器价值的 $\frac{4}{6}$,即价值 400,等于生产它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frac{1}{6}$,即 100,等于生产它时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还有 $\frac{1}{6}$,即 100,等于生产这个机器时加在它上面的无酬劳动的价值。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等于 400,以及新劳动追加的价值产品 200 分解为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情况显然同生产资料的具体性质,同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那种劳动的具体性质,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其次,既然必须把这个产品的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等等,那么我们只要让 400 镑在流通过程中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工人花掉 100v,资本家花掉 100m 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困难,就应该满足于这样一种想法:由于一系列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⁴⁰的交易,最终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一旦我们来研究社会资本,因而研究社会价值产品时,这些错误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商品世界具有外部存在。但社会资本及其产品则包括整个商品世界。其次,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消除了关于简单再生产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新积累的资本形式这种错误说法。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这只能是对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补偿。

(Ⅱ)的 $400(200v + 200m)$ 中包括的 $\frac{2}{3}$ 社会工作日,只包含花费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必须用来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因此,生产出来的价值对社会不会存在两次。它以新生产的生产资料——机器、铁、木材等等,螺丝钉等等,煤等等本身的形式存在。对于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来说,它的价值也不会存在两次。这个价值对他们来说,直接作为他们自己产品的价值存在。但是,这个价值对于它的生产者来说所以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资料——,只是因为一部分消费资料要表现为它们的生产者的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必须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形式。可见,虽然生产资料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归结为消费资料,对社会来说它却归结为对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补偿。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就只会象亚·斯密一样得出结论说,例如工人吃掉机器价值的一部分,但是机器本身是不能消费的。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这种劳动 <生产这个资本的劳动> 的价格,的确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 <可见,这里说的社会纯收入指的不仅是进入资本家的而且也指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因为为此目的从事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就其他各种 [149] 劳动来说,价格和产品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亚·斯密,同上,第2篇第2章)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年也和西尼耳先生的野蛮人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必要性。它要把自己年工作日的一部分献给“工业”,以便所生产的即使不再是弓,也是用来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其他

生产资料。由此可见,当年消费的不变资本怎样在下一年再现出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秘密。但是据说,这样一来,从作为生产基础的现有生产资料以及不变资本倒退的运动无疑也在全力进行。不仅会退到西尼耳的“野蛮人”,甚至还会退到托伦斯的“野蛮人”,自然界向他提供石头和棍棒,总之,向他提供生产资料⁴¹。然而,如果我们谈的是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那我们就已经是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和使现有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的那些过程为前提了。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在 $C^{400}(I)$ 和 $(V^{200} + M^{200})(II)$ 进行交换之后公式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会在 I (生活资料) 的序列中看到 $V^{100}(I) + V^{200}(II) = V^{300}$ 以及 $M^{100}(I) + M^{200}(II) = M^{300}$; 即 $V^{300} + M^{300} = 600$ 镑。在 II (生产资料) 的序列中看到 $C^{800}(II) + C^{400}(I) = C^{1200} = 1200$ 镑。 V_I 就象 V_{II} 等等一样,这只不过是全部社会产品中表现为与产品价值部分的名称相同的那些部分。由此我们得出:

$$\begin{array}{l} (I) \text{ 消费资料: } V^{300} + M^{300} \\ (II) \text{ 生产资料: } C^{1200} \end{array}$$

如果这样来列出这个公式:让资本的彼此相联系的各部分——产品价值的各组成部分,它们等于预付社会资本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变得一目了然,那么就会得出:

$$\begin{array}{l} (I) \text{ 消费资料: } V^{300} \\ (II) \text{ 生产资料: } C^{1200} \end{array} \quad \left| \quad + M^{300} \right.$$

公式: $C^{1200} + V^{300} + M^{300}$, 或 $1200c + 300v + 300m$, 这就和我们

西尼耳夸夸其谈道:“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见第1册第58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4—655页])

恩·弗列罗夫斯基对俄国农民真正的节欲的描写值得引用来进行比较,他们不把自己的一部分谷物吃光,而把它当作种子材料“消费”⁴²。

分解一个 1500 镑的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得出的公式完全相同, 这个单个资本把 1200 花在生产资料上, 300 花在劳动力上, 价值增殖率为 100%。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即资本的不变部分, 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要素出现, 只是依照这些生产资料作为活劳动的客观因素实际执行职能的程度, 从而转化为新产品的程度转移到产品上。活劳动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作为特殊的劳动种类、劳动方式——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 从而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 使这个价值有可能以产品价值要素的身份出现, 与此同时, 活劳动在其整个活动过程中, 创造新价值, 把等于 $v + m$ 的新价值产品加到再现的不变价值(或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上。

因此, 每一个新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等于再现的生产资料价值, 或不变价值部分, 加上在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加到整个产品上的价值。

实际上在 II (生产资料) 的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 800 中, 包含着 $\frac{4}{3}$ 或 $1\frac{1}{3}$ 社会工作日。(如果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 600 镑, 那么 800 镑就等于 $1\frac{1}{3}$ 或 $\frac{4}{3}$ 社会工作日。)

这些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表现, 作为产品中等于 $800c$ 或 C^{800} 的那个价值部分再现出来。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实际是转化为新生产资料)的活劳动, 包含的劳动时间等于 $\frac{2}{3}$ 社会工作日。因此, 它把 400 镑新价值产品加到生产资料价值 C^{800} 上, 这 400 镑新价值产品又分为 V^{200} (或 $200V$) 和 M^{200} (或 $200M$)。这种划分(新加价值 400 分为 V^{200} 和 M^{200})绝对不会使这个价值的量发生任何变化, 相反, 这个价值的量决定 $V + M$ 的价值总额的量。因此, II (生产资料) 的产品的总价值是 $\frac{4}{3} + \frac{2}{3}$ 个工作日 = $\frac{6}{3} = 2$ 工作日 = 1200 的价值表现, 在这个总价值中, 不变价值 800 镑是 $\frac{4}{3}$

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这 $\frac{4}{3}$ 工作日在Ⅱ的这个产品开始生产之前已经过去了,而 $400\text{ 镑} = V^{200} + M^{200}$ 则是 $\frac{2}{3}$ [社会工作日]在生产它们时添加的活劳动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Ⅰ(消费资料)中,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再现的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等于 $400c(C^{400})$,即等于 $\frac{2}{3}$ 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资料的活劳动,就时间来说,等于 $\frac{1}{3}$ 社会工作日,就是说,它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上的新价值是200镑,由 V^{100} 和 M^{100} 组成。Ⅰ的产品的总价值600镑(消费资料)是一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其中 $\frac{2}{3} = 400$ 是生活资料的本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已耗费的 $\frac{2}{3}$ 劳动的价值表现,而 $\frac{1}{3} = 200$ 镑是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的价值表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总产品和产品的价值:

$$\begin{array}{l|l} \text{1800。产品价值} & C^{1200} + V^{300} + M^{300} \\ \text{全部产品} & \text{生产资料} + \text{消费资料} \end{array}$$

[150]就产品价值1800镑和它分成的各个类别来说,对它们的分析决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的困难更多。不如说困难完全是一样的。

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每一个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600镑;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现=1800镑。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开始以前已经结束的劳动时间由全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组成:在Ⅱ中,有 $\frac{4}{3}$ 工作日(800镑),在Ⅰ中,有 $\frac{2}{3}$ 工作日(400)。总计是 $\frac{6}{3}$ 工作日=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66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78—484页)。——编者注

2 工作日,即 1200 镑。因此, C^{1200} 是在全部社会产品价值中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价值。

再次,在 II 中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 $\frac{1}{3}$,是必要劳动,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或支付 II 使用的劳动的价格。它的价值表现 = 200 镑。同样, I 的 $\frac{1}{6}$ 工作日,或这里使用的 $\frac{1}{3}$ 社会工作日的一半,是必要劳动,表现为 100。所以,总共 300 镑(200 镑 + 100 镑),是由必要劳动构成的半个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frac{1}{3} + \frac{1}{6} = \frac{2}{6} + \frac{1}{6} = \frac{3}{6} = \frac{1}{2})$ 因此, V^{300} 是由必要劳动构成的半个追加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最后, II 的工作日的 $\frac{1}{3} = 200$ 镑新创造的价值,是剩余劳动; I 的工作日的 $\frac{1}{6}$ (100) 是剩余劳动;总计社会工作日的 $\frac{1}{3} + \frac{1}{6}$,或 $\frac{1}{2}$,由剩余劳动构成。因而,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 300 镑。

因此,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等于所考察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

$$C^{1200} = 1200 \text{ 镑}$$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等于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 $\frac{1}{2}$;价值表现:

$$V^{300} = 300 \text{ 镑}$$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等于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 $\frac{1}{2}$;价值表现:

$$M^{300} = 300 \text{ 镑}$$

因而,产品的总价值 = $C^{1200} + V^{300} + M^{300} = 1800$ 镑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总价值或产品的社会价值的分析。困难是在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本身作比较时产生的。不变价值部分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社

会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新创造的价值即 $V + M$,等于由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工作日(其价值表现= 600 镑)似乎全部耗费在生活资料= 600 镑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 600 镑= $V^{300} + M^{300}$,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 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 1200 则以一种和生活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似乎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上,因为这整个工作日似乎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 I 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生活资料生产(I)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 $\frac{2}{3}$ 。年劳动只有 $\frac{1}{3}$ 耗费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 $\frac{2}{3}$ 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II 在这期间生产的追加价值产品,等于 II 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 I 生产的以生活资料形式再现的 I 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再现了 I 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生活资料量,构成一定量生产资料的等价物,这个生产资料量体现 II 的年劳动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 剩余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 I 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总价值,等于 I 和 II 新生产的价值总额,即等于 II 中 $\frac{2}{3}$ 年劳动和 I 中 $\frac{1}{3}$ 年劳动生产的新价值,所以等于社会年劳

动生产的 $V + M$ 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Ⅱ)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Ⅱ)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生活资料(Ⅰ)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换句话说,这个总价值,等于生产过程开始以前Ⅱ花费的 $\frac{4}{3}$ 过去的工作日和当年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Ⅰ花费的 $\frac{2}{3}$ 过去的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或者说,等于2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在分析全部社会年产品时出现的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中去的新价值 $V + M$ 是以生活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不变价值部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生产资料——来表现。因此,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好象所消费的产品量的 $\frac{2}{3}$,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何社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

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具有一定实物形式的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业主,他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 = $1200c$,可变资本 = $300v$,剩余价值 = $300m$,产品 = 1800 ;比如说,这个产品是18台机器,每台的价值等于100镑。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机器制造业主生产多种机器,那么每一种机器都要单独计算。)全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分以相同的实物形式表现为同种劳动的产品;12台机器包含 $1200c$,3台机器包含 $300v$,3台机器包含 $300m$ 。这里很明显,12台机器的价值 = $1200c$,并不是因为这12台机器只体现那种在机器

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当年在机器制造中耗费的劳动。为生产 18 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会自行转化为 12 台机器的价值;但是,这 12 台机器的价值(它本身由 $800c + 200v + 200m$ 构成),等于 18 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本的总价值等等。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 18 台机器中出售 12 台,以便补偿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他再生产 18 台新机器所必需的等等。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劳动的结果却说成是:6 台机器 = $300v + 300m$ 和总额为 $1200c$ 的铁、铜、木材、皮带、钉子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果这样说,问题就说不清楚了。相反,对后面这些东西,单个资本家要通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

[151]单个资本的产品,即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或份额,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成为商品世界可以流通的一个部分。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劳动资料或生产材料——再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种使它可以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毫无关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过产品的流通,从产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在年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在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中再现的

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产品总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新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损耗的不变资本——一部分第Ⅰ类别的资本家,一部分第Ⅱ类别的资本家所损耗的、生产地消费的不变资本。社会工作日的这一部分只生产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解为可变资本,也不解为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补偿社会的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Ⅰ和Ⅱ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应用社会考察方法,就要研究总体资本家,社会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

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也许在Ⅱ的产品方面，即在等于 $C^{800}(\text{Ⅱ}) + C^{400}(\text{Ⅰ})$ 的生产资料方面，会重复总公式中出现的同一个困难。的确，许多同一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充当 C^I ，即既充当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充当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例如，谷物作为谷种充当谷物的生产资料，同样它也可以充当面粉和面包即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因此，如果再生产谷物，那么提供谷物的同一劳动，既提供该资本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谷物的谷物，又提供作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谷物。产品以其实物形式，既补偿生产生活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谷物，也补偿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消费的谷物。产品一部分补偿 $C^{800}(\text{Ⅱ})$ ，一部分补偿 $C^{400}(\text{Ⅰ})$ 。然而，对于参加谷物——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其他生产资料来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谷物的劳动，并不生产参与生产这种生产资料的建筑物、农具、役畜、矿肥等等。因此，价值中，即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中，以谷物形式再现的不变部分($C^{800}(\text{Ⅱ})$ 的一部分)，不以它能够再充当该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出现，但是它可以充当生活资料——面包、酒等等——的生产资料。

现在产品总价值表现如下：

$$\overbrace{C^{800} + V^{200} + M^{200}}$$

这里假设， $V^{200} + M^{200}$ 同 $C^{400}(\text{Ⅰ})$ 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处在这个部分对Ⅰ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进行补偿的实物形式中。相反， C^{800} 表现为Ⅱ的产品中仅仅再现了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但是，生产 $V^{200} + M^{200}$ 时消费的劳动，即生产Ⅰ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同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有一些不同。也

就是说, C^{800} 并不是全部处在它能够重新作为 II 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中。

但是这个困难只是表面现象。例如, 我们假设, 生产 I 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用的全部劳动, 是社会工作日的 $\frac{1}{3}$, 而在这个工作日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不变价值等于 C^{600} 。再假设, 生产 I 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劳动, 是社会工作日的 $\frac{1}{3}$, 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 C^{200} 。

那么我们就得出:

$$(a) \text{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 800 \text{ 镑} = C^{600} + V^{100} + M^{100}。$$

$$(b) \text{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 400 \text{ 镑} = C^{200} + V^{100} + M^{100}。$$

象原先一样, (b) 的产品同 C^{400} (I) 相交换。但是 II b 类的资本家必须从 (II) 类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C^{200} , 因而他们要用从 I 得到的生活资料的一半去交换 $V^{100} + M^{100}$ (a)。在过程终了时, 生产生产资料的 II 类手中就会有 C^{600} , 即 (II a) 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 和 C^{200} (同 $V_a^{100} + M_a^{100}$ 交换的), 即 (II b) 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

象原先一样, C^{800} 在 II 的资本家手中, C^{400} 在 I 的资本家手中, 也就是说, 象原先一样, C^{1200} 在总资本家的手中。这只是对货币流通形式的影响, 我们这里还不考察它。

[152] 同一种产品既充当消费资料又充当生产资料, 这种情况同样没有意义。例如, 煤用于住宅取暖, 是充当消费资料, 用于发动机器, 是充当辅助材料, 用于制造染料, 是充当生产资料 (生产材料)。只要它用于一种职能, 它就不用于其他职能; 在一种职能中它属于 I, 在其他职能中它就属于 II。如果煤的生产者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对煤的个人需要, 那么他的情况就和消费自己的一部

分产品的任何资本家的情况一样。这一部分不进入社会流通,因此无须通过流通对这一部分进行补偿。

产品,例如面粉和麻布,是作为消费资料直接进入消费基金,还是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面包或漂白布的生产,这种情况同样没有意义。在前一种情况下,它属于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属于Ⅱ。总计算仍然是一样的。如果产品以后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而是直接进入消费基金,那就不需要把它当作生产资料进行补偿。如果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那就必须把它当作生产资料进行补偿。

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例如 C^{1200} 中棉花所占份额的情况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量要在下一年得到补偿,然而它同谷物的情况完全一样,是当年的产品。但是后来这个棉花变成纱,然后变成布,然后变成印花布,然后变成裁缝的生产材料,最后变成服装成品。我们知道,这种服装的价值=棉花的价值+纺纱追加的价值+织布追加的价值+布在染色或印花时追加的价值+缝纫追加的价值。这个价值形成Ⅰ的消费资料价值的一部分,可能只等于 $V^{300} + M^{300}$ 中社会把它变成服装的那一部分。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的确,社会生产资料中,即社会的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现在同时处在棉花、纱、布、印花布等等形式中,以便不断转化成服装。加入服装生产的所有这些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必须不断地同时并存。然而在全年开始时,要在全年得到保存的棉花,大部分处在棉花形式中,只有小部分(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是总额 C^{400})处在其他实物形式中。但是这个问题最好在本章第2节43考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后一个公式。

$$\begin{array}{r|l}
 C^{1800} \text{。 产品价值} & C^{1200} \\
 \text{全部产品} & \text{生产资料} \\
 \hline
 & + V^{300} + M^{300} \\
 & + \text{消费资料}
 \end{array}$$

在这里,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 $V^{300} + M^{300} = 600$ 镑,预定要
以消费资料形式实现,并且以这种形式在当年消费。这就是说,600
镑价值使同样价值的消费资料离开社会生产转为消费基金。因此,
 V^{300} 由工人阶级花费, M^{300} 由资本家阶级作为收入花费。因此,它们
实际上构成不同于社会资本的社会收入。它们构成产品的社会价
值中进行个人消费的部分,这个部分不同于进行生产消费的,即必
须重新进入生产基金和劳动过程的那个部分。考虑到这种情况,我
们用字母 R 表示收入,于是得出:

$$\begin{array}{r|l}
 1800 \text{ 镑。 产品价值} & C^{1200} \\
 \text{全部产品} & \text{生产资料} \\
 \hline
 & + R^{600} \\
 & + \text{消费资料}
 \end{array}$$

收入 600 只能从社会总产品中抽出消费资料;这里的价值是
1800 镑——产品的全部价值。相反,1200 镑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
的实物形式,即转化为资本,并且大部分只能作为不变资本执行
职能的实物形式存在。

{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 = 1800 镑。其中社会收入的价值只有 $\frac{1}{3}$
= 600 镑,全体消费者(工人 + 资本家)能够具有和并入他们的消
费基金的,只是社会总产品中具有这三分之一价值额的商品,产
品。相反,1200 镑 = $\frac{2}{3}$ 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
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
托尔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 172 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 2 卷正文(《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484—486 页)。——编者注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 }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最牢固的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说明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必须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等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格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资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切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主;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后,衬衫厂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只向他提供原料的所有以前的生产者。而在衬衫厂主那里,又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缝制过程中以劳动

亨·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34、135、150页。——编者注

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一部分是其中耗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厂主的剩余价值。现在，假定这全部最终产品，衬衫，值 100 镑，并且假定这是社会在全部年价值产品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的消费者支付这 100 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运输业主、衬衫厂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每个儿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应当说：进入消费基金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由消费资料组成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如此。[153] 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实等于在商品中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加上最后追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赋予产品最终形式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值额的全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 $c+v+m$ 构成的，但是，一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等于分解为 $v+m$ 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费的劳动加到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但是，说到不变资本价值，那么，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会产品量来补偿的；一部分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 I 的资本家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 II 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⁴⁴。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 400 镑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 $C^{400}(I)$ ，对第 I 类的资本家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虽然产品的实物形式适于消费，但是，第 I 类的资本家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 R^{400}

$(V^{200} + M^{200}) = 400$ 镑是第Ⅱ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生产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以本身的价值不能在其中得到消费的物品形式存在。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 800 镑的价值额，其中能消费的只有 400，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一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至于第Ⅱ类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一部分是通过Ⅱ的资本家的不同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在其中得到再生产）之间的交换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是用自己的产品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生产资料；例如，农民把自己收获量的一部分用于播种，煤的生产者把每天生产的一部分煤再用于煤的生产等等。资本家用自己的产品或通过他们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同其他资本家生产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以实物进行补偿的这种不变资本，自然不需要由其他任何人对它进行补偿。双重的补偿是不会发生的。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⁴⁵，只有把消费者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者，把消费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才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是说，这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公式：

(Ⅰ) 消费资料： $V^{300} + M^{300} = 600$ 镑。

(Ⅱ) 生产资料： $c^{1200} = 1200$ 镑。

表面看来，亚·斯密把全部资本分解为可变资本，把全部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的做法是对的。

首先，在第一个序列中， $V^{300} + M^{300} = 600$ 镑实际上是等于一年中使用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产品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彼此相符，虽

然Ⅰ的这个产品价值决不是年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它在Ⅰ中只占年工作日的价值产品的 $\frac{1}{3}$,在Ⅱ中占 $\frac{2}{3}$ 。但是表面现象并不能使人有理由认为,既然Ⅰ的产品价值=600镑,由200镑价值产品($\frac{1}{3}$ 工作日)加400镑不变价值部分(等于 $\frac{2}{3}$ 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之前就结束的劳动时间)组成,既然这个价值等于Ⅰ和Ⅱ使用的活劳动的价值产品,因而等于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那么这个产品价值实际上也是以全部年劳动为前提,即以Ⅰ使用的劳动的价值产品为前提。首先很清楚,Ⅰ的产品可以全部分解为收入,因为 V^{300} 分解为300镑工人工资(收入), M^{300} 分解为300镑资本家收入。第二, C^{1200} 应该是一个单纯的表面现象,从社会角度看应该变为零,因为全部年产品不管以什么样的实物形式存在,都是年劳动的产品,但这全部年劳动,按照前提(由于概念的混淆),都是Ⅰ耗费的。因此,剩下的只是 $V^{300} + M^{300}$ 。既然 M^{300} 等于剩余价值,那么作为资本留下的就只有 V^{300} ,即可变资本,这一点亚·斯密和约·斯·穆勒是说得非常明确的:全部资本直接地或最终都归结为工资。

相反,如果我们考察最后一个公式

$$1800 \text{ 镑。产品价值} \left| \begin{array}{l} C^{1200} \\ \text{生产资料} \end{array} \right| + R^{600} \\ \text{全部产品} \quad \left| \begin{array}{l} \\ \text{生活资料} \end{array} \right|$$

那相反就会觉得似乎可变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 V^{300} 的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的收入。这个部分的资本性质因此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74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86—487页)。——编者注

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生产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等。

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条件……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散见第23—26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但不能维持工人生活的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同上,第59页)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了亚·斯密种下的祸根。在他那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了。不变资本由劳动资料构成,可变资本由生活资料构成;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它们都不能生产任何剩余价值。

[154] 当谈到资本家一部分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他购买生产资料),一部分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即他购买劳动力)预付某一价值额时,从一开始就应该理解为同样意义的对两部分资本的价值预付。预付一词在这里不过表示某一价值额的所有者花费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他把价值当作资本价值来花费,也就是说,把它当作必须作为他的剩余价值的经常源泉执行职能的价值来花

费。他花费价值不是为了把它实现在消费资料中和加到自己的消费基金上。相反，如果注意到资本家在预付资本时与之进行交易的那些人，那就应该说，在这里资本家什么也没有预付。织布业主向纺纱业主购买纱，向机器制造业主购买织机，等等。总之，他购买生产资料，他所拥有的一部分价值额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同样，他向工人购买对工人劳动力的使用。这里发生的是等价物同等价物的交换，因而这里没有发生任何预付。资本家向工人支付货币，并且在这个交易中换得的不是成品而是生产要素，如果说这种情况把对劳动力的这种支付变成为预付，那么织布业主在向纺纱业主支付纱的费用时也对他进行了预付，因为纱对他这个织布业主来说只是未来生产的要素。织布业主在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得到预付。总之，买者进行预付，因为他支付货币，卖者得到预付，因为他付出的只是商品。至于买者把他从商品所有者那里买到的商品用于什么需要，——是用于自己个人消费还是用于生产消费，——这同商品所有者完全无关。如果这里能够谈得上预付的话，那么可以说工人预付了自己的劳动，因为劳动是在发挥作用之后才被支付的。就象机器制造业主对纺纱业主进行预付一样，他在一定时期把机器提供给纺纱业主，只是在这个时期过去之后才得到支付。其次，织布业主支付给纺纱业主的价值，属于织布业主而不属于纺纱业主。相反，织布业主支付给工人的价值只不过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而资本——如果考察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话——是这种工资的货币形式，只不过是工人自己的转化为金的价值产品的某一部分。支付给工人的不仅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产品，而且问题还在于，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本身就是工人自己

的一部分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如果按照惯用的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把资本家看成是对工人的未完成的产品或未售出的产品进行贴现的银行家，那么我们假设工人——例如织布工——一周劳动的产品等于 $100v + 100m = 200$ 镑。资本家用 100 镑对工人的这个价值进行贴现，也就是说，贴现率为 50%，因此，资本家按每周 100% 使用自己的货币。但是他本人在银行家那里是按每年 50% 进行贴现的。因而，如果每年按 50 周计算，他支付 2 先令。作为工人和银行家的中间人，他由于向银行家支付 2 先令而从工人那里又得到 49 镑 18 先令。可见这个办法帮不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忙，更不用说单纯的贴现率完全不能说明可以使工资和剩余价值得到实现的那些产品的存在。

这里我们考察再生产过程，一开始就把货币流通撇开了，因而考察可变资本的预付也撇开了货币资本的干扰。总财富作为财产掌握在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在这里我们应该把这个阶级看作一个股份公司）。一部分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处在这个阶级的生产基金中；另一部分作为它的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这里应该把市场看作公共集市，所有单个资本家都把自己的商品留在这里）。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人只能以消费资料的形式预付——按照我们的假设，货币流通被抽象掉了——资本的可变部分。他们从该商品资本中拿出价值 300 镑的消费资料来购买 300 镑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现在构成他们的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加入他们的生产过程，并且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的实际的、物质的存在。在产品中，在商品资本中，预付的劳动力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剩余价值也 [包含在其中]。作为资本流通来考察的资本流通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涉及到——因为谈的是总产品的再

生产——资本流通,而且还涉及到商品产品中加入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消费的要素。

V 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

$300v$ 是可变资本,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 $300v + m$ 则是表现资本流通的形式。

当资本家用这 300 镑 v 同活劳动力进行交换之后,工人便把他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得的价值 300 镑的生活资料当作收入进行消费。这 300 镑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基金。它们所以是收入,因为它们是工人不断重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周期果实。在等于劳动力价值的可变资本价值直接以生活资料形式进行预付这样的前提下,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可变资本,例如 300 镑,只是在 300 镑实际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用这 300 镑生活资料购买了活劳动力之后,才是工人的收入;因而,同时也是以下面这种情况为前提的,即资本家这样预付的 300 镑价值作为价值部分再现在劳动过程的产品中,也就是说,由于工人的劳动,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从生产过程返回他手中。 $1200c + \underbrace{\hspace{10em}}_R$ 300 镑 + 300 镑不仅包括 1200c,而且包括作为可变资本被再生产的或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 300 镑 v 。

要看到总的再生产的面貌,只有一个再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1)以其原有的实物形式继续存在并且能够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部分生产资料既不作为产品也不作为价值在当年生产出来。但是它们由于在该年被使用,也就是说,由于作为活劳动的物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保存了适于执行职能

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属于劳动的年产品。

(2)应该列入资本的商品产品的还有,第一、资本家本身,第二、一种也构成商品市场的一部分但不属于资本家所有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不是资本家投入市场的商品产品部分,而由它的所有者工人出卖,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由于资本家是通过消费剩余价值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再生产自身,所以资本家阶级就不仅仅是在它的个人的要素中再生产出来。剩余价值同总收入的关系同时表明,资本家是作为上层社会被再生产出来的。其次,资本家所以作为资本家阶级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社会的生产资料作为他们的不变资本被再生产出来,而劳动力不断地形成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由于一部分产品——必要生活资料——转化为劳动力而被维持和再生产出来。工人所以同时作为雇佣工人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物质财富和实现他们的劳动的资料这整个世界,都作为资本,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们相对立,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同他们相对立,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同他们相对立,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由资本家阶级消费,另一部分则由于工人不得不重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阶级,由于工人的活劳动力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而由工人重新购买。

[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155]本节的全部论述,可以从适用于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公式中直接引申出来。

假定在某种商品如棉纱的生产中,消费掉价值 1200 镑的生产资料和价值 300 镑的劳动力。再假定剥削率为 100%。那么,按照

第一卷中所作的价值分析,产品价值分解为 $c+v+m$,或在这里的具体场合分解为 $1200c + 300v + 300m$,或者说也可以说分解为 $C^{1200} + \overbrace{V^{300} + M^{300}}$ 。

现在把这个公式用于社会的全部年产品,并且这里的几百可以看作几百万。其次,我们再假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不变。这样,社会年产品价值等于 $1200c + 300v + 300m$,或 $C^{1200} + V^{300} + M^{300}$ 。

这一产品部分地由消费资料组成,部分地由生产资料组成。

假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从而假定,无论是工人作为工资所得的部分,还是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所得的部分,都进入消费基金。

首先很清楚,根据这一假定,600镑产品价值(= $V^{300} + M^{300}$)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说,由消费资料组成的产品部分,按其价值来看应当等于600镑= $V^{300} + M^{300}$ 。

因此,这些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全年的价值产品,也就是说, $\overbrace{v+m(V^{300} + M^{300})}$,而 $v+m$ (= 600镑)是实现着一年中重新加进的全部劳动的价值。

但是,虽然这些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600,即全年的价值产品,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说,在这些消费资料中实现了一年追加的全部劳动,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产品的价值,600镑,实际上是一年中重新创造的600镑价值产品。

无论是消费资料的价值,或者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而社会总产品就由这两种商品组成(同一种商品既可以用作消费资料,也可以用作其他商品的生产资料,而不管这些商品是生产资料还是

消费资料 ;但整个说来 ,两种商品不仅在职能上 ,而且在实物形式上都有所区别 ,而且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 ,这种划分可能是绝对的分界线) ,—— 这种价值部分地是由生产它们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生产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再现的价值组成 ,后者被生产产品时所使用的劳动转移到产品上去 ;部分地是由新价值组成 ,这一新价值等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加上这一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因此 ,等于 600 镑的消费资料的价值 ,是应分解为 $c+v+m$ 的产品价值。假定生产这种产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 400 镑 ,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 100 镑 ,这一产品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等于 100 镑(因为我们假定剥削率等于 100%)。

于是 ,我们得出 :

$$(1) \text{价值 :} 600 \text{ 镑} \quad \left| \quad \overbrace{400c + 100v + 100m} \text{ 或 } \overbrace{C^{400} + V^{100} + M^{100}} \right.$$

产品——消费资料

因为在消费资料的价值 600 镑中 ,400 镑只是再现的不变价值 ,从而只有来自于一年内所追加的全部劳动的 200 镑才是新的价值产品 ,可是年劳动的总价值产品为 600 镑 ,所以 ,在 $1200c$ (或者等于 1200 镑的重新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中应有 400 镑分解为 $v+m$,分解为一年内重新生产出来的价值 ,也就是说 ,应当是体现着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花费的劳动的价值。其次 ,因为劳动剥削率等于 100% ,所以这 400 镑应当等于 $200v + 200m$,或 $V^{200} + M^{200}$ 。相反 ,这 1200 镑中的 800 镑应当只是再现在生产资料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 ,我们得出 :

$$(II) \text{价值 :} 1200 \text{ 镑} \quad \left| \quad \overbrace{800c + 200v + 200m} \text{ 或 } \overbrace{C^{800} + V^{200} + M^{200}} \right.$$

生产资料

运用这两个公式,看来只是重复过去的论述。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Ⅱ),那么从这个公式就直接得出:在这1200镑中有400镑可以换取消费资料,即换取 $C^{400}(I)$ 。因此,在1200镑中有400镑应当处于可以换取 $C^{400}(I)$ 的实物形式上;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处于这样的实物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们能以实物补偿生产消费资料即I的产品时所消费的价值400镑的生产资料;实际上,Ⅱ的总额为400镑的这些商品的实物形式,应当是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后者应以实物[补偿]I的[生产资料]。

但是,(Ⅱ)的全部商品量包括:

()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资料直接进入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资料;

()生产()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的生产资料时,消费了一定量()的生产资料,而且这个量应当从社会年产品中得到补偿。诚然,Ⅱ()和Ⅱ()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可以具有同样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可以用作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可以用作自身的或其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但是,()的生产资料和()的生产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是有区别的,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这种区别带有绝对性质,并把这两个类别严格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它们也是不同种劳动的产品;或者说,一年中加进Ⅱ的那部分社会劳动,以一种实物形式消费在Ⅱ()的生产中,而以另一种实物形式消费在Ⅱ()的生产中。换句话说, $V^{200} + M^{200}$ 不能成为加进Ⅱ的全部劳动的价值产品,而 C^{800} 只能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

总之,假定在等于400镑的Ⅱ()的产品中,资本的不变部分等于200镑,而新加进的价值为200镑,其中包括 $100v$ 和 $100m$ 。

或Ⅱ()的产品：

$$\text{价值} = 400 \text{ 镑} | 200c + \overbrace{100v + 100m} = C^{200} + \overbrace{V^{100} + M^{100}}$$

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或()的生产资料。

[156]因为一年中加进的全部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 600 镑,或年工作日表现为 600 镑价值,但在Ⅰ中只加进 200 镑,在Ⅱ()中也只加进 200 镑,所以, $\frac{1}{3}$ 年劳动花费在Ⅱ()中,因而表现为等于 $100v + 100m$ 的 200 镑价值产品。因此Ⅱ的现存产品价值分解为：

$$\text{价值} = 800 \text{ 镑} | 600c + 100v + 100m, \text{或 } C^{600} + \overbrace{V^{100} + M^{100}}$$

Ⅱ()的产品。()的生产资料,或()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因此,社会总产品表现为这样：

(Ⅰ) 价值 600 镑的消费资料	$\begin{aligned} & \text{价值} = C^{400} + \overbrace{V^{100} + M^{100}} \\ & \text{() 的价值 800 镑的生产资料} \\ & = C^{600} + \overbrace{V^{100} + M^{100}} + \text{() 的价值} \\ & \quad \text{400 镑的生产资料} = C^{200} + \\ & \quad \overbrace{V^{100} + M^{100}} \end{aligned}$
(Ⅱ) 价值 1200 镑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 400 镑的生产资料同(Ⅰ)的消费资料形式上的 C^{400} 直接相交换,因而以实物形式补偿Ⅰ的不变资本。

在 400 镑消费资料中,Ⅱ()保留下价值 200 镑的一半,即Ⅱ()的 $(V^{100} + M^{100})$,并用另外的 200 镑消费资料去交换Ⅱ()的三分之一产品,后者等于(Ⅱ)的 $(V^{100} + M^{100})$,由此,Ⅱ的等于 C^{200} (Ⅱ)的不变资本得到实物补偿。

我们在第 153 页上得出的倒数第二个总公式如下：

(A)消费资料：

$$V^{300} + M^{300} = 600 \text{ 镑。}$$

(B)生产资料：

$$C^{1200} = 1200 \text{ 镑, 或 } C^{800}(\text{II}) + C^{400}(\text{I})。$$

在这里,还应当对 $C^{400}(\text{I})$ 作一些说明。

这 $C^{400}(\text{I})$ 部分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年内被消费掉,并在第二年应得到实物补偿,只要生产应在同一规模上重复进行。固定资本的一定组成部分可以由很快就消费掉的和在一年中同样不断重新再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组成,例如,由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重新毁坏得容器组成。正象在第一年年初那样,在第二年年年初也必须拥有这些劳动资料。但是,为了在全年发挥作用,它们应在自身的各个再生产周期进行的过程中得到补偿,并且这些周期不是直到年初,而是在此以前就反复进行。然而,它们的较迅速的周转——较迅速的消费和较迅速的补偿——并不妨碍它们只作为固定资本不断发挥职能,并且一部分社会产品必定以同一实物形式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C^{400}(\text{II})$ 部分由生产材料组成,这些生产材料一年内在 I 中以某种形式被消费掉,应在 II 中被再生产出来,并且要在全年内不断存在。例如,谷物要全部进行再生产,棉花、亚麻等等植物原料也是这样。但是, $C^{400}(\text{II})$ 本身在一年内在要经过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在同一年内进入 I 并在这里进行生产消费。例如,用谷物制成面粉(II),用面粉制成面包(I)或用棉花(II)纺纱(II),织布(II),缝制衣服(I)。

除了一年内在生产出来的和——以面包、衣服等等形式——消费的面粉、纱、棉布等等外,一年内还没有生产出第二批同一数量

的面粉、纱、棉布等等,以用于补偿前一个量,正象棉花、谷物等总是会有这种情形一样。同一种原料在一年内顺序变换谷物、面粉、面包、纱、棉布、衣服等等的形式,并在第二年重新顺序变换这些形式。但是,在消费资料会变换所顺序采取的不同形式的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中,生产一方面是顺序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同时进行的。如在单个工厂中,产品顺序经过各种形式,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并且又同时处在这不同阶段的每一阶段上,这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工厂。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顺序进行的各个生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么原料就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第1卷第327、328页)}
“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同上,第366页)}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 $C^{400}(I)$ 就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一年内所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即全部不变资本)的价值,那么,这 C^{400} 一年内不能完全由同一价值的生产资料以实物形式来补偿;得到补偿的只是:(1)一年内消费掉的,但必须在年底得到补偿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2)其再生产具有年度性质的生产材料,因此它们在一年的过程中不断被消费,但必须在年底得到实物补偿;(3)最后,这样一些生产资料量,它们是在短促的劳动期间内生产的(例如,煤、棉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82页。——编者注
同上,第417页。——编者注

纱、面粉等等),是为 I 提供生产资料的一切部门不间断地进行社会生产所必需的。例如,在开采新的煤和生产新的棉纱期间,纺织业者同时必须拥有一定量的煤、棉纱储备等等。为 I 生产的储备量究竟应当有多大,这要取决于相互竞争、相互交错的各类部门中的劳动期间(以及流通期间,因为这里包括运输)的长度。

(II 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作为 C^{800} (II) 的组成部分,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的每个要素构成不变资本,然而,例如煤本身今天在煤的生产中作为生产资料被使用和消费,通过今天的生产明天又得到补偿,等等。因此,并不是被消费的 C^{800} 中的全部生产资料在年底都被再生产出来。被再生产出来的是其消费以及生产要延续一年的全部组成部分。其他组成部分只是按照——相应地要根据它们能被生产出来的劳动期间——不断保持储备的必要数量被再生产出来。)

但是,不论 I 或 II 都必须使年产品成为大批产品,这些产品在一年中一再地生产、消费和重新生产。因此,I 的产品,即价值 600 镑的消费资料中绝大部分在一年中被消费。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如果是指简单再生产,那么全部 600 镑产品或者实际上被消费,或者至少 [157] 被社会消费基金吸收。

这一点要在下面几节里加以分析。

其次必须指出,600 镑(I)并不是一年内所消费掉的全部消费资料。

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耐用品。

对房主来说,作为住宅出租的房屋是他的资本:房屋不进入他的个人消费基金。例如,工人(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非工人)租住这些房屋是不断支付租金的。

但是,只有新建住宅的价值才形成年产品总价值的一部分。可见,处于流通中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和数量,大于一年内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600镑的一部分并不是由这个部分的相应的占有者消费,而是例如由那些把并非当年创造的等价物偿还给他们的房主消费。一切处于下述状况的很快就会消费掉的消费资料也都属于此列:这些消费资料还没有被消费基金吸收,而是作为商品储备处于市场上,并且以起码的数量保证年复一年的不断供应。

如果我们考察年生产,那么,我们一开始自然要以这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存在——作为这种生产的条件——为起点,这种资本有相当一部分在年初就已处于现成的形式上,如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上年的产品)或要用一年时间进行再生产并充当生产资料的一切生产资料(棉花、谷物等等)。在这里我们和重农学派一样以秋天为起点,即以要用一年时间来提供的生产资料农产品为起点——部分用于再生产它本身,部分用于加工和制造消费资料。

部分年产品并不是以可捉摸的商品形式存在。例如,上述600镑中就包括全部铁路运转和其他进入个人消费的位置移动。它们的产品就是位置移动。为了生产这种产品就先要有一定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产品本身的价值——只有在生产产品时这一价值才能被消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构成600镑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这里所说的是个人消费,并且运输不表现为生产过程,因为商品本身已消失。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位置移动的价格固定在商品的价格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公式,那么,初看起来,关于比例性的假设——如 $400c(I) = (V^{200} + M^{200})(II)$ ——似乎是任意的。然

而：

(1)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全部年产品被消费(部分用于个人消费,部分用于生产消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不完全由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直接吸收,有一部分留作供明年用的商品储备。但是,可以撇开这种情况,因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各年的这些余额会得到平衡,从而本年留作供明年用的商品储备的东西,会由本年所消费的商品价值不断得到补偿。)产品具有一定价值量,——如 1800 镑。它的价值中由消费资料价值组成的部分也具有一定价值量,如 600 镑。这 600 镑中有一部分由不变资本价值组成。不变资本价值也具有一定价值量,如 400 镑。(这里用来表示这个量的一定数字是随便举出的,不过这个量有多大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 600 镑中 400 镑是不变资本 C^{400} ,那么,其余 200 应当是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即 $200(V + M)$ 。这 200 如何分为 V 和 M ,取决于劳动能力的价格。如果劳动能力价格等于 100,那么其余的 100 应当是剩余价值, $100m$ 。如果劳动能力价格等于 150,那么其余的 $50 = 50m$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 600 镑(消费资料) = $C^{400} + V^{100} + M^{100}$ 。这 C^{400} 应当同 $(V + M)^{400}$ (Ⅱ) 相交换,因为它们总是应当从它们借以存在的产品(消费资料)形式转化为这些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但是,在Ⅱ中只有一定量产品(由生产资料组成的产品)价值才能由它的生产者用于消费资料,而且这个数量等于新加进Ⅱ的分解为 V 和 M 的价值。因此, $(V + M)$ Ⅱ 应当等于 400 镑。这个量在 V 和 M 之间的分配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它们的量应当等于 C^{400} (Ⅰ)。在这里,这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假定在这里分配情况是 $200V$ 加上 $200M$ 。在生产这 $(V + M)^{400}$ (Ⅱ) 时,消费掉一定量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应靠Ⅱ的产品得到

实物补偿。比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只能是生产资料的价值额,这些生产资料由重新加进Ⅱ的并创造出新价值 $(V + M)^{400}$ 的劳动所消费。在这里,我们假定这个量等于 $800C$ 。

这样就得出(假定是简单再生产):(1)各价值部分 $200(M + V)(I)$ 和 $C^{400}(I)$, $C^{400}(I)$ 和 $(V + M)^{400}(II)$,以及最后 $800C(II)$ 和 $(V + M)^{400}(II)$ 的比例不是随意的,而是必然的。

(2)这种比例以(或表现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日按比例分配于Ⅰ和Ⅱ两个类别之间为前提;例如,如果社会工作日体现在等于600镑的价值中,并且 $C^{400}(I)$ 等于400镑,那么, $\frac{2}{3}$ 的社会工作日应花费在Ⅱ中,而 $\frac{1}{3}$ 则应花费在Ⅰ中。社会工作日的分配的前提是——所包括的是——实现这一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配。

(3)这个图式是:

$$\text{消费资料} = 600 \text{ 镑} : C^{400} + V^{100} + M^{100}$$

$$\text{生产资料} = 1200 \text{ 镑} : C^{800} + V^{200} + M^{200},$$

因而也是如何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生产的图式(假定是简单再生产)。

C^{400} 部分一年中总是一再转化为消费资料并被消费,从而,不断形成 C^{400} 部分的 $(V^{200} + M^{200})$ 部分,同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 $C^{400}(I)$ 部分相交换。

显然,在一年中不断重复的各个较短时期中生产(或提供)的Ⅱ的 C^{400} 部分,先是作为Ⅱ的产品存在,然后在Ⅰ中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当这个部分在Ⅰ中作为生产资料被消费的时候,它已经作为产品在Ⅱ中被重新生产出来。如果在年底这 C^{400} 部分应作为固定资本或生产材料储备加以补偿, $(V^{200} + M^{200})$ 部分在年底就作

为补偿 C^{400} 所必需的产品而存在。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 C^{400} 是 I 中一年内消费掉的全部不变资本，那么，它是否由于 $400(V + M)$ 部分已经在 C^{400} 的形式上得到核算就不会交换 $200(V + M)$ ？

[158]首先我们考察一下 C^{400} (I) 和 $(V + M)^{400}$ (II) 的关系。

I 中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是 II 的产品，同时 II 中生产出来的用于补偿的不变资本按其价值来看，等于 $(V + M)$ (II)，这一产品就是 II 中代表 $V + M$ 的实物形式。

在图式中，情况似乎这样：在年生产开始时，在一年内作为不变资本在 I 中发挥职能的全部生产资料量，都掌握在 I 的资本家手中，其价值等于 400 镑。根据这一假定，这全部生产资料量在一年内由 I 消费，所以它在年底应当靠 II 的产品全部得到补偿。{ 如果以货币流通为前提，那么 II [类别] 在年初就应得到交换 C^{400} 的 400 镑货币，并在一年过程中用这些货币向 I 购买消费资料。I 在年底就要得到 400 镑货币，并用这些货币向 II 重新购买 400 镑生产资料，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这种假定下，这些生产资料中只有一部分作为 I 的生产资本实际发挥职能，而另一部分总是作为 I 的生产储备发挥职能。为了使一定规模的生产不断进行，固定资本——构成 I 的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应当不断地全部加入生产过程，不断地处于生产过程之中。但是，生产材料，如进入家具、器具等等生产的木料、金属等等，涂料、煤以及其他用在固定资本上的辅助材料，面粉、棉布（在棉布直接进入消费的地方是纱）等等，这一切都不断进入消费。不变资本的这个流通部分中只有一部分是逐周消费的，这种消费同固定资本量和 I 中每周所使用的并以

V^{100} 表示的劳动力的量相适应。实际上, $C^{400}(I)$ 部分在一年内——在较短或较长的时间里——总是以生产储备形式处于 I 的资本家手中,或以商品储备形式处于 II 的资本家阶级手中。

应作为 $C^{400}(I)$ 组成部分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有相当一部分在一年中以或短或长的时段在 II 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例如,煤(是 I 所使用的机器等等的辅助材料)就是如此。假定煤每两周一次由 II 提供给 I。显然,在这种场合下,I 只须储存供两周用的煤。I 在年初靠储存的这两周的煤开始生产,而到年底同样要靠 II 的产品得到补偿。但是,I 在一年 50 周所消费的煤中可能拥有超过两周的存煤,这要靠 II 每两周的同时进行的生产得到补偿。因此,重复计算是错误的,这种计算如下:I 消费 50 周的煤,II 生产 50 周的煤,两者合计是供 100 周用的煤,50 周用于当年的消费,50 周是为次年而预先生产的(即认为这些煤是预先生产的)。I 在两周内所必需的,从而构成 I 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煤的消费,同 II 中为重新提供两周用煤而进行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到年底也和在年初一样,两周存煤的价值是 I 的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II)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一年内以一系列顺序出现的形式多次再现,也就是说,要经历一系列形式,直到这一产品进入 I 为止。例如,一年内所消费的亚麻应在年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应生产出供次年用的亚麻储备量。这些亚麻构成 II 的不变资本(即亚麻纺织业者等等的不变资本)部分。这些亚麻在这里一部分作为亚麻生产者的商品储备,一部分作为商品资本(如在商人手中),一部分作为 II 的生产者的生产储备(充当他们的原料)而存在。但是,这些亚麻的一部分每周被用于纺纱,然后以纱的形式落入织布业者等等之手,直到最后才以布的形式进入 I——例如作为生产衬

衣等等的原料。亚麻应不断地在每两周内处于纺纱业者的手中,纱应每两周内处于织布业者的手中,布应在每两周内处于衬衣等等生产者之年。

因此,到年底 I [类别]应有两周的布储备得到补偿,而织布业者应有两周的纱储备得到补偿,等等。亚麻本身尽管实际上是逐渐地进入年生产过程,但要作为年生产储备全部存在于 II 中,也就是作为 II 的不变资本的潜在形式而存在。

假定 C^{400} (I) 的 $\frac{1}{4}$ 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每季度补偿一次,——即其数额为 25 镑,——那么,固定资本本身每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只有 2 镑,两周是 4 镑。其余 300 镑假定是一年中消费掉的不变流动资本的价值(生产资料)。假定后者要作为产品储备而存在,那么, $\frac{300 \text{ 镑}}{50 \text{ 周}} = \frac{30}{5} =$ 每周 6 镑,或两周为 12 镑。

因此, I 中是 $16c + 4v + 4m = 24$ 镑(一年为 600 镑); II 中是 $32c + 8v + 8m = 48$ 镑(一年为 1200 镑)。

对于 I + II 来说,发挥职能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比与图式中的相同。

但是,一方面,因为 I 的固定资本中有 4 镑并不是每两周而是每 $12\frac{1}{2}$ 周($\frac{50}{4}$ 周)补偿一次,所以为补偿 I 的不变资本, II 在年底应再生产出 25 镑 + 12 镑 = 37 镑,而不是 16 镑。其次,在这里没有算进 II 的这样一些资本要素,这些要素尽管每两周以加工过的形式进入 I (以便成为生产消费要素),但是要在全年作为 II 的生产储备而存在,如棉花、亚麻以及劳动期间几乎要延续一整年的其他一些生产材料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图式中,应作为产品或商品储备而存在的年产品部分很明显地表示出来,而在图式的后一个公式中却不明显。相反,在这个

公式中周转表现得很明显。这里表示出,Ⅱ的部分产品一年中不断重新生产出来,——无论是以其最初形式(如煤),还是后来又经历一系列过程(这部分产品一再经过这些过程,然后作为年生产资料进入Ⅰ),——并在一年内在Ⅰ中同样不断地作为资本不变部分而发挥职能,也就是进行生产消费。这样,图式所造成的下述表象就消失:似乎 C^{400} (Ⅰ)在年底应完全由Ⅱ的产品补偿,因而应当全部被再生产出来。

对外贸易按照Ⅰ和Ⅱ的补偿要素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国外相互交换的程度,破坏Ⅰ和Ⅱ之间的这种严格比例。

[159](B)关于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的表述

这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前一章(Ⅱ,5⁴⁶)中已做过考察,并应放到这里。

首先,我们解决了对图克提出的问题:整个资本家阶级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它投入流通的货币多?⁴⁷看来,这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总量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商品价值或流通的商品价值量都不会由于下述原因而发生变化:这些商品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商品的部分价值是它们的所有者和出售者不花费分文就得到的。

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既然假定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流通中的全部货币最初就应当由资本家阶级投入。

作为资本家,既然他们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发挥职能,他们就只是把货币投入资本(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流通,而不是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我们以后会看到,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也会发

生这种情形。)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资本家 X 从资本家 Y 那里购买商品,把后者的商品价值,从而这种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支付给后者,而资本家 Z 也为资本家 X 提供同样的服务,等等,——这种看法把我们 from 本丢推给彼拉多,表现为一种恶的无限循环。虽然每一单个商品和每一定量商品孤立地看都等于 $c+v+m$,因而它们的实现也包含它们所含有的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年总产品以及每一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则分为一个等于 $c+v$ 的价值组成部分,即资本价值,和另一个等于 m 的价值组成部分,即剩余价值。因此,用来实现 $c+v$ 或 C 的流通货币量,并不是用来实现 m 的流通货币量。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资本家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或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和他们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即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是不同的。如果更详细地考察一下作为再生产媒介的流通机制,那么与此有关的某些形态变化就会显露出来。谜就会很容易解开,因为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货币量的一部分,简言之,也就是社会所拥有的货币量的一部分,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发挥职能,而另一部分则被用于资本家阶级收入的流通。

例如,在第 II 章第 5 节中已指出,开办企业的资本家本身,可以不是作为资本家,而作为个体消费者把货币投入流通,然后用这些货币实现他的剩余价值。通过他的资本的流通,即通过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实现,他重新获得作为他的收入的流通手段的这些货币。

参看卷末注 40。——译者注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 196 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 2 卷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533—536 页)。——编者注

但是一般说来,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是看作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作挥霍者,资本主义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投入流通,因为这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整个资本家阶级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虽然这个货币额由于同一货币的流通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少于体现着剩余价值的年产品总额,——那就好象他们为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象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资本家阶级,他们无偿地占有,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每个资本家都不是直接以他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消费剩余价值,而是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流通的机制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或者说,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也同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无偿地取出这些商品。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要他花费分文。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无偿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

断反复,也改变不了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一镑,虽然为了取得商品,我需要这一镑,并且总是暂时地把我的这一镑让渡出去。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需要他花费分文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斯密的公式是:

$$\left\{ \begin{array}{l} \text{(I) 消费资料 : } 600 \text{ 镑} = R^{600} = V^{300} + M^{300} \\ \text{(II) 生产资料 : } 1200 \text{ 镑} = C^{1200} \end{array} \right.$$

总产品价值分解为 600 镑,而 1200 镑生产资料的价值假定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600 镑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可支付全部产品,——或者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花费的货币,足以支付全部年产品。托·图克重复这种看法。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量和全部社会年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是怎样说的。

[160]“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不同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一先令比一基尼会更加快得多地交换其所有者,而半便士比一先令又要快些。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

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 ;因为同量货币由于流通加快而完成的购买量 ,在前一种购买中比在后一种购买中要多得多。”(亚·斯密《国富论》第 2 篇第 2 章)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 ,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 年伦敦版第 34—36 页):

“毫无疑问 ,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 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 ,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 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交易 ,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 ,通过直接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 ,或换句话说 ,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 ,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一定要货币 ,即银行券或铸币的运动 ,并且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引起这种运动 ,—— 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方面…… 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易总额 ,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额决定 ,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 ,可能会认为 ,图克只是断言 ,在商人和商人的交易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易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 ,换句话说 ,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 ,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亚·斯密的观点。

我们已看到(第 1 册第 1 章) ,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量大于商品流通不断吸收的货币量(货币贮藏等等) 。一年中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的流通所吸收的货币量 ,更是如此 ,因为作为商品流通的各种物并非当年生产出来的 ,如地块、房屋、公债券等等。劳动期间要延续几年或一年以上的产品 ,如役畜、产品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就是如此。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并非当年生产和消费的一切产品,都要求特别的货币流通。例如,工人用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支付房租,而房屋过去已建成,并且还要使用若干年。房主用这些货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这一货币量用于并不是当年产品或当年部分产品的房屋价值的逐次流通。)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情况下,除了商品(特别是年产品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以外,一定量货币经常处于潜在状态,不发挥职能,但是,这些货币在一定动机的作用下就会发挥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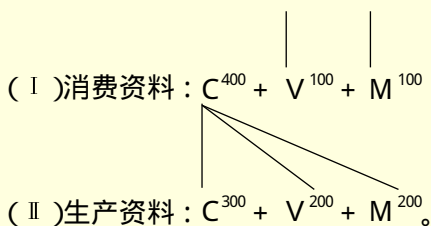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再生产总过程并不要求它的一切运动都经历货币流通。首先,应排除一切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本,同样也排除潜在的生产资本——生产者掌握的生产储备,还未发挥职能的机器、厂房等等,以及其他等等;下述产品也是这样:它不是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而是由它的生产者直接消费——无论是个人消费(作为他的收入部分),还是生产消费(也就是说,这时它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它作为产品走出来的过程);或者还可能有这种情况:资本家不是以货币形式,而是以自己的产品的实物形式投入自己的一部分可变资本,例如,租地农场主用农产品支付工人工资等等。

{(因此,如果指的是年价值产品(而不是产品价值),那么,对于要经历若干年劳动期间的一切产品来说,应包括在内的只是一年中加进产品的价值,例如,并非当年收获期前进入葡萄酒价值的一切东西,而只是这一年内加进葡萄酒的价值。牲畜等等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当年劳动在所有这一切场合生产的不是产品的全部价值,而只是这一价值的较大或较小部分,但通过当年的劳动,这种产品也保存了去年等等所创造的业已存在的价值。如果不以适当方式保存葡萄酒,那么,它就会随着使用价值的丧失而失去自己

的价值。牲畜等等也是这样。如果已经开始的建筑不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建筑物等等中已经包含的过去劳动就会白费。)} }

因此,年产品借以流通的和我们在这里应专门进行考察的货币量,是由社会支配的,是不断被社会积累的。这一货币量不属于当年的价值产品。只是由于必须补偿已磨损的货币,部分年产品才应当同补偿已磨损货币等等的那些货币相交换,或者说,在某国内,一定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力才应当耗费在这一部门中,即贵金属的生产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完全撇开不谈,因为我们在B节b48中作较详细的论述。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假设是已定的,而实际上也是一定的。

[161]因此,除了1800镑产品以外,还存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一定货币量,这是这一产品流通所必需的。如果我们要考察再生产过程以及作为其媒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就应当研究价值1800镑的商品加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



(1)我们先考察 I。一年中购买的和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100镑。劳动力是用货币购买或支付的。这表明,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是货币资本。只有在每年周转一次的情况下,为此目的才需要最大数量的货币资本。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必定等于已购买的或行支付的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在这里就是100镑。这是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的最大数量。为简便

起见,暂且假定实际上也是这样。Ⅰ的资本家(Ⅰ的总体资本家)把100镑货币支付给Ⅱ的工人(Ⅱ的总体工人),从而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转化为加进他的生产资本的活的劳动力。现在,他应当在生产上消费劳动力,而工人应当把这100镑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作为收入花费。

工人用这100镑购买消费资料。他们从Ⅰ的商品市场得到100镑的商品,并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但他们从谁那里购买这些消费资料呢?从Ⅰ的资本家那里购买,因为他们的商品资本正好具有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因此,工人为了得到这一数额的消费资料,又把100镑货币还给Ⅰ的资本家。这样一来,资本家重新占有他的100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他的可变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第二年又会以同一方式被预付来购买劳动力。工人通过消费生产资料保持和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以后,他就作为雇佣工人,作为又象以前那样为了得到货币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也就是使资本家的货币重新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人而被再生产出来。

因此,这里有两笔交易,使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流回到Ⅰ的资本家那里。

第一,Ⅰ的资本家是买者,也就是劳动力的买者。因此,他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货币,同这种劳动力的价值相一致。在这一交易中,货币同他脱离,而劳动力却作为他的资本组成部分被他占有。另一方面,Ⅰ的工人是卖者。所以,他得到货币,并且不再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第二,Ⅱ的工人是买者,也就是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他得到100镑的消费资料,并把100镑还给Ⅰ的资本家。资本家作为买者

把 100 镑货币付给工人,作为消费资料的卖者又收回这 100 镑货币。资本家卖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的部分产品。

因此,交易的结果是,拥有 100 镑货币的 I 的资本重新同 I 的工人相对立,而工人则作为 100 镑劳动力的卖者革新同这个资本相对立。如果象这里所假定的,生产消费资料的 I 的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那么,这一年,如 1870 年的产品应足够第二年即 1871 年全年使用,1871 年生产的产品则是满足 1872 年的需要所必需的,而 1870 年消费的是 1869 年的产品。在这个前提下,对一切产品来说所假定的实际上只是部分农产品才有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I 的资本家例如在 1870 年期间付给工人 100 镑,而工人则用这 100 镑购买他们自己在 1869 年,即一年前所生产的消费资料。通过这种购买,工人在 1870 年把 100 镑归还给 I 的资本家,而资本家在 1871 年用这 100 镑又重新支付工人的劳动力,或者说,工人靠这 100 镑在 1871 年又重新得到他们自己在 1870 年生产的一部分消费资料。

当年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实际上总是作为过去几年的商品储备而存在。

现在谈谈 $M^{100}(I)$ 。I 的资本家阶级所消费的这一商品量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象 M^{100} 本身一样,应处于 I 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资本家以 100 镑货币形式预付自己的可变资本,他们是把这 100 镑货币作为资本,即作为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来预付的,除此而外,他们还应握有另一货币额,这一货币额用于他们的剩余产品的流通,也就是说,充当这一剩余产品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交换)的媒介,——充当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而花费的媒介。

M^{100} 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不管是多少,例如,假定它等于 X

镑,显然,这种流通不仅仅包含 M^{100} 存在于其实物形式上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分配,或通过交换的分配。不仅形成 M^{100} 的商品,而且这些商品借以流通的 X 镑货币也进行运动和换位。X 镑货币虽然转入他人手里,但是它们并不消失。它们使握有 M^{100} 商品量各个部分的人发生位置变换和转手,而在此以后就应停留在各不同点上。I 的每个资本家作为买者以怎样的程度从处于商品市场上的社会食品储备中取出 M^{100} 的商品储备中他应得的部分,他就以怎样的程度把 X 镑的一定部分投入流通。但是, X 镑中使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硬币的那一部分,回到 M^{100} 商品量中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的卖者即他本人的手中。换句话说,在过程结束时也和过程开始时一样, X 镑又在 I 的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而全部 X 镑货币量也和 M^{100} 实现流通过程以前的情况一样,重新处在 I 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

例如,假定资本家 A 提供的 M^{100} 中的价值部分等于 5 镑。他把 5 镑投入流通,购买 $M^{\frac{100}{20}} = M^5$,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产品的实物形式,而是以 M^{100} 的其他资本家生产者提供的商品形式消费自己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也出卖 M^5 ,或 $M^{\frac{100}{20}}$,从而从流通中取出 5 镑;换句话说,和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的情况一样,他手里仍握有他所应得的 X 镑中的 5 镑。

[162]资本家作为 5 镑剩余产品的买者,把 5 镑投入流通,他作为 5 镑剩余产品的卖者,又从流通中取出这 5 镑。他一只手拿出 5 镑,另一只手又取回这 5 镑。

使 V^{100} 得以流通的货币,情况就不同了(对工人来说)。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交易是 $W^A - G - W^P$ 。这就是说 W^A 是工人出售的商品。他出售时投入流通的东西是商品,是他自己的

劳动力,而不是货币。他通过这种出售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货币。他用这些货币购买 W^P ,即形成他的消费资料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消费维持他的劳动力,因而使他能够重新出售劳动力。如果货币回到他那里,这不是通过 $W^A—G—W^P$ 的流通,而是由于这种流通的重复。只有当资本家作为买者重新发挥主动性,重新购买劳动力的时候,对工人来说这种重复才会发生。(也就是 $W—G—W$ 。)

对资本家来说,这种流通就是 $G—W—G$;这就是说,他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关系只看作劳动力的买者和商品卖者的关系)转化为商品,而商品又转化为货币。货币的回流是由 $G—W—G$ 流通进程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由流通的重复造成的。资本家反复进行的行为就是购买劳动力等等。工人总是只把自身出售给资本家,并不断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资本家则以 M^{100} 购买商品,并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

由于5镑流回到资本家A(即他在 M^{100} 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中占有的部分),5镑不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曾把5镑商品(M^{100} 的一部分)和5镑货币,即10镑价值投入流通。但他从流通中只取出5镑价值。因此,如果这5镑货币没有回到他那里,那他就会失掉5镑;换句话说,如果他收不回任何东西,他就会失去 M^{100} 商品价值中属于他的部分。

对资本家A来说,5镑具有回流的作用,因为他作为买者付出这5镑,而作为卖者又收回这5镑。实际上,他得到这5镑,是因为他出售5镑商品,而商品转化为货币决不会使货币确立为货币资本。例如,如果他先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得到5镑,然后用这5镑购买商品,那么,这一交易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诚然,他用去了5镑,这5镑被花掉,不再回到他那里。这5镑货币应回到I的其他资本

家那里。

因此 M^{100} 的流通所必需的 X 镑回到 I 的资本家阶级那里,这并不是作为资本预付的价值到它的起点的回流。这不过是 M^{100} 的流通过程的所谓技术造成的结果,即下述情况的结果: I 的各资本家各自取得 M^{100} 中归自己的部分,然后把他们重新相互还回的货币投入流通。

显然 M^{100} 的流通所必需的 X 镑的最大数量不能象 V^{100} 那样等于 100 镑,因为在 V^{100} 的场合有两种相对立的价值量:形成 I 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 100 镑货币,以及同这一货币量相交换的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因此,流通中存在的全部价值量等于 200 镑,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 100 镑(可变资本)加上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 100 镑。实际上,借助于这 100 镑货币,价值 200 镑的商品实现了流通,这 100 镑先由 I 的资本家用来购买 100 镑劳动力,然后由 I 的工人用来购买 100 镑消费资料。

M^{100} 的情况则不同。第一,这里流通的总价值等于 100 镑消费资料,而不象上述情况那样是 200 镑(100 镑劳动力 + 100 镑消费资料)。同这 100 镑消费资料相对立的,不是购买这些消费资料的外部买者,这同 100 镑劳动力的情况不同,因为作为劳动力的买者同劳动力相对立的是资本家。I 的资本家们既是 M^{100} 的买者,同时又是 M^{100} 的卖者。如果我们甚至假定,他们都同时购买和出售这 M^{100} 中归自己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 M^{100} 的流通就需要最大数量的货币,因为每个货币单位只流通一次,——那么,同一些资本家部分无疑就总是同时作为买者和卖者而相互对立,并且他们的买卖以怎样的程度得到平衡,在这种周转中货币也就在怎样的程度上不再流通。

如果我们假定 X 镑也是流通商品的价值,如 100 镑(对于 V 来说),那么,对于 M^{100} 商品量的流通来说,50 镑就够了。

例如,如果资本家 A 购买价值 $2\frac{1}{2}$ 镑的商品,那么,他就把同量货币投入流通。如果他出售 5 镑商品,那他就从流通中得到 5 镑。于是, $2\frac{1}{2}$ 镑就回到他那里,并且再加上出售商品所得的 $2\frac{1}{2}$ 镑。如果他重新用 $2\frac{1}{2}$ 镑购买商品,那么,他在这个程序结束时就处于下述状态:他(1)从 M^{100} 中取出自己的 5 镑剩余价值;(2)从流通中重新取出他为了得到 5 镑(商品)价值而投入流通的 $2\frac{1}{2}$ 镑货币。如果他花掉流回到他那里的 $2\frac{1}{2}$ 镑货币,——在他从 M^{100} 中取出 5 镑以后,——那么,这就说明,他消费掉的东西多于他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如果他的消费多出 $2\frac{1}{2}$ 镑,那么,他拥有的货币相应地也就少 $2\frac{1}{2}$ 镑。另一方面,如果守财奴 B 只消费 $2\frac{1}{2}$ 镑,而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卖给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家 A ,并得 5 镑,那么,结局就会是这样的:他从 M^{100} 中只取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半,使之并入自己的消费基金。在购买 M^{100} 的这一部分时,他把 $2\frac{1}{2}$ 镑货币投入流通。在出售进入 M^{100} 的 5 镑商品时,他从流通中得到 5 镑,其中 $2\frac{1}{2}$ 镑对他来说也就是流回到他那里的货币(但这是经过上述转化以后才流回的货币), $2\frac{1}{2}$ 镑是他的产品在货币形式上的实现。他取出用作自己的消费基金的,比他可能取出的(比他提供给 M^{100} 的)少 $2\frac{1}{2}$ 镑。可是,现在他拥有 5 镑,而不是 $2\frac{1}{2}$ 镑。如果考察一下 I 的资本家阶级,那么,它同过去一样拥有 50 镑,这些货币在此以前只对 M^{100} 的流通起作用,尽管这个量在这个阶级的单个组成部分,即在单个资本家之间以不同方式进行分配。资本家 A 得到的少 $2\frac{1}{2}$ 镑,而 B 多 $2\frac{1}{2}$ 镑。

资本家阶级每个代表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指出售每人在 M^{100} 中所占的部分)可以分解为 $c+v+m$, 也就是说, 这些商品量等于 $X(c+v+m)$, 因此每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 为此支付 $c+v+m$, 然而 I 的资本家阶级购买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 只等于它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 = M^{100} , 并且按照我们的假定, 各单个资本家作为 M^{100} 的组成部分取出的那部分价值, 只等于他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也就是说, 如果他生产出 M^{100} 的 $\frac{1}{20}$, 那么这部分价值只是 $M^{\frac{100}{20}}$, 即 5 镑。

实际上, 等于 V^{100} 的 100 镑商品已被工人吸收, 工人为此已把 100 镑货币归还给资本家。同样 M^{100} 以及 M^{100} 借以完成流通的 50 镑货币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但是, C^{100} 用于买卖, 并不在 I 的内部进行分配和流通(因为 I 应当用这 C^{400} 重新购买自己的不变资本), 而是 [162] 在 I 和 II 之间进行分配和流通。

首先我们应当谈谈 II。

V^{200} (II), 即投入 II 的可变资本, 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工人。因此, II 的资本家付给工人 200 镑(同 I 的条件相同)。但是, II 的商品资本是由生产资料组成, 而不是由消费资料组成, 即不是由 II 的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工资或收入的那些商品组成。相反, II 的工人用 200 镑向 I 的资本家购买商品。于是, 200 镑商品, 即 C^{200} (I), 就进入 II 的工人的消费基金, 而 200 镑货币就从 II 的工人转到 I 的资本家那里。I 的资本家用这 200 镑来补偿 $C^{\frac{400}{2}} = C^{200}$, 即自己一年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也就是说, 他们用这些货币向 II 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以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作为前提), II 的资本家一年中所耗费的可变资本又回到他们那里, 而第 I 部类

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补偿了他们一年中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现在,Ⅰ的资本家只须以实物形式补偿他们一年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一半,其价值为200镑 $C^{200}(\text{I})$ 。对他们来说,这些生产资料是以价值200镑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处于这种形式上的消费资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体现着Ⅱ的资本家的200镑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即 $M^{200}(\text{II})$,存在于生产资料的形式上,也就是说,存在于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Ⅱ的资本家不能消费自己的剩余产品,这一产品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因此, $C^{200}(\text{I})$ 和 $M^{200}(\text{II})$ 应当发生换位(交换)。这种换位是通过Ⅰ和Ⅱ之间的货币流通实现的。

现在,如果我们采用Ⅰ中的各种同样的前提,那么,Ⅱ的资本家自己应当把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是象Ⅰ中那样把等于剩余价值一半的货币量,而是把等于全部剩余价值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Ⅱ的资本家,即 M^{200} 的占有者本身之间的分配(从而流通)(而Ⅰ中的 M^{100} 的情况却是如此),而是 $M^{200}(\text{II})$ 同 $C^{200}(\text{I})$ 之间的交换,也就是400镑商品量的流通。因此,如果Ⅱ的资本家把 M^{200} 货币价值投入流通,那么这就是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是400镑($C^{200} + M^{200}$)流通商品价值的一半。他们用这一价值购买200镑消费资料,这样,Ⅰ中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 $C^{200}(\text{I})$ 就转到Ⅱ的资本家那里,而200镑货币转到Ⅰ的资本家手里。Ⅰ的资本家从来不曾支配自己的全部产品 C^{400} 。他们的 C^{200} 时(全部产品的一半)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现在他们以货币形式掌握有全部产品中等于 C^{200} 的另一半。可见,他们现在以货币形式,以货币资本形式拥有自己的

不变资本的一半。但是,不变资本在这种形式上不可能发挥不变资本的作用。因此,它应当从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因此,资本家用这 200 镑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这一生产资料从实物形式来看体现着 $M^{200}(\text{II})$ 。这样,I 的不变资本的另一半也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所以,I 的全部不变资本(C^{400})对 I 来说现在重新以它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实物形式而存在,以这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II 的资本家借以完成自己的剩余价值流通的 200 镑的货币形式,由于这种活动而从 I 回到他们那里,因而在 I 和 II 完成交换以后,就象开始交换以前一样,重新由他们分配,用于下一年重新进行同一活动。

这种回流不过来源于这一技术因素:这 400 镑($C^{200} + M^{200}$)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是由 II 的资本家预付的,投入流通的,因此重新回到他们那里。这不是来源于资本周转的实际运动的因素,如作为 $V^{100}(\text{I})$ 或 $V^{200}(\text{II})$ 的预付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如果 I 和 II 的资本家把货币用作支付手段,并且支付期限相互抵销,那么, $C^{200}(\text{I})$ 和 $M^{200}(\text{II})$ 之间的流通不需要分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始终是作为观念的计算货币进行流通(不管它们的虚拟符号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如果假定,II 用 100 镑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预付 I 和 II 之间流通的一半,相反,I 却用 200 镑购买生产资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I 就预付流通所必需的另一半货币。过程的经过就会是这样的:II 用 100 镑货币向 I 购买消费资料,从而把 C^{100} 转化为货币。I 用从 II 那里得到的这 100 镑以及他所拥有的另外 100 镑(对他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来说是闲置的货币资本)购买价值 200 镑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对于 II 来说把它的 M^{200} 转化为货

币。现在Ⅱ拥有,(Ⅰ)它自己最初用来向Ⅰ购买消费资料并由于向Ⅰ的资本家出售而已经流回的100镑货币;(2)Ⅰ的资本家所花费的和代表 M^{100} (Ⅱ)的货币实现即货币形式的100镑货币。但是,Ⅱ的资本家在这种货币形式上不能消费 M^{100} ,正象他最初不能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消费 M^{100} 一样。因此,他必须用这些货币向Ⅰ购买消费资料。于是, C^{100} (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转到Ⅱ那里,而通过这种活动,Ⅰ所预付的100镑货币,即他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又流回到他那里。

最后,我们还应当考察 C^{800} (Ⅱ)的流通。

C^{800} 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这部分生产资料不进入流通,因而也不需要任何货币用于自己的流通。例如,煤的生产者不断以煤的形式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租地农场主不断以种子、肥料、耕畜的形式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机器制造业者不断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来补偿自己的机器,等等。

但是, C^{800} 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必须变换自己的居留地和占有者,从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地方转到它作为生产资料发挥职能的另一一些地方。对于这种多方面的往返运动来说,必须要有货币流通,而Ⅱ的资本家阶级应当拥有这种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这是它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并且它应当自行预付这些货币。

[163]其次,必须指出, C^{800} 价值量不是同另一个800镑的数额相交换,——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如 M^{200} 同 C^{200} 交换那样),——而是在 C^{800} 占有者自身之间进行交换(如 M^{100} 那样)。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货币流通所必需的量为400镑,那么这个数额完全够了。这400镑变换自己的位置,在完成自己的流通手段职能以后便作为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占有者那

里,流回到原来的起点。例如,资本家 A 用 20 镑购买价值 $\frac{800}{40}$ 镑 = 20 镑的生产资料。因此,对他来说,全部活动如下:他出售自己的价值 20 镑的产品,买进他人的价值 20 镑的产品,从而借助于他人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他人的价值 20 镑的不变资本则由他的产品来补偿。为了完成这种活动,他把从流通过程中流回到他那里的 20 镑货币投入流通。象以前一样,他又掌握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上的)20 镑和处于货币形式上的 20 镑。如果就 II 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那么,它象以前一样,占有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 800 镑和处于货币形式上的 400 镑,后者是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阶级内部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ir own class) 实现流通所必需的。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全部情况,那么,在把 I 拥有 100 镑货币以供自己的不变资本 C^{400} 实现流通的第二个假定考虑在内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如下结果:

(1)消费资料。600 镑产 品价值。	250 镑货币,这就是: 100 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50 镑——收入的流通手段,以及 100 镑——用于不变资本流通的货币形式,总共 250 镑。
------------------------	-----------------------------------------------------------------------------------------

然后 C^{400} , I 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R^{100}(V^{100})$ ——工人的消费基金。

$R^{100}(M^{100})$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V^{100}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 (V^{100})。

以及:

里,流回到原来的起点。例如,资本家 A 用 20 镑购买价值 $\frac{800}{40}$ 镑 = 20 镑的生产资料。因此,对他来说,全部活动如下:他出售自己的价值 20 镑的产品,买进他人的价值 20 镑的产品,从而借助于他人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他人的价值 20 镑的不变资本则由他的产品来补偿。为了完成这种活动,他把从流通过程中流回到他那里的 20 镑货币投入流通。象以前一样,他又掌握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上的)20 镑和处于货币形式上的 20 镑。如果就 II 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那么,它象以前一样,占有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 800 镑和处于货币形式上的 400 镑,后者是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阶级内部(within the sphere of their own class)实现流通所必需的。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全部情况,那么,在把 I 拥有 100 镑货币以供自己的不变资本 C^{400} 实现流通的第二个假定考虑在内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如下结果:

(1)消费资料。600 镑产 品价值。	250 镑货币,这就是: 100 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50 镑——收入的流通手段,以及 100 镑——用于不变资本流通的货币形 式,总共 250 镑。
------------------------	---------------------------------------------------------------------------------------------

然后 C^{400} , I 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R^{100}(V^{100})$ ——工人的消费基金。

$R^{100}(M^{100})$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V^{100}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V^{100})。

以及:

金,因而作为部分社会收入实现时要消费的产品发挥职能。在这种形式上,成为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只是这一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它的使用形式。

另一方面, $(V^{200} + M^{200})(Ⅱ)$ 以生产资料形式,也就是以Ⅰ的生产资料形式而存在。就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来看,它们是剩余价值+工资,Ⅱ的资本家阶级和Ⅱ的工人阶级的收入,但是就其使用形式来看,它们只能作为部分社会不变资本发挥职能。

因此, $C^{400}(Ⅰ)$ (处于Ⅰ的产品,即消费资料形式上)同 $(V^{200} + M^{200})(Ⅱ)$ (处于Ⅱ的产品,即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交换,对Ⅰ来说也就是不变资本价值,从而也就是一般资本价值从这一价值只作为收入消费的实物形式转化为能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形式。对Ⅰ来说,这种转化就是它的部分产品转化为产品的物质生产要素。对Ⅱ来说,这种交换就是它的产品从生产要素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形式。因此,同一活动,对Ⅱ来说是它的收入的转化,对Ⅰ来说是资本的转化;但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只是由于Ⅰ的资本C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而Ⅱ的收入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

充当这种转化的媒介的货币流通,不是各资本相互交换的货币流通,而是生产资料同消费资料相互交换的货币流通。为此,在进行这种转化时,Ⅰ的不变资本价值取得这一不变资本价值转化为(Ⅱ)自身的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形式,即货币。由此,Ⅱ的收入价值取得它们从生产资料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形式所必需的货币形式。(Ⅰ)的600镑产品的货币流通的一部分是在Ⅰ和Ⅱ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Ⅰ的内部进行的。

相反,充当 $C^{800}(Ⅱ)$ 的媒介的货币流通,只是不变资本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也就是说,只是[164]生产消费者之间

的交换,这种货币流通完全是在Ⅰ的流通或Ⅰ和Ⅱ之间的流通范围之外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为600镑产品即社会收入的消费充当媒介的那种流通的范围之外进行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加思索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参看第1卷第126页注30)。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李嘉图,同上,第333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1. 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400镑,那么,只要每一个分享这400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例如价值20镑的那部分卖给别人时贵25%,这400镑或许就会变成500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每个人在把自己的那部分卖给别人时便都贵25%。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222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40—550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6页。——编者注

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 500 镑的货币量来使 400 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 400 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 500 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 400 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对于“他们的一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问题正在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至于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有多少,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产生一种假象,似乎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罗伊特的检察官”⁴⁹的秘密,此人向自己的农民解释说,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乏。

2. 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支付薪金的和有闲资本家支付薪金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也就是出售商品,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或劳动力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回流,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用比如说 V^{100} (或 100 镑) 预付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劳动报酬,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价值 100 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 100 镑的商品

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 100 镑,流回到他们手里,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 100 镑。他们用 100 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因此,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 100 镑货币。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 100 镑货币生产了价值 100 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 100 镑商品卖给工人,从工人那里收回了 100 镑货币。因此,在过程终结时似乎产生下述结果:在这种交易后也和交易前一样,资本家占有 100 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 100 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如果这 100 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么,结局他们就是无代价地给予工人 100 镑商品,因为他们首先就要为工人的劳动把 100 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 100 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 100 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 100 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象德斯杜特那样的有才华的思想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165]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无论如何,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由于先支出 X 镑货币额,然后再收进 100 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怎么会由于 X 镑货币的回流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 X 镑货币没有丢失,不过是右手拿出左手又拿进)。他告诉我们,资本家发财致富,“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更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中。这些人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 资本家 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 240 页)

这样一来,例如是资本家把 100 镑(V^{100})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 120 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不仅是 100 镑,而且还得到新加的 20 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 100 镑,那么,他们就只能用 100 镑向资本家购买,而不能用 120 镑购买。这就是说,这样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但是资本家很狡猾。他们寻找另外的途径。工人用 100 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 80 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 20 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 20 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 20%,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 20%。

如果更仔细地考察问题,就会看到,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支付给工人 80 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 80 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 80 镑的商品,而不是去享受不必要的快乐——最初支付 100 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 100 镑只提供价值 80 镑的商品,那么资本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足够的工资”(第 219 页),

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力,要足够

“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 180 页)。

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

“产业的死亡”(第 208 页),

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80 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 80 镑,他们为交换这 80 镑,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 80 镑的商品。所以这 80 镑的回流并不能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 100 镑货币,那么,他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实际工资要多 25%,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 25%。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么,产业资本家和“有闲资本家”本来能够生产的利润基金就根本不存在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在这里,

“在我们的古老的社会内,雇佣工人的生活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 202 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 [beim Abbruch am Lohn],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 100 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 100 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 80 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 25%的货币额即用 100 镑使 80 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 25%。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 100 镑作为工资(购买劳动力),然后为交换这 100 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 80 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 100 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 100 镑货币,为交换这 100 镑却提供 80 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 80 镑货币,并为交换这 80 镑提供 80 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 25%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3. 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用来雇用自己直接剥削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这种资本家每年得到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同上)。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基金”。

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 200 镑,或 M^{200} 。他们把比如说 100

镑(或 M^{100})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 = 100 镑或 M^{100} , 不属于他们, 而属于有闲资本家, 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 他们必须把 100 镑货币支付给后面这两种人。我们现在假定, 这两种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 80 镑供他们个人消费, 用 20 镑来购买仆役等等。

[166] 他们用 80 镑供个人消费。所以, 他们用这 80 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 因此, 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 80 镑的产品脱手时, 这 80 镑货币, 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 100 镑的 $\frac{4}{5}$, 流回到他们手中。

其次, 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 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 20 镑工资。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 20 镑的消费资料。因此, 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 20 镑的产品脱手时, 就有 20 镑货币, 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 100 镑货币的 $\frac{1}{5}$, 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 产业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付给有闲资本家的 100 镑货币, 流回到他们手中; 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 = M^{100} (100 镑), 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 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仆役之间分配这 100 镑的问题引进来(考虑进去), 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 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 他们的地租和利息, 总之, 剩余价值 M^{200} 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 是由产业资本家以 100 镑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 100 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 他们就把 100 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 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得到 100 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 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 100 镑货币, 就又流回

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夸夸其谈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 200 镑,其中 100 镑是货币形式,100 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 100 镑货币,但却失去了 100 镑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了 100 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 100 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付出 100 镑货币,然后再把这 100 镑货币作为 100 镑消费资料的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等,那么,就不会有 100 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没有把 100 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地表现为:在价值 200 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总额减少。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如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为媒介的产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在这个蠢驴那里到处出现极大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

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同上,第 246 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为什么呢?要注意,这是因为产业家不是两次支付这个 100 镑的租金(先是 100 镑货币,然后是 100 镑商品),而是只支付一次,也就是 100 镑货币,并为交换这些货币提供 100 镑商品,只要这一商品将用这 100 镑货币来支付;也就是说,他们原先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 100 镑货币,由有闲资本家为交换 100 镑商品而又付给他们。

但是,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换句话说产业骑士,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 25%。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 100 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按比如说 120 镑把价值 100 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 100 镑,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 20 镑。这时,又怎样计算呢?他们白白付出 100 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付给他们的 100 镑,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100 镑是损失。但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 20 镑。因此,20 镑收益 + 100 镑损失,仍有 80 镑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这种财富的损

失变为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有效,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 100 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 120 镑货币。

于是就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 80 镑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 100 镑货币。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样,仍然要白白付出 80 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 120 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 100 镑。

[167]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 242 页),

说产业家

“用他们的基金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这种基金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第 246 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第 242 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 235 页)

德斯杜特对货币流通怎样成为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媒介这个

问题作了这样出色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并且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 239、240 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拉得尔菲亚哲学协会会员,⁵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虚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

“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第 242、243 页)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自杀!)

(2)

(I)消费资料:

$\overbrace{\hspace{1.5cm}}^a$
(50 镑货币)

$C_a^{200} + V_a^{50} + M_a^{50}$ (工人的消费资料) +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overbrace{\hspace{1.5cm}}^b$ | 25 镑
(50 镑货币)

$C_b^{200} + V_b^{50} + M_b^{50}$ (货币)

(II)生产资料:

$$\overbrace{C^{200} + V^{50} + M^{50} + C^{200} + V^{50} + M^{50}}^{() \quad ()}$$

(生活上必需的消费资料的 [生产资料])

$$\overbrace{+ C^{200} + V^{50} + M^{50} + C^{200} + V^{50} + M^{50}}$$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 [生产资料])。

在(I)项中,我们已考察运动的最简单的形式。现在,我们对其较复杂的形式进行考察,这可以使人们看到,构成 I 和 II 的工业部门不管如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虽然这种往返运动,以及作为这一运动的媒介的货币流通由此而复杂化了。

首先,我们在 I 中把产品分为两种,从而分为两大生产领域,这就是:(1)工人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2)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从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目的来看,问题并不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变化:在一定的限度内奢侈品可以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而另一方面,足够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要进入资本家的消费,——这就是说,同种产品和同一生产部门的产品会出现在两个部类中。

我们先考察消费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媒介。

首先,我们看到在 I (a)中有 300 镑的产品充当工人的消费资料。在这个生产领域中,资本家预付 50 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 50 镑货币从这些资本家那里购买 50 镑的商品(= V_a^{50})。这 50 镑只在 I (a)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流通。

其次,在 I (b)中,我们看到有 300 镑的产品充当资本家的消费资料。资本家预付 50 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 50 镑货币在 I (b)中向 I (a)购买 50 镑的商品(= M_{Ia}^{50})。I (a)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购买 I (b) 的产品 ($= \frac{50}{b}$), 即供他们消费的 I (b) 类的消费资料。于是, 他们用来支付工资的那笔货币资本同时流回到 I (b) 的资本家手中。最后 M^{50} I (b) 这笔基金是在这一类的资本家之间借助于 25 镑的货币流通而进行分配的。实际上, $V_{50}(I_a)$ 同 $M^{50}(I_a)$ 相交换。

在 I 中, 经过这次周转以后, 情况是这样的: I (a) 的资本家还拥有 200 镑的必要消费资料 (C_a^{200}) 和再度购买劳动力的 50 镑货币资本。I (b) 的资本家还拥有 200 镑的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C_b^{200})、再度购买劳动力的 50 镑货币资本以及用于这些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 25 镑。 $C^{200}(a)(I)$ 和 $C^{200}(b)(I)$ 应当从产品形式重新转化为这种产品的生产资料。这是通过 I 和 II 之间的流通而实现的。

我们先考察 II + II, 即 II 中由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

[168] 在 II () 中, 50 镑货币被预付在劳动力上, II () 的工人用这 50 镑货币向 I (a) 购买相应数量的消费资料。

这样一来, 现在, 经过这一交易以后, I (a) 的不变资本就由 C_a^{150} 商品和 50 镑货币组成。I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的商品 ($= V^{50} II$)。因此, 用于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资本流回到资本家 II () 的手里, 他们总是用它支付工资。

其次, II () 的资本家把 50 镑货币花费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 50 镑货币向 I (a) 购买商品; I (a)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向 II () 购买商品 ($= M^{50}$)。

所以, 现在情况是这样。

II 的资本家拥有 100 镑商品 ($= V^{50} + M^{50}$)。他们还拥有 200 镑商品 (C^{200}), 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货币形式的 100 镑货币以及他们的剩余价值借以实现的 50 镑货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货

Die Σ ist die Menge aller Σ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Die Σ -Eigenschaften sind die Eigenschaften, die in Σ sind. Σ ist eine Σ -Eigenschaft, wenn $\Sigma \in \Sigma$.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 168 页

币形式。)Ⅱ的资本家还拥有自己的全部产品,此外,他们还花费了50镑货币,这些货币现在处在Ⅱ的资本家手中。Ⅱ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向Ⅱ的资本家购买50镑商品,这样,Ⅱ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Ⅱ的资本家手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Ⅱ和Ⅱ。

Ⅱ把50镑货币预付在劳动力上。Ⅱ的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a)购买50镑商品。Ⅰ(a)用这50镑向Ⅱ()购买50镑商品。Ⅱ用这50镑购买Ⅰ(b)的剩余价值50镑。Ⅰ(b)用这50镑向资本家Ⅱ购买50镑商品,这样,Ⅱ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资本家Ⅱ的手里。

为更明白起见,我们把到此为止完成的一切交易按照我们所考察的顺序列表如下。

在Ⅰ内部的周转完成以后,所呈现出的情况是这样的:

(Ⅰ)工人的消费资料:

C_a^{200} (商品形式) + V_a^{50} (货币形式和劳动力形式)

+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C_b^{200} (商品形式) + V_b^{50} (货币和劳动力) + 用于收入流通的25镑。

因为这里所计算的125镑货币在Ⅰ的内部不断流通,所以我们在考察Ⅰ和Ⅱ之间的交换时,可以把其中的第一类归结为:

Ⅰ(a)工人的消费资料: C_a^{200} (商品形式)

+ (b)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C_b^{200} (商品形式);

因为这是Ⅰ中同Ⅱ发生流通的唯一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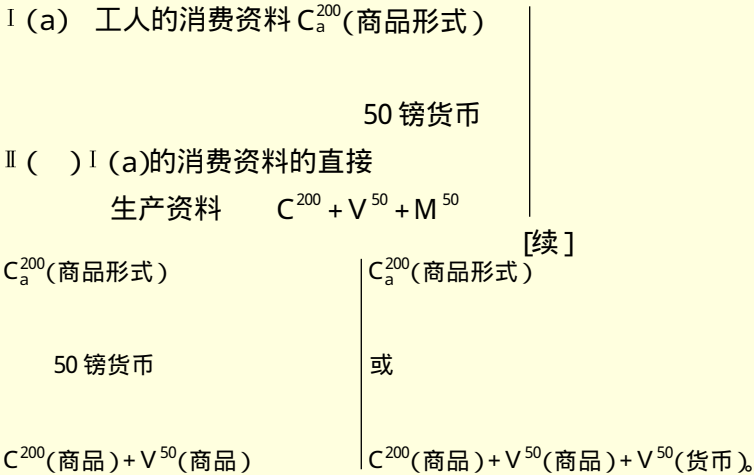
现在先是Ⅰ(a)和Ⅱ之间发生局部流通。

Ⅱ先预付50镑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a)购买50镑商品;Ⅰ(a)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Ⅱ购买50镑商

品。这样一来,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重新流回到资本家 II 的手里。

于是,我们得出:

(1) I (a)和 II 之间以及 II 内部的第一次局部流通



这第一次流通的结果是:

I (a) 工人的消费资料:

$$C_a^{150} \text{ (商品形式)} \\ + C^{50} \text{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II () (a) 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资料:

$$C^{200} \text{ (商品)} + v^{50} \text{ (货币) (劳动力)} + M^{50} \text{ (商品)}。$$

[169] 最好总是从作为流通起点的循环来开始描述序列。

这样,第一次局部流通的结果可以表示如下:

II () 的生产资料。

$$C^{200} \text{ (的商品)} + V^{50} \text{ (50 镑货币} + A) + M^{50} \text{ (的商品)}。$$

I (a) 工人的消费资料。

$$C_a^{50}(\text{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_{II}^{50})$$

$$+ C_a^{150}(\text{消费资料形式})$$

(2) II 内部以及 II、I(a)和 II 之间的第二次局部流通

II 的资本家投入 50 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工人用这 50 镑货币向 I(a)购买 50 镑商品。I(a)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资本家 II 用这些货币来补偿生产资料,从 II 购买生产资料。因此,II 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资本又流回到 II 的资本家手里。

因此,II 内部产生以下变化:

第一,I(a)用 50 镑货币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资料转到 I(a)那里。

在这次交易以后,II 呈现以下状况:

$$II \cdot C^{50}(\text{货币形式}) + C^{150}(\text{ 的商品形式}) + V^{50}(50 \text{ 镑货币} + A) + M^{50}(\text{ 的商品})$$

II 用这 50 镑货币(C^{50})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

所以,这次交易以后就得出:

$$II \cdot C^{50}(\text{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text{其他等等}$$

由此,总运动的结果是:

$$II \cdot \text{生产资料}(\text{ })$$

$$C^{200}(\text{ 的商品}) + V^{50}(50 \text{ 镑货币} + A) + M^{50}(\text{ 的商品})$$

$$I(a) \cdot \text{(a)的消费资料}$$

$$C_a^{100}(\text{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_a^{100}(\text{消费资料形式})$$

$$II \cdot \text{生产资料}$$

$$\begin{aligned}
 & C^{50}(\text{II 的生产资料}) \\
 & + C^{150}(\text{的商品形式}) \\
 & + V^{50}(50 \text{ 镑货币} + A) \\
 & + M^{50}(\text{的商品})。
 \end{aligned}$$

(3) II 内部以及 II 和 I (a)、II 、
I (b)之间的第三次局部流通

资本家 II 把 50 镑预付在劳动力上 ; 工人用这 50 镑向 I (a) 购买商品, I (a) 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 II 用这 50 镑购买 I (b) 的剩余产品, I (b) 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这样一来, II 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资本又流回到 II 那里。

全部运动的结果 :

II . 的生产资料。

$$\begin{aligned}
 & C^{200}(\text{的生产资料}) \\
 & + V^{50}(50 \text{ 镑货币形式} + A) \\
 & + M^{50}(\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end{aligned}$$

I (a) . (a) 的消费资料。

$$\begin{aligned}
 & C_a^{150}(\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_a^{50}(\text{a 的消费资料形式})。
 \end{aligned}$$

II . 的生产资料。

$$\begin{aligned}
 & C^{50}(\text{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150}(\text{的商品形式}) \\
 & + V^{50}(50 \text{ 镑货币} + A) \\
 & + Q。(\text{因为 } M^{50} \text{ 花在 I b 的消费资料上。})
 \end{aligned}$$

I (b) . (b) 的消费资料。

$$\begin{aligned}
 & C_b^{50} (\text{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_b^{150} (\text{b的消费资料}) \\
 & (4) \text{II 内部以及 II 和 I (a) II 、 II 、} \\
 & \text{I b II 之间的第四次局部流通}
 \end{aligned}$$

资本家 II 把 50 镑货币预付在劳动力上 ;工人用这些货币向 I (a) 购买 50 镑的消费资料。 I (a)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的生产资料。 II 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的生产资料。 II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向 I (b) 购买消费资料。 I (b)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 II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来补偿 II 的 50 镑生产资料。因此 , II 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资本流回到 II 那里。

全部运动的结果是 :

$$\begin{aligned}
 & \text{II . 的生产资料。} \\
 & C^{200} V^{50} (50 \text{ 镑货币} + A) \\
 + & M^{5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 \text{I (a) . a 的消费资料。 } C_a^{20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 \text{II . 的生产资料。} \\
 & C^{100} (\text{II a 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10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V^{50} (50 \text{ 镑货币} + A) \\
 + & Q (50 \text{ 镑用作消费基金}) \\
 & \text{II . 的生产资料。} \\
 & C^{200} (\text{的生产资料}) \\
 + & V_a^{50} (50 \text{ 镑货币} + A) \\
 + & Q. (\text{即 50 镑用作消费基金。})
 \end{aligned}$$

I (b). b 的消费资料。

$$C_b^{100} \text{ (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_b^{100} \text{ (b 的消费资料形式)}。$$

II . 的生产资料。

$$C^{50} \text{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150} \text{ (的生产资料)} \\ + \\ V^{50} \text{ (50 镑货币 + A)} \\ + \\ M^{50} \text{ (的生产资料)}。$$

如果现在看一看到此为止得到的结果 ,那么 :

I (a). a 的消费资料。

$$C_a^{200} \text{ (的生产资料形式)}$$

因此 , I (a) 的全部不变资本完成了从 (a) 的消费资料形式到这些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 即到 的生产资料的再转化。

投入不同生产领域 I 和 II 的全部可变资本 (货币资本) 花费在

I (a) 的消费资料上。

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进一步的交换。

现在代替 I (a) 的产品的是 :

I (a). 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发挥职能的资本 :

$$C_a^{200} \text{ (的生产资料形式) 和劳动力} + \left\{ \begin{array}{l} V_a^{50} \text{ (货币形式)} \\ \text{价值 50 镑的劳动力} \end{array} \right.$$

因此 , 这个资本被再生产出来 , 重新开始自己的过程。

[170]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

II 和 II ,

那么首先存在 :

$$II () . C^{200} \text{ (生产资料)} + V_a^{50} \text{ (货币形式)}$$

$$\begin{aligned}
 & + \text{价值 50 镑的劳动力} \\
 & \text{和} \\
 I (\quad) & + C^{10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C^{10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text{货币形式}) \\
 & \quad \quad \quad \left\{ + \left\{ \text{价值 50 镑劳动力} \right. \right.
 \end{aligned}$$

首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从资本分为各组成部分的假定出发,那么, C^{100} 由它本身的产品得到补偿,也就是说,不变资本 C^{200} 的一半,象全部不变资本 C^{200} 一样,由这一资本本身的产品得到补偿。

如果我们从另一划分出发,那么,结果就不同于上述结果。下面还会看到,在作社会划分的情况下,这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可能, C^{100} 部分作为生产资料进入 C^{200} , 也就是说, C^{200} 的相应部分进入 C^{200} 的生产资料。

例如,在这样的场合: $C^{200} = C^{180} (\text{的生产资料}) + C^{20} (\text{的生产资料})$

和 $C^{200} = C^{18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和 $C^{8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在这种场合,还会有 $C^{200} (\text{II})$ 和 $C^{200} (\text{II})$ 之间的货币流通。

如果为了简便起见不考虑这一点,那么还会发生的就只是 $C^{200} (\text{II})$ 内部的货币流通和 $C^{200} (\text{II})$ 内部的不以前一流通为转移的货币流通。如果我们假定,这两种流通各需 100 镑,那么, II 和

II 内部的全部再生产就表现为:

II、 $C^{200} (\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和这一不变资本在 II

的流本家之间流行流

通所必需的 100 镑 + V⁵⁰ (50 镑货币形式)
+ 价值 50 镑的劳动力

和

II . C²⁰⁰ (作为 的生产资料的 C¹⁰⁰
和作为 的生产资料的 C¹⁰⁰) + V⁵⁰ (50 镑货币形式)
+ 不变资本 200 () 流通所
必需的 100 镑 + 价值 50 镑的劳动力。

因此,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过程的全部条件得到更新。

如果把整个第 II 类看作社会整体,那就可以看到:

II + (), 用于 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本:
C₊⁴⁰⁰ (生产资料) + V₊¹⁰⁰ (100 镑货币形式)
+ 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200 镑 +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

因此:

II . I (a) 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C⁴⁰⁰ (生产资料) + V¹⁰⁰ (100 镑货币形式)
+ 生产资料流通所必需的 200 镑货币 +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

现在只剩下一点我们还要加以考察: I (b) 和 II + 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进程。

我们到此为止所得的结果是:

I (b). b 的消费资料。
C_b¹⁰⁰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_b¹⁰⁰ (b 的消费资料形式)。
II . 的生产资料。

C^{5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150} (的生产资料)
 +
 V^{50} (50 镑货币)
 + M^{50} (的生产资料)。

II . 的生产资料。

C^{200}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50 镑货币形式)
 +
 M^{50} (的生产资料形式)。

(5) II 、 I (b)和 II 之间的第五次局部流通

II 花 50 镑货币购买 I (b)的商品, I (b)用这 50 镑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的生产资料, II 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 50 镑的生产资料, II 用这 50 镑购买 I (b)的 50 镑商品, I (b)用 50 镑向 II 购买商品,因而 II 的货币又流回到自己手里。

由此得出如下结果(如果就各步骤进行考察):

II . 的生产资料。

C^{5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150} (的生产资料)
 +
 V^{50} (50 镑货币)
 +
 M^{50} (的生产资料)
 +
 收入的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

I (b). b 的消费资料。

C_b^{150} (的生产资料形式)
 C_b^{100} (b 的消费资料形式)。

[171]于是得出下述结果:

I (b). b 的消费资料:

- C_b^{15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50} (b 的消费资料形式)。
 II . 的生产资料。
 C^{5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150}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50 镑货币形式)
 + M^{50} (50 镑货币形式)。
 下一个过程是在 II 和 II 之间进行的; II 用 50 镑货币
 向 II 购买 50 镑商品,结果如下:
- II . 的生产资料。
 C^{1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150}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50 镑货币形式)。
 II . 的生产资料。
 C^{200}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50 镑货币形式)
 + M^{50} (50 镑货币形式)。
 然后, II 处于主动地位,向 I b 购买 50 镑货币的商品,结果
 如下:
- II . 的生产资料。
 C^{200}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50} (50 镑货币形式)
 + 0 (因为 50 镑货币花在 的消费基金上)。
 I (b). b 的消费资料。
 C_b^{15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50} (货币形式)。
 最后, I (b) 用这 50 镑货币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结果如下:

I b. b 的消费资料。

C_b^{2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II . 的生产资料。

C^{1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100}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形式。

如果不是假定, II 预付 II 和 内部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全部货币(例如, II 预付 25 镑, II 预付 25 镑), 那么, 这 50 镑不会流回到 II 那里, 而是 25 镑流回到 II 那里, 25 镑流回到 II 那里。(5) 的全部流通的总结果是:

I b. b 的消费资料。

C_b^{2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II . 的生产资料。

C^{1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C^{100} (的生产资料)

+ V^{100} (货币形式)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

II . 的生产资料。

C^{200} (的生产资料形式)

+ V^{100} (货币形式)。

II 的资本完全得到更新, 并且 C^{200} (C^{100} 作为 的生产资料和 C^{100} 作为 的生产资料) 和 C^{200} (的生产资料形式) 得到计算, 这实际上就是为 II 和 II 所假定的情况。

在这里也应当假定, 这种不变资本的流通需要 200 镑, 100 镑用于 II , 100 镑用于 II 。

因此, II 和 进行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完全更新, 情况归结

如下：

II . I (b) 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C^{400} (生产资料形式)
 + V^{100} (100 镑货币形式)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
 + 它们流通所需要的 200 镑
 +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

最后,如果我们看一下过程的总结果,那么它将是这样的。

生产基金：

C^{400} (用于 I (a) 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 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200 镑
 + C^{400} (用于 I (b) 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 这一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200 镑
 + C^{200} 镑 (I a 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 C^{200} (I 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 V^{100} (100 镑货币资本) + V^{100} (100 镑货币资本)
 +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 + 价值 100 镑的劳动力

或者 : 生产基金。

C^{1200} (生产资料形式)
 + 这些生产资料的流通所必需的 400 镑货币
 + V^{300} (300 镑货币资本)
 + 价值 300 镑的劳动力

和 : 消费基金。

R^{600}
 +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流通所必需的 75 镑货币

R 在这里和以下都表示收入(“revenu”)。——编者注

因此：

C^{1200}
 + C^{1200} 的流通所必需的 400 镑货币
 + V^{300} (劳动力)
 + 劳动力的流通所必需的 300 镑(生产基金)
 + R^{600}
 + 剩余价值的流通所必需的 75 镑。

因此,正象以前那样 $C^{1200} + R^{600}$,要计算的只是劳动力和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总额。

1800 镑产品通过 775 镑货币总额进行流通,也就是:400 镑——只用于不变资本的交换,其余 375 镑中,25 镑只用于剩余价值的交换,而 350 镑则用于使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各得其所的流通。

[172]因此,1800 镑商品是通过 775 镑货币来进行流通的。但是,只说到 1800 镑商品就不对了。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 300 镑劳动力算进去。

我们再次专门考察一下货币运动。于是,总共 $1800 + 300 = 2100$ 镑处于 W (商品)和 A (劳动力)形式上的价值。

首先,我们得出：

(A) I a I b 内部和 I a 和 I b 之间的第一次局部流通	
(A) I a 和 I b:	I (a)= 用货币预付的可变资本 50
(第 167、168 页)	镑购买 A (劳动力)(I a)的工人
	用这 50 镑向 I a 的资本家购买
	消费资料,于是这些货币又流

50 镑

2 次周转。价值 100 镑的商品得到实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 I 流通形式。可变资本、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回到 I a 的资本家那里 , 等等。这 50 镑使 100 镑商品 , 即 50 镑劳动力和 50 镑商品实现流通。这些货币由于这种花费性质 , 同时就作为货币资本发挥职能 , 也就是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发挥职能 , 因此 , 它们不断重新流回到自己的起点。

资本家用 50 镑向工人购买劳动力 , 并把工人自己的价值 50 镑的产品部分卖给工人。由此就产生了这种货币资本的回流、产生了 $G100 - A100 - W - G100$ 这个运动。货币起初作为货币资本发挥职能 , 然后作为工人的流通手段发挥职能 , 这样就流回到起点。

起初 , 资本(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被预付 , 然后收入以这些货币形式被花费。

I (b) : 以货币形式预付的(I b)的可变资本 50 镑。在这里 , 运动比在 I a 的场合更加复杂。50 镑必须经过更多的交易 , 然后才能作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返回

到自己的起点。

50 镑被预付在劳动力的报酬上。I b 的工人阶级用 50 镑向 I a 购买消费资料, I a 的资本家阶级用 50 镑向 I b 购买消费资料, 这样, 50 镑货币资本就流回到 I b 那里。

这样, I b 中起初把 50 镑预付在价值 50 镑的劳动力上: 第一次交易。50 镑购买 50 镑的商品(A)。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I b 的工人用 50 镑购买 I a 的消费资料, 商品; 第二次交易。50 镑起初是工资或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形式。

因而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被当作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用来购买 I a 的 50 镑商品。

因而, 到此为止借助于 50 镑完成了 100(I a 的 100 镑劳动力 + I b 的 100 镑商品) 的流通。

对 I a 的资本家来说, 这 50 镑是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形式 ($M^{50}(I a)$), 或他们的收入的流

<p>50 镑 3 次周转。价值 150 镑的商品 + A 得到实现。 (I b) 的可变资本、(I b) 的工人收入、(I a) 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I b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p>	<p>通手段。他们用这些货币购买 (I b) 的 50 镑商品。 因此, 现在借助于 50 镑, 价值 150 镑的商品完成了流通, 这就是 $A 50(I a) W 50(I a) W 50(I b) = 150$。 通过最后一次交易, 这 50 镑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p>	
	<p>至于形式, 那么 50 镑起初是 (I b)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I b) 的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对于 (I a) 的 50 镑商品来说, 本身是购买手段, 因而是 I a 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对于 I b 的 50 镑商品来说, 本身是购买手段, 由此, 又成为 (I b)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p>	<p>50 镑的 3 次周转促成它们本身的 1 次流通, 由此, 它们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 I b 那里。</p>

<p>25 镑是 I b 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由他们预付。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p>	<p>25 镑 用于 I b 的资本家收入的流通。</p>
<p>这 125 镑只在 I a 和 I b 内部,即在 I 的内部进行流通。</p>	

[173](B)第二次局部流通。在 II 内部和 II 和 I a 之间进行

<p>50 镑</p> <p>(1)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p> <p>(2) II 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p> <p>(3) I a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作为这种具有 I a 的生产资料形式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实现(或对 II</p> <p>作为购买手段,对 I a 作为它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发挥职能)。</p> <p>(4) II 的可变资本的流的货币形式。</p>	<p>50 镑</p> <p>在 II 中,作为可变资本(货币)预付的 50 镑被用来购买 A (I a 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资料)。</p> <p>(II) 的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 I a 的 50 镑商品(消费资料)。50 镑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p> <p>这 50 镑现在是 C⁵⁰(I a)的货币形式,也就是 I a 的不变资本的 $\frac{1}{4}$ 部分的货币形式。</p> <p>I a 的资本家用这 50 镑货币购买 (II) 的 50 镑商品(生产资料)。这样,(II) 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 II 的资本家那里。</p>
---------------------------------------------------------------------------------------------------------------------------------------------------------------------------------------------------------------------------------------	--------------------------------------------------------------------------------------------------------------------------------------------------------------------------------------------------------------------------------------------------------------------------------------------------------------------

借助于这 50 镑实现了
50 镑的 $A(II)$, 50 镑的
 $W(Ia)$, 50 镑的 $W(II)$
= 150 镑

(C) II 内部和 II 、 Ia 和 II 之间的第三次局部流通

50 镑

- (1)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 II 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3) Ia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
(4) II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
(5) II 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 50 镑实现：

50 镑的 $A(II)$ ，
50 镑的 $W(Ia)$ ，
50 镑的 $W(II)$ ，
50 镑的 $W(II)$
= 200 镑

50 镑作为 II 的可变资本预付。工人用这 50 镑购买 Ia 的 50 镑商品。 Ia 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50 镑)。 II 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用来进行补偿。于是, II 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资本流回到 II 的资本家那里。

(D) II 内部和 II、I a II、I b 和
II 之间的第四次局部流通

50 镑

- | | |
|----------------------------------------------------------------------------------------------------------------------------------------------------------------------------------------------------------------------|-------------------------------------------------------------------------------------------------------------------------------------------------------------------------|
| <p>(1)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p> <p>(2) II 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p> <p>(3) I a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4) II 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p> <p>(5) I b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6) II 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p> | <p>II 的资本家预付 50 镑用作可变资本。工人用这 50 镑购买 I a 的 50 镑商品，I a 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II 用这些货币购买 I b 的剩余产品，I b 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于是，II 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资本流回到 II 的资本家那里。</p> |
|----------------------------------------------------------------------------------------------------------------------------------------------------------------------------------------------------------------------|-------------------------------------------------------------------------------------------------------------------------------------------------------------------------|

借助于这 50 镑实现：

$$\begin{aligned}
 &50 \text{ 镑的 } A(\text{II}), \\
 &50 \text{ 镑的 } W(\text{I a}), \\
 &50 \text{ 镑的 } W(\text{II}), \\
 &50 \text{ 镑的 } W(\text{I b}), \\
 &50 \text{ 镑的 } W(\text{II}) \\
 &= 250 \text{ 镑}
 \end{aligned}$$

(E) II 内部以及 II 和 I a II 、II 、I b II
之间的第五次局部流通

50 镑

- | | |
|-------------------------------------------------------------------------------------------------------------------------------------------------------------------------------------------------------------------------------------------------------------------------------------------------------------------------------|------------------------------------------------------------------------------------------------------------------------------------------------------------------------------------------------------------------------------|
| <p>(1)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p> <p>(2) II 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p> <p>(3) I a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4) II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5) II 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p> <p>(6) I b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7) II 的不变资本($\frac{1}{4}$)的货币形式。</p> <p>(8) II 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p> | <p>II 的资本家预付 50 镑货币用作可变资本；工人用这 50 镑货币购买 I a 的 50 镑商品，I a 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II 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II 用这些货币向 I b 购买 50 镑消费资料，I b 用这些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II 向 II 购买 50 镑生产资料。于是，II 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资本流回到 II 那里。</p> |
|-------------------------------------------------------------------------------------------------------------------------------------------------------------------------------------------------------------------------------------------------------------------------------------------------------------------------------|------------------------------------------------------------------------------------------------------------------------------------------------------------------------------------------------------------------------------|

借助于这 50 镑实现：

- 50 镑的 A (II)，
 50 镑的 W (I a)，
 50 镑的 W (II)，
 50 镑的 W (II)，

概述

50 镑的 W (I b) ,
 50 镑的 W (II) ,
 50 镑的 W (II)
 = 350 镑

[174](F)第 II 类(和)内部的第六次局部流通

200 镑 II 和 II 的不变资本的本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200 镑(II (和))的不变资 本)的流通。 参看 :第 170 页
--------------------------------------	------------------------------------------------

(G)II 、 I b 和 II 之间的第七次局部流通

50 镑 (1)II 的剩余价值流通 所必需的货币。 (2)(I b)的不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3)(II)的不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4)II 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手段。 (5)(I b)的不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6)II 的剩余价值的回 流的货币形式。	假定 II 把全部货币投入自己 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即以货币形式投 入 50 镑,用这些货币向 I b 购买消费 资料;I b 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 资料,II 用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 料。 II 用这 50 镑向 I b 购买消费资 料(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I b 用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 料,由此,这 50 镑又流回到 II 那 里。
-----------------------------------------------------------------------------------------------------------------------------------------------------------------------------	--------------------------------------------------------------------------------------------------------------------------------------------------------------------------------------------------------------------------

借助于这 50 镑货币实现：
 50 镑的 $W(Ib)$ ，
 50 镑的 $W(II)$ ，
 50 镑的 $W(II)$ ，
 50 镑的 $W(Ib)$ ，
 50 镑的 $W(II)$
 = 250 镑。

(H) II 和 II 内部的第八次局部流通

200 镑
 II 和 II 内部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II 和 II 内部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 200 镑(见第 171 页)。

[(C)]对以上所述的几点说明

(a)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那些货币的回流

首先,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同时作为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资本家把货币支付给工人,后者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这样,资本家又得到他重新用来购买劳动力等等的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只直接发生在真正生产工人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在这里,即使有商人介入,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零售商从生产者那里得到商品,这时,生产者不是自己,而是通过零售商把商品卖给工人;零售商要把从工人那里这样得到的货币还给生产者。)

一个工业部门离工人消费资料(一般说来,也就是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越远,花在工资上的货币回到它们的起点的直接回流就越慢(参看:(E)第五次局部流通,第173页;从(A)开始,第172页)。

这里总是假定,同量货币,例如花在工资上的同量货币,会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起点。实际上,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发生,或者说,只是偶然的现象。我们所说的回流,只是指一定量价值作为货币流回到自己的起点,而价值回流所采取的货币单位的个性如何,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至于我们所说的货币流通,则直接是指各种流通过程,或同一货币单位的换位。

同时,这里涉及的不是个别资本家,而是可变资本总量——因为可变资本起初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且总是一再要这样预付。

回流也象开支一样,要不断地进行。可见,由于这种回流是以一系列流通过程作媒介,而流通过程表现了再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现实运动,也就是说,既表现了从产品中扣除的那部分资本的补偿,又表现了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另一部分产品的补偿,——所以,总的说来,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货币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应当经历与图表中所描述的周转相一致的道路。

由此可见,起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预付或支付的货币的回流运动,包含或可能包含[175]这些货币本身的一系列周转。

至于社会资本各独立部分的周转期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部门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应当预付的货币资本量的区别,在这

见本卷第245—246页。——编者注
同上,第239—243页。——编者注

里就不进行考察了。虽然在一个部门中例如一年才周转一次,而在另一个部门中一次周转只需几个星期,等等,然而,不论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作为可变资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会被工人当作他们的收入的流通手段立即投入流通,例如每星期投入一次。对于可变资本总量的流通来说,所需要的是完全一定的货币量。因此,如果在某个部门——由于它的周转期较长——投入流通的是这个总量的较大的、倍加的部分,那么在其他部门就是较小的部分。因此,那里完成回流运动的货币部分比这里要大。

(b) 作为可变资本投入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和
执行剩余价值、资本家收入的流通手段
职能的货币的回流之间的区别

再生产过程,从它的总运动来看,不仅为生产基金提供部分产品(作为生产资本物质要素),不仅再生产劳动力,重新使它并入资本,而且使发挥职能的货币重新分开,一部分充当资本的货币形式,一部分充当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货币形式)。(资本家的收入。)

但整个说来,起初作为收入的流通手段投入流通或花掉的货币的回流,不同于作为可变资本(资本一般)的货币形式而预付的货币的回流。

以这后一种形式预付的货币,由于它们本身被花费而回流。它们被资本家转化为劳动力,而工人把它们投入商品流通,对工人来说,它们是工人工资或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但是,劳动力价值构成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通过这种商品的出售,资本家起初支付给工人的并被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或其数额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流通货币),重新流回来,完成流通并回到

自己的起点：在工人表现为自己的商品的买者的场合是直接流回，在一切其他场合是间接流回。

至于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 [Versilberung]，或使剩余价值进行流通而投入流通的那部分货币，情况就不同了。资本家——而用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流通的货币，只能由资本家自己投入流通——花费货币购买自己的消费资料，他的这一行为本身不能保证这些货币流回到他自己的口袋里。相反，这种行为的唯一内容就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价值，而以消费资料形式取回他要消费的价值（这种价值进入他的个人消费）。于是，这种价值被资本家用尽。它所以流回到资本家那里——正象这里所假定的，每个资本家只消费自己的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实现这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他的商品包含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通过出售商品而得到实现，这同资本家花费货币购买消费资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这一行为的结果。实际上，他只是预料到要出售这种剩余价值，因而花费了相当于剩余价值的货币量。这些货币在他出售商品以后又流回到他那里。

在实际当中看起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剩余价值中只有一部分属于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本人，而有一部分应由资本家让出去，例如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向贷出货币的资本家支付利息，向国家缴税（贡赋）。工业资本家是以货币进行这些支付的。资本家不是用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来偿付这些款额，而是用货币支出这一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即归他所有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货币总是由这个工业资本家阶级投入流通，但不是作为商品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而是为了同其他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人清帐。后者又把货币投入流通购买商品。这样一来，货币又流回

到工业资本家那里,因为工业资本家不是支付两次:先是以货币支付,然后以商品支付。因此,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的一部分总是处在上述资本家的同伙手里,并且,由于他们购买资本家的商品而流回到资本家那里。在这里,工业资本家从他们的同伙那里得到的货币,是他们用来向他们的同伙支付租金等等的货币。

(c) 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和作为
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所完成的活动

例如,拿第 173 页上的流通(E)来说。

在这里,同量货币 50 镑依次表现为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然后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或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收入的货币形式),I a 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II 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II 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收入的货币形式),I b 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II 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最后,表现为 II 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

在这里,货币起初作为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存在,这不过表明,II 的总资本中应转化为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作为货币掌握在 II 的资本家阶级的手里。II 的资本家阶级花费这部分价值时,也就把它转化为劳动力。II 的总资本中的这部分价值就不再作为货币资本即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存在,相反,现在它具有这样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构成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只有在 II 的资本家手里才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表现为应执行一定职能的,即应转化为劳动力的贮藏货币储备。它所以重新

表现为同一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只是因为它从商品资本形式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并应从这后一种形式重新转化为劳动力。同一些货币(50镑)转到别的位置上,即转入工人手里后,便成了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即劳动力的价值或工人劳动的已实现的价格的货币形式,——但是,只有当工人还没有花掉这些货币时,它们才是货币形式。工人一旦花掉这些货币,它们便转化为工人的生活资料,成为资本家I a手中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这就是说,他们的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形式过渡到(转化为)货币形式。这部分价值应当从这种货币形式重新转化为自己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即转化为生产资料。它只要还处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等等。

同量货币只要还在流通,就决不会取得它在自己的道路上所执行的这些不同职能。它只有在不进行流通的时候,才具有这些职能。货币只有作为发挥职能的流通手段,才进入流通本身。(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时,也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一部分,不过这种支付手段的职能我们在这里不来考察。)

因此,货币——作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收入等等的货币形式——代表不同状态的次数要多于它们的周转即流通过程的次数,在这些过程中,它们改换占有者,而它们的占有者则购买商品或为商品而支付。因为它们在起点和终点应当停留在这样的位置上:它们表现为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不是在实际上执行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例如,在流通(E)中,(1)它们是应投入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货币只要停留在这种状况,它们就不流通。而且(2)它们会回到同一位置和取得同一规定性,也就是说,不去执行其他职能,而是再次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我们发现它们有八种

形式(其中有两种形式相同),而它们只完成六次周转。

另一方面,货币只要实际上进入流通,就始终只发挥流通手段(以及支付手段)的作用。(货币只用作汇票,而不充当商品的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那些职能,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涉及。)

[176](d)预付在劳动力报酬上的货币部分地也执行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等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但一部分不变资本会借助于完全不以前一个货币量为转移的货币量进行流通

我们再考察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1)第一类。消费资料:

(a)工人的消费:

$$\overbrace{C_a^{200} + V_a^{50} + 50 \text{ 镑}} \\ \text{货币} + M_a^{50}$$

+ (b)资本家的消费:

$$\overbrace{C_b^{200} + V_b^{50} + 50 \text{ 镑}} \\ \text{货币} + M_b^{50}$$

(II)第二类:

(a)的生产资料:

$$\overbrace{(C^{200} + V^{50(W)}) + 50 \text{ 镑}} \\ \text{货币} + M^{50}$$

$$+ \overbrace{(C^{200} + V^{50(W)}) + 50 \text{ 镑}} \\ \text{货币} + M^{50}$$

+ (b)的生产资料:

$$\overbrace{C^{200} + V^{50(W)} + 50 \text{ 镑}} \\ \text{货币} + M^{50}$$

$$+ \overbrace{C^{200} + V^{50(W)} + 50 \text{ 镑}} \\ \text{货币} + M^{50}$$

整个说来,在 I 和 II——在所有部门中——300 镑货币花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 300 镑购买自己那份社会消费资料。于是, I a 的价值等于 300 镑的全部产品就转化为货币。显然, I a 的资本家本身花在工资上的那 50 镑货币,由于他们把自己的 50 镑商品出售给自己的工人,便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重新流回

到他们那里。因此,只要 300 镑被用来购买或支付劳动力,而工人用这 300 镑货币购买生活资料,情况就会是这样的(W——商品:有关工业部门的产品):

(1)第一类。消费资料:

<p>(a)工人的消费资料:</p> $C_a^{200} = 200 \text{ 镑 货币形式}$ $+ V_a^{50} = 50 \text{ 镑 货币形式}$ $+ M_a^{50} = 50 \text{ 镑 货币形式}$		<p>+ (b)资本家的消费资料:</p> $C_{b(w)}^{200}$ $+ V_{b(w)}^{50}$ $+ M_{b(w)}^{50}$
-----------------------------------------------------------------------------------------------------------------------	--	----------------------------------------------------------------------------

(II)第二类。生产资料:

$(C_{(W)}^{200} + V_{(W)}^{50} + M_{(W)}^{50})$ $+ (C_{(W)}^{200} + V_{(W)}^{50} + M_{(W)}^{50})$		$+ (C_{(W)}^{200} + V_{(W)}^{50} + M_{(W)}^{50})$ $+ (C_{(W)}^{200} + V_{(W)}^{50} + M_{(W)}^{50})$
-------------------------------------------------------------------------------------------------------	--	---------------------------------------------------------------------------------------------------------

至于 I (a)的资本家,那么他们的全部产品现在都以 300 镑的货币形式存在。其中 50 镑是可变资本回流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处在这部分资本可以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上。但是,其他部分产品必须完成从这种货币形式的再转化。

M_a^{50} 现在等于 50 镑货币,处在 I (a)的资本家可以使之转化为剩余产品,转化为自身消费资料的形式上;他们向 I (b)购买 50 镑(W);于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转到 I (b)那里。(他们的这部分资本以其重新开始过程所应具备的形式再生产出来。) I (b)的这 50 镑商品进入 I (a)的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因而作为他们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消失。

但是,第二, I (a)的资本家应当把以货币形式(200 镑)存在的 C_a^{200} 重新转化为自己的生产资料形式(来自 II)。因此,他们向 II 购买 200 镑商品。II [部类]应当用这些货币首先补偿的,

是它的可变资本(即 V^{50}),后者从商品转化为50镑货币。其次,如果我们假定 M^{50} 已转化为货币和 $C^{100} = \frac{C^{200}}{2}$,那么现在情况显然就会是这样的(A——劳动力):

(I) 第一类。消费资料

$$\begin{array}{l|l} \text{(a)} & \text{(b)} \\ C_a^{200} \text{ (商品形式)} & C_{b(W)}^{200} \\ + V_a^{50} \text{ (货币形式)}^{(+A^{50})} & + V_b^{50} \text{ (货币)}^{(+A^{50})} \\ \text{(+ 50 镑消费基金)} & + M_{b(W)}^{50} \end{array}$$

(II) 第二类。生产资料

$$\begin{array}{l|l} \text{()} & \text{()} \\ C_{(W)}^{100} + C^{100} \text{ (货币形式)} & C_{(W)}^{200} \\ + V^{50} \text{ (货币形式)}^{(+A^{50})} & + V_{(W)}^{50} \\ + M^{50} \text{ (货币形式)} & + M_{(W)}^{50} \\ \text{+ (a)} C_{(W)}^{200} + V_{(W)}^{50} + M_{(W)}^{50} & \text{+ () } C_{(W)}^{200} + V_{(W)}^{50} + M_{(W)}^{50} \end{array}$$

如果考察一下 I a 类,那么,第一,资本完全被再生产出来。 C_a^{200} 以新的生产资料形式存在, V_a^{50} 又具有货币形式,以便重新把 A^{50} 并入自身。

最后 M_a^{50} 。这一剩余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 C_a^{200} 以生产资料形式, V_a^{50} 以货币形式全部再生产出来;同时 A^{50} 用生活资料再生产出自身,而资本家用消费基金再生产出自身。因此,I (a)类在流通过程中不再起作用,因而不再列入图表。

II 类把 M^{50} 从货币形式转化为 I (b)的消费资料。因此,在这里, $C_{b(W)}^{200}$ 转化为 $C_{b(W)}^{150} + C_b^{50}$ (货币);其次,至于 $M_{b(W)}^{50}$,那么它一开始就被用作 I (b)的资本家本身的消费基金。

其次,II 类把 C^{100} 从货币形式转化为((II a)的生产资料;由此, V^{50} 以及 M^{50} 又转化为货币。

因此,在这些交易结束时,我们看到:

I 类。消费资料

$$(a) \quad \left| \begin{array}{l} + (b) \quad C_{b(W)}^{150} + C_b^{50}(\text{货币}) \\ + V_b^{50}(\text{货币})^{(A^{50})}, \\ + M_{b(W)}^{50} \end{array} \right.$$

II 类。生产资料

$$\begin{array}{l} () \quad C_{(W)}^{100} + C_{(W)}^{100} \\ + V^{50}(\text{货币形式}) \\ + (50 \text{ 镑消费基金}) + \\ + () \quad C_{(W)}^{200} \\ + V^{50}(\text{货币形式})^{(A^{50})} \\ + M^{50}(\text{货币形式}) \end{array} \quad \left| \begin{array}{l} + () \quad C_{(W)}^{200} \\ + V_{(W)}^{50} \\ + M_{(W)}^{50} \\ + () \quad C_{(W)}^{200} \\ + V_{(W)}^{50} \\ + M_{(W)}^{50} \end{array} \right.$$

至于 II 类,那么 C^{200} 有一半是处在自己的重新再生产出来的形式 $C_{a(W)}^{100}$ 上。应考察的只是另一半。至于其他部分, $V + M$ 那么,它们之中的前一半重新转化为自己的货币形式,而靠 I (a) 的生活资料维持自身的 A 重新作为购买客体同 $[V]$ 相对立。最后, M^{50} 转化为 I (b) 的消费基金。因此,这后两部分不再列入下一图表。

至于 II (), 那么, V 从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货币形式; 它借助于 M^{50} (货币形式) 购买 I (b) 的商品, 这种商品变成它的消费基金。因此, 现在 I (b) 中是 $C_{b(W)}^{100} + C_b^{50}(\text{货币}) + C_b^{50}(\text{货币}) +$ 其他等等。

因此,在这些交易结束时,我们看到:

I 类。消费资料

$$(a) \quad \left| \begin{array}{l} + (b) \quad C_{b(W)}^{100} + C_b^{100}(\text{货币}) \\ + V_b^{50}(\text{货币})^{(A^{50})} \\ + M_{b(W)}^{50} \end{array} \right.$$

II 类。生产资料

$$\begin{array}{l} () C_{(W)}^{100} + C_{(W)}^{100} + \text{其他等等} + \\ + () C_{(W)}^{200} + \text{其他等等} + \end{array} \quad \left| \quad \begin{array}{l} + () C_{(W)}^{200} + V_{(W)}^{50} + M_{(W)}^{50} \\ + () C_{(W)}^{200} + V_{(W)}^{50} + M_{(W)}^{50} \end{array} \right.$$

[177] I (b)类把 C^{100} (货币) 转化为 II 的生产资料, 于是就得到:

I 类: 消费资料

(a)

$$\begin{array}{l} + (b) \quad C_{(W)}^{100} + C_{b(W)}^{100} \\ + V_b^{50} (\text{货币}) + (A^{50}) \\ + M_{b(W)}^{50} \end{array}$$

II 类: 生产资料

$$\begin{array}{l} () C_{(W)}^{100} + C_{(W)}^{100} + \text{其他等等} + \\ + () C_{(W)}^{200} + \text{其他等等} + \end{array} \quad \left| \quad \begin{array}{l} + () C_{(W)}^{150} + C^{50} (\text{货币}) \\ + V^{50} (\text{货币}) + (A^{50}) \\ + M^{50} \\ + () C_{(W)}^{200} + V_{(W)}^{50} + M_{(W)}^{50} \end{array} \right.$$

II 类用这 50 镑货币购买 II 的 50 镑生产资料。于是, V^{50} 完成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再转化, 也就是到再生产形式上的可变资本价值的再转化。

这样, II 和 II 的情况是:

$$\left\{ \begin{array}{l} C_{(W)}^{150} + C_{(W)}^{50} + V^{50} (\text{货币形式}) + (A^{50}) + M^{50} \\ C_{(W)}^{200} + V^{50} (\text{货币}) + (A^{50}) + M^{50} \end{array} \right.$$

现在在所有类中, 不论在 I (a) 和 I (b) 中, 或在 II 和 II 以及 II 和 II 中, 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已经恢复。它到处都完成了到自身的起点的回流。

因此就得出:

I 类。消费资料

$$(a) + \quad \left| \quad + (b) \quad \begin{array}{l} C_{(W)}^{100} + C_{b(W)}^{100} \\ + V_b^{50}(\text{货币形式})^{+(A^{50})} \\ M_{b(W)}^{50} \end{array}$$

II 类。生产资料

$$\begin{array}{l} () C_{(W)}^{100} + C_{(W)}^{100} + \text{其他等等} + \\ + () C_{(W)}^{200} + \text{其他等等} + \end{array} \quad \left| \quad \begin{array}{l} + () \quad \begin{array}{l} C_{(W)}^{150} + C_{(W)}^{50} \\ + V^{50}(\text{货币形式})^{+(A^{50})} \\ M_{(W)}^{50} \end{array} \\ + () \quad \begin{array}{l} C_{(W)}^{200} \\ + V^{50}(\text{货币形式})^{+(A^{50})} \\ M_{(W)}^{50} \end{array} \end{array}$$

在 I 类(I a 和 I b)、(II 和 II)以及((II 和 II)中,起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预付 300 镑货币,后来被工人当作购买手段,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花费在必要生活资料上,于是这些货币到处都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起点,然后再重新开始自己的运动。

I a 的 300 镑资本总产品,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收入)。因此,它全部被工人购买,即转化为货币(而且,工人例如从这些货币中拿出 X 镑付房租等等,以及这些货币用于工人的年消费资料中不是由他自己消费的部分上,或用于服务等等,这是无关紧要的)。

I (a)的资本家阶级本身预付 50 镑用作可变资本。这些货币由于资本家把他们的产品的 $\frac{1}{6}$ (= 50 镑)出售给自己的工人而又直接流回到资本家那里。这 50 镑应从下一步的计算中除去。因此,现在只剩下 250 镑货币。

从物质方面来看, I (a) 的产品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 而按价值来说, 等于一个社会支付的工资额(产品同它直接相交换), 所以很清楚, 花在工资上的货币(或代表社会可变资本的货币)同时就是 $C_a + M_a$, 即 I (a) 的产品中代表 I (a) 资本家阶级的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的货币形式, 因而进一步又是这个部分的流通手段。I (a) 必须花费 200 镑以实物形式来补偿 C_a , 花费 50 镑以消费资料形式来实现 M_a 。因此, 作为工人的流通手段从 I (b), II (, , ,) 类转到 I (a) 那里的货币, 首先必须回到 I (b) 和 II 那里; 后一 [类] 为 I (a) 直接提供生产资料。

I b 用 50 镑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 因此应从进一步的计算中除去。同样, II 也用 50 镑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 因而同样也应从进一步的计算中除去。

现在, 150 镑货币处在 II 类手中(扣除用作可变资本的 50 镑)。其中 50 镑用于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 花在 I (b) 的消费资料上。于是, I (b) 的等于 50 镑的产品部分转化为货币。I a 用其余的 10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因此, 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流回到 II 那里, 它的剩余价值也转化为货币 = M^{50} 。II 把这 50 镑花在 I (b) 的消费资料上; 于是, I b 的等于 C^{50} 的第二部分产品转化为货币。如果我们撇开 I (a) 和 II 的不变资本, 那么它们的流通也就结束。

现在, 除了剩余价值 M_b^{50} 以外, I (b) 有一半产品已经转化为货币。它应当全部转化为货币, 因为除了 M^{50} (I b) 以外, 它全部进入 I (a) 和 II、II、II 和 II 的各资本家阶级的消费, 实际上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基金。但是, 扣除作为 I b 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形式的 V^{50} (I b) 以后, 剩下的 C_b 应当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

因此, I (b)用 100 镑货币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于是, V 以货币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而 $C^{50}(\text{II}) = \frac{C^{200}(\text{II})}{4}$ 转化为货币。II 用这 50 镑货币向 II 购买 50 镑的生产资料,这样, II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流回到 II 那里。

花在工资上的 300 镑的运动到此结束。

于是实现了下述过程:

(1)各个类首先购买价值 300 镑的劳动力(= A 的 300 镑价值);

(2) I (a)的全部产品转化为货币(其中的 $\frac{1}{6}$ 即 50 镑,仅仅是 I (a)本身所支付的工资的回流)(= I a 的 300 镑商品);

(3) I (a)的 50 镑剩余价值在 I (b)的商品= 50 镑上得到实现(I b 的可变资本的回流)和 II 的 200 镑商品(= 250 镑商品: I b 的 50 镑 + II 的 200 镑);

(4)50 镑 V 流回到 II 那里, M^{50} (货币)花在 $W(\text{I b}) = 50$ 镑上,100 镑花在 II 的等于 100 镑的产品(= 150 镑: I b 的 50 镑 + II a 的 100 镑)上;

(5)50 镑 V 流回到 II 那里, M^{50} (货币)花费在 $W(\text{I b}) = 50$ 镑(= I b 的 50 镑)上;

(6) I (b)把 100 镑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向 II 购买它们(= II 的 100 镑商品)。

于是,50 镑 V 又流回到 II 那里,而 II 把它转化为 II 的生产资料(= II 的 50 镑商品)。

于是, II 的可变资本又流回到 II 那里。

$$\left. \begin{array}{l} = W \text{ 的 } 100 \text{ 镑} \\ = W \text{ 的 } 50 \text{ 镑} \end{array} \right\} = 150 \text{ 镑}$$

300 镑至此完成自己的运动,又可以重新开始这一运动。

它们实现了 I (a) 的 300 镑,即 $V^{50}(W)$, $M^{50}(W)$, $C^{100}(W)$, $V^{50}(W)$, $M^{50}(W)$, $V^{50}(Wb)$, $C^{100}(Wb)$, $C^{50}(W)$, $V^{50}(W)$ 和 $V^{50}(W)$ 。

I (a) 的 300 镑。其中扣除:

I a 的 50 镑,

I b 的 50 镑($V^{50} I b$);

剩下 200 镑。这首先是 200 镑 $W() = V^{50} + M^{50} + C^{100}$ 。其中扣除:

II_{a_a} 的 50 镑货币(V^{50}),

I b 的 50 镑;

剩下 100 镑。这首先是 100 镑 $W() = V^{50} + M^{50}$ 。其中扣除:

II 的 50 镑货币,

I b 的 50 镑货币;

剩下的是 0。

[178] 工资共支出 300 镑。

其中: $\left. \begin{array}{l} + I(a) \text{ II 和 II 的 } 150 \text{ 镑;} \\ + I(b) \text{ II 和 II 的 } 150 \text{ 镑。} \end{array} \right| = 300 \text{ 镑}$

这 300 镑把(I a) 的等于 $C_a^{200} + V_a^{50} + M_a^{50}$ 的总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

所有六个类花在工资上的货币直接流回到 I (a)。其中有 $\frac{1}{6}$ 等于 V_a^{50} , 直接花费在 I (a) 中, 并从这里重新流回。

因此很清楚, 起初构成所有六个类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 在经过第一次流通以后, 不仅首先应成为 I (a) 的可变资本的, 而且还应成为其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 然后成为其

流通手段。(因为 I a 的产品 = 300 镑 = $C_a^{200} + V_a^{50} + M_a^{50}$)。

I (a) 本身花在工资上的 50 镑货币作为 V_a^{50} 的货币形式从这里重新直接流回, 因此对整个流通来说可不再加以计算。因此在进一步考察流通时只须考虑 250 镑。

但应当指出, I (a)、II 和 II 只有 150 镑花在工资上。因此, 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应当由这些类重新吸收的(换句话说, 应流回到它们那里的)也只有 150 镑。但是, 50 镑 = $\frac{150}{3}$, 或 $\frac{1}{3}$, 已经完成转到它们那里的回流。因此, 只有 $\frac{2}{3} \times 150 = 100$ 还能被 II 和 II 类吸收, 而其余 150 镑应流回到 I (b)、II 和 II 那里。

任何货币都不能从现在代表社会总工资的 I (a) 类那里直接流回到 II 和 II 那里, 因为 I (a) 没有什么东西要向 II 和 II 购买。

货币所以能从 I (a) 那里直接流回到 I (b) 那里, 只是因为 I (b) 的产品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I 和 II 的所有各个类的资本家通过这些产品实现着自己的剩余价值, 正象所有各个类的工人都在 I (a) 的消费基金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样。

因此, 50 镑货币完成到 I (b) 的回流——作为 M_a^{50} 的流通手段——并在这里把 V_b^{50} 转化为货币形式。在这里, 它们就是可变资本的完成回流的货币形式; 因此, 在这种职能中, 它们被 I (b) 类吸收, 不再继续流通。只有 200 镑 (= C_a^{200}) 仍处于流通中。II 和 II 类为预付的工资还应补偿的 100 镑货币, 只能作为这些领域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从 II 和 II 那里流回到这些类那里。

(这里假定 $V_b^{50} = M^{50}$; 因此, 到 M_a^{50} 的货币形式的转化同货币 V_b^{50} 相抵销。现在只可能有其他两种情形: $V_b^{50} \setminus M_a^{50}$ 。这一点以后再

研究。)

总之,现在 200 镑是 C_a^{200} 的货币形式。它们只有通过购买 II 类的商品才能转化为实物形式。这就是说,这 200 镑 = $C^{100} + V^{50} + M^{50}$ 。这里假定,300()的产品的 $\frac{1}{3}$ 即 C^{100} ,能重新进入原有形式的再生产过程。等于 C^{100} 的其他 $\frac{1}{3}$ 必须靠 II 的产品来补偿。因此, $\frac{2}{3}$ 的产品应出售给 I 类。 $\frac{1}{3}$ 以自己的实物形式留在 II 内(在这里重新充当生产资料)。

在这 200 镑货币中,100 镑一开始就把可变资本 V^{50} 和剩余价值 M^{50} 转化为货币形式。把 V^{50} 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 50 镑货币,是花在工资上的货币的回流。因此,它们不再加以计算。50 镑 = M^{50} 把 I (b) 的等于 50 镑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只有 100 镑尚须计算。

II 类用这 100 镑从 II 的产品中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半,等于 C^{100} 。它的生产资料的另一半由它自己的产品补偿。

因此,II 类得到 100 镑,其中 50 镑 = V^{50} ,构成它自己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而 50 镑 = M^{50} ,在 I (b) 中得到实现,从而流回到 I (b) 那里。

因此,实际上,II 和 II 吸收了 100 镑货币($V^{50} + V^{50}$)。相反,另外的 100 镑则作为剩余价值 $M^{50} + M^{50}$ 的流通手段流回到 I (b) 那里。

如果考察借助 200 镑货币在 II + II 中实现的总额,那么就得到: $(C^{100} + V^{50} + M^{50})$ 。但这个公式可分解为 $(V^{50} + M^{50}) + (V^{50} + M^{50})$,其中 M^{50} 和 M^{50} 在转化为货币以后用来购买 W^{100} (I b),而 100 镑仍留在 II 和 II 中作为可变资本 V^{50} 和 V^{50} 的回流。

在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形式中可以看到, C^{200} (I a) 总是等于 (V

+M) II a (= II + II)。

不变资本 C^{200} (I a) 的价值等于 (假定是简单再生产) 直接地和间接地为 I (a) 生产生产资料的 II、II 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总额。这仅仅是 II 和 II 的生产者能花在生活资料上的价值量。

这个价值等于 200 镑 (C_a^{200})。

I (a) 的这部分产品转化成的货币即 C^{200} (I a), 只构成 I 和 II 以及其分类中所支付的那部分工资。因此, 资本价值不变部分 C_a^x 所转化成的那部分货币, 应等于 $(V + M)(II, II)$ 。因此, 它应当能进行流通, 一方面, 实现 II (和) 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 另一方面, 把 $M(II, II)$ 转化为货币形式, 以便在 I (b) 中实现这个剩余价值, 从而保证到 I b、II 和 II 各个类的回流。

I (a) 的产品由于工人消费而转化为货币; 因此, 它现在以起初预付工资的货币形式而存在, —— $Ca + Va + Ma$ 。在这个量中, Va 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回流形式仍留在 I (a) 中。 Ma 花费在 I (b) 类中。 Ca 应等于 $(V + M)(II, II)$ 。

如果现在 II 类内有 200 镑 = C^{50} (I a) 处于流通中, 那么, 这些货币在 II 类内的任何分类中实现的都不仅仅是 $V + M$, 而且还有 C 部分, 并且这个部分总是在另外的分类中最终分解为 $V + M$ 。例如, 200 镑首先实现的是 $C^{100} + V^{50} + M^{50}$, 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 $(V + M)$, 而且还有 C 部分。当然, 实现们 C 的那 100 镑在 II 类那里被用于以实物形式补偿该类的不变资本; 因此对它来说, 这 100 镑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些货币被用于支付 100 镑 W_a 。但是, 在这些货币完全转到 II 类手里以后, 它们便不再充当不变资本的流通手段。它们只补偿 $V(II)$ (只促进它的回流), 并把 $M(II)$ 转化为货币形式。它们在 II 和 II 两类中只把 $(V^{50}$

(II) + $V^{50}(\text{II}) + (M^{50}(\text{II}) + M^{50}(\text{II}))$ 完全转化为货币,也就是把 $V^{100}(\text{II},) + M^{100}(\text{II},)$ 完全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在 II 和 II 这两类中,无非是把 $V^{100} + M^{100}(\text{II}) = C^{200}(\text{I a})$ 完全转化为货币。

显然,生产生产资料的这个类是由许多分类组成,这些分类本身一方为他方提供生产资料——全部地或只是部分地提供。因此,在其中一个类中表现为 C 的东西,在另一个类中则分解为 $V + M$ 。换句话说,它们能在“间接的”分类中实现 $V + M$,那只是因为 C 在“直接的”分类中分解为 $V + M$ 。

[179]现在来谈谈 $\text{I}(b)$ II 、 II 各类。

首先流回到 $\text{I}(b)$ 的是 150 镑 = $\text{I}(b)$ II 、 II 中起初支付的工资额。

$\text{I}(a)$ 的产品直接转化为 300 镑 = 各个类花在工资上的总额,而流回到 $\text{I}(b)$ 的只是这个数额的一半,即等于 $\text{I}(a)$ (II , II) + $\text{I}(b)$ (II , II) 的剩余价值的一半。

在 $\text{I}(a)$ 和 II 、 II 之间的流通中,转化为货币 $C^{200}(\text{I a})$ 的货币资本,为使 II 、 II 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转化为货币形式而进行流通。

相反,无论是流往 $\text{I}(b)$ (II 和 II) 还是流往 $\text{I}(a)$ II 和 II 的货币,只能等于这样一笔剩余价值量,它从 $\text{I}(a)$ 那里直接以货币形式流回到 $\text{I}(b)$ 那里,以实现 $\text{I}(a)$ 的剩余价值,并且是由各笔从 II 和 II 那里靠 $C(\text{I a})$ 而得到的货币构成的。这就是说,作为可变货币资本能从 I a II 和 II 直接流回到 $\text{I}(b)$,从而间接流回到 II 、 II 那里的,只能是等于 $(M_a^{50} + M^{50} + M^{50})$ 这一剩余价值量的价值额,或者一般说来也就是 $M^a(\text{I a}) \setminus M^a(\text{II}$

) $M^a(\text{II})$ 这一剩余价值量。在这里, 这些 M 的量是拉平了的, 因为各个部门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假定是相等的。不等的剥削不会改变运动的进程, 而只会使 M 的分配细节发生变形。

因此, 结论是这样: 只有等于 $M(\text{I a})$ 的货币量才能从 I (a) 直接流回到 I (b) 那里。

等于 $C(\text{I a})$ 的货币量必须从 I (a) 流回到 $\text{II}、\text{II}$ 那里。

这个货币量的价值等于 $(V + M)(\text{II}, \text{II})$ 。因此, 这个货币量减去 $V(\text{II}, \text{II})$ 就等于 $M(\text{II}, \text{II})$ 。——这是 $\text{II}、\text{II}$ 类能还给 I (b) 类等等的唯一的東西。

总之, 归根到底, $C(\text{I a})$ 中等于 $M(\text{II}、\text{II})$ 的数额通过迂回道路(经过 $\text{II}、\text{II}$) 流回到 I (b) 那里, 等等。

最后, 应当指出, I (a) 的产品总价值是通过全部社会可变货币资本同这一产品相交换而转化为货币的。 $\text{I (a)} = 300$ 镑, 并靠 $V_a^{50}、V^{50}、V_b^{50}、V^{50}、V^{50}$ 而转化为货币。其中 V_a^{50} 留在 I (a) 本身那里, 并充当同 $\text{II}、\text{II}$ 和 $\text{I (b)} \text{II}、\text{II}$ 各个类进行 250 镑流通的媒介。 I (a) 的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以实物形式进入 I (a) 生产者的消费。 [它的等于 $V^{50}(\text{I a})$ 的并在 I (a) 内部用于支付工资的部分, 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那里。相反, I (a) 的全部产品以实物形式出售给 I (a) 等等的工人。

I (b)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情况就不同了。它等于 $C^{200}(\text{I b}) + V^{50}(\text{I b}) + M^{50}(\text{I b})$ 。这一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以实物形式出售给工人。因此, $V^{50}(\text{I b})$ 不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相反, $M^{50}(\text{I b})$ 由这个类本身直接以实物形式消费。如果说为此需要有货币以完成 $M^{50}(\text{I b})$ 的流通, 那么这是 $M^{50}(\text{I b})$ 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这一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应由他们自己预付, 并流回到他们自己那里,

其数量视他们为这一流通所预付的货币在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而定。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这一流通需要 25 镑,那么,在这一流通完成以后,这 25 镑仍象以前那样处在 I (b)资本家手中,充当他们的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总流通的等于 25 镑的部分没有任何应由它来完成的其他职能。

I (a)的去掉社会工资而剩下的货币基金= 30 镑,这是由 I (a)的这一产品价值转化来的,只用于剩余价值的流通,这一剩余价值等于 I (a)的剩余价值和包含在(II 、 II)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剩余价值,但不是用于 I (b)、II 和 II 类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这 300 镑先把 $C_a^{200} + V_a^{50} + M_a^{50}$ 转化为货币。 V_a^{50} ——也就是它的货币形式——留下来被用于重复进行 I (a)的资本家和工人在本领域内的流通,并不加入进一步的流通。 M^{50} (I a)在 I (a)类本身内直接转化为货币,并形成工资 V^{50} (I b)的回流形式,因而它在这里不会把任何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 C^{200} (I a)分解为 V^{50} (II) + M^{50} (II) + V^{50} (II) + M^{50} (II),而且这 M^{50} (II)和 M^{50} (II)在 I (b)、II 、 II 等类内只是把工资,而不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

因此,劳动基金只充当剩余价值 M_a^{50} 、 M^{50} 和 M^{50} 的流通手段。就所有这三个类别来说,货币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并且作为这些类别是 I (b)、II 和 II 的可变资本到 I (b)的回流。

因此, I (b)类的货币基金首先等于 150 镑,是 I a、II 和 II 实现剩余价值后从它们那里转来的,再加上这个类本身为 M^{50} (I b)的流通而支付的并流回的 25 镑。这样,总共为 175 镑。

这 175 镑中有:25 镑——用于在本类内部进行 M^{50} (I b)的流通。

50 镑——由本类掌握,留在本类内使 V^{50} (I b) 转化为货币。

因此, I (b) 的产品价值形态(以及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现在是这样:

I (b): $c_{b(w)}^{100} + C_b^{100}$ (货币形式) + V_b^{50} (货币形式) + (消费基金 = M_b^{50}) + 25 镑货币, 后一部分货币是为 M^{50} 的流通而预付的, 并在这一流通完成后又流回到 I (b) 类。

因此, I (b) 只能为 II 和 II 这两类提供等于 100 镑的货币 = V^{50} (II) + V^{50} (II) ; 也就是说, 只是它们所消耗的可变资本的回流所必需的货币。

[180] 所以, 在考察同 II 和 II 的进一步的流通时还要考虑到的 I (b) 部分已缩小到:

I (b): $c_{b(w)}^{100} + C_b^{100}$ (货币)。

I (b) 用这 100 镑向 II 购买 100 镑的商品, 由此转化为:

I (b): $c_{b(w)}^{100} + C_b^{100}$ (的生产资料形式)。

相反: 现在 II 是:

$$\begin{aligned} \text{II ()}: & C^{150} + C^{50} \text{ (货币形式)} \\ & + V^{50} \text{ (商品形式)} + V^{50} \text{ (货币形式)} \\ & + M^{50} \text{ (商品形式)}. \end{aligned}$$

50 镑货币留在 II 类中, 是可变资本 V^{50} 的货币表现, 而且 II 用 50 镑购买 II 的生产资料(虽然这些货币假定用于 M^{50})。

这样就得出:

II (): $c_{(w)}^{200} + C_{(w)}^{50} + V^{50}$ (货币形式), 而对于 II () 来说就是 $c^{200} + V^{50}$ (货币形式) + M^{50} (商品形式)。

于是, 来自 I (a)、II 和 II 等类的货币被分配; 而且, 为了

完成 I b、II 和 II 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货币必须由这些类本身预付。

例如,如果我们假定,II 类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流通预付 50 镑货币,那么,它就用这 50 镑向 I (b)购买商品,而 I (b)现在呈现为:

$$\text{I (b): } C_{b(w)}^{50} + C^{50}(\text{货币形式}) \\ + C_b^{100}(\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I (b)用这 50 镑购买 的生产资料,因而现在呈现为:

$$\text{I (b): } c^{150}(\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C_{b(w)}^{50}。$$

II ()则相反呈现为:

$$\text{II () } c_{(w)}^{150} + C_{(w)}^{50} + 50 \text{ 镑货币} (= M^{50})。$$

假定 II 用这 50 镑向 I (b)购买商品,而 I (b)又购买 II 的商品,那么:

$$\text{I (b): } c^{200}(\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text{II () } c^{100} + C_{(w)}^{50} + 50 \text{ 镑货币形式}。$$

II 用这 50 镑购买 II 的生产资料,因而:

$$\text{II () } c^{100} + C^{100}(\text{II 的生产资料})。$$

$$\text{II () } c^{200} + V^{50}(\text{货币形式}) \text{和用于剩余价值流通的 } 50 \text{ 镑}。$$

于是,这种分配就已经完成。

[181] I (b)的产品 = 300 镑,完全进入各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在这些产品上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M^{50}(\text{I a}) + M^{50}(\text{II }) + M^{50}(\text{II }) + M^{50}(\text{I b}) + M^{50}(\text{II }) + \\ M^{50}(\text{II }) = \text{I (b)的 } 300 \text{ 镑}。$$

但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只有 150 镑 = $V^{50}(\text{I a}) + V^{50}(\text{II }) + V^{50}(\text{II })$ 流回到 I b 那里,也就是说,按我们的假定,这等于可变资本(I b 等等的)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所必需的量。但是,这些货币不是作为 I (b)的商品和 I (b)的工资等等之间的流通手段

而进行流通,而首先是直接作为 I (b) II 和 II 之间的流通手段进行流通,这样就能使这种循环不断重新进行。因此,这些货币被 $V^{150}(I b, II, II)$ 完全吸收,不能用于这三个分类内部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所以,在这些领域内,货币应被资本家用作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我们首先假定用于 $M^{50}(I b)$ 的是 25 镑。这 25 镑留在这个领域内,也就是说,大致相当的货币量留在这里,虽然其中的单个成分可以同总流通的其他货币成分换位。在这种场合下,这些货币应由其他领域的这种货币成分所替代。在 I (a) 中,只是在 I (a) 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才发生货币流通(= 50 镑等等),同样,在这里只是在 I (b) 的资本家之间才发生货币流通,而且流通的货币量等于 25 镑(用于实现 M_b^{50})。

我们假定,为了使 II、II 类中留下的 150 镑剩余价值进行流通,同样需要 50 镑。它们在这两个分类之间如何分配,这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流回到它们被花费的地方。

如果现在撇开使 $M^{50}(I b)$ 实现流通的 25 镑货币,那么,流回到 I (a) II、II 类的 150 镑就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收入的形式)。

我们先来考察 I (b)(撇开等于 M_b^{50} 的剩余价值不谈,它作为产品进入 I (b)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而为了使它流通,资本家预付了 25 镑):

$$C_{b(w)}^{100} + C_b^{100}(\text{货币}) + V_b^{50}(\text{货币})。$$

原来代表剩余价值(50 镑)的一部分货币,现在是可变资本 $V^{50}(I b)$ 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其次 C^{100} (货币形式)是 I (b) 的一半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C^{200} (I b)的货币形式首先靠 II、II 类所耗费的剩余价值提供。(因为只有花费在 I (a)中的 I b的可变货币资本才流回。)如果 II、II 的剩余价值提供了这些货币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应当由 II、II 的剩余价值提供。

于是,II 类中花费了 100 镑。在这里它们实现等于 $V^{50}_{(w)} + M^{50}$ 的量。

I (b) : $C^{100}_{b(w)} + C_b^{100}$ (货币), —— 转化为 :

I (b) : $C^{100}_{b(w)} + C^{100}$ (的生产资料)。

至于 II, 那它首先必须补偿等于 V^{50} 的工资。因此,这个量被截留下一部分。等于 50 镑的量作为 I (b)的不变资本部分,形成 II 的回流的可变货币资本。这个量往下不予考虑。

[182]现在 II = $C^{200} + V^{50}$ (货币形式) + M^{50} (货币形式)。{ 50 镑货币 V^{50} —— 可变资本的回流货币形式。它们仍被吸收在这个领域中。}

如果现在 II 花 50 镑 (M^{50}) 用来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用来补偿一部分不变资本,那么 :

I (b) (扣除货币形式上的 V_b^{50} 和不再进一步进入一般流通的 M_b^{50} 以后) :

C_b^{100} (II 提供的生产资料) + $C_{b(w)}^{50} + C_b^{50}$ (货币) ;

而 II (扣除货币形式上的 V^{50} 和消费基金 M^{50} 以后) :

C^{200} ; 最后, II : $C^{200} + V^{50} + M^{50}$ 。

I (b) 把 50 镑货币转化为 II 的生产资料, II 使之转化为 II 的生产资料,在后者那里,这 50 镑 (V^{50}) 转化为货币形式。I (b) 类所吸收的货币不再进一步用于 I (b)、II 和 II 之间的流通。于是就得出 :

I (b) c_b^{150} (的生产资料) + C_b^{50} (商品)。

II $c^{150} + C^{50}$ (的生产资料形式)。

II $c^{200} + V^{50}$ (货币形式) + M^{50} ,或者进入进一步的流通 :

II $c^{200} + M^{50}$ 。

为了剩余价值(M^{50})的进一步流通 ,仍然要预付货币。在当前的场合 ,我们假定 II 预付 25 镑来购买 II 的生产资料。于是对 II 来说 ,这 25 镑现在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但对 II 来说 ,则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和流通形式。 II 用这 25 镑购买 I (b) 的消费资料 ;在这种场合 ,我们得出 :

I (b) c_b^{150} (的生产资料) + $C_{b(w)}^{25}$ + C_b^{25} (货币)。

II $c^{150} + C^{75}$ (的生产资料)。

II $c^{200} + M^{25}$ 。

I (b)用 25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 ,II 用 25 镑购买 II 的生产资料。这样 ,我们就得出 :

I (b) c_b^{175} (的生产资料) + $C_{b(w)}^{25}$,

II $c^{125} + C^{100}$ (的生产资料) ,

II $c^{200} + 25$ 镑货币。

II 用 25 镑向 I (b)购买消费资料 ,I (b)用这 25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 ,25 镑又流回到 II 那里。因此 :

I (b) c_b^{2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II c^{1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 C^{10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25 镑货币。

II c^{200} 。

如果 II 立即预付 50 镑 ,那么 :

起点就是 :

I (b) c_b^{150} (II 的生产资料) + C_b^{50} (I b 的商品),

II $c^{150} + C^{50}$ (II 的生产资料形式) + 50 镑货币,

II $c^{200} + M^{50}$ 。

[183] 这样一来:

II 用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 因而取得这样的形式:

II $c^{150} + C^{100}$ (II 的生产资料)。

II 把 50 镑花费在消费资料上, 因而取得的形式是 c^{200} 。

最后, I (b) 用这 50 镑向 II 购买生产资料, 因而取得这样的形式: c_b^{200} (II 的生产资料)。50 镑又流回到 II 那里, 于是我们就得出:

I (b) c_b^{200} (II 的生产资料),

II $c_{(w)}^{110} + C^{100}$ (II 的生产资料) + 50 镑货币,

II c^{200} 。

在这种场合下, 50 镑通过 II 和 I (b) 后, 经一次周转而流回到 II 那里 (进行了三次周转: 实现 II 的 50 镑商品、I (b) 的 50 镑商品、II 的 50 镑商品)。由于这最后一项交换, 它们流回到 II 那里。

相反, 如果只花费 25 镑, 那么 50 镑就会分两次流回到 II 那里, 并总共完成六次周转。

用于 I (b) M_b^{50} 的流通的货币, 只是在这一范围内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 作为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直接进行流通。

在我们提出的前提下, 最初从 I (a) II 和 II 直接流回到 I (b) 的货币, 无非是 I (b) II 和 II 中所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然而, 就 I (b) II 和 II 中后来预付的那些货币来说, 尽管

它们依次作为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它们的流通手段)发挥职能,但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些货币,这些货币是为了这些类内部的剩余价值的流通而预付的。它们表现为货币形式 C_b^{100} ,而 C_b^{100} 分解为 C^{100} (因为 C_b^{100} 已分解为 $V^{50} + V^{50}$)

$$(V^{50} + M^{50}, \text{以及 } M^{50} + M^{50})。$$

到现在为止所考察的全部货币流通,归根到底只是 I (a, b) 和 II (, , ,) 类中可变货币资本的流通,并且是充当这两类中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但是,同这种流通完全无关的还有:

<p>(A) 生产资料(a)</p> <p>II $C_{(w)}^{100} + C_{(w)}^{100}$</p> <p>II $C_{(w)}^{200}$。</p>	<p>(B) 生产资料(b)</p> <p>+ II $C_{(w)}^{100} + C_{(w)}^{100}$</p> <p>+ II C^{200}</p>
---------------------------------------------------------------------------------------------------------------	------------------------------------------------------------------------------------------------------------

首先应当指出, II 、 II 一方同 II 、 II 这另一方之间不发生任何流通。(实际上,对两个类来说,许多生产资料是共同的。)

只有当 $C_{(w)}^{100}$ 等等、 $C_{(w)}^{200}$ 等等是由各工业部门的产品组成时,在这些领域内才发生流通; $C_{(w)}^{100}$ 、 C^{100} 的情况也是这样。 $C_{(w)}^{100}$ 和 $C_{(w)}^{200}$ 之间只有发生进一步的交换,货币才在这两个类之间流通(但这同已处于应有位置的 $C_{(w)}^{100}$ 部分无关)。

II 等等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因此,总流通的价值额分解为两个独立部分,其中一部分被预付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上,另一部分在以各种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流通。如果认为全部产品都是用消费者所花费的货币额(即工资 + 资本家收入)来购买的,或者认为这一货币额可供全部产品流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预付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上的货币用于不变资本的流通,这只是从下述这一点来看的:代表本生产领域的资本不变部分的那部

分消费资料的价值,应当同不变资本生产领域中代表 $V + M$ 本身的生产资料相交换;另一方面,这只是从这样一点来看的:这种交换又决定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

[(e)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不相等的各种
情况下,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假定工资大于剩余价值

到现在为止,假定工资和剩余价值是相等的。如果我们假定工资大于剩余价值,那么,由于一切生产条件假定不变,同一个年工作日(等于每日劳动一定小时的一定数量的工人)就表现在 600 镑价值上,即消费基金的价值上,这一基金一部分由工人的消费资料组成,一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组成。

到现在为止是假定 $\frac{600}{2} =$ 工人消费基金和 $\frac{600}{2} =$ 资本家消费基金。而我们现在假定,600 的 $\frac{2}{3}$ 即 400 是工人的消费基金和 600 的 $\frac{1}{3}$ 即 200 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在原有的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工人每天为自己劳动的部分增大(不是 $\frac{1}{2}$,而是 $\frac{2}{3}$),为资本家劳动的部分减少(不是 $\frac{1}{2}$,而是 $\frac{1}{3}$)。

工作日划分的这种变化,要求为工人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人数和为资本家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有所变化。

[184]由于活劳动和生产资料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之比不变,所以,这也要求生产 I (a)的消费资料和生产 I (b)的消费资料的这两大类中的生产资料的划分发生变化。

总产品的构成如下: $C^{1200} + V^{400} + M^{200}$ 。

消费基金 = 600 镑,其中 400 镑归工人,200 镑归资本家。

I (a)的生产使用的工人增多了 $\frac{1}{3}$ (不是 300 镑而是 400 镑:

$300 + \frac{300}{3} = 400$); I (b)的生产使用的工人减少了 $\frac{1}{3}$ (200 镑 : $300 - \frac{300}{3} = 200$)。

工业部门 I a + I (b)的产品价值应等于 600 镑 (= $V^{400} + M^{200}$)。

工业部门 I (a)的产品价值 = 400 镑, I (b) = 200 镑。

现在的问题是,这 400 镑(产品价值)如何分解为 C + V + M。

为生产这 400 镑而使用的工人人数应当比生产 300 镑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多 $\frac{1}{3}$ (因为生产条件相同)。为生产 300 镑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 50 镑。现在它应当等于 50 镑 + $\frac{50}{3}$ 镑 = $66\frac{2}{3}$ 镑。

但是,这 $66\frac{2}{3}$ 镑是根据劳动力价值按原有价格支付的。然而,它的价格已增大 $\frac{1}{3}$ (对整个社会来说从 300 提高到 $300 + \frac{300}{3} = 400$ 镑)。因此, I (a)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等于 $66\frac{2}{3}$ 镑 + $\frac{1}{3} \times (66\frac{2}{3}$ 镑) = $88\frac{8}{9}$ 镑。因此, $Va = V^{88\frac{8}{9}}$ 。

因为剩余价值是工资量的 $\frac{1}{2}$,所以:

$$I(a)M = M^{44\frac{4}{9}} \text{ 以及 } (V + M)(I a) = 133\frac{3}{9} = 133\frac{1}{3}。$$

生产资料价值没有改变。因为工人人数增加 $\frac{1}{3}$,所以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价值也增大 $\frac{1}{3}$ 。

因此,不是 200,而是 $200 + \frac{1}{3} \times 200 = 266\frac{2}{3}$ 。

因此, $Ca = C^{266\frac{2}{3}}$ 。

而 I (a)的产品总价值 = $C^{266\frac{2}{3}} + V^{88\frac{8}{9}} + M^{44\frac{4}{9}} = 400$ 。

我们现在来考察消费资料的第二部分,即等于 200 镑的 I (b)。

过去的劳动力 50 镑是同产品 300 相比,而劳动力 X 是同产品 200 相比。或者说, $50 \cdot 300 = X \cdot 200$ 。 $X = 33\frac{1}{3}$ 镑。

但是,这一劳动力比以前贵 $\frac{1}{3}$,因此,它的价值等于 $33\frac{1}{3}$ 镑 +

$$\frac{1}{3} \times (33 \frac{1}{3} \text{ 镑}) = 44 \frac{4}{9} \text{ 镑。}$$

因此, $Vb = V^{44\frac{4}{9}}$ 。

I (b)的剩余价值等于 $22 \frac{2}{9}$ 镑的一半。(以及 $(V + M)(I b) = 66 \frac{2}{3}$ 镑。)

I (b)的生产资料价值过去等于 C^{200} 。后来它减少 $\frac{1}{3}$, 200 的 $\frac{1}{3}$ 等于 $66 \frac{2}{3}$ 。因此, $200 - 66 \frac{2}{3} = 133 \frac{1}{3}$ 。

因此, $I (b)C_b = C^{133\frac{1}{3}}$ 。

因此, I (b)的总产品 = $C^{133\frac{1}{3}} + V^{44\frac{4}{9}} + M^{22\frac{2}{9}}$ (= 200 镑)。

[185]所以整个 I 类(生活资料)等于 600 镑, 表现为: $(I a)(C_a^{266\frac{2}{3}} + V_a^{88\frac{8}{9}} + M_a^{44\frac{4}{9}}) + (I b)(C_b^{133\frac{1}{3}} + V_b^{44\frac{4}{9}} + M_b^{22\frac{2}{9}})$ 。

$C_a^{266\frac{2}{3}}$ 应当同 II 类的 $266 \frac{2}{3}$ 相交换。这就是说, 如果 II 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是由直接进入 I (a)的商品组成, 而是由应当从 II 得到补偿的商品组成, 那么 $C_a^{266\frac{2}{3}}$ 就会等于 $(V + M) II$ 。这就是说, 根据最初提出的假定, $C_a^{266\frac{2}{3}}$ 同 II 的商品 ($266 \frac{2}{3}$) 相交换, 后者只有一半等于 $(V + M) II$, 而 II 必须靠 II 来补偿的另一半则等于 $(V + M) II$ 。

于是我们得到:

$$\begin{aligned} II (C^{266\frac{2}{3}} + V^{88\frac{8}{9}} + M^{44\frac{4}{9}}) (V + M = 133 \frac{1}{3}) & \left\{ \begin{array}{l} \text{两者 } (V + M) \\ \times (II + II) \end{array} \right. \\ II (C^{266\frac{2}{3}} + V^{88\frac{8}{9}} + M^{44\frac{4}{9}}) (V + M = 133 \frac{1}{3}) & \left\{ \begin{array}{l} = 266 \frac{2}{3} = C_a^{266\frac{2}{3}} \end{array} \right. \end{aligned}$$

最后, 至于 II 和 II, 那么, $C_b^{133\frac{1}{3}} = (V + M) (II + II)$, 并在 II、II 和 I (b)的资本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均衡地分配开来。

$$II (C^{133\frac{1}{3}} + V^{44\frac{4}{9}} + M^{22\frac{2}{9}})$$

$$\text{II} (C)^{133\frac{1}{3}} + V^{44\frac{4}{9}} + M^{22\frac{2}{9}}。$$

在这种场合下,唯一重要的是 C_a^x 应当等于 $(V^Y + M^Z)(\text{II} + \text{II}')$

和

$$C_b^x \text{ 应当等于 } (V^Y + M^Z)(\text{II} + \text{II}')$$

$C^x(\text{II}', \text{II})$ 同 $(V^Y + M^Z)(\text{II}, \text{II}')$ 以及相互之比如何—— II' 和 II 也是一样——这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一比例在 II' 、 II 和 II 、 II' 中是否相同,同样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很明显,在当前的场合流通比例不变,因为 I (b) 中支出的工资(直接为 I (a) 支出)是 $3 \times 44\frac{4}{9} = 133\frac{3}{9}$ 镑,并重新流回到 I (b) 那里,用来支付 I (a) II' 和 II 的同样等于 $3 \times 44\frac{4}{9}$ 的剩余价值,这 $3 \times 44\frac{4}{9}$ 就构成这些部门的剩余价值。

正象过去一样,我们得到: $V_b^{44\frac{4}{9}}$ 等等 = $M_a^{44\frac{4}{9}}$ 等等(过去是: V_b^{50} = M_a^{50} 等等。)

现在假定, I (a) = 350 镑,而 I (b) = 250 镑。

因为总工资价值等于 I (a) 的价值,而总剩余价值的价值等于 I (b) 的价值,所以 $\frac{M}{V} = \frac{250}{350} = \frac{5}{7}$ 。

I (a) 的产品 350 镑,比 I (a) 过去的等于 300 的产品增加 $\frac{1}{6}$ 。因此,劳动力的使用增加 $\frac{1}{6}$ 。

50 镑劳动力 300 镑 = X 镑劳动力 350 镑。X = $58\frac{1}{3}$ 镑。

但是,工人得到的工资也增加 $\frac{1}{6}$; 因此, I (a) 所使用的劳动力就要增加 $\frac{1}{6}$ 。

因此, I (a) 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 $58\frac{1}{3}$ 镑 + $\frac{1}{6} \times (58\frac{1}{3}$ 镑) = $68\frac{1}{18}$ 镑。

其次, $\frac{M}{V} = \frac{5}{7}$ 。因此 $M = 48\frac{11}{18}$ 。

过去使用 200C ,现在增加 $\frac{1}{6}$ $200 + \frac{200}{6} = 233 \frac{1}{3}$ 。

因此, I a 的产品价值总构成是:

$$I(a)C_a^{233\frac{1}{3}} + V_a^{68\frac{1}{18}} + M_a^{48\frac{11}{18}} (= 350 \text{ 镑})$$

首先,至于现在说到 I (b)的构成,那么产品价值 [等于]250,而不是 300;因此,劳动力 [要]减少 $\frac{1}{6}$ 。

50 镑劳动力 300 镑 = X 镑劳动力 250 [镑]

也就是说 $X = \frac{250 \times 50}{300} = 41 \frac{2}{3}$ 。

因此, $V(I b) = V_a^{41\frac{2}{3}}$ 。因为 $\frac{M}{V} = \frac{5}{7}$, 所以 $M = \frac{41 \frac{2}{3} \times 5}{7}$ 。 [186]

因此 $M_b = 29 \frac{16}{21}$ 。

因此, $C_b = 178 \frac{12}{21}$ 。

因此, I b 的价值产品 = $C_b^{178\frac{12}{21}} + V_b^{41\frac{14}{21}} + M_b^{29\frac{16}{21}} (= 250 \text{ 镑})$

$C^{233\frac{1}{3}}(I a) = \text{商品 } 233 \frac{1}{3} ()$, 但这等于 $(V + M) II (V + M) II$ 。

因此, $(V + M) II = \frac{233 \frac{1}{3}}{2} = 116 \frac{2}{3}$; 以及 $(V + M) II = 116 \frac{2}{3}$ 。

过去, II 和 II 需要劳动力 100, 才能生产出等于 C(I a) 的价值产品 200。

要生产出价值产品 $233 \frac{1}{3}$, 就要求劳动力增加 $\frac{1}{6}$ 。也就是需要价值 $116 \frac{2}{3}$ 的劳动力。

但是, 这种在数量上增加 $\frac{1}{6}$ 的劳动力也贵 $\frac{1}{6}$ 。 $\frac{116 \frac{2}{3}}{6} = 19 \frac{4}{9}$ 。因此, 劳动力的价值 = $116 \frac{2}{3} + 19 \frac{4}{9} = 136 \frac{1}{9}$, 这个数量的一半 = $68 \frac{1}{18}$ 。

因此, II () V = $V^{86\frac{1}{18}}$ 和 II () V = $V^{68\frac{1}{18}}$ 。

因此 $M = M^{48\frac{11}{18}}$ 和 $M = M^{48\frac{11}{18}}$ 。

因为假定资本构成和 I a 的资本构成相同,我们就得出:

$$\text{II} ()^{233\frac{1}{3}} + V^{68\frac{1}{18}} + M^{48\frac{11}{18}} (= 350)$$

$$\text{II} ()^{233\frac{1}{3}} + V^{68\frac{1}{18}} + M^{48\frac{11}{18}} (= 350)。$$

其次, II、II 类的资本具有与 I b 中相同的构成。

由此可得出总的结果:

$$\text{I} (a) C_a^{233\frac{1}{3}} + V_a^{68\frac{1}{18}} + M_a^{48\frac{11}{18}} \quad + \quad \text{I} (b) C_b^{178\frac{12}{21}} + V_b^{41\frac{14}{21}} + M_b^{29\frac{16}{21}}$$

$$(= 350) \quad \quad \quad (= 250)$$

$$\text{II} () C^{233\frac{1}{3}} V^{68\frac{1}{18}} + M^{48\frac{11}{18}} \quad + \quad \text{II} () C^{178\frac{12}{21}} V^{41\frac{14}{21}} M^{29\frac{16}{21}}$$

$$\text{II} () C^{233\frac{1}{3}} + V^{68\frac{1}{18}} + M^{48\frac{11}{18}} \quad + \quad \text{II} () C^{178\frac{12}{21}} V^{41\frac{14}{21}} M^{29\frac{16}{21}}$$

不必详加考察先前的运动。

I a (扣除 $V_a^{68\frac{1}{18}}$, 这花费在 I a 本身中并通过把商品卖给 I a 的工人而流回) 按价值等于 $281\frac{17}{18}$ 。其中流回到 II、II 的是 $233\frac{1}{3}$, 这 $233\frac{1}{3}$ 中 $136\frac{2}{18}$ 被 II 和 II 领域吸收。

流回到 I b 的还应当有:

来自 II、II 类的 $97\frac{4}{18}$

和来自 I a 类的 $\frac{48\frac{11}{18}}{145\frac{15}{18}}$ 镑

应当流回到 I b, II 和 II 的总工资等于 $41\frac{14}{21} \times 3 = 125$ 镑。在补偿 I (b) 类中可变货币资本 $V(b, ,)$ 以后, 还剩下 $145\frac{15}{18} - 125 = 20\frac{15}{18}$ 镑。根据过去的假定, 这些货币大约有一半就足以使 I b 中 $M_b^{29\frac{16}{21}}$ 实现流通。因此, I b 类还有余额供本类同 II、II 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在 V_b, V, V 恢复为货币形式以后)。因此, 在 I b, II、II 这些领域中, 花费比过去少得多的货币就足

以使剩余价值实现流通,因为流回的货币超过 V_b 、 V 、 V 由 I_a 、 II 和 II 转化为货币形式所必需的货币而形成一个余额。

如果象过去已经假定的 $V = M$, 从而消费基金的价值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 其中一部分是工人的收入, 另一部分是资本家的收入, 那么很明显, 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只足以在一切领域中保证这一资本本身的回流, 也就是只足以向 I 类等等各类重新提供支付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货币基金。{ 这种流通引起一系列的流通过程, 这些过程保证了 $C(I_a)$ 同 $(V + M)(II, II)$ 的交换, 并引起这种交换所必需的 II 和 II 之间的一系列交换, 同样也引起 I_b 、 II 、 II 的可变资本的回流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媒介活动, ——这一点在上面已作了分析。}

[187] I_a 的全部价值产品通过它的商品被卖给工人而转化为货币基金。

这种产品现在以等于 $V_a + V + V + V_b + V + V$ 的货币形式而存在。

V_a 留在 I_a 中, 它在这里被预付以后而流回。

因此, 剩下的是 $V + V + V_b + V + V$ 。

I_a 用货币 V_b 向 I_b 购买商品, 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转化为货币以后(因为到处都是 $V = M$) $V_b = M_a$ 。这样一来, 等于 M_a 的货币量正好足以把 V_b 的货币形式还给 V_b , 也就是足以使可变货币资本 $I_b(V)$ 流回。

但是, $V_a + V + V + V_b + V + V - (V_a + V_b) = C_a$, 因为价值 $I_a - (V_a + M_a) = C_a$

因此, $C_a = 4V$, 或者 $C_a = 2V + 2M$ (因为 $V = M$)。

用于 V_a 的货币在 II 、 II 中被吸收。因此, 起初流回到 I_b

的 $2M$ (等于 $V + V$) 在这里被吸收, 并只经历充当这种回流媒介的那些流通过程。这些充当媒介的过程可以只限于 C_b 部分同 $(V + M)_{II}$ 的交换, 并且用于 M 的货币通过 II 和 II 之间的流通最终作为货币形式 V 而沉淀下来。

在当前的场合, 由于 $V > M$, 也就是说, 工人比资本家得到更多的社会消费基金, 或者说, 工人的总收入多于资本家的总收入, 所以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应当指出, 在这一前提下, I_a 的产品价值大于 I_b 的产品价值, 但两者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消费基金的总价值。这不仅要求一切生产领域的工人在大部分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 也就是说, 劳动价格要提高, 而且(因为这里假定工人人数是一定的) I_a 中, 从而 II 、 II 中就业的工人要比过去多, 而 I_b 中, 从而 II 、 II 中的工人要按同一程度减少。

由此, 首先可以得出 $V(I_b, II, II) < V(I_a, II, II)$ 。

但是, 其次可以得出 $M(I_b, II, II) < M(I_a, II, II)$, 所以——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剩余价值量将大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 或所使用的工人人数, 也就是说, 生产工人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量将大于生产资本家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量。

如果我们看看 I_b 的总产品价值, 那么 $I(b)$:

$C_b + V_b + M_b = M_a + M_{II} + M_{II} + M_b + M_{II} + M_{II}$, 其次 $M_a + M_{II} + M_{II} > M_b + M_{II} + M_{II}$ 。

应当完成到 I_b 的回流等等的货币至少要等于 $M_a + M_{II} + M_{II}$ 。因此, 它大于应由 I_b 、 II 、 II 类实现的剩余价值。

产品 $I_b - M_b$,

或

产品 $C_b + V_b = \overbrace{M_a + M_{II} + M_{II}} + M_{II} + M_{II}$ 。

$$Cb = \overbrace{Ma + M} + M + M + M - Vb.$$

显然, I b、II、II 的序列是不准确的, 因为 $(V + M)(II, II)$ 在这里不等于 Cb 。

[187] 首先必须确定 Vb 的量, 因而也必须确定 V 、 V 的量, 因为假定 I b、II 和 II 中资本的划分是相同的。

如果根据过去的构成 ($300b = C^{200} + V^{50} + M^{50}$) 计算, 那么 50
 $300 = X \cdot 250$

$$X = 41 \frac{17}{18}.$$

但是, 劳动力的价格提高 $\frac{1}{6}$ 。

$$\text{所以 } X = 41 \frac{17}{18} + \frac{41 \frac{17}{18}}{6} = 48 \frac{11}{18}.$$

$$\text{因此, } Vb = 48 \frac{11}{18} = V_b^{48 \frac{11}{18}}.$$

$$M - V = 5 - 7. \text{ 因此 } M = 34 \frac{91}{126}.$$

$$Cb = 250 - (48 \frac{11}{18} + 34 \frac{91}{126}). \quad Cb = 166 \frac{84}{126}.$$

$$\therefore Cb = 166 \frac{84}{126}, \text{ 又} = 2(Vb + Mb).$$

$$\text{因此得到: } I b = C_b^{166 \frac{84}{126}} + V_b^{48 \frac{11}{18}} + M_b^{34 \frac{91}{126}}.$$

但是 $V_b^{48 \frac{11}{18}} = V_b^{48 \frac{11}{18}}$, 从而等于 $M_a^{48 \frac{11}{18}}$ 。

$$\text{因此, } Vb = Ma. \quad \therefore V(b, ,) = M(a, ,).$$

[188] 因此, 在假定 $M = V$ 的第一个前提下, 我们认为 Ma 会补偿 Vb 等等, 这样来说明过程是不准确的。

在这里, 由于 $V > M$, 则 $V - M = 7 - 5$ 。于是, $V = \frac{7}{5}$, 然而 Ma 等等等于 Vb , 虽然 $Ma < Va$ 和 $Mb < Vb$ 。

我们预先就可以断定这一结果。

实际上我们得出：

$$(1) I b \text{ 的产品价值} = C_b + V_b + M_b.$$

$$(2) C_b = V_{II} + M_{II} + V_I + M_I.$$

这也就是说，I b 的产品的资本不变部分以它完全进入资本家消费的形式而存在，——正象 C_a 完全进入工人消费一样。

因此， C_b 完全要靠 II 的生产资料来补偿。但是，因为 C_b (在价值上) 大于 $V_{II} + M_{II}$ ，所以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 C 的一部分，即作为 C 不变部分的那部分商品进入 C_b 的生产，并且只有 C 的一部分才能进入 C 的再生产，而另一部分则应转化为 II 商品的实物形式。II 的这部分补偿 C 部分的产品，是这一产品超过它的构成 C 的那个部分而形成的余额，也就是超过 II 为 C 而生产的那个部分而形成的余额；这个余额等于 $V_I + M_I$ 。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那就只存在 II 类，而不存在 I 类了。

$$(3) \text{ 因此，I b 的产品价值} = V_{II} + M_{II} + V_I + M_I + V_b + M_b.$$

但是，其次：

$$(4) I b \text{ 的产品价值} = M_a + M_{II} + M_I + M_b + M_{II} + M_I.$$

因为社会剩余价值 $M(a, II, I, b, II, I)$ 等于 I b 的产品价值，或者等于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资本家的收入等于他们的消费基金的价值，正如工人的收入等于 I a 的产品价值，即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

由此得出：

$$(5) M_a + M_{II} + M_I + [M_b] + [M_{II}] + [M_I] = V_b + [M_b] +$$

$V + [M] + V + [M]$ 。

如果从这个等式的两边去掉 M_b 、 M 和 M ,那么只剩下 :

$$(6) Ma + M + M = Vb + V + V。$$

换句话说, $I_a + II + II$ 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应当等于 I_b 、 II 和 II 中花费在工资上的数额。

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这样解决 :

$$I_b \text{ 的产品} = (1) C_b + V_b + M_b,$$

$$\text{或} = (2) (V + M + V + M) = V_b + M_b。$$

全部产品由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组成。这种产品的价值= 资本家的收入量= 所有各个类的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在这一产品中,应由 I_b 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消费的只有 M_b 、 $M + M$,也就是 I_b 、 II 、 II 这些类本身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如果资本家消费过多,他们就要把 C_b 或 V_b 部分用作个人消费(公式)。

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不变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

扣除这部分进入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产品以后,剩下的是 $V_b + V + V$ 。这是 I_b 的可变资本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是存在于这样的实物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不是被生产它的工人消费,而是被资本家消费。 I_b 的资本家把这部分产品的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工人。这些货币在 I_a 内,进一步在 II 和 II 之间进行分配。

因为 $V_b + V + V$ 应以 I_a 、 II 、 II 的实物形式被购买(假定是简单再生产),所以很清楚, $(V_b + V + V)$ 应当等于 $(M_a + M + M)$, 因为 $(V_b + V + V)$ 价值可以由 I_a 、 II 、 II 的

这里和以下的方括号中的加数在手稿中被删掉。——编者注

资本家仅仅用他们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剩余价值额来补偿。

(在这全部论述中,无论是对 I a II、II 来说,还是对 I b II、II 来说,下面这种情况完全是偶然的:例如,按照我们的假定, $V_a = V$ 和 $V = V$, 同样 $V_b = V$ 和 $V = V$; 其次, $M_a = M = M$ 和 $M_b = M = M$ 。 V_a 可以大于 V 等等, II 和 II 等等也是如此,唯一的规律是:

$$C_a = (V + V + M + M); C_b = (V + V + M + M);$$

最后 $M_a + M + M = V_b + V + V$ 。)

[189] I a 的产品 = (1) $C_a + [V_a] + M_a = [V_a] + V + V + V_b + V + V$ 。

如果我们从这个等式的两端取出 V_a , 那就得出:

$$(2) C_a + M_a = V + V + V_b + V + V。$$

因此:(3) $[V] + M + [V] + M + M = [V] + [V] + V_b + V + V$; 如果我们取出等式的同等成分, 则得到:(4) $M + M + M_a = V_b + V + V$ 。

因此, 我们直接从 I a 以及 I b 等等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C_a = V + M + V + M。$$

$$\text{同样 } C_b = V + M + V + M。$$

现在我们发现, I a I b 等等所有各类的流通所提供的货币使 C_a 得到实现, 因而也服务于 $(V + M) + (V + M)$ 的流通。相反, 它为 C_b 提供的货币对于 C_b 的等价物 $(V + M + V + M)$ 的流通来说却是不够用的。它提供的货币只够用来实现这一等价物中等于 $(V + V)$ 的那一部分的流通。

但是实际上, 在完成到 I b 的回流的货币中, 在实现 $C_a + M_a$

的货币中,有一部分价值(= M_a)直接流往 I b;另一部分等于 C_a 的价值在 II、II 类中使等于 $V + V$ 的量游离出来,并经过 I b 把等于 $M + M$ 的另一个量送往 II、II。

然而,因为 $M_a + M + M = V_b + V + V$,所以货币量由于 $C_a + M_a$ 实现 $V_b + V + V$ 而流通。

全部流通归根到底归结为等于 $V + V + V_b + V + V$ 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正如起初实现 I a 的产品的货币量(扣除 I a 中所花费的并且流回到 I a 这里的 V_a)是由 I a 类以外的各个类中所花费的可变货币资本 $V + V + V_b + V + V$ 组成的一样。

在 I a 最初借以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些货币中——即全部已花费的可变资本量中——等于 V_a 的那部分本身已被花费和吸收,因而不进入总流通。等于 M_a 的另一部分直接流回到 I b 那里。这个 M_a 部分是否等于 V_b 部分,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补偿不了 V_b , $M + M$ 就要大于 $V + V$,——只要 $M_a + M + M = V_b + V + V$ 。所有这些货币起初都流到 I b 那里,因此 I b 先把 V_b 转化为货币,然后使余额继续流通。

相反, C_a (等于 $V + M + V + M$)先经过这两类,对 I a 和 II 之间,II 和 II 之间的流通发生影响,但是在它对这不同的各类之间的必要的产品交换发生影响以后,这些货币并不留在这些类中,而是补偿 I b、II 和 II 的可变货币资本,通过各种交换充当这一过程的媒介。

等于 I 的货币基金是由所有各个类按其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而依比例提供的。这一货币基金首先补偿 I a 本身中预付的 V_a ;它实现 $(V + M)(II + II)$,在这里留下 $V(II + II)$,然后把等

于 $M_a + M_{II} + M_{III}$ 的货币量送往 I_b , 在这里直接实现 V_b , 尔后实现 $V_{II} + V_{III}$ 。它的运动至此结束。它不再继续周转。它协助实现的 I_b 、 II 和 III 之间的商品的所有其他各种换位, 只是这样一些阶段, 这些阶段充当可变货币资本回流的媒介, 或者说, 充当可变货币资本周转的媒介。

因此, 正是可变货币资本成为这一切交易的媒介。

但是, 在余额中还留有等于 $M(I_b, II, III)$ 的剩余价值部分, 它不能靠这一货币资本实现流通, 它的流通需要预付特别的货币量。

在实际运动中, 货币例如可以在所有各个类中预付在剩余价值上, 正如在所有各个类中都应当预付可变资本一样, 同时运动是交错进行的。例如, II 不必靠货币从 I_a 回流而来购买剩余产品。但是情况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已知流通的一定速度, 那么, 实际处于周转中的货币量和处于运动中的货币量不可能多于实现 I_a 的全部产品所必需的货币(当然, 交易的次数越频繁, 充当周转媒介的循环次数越多, 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少), 也就是可变资本 + 部分剩余价值(I_b, II, III) 转化为货币所必需的货币。因为在各个类中, 各方面都把货币用于 M , 所以, 或者必定更多地出现货币无益停滞的现象(因为流通的货币多于正常情况下的需要), 或者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 例如, I_a, II 和 III 中在剩余价值上花费了货币, 而在 I_b, II, III 中不需要花费了。

[190]假定工资小于剩余价值

我们起先假定 $V = M$, 后来假定 $V > M$ 。最后, 假定 $V < M$ 。

这样一来, 如果说过去我们假定 I_a 从 300 增加到 350, I_b 从 300 减少到 250, 那么现在我们假定情况相反: I_a 从 300 减少

到 250, I b 从 300 增加到 350。

I a 的产品价值 = 250 镑 ($\frac{5}{12}$ 工作日体现在 250 (I a) 中, 而工作日则体现在 350 (I b) 中)。(250 - 350 = 5 - 7。)生产 300 需要 50 镑劳动力, 因此, 生产 250 则需要 $41\frac{2}{3}$ 镑劳动力。

但是, I a 中不仅使用的劳动力减少 $\frac{1}{6}$, 而且由于整个工作日的划分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增加了, 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 所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也下跌了。这也就是说, 劳动总价格从 300 下跌到 250, 即下跌 50, $300 - 50 = 6$, 即下跌 $\frac{1}{6}$ 。

按原有价格 $41\frac{2}{3} = V_{Ia}$ 。应把这个 [数字] 除以 6, 再从 $41\frac{2}{3}$ 减去商数。

$$41\frac{2}{3} \text{ 的 } \frac{1}{6} = 6\frac{17}{18}。$$

$$41\frac{2}{3} \text{ , 或 } 41\frac{12}{18} - 6\frac{17}{18} = 31\frac{13}{18}。$$

$$\text{因此, } V_a = 31\frac{13}{18} = V_a^{31\frac{13}{18}}。$$

$$\text{其次, } V_a - M_a = 250 - 350 = 5 - 7。$$

$$\text{因此, 同样 } 31\frac{13}{18} - M_a = 5 - 7。 \text{ 因此 } M_a = 48\frac{11}{18}。$$

实际上, 现在 I a 中的划分同过去 I b 中的划分是一样的, 只是 M 和 V 互换了位置。过去 M b 等于 $34\frac{13}{18}$ (现在是 V a 等于这一数额) 和 V b = $48\frac{7}{18}$ (= $48\frac{11}{18}$), 而现在是 M a 等于这一数额。

因此, 我们得出:

$$V_a = 31\frac{13}{18} \text{ 和 } M_a = 48\frac{11}{18}。$$

$$250 - (V_a + M_a) = 166\frac{12}{18} \text{ (或者, 在前面第 187 页下半页 是 } 166\frac{84}{126}。$$

$$\text{因此：} \begin{cases} \text{I (a)} = C_a^{166\frac{12}{18}} + V_a^{34\frac{13}{18}} + M_a^{48\frac{11}{18}} (= 250 \text{ 镑}) \\ \text{II ()} = C^{166\frac{12}{18}} + V^{34\frac{13}{18}} + M^{48\frac{11}{18}} \\ \text{II ()} = C^{166\frac{12}{18}} + V^{34\frac{13}{18}} + M^{48\frac{11}{18}}, \end{cases}$$

同样,我们得出:

$$\begin{cases} \text{I (b)} = C_b^{233\frac{1}{3}} + V_b^{48\frac{11}{18}} + M_b^{68\frac{1}{18}} \\ \text{II ()} = C^{233\frac{1}{3}} + V^{48\frac{11}{18}} + M^{68\frac{1}{18}} \\ \text{II ()} = C^{233\frac{1}{3}} + V^{48\frac{11}{18}} + M^{68\frac{1}{18}}. \end{cases}$$

$V(a, ,) < V(b, ,)$, 所以——因为在这些类中使用较少的劳动力—— $M(a, ,)$ 小于 $M(b, ,)$ 。

然而,尽管 M_a 等等的量小于 M_b 等等的量,但这并不会改变到处都遵循的比例 $V = \frac{5}{7}M$ (在所有各个类中)。 V_a 的货币形式是 $34 \frac{13}{18}$, 后者在 I_a 中预付并流回到 I_a 那里。

如果从 250 减去 $V^{34\frac{13}{18}}$, 那么还剩下 $215 \frac{5}{18}$ 。

$$C_a = V(+) + M(+) = V^{69\frac{8}{18}} + M^{97\frac{4}{18}}。$$

$V(,)$ 留在 $II(,)$ 中, 而为了转化为货币而转到 I_b 中的可变资本量则等于:

$$M_a^{48\frac{11}{18}} + M + M = 3 \times 48 \frac{11}{18} = 145 \frac{15}{18} = 3V \text{ (即 } V_b, V, V \text{)}。$$

和以前同样的一条规律得到证实:

$$M_a + M + M = V_b + V + V。$$

过去已经表明, I_b 、 II 和 II 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较少, 因为工资较多, 而且总流通的较大部分是工资的流通所需要的; 现在, I_b 、 II 和 II 的剩余价值的流通扩大了, 而在充当 $C_a^{166\frac{12}{18}}$ 或整个 C_a 和 II 、 II 之间的流通媒介的货币量中, 只有

少部分用于V,而大部分用于实现M(,),用于同I b之间的流通。

[191]我们先把到此为止所获得的结果列一个总表:

(I) $V = M$ 。

$$\begin{array}{ll} \text{I (a)} & C_a^{200} + V_a^{50} + M_a^{50} & + \text{I (b)} & C_b^{200} + V_b^{50} + M_b^{50} \\ & (= 300 \text{ 镑}) & & (= 300 \text{ 镑}) \\ \text{II ()} & C^{200} + V^{50} + M^{50} & + \text{II ()} & C^{200} + V^{50} + M^{50} \\ & (= 300 \text{ 镑}) & & (= 300 \text{ 镑}) \\ \text{II ()} & C^{200} + V^{50} + M^{50} & + \text{II ()} & C^{200} + V^{50} + M^{50} \\ & (= 300 \text{ 镑}) & & (= 300 \text{ 镑}) \end{array}$$

(II) $V > M$ 。

() $V = 2M$ 。

$$\begin{array}{ll} \text{I (a)} & C_a^{266\frac{6}{9}} + V_a^{88\frac{8}{9}} + M_a^{44\frac{4}{9}} & + \text{I (b)} & C_b^{133\frac{3}{9}} + V_b^{44\frac{4}{9}} + M_b^{22\frac{2}{9}} \\ & (= 400 \text{ 镑}) & & (= 200 \text{ 镑}) \\ \text{II ()} & C^{266\frac{6}{9}} + V^{88\frac{8}{9}} + M^{44\frac{4}{9}} & + \text{II ()} & C^{133\frac{3}{9}} + V^{44\frac{4}{9}} + M^{22\frac{2}{9}} \\ & (= 400 \text{ 镑}) & & (= 200 \text{ 镑}) \\ \text{II ()} & C^{266\frac{6}{9}} + V^{88\frac{8}{9}} + M^{44\frac{4}{9}} & + \text{II ()} & C^{133\frac{3}{9}} + V^{44\frac{4}{9}} + M^{22\frac{2}{9}} \\ & (= 400 \text{ 镑}) & & (= 200 \text{ 镑}) \end{array}$$

() $V = \frac{7}{5}M$ 。

$$\begin{array}{ll} \text{I (a)} & C_a^{233\frac{6}{18}} + V_a^{68\frac{4}{18}} + M_a^{48\frac{11}{18}} & + \text{I (b)} & C_b^{166\frac{12}{18}} + V_b^{48\frac{11}{18}} + M_b^{34\frac{13}{18}} \\ & (= 350 \text{ 镑}) & & (= 200 \text{ 镑}) \\ \text{II ()} & C^{233\frac{6}{18}} + V^{68\frac{4}{18}} + M^{48\frac{11}{18}} & + \text{II ()} & C^{166\frac{12}{18}} + V^{48\frac{11}{18}} + M^{34\frac{13}{18}} \\ & (= 350 \text{ 镑}) & & (= 250 \text{ 镑}) \\ \text{II ()} & C^{233\frac{6}{18}} + V^{68\frac{4}{18}} + M^{48\frac{11}{18}} & + \text{II ()} & C^{166\frac{12}{18}} + V^{48\frac{11}{18}} + M^{34\frac{13}{18}} \\ & (= 350 \text{ 镑}) & & (= 250 \text{ 镑}) \end{array}$$

(III) $V < M (V = \frac{5}{7}M)$ 。

$$\text{I (a) } C_a^{166\frac{12}{18}} + V_a^{34\frac{13}{18}} + M_a^{48\frac{11}{18}} \quad + \quad \text{I (b) } C_b^{233\frac{11}{18}} + M_b^{48\frac{11}{18}} + M_b^{68\frac{1}{18}}$$

$$(\text{= } 250 \text{ 镑}) \quad (\text{= } 350 \text{ 镑})$$

$$\text{II () } C^{166\frac{12}{18}} + V^{34\frac{13}{18}} + M^{48\frac{11}{18}} \quad + \quad \text{II () } C^{233\frac{6}{18}} + V^{48\frac{11}{18}} + M^{68\frac{1}{18}}$$

$$(\text{= } 250 \text{ 镑}) \quad (\text{= } 350 \text{ 镑})$$

$$\text{II () } C^{166\frac{12}{18}} + V^{34\frac{13}{18}} + M^{48\frac{11}{18}} \quad + \quad \text{II () } C^{233\frac{6}{18}} + V^{48\frac{11}{18}} + M^{68\frac{1}{18}}$$

$$(\text{= } 250 \text{ 镑}) \quad (\text{= } 350 \text{ 镑})$$

起点应当是 I (V = M), 因为在这里问题看起来最简单。如果这里假定,——以及在(II)和(III)中,——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那么,当 I a、I b 等等本身只是各工业部门的联合体时,序列就更加表现为平均比例,在这种比例中,偶然的、个别的差异——不论是同一部门内的个体资本家之间,还是单个部门之间的差异——就被平均量消除了。

如果 $V = M$, 那么 I a 的价值等于 I b 的价值;其次, $V_a = M_a$ 和 $V_b = M_b$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 I a 和 I b 的产品价值具有相同的构成。例如, I b 可能是 $C_b^{250} + V_b^{25} + M_b^{25}$;但这时 $(V + M)$ 应比 $(V + M)$ 大 50, 因为 $C_b^{250} = (V + M)(\text{II}, \text{II})$ 。

{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

$$\text{I (b) } C_b^{250} + V_b^{25} + M_b^{25}$$

$$\text{II () } C^{200} + V^{62\frac{1}{2}} + M^{62\frac{1}{2}}。$$

$$\text{II () } C^{200} + V^{62\frac{1}{2}} + M^{62\frac{1}{2}}。$$

I b 等等中的这种不同划分丝毫不会改变这里所考察的比例。 V_b 、 V 、 V 的价值量仍然等于 M_a 、 M 、 M , 尽管每一个的 V 都不等于单个的 M 。}

其次, 必须指出, $(V + M)(\text{ , })$ 对 $C(\text{ , })$ 之比和 $(V + M)$

(,)对 C(,)之比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在这些番号下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量,例如,这个量在 II + II 中比在 II + II 中大。

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建立在 M 和 V 到处相等这一基础之上的比例,等等。(同样, $C_a = (V + M)(,)$ 和 $(M_a M M) = (V_b, V , V)$ 等等。)

{在各分类中,例如在 II 、 II 中,即使这里所考察的比例不变,也可以有其他构成 [Arrangement]。在这里规律所决定的唯一点就是: $C_a = (V + M) + (V + M)$ 。例如,假定 $(V + M) < (V + M)$ 。例如, $II = C^{200} + V^{40} + M^{40}$ 。

在这种场合,同过去一样, II 类应卖给 I a 类 200。又: II () $C^{100} + C^{120} + V^{40} + M^{40}$ 。等于 200 的 $C^{120} + V^{40} + M^{40}$ 补偿不变资本 C_a 。但是, C^{120} 应由 II 得到补偿,从而应等于 $(V + M)$ 。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构成:

$$I (a) C_a^{200} + V_a^{50} + M_a^{50}$$

$$II () C^{200} + V^{40} + M^{40}$$

$$II () C^{180} + V^{60} + M^{60} \}$$

(顺便看一下,如果假定的是一般利润率,情况将会是怎样的。

$$\text{预付总资本} = C^{600} + V^{150} = 750。$$

$$\text{总剩余价值} = 150。$$

$$\text{因此 } \frac{M}{C+V} = \frac{150}{750} = \frac{1}{5} = 20\%$$

因此, I a 的产品具有平均构成,并以 300 镑出售。 $II = 220 + 40 = 260, V = 40$ 。 $\frac{M}{C+V} = \frac{40}{260} = 15\%$ 。这以后再研究。)

(在 II a 中,利润率会是 25%。)

$$[192] \text{回头来谈} (I) (V = M)。$$

I a 的价值产品等于 I b 的价值产品,工人消费基金的价值等于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价值;所以,它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也相等。

在 I a II 等等各单个类中 $V = M$ 。

因为在进一步的分析中 I (a) 的产品价值等于 $(V + M) II + (V + M) II + (V + M) I a$, 等于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全部活劳动;同样, I b 的产品价值等于 $(V + M) II + (V + M) II + (V + M) I b$, 等于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所花费的全部劳动。

其次,因为 I a 的产品价值等于 I b 的产品价值,所以,社会工作日的 $\frac{1}{2}$ 用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在 I a, II, II 中),而社会工作日的另一半则用在资本家生活资料的生产上(I b, II, II 中),或者说两大分类中使用同量的活劳动。

因为假定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所以,进一步也就假定 I a 和 I b 中的劳动时间相同,两个类以及分类中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相同。

平均每个男子的工作日每天为 t (劳动小时)。年工作日 = $t \times n$ (日劳动乘以一年的天数), $t \times n = T$, 平均工人即平均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因此,社会工作日 = $T \times n$ (平均年工作日乘以平均劳动力数 N), 在这里,例如一个平均男劳动力 = X 个妇女劳动力或 Y 个儿童劳动力)。

因此,如果 I a 等等和 I b 等等中各使用一半社会工作日,那便得到 $\frac{T \times N}{2}$, 或 $T \times \frac{N}{2}$, 也就是说,它们之中每一类都使用社会所使用的平均劳动力的半数。

工作日等分为 V 和 M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对单个工人来说意味着他在 $\frac{1}{2}$ 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 $\frac{1}{2}$ 工作日中为资本家劳动。

I a 的价值(工人消费基金)和 I b 的价值(资本家消费基金)相等,这说明社会工作日在它们两者之间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 I a 等等和 I b 等等使用等量工人(因为假定平均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或者说,两个类和分类各使用一半社会劳动力,也就是说,各使用一半平均的——化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劳动力。

这是个重要情况,它向我们表明,从社会方面来看的比例不仅表现在单个工人的工作日划分上,而且也表现在 I a 等等和 I b 等等生产部门之间劳动力数量的分配比例上(这种情况往往被忽视)。

其次,这里应当指出,在 I ($V = M$) 的假定下,劳动力 $V(a, \dots) = 150$ 镑(是社会劳动力的一半),并且这里的工作日一半构成 V , 一半构成 M , 从而生产价值 $300 = V^{150} + M^{150}$, 也就是再生产 $V^{150}(a, \dots) + M^{150}(a, \dots)$, 再生产总社会劳动力, 即它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诚然, 它的工作日分为 $V^{150}(a, \dots) + M^{150}(a, \dots)$ 。所以, 如果考察它本身和使用它的人, 那么, 它的工作日的 $\frac{1}{2}$ 是由必要劳动和 $\frac{1}{2}$ 是由剩余劳动组成的。但是, Ma 以及 Va 都由 I a 的产品组成, 即由形成 I a 的工人消费基金的产品组成。但是, 进入 I a 等等资本家消费基金的, 不是 Ma 产品本身, 而只是这一产品的价值, 出售这一产品所得到的货币。

产品本身进入工人(I b, II, II)的消费。这是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工资的基金, 相反, 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的 I b 等等的产品价值部分却存在于进入 I a 等等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使用价值中, 即产品中。{资本家在这一产品中实现自己的等于价值 $V(b, \dots)$ 的剩余价值。}

因此, 劳动力 $V 100(I a, II, II)$ 首先为自己完成必要劳

动 ;形成它的剩余劳动、从而形成归它的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的东西 ,是同 I b、II'、II'' 中所使用的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劳动时间。

因此 ,从社会角度来看 ,劳动力 V^{150} (I a 等等)只完成必要劳动 ;它在一半工作日中生产本身的生活资料 ,它在另一半工作日中生产那些从事 I 等等的消费基金生产 ,即从事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生产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 ,劳动力 V^{150} (I b 等等)只完成——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观察问题——剩余劳动。他们的任何一部分产品都不进入他们自身的消费 ,也不进入 I b 等等的工人的消费。

I a 等等的工作日等于 $\frac{1}{2}$ 社会工作日 ;它等于 $V a$ 等等 + $M a$ 等等。同样可以说 , $\frac{1}{2}$ 社会工作日等于 $V a$ 等等 + $V b$ 等等。

I b 等等的工作日等于 $\frac{1}{2}$ 社会工作日 ,它等于 $V b$ 等等 + $M b$ 等等 ,其余 $\frac{1}{2}$ 社会工作日等于 $M a$ 等等 + $M b$ 等等。

假定生产率、工作日的强度和长短 ,简言之 ,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不变 ,那么 ,随着 V 价值的增长 ,即随着等于必要劳动时间 (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劳动时间)的工作日部分的增加 ,实际工资也增加 ,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相应减少。也就是说 ,单个工人不仅得到自己产品的更大部分价值 ,而且也得到他所生产的更大部分的产品 ,因为一定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量不变。

[193]我们刚才看到 ,如果 $I a = I b$,那么 $V = M$ 。

现在我们假定 $V > M$;至于前者大于后者的比例如何 ,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点在对 II' 和 II'' 进行比较时已经得到证明。为简便起见 ,我们假定 I a 中 V 从 300 增加到 400 ;因而 M 从 300 减少到 200 ,因此 , $I a(400)$ 等于 $2(I b)(200)$,或 $V = 2M$ 。

刚才已经说明,如果 $I a = I b$ 或 $V = M$,那么,单个工人不仅在一半工作日中完成必要劳动,一半工作日中完成剩余劳动,而且一半社会劳动力即半数平均工人使用在 $I a$ 中,另一半则使用在 $I b$ 中。

总社会工作日等于 TN ,即平均工人年工作日(T)乘以平均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说一半社会工作日消耗在 $I a$ 等等类中,另一半消耗在 $I b$ 等等类中,那么这就是说,这两个领域和分类分别使用 $T \times \frac{N}{2}$ 。

因此,如果 $\frac{2}{3}$ 社会工作日用来生产工人的消费资料,也就是说,被工人花费在自己身上,而 $\frac{1}{3}$ 用来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那么, $I a$ II、II 中是 $T \times \frac{2}{3}N$, $I b$ II、II 中则是 $T \times \frac{1}{3}N$ 。

因此,如果对各单个部门和各单个企业中的工人来说, $V = 2M$ 这个比例(或工资提高 $\frac{1}{3}$)表现为工人将在 $\frac{2}{3}$ 或 $\frac{4}{6}$ 的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 $\frac{1}{3}$ 或 $\frac{2}{6}$ 的工作日中为厂主劳动,而他过去是在 $\frac{1}{2}$ ($= \frac{3}{6}$) 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 $\frac{1}{2}$ ($= \frac{3}{6}$) 工作日中为厂主劳动,那么,这个事实同时表现为这样一点: $I a$ II 和 II 中现在使用 $\frac{2}{3}$ 或 $\frac{4}{6}$ 总劳动力,而 $I b$ II、II 中只使用 $\frac{1}{3}$ 或 $\frac{2}{6}$ 总劳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1)如果考察的是各单个领域,那么, $V = 2M$,而不是过去的 $V = M$ 。

例如, $I a$ 中 $V = 88 \frac{8}{9}$ 和 $M = 44 \frac{4}{9}$,或 $I b$ 中 $V = 44 \frac{4}{9}$ 和 $M = 22 \frac{2}{9}$ 。($V = 2M$ 这个比例是偶然的,这里所以出现这个比例,是因为 V 增加 $\frac{1}{3}$,而 M 减少 $\frac{1}{3}$ 。)

(2) $I a$ 等等使用 $\frac{2}{3} \times 400$ (即 $\frac{2}{3}$ 的劳动力)和 $I b$ 等等使用 $\frac{1}{3} \times 400$ (即只有 $\frac{1}{3}$ 的劳动力),而过去,在发生这种变化以前,劳动力在 $I a$ II、II 和 $I b$ II、II 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其次可以看出：

(3)由于ⅠaⅡ、Ⅱ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而ⅠbⅡ、Ⅱ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相反减少了,所以Ⅰa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增加了,而在Ⅰb等等中则减少了。这种价值量过去在Ⅰa等等和Ⅰb等等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过去,ⅠaⅡ、Ⅱ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150镑,Ⅰb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150镑。现在,ⅠaⅡ、Ⅱ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 $133\frac{2}{9}$ 镑,而Ⅰb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 $66\frac{6}{9}$ 个镑(加在一起是200镑)。

因此,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减少了(因为Ⅰb从300减少到200,而Ⅰb的价值等于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而工人的收入总量增加了,于是随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这种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中(由于在其他生产条件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下降了),Ⅰa等等所生产的部分大于Ⅰb等等所生产的部分。尽管在Ⅰa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减少了,但是在Ⅰa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部分同Ⅰb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部分相比是增大了。

这是一种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现象。

(4)最后,Ⅰa等等使用的不变资本部分同Ⅰb等等使用那一部分相比是增大了。在这里,增大的比例如何是无紧要的。无论如何,首先:

$$Ca\{= \text{Ⅱ} (V+M) + \text{Ⅱ} (V+M)\} > Cb\{= \text{Ⅱ} (V+M) + \text{Ⅱ} (V+M)\}$$

至于所使用的总不变资本,那么它等于Ⅰa等等($266\frac{6}{9}$) $\times 3$ +Ⅰb等等($133\frac{2}{9}$) $\times 3$ =Ⅰa等等(800)+Ⅰb等等(400),总共为1200镑。

过去,在 $V=M$ 的场合下,不变资本等于Ⅰa等等(200×3)=

600 和 I b 等等 $(200 \times 3) = 600$ 。总共为 1200 镑。

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量相同,在两种场合都等于 1200 镑,不过其中的 $\frac{2}{3} = 800$ 镑现在用于 I a 等等,只有 $\frac{1}{3} = 400$ 镑用于 I b 等等,而过去是 600 镑用于 I a 等等,600 镑用于 I b 等等。

因此,不是不变资本增加了,而只是不变资本在 I a 等等和 I b 等等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

资本只有一部分增加了,这就是资本的可变部分。

现在资本的可变部分等于 I a $(266 \frac{6}{9}) +$ I b $(133 \frac{3}{9}) = 400$, 而过去它等于 300 镑 (= I a 等等(150 镑)和 I b 等等(150 镑))。

首先,至于增大了的价值 V,那么,这在这里无非表明价值 M 按同一数量缩减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仍旧不变。

社会消费资料价值总量仍旧不变。只是这一价值中以工人消费资料形式生产的部分增大了,而以资本家消费资料形式生产的部分减少了。实际上,必要生活资料既组成 I b 部分,也组成 I a 部分。但是,I b 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奢侈品组成的。在分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社会消费基金部分增大了,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部分减少了。

最后,至于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那么在 $V = M$ 的场合下,这一资本在 I a 和 I b 之间是平均分配的。现在,(1) I b 中预付在 V 上的货币资本小于 I a 中的同一资本,而 I b 中预付的绝对量小于过去的绝对量。M a 等等应小于 V a 等等,因为 $V > M$;但是 $M a = V b$ 等等。因此,现在 I b 中预付的货币资本应在绝对表现上小于 $V = M$ 的场合。

然而,I a 等等中所预付的货币资本(预付在 V a 等等上)增大

的程度,应大于 I_b 等等中所预付的货币资本减少的程度。因为 $V_a + V' + V'' + V_b + V' + V''$ 现在比过去增大(增大 $\frac{1}{3}$, 因为 I_a 从 300 增加到 400), 而 V_b, V', V'' 比过去减少, 所以, $V_a + V' + V''$ 的增大程度不应等于 V_b, V', V'' 的减少程度, 而是前者应当大于后者。否则, I_a 不会大于 $V = M$ 的场合下的 I_a 。

[194] 过去是: 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为 300 镑, 剩余价值为 75 镑, [总共] 为 375 镑; 现在是: 可变货币资本为 400 镑, 剩余价值为 37 镑, 总共为 437 镑; 也就是说, 现在可变资本增加 100 镑。

实际上(不用说, 在这里同商品价值相比, 假定的流通额过于多了, 这样, 实现剩余价值流通的货币同实现 V 流通的货币之比是太小了), 虽然 C_a 等等 = $(V + M)(II', II'')$, 但是在 II', II'' 等等中, 在 I_a 向 II', II'' 购买不变资本前, 总有一些货币作为剩余价值的流通储备而存在。不过这一点以后再较详细地说明。

如果 $I_a > I_b$, 那么, 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求有增多的货币用于 V 的流通和减少的货币用于 M 的流通。起初充当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的那部分货币, 现在充当工资的流通手段, 因而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

可见, 如果 V 流通需要更多的货币, 那么, 其中相当一部分要靠这样一些货币来提供, 这些货币对于剩余价值的流通来说已成为多余的。

如果没有这种多余的货币, 那么它的形成, —— 在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 —— 就要靠动用闲置的贮藏货币。

在这种分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 正如情况所表明的, 问题不仅仅在于现存的消费基金单纯在分配上发生变化, 或进入社会消费

基金的社会年产品部分在分配上发生变化。人们通常是这样看的。问题在于消费基金的各种形式的分配发生变化,在于这种基金借以存在的使用形式,在于各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力的分配发生变化,最后,在于不变资本的分配发生变化。

总之,由于上述情况下的这种变化,Ⅰa 会从 300 增加到 400,即增加 $\frac{1}{3}$ 或 $33\frac{1}{3}\%$ 。预付的不变资本(在价值上)会仍旧不变。所使用的劳动数量仍旧不变。预付的可变资本会增加,不过(因为我们只考察它的物质基质),这无非表明会有更多部分的消费基金采取工人消费资料的形式,而采取资本家消费资料形式的则减少了。

如果由于资本积累而达到同样的结果,那么(在 $V = M$ 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原来等于 $1500 \text{ 镑} = C^{1200} + V^{300}$ 的资本生产 $300M$ 。因此,如果 V 从 300 增加到 400,那么 M 也会增加,因而我们会得到:

$$300 \quad 1500 = 400 \quad X. \quad X = \frac{1500 \times 400}{300} = 2000.$$

现在资本就会是 $C^{1600} + V^{400} + M^{400}$ 。或者说,资本就会从 1500 增加到 2000,即增加 $\frac{1}{3} = 33\frac{1}{3}\%$ 。

资本增加 $\frac{1}{3}$ 是很多的,这需要时间,更不必说,这会伴随有这样一些情况和运动,它们使人们不得不怀疑,现在由 V^{400} 代表的劳动力的状况,是不是比过去由 V^{300} 所代表的劳动力的状况更加糟糕。

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制使得例如 I ($V = M$) 和 II ($V > M$) (如 $V = 2M$) (第 191 页) 场合下表现出来的变化伴随有这样一些状况,这些状况会使这些变化失去作用,甚至会排除这些变化。

总之,如果我们比较 I ($V = M$) 和 II ($V = 2M$),那么这就是假定一切生产部门的工资同时都提高 $\frac{1}{3}$ 。

I a 中的更大部分产品(这里我们先撇开对外贸易)由食品组成,这些食品应当是为下一年而生产的,——至少应当存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形式上。对食品的需求猛增。I a 等等的利润现在也相应地猛增。简言之,资本和劳动力应从 I b 等等被抽出,转往 I a 等等。随着这种变化,在 I b 等等中会出现障碍。首先,对这种产品的相当大一部分的需求下降(因为这种产品中只有相对不大的一部分从 I b 产品转化为 I a 产品,也就是说,现在由工人而不是由资本家购买)。只要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同一产品(和资本以及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只是从 I b 转到 I a。这一产品无非不是算在这个类中,而是算在另一个类中,因为 M 减少,而在新的条件下在 I b 等等中出现生产过剩。这种衰退影响 I b 等等中的工人的就业。他们的工资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因为他们转移到 I a 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在 I b 等等中被游离出来的速度。(由于一定的分工使他们从属于一定的企业,这就部分地增加了这种转移的困难。)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的降低会阻碍对 I a 本身的需求的增长。于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会局部地妨碍上述变化。

I b 等等的产品的一部分是由资本家的家奴、仆役等等,简言之,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所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组成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由于 M 减少 $\frac{1}{3}$ 而被解雇。(但是,如果考察的是整个资本家阶级,也就是全体占有剩余价值者,那么,这并不具有初看起来会具有的那种意义。参看 1861 年英国关于人口问题的报告⁵¹。)一部分被解雇的人——工人子女等等——在成年时由他们的父母自己

使用比去当仆役等等可能更为合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进入 I a 等等的劳动力市场。这首先只是对 I b 的一部分多余的工人在这里勉强度日这一状况的一种补偿。简言之,如果考虑到,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可以监督生产,另一方面 I b 中所使用的生产工人和一部分参与 I b 的产品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的游离,可以引起对过程本身的反作用,那么,这样的变化会遇到困难,相对说来它不可能发生,也就容易理解了,特别是在作出下述假定的情况下:工作日的生产率、强度和长短保持不变。至于在应用机器等等,即应用进一步游离劳动力的手段时,工资的提高所引起的反作用,这在这里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每一这样性质的迅速的和普遍的变化在途中会遇到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固有的;如果这种变化只是逐步地和局部地发生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对这种变化所自发造成的各种障碍就只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正是这些障碍常常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证明。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需要有普遍的措施以抵制我们的自发机制的作用,即使这些措施不能立即改造这种作用,也会引起突然的、显著的变化,从而破坏、削弱这种机制所固有的反抗力量,并因而促进沿同一方向进一步发生的变化。

如果我们现在把 III ($V < M$) 同 II、I 加以比较,那么这里就会看到相反的现象,或相反方向的变化。

[195] I b > I a。一切生产领域中 $V < M$ 。I b 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大于 I a。I b 中吸收的劳动力比 I a 多。I b 中吸收的不变资本比 I a 多。

至于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那它等于 250 镑(不是 I 场合下的

300,也不是Ⅱ场合下的400)。此外,按原有规模计算,剩余价值的流通需要 $34 \frac{2}{18} + 68 \frac{1}{18} = 102 \frac{3}{18} = 102 \frac{1}{6}$,假定为103镑。流通货币总量等于353镑。

* * *

劳动基金。首先应指出:这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所谓劳动基金固定不变。在年社会产品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劳动基金可以等于300、400、35、250等等。它可以下降得大大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直到达到绝对的最低额,它也可以上升并高于后者等等,——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但是,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量,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条之一!

[(f)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
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实际过程]

首先要问,以上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纯抽象的和同现实相抵触的假设为基础的呢?

显然,这种抽象地划分为Ⅰa等等(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和Ⅰb等等(资本家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现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当然,必要生活资料构成工人消费资料的最大部分。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进入资本家的消费。很大一部分食品不论对工人来说或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燃料也是这样。在所有其他方面,即使这是同一类别的产品,如住房、衣服、家具等等,那也毕竟是类型不同的产品。另一方面,某些奢侈品也进入工人消费(虽然就整个阶级的平均水平来说,并且例如衡量一下花费在烧酒等等上面的是多么多,而花费在子女吃穿等等上面的是多么少,那么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

不变资本的大部分是一样的,这就是原料、机器、工具、厂房等等。有的地方机床不同,但是建筑物、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等等相同。这实际上说明,不变资本从 I a 转到 I b 以及从 I b 转到 I a 所遇到的困难,比起由于分工而片面发展的劳动力的转移来要小得多。

这同上述各规律是否相矛盾呢?

首先, I a 的基金和 I b 的基金在物质形态上,在使用形式上仍有很大差别。前者大部分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后者有很大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也就是由这样一些产品组成,这些产品的一部分在生产力的既定发展下和既定的劳动力下本来是完全不必生产的,一部分本来应以极小的规模生产,如果生产者同时就是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的话。

只要观察一下总图式,就可以看到,最大的困难来自这样一点:同一资本家既属于 I a 类别,又属于 I b 类别。例如,资本主义耕作者既生产进入 I a 的消费基金的谷物,又生产进入 I b 的消费基金的谷物。因此, I a 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 I a 中的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所消费,无须使这部分剩余价值先从 I a 的实物形式转化为 I b 的实物形式。因此 M (以及 M') 的一部分无须先在 I b 等等中实现,因而 M 不一定要等于 V 等等(I b 等等)。

最好还是考察一下已发现的具有普遍形式的规律,看看这些规律同图式的一定形式有多少联系,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定的形式是否使这些规律表现得更加明显。

(I)按照图式(例如 $I V = M$)(第 191 页),工人消费基金的

价值等于生产过程的所有部门所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格。(在这种场合下,它等于 $V(a, \dots) + V(b, \dots)$)另一方面,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价值等于所有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所以,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价值总量等于社会所消耗的可变资本价值总量 $V(a, \dots + b, \dots) + M(a, \dots + b, \dots)$,也就是等于年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

这一原理同把 I a 等等和 I b 等等看作社会生产过程的两大各自独立的分类这一点绝对无关,而在图式中原来是这样划分的。

不管社会消费基金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态如何,从而作为构成这种基金的各种要素的源泉的特殊生产过程的物质形态如何,这一基金的价值总是等于 $V + M$,在这里 V 是所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价格,等于工作日必要部分的价值产品, M 是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已消耗的剩余劳动的价值产品,而 $V + M$ 等于年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

(II)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全部消费基金例如等于 600(象上述场合那样),并且这 600 按其价值组成部分分解为 $C^{400} + V^{100} + M^{100}$,那么,这里包含的资本不变部分 C^{400} 应 [等于] $(V_{II} + M_{II})^{400}$,后者是在这样一些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的,这些领域提供——直接或间接地——各种构成消费基金的商品的生产资料。这些存在于消费资料形式上的 C^{400} (I) 应同存在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 $(V_{II} + M_{II})$ 相交换。

单是由于消费基金价值分解成所有生产部门的 $(V + M)$ 这一情况,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因此,消费基金价值等于 $V_{300} + M_{300}$,在这里 V_{300} 是所有各个类的 V , 而 M_{300} 是所有各个类的 M 。

其次,这种消费基金价值等于 $C_I^{400} + V_I^{100} + M_I^{100}$ 。在这里,我们用 C_I 表示消费基金价值中资本不变部分;其次, V_I 和 M_I 是消费资料生产领域本身中所创造的 V 和 M 的价值。

[196]因此,由于 $C_I^{400} + V_I^{100} + M_I^{100} = V^{300} + M^{300}$,所以, $C_I^{400} (= V^{300} + M^{300}) - (V_I^{100} + M_I^{100})$,也就是说, $V^{300} + M^{300} = V_X^{200} + M_X^{200} + V_I^{100} + M_I^{100}$ 。

因此, $C_I^{400} = (V_X + M_X)^{400}$,也就是说,消费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等于可变资本部分加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

或者总的说来,如果消费资料价值等于 W ,而这个 $W = C_a + V_a + M_a$ (这里 C_a 是资本不变部分, V_a 是资本可变部分, M_a 是 I 这个领域的剩余价值), 那么, $C_a = W - (V_a + M_a)$, 即等于 $(V_b + M_b)$, 这里 V_b 是所有领域 (不包括 $I(a)$) 创造的 V , 而 M_b 是所有领域 (不包括 $I(a)$) 创造的剩余价值。

其次,现在很清楚, C_a (这里就是 C_I^{400}) 首先应当同直接进入消费资料生产的生产资料相交换,或者换句话说,同构成不变资本 C_a 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相交换 (通过这种生产资料得到补偿)。 C_a 恰恰应当从产品——消费资料——形式重新转化为自身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转化为这种产品即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因此,如果我们用 b_1 表示这种生产资料,那么, C_a 首先应当由同一价值的 b_1 这种生产资料来补偿 (也就是说,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 $V_b + M_b$)。 (因此,在当前的场合,由商品 b_1 来补偿,其总量为 $V_b + M_b = 400$ 。)

如果现在 b_1 领域中的 $V + M$ 等于 $V_b + M_b$,也就是等于完全在 I_a 领域以外生产的 $V + M$ 的总量,那么,伴随再生产而进行的

流通过程(各领域之间的交换)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囊括一切生产(I a 商品的)直接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 b_1 这一领域以外,还存在其他生产领域,它们生产 b_1 领域的生产资料。因此, $Vb + Mb$ 的价值应大于 $V_{b_1} + M_{b_1}$ 的价值;因此,由于用来补偿 C_a 的商品 b_1 的价值大于 $V_{b_1} + M_{b_1}$,所以同 C_a 相交换的商品 b_1 的一部分应当构成产品 b_1 的价值不变部分的一部分; C_{b_1} 价值中应靠 C_{b_2} 来重新补偿的部分。

这个应靠 C_{b_2} 来补偿的 C_{b_1} 部分只能等于 $(V + M)_{b_2}$,正如过去 C_a 等于 $(V + M)_b$ 一样。(假定为 C_{b_1} 提供生产资料的一切工业部门都合并到 b_2 领域中。)

(b) 的商品量等于 $(V + M)_b$ 即 C_a , 出售给 (a) [类]。但是,这个量大于 $(V + M)_{b_1}$, 也就是大于 b_1 产品中可以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价值部分。因为 $C_a > (V + M)_{b_1}$, 所以出售给 (a) [类] 的有 C_{b_1} 的价值不变部分的一部分, 这部分通过同 b_2 交换而重新以自己的实物形式得到补偿; 因此, 首先转入 b_1 的消费资料 (a) 或它们的价值 (等于 C_a), —— 由于这一价值大于 $(V + M)_{b_1}$, —— 实际上从 b_1 转往 b_2 , 而 b_2 反过来提供应重新得到补偿的 C_{b_1} 部分。同 C_{b_1} 部分这样相交换的 b_2 的价值部分, 应等于 $(V + M)_{b_2}$, 因为 b_2 只应当用 $(V + M)_{b_2}$ 同消费资料相交换。如果同 b_2 这样相交换的 C_{b_1} 部分大于 $(V + M)_{b_2}$, 那它就会包括 C_{b_2} 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又应当同商品 b_3 按 $(V + M)_{b_3}$ 的数额相交换等等, —— 直到算完而无余数为止。因此, 为明显起见, 只须假定在 b_1 类外, 还存在 b_2 类, 因而 $(V + M)_{b_1} + (V + M)_{b_2} = (V + M)_b$, 也就是等于归结为 (a) 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资料的全部 $V + M$ 的价值总量。

因此, 过程是这样的: C_a 完全同 $\overbrace{C_{b_1} + V_{b_1} + M_{b_2}}^X$ (即一部分 $C_{b_1} + V_{b_1} + M_{b_2}$)

(b的商品)相交换。

$C_{\chi}^{b_1}$ 从 $V_{b_2} + M_{b_2}$ 得到补偿,为此 b_2 提供 Ca 的等于 $C_{\chi}^{b_1}$ 的价值部分。

因此,实际上 $(V + M)_{b_1} + (V + M)_{b_2}$ 靠 Ca 得到实物补偿,而 Ca 靠价值等于 $C_{\chi}^{b_1} + V_{b_1} + M_{b_1}$ 的 b 的商品来补偿,而 $C_{\chi}^{b_1}$ 则靠价值为 $(V + M)_{b_2}$ 的 b_2 的商品来补偿。

因此,等于 Ca 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在 $(V_{b_1} + M_{b_1}) + (V_{b_2} + M_{b_2})$ 之间,即在 $(V + M)_b$ 之间的分配,使(a)的全部不变资本从 (b_1) 得到补偿,使 (b_1) 的部分不变资本从 (b_2) 得到补偿。

(Ⅲ)因此,在这个运动完成以后:

(1)消费资料总量——(a)的全部产品——在(a)、 (b_1) 和 (b_2) 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V_a + M_a)$ 由(a)的生产者以实物形式占有,而等于 Ca 的(a)的产品价值部分是这样分配的:它的数额为 $V_{b_1} + M_{b_1}$ 的部分归入 b_1 类,而数额为 $V_{b_2} + M_{b_2}$ 的另一部分归入 b_2 类。全部社会收入被分配。

另一方面,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是:

$$\left\{ \begin{array}{l} Ca(\text{由 } b_1 \text{ 类补偿}) \\ C_{b_1}(\text{部分由自己的产品组成,部分由 } b_2 \text{ 得到补偿}) \\ C_{b_2}(\text{由自己的产品组成}) \end{array} \right.$$

还可以进行的唯一的流通,就是 b_1 类内部(在构成这个类的各生产领域之间)和 b_2 内部的流通; C_{b_1} 和 C_{b_2} 之间还可以发生局部的交换。

因此,这全部流通只是在 b_1 和 b_2 类的不变资本之间进行的。

在(a)、 (b_1) 和 (b_2) 之间发生流通,直到 Ca 得到实物补偿,并且 $(V + M)_{(b_1 \text{ 和 } b_2)}$ 实现在(a)的消费资料上。因此,正是这种交

换——也就是这后一种交换——的现象,使得亚·斯密等人据以得出错误的看法。

$$\begin{aligned}
 [197] \text{ I (a)} & C_{a(W)}^{50} + C_{(W)}^{350} + V_a^{100}(\text{货币}) + M_{a(W)}^{100} \\
 \text{ II ()} & C_{(W)}^{250} + C_{(W)}^{200} + V^{100}(\text{货币}) + 50 \text{ 镑货币} \\
 & + \\
 & 50 \text{ 镑消费基金} \\
 \text{ II ()} & C_{(W)}^{400} + V^{100}(\text{货币}) \\
 & + \\
 & \text{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
 \end{aligned}$$

II 用 50 镑购买 W I a, I a 用 50 镑购买 W II, II 预付的 50 镑最终流回到 II 那里。

我们得出:

$$\begin{aligned}
 \text{ I (a)} & C_a^{400}(\text{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
 & V_a^{100}(\text{货币形式}) \\
 & + \\
 & M_{a(W)}^{100} \\
 & (\text{假定 50 镑用于这个类中的 } M_a^{100} \text{ 的流通}) \\
 \text{ II ()} & C_{(W)}^{200} + C_{(a)}^{200}(\text{a 的商品的生产资料形式}) \\
 & + \\
 & V^{100}(\text{货币}) \\
 & + \\
 & \text{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货币。} \\
 \text{ II ()} & C_{(W)}^{400} + V^{100}(\text{货币}) \\
 & + \\
 & \text{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50 镑。}
 \end{aligned}$$

总起来说,这里预付在流通上的是:支付工资 V(a、等等)的 300 镑和用于剩余价值流通的 150 镑(I a 中 50 镑, II 中 50 镑, II 中 50 镑)。

同过去一样,II 和 II 中预付在 V + M 的流通上的货币应足以使 C⁴⁰⁰ 从(a)的商品(消费资料)形式重新转化为它们的()

的生产资料形式 ;其次 ,足以使 V^{100} (作为 Ⅱ 的工人的收入)同(a)的商品相交换 ;以及足以使 V^{100} 的货币形式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 ;以及足以使 M 实现在 I a 的商品上 ,并使为在 Ⅱ 内部实现 Ⅱ 的剩余价值而预付的货币流回到 Ⅱ 那里。最后 ,这些货币足以使 Ⅱ 的不变资本中等于 $(V + M)$ Ⅱ 的部分转化为 a 的生产资料 ,恢复 Ⅱ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保证 Ⅱ 中预付在剩余价值流通上的货币流回 ,—— 同样 ,足以使 Ⅱ 的剩余价值实现在 I a 的商品上。

如果 Ⅱ 和 Ⅱ 各预付 100 镑货币 ,而不是预付 50 镑货币 ,那么 ,重新流回到 Ⅱ 和 Ⅱ 那里的相应地各为 100 镑 ,而不是 50 镑。同量商品是用 550 镑而不是用 450 镑进行交换的 ,也就是说 ,有更大部分的财富会以不生产的金属形式沉淀下来。

最后 , $C^{200}(W)$ 和 C^{400} 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只在这些领域本身中发挥作用 ,而不进入同 I a 的流通。

(2)第二 ,规律 $M(a, +) = V(b, +)$ 。

在图式中 ,假定(b)的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和(a)的工人的消费资料是由完全不同的资本生产出来的 ;假定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品。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构成(a)的工人的消费资料量的必要生活资料中的很大部分 ,也进入资本家及其仆役的消费 ,从而进入 I a 的商品类别。另一方面 ,I b 的奢侈品中的较小的一部分也进入工人的消费。

这会使(2)点中提出的规律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生变态呢 ?

由于某一数量关系在这里可以任意确定 ,而丝毫不影响内部联系 ,所以我们从下述观点{ 例如 ,假定 I $V = M$ (第 191

页)出发来考察图式: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 $\frac{1}{2}$ 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 $\frac{1}{2}$ 由奢侈品组成,而工人的消费资料的 $\frac{1}{10}$ 由奢侈品组成, $\frac{9}{10}$ 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

这样,I(a)就转化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而I(b)则转化为奢侈品的生产。

如果以过去的生产关系为前提,我们就得出:

$$\begin{array}{rcl}
 \text{I (a) (必要生活资料)} & + & \text{I (b) (奢侈品)} \\
 C_a^{280} + V_a^{70} + M_a^{70} & & C_b^{120} + V_b^{30} + M_b^{30} \\
 \text{II () } C^{280} + V^{70} + M^{70} & + & \text{II () } C^{120} + V^{30} + M^{30} \\
 \text{II () } C^{280} + V^{70} + M^{70} & + & \text{II () } C^{120} + V^{30} + M^{30}.
 \end{array}$$

在工资上首先花费300(即 $3 \times 70 = 210V(a, \quad, \quad)$ 和 $3 \times 30 = 90V(b, \quad, \quad)$), $210 + 90 = 300$ 镑,这和过去一样)。

首先流回到I(a)的是70镑 - $\frac{1}{10} [\times 70]$,也就是 $70 - 7 = 63$ 镑,因为工人把自己的收入的 $\frac{1}{10}$ 花在I(b)的商品上。

同样,流回到I(a)的是来自II和II的 2×63 镑 = 126镑,和来自I b、II、II的81镑。(因为这里 $\frac{1}{10}$ 也花费在奢侈品上。)

因此,流回到I(a)的是63镑 + 126镑 + 81镑货币 = 270镑 (= $300 - \frac{1}{10} \times 300$)。

在这270镑中,I a中只剩63镑——作为回流的可变资本货币形式——因此我们得出:(概况)

$$\begin{array}{rcl}
 [198 \text{ II(a)} & C_{a(W)}^{73} + C_a^{207} \text{ (货币)} & + \text{I(b)} & C_b^{120} \\
 & + V_{a(W)}^7 + V_a^{63} \text{ (货币)} & & + V_b^{30} \\
 & + M_a^{70} & & + M_b^{30}
 \end{array}$$

$$\begin{aligned} & \text{II} () C^{280} + V^{70} + M^{70} &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 & \text{II} () C^{280} + V^{70} + M^{70} &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end{aligned}$$

其次,工人用自己的工资的余额购买 I b 的商品。因此,从 I a II 和 II 流到 I (b) 的是 21 镑货币($3 \times V^7$)而在 I b 本身中是 $3 \times 3 = 9 (= 3V^3)$ 。总共是 30 镑。

因此,这样就完成可变货币资本到 I b 的回流,我们得出:

$$\begin{aligned} \text{I(a)} & \quad C_{a(W)}^{73} + C_a^{207} (\text{货币}) & + \text{I(b)} & \quad C_b^{120} \\ & + V_{a(W)}^7 + V_a^{63} (\text{货币}) & & + V_b^{30} \\ & + M_a^{70} & & + M_b^{30} \\ \text{II} () & C^{280} + V^{70} + M^{70} & + \text{II} () & C^{120} + V^{30} + M^{30} \\ \text{II} () & C^{280} + V^{70} + M^{70} & + \text{II} () & C^{120} + V^{30} + M^{30}。 \end{aligned}$$

因此,如果从总工资中流到 I a 的只有 $300 - \frac{1}{10} \times (300) = 270$,那么,相反,直接流到 I b 的是 V_b^{30} ,即相当于 I b 的消费基金 180 的 $\frac{1}{6}$,即 $6 \times 30 = 180$ 镑的 $\frac{1}{6}$ (I b 价值的 $\frac{1}{6} = \frac{180}{6} = 30$ 镑),这等于劳动基金的 $\frac{1}{10}$ ($\frac{300}{10} = 30$ 镑)。

此外,为便于进一步考察,一开始就应当指出, M_a^{70} 是在实物形式上消费的。这种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很少被其他各个类所注意,就象借助这一货币进行流通的 M_a^{35} 的产品很少被其他各个类注意一样。

I a 资本家所消费的总价值等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 $\frac{1}{2}$,即 $\frac{300}{2} = 150$ 镑。但在这 150 镑中,在 I a 本身中消费的是 35 镑。

因此,剩下由其他资本家在 I a 中消费的是 $150 - 35 = 115$ 镑。并且实际上, I a 中还可以在商品形式上消费的现在是 $73 + 7 + 35 = 115$ 镑。

因此,在进一步的流通中我们还应当考察: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W)}^{73} + C_a^{207}(\text{货币}) \\
 \quad + V_{a(W)}^7 + V_a^{63}(\text{货币}) \\
 \quad + M_{a(W)}^{35} \\
 \text{II} () C^{280} + V^{70} + M^{70} \\
 \text{II} () C^{280} + V^{70} + M^{70}
 \end{array}
 \quad + \text{I(b)} \quad
 \begin{array}{l}
 C_{b(W)}^{120} \\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 M_b^{30}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end{array}$$

I a 的 207 镑花费在 II 的商品上。因此, $V^{70} + M^{70} = 140$ 镑先要转化为货币。从 207 减去 140, 尚余 67, 借助于这 67 C^{280} 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280 - 67 = 213 (II 的商品形式)。如果 II 用货币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 V^{70} , 那么, 它还必须把 $70 + 67 = 137$ 花在 II 的商品上。这样, $V^{70} + M^{70}$ 就得到货币补偿, 我们可得出总的情况: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W)}^{73} + C_a^{207}(\text{的生产资料}) \\
 \quad + V_{a(W)}^7 + V_a^{63}(\text{货币}) \\
 \quad + M_{a(W)}^{35} \\
 \text{II} () C^{213} + C^{67}(W) \\
 \quad + V^{70}(\text{货币}) \\
 \quad + M^{70}(W) \\
 \text{II} () C^{280} \\
 \quad + V^{70}(\text{货币}) \\
 \quad + M^{67}(\text{货币}) + M^3(W)
 \end{array}
 \quad + \text{I(b)} \quad
 \begin{array}{l}
 C_{b(W)}^{120} \\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 M_{b(W)}^{30} \\
 \text{II} () C^{120} \\
 \quad + V^{30} \\
 \quad + M^{30} \\
 \text{II} () C^{120} \\
 \quad + V^{30} \\
 \quad + M^{30}
 \end{array}$$

II 应当总共消费 70 镑剩余价值。其中 35 镑是以 I a 的商品形式, 35 镑是以 I b 的商品形式。但它只有货币 67。因此, 它先把 35 镑花费在 I a 的商品上, 32 镑花费在 I (b) 的商品上。

于是, 我们得到: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 198 页

[199] II 还只应当把 3 镑花费在 I b 中, 这样我们就得到: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W)}^{73} + C_a^{207}(W) \quad + \text{I(b)} \quad C_b^{115} + C_b^5(\text{货币}) \\
 \quad + V_{a(W)}^7 + V_a^{63}(\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 M^{35}(W) \quad \quad \quad + M_b^{30}(\text{货币}) \\
 \text{II} () \quad C^{280}(= C^{140}[W] + C^{140}[W]) + \text{II} () \quad C^{120} \\
 \quad + V^{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30} \\
 \quad + M^{70}\{= M^{38}W + M^{32}(\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M^{30} \\
 \text{II} () \quad C^{280} + V^{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text{II} () \quad C^{120} + V^{30} + M^{30}。
 \end{array}$$

II 把 32 镑花费在 I a 的商品上, I a 用 32 镑购买 II 的商品。II 用这 32 镑中的 3 镑购买 I a 的 3 镑商品和 I b 的 29 镑 [商品]。因而我们得到: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W)}^{41} + C_a^{32}[W] \quad + \text{I(b)} \quad C_{b(W)}^{36} \\
 \quad + C_a^{208}([W]) \quad \quad \quad + C_b^{34}(\text{货币}) \\
 \quad + V_{a(W)}^4 + V_a^{66}(\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 M^{35}(W) \quad \quad \quad + M_b^{30}(\text{货币}) \\
 \text{II} () \quad C^{280}(= C^{140}[W] + C^{140}[W]) + \text{II} () \quad C^{120} \\
 \quad + V^{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30} \\
 \quad + M^6(\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M^{30} \\
 \text{II} () \quad C^{280} + V^{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text{II} () \quad C^{120} + V^{30} + M^{30}。
 \end{array}$$

I b 应当用 15 镑向 I a 购买。假定 I b 这样做了(在它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以前)。

于是我们就得出: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W)}^{30} + C_a^{11}(\text{货币}) \quad + \text{I(b)} \quad C_{b(W)}^{86} \\
 \quad + C_a^{32}() + C_a^{207}() \quad \quad \quad + C_b^{34}(\text{货币}) \\
 \quad + V_a^{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 M^{35}(W) \quad \quad \quad + M_b^{15}(\text{货币})
 \end{array}$$

$$\text{II} () C^{280} + V^{70}(\text{货币}) + M_{(W)}^6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text{II} () C^{280} + V^{70}(\text{货币})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I (a)把这 11 镑货币中的 6 镑花费在 的商[品]上,5 镑花费在 I b 的商[品]上。II 同样把这 6 镑花费在 I b 的商品上,因此,这 11 镑流回到 I b,于是我们得出:

$$\text{I(a)} \quad C_{a(W)}^{30} + C^6 + C^{32} + C^{207} \\ + V^{70}(\text{货币}) + M^{35}, \text{或者:}$$

$$\text{I(a)} \quad C^{280}(\text{[W]}) + \text{I(b)} \quad C_{b(W)}^{75} + C_b^{45}(\text{货币}) \\ + V^{70}(\text{货币}) + V_b^{30}(\text{货币}) \\ + C_{a(W)}^{30}(= M^{35-5}) + M_b^{15}(\text{货币})$$

$$\text{II} () C^{280}(= C^{140} + C^{140}) + \text{II} () C^{120} \\ + V^{70}(\text{货币}) + V^{30} + M^{30}$$

$$\text{II} () C^{280} + V^{70}(\text{货币}) + \text{II} () C^{120} + V^{30} + M^{30}。$$

I (b)用这 60 镑货币购买 II 的商品,其中 30 镑使 V^{30} 转化为货币,30 镑花费在 II^{30} 中,在后者这里,借助于这 30 镑使 V^{30} 转化为货币。于是,这一流通结束。因此我们得到:

$$\text{I(a)} \quad C^{280}(\text{[W]}) + \text{I(b)} \quad C_{b(W)}^{75} + C_b^{60}(\text{[W]}) \\ + V_a^{70}(\text{货币}) + V_b^{30}(\text{货币}) \\ + C_{a(W)}^{30}(= M^{35-5})$$

$$\text{II} () C^{280}(= C^{140} + C^{140}) + \text{II} () C^{120} \\ + V^{70}(\text{货币}) + V^{30}(\text{货币}) \\ M^{30}(\text{II 的商品})$$

$$\text{II} () C^{280} + \text{II} () C^{120} \\ + V^{70}(\text{货币}) + V^{30}(\text{货币}) + M^{30}。$$

$C^{75}(Wb)$ 中应当以 II 的商品形式补偿 60[镑],而 15 镑应在 I b 本身中消费。假定这一流通需要 $7\frac{1}{2}$ 镑,那么,

Ⅱ 用 15 镑购买 I (a) 的商 [品], I (a) 用 15 镑购买 I (b) 的商品, I (b) 用 15 镑购买 Ⅱ 的商品。

因而我们得出: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280}(\text{[W]}) \quad + \text{I(b)} \quad C_b^{105}(\text{[W]}) + C_b^{15}(\text{Wb}) \\
 \quad + V_a^{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 M_{a(W)}^{15} \\
 \text{Ⅱ ()} \quad C^{280} \quad + \text{Ⅱ ()} \quad C^{120}(\text{[W]}) \text{ 和 } \\
 \quad + V^{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30}(\text{货币})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M^{15}(\text{货币}) + M_{(W)}^{15} \\
 \text{Ⅱ ()} \quad C^{280} + V^{70}(\text{货币}) \quad + \text{Ⅱ ()} \quad C^{120} + V^{30}(\text{货币})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text{M 流通所必需的 15 镑})
 \end{array}$$

Ⅱ 用 15 镑购买 I (a) 的商品, I (a) 用 15 镑购买 I (b) 的商品, I (b) 用 15 镑购买 Ⅱ 的商品, 因此这 15 镑重新流到 Ⅱ 那里。因而我们得出:

$$\begin{array}{l}
 \text{I(a)} \quad C_a^{280}(\text{[W]}) \quad + \text{I(b)} \quad C_b^{120}(\text{W}) \\
 \quad + V_a^{70}(\text{货币}) \quad \quad \quad + V_b^{30}(\text{货币})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text{用于 M 流通的 } 7\frac{1}{2} \text{ 镑货币}) \\
 \text{Ⅱ ()} \quad C^{280} + V^{70}(\text{货币}) \quad + \text{Ⅱ ()} \quad C^{120} + V^{30}(\text{货币})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text{用于 M 流通的 15 镑}) \\
 \text{Ⅱ ()} \quad C^{280} + V^{70}(\text{货币}) \quad + \text{Ⅱ ()} \quad C^{120} + V^{30}(\text{货币})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text{用于 M 流通的 15 镑})
 \end{array}$$

$$M(a +) \text{ 总额} = 70 \times 3 = 210 \text{ 镑。}$$

$$V(b +) \text{ 总额} = 30 \times 3 = 90 \text{ 镑。}$$

现在, 首先要指出, $\frac{M(a +)}{2} = \frac{70}{2} \times 3 = 105$ 镑是以 I (a) 本身的产品形式消费的。因此 M (a +) 的这部分价值不进入同 I (b) 等等的流通。

$M(a+\frac{+}{2}+)$ (= 105)同 $V(b+ +)$ (= 90)之间的差额是 $105-90=15$ 镑。这个差额应加以说明。

$$I(a) = C_a^{280} + V_a^{70} + M_a^{70} = 420 \text{ 镑。} (W I a) = V_a^{70} + M_a^{70} + V^{70} + V^{70} + M^{70} + V^{70} + M^{70}。$$

I a II、II 这些类在 I a [类] 中消费：

$$(1) 3 \times V^{67} = V^{189} (a, ,) ; \text{ 因此, 尚余 } 3 \times V^7 = V^{21} (a, ,)。$$

此外：

$$(2) 3 \times M^{35} = M^{105} (a, ,) ; \text{ 因此, 尚余 } 3 \times M^{35} = M^{105} (a, ,)。$$

此外：

$$I(b) = C_b^{120} + V_b^{30} + M_b^{30} = V_b^{30} + M_b^{30} + V^{30} + M^{30} + V^{30} + M^{30}。$$

I (b) II、II 这些类在 I (b) 类中消费：

$$(1) 3 \times V^3 = V^9 (b, ,)。 \text{ 因此, 尚余 } 3 \times V^{27} = V^{81} (b, ,)。$$

此外：

$$(2) 3 \times M^{15} = M^{45} (b, ,) ; \text{ 因此, 尚余 } M^{45} (b, ,)。$$

因此, 我们得出：

$$I(a) = V^{21}(a, ,)(W I a) + M^{105}(a, ,)(W I a)$$

$$+ I(b) = V^{81}(b, ,)(W I b) + M^{45}(b, ,)(W I b)。$$

$$\text{此外, } I(a) \text{ 中 } M^{105}(a, ,) = M^{81}(a, ,) + M^{24}(a, ,)。$$

由此我们得出：

$$I(a) \text{ 的商品} = V^{21}(a, ,) + \overbrace{M^{81}(a, ,) + M^{24}(a, ,)}$$

$$+ I(b) = V^{81}(b, ,) + \overbrace{M^{24}(b, ,) + M^{21}(b, ,)}$$

因此, 应当在 I b 中实现的 I a 的剩余价值分解为两部分：

$I(a)M^{81}(a, \dots) = I(b)V^{81}(b, \dots)$, 它们互相交换。

$I(a)$ 的价值 M^{81} 通过 $V^{81}(b, \dots)$ 组成的商品来实现, 而 $I(b)$ 的价值 $V^{81}(b, \dots)$ 通过 $I(a)M^{81}$ 组成的商品来实现。

但是, 第二, 在等于 $M^{24}(b, \dots)$ 的 $I a$ 商品上实现的 $I b$ 等等的剩余价值部分, 等于 105 [镑] (a, \dots) 的剩余价值减去 $V^{81}(b, \dots)$ 后的余额, 也就是等于 $M^{24}(b, \dots)$ 。

最后, 等于 $M^{21}(b, \dots)$ 的 $I b$ II、II 的剩余价值余额, 等于在 $I b$ 商品上实现的 $V(a, \dots)$ 部分, 也就是 $V^{21}(a, \dots)$ 。

$I a$ II、II 的剩余价值等于 $70 \times 3 = 210$, 或 $M^{210}(a, \dots)$ 。

$I b$ II、II 的可变资本等于 $30 \times 3 = 90$, 或 $V^{90}(b, \dots)$ 。

因此 $M^{210}(a, \dots) - M^{105}(a, \dots)$ (在 $I a$ 等等本身中消费) - $M^{24}(b, \dots)$ (在 $I a$ 中消费) = $V^{90}(b, \dots) - V^9(b, \dots)$, 后者以 $I b$ 的商品形式消费。

$M^{210}(a, \dots) - M^{105}(a, \dots) - M^{24}(b, \dots) = M^{81}(a, \dots)$, 而 $V^{90}(b, \dots) - V^9(b, \dots)$ 也等于 $V^{81}(b, \dots)$ 。

[201] 或者, 因为 $M^{24}(b, \dots) = M^{45}(b, \dots) - M^{21}(b, \dots) = V^{21}(a, \dots)$, 所以:

$M^{210}(a, \dots) - M^{105}(a, \dots) - \{M^{45}(b, \dots) - M^{21}(b, \dots)\} = V^{21}(a, \dots) = V^{90}(b, \dots) - V^9(b, \dots)$, 或 $M^{81}(a, \dots) = V^{81}(b, \dots)$ 。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 $I a$ II、II 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M^{210}(a, \dots)$ 中扣除: 第一, 其中在 $I a$ 的商品上实现的那一部分 { 等于 $M^{105}(a, \dots)$, 第二, $I a$ II、II 的这样一部分剩余价值, 这部分剩余价值等于在 $I a$ 的商品上实现的 $I b$ II、II 的剩余价值部分 (这个部分等于 $I b$ II、II 的剩余价值减去其中同 V

(a, ,)相交换的部分后的余额,即前者减去在 I a 的商品上实现的那个剩余价值部分的余额),——那么,余额 $M(a, ,)$ 就等于 $V(b, ,)$,即在 I b 的商品上实现的 $V(b, ,)$ 部分。

总之,例如 $I(b) = C_b^{120} + V_b^{30} + M_b^{30}$,或等于 $V_b^{30} + M_b^{30} + V^{30} + M^{30} + V^{30} + M^{30}$ 。

如果我们用 V 等等表示 I a 中消费的 V 和 M 部分,而用 V'' 等等表示 I b 中消费的部分,那么,

$$(1) V_b + M_b + V + M + V + M = V_b + V''_b + M_b + M''_b + V + V'' + M + M'' + V + V'' + M + M''。$$

此外,

$$(2) I b = V''_a + V'' + V'' + M''_a + M''_{aa} + M'' + V''_b + V'' + V'' + M''_b + M'' + M''。$$

由此得出:

$$(3) V''_a + V'' + V'' + M''_a + M'' + M'' + [V''_b] + [V''] + [V''] + [M''_b] + [M''] + [M''] = V_b + [V''_b] + M_b + [M''_b] + V + [V''] + M + [M''] + V + [V''] + M + [M'']。$$

如果在这里我们从两边减去 $V''(b, ,)$ 和 $M''(b, ,)$ 就可以得到:

$$(4) V''(a, ,) + M''(a, ,) = V(b, ,) + M(b, ,)。$$

现在,第一:

$$V''(a, ,) < M''(a, ,) \text{ 和 } V(b, ,) > M(b, ,)。$$

方括号中的加数在手稿中被删去。——编者注

其次： $V''(a, \dots) < M(b, \dots)$ 。

如果 $V''(a, \dots) = M(b, \dots)$ ，那么，

$$M''(a, \dots) = V(b, \dots)$$

因此：

$$V''(a, \dots) + V(b, \dots) = M''(b, \dots) + M(a, \dots)$$

但从等式(4)得出：

$$M''(a, \dots) = V(b, \dots) + M(b, \dots) - V''(a, \dots)$$

(1)如果 $M(b, \dots) = V''(a, \dots)$ ，那么，

$$M''(a, \dots) = V(b, \dots)$$

(2)如果 $M(b, \dots) > V''(a, \dots)$ ，那么，

$$M''(a, \dots) > V(b, \dots)$$

也就是超出额等于 $M(b, \dots)$ 的余额。

(3)最后，如果 $M(b, \dots) < V''(a, \dots)$ ，那么，

$$M''(a, \dots) < V(b, \dots)$$

也就是不足额等于 $V''(a, \dots)$ 减去 $M(b, \dots)$ 后 [202] 的余额。

情况(2)——这正是我们的例子中假设的情况。

用实例来说明情况(1)和(3)就足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两种情况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必须只采用情况(2)。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著作

(1840—1894年)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新的通商条约。——军税⁵²

* * 不来梅 8 月 10 日。市长斯密茨博士同关税同盟各邦签订通商条约 53 之后，返回我们城里已经好几天了。记述委员会和市议会之间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结果的定期刊物《市议会法令》也在这时出版了。这次谈判已于 7 月 10 日举行，但是，由于对关税同盟各邦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尊敬，谈判的结果只能在条约于柏林公布之后发表。不过，这项条约在我们的贸易条件下改变不了什么。酒商得益最多；而塔糖这里很少使用，不来梅贸易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砂糖却依旧征收关税。人们一开始就发现条约的缺陷是：不来梅代表为了不作其他的牺牲而没有同意——这就象与汉堡签订条约 54 以来在该城发生的情况一样——同盟各邦特别是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生产的麻织品自由进出口。这种产品是我们往美国出口的主要物品。但是，很快就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付出相当大的牺牲而只会使少数人取得微不足道的好处。问题是，在进口时这种麻织品，如同陆运的所有商品一样，根本不收税，而对所有商品征收的出口税只占价值的 $\frac{1}{3}\%$ ；可见，这种织品即使负担出口税，也能经受得住同汉堡的织品竞争；同时进口税的全部收入中几乎四分之一将来自麻织品。因此，国家就可能只感谢斯米特市长善于拯救这笔经常的收入。

在市议会长时间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关于同盟军队中不来梅兵额的经费的明确决定。这里的法律规定男性公民只有在市民自卫军中而没有在常备军中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常备军只好通过招募组成；这样就经常难以保证同盟军的兵额达到满员。为了通过相应的改革以结束这种逐渐养成的玩忽职守的态度，参议会责成市议会作出抉择：要么把不来梅公民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推广到常备军；要么征收军税，以增加常备军的薪饷和按照每年 25 金塔勒的数额增加他们应得的赏金。议会坚决反对常备军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理由是，在这种不大的邦里，普遍义务制只能采用负担过重从而最终是不合理的形式。当时可以听到不来梅人的有代表性的话：“我们同意献出自己的金钱，但不献出自己的鲜血。”可是，征收军税同样碰到困难，而且只是现在才经过略加修改后通过了拟订得相当出色的草案⁵⁵。根据这项草案，军税是个人税，向十六岁至二十六岁的所有男青年征收，同时根据财产状况分等征收。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8 月 1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0 年 8 月 20 日《总汇报》

第 233 号，未署名

弗 · 恩 格 斯

螺旋桨轮船及其在 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使用

* * 不来梅 9 月 22 日。现在我十分高兴，不仅能够把老阿基米得精神获得的新胜利详细介绍给本报读者，而且还告诉读者，这里已经准备开辟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螺旋桨轮船航线。大家知道，伦敦的弗·佩·斯密斯先生发明一种方法把轮船的叶轮换成大为合理的阿基米得螺旋桨，安装在船的舵轮与船身之间的水面之下。这一发明已经应用于“阿基米得号”轮船，并十分出色地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螺旋桨安装于船的尾部，这里船舱完全被隔开，水从两边流向尾部。另一重大改进是，在同一根轴上做两条走向相对的螺纹，取代一条螺纹，这样就可排除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在用双螺旋桨时，舵本身保持垂直状态，因为水从两边对舵的压力是相等的。如同所有天才的发明一样，这一发明也是哥伦布鸡蛋的一例。每个人看到这种船都会感叹说：为什么你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然而，正是在力学这样的领域中，这种发明是天才的真正标志。但是，不富裕的斯密斯的想法却不为这些因循守旧的英国人所理解。

丁勒的《综合技术杂志》(1837)载有这种轮船发动机的说明和图片，见第 54 册第 401 页。(恩格斯加的注)

甚至当他早在四年前在一只 32 英尺长、装有功率为两马力的发动机的小船上非常成功地试验了螺旋桨时，并且当他找到一个同意用自己的资金建造“阿基米得号”的保护人时，甚至在这时都没有一个伦敦的民用工程师承造发动机。某个不知名的工厂制造了号称功率为 80 马力的发动机，其实它的功率未必到 60 马力，顺便说一下，这对“阿基米得号”这样的排水量为 240 吨（一吨约等于 2000 磅）的船来说是不大相称的。船造成时，海军部很重视它，命令查佩尔舰长负责指挥新的轮船。它的第一次航行是从多佛尔到加来；它以空前的短时间 1 小时 53 分驶完这一航程。英国的公认为行驶最快的“维荣号”邮轮与“阿基米得号”同时出航，却比它落后 10 分钟。6 月间“阿基米得号”完成环绕大不列颠的航行，同时访问了全国各大港湾，而且在那里进行了试航，在场的有航海船队、科学界和贸易航运的最有威信的代表。现在，当这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时，大家都向发明者深表嘉许。现在我们听一听一家苏格兰报纸的意见⁵⁶：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写道：“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向我们的读者报道关于螺旋桨轮船‘阿基米得号’新近试航的结果，试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发动机发明者的胜利。他深信自己能获得成功，邀请了最著名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本城一切关心发展蒸汽化航远的人上船，这样便可以确有把握地在这里对构造上的每个缺陷、对构造合理性的任何怀疑加以讨论。6 月 16 日星期二早晨，停泊在港湾里的船只上和岸边聚集着一大群人，船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沿克莱德河顺流而下。应邀上船的乘客们，由蒸汽力推动前进，既无明轮喧嚣，又无船身摇晃；他们能感到，他们是在试验新发明的效果，这项发明将负有完成航运中伟大事业的使命。遗憾的是，因途中多次停驶而无法准确地确定速度，但是这里仍然可以想象到作为发动机的螺旋桨的有效性。首先，‘阿基米得号’不是作为快速船制造的，而只是为了表明，新型构造一经采用，就可很容易地在同一船上交替使用蒸汽力和帆；发动机制造得很粗糙，而且

是在从来没有制造过海运用发动机的小工厂里制造的。此外，我们在途中停船，多半是为巨大的逆流所阻，尽管遇到这一切不利的、然而与新发明全然无关的情况，但阿基米得号仍不失为一只出色的高速船，它继续以高速前进。如果条件，特别是发动机的马力与我们一般的轮船一样，那么它的速度就会是巨大的。我们在丹巴顿与格拉斯哥之间曾试验在螺旋桨工作的同时还用帆航行了一个时候，结果非常良好，因为速度显著增加（既然螺旋桨轮船就其构造来说与一般帆船没有区别，那么它们就能或是用帆航行，或是用螺旋桨航行，或是二者同时使用。‘阿基米得号’驶过格林诺克，进入盖尔洛赫湖，这时把螺旋桨关上，只用帆继续航行。

虽然‘阿基米得号’的备受称赞的构造在速度上显得不理想。但是所有专家都确信，螺旋桨轮船关上螺旋桨，用帆行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加快速度，丝毫不慢于一般帆船。螺旋桨对明轮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船转弯时：旧式构造的轮船每逢转弯时都必须沿六倍于船身长度的弧线转动，因此要求相当大的开阔水面。而‘阿基米得号’只沿本身 $1\frac{1}{4}$ 的长度的弧线转动。”

“最后，我们讲几点简单意见。许多联接在一起的保证螺旋桨转速的飞轮发出的噪音令人不愉快：这种噪音虽比叶轮造成的噪音小，但是它在船内听得最清，所以引起舱内的不快。然而有许多出席的专家当时就提出一些排除这种缺点的办法。不过，一般轮船行驶时所感觉到的颤动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此外，因为螺旋桨完全在冷水里，所以大大减少了机轴等的磨损。螺旋桨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与叶轮不同，它不引起水面振荡，这也就排除了至今行驶在运河和狭窄的河流里的小船当轮船通过时所面临的那种危险。水面保持完全平静，因而河岸免遭以前由叶轮造成的波浪冲击而带来的那种损害。相反，由于螺旋桨的活动，淤积的沉淀物从底下泛起，然后被水流冲走，因此，据查佩尔舰长说，普利茅斯港的长官建议采用螺旋桨，哪怕只是用于港湾的清除。”

其他报纸也是以同样的完全赞扬的口吻发表评论的。这里还可以举出《爱丁堡晚报》关于螺旋桨轮船优点的几点意见。⁵⁷

“螺旋桨用于远航船只十分有利，远航期间，在风平浪静时和处于微风或

逆风的情况下，可以交替使用发动机和帆工作。任何天气，甚至在最大的暴风
中，都可使用螺旋桨，因为它总是在水里，而明轮船在疾风的冲击下严重
倾斜，航行时两个明轮中只有一个在水中。此外，螺旋桨轮船能够很容易进
入狭窄的港湾，而这对在明轮上方装有宽大外壳的普通构造的轮船来说是办
不到的。螺旋桨对战舰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螺旋桨在水中可以避开弹丸；
而且螺旋桨的活动不依赖于船只的垂直状态，它吃水越深，力量越大，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螺旋桨是在密度较大的水层里工作的。其次，明轮上方的外
壳不容许在宽阔的船舷两侧安装大炮；由于螺旋桨不用外壳，这个缺点也排
除了。”

* * 不来梅 9 月 22 日。(续完。)“阿基米得号”在爱丁堡附
近试航时所作下述试验也使这里的上流社会大为惊讶。当船向规
定点航行时，舵手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阿基米得号”丝毫没有
偏离直航向，继续向自己的目标行驶，螺旋桨划动的水如此牢
靠地把船舵保持在笔直的方向上。十分明显，这在许多情况下特
别是在暴风中多么重要。后来转动了舵，船就非常灵巧地开始做
圆形运动，船头部分画了一个圆圈，而船舵几乎处于中心。船每
转一圈只不过两分钟。当“阿基米得号”从莱特要塞旁驶过时，进
行演习的炮兵向海上的确定靶标射击。查佩尔舰长确信军人掌握
自己火炮的艺术能保证轮船的安全，他想开个玩笑，吓唬一下船
上的女士，于是决定在大炮和靶标之间通过，而同时又不妨碍炮
兵的演习。炮手也为吓唬乘客而把大炮对准船；一门二十四磅炮
发射的一枚炮弹，正在船头前面落水，另一枚炮弹落在船舵后边，
而第三枚弹丸从桅杆上边飞过。船上乘客们对这种欢迎报以高声
欢呼，而士兵也兴高采烈地参加欢呼。在同以自己速度著称的
“要塞号”明轮蒸汽舰比赛时，虽然“要塞号”由于构造较轻和蒸
汽机的马力较大而具有某些优点，但是“阿基米得号”以 $\frac{3}{4}$ 小时

完成 7 英里的航程，超过自己的对手半英里。

这次航行之后，弗兰西斯·佩·斯密斯先生在祝贺的欢呼声中被选为爱丁堡艺术和手工业协会⁵⁸的会员，并受到该协会的正式的科学嘉奖。在朴次茅斯，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海军上将参加了试航，他怀着真诚赞扬的心情，要海军主管部门注意这项发明。在布里斯托尔，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运的倡议者克拉克斯顿舰长，决定用螺旋桨装备正在建造的、用于英国与美国之间航运的、排水量为 3000 吨的大型铁制轮船⁵⁹。虽说有几次停泊，但全程约 1700 英里的围绕大不列颠的航线，三星期行完；船平均每小时就行 10 英里。7 月，“阿基米得号”从朴次茅斯出发开往波尔图，用 69 小时行完长达 800 英里的航程，至今还没有一艘轮船能做到这点。8 月，“阿基米得号”“旋进”（英国人用“to screw”这个动词来表达这种移动形式）尼德兰；它这次航行是早晨 5 点离开安特卫普，开往阿姆斯特丹，绕过须德海中的特塞尔岛，晚 7 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英国、北美、荷兰和比利时为这些成就而发给发明者以特许证。

“阿基米得号”最初几次航行的结果引起不来梅的一个商人的注意，他今年夏天转到英国经商。他乘坐“阿基米得号”完成了环绕大不列颠的旅行，以便有机会在空闲时间研究船的构造及其合理性。显然，许多成就中的每项成就都使他想到：这种发明对于美国与汉撒城市之间的活跃的而且不断增长的联系，特别是对于德国移民的运输，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热烈赞扬关于开辟欧洲与西大陆之间的轮船交通这一想法，而德国还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种交通的优点；现在正当航运领域里进行重大改进的时候，决不能再拖延利用海洋航运和阿基米得螺旋桨的这些优点了。既然螺旋桨不总是能用于江河，——因为其直径最小是 5 英尺，而船只通过所需要的深度至少要 7 英尺，因此，例如，螺旋桨轮船在莱茵河里逆流而上，就只能到科布伦茨，——所以我们就应该赶快为我们的横渡大西洋的交通利用新的发明。每年从不来梅运往美国一万至一万四千人。当然，帆船速度有赖于许多偶然性；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从威悉河岸到美国需要 26 天，但也往往发生这样情况：船只在这条航线上要花费 60 天到 75 天；去年从这里出发开往巴尔的摩、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船只的平均航行时间是 42 天到 45 天；然而，由于这里还没有算上从 9 月中旬到 2 月底航行的船只，这种平均数字只能认为是最好季节的准确数字。用螺旋桨装备的轮船完成这一航行要快两倍，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则快一倍，而船费不过增加四分之一。

前面提到的那个不来梅人 使我们的自由市的第一个造船家 注意到新的构造，他现在打算部分地靠自力装备用于不来梅与纽约之间的交通的大型螺旋桨轮船。但愿我们的富有的人和船主关心这一重要事业，而不要从利己主义的或目光短浅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出发来支持这一事业。诚然，乍看起来，可能这种事业不利于航运，因为帆船当然要被夺去一定数量的走这一航线的移民旅客。但是，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即使这一事业由于船主的打小算盘的竞争遭到破坏，不来梅与北美之间的轮船交通不管怎样也会很快开辟，不过那时将由某个北美城市来开辟。⁶⁰这里的

卡尔·科伊特根。——编者注
约翰·朗格。——编者注

法律不阻挠用挂着北美或英国的旗帜的轮船定期运送旅客，正象美国的法律不阻挠世界各地的邮船向全国所有主要港湾定期航行一样。因此，但愿这里的船主更明智地行动起来，把不来梅与美国之间的轮船交通也拿到自己手里，这样做不会有困难，因为这对船主来说只要有三家商行的赞同就够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么这里有相当富有的公民，这些人未必能为其投资找到更赚钱的企业。他们如果放弃这一机会，那时英国或美国就会经营这一事业，德国不仅会失去好处，而且还会被认为是因图小利而不能谋大业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9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0 年 10 月 7、8 日《总汇报》

第 281 和 282 号附刊，未署名

弗 · 恩 格 斯

继续运送马匹过境。 ——手工业者的小团体精神

* * 不来梅 10 月 30 日。尽管已经颁布禁止从汉诺威运出马匹的命令，不久前还是经过我们这个城市为法国军队运送了数目可观的马匹。⁶¹运送几乎有数天之久；但是，后来得知，这些马匹在汉诺威的第一个驿站巴苏姆就被扣留了。

许多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里存在较大的手工业者协会的报道，在公众看来，已不那么重要了。一定的关系把同一个行业的帮工联合起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客栈里共同生活的条件下以及在流浪期间，这些人当中产生某种小团体精神，因此，在同自己的师傅有争执，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他们能相互依靠，这是十分自然的。时而有人宣布抵制某个虐待自己工人的师傅，一个城市的某个行业的师傅名声太坏，流浪的帮工们就远远地躲开那个城市，这都丝毫没有有什么新奇或值得大惊小怪，虽然我决不想以此来为这类做法辩解。任何人也绝对不打算强迫帮工到脾气固执的师傅那里做工，或者到有某个对帮工采取反对立场的行会的城市去。但是，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有组织的联合会、蛊惑者⁶²的阴谋、秘密法庭，那就太夸张了；任何一个人，如果象北德意志一家报纸的通讯员⁶³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与巴黎 ou-

vriers 的阴谋类似的阴谋，那么他只要一开始就弄清楚 ouvriers 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德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与法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之间的差别，他的言行就会明智些。不过，我所说的只是自己的看法和这里的公众的看法。由于某些泥水匠帮工反对他们的师傅，的确引起过多次逮捕事件，但是，从那时起对此就没有任何报道了，至少是没有官方的报道。因而关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些推测。但是上面已经说过，这方面无疑有很大的夸张。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10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0 年 11 月 7 日《总汇报》

第 312 号，未署名

弗 · 恩 格 斯

建立同纽约的轮船交通

* * 不来梅 11 月 5 日。我很高兴有机会向你们报道，关于建立不来梅同纽约之间排水量为 1000 吨级轮船的定期航线的最后决定，现在已经通过。全部股票一天半就销售一空。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样快就成功了，有许多人还因此耽误了自己投资。只是现在这一事业才引起全城的关注，在此之前没有打动过任何人，也没有打动过那些曾根本反对这种企业的大船主，竞争的威胁并没有使他们不安。他们认为参加这种企业有损尊严；他们大发议论，说想要从事这种事业，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股东名单上仅列有这样一些人的名字：或者是不久前搬来本城的人，或者是靠自己而不是靠继承发财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属于旧的富裕家族；不来梅共和国的这些继承人对待前面提到的企业的态度，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家族的两个非常富有的人物，由于一个格罗特（ $1\frac{1}{8}$ 克劳泽铜币）的邮费而把通过市邮局寄给他们的招股书退回去，并注明：首先他们应该知道信封内装的是什么。收到说明之后，他们声称，不值得为此花一格罗特，而且再次把招股书退回。发信人亲自把这一趣事告诉我。此外发信人卡尔·科伊特

根先生为创办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业所表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热忱，应该受到高度赞扬。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英国收集了关于螺旋桨轮船机件的材料，到达不来梅后就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不惜任何牺牲，而与其他股东相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事先就放弃对这个企业的管理。轮船将于费格察克由我们的第一个造船家约翰·朗格先生建造，他已经表示，准备必要时提供所需资金的一半；来年春天，轮船将安装到船台上，因而最迟 1842 年春天开航。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11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0 年 11 月 13 日《总汇报》

第 318 号，未署名

弗 · 恩 格 斯

最 近 的 水 灾

* * 不来梅 2 月 1 日。不久前这里发生 1827 年以来未有的水灾。威悉河水突然猛涨，把我们地区的河坝接连冲垮六处，淹没了整个右岸和左岸。我们大桥上游的冰块突然移动，冲毁一部分在修建主桥时架设的临时桥。虽然冰块又很快开始集中于城市的上游，但是有许多冰块被冲到岸边，挡住船只进入受淹地区。因此，邮政通信中断四五天，上周才勉强恢复。水落后，发现穿过沼泽地区的公路上的桥梁严重损坏，因此，邮政马车还要有一个时候不能通行；威悉河两岸之间也同样只恢复了人行交通。为了救济贫穷的和由于河坝冲垮而受灾的灾区居民，成立了一个协会，该会在一周内就募集了一万多塔勒和大量食品、衣物等。

弗·恩格斯写于 1841 年 2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1 年 2 月 9 日《总汇报》

第 40 号，未署名

弗·恩格斯

声 明

该报 第 83 号和以后几号上，不来梅的唯理论发表了它对那里教会争论的看法⁶⁴，这正与我那篇从该城发出的、在《晨报》上发表的通讯 有直接关系。——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当我没有找到机会公开地和全面地表明我的信念时，唯理论者把我看成虔诚主义者，而虔诚主义者则把我看成唯理论者。因此，今年 3 月 13 日我收到下面这样的一封信，丝毫不感到吃惊：

“您这个蠢货在南德意志报上大骂我们敬爱的、学识渊博的人，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根本得不到什么，只是给你们这个无名派别的小卒们再提供一次饶舌的机会。——然而，最可尊敬的人啊！如果您还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话，那我就奉劝您和您那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先生去求教作为良药的《公开谴责……》⁶⁵和韦伯的有关教会问题著作。——也许，某个短工让你吃几记无伤大雅的耳光（尽管这个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手非常善于做这种事）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您认为：我对我曾否发表过某种合理言论或者无稽之谈，是无所谓的；我多么幸运啊！我的空钱包里又有了东西了！——您的忠实仆人希望很快就在更正确的道路上碰到您，并向您致敬。”

不来梅唯理论的论战就是这样！不来梅的唯理论者和自由思想派，就这样对付任何没有立誓无条件地效忠帕尼埃尔博士的人！

指《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弗·恩格斯《唯理论和虔诚主义》。——编者注

很明显，抽象的唯理论具有这种充当伟大的宗教裁判者角色的道德倾向，而虔诚主义对这种倾向还只是在梦寐以求；但是，与虔诚主义相比，更不能让唯理论去求助于诸神和发现其起源。因为这些先生只要花点工夫去细心读完有关文章 和在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关于我的信念的证明，那么他们就可用不着自找麻烦，辱骂我是虔诚主义者了。把我作为作家来关心的其他人，早就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在这里愿向自以为是自由思想和独立的顶峰的不来梅唯理论说清楚：支配这些通讯的不是别的精神，而正是黑格尔和施特劳斯的精神，这种勇敢和独立的精神是帕尼埃尔博士的所谓自由精神不能相比的。我对不来梅唯理论者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他们希望捍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以前的动摇不定，那么我和任何独立者都会站在他们一边；还说过，现在谈的已经不是托路克和韦格沙伊德尔，而是精神的他律或自律，难道我讲得还不够坦率吗？但是，明智的唯理论大概已陷入自己固执的守旧习性之中，而且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不得不违反意愿而经常地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但是，不管唯理论怎样固执，他们必将从现代的舞台上消失，让位给更有生命力的历史形式。因此，更详细地去批驳唯理论将是无用的。历史已经给它作了判决。

弗·奥斯渥特

弗·恩格斯写于 1841 年 4 月中旬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故居
丛书》第 15 册 1975 年特利尔版

原文是德文

弗 · 恩 格 斯

* 关于官方的辟谣

3月9日科伦。鉴于《新莱茵报》第229号发表了来自柏林的那篇文章⁶⁶，恩格斯上校先生“不揣冒昧地”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给我们送来有关瓦尔德马尔亲王在东印度的行动的“官方的辟谣”。

我们既不承认警备司令部有权，也不承认某个其他政权机关有权向我们送发“官方的辟谣”。关于“辟谣”的指令适用于书报检查时期，而且专门用于受检查的报纸。我们现在不能发表恩格斯上校的辟谣，以免触犯出版法。

恩格斯上校先生送来戈夫勋爵关于瓦尔德马尔亲王的报告，要我们在报上发表，报告是经恩格斯上校请求而从普鲁士驻英国大使馆得到的。我们认为，每个军队的指挥官在官方的报告中，都会吹捧外国的亲王。因此，在我们看来，戈夫勋爵的报告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们记得，当远征印度时，我们曾经看到过伦敦当地的内容相反的报道。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和此地警备司令部一样，给伦敦写了信。⁶⁷只要我们一收到回信，就发表恩格斯先生给我们送来的材料。

我们从来不接受收史实性质的辟谣。然而，我们却极其坚决地拒绝官方的辟谣。但是，我们最后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如

果奥尔良公爵,或者说,茹安维尔在东印度站在英国一方作战,那么法国能说什么呢?英国经营德国和普鲁士的工业。英国工业的支柱是东印度。因此,瓦尔德马尔亲王顶多不过是站在德国工业的死敌一方同德国工业作战。如果恩格斯先生愿意把他的辟谣作为他私人的辟谣发表,那么我们随时都准备照办。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新莱茵报》

第 242 号

弗 · 恩 格 斯

朱利安 · 哈尼反驳菲
格斯 · 奥康瑙尔⁶⁸

伦敦 3 月 10 日。一星期前菲格斯 · 奥康瑙尔在《北极星报》上极其荒谬地攻击共和派。⁶⁹就在宪章派的这家主要机关报的今天这一号上，朱利安 · 哈尼在回答奥康瑙尔时指出，他对共和派的种种议论和攻击是不妥的和毫无根据的。⁷⁰奥康瑙尔只是提出他本人的资产阶级幻想，而朱利安 · 哈尼却表达了宪章派压倒多数的观点。因此，我们从哈尼的回信中摘录最重要的几段话发表在下面，这几段话能说明奥康瑙尔对共和派攻击的实质。

哈尼开始说：“如果我对奥康瑙尔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完全同意他信中第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同意：党和它的著名代表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保证这个党及其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党内发生分歧时，如果双方无拘束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兄弟般气氛中交换意见，那么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当然，政治的或个人的反对者、单独的或众多的反对者，会坚持不同的观点，并互相进行斗争。但是，最好的朋友有时在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也可能坚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如果双方都能以诚相待，那么这种分歧就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我担心奥康瑙尔先生被某个糊涂人或无耻的阴谋家弄糊涂了。否则，他未必会写信警告宪章派不要妄图建立共和派或进行共和宣传。我非常熟悉民主运动内部各派的情况，非常了解那些同情人民的人的观点，而且同现在在狱中受苦的许多宪章派领导人还有通信联系；我可以大胆地说，那种要以共

和宣传代替争取人民宪章 71 的宣传的意图，只存在于看来是把奥康瑙尔弄糊涂的那些人的想象中。诚然，共和主义者有许许多多，但确实不是他们把‘纠纷的苹果’抛进宪章派队伍的。这种责难只能加给为奥康瑙尔先生提供假材料的那些人。

虽然英国的真正共和派以应有的方式表示他们同情大陆上的共和派同行，但同时他们对英国人民却保持沉默。他们知道，‘果子还没有熟’，要‘等待适当时机’。不过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共和派对某某政体的评价，是根据这种政体在多大程度上适于给人民以权力——允许群众实现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那种权力——做出的。他们知道，一个镀金傀儡（尽管他披着王服）的虚有其表的权力，同以人们劳动进行投机的‘富翁之王’——吮吸从事繁重劳动的人们的鲜血的吸血鬼——的真正的、巨大的和（现在是）万能的权力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此，鉴于对王权赞成或反对的问题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此外它在目前不是时候，再说对它的宣传在政治上并不合乎目的，所以，要不是发表了奥康瑙尔先生的信，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派是不会现在提出它来讨论的。

我同意奥康瑙尔先生说的：企图预言实现人民宪章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会是荒唐的。但是，同样我不会谴责那些人：他们认为实现宪章的捷径是向人民解说这项措施的社会意义。去年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在群众取得政权之前必须尽可能地教育他们。如果人民能这样认清情况，以致能选出当之无愧的国民议会，那么，与富人的阴谋结合在一起的临时政府的错误，就不会给光荣的二月革命带来这样的损失。但是，不管怎样，1848 年法国革命既有肯定的结果，也有否定的结果。我感到遗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称法国宪法是‘装满幻想的口袋’。这部宪法，尽管有种种缺点，而且决不能说这些缺点不多或无关紧要，但仍然是我们的‘宪章’。不过，还不止于此。奥康瑙尔认为法国面临的普选结果不会成立比现在的国民议会更好的国民议会，我同意这种推测。不过，我也不希求在我们这里通过宪章之后第一次甚至第二次选举结果能成立真正改革派占多数的下院。但是，即使人民在享有普选权的情况下选出皮尔和科布顿、罗素和西布索普之流的议会，那么人民的这种考虑不周的事例也不能成为称宪章为‘装满幻想的口袋’的根据。这只是意味着人民的脑袋中装的不是脑子，而是某种代替物。法国人由于二月革命的结果取得普选权。如果他们在有自己的共和主义宪法的条件下竟象绵羊一样

允许别人把自己当做牺牲品，那就让他们引咎自责罢，其实是否能成为自由者，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

奥康瑙尔先生接着说：‘甚至在美国也象在世界任何君主国里一样，存在着阶级差别、全民族的贫困和人民的不满。’不错，在美国诚然存在着‘阶级差别’、‘贫困’和‘不满’，但是远未达到许多君主国里的那种程度。宪章的反对者利用奥康瑙尔反宪章的论据来反对共和派。他们叫嚷：‘请看美国：你们在那里将看到普选权的结果；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等！’但是，用这种论据既驳不倒宪章主义，也驳不倒共和主义。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的存在，只是证明少数人的可耻和群众的无知，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永恒正义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和卓越的。

我本不想把争取宪章的宣传局限于解释‘六点’和说明其理由。即使这种宣传导致宪章的实现，难道它能以应有的方式训练人民去妥善地利用最终争取到的政权吗？而且我坚信，在群众还没有充分理解到他们有了宪章就能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什么时，宪章是争取不到的。在我看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应该研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是鼓舞为争取宪章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的最好办法，同时又是训练他们能在宪章成为法律时充分利用宪章的最好办法。

奥康瑙尔先生说：‘如果演说者走上讲台，说道：我是个共和主义者，那他可能会受到鼓掌欢迎，然而无论他还是他的听众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更有必要解释清楚共和主义是什么，以便人民明了共和政体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宪章派对‘共和国’一词意义的理解无论如何要比奥康瑙尔先生所想象的正确得多。我甚至敢于断言，宪章派在这方面坚持的观点，与奥康瑙尔先生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奥康瑙尔先生断言：美国从来就不是君主国，那里保皇派不与共和派相抗衡。这是错误的。美国曾是不列颠君主国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革命开始时，曾有过强大的保皇党。幸而该党始终是少数派，并由于对其同胞的权利和自由采取敌对行动而被公正地没收财产和惩办。直到最近几年不列颠议会还每年表决，拨出一定金额，用以奖励‘美国保皇派’为神圣的不列颠君主国所作的牺牲……

让兴高采烈的君主制崇拜者回想一下加里西亚的屠杀，让他们想一想在伦巴第的异常残暴的奥地利人，让他们回想一下强攻维也纳、炮击布拉格、克

拉科夫、列姆堡 等，——最后的但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试想一下匈牙利的目前事件，让他们看看这个被鲜血染红、被大火烧光和民穷财尽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是这群恶棍一手制造的，他们只是完成更为卑鄙的恶魔即‘上承天命的’君主-皇帝的命令！”

（我们的朋友哈尼在所有这些大量史实面前，完全忽视了“我英勇的军队”在波兹南、⁷²施魏德尼茨、利格尼茨、美因兹、柏林、波茨坦、施潘道、爱尔福特、明登、明斯特、杜塞尔多夫、科布伦茨等地的英雄业绩，也忽视了上承天命的德意志“帝国”军队在 34 个幸福之邦的上千个居民点的暴行！⁷³）

“我不能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这种说法：在宪章通过之后，不管是谁——教皇、恶魔或王位追求者——登王位都没有关系。我认为，恶魔尽管有许多朋友，但不能争取到大多数来保证他进行统治。至于教皇，似乎罗马人也不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说法。只有那种可鄙的人才会接纳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当国王。我从自己方面来说同样不同情王位追求者——路易-拿破仑或他的某个竞争者。奥康瑙尔先生说：‘只要在王位背后的权力比王位本身强大，君主国与共和国之间就没有丝毫差别。’那时‘王位的野蛮闪光’又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为什么需要终身总统或当选连任四年的总统呢？看来，奥康瑙尔先生没有注意到，他关于共和主义的观念已经陈旧和过时。这种观念在六十年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目前真正的共和派——未来的人们——既否认总统，也否认国王，既不会投票赞成这个，也不会投票赞成那个。共和派将来的主要目标在于，防止人民重犯法国农民在去年 12 月所犯的错误：他们把路易-拿破仑这个家伙捧上了总统宝座。如果没有这种宝座，那就用不着担心有不适宜的人会占据它，或者它会变成王位。

这封信太长了，因此我只好简短地评述一下奥康瑙尔就宪章派对待其他民族的立场而对宪章派提出的忠告。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建议采取的立场是带有纯粹自私性质的。如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与你们无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就该责备自己。你们并没有为自己本身的

自由做出什么为民族所尊敬的事情，而从另一方面说，你们的父辈是欧洲压迫者的帮凶和驯服工具。诚然，你们对自己父辈的愚蠢表示遗憾，但你们没有对那些为争取从英国用黄金和军队支持的大陆暴君们的压制下解放而战斗的人们表示真诚同情。

如果你们的父辈多注意一下对外政策，那么他们就不必流血，也不必把巨大的罪行负担留给自己的后代以及因在法国（同时也在欧洲其他地方）扼杀自由而玷污自己。此外，你们要注意，你们的统治者不会依照奥康瑙尔的忠告去做。他们不是亲自出马压制自由之友，就是迫使别人进行干预。即使他们不亲自给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那么无论如何会象犹太一样把自由卖到敌人手里。如果你们‘拒绝审查对外政策问题’（如同奥康瑙尔所要求的那样），并允许你们的统治者同大陆暴君们结成同盟重新给各民族带上过去的奴隶镣铐，那么大陆各民族将有权把你们看做是你们统治者的罪行的参与者，而‘诅咒、仇恨和极端蔑视’将在全世界与‘英国人’这个名称连在一起。

有人说过：一个人在马拉松战场上同在普通的地块上，即在未被自由和勇敢的人们的鲜血染红的地块上相比，如果心跳得不是更急，血管里的血不是流得更快，这个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漠不关心地对待自己同时代人的斗争和苦难，对待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人们的苦难和斗争，这个人就更不值得羡慕了。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砸碎长期的锁链，精神振奋地从国内异族压迫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摆脱牧师和国王给它戴上的枷锁，从而争取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被自己领导者所出卖，被自己过去的同盟者抛弃，但它还是满怀坚强的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不久前争取到的自由，而当我随后把视线转向我的祖国时，看到我的同胞麻木不仁、利己主义和奴隶般的思想方式，我感到惊讶和羞愧，他们既缺少勇气去效法意大利人的榜样，又缺少高尚风格赶去向意大利人求援，或者哪怕是向苍天祈求自己的胜利。

听凭奥康瑙尔先生鼓励你们这种对‘对外政策问题’的非常有害的冷淡态度罢，而我愿克服这种冷淡态度。我要使你们相信，对一个民族自由的每次打击，都旨在打击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一个民族的压迫者是所有民族的公敌’，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是兄弟，‘应该象一个国家的公民那样互相帮助和促进’。”

哈尼就是这样写的。奥康瑙尔对共和派的攻击和上面引用的哈尼的答复，意味着奥康瑙尔这个宪章派的资产者和小店主同宪章运动的其他社会民主的领袖及宪章派内部为数众多的拥护他们的人之间的公开破裂。这种分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新莱茵报》

第 247 号

卡 · 马克思

* 致《总汇报》编辑部⁷⁴

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致最可尊敬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

兹因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刊登了标明9月26日字样的一篇科伦通讯，通讯中直接告发了我，我希望正义感促使编辑部在其最近一号上刊登如下答复。

忠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1978年《工人运动史
论丛》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原稿中明显地误为27日。——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6页）。——编者注

卡 · 马克思

* 关于厄内斯特 · 琼斯

(摘自《人民报》的“政治评论”栏⁷⁵)

前几天在皇家法院⁷⁶里审理一起案件,对此我们必须详加叙述。1848年厄内斯特·琼斯由于自己的革命行为而被判处两年监禁。服刑期满后,又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才干着手宪章派改组;——众所周知,1857年秋,他提出无产阶级同中等阶级的联盟计划。他抱着实现这一思想的目的,邀请资产阶级代表和工人代表出席联席代表会议,会议于去年初名义上在圣马丁堂举行了。⁷⁷但是,仅仅是名义上的。宪章派方面连一个稍有威信的活动家都没有到场,而代替蔑视地拒绝邀请的科布顿、布莱特等先生,作为“资产阶级代表”出席的是两个可疑的人物:乌尔卡尔特共产主义派的帕麦斯顿分子肯宁格姆先生和从那时起就被揭穿有一般欺诈行为的某英格勒姆先生。所谓的“代表会议”制订了类似“同盟”的纲领,宣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贵族的十字军征伐,真是徒劳无益。无产阶级提出抗议,资产者也看出从这里什么也捞不到,而厄内斯特·琼斯很快就发现,他既被老朋友遗弃,又被新朋友遗弃。他出版的两家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伦敦新闻》的读者范围日益缩小,琼斯最后决定把它们卖给布莱特的《星报》出版者巴克斯特·兰

《晨星报》。——编者注

利先生，——这种措施至少是冒失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人民报》当时是宪章派唯一的正式机关报。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措施在部分宪章派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慨。厄内斯特·琼斯遭到强烈的攻击；在其他报纸中，《雷诺新闻》发表许多文章，硬说琼斯投靠了曼彻斯特学派⁷⁸，在政治和财务方面利用了工人，说他是被收买的叛徒，云云。为此琼斯以诬陷罪对雷诺提出控诉。诉讼因许多情况拖延了，上星期六才在皇家法院审理。琼斯非常令人信服地证实：由于他为维护宪章运动原则而进行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心目中完全破产了；他从来没有为他个人接收过宪章派的金钱，也没有被资产阶级所收买，相反，资产者在《人民报》的出售价格上欺骗了他。没有任何证据的雷诺先生，郑重其事地收回了自己的指控，当时为了做做样子，他被罚款40先令，同时被判偿付数达几百英镑的诉讼费，——这可不是小事！

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个人的良好名誉，但是皇家法院的判决归还不了他的政治荣誉。现在他由于自己的轻率的调和企图而自食恶果。但是，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7月1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9年7月16日《人民报》第11号

卡 · 马克思

关于地租

[草稿]

(1) 我们在上一次已经看到：

为了正确理解地租，有两点要同 [.....] 加以区别：

(1) 第一，[为] 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也就是为他投 [入土] 地并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而支付给他的部分。这是 [.....] 利息。无论我把 1000 塔勒投入棉纺织机还是投入土 [地] 上的 [.....] 水渠，[我] 从这 1000 塔勒得到收入这个来源没有任何变化。这还是生 [产地] 使用的资本的利息。

(2) 第二，作为货币 [地租的] 地租 [所采取] 的形式。假定一个地段每年提供 20 塔勒地租。土 [地所有者出] 卖这个地段，也就是说，他出卖 [20 塔勒] 的年地租。那么，地租或 [地] 段的买价怎样 [确定呢?] 一个地段只是因为按照这 20 塔勒 [.....] 来估价才具有价值。

因而问题是：

[为了] 购买 20 塔勒的年地租，我必须向土地所有者支 [付] 多少资本？换句话说 [问题是]：在我们的 [.....] 社会状

方括号 [] 中的删节号，表示手稿已损坏。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按意思添加进去的。——编者注

况下，能每年给我提供 20 塔勒的是一笔多大的资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利率一般[是]多高[以及]一笔[100 塔勒]的资本平均[提供]多少利息。

利率为 5%，就是说：[我]支出的 100 塔勒给我提供 5 塔勒利息。问[题就是:]

如果 100 塔勒每年提供 5 塔勒利息，那么，为了每[年提供] 20 塔勒利息，资本[应该多少呢?]。如果 100 塔勒每年[提供] 5 塔勒利息，则 400 塔勒每年[就提供] 20 塔勒利息。

因此，如果利率为 5%，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会[以 400 塔勒]出卖他的每年[提供] 20 塔勒的地段。买者在 20 年内就会使他的资本得到[补偿]。 $20 \times 20 = 400$ 。

可见，租地农场主每年支付 20 塔勒地租，而用 400 塔勒购买土地的[买主]每年得到[20 塔]勒利息。对他来说，[租地农场主]支付给他的 20 塔勒，只是为了[他]以土地买价支出的 400 塔勒而支付给他的利息。在许多地方[投入]土地的资本提[供]的利息[有时]低于[在]别的产业部门使用资本所提供的利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投入土地的资本只[提供] $2\frac{1}{2}\%$ ，而投在商业或产业上的资本[却能提供 5%]。在这种场合，一块提供[20 塔勒]年地租的土地就会按 800 塔勒而不是按 400 塔勒[出售]。[买主]只有用 40 年时间才能收回自己的资本。如果租地农场主为一摩尔根土地[.....]每年交付地租倘若为 20 塔勒，那么，收取这 20 塔勒的[地]主很可能只[.....] $2\frac{1}{2}$ 塔勒。

地租的[高]低[与]购买地租即土地[.....]的资本[.....]利息的高低无关。

[.....]其次，土地之所以[具有]价格，[它]之所以能

[出卖],是因为存在着地租,[而]不是反过来,地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土地的价格将得到支付。

[.....]一般来说,土地的价格[不]外乎是资本化的地租。什么[叫]做资本化的地租呢?这就是说,我把地租看作是投在购买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一摩尔根土地的地租也许是20塔勒,但这20塔勒对购买土地的人来说也不会多于 $5\frac{3}{4}\%$,不会多于资本的本国通常利息。如果利率为5%,那么我在20年内收回资本。因此,为了把地租资本化,也就是说为了换成资本,就把地租乘以资本按照支出时的利率得到更新、补偿所需的年数。

(C)既然地租的存在看来可以说明土地能出卖,那么,土地就没有说明地租。

(3)第三,地租是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占有者的年租金,是农产品工厂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土地占有者的年租金。为了使工厂主即工业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投在土地这种工业上,土地工业就必须象任何其他工业一样,平均地向他提供相同的利润。否则,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去耕种土地。如果租地农场主即农产品工厂主为了耕种土地和购买种子,增添肥料,由他出资补偿劳动工具的磨损或加以更新,支付工资等等而每年投入资本100塔勒;那么,他从农产品的出售中就必须得到110塔勒的利息和利润。他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的所得中超出110塔勒的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构成地租。因此,如果他得到120塔勒,地租就=10塔勒。所以,地租=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在这个生产价格中也算进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息和利润。

那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这个余额是从哪里来的呢?农产品工厂主在除了利息、利润、工资和其他生产费

用以外怎么还能给土地出租者支付地租呢？农产品的售价怎么会高到足以在工资、利息和利润之外还能支付其他产业的生产中所没有的地租呢？

首先，不能说这种地租来源于土地工业或土地的生产率。同样也不是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工业的生产率比任何其他产业都高，这决无别的意思，而只是说：在任何其他产业中都不可能支出相同的费用而获得更多的产品。但是，既然产品的价格平均受它们的生产费用的调节，那么土地产品的价格也应该低于其他一切产品的价格，这当然不能用来解释它们的市场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的余额。

现在我们来谈土地的限制。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1980年柏林第2版）第2
部分第2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总委员会建议⁷⁹

(1) 为了避免一切误解，应严格遵守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⁸⁰。按照这项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将称作各该国的联合会委员会或委员会，而各地方的支部或委员会将称作各该地方的支部或委员会。

(2) 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布新版的章程⁸¹。除英文文本外还出版标准的法文和德文的译本。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经总委员会批准。

(3) 代表会议根据总委员会的建议，提议在女工中间成立妇女支部。当然，这绝不排除男女混合支部的存在⁸²。

(4) 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应将拒绝提供所要求的材料的工人协会或支部通知总委员会。

(5) 凡由总委员会委派执行特殊任务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地区和地方委员会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但无权参加表决。

(6) 代表会议工作结束后，凡是向总委员会缴纳本年度数额为每个会员十先令会费的支部，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

将不承认它是协会的支部。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9 月 20 日
左右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1978 年柏林第 2 版）第 1
部分第 22 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
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
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⁸³

I

- (1)《泰晤士报》
- (2)《每日新闻》
- (3)《旗帜报》和《旗帜晚报》 2
- (4)《暇》
- (5)《派尔-麦尔》
- (6)《旁观者》
- (7)《观察家》
- (8)《曼彻斯特卫报》
- (9)伊曼特 2
- (10)奥格斯堡总汇

《余暇报》。——编者注

《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

《总汇报》。——编者注

-
- (11)《法兰克福报》
(12)《科伦》
(13)《十字报》
(14)《新自由报》
(15)《人民意志报》
(16)《人民国家报》 4
(17)《人民 [之友] 报》 2
(18)《独立报》
(19)《布鲁塞尔报》
(20)《新鹿特丹报》
(21)《日内瓦报》
(22)《哨兵报》
(23)《社会正义》
(24)《激进瑞士报》
(25)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
(26)《人民报》 2
(27)《首都报》
(28)莱比锡,《德意志总汇报》
(29)《星期六评论》

《科伦日报》。——编者注

《新普鲁士报》。——编者注

《比利时独立报》。——编者注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编者注

II

(1)梅萨	4
(2)弗朗萨	4
(3)格尔哈特	1
(4)库格曼	2
(5)狄慈根	1
(6)穆尔和肖莱马	2
(8)德朗克	1
(9)维尔布罗尔	1
(10)耶格尔、施佩耶尔	1
(11)贝克尔(已寄出)	16
(12)符卢勃列夫斯基(现有 6 本)	15
(13)经布鲁塞尔寄给俄国人	6
(14)雅科比	1
(15)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 ⁸⁴	1
(16)诺定昂,法国人支部 ⁸⁵	1
(17)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⁸⁶	2
(18)比斯利	1
(19)拉·塞西利亚	2
(20)维沙尔	1

手稿中漏掉下面的顺序数码“7”。显然这个数码应写在肖莱马的名字前面。——编者注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编者注

- | | |
|----------------------------------------------|---|
| (21)波克罕 | 1 |
| (22)雷尼亚尔 | 1 |
| (23)拉法格 | 1 |
| (24)赛拉叶和拉法格,一本未寄。
寄往美国 30 本(其中 5 本
免费) | |
| (25)波特耳 | 1 |
| (26)法伊埃 | 1 |

III

- | | |
|-------------------------------------------------------|----------------------------|
| 6 俄国 | 1 奥斯渥特 |
| 6 符卢勃列夫斯基 | 1《写真》 |
| 5 左尔格、卡尔、德雷尔、施佩
耶尔、波尔特 | 1《雅典神殿》 |
| 2 伊曼特 | 1 吴亭 |
| 4 弗兰克尔(2 巴黎,肖伊) | 1 勒费夫尔- 龙西埃 |
| 25 美国 | 4 符卢勃列夫斯基 |
| 9 维沙尔(1 巴黎 ;2 亚尔萨
斯 ;1 勃艮第 ;4 法兰斯孔
太 ;1 米兰,阿马杜) | 1 达金斯
1 梅萨
2 格内科,利物浦 |
| 9 符卢勃列夫斯基 | 1 弗朗萨 |
| 2 勒穆修 | 6 维沙尔(4 里昂,2 亚尔萨斯) |

马克思加上这一句,勾掉了“代售 12”一句。——编者注

-
- | | |
|-----------------|-----------|
| 2 纽约附近的霍布根 ,霍兹默 | 和洛林) |
| 尔博士 | 6 符卢勃列夫斯基 |
| 2 科勒特 | 2 洛帕廷 |
| 1 耶格尔博士 | 12 左尔格 |
| 1《首都报》 | 1 维耳马尔 |
| 2 杜邦 | |
| 4 泰斯(3 巴黎) | |

拟于 1872 年 9 月底至 10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 2 版第 50 卷

✓ Tundo	✓ Kisse	16.
✓ Baig, h. s.	✓ Poman	14
2 - ✓ Standen 3/4 1/2.	✓ Farland	1
✓ Houk	✓ Kugelmann	2
✓ H. H. H. H.	✓ Kröyger	2
✓ H. H. H. H.	✓ H. H. H. H.	2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2 -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6
✓ H. H. H. H.	✓ H. H. H. H.	16
✓ H. H. H. H.	✓ H. H. H. H.	6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4 - ✓ H. H. H. H.	✓ H. H. H. H.	1
2 - ✓ H. H. H. H.	✓ H. H. H. H.	2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2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2 -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 H. H. H. H.	✓ H. H. H. H.	1

(Ein in H. H. H. H. und H. H. H. H.)
 17. 11. 1900 30 (H. H. H. H. 5 H. H. H. H.)

9390a
 14 11 21
 50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
 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第2页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卷第 1 分册而拟的
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第 2 页

弗 · 恩 格 斯

* 在燕妮 · 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⁸⁷

我们现在肃立在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的墓前,她 1814 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此后不久,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被任命为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在那里他同马克思一家过从甚密。两家的孩子在一起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今后他们的命运将永远连结在一起。

1843 年,在马克思以旧《莱茵报》编辑身份第一次登上社会舞台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燕妮不仅关心她丈夫的成就、事业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新婚夫妇出走巴黎,起初是自愿的,而很快就成为被迫的了。甚至在巴黎,普鲁士政府也迫害马克思。必须遗憾地指出,象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协助那些力促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巴黎的人。全家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当这一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动荡的时候,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监禁起来。

1848 年的革命高潮,第二年就低落了。接着又一次被驱逐,起初再次到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迁到伦敦。这次驱逐确实苦难重重。尽管被驱逐者通常遭受的苦难使她的三个孩

子——其中两个男孩——夭亡,她还是能经受住这种苦难。但是,一切政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即所谓民主派,——都串通一气反对她的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所有报刊都毫无例外地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他俩只能以蔑视态度对待的敌人面前孤立无援,无法自卫;——这一切却使她感到莫大痛苦。而且这种情况继续了多年。

但是事情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在终于能有某些活动余地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于是,补偿她所经受的许多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终于活到了这样一天: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卑鄙诬蔑烟消云散,她终于活到了这样的时刻:曾被各国反动派——封建派和所谓民主派——枉费心机地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明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开了。她终于活到能够看见: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并且继续从俄罗斯向美洲发展。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非常法令,在最近选举中光辉地证实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这个女性以如此明确的批判的智慧、如此的政治才干、如此热情而坚强的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所不知道的,报刊上也没有登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会由于再也听不到她的既大胆又合理的建议,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建

议,而经常感到不足。

我没有必要来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说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我们正是在这里⁸⁸肃立在她的墓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实她怀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且怀着这个信念与世长辞。她没有惧怕死亡。她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她的肉体和精神都要回到生育她的大自然的怀抱。我们现在陪送她到她最后安息的地方去,我们大家要纪念她,努力做象她这样的人。

弗·恩格斯于 1881 年 12 月 5 日宣读
用法文发表于 1881 年 12 月 11 日《平
等报》第 1 号

原文是英文

手稿上最后这段话用铅笔勾掉了。——编者注

卡 · 马克思

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⁸⁹

- (1)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局)。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出版。6卷。
第1卷:只有经济统计局做书名。
第2卷: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编。
第4卷:农民经济形式。瓦·奥尔洛夫编。(这是第4卷的第1册)。
第5卷:私人地主经济。卡布鲁柯夫编。
第3卷: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
第6卷:工业(奥尔洛夫和博哥列波夫)。见编号21。
- (2)俄国家庭手工业资料汇编。(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1874年圣彼得堡版。
- (3)财政部年鉴。4卷。即:1869、1874、1875和1878年。
- (4)交通部部刊。1879年圣彼得堡版。
- (5)1877年国家监察机关报告。两卷,1878年圣彼得堡版。同上——另三卷(两卷,1876年版;一卷,1877年版)
- (6)交通部统计汇编。第1卷,1877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1878年

见本卷第373页。——编者注

- 版。
- (7)俄国铁道资料汇编。1870—1872 年。交通部统计局资料。1875 年圣彼得堡版。
- (8)1877 年俄国沿欧亚国境的对外贸易概述。1878 年彼得堡版。
- (9)1874 年最重要商品内河水运量。
- (10)1874 年和 1875 年商业信贷业务报告。1877 年圣彼得堡版。
- (11)1863 年国家银行报告。1864 年彼得堡版。
- (12)1877 年国家银行报告。1878 年彼得堡版。
- (13)委员会关于俄国农业和生产率状况的报告。五卷蓝皮书 :第 1 卷 :这是委员会的报告。另四卷 :证明文件。
- (14)对莫斯科商业信贷银行(斯特罗斯贝格)提起诉讼。三册。1875—1876 年莫斯科版。
- (15)十七世纪俄国的地区机关。波·契切林,1856 年莫斯科版。
- (16)北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巴·普·丘宾斯基,1870 年圣彼得堡版。
- (17)俄国中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瓦·查斯拉夫斯基,1873 年圣彼得堡版。
- (18)前书续编。查斯拉夫斯基。里加的贸易。1875 年圣彼得堡版。
- (19)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考察团的报告。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的研究。第 1 卷,1870 年圣彼得堡版。
- (20)(同上书)第 2 卷。1872 年圣彼得堡版。
- (21)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 :莫斯科省的手工业。第 1 分册,1876 年出版 ;第 2 分册,1877 年出版。(属于编号 1)。
- (22)(属于编号 19 和 20)。伏尔加—马林斯克水路的贸易往来。伊

- 博尔科夫斯基。1874年圣彼得堡版。
- (23)(属于编号19和20)。考察西部地区……。米·拉也夫斯基。
1874年圣彼得堡版。
- (24)切尔尼果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的对可耕地估计的资料。
第1卷:切尔尼果夫县。1877年基辅版。
第2卷:博尔兹纳县。1877年基辅版。
- (25)弗·巴·别兹奥勃拉佐夫。乌拉尔山区经济(山区经济)。1869
年圣彼得堡版。
- (26)特维尔省。同1783和1784年官方记载的比较。特维尔省地
方自治局出版。1873年特维尔。
- (27)特维尔。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出版。
第1分册:1874年特维尔版。
第2分册:1874年特维尔版。
第3分册:1876年特维尔版。
第4分册:1877年特维尔版。
- (28)再论特维尔。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版。历史
和统计概要。1875年特维尔版。
- (29)关于特维尔省土地的价值和收入。1876年版。
- (30)特维尔省中等农民家庭的劳动是怎样补偿的。瓦·伊·波克
罗夫斯基。1874年特维尔版。
- (31)基姆雷镇(特维尔省)的制鞋手工业。吉霍米罗夫。
- (32)与编号30同一作者。特维尔省概论。(这书有两本。)

- (33)谢·维·帕赫曼 :俄国习惯的民法。第 1 卷 ,1877 年彼得堡版。第 2 卷 ,1879 年版。
- (34)米·哥尔查科夫 :论全俄都主教、牧首和圣会议的地产。1871 年圣彼得堡版。
- (35)亚·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 :《从十八世纪初到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1870 年圣彼得堡版。
- (36)国务知识汇编。第 6 卷 ,1878 年版。
- (37)《俄罗斯通报》。1873 年 6 月号。
- (38)考夫曼 :俄罗斯银行统计。两卷 ,1871 和 1872 年版。
- (39)尼·阿里斯托夫 :古俄罗斯的工业。1866 年彼得堡版。
- (40)尤·爱·扬松 :《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 年圣彼得堡版。
- (41)(拉甫罗夫)论思想史。第 1 卷 ,1871 年圣彼得堡版。
- (42)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 :人类学的研究 。1874 年彼得堡版。
- (43)格·涅米罗夫 :《圣彼得堡的交易所组合》。1876 年版。
- (44)无书名的匿名小册子。关于对土耳其及其盟国的战争问题。
- (45)法律和生活。(关于农民法院)。扎鲁德尼。1874 年圣彼得堡版。
- (46)卡普斯事 :《俄罗斯民族的土地占有形式》。1877 年圣彼得堡版。
- (47)关于土地价值和收入的报告。(属于编号 30 ,同一作者)。
- (48)弗·特里罗果夫 :《经济试验。村社》。1878 年圣彼得堡版(枯

燥无味)。

(49)《星期周报》。1870年。

(50)米·瓦·涅鲁切夫：《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7年莫斯科版。

(51)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篇文章(俄文)。(载于《同时代人》的1859—1860年的文章)。

(52)新俄罗斯帝国大学校刊。《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的立法》。1868年敖德萨版。

(53)《俄罗斯笔谈》。(第3期)。论南俄古代村社。1857年莫斯科版。

(54)尼古拉·卡拉乔夫：俄国古代和现代的劳动组合。1864年圣彼得堡版。

(55)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赎卖土地》。解放前载于《同时代人》。

(56)对五十名社会党人提起诉讼——《前进报》。1877年伦敦版。

(57)车尔尼雪夫斯基：法国的党派斗争。1875年日内瓦版。

(58)作者同上。卡芬雅克。

(59)H·鲁萨诺夫：《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新文献。驳波斯尼科夫和瓦西里契柯夫》。1879年莫斯科版。

(60)阿·维·波洛夫措夫：关于村社的最初步骤……1879年彼得堡版。

(61)谢铎-费罗蒂：《概述俄国的未来》。1868年柏林版。

(62)D·卡尔·瓦洛克儿：俄国现状。1873年莱比锡版。

(63)叶甫盖尼·德·罗别尔提：《政治经济研究》。1869年圣彼得

堡版。

- (64)《星期周报》合订本(见第 49 期)。1872 年彼得堡版。
- (65)阿·克劳斯 :《我们的移民区》。1869 年圣彼得堡版。
- (66)顿河哥萨克统计局报告。(1874 年)。
- (67)巴·索柯洛夫斯基 :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 (68)丘普罗夫 :铁道经营。第 1 卷,1875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1878 年莫斯科版。
- (69)柯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有制。第 1 册,1879 年莫斯科版。
- (70)《祖国纪事》。1877 年 3 期(11 月、12 月、10 月),彼得堡版。
- (71)哥尔查科夫 :修道院的敕令(1649—1725)。1868 年圣彼得堡版。
- (72)国家产业部。资料汇编。1880 年版。
- (73)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塔什干的老爷们》。1873 年版。
- (74)瓦·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夜莺》。1875 年彼得堡版。
- (75)亚·波斯尼科夫 :《公社土地占有制》。第 1 卷,1875 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 2 卷,1877 年敖德萨版。
- (76)伊万·恩格尔曼 :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地所有权(俄文)。1859 年彼得堡版。
- (77)《知识》。1871 年 1 月号(彼得堡)。
- (78)巧妙的圈套。1875 年莫斯科版。
- (79)才离虎口又入狼群。1876 年版。
- (80)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俄文)。1875 年日内瓦版。
- (81)考夫曼关于银行业务的论文集。1877 和 1878 年版。
- (82)赫列勃尼科夫 :蒙古入侵之前的社会和国家。1872 年彼得堡版。

- (83)巴枯宁的著作 :无政府状态和蒲鲁东(俄文)。1874年版(第2册)。
国家和无政府状态(同上)。1873年版(第1册)。
国际发展史(同上)。1873年版。
- (84)柯瓦列夫斯基 :《爱德华三世逝世前英国各郡警务管理……史》。1876年莫斯科版。
- (85)作者同上。关于同样论题的著作。1876年伦敦版。
- (86)作者同上。关于同样论题的著作。1876年布拉格版。
- (87)作者同上。瓦得州。田地公有。1876年俄文版 ;1877年德文版。
- (88)作者同上。路易十四逝世前法国的税收。第1卷 ,1876年莫斯科版。
- (89)俄国劳动组合资料汇编。第1卷 ,1873年(圣彼得堡)版 ;第2卷 ,1874年版 ;第3卷 ,1875年版。
- (90)谈谈圣彼得堡工人的生活。1863年柏林版。
- (91)尼·卡列也夫 :《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
- (92)巴·亚·索柯洛夫斯基 :《农奴制前俄国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和东南部草原的垦殖》。1878年版。
- (93)《习惯法》。1875年雅罗斯拉夫尔版。
- (94)《前进 》。1873和1877年版。
- (95)亚·德·格拉多夫斯基 :《俄国地方管理机构的历史。引言。莫斯科公国的县》。第1卷 ,1868年圣彼得堡版。

- (96)尼·赫列勃尼科夫:《论社会对国家组织的影响》。1869年彼得堡版。
- (97)瓦·伊·谢尔盖也维奇:《市民会议和公爵》。1867年莫斯科版。
- (98)十七世纪的法国国家经济。(俄文)。维克多·戈利采夫。1878年莫斯科版。
- (99)伊·杨茹尔:英国的间接税。消费税。1874年莫斯科版(俄文)。
- (100)作者同上。英国的自由贸易(俄文)。1876年莫斯科版。
- (101)论在俄国取得土地所有权。载于关于第四次颁发乌瓦罗夫伯爵奖的报告。1860年圣彼得堡版。
- (102)列·萨巴涅耶夫:巴什基里亚地方的草原经营。1873年莫斯科版。
- (103)关于俄国(1503—1580年)教会土地收归国有的法律研究。阿·巴甫洛夫。1871年敖德萨版。
- (104)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统计委员会: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法律惯例集。1869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版。
- (105)驳波斯尼科夫。齐托维奇。1878年敖德萨版。
- (106)公社占有制。康·卡维林。
- (107)格里耶和波·契切林:《俄国的不求甚解之风》。1878年莫斯科版。
- (108)李利和马洛:尼古拉·斯托罗任科。1872年版。
- (109)波·契切林:《俄国法律史论文集》。1858年莫斯科版。
- (110)未来社会的社会服务。1875年伦敦版。
- (111)《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俄文)。1875年柏林版。

(112)《关于萨马拉的饥荒》。1874年伦敦版。

(113)《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1876年版。

(114)《序幕》。六十年代初期的一部小说。(1877年)

(115)瓦西里契柯夫给托尔斯泰伯爵的信。1875年。

卡·马克思大概编制于 1881 年下半年

原文是俄文、德文、英文和法文

第一次用原文和俄文发表于 1975 年

《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第 9 期

弗 · 恩 格 斯

* 致《今日》杂志编辑部⁹⁰

[草稿]

致不列颠出版公司

先生（或先生们）：

我不揣冒昧对您…… 的来信作答：在我最近那封信发出之后，我把您的文章同《资本论》的原文 做了核对。

我确认，第 X X III（23）章《简单再生产》的译文很不完善，译者部分地由于不甚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部分地由于不够熟悉法语语法，而出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认为，从一部完整的有逻辑联系的科学著作的中间部分抽出某章，而不加任何前言就把它献给读者，是完全不对的。

至于说到出版我父亲 的著作的各个整章译文，那就产生了版权问题。请不要忘记，就要对其他也分享这个版权的人负责，而且为了我父亲的声誉对如何把他的著作译成英文负责。在这个问

草稿是恩格斯亲笔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名义写的。——编者注
手稿上这里画了省略号。——编者注
《资本论》法文版。——编者注
卡·马克思。——编者注

题上我保留自己的全部权利。

不过，我还是允许您在贵刊的下一期上再发表一章，条件是您要在发表这一章之前写几行，说明：

(1) 以前发表的那一章是第 23 章，而这一章是 1872 年在巴黎出版的《资本论》⁹¹的某章。

(2) 译者是您和……

(3) 请您告知我，您还打算翻译哪几章，然后我考虑能否允许您这样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本身的性质。

众所周知，维·雨果用英文连一行也写不出；而我父亲作为用英文写作的作者已经三十多年了。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援引维·雨果的诗⁹²是绝对不适宜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83 年 4 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弗·恩格斯

*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⁹³

1884年12月31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伦敦报道：渴望已久的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现在已准备付印；更加可喜而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还将幸运地得到第3卷和第4卷。

恩格斯写道：

至于我撰稿的问题，对此我近日不能向您做出任何许诺。但是，如果我有空闲时间，又看到什么材料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的帮助也许会确有补益，我当然会立即准备予以帮助。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12月3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1月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2号

弗 · 恩 格 斯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⁹⁴

在 3 月 2 日《人民报》上一篇涉及我 的文章中，您断言：⁹⁵

“艾威林交来一份包括某些项目的费用的账单，老实说，工人宣传员不该把这些费用列入账单，因为工人宣传员应当知道，费尽心力地募集来的用作宣传经费的捐款，来自贫穷工人的腰包。”

我的回答仅限于这个主要的一点，而不涉及一切次要方面。我声明：

我寄给执行委员会的每周账单，包括我的一切费用，就是说，既包括党的费用，也包括我个人的费用。我事先而且是以最明确的方式向执行委员会解释过，——最初是同执行委员会的财务委员 R·迈耶尔谈的，后来是在许多信中谈的，——一切纯属个人的费用都算在我的账上，从执行委员会保证给我的 366 美元（每天以 3 美元计算）的账上扣除，而且我完全听从执行委员会决定哪几项费用由党负担，哪几项费用算在我的账上。

我决不期望，更不要求任何个人性质的费用由“贫穷工人的腰包”来支付，我从来没有以这种来源抵补个人性质的费用。为了更详细地报道这一问题，请您看看 2 月 26 日我给各支部的通告

指爱德华·艾威林，该信是以他的名义写的。——编者注
《纽约人民报》发表的信文中，“捐款”一词改为“钱”。——编者注

信⁹⁶；现将此信附上，在事情发生后，我对公布此信不会再有异议。

我还发现您的文章有一个刊误：在我对您 1 月 12 日的文章⁹⁷的答复上注的日期不是“1887 年 2 月”，而是 1887 年 1 月 26 日，我的答复是在我看到上述文章的当天寄给您的。

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

（签字）爱德华·艾威林

1887 年 3 月 16 日于伦敦

载于 1887 年 3 月 30 日
《纽约人民报》第 76 号

原文是德文

发表的信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弗·恩格斯

* 关于亨利希·奥伯温德⁹⁸

[草稿]

奥伯温德——在卖身给自由党人（由《新维也纳日报》的舍普斯付的钱）之后——要求必须支持自由党人，特别是在关于直接选举议员（已经不是通过省议会，而是通过选区）的问题上。肖伊表示反对，他在维也纳居于少数，于是分裂出去并在维也纳新城创办《平等报》；他抨击奥伯温德，——后者任《人民意志报》周报的编辑并把为创办新日报募集到的一万弗罗伦全花在周报上，——直到奥伯温德以诽谤罪控告他为止，但维也纳新城的陪审法庭宣布肖伊无罪，因为他证明自己是对的。此后，奥伯温德在维也纳失去一切影响，自由党人同他断绝来往，于是，他起初到汉堡，在那里同勃廖艾尔派⁹⁹一起活动。后来到巴黎去了。

在大约一年前出版的小册子里，奥伯温德号召德国工人支持俾斯麦的政策，说这样他就会为他们进行一些社会改革。

弗·恩格斯写于 1887 年 12 月 29 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亨·奥伯温德《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编者注

弗·恩格斯

* 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¹⁰⁰

未开化。“文明国家”。

家具。——样式。——波士顿的马车。纽约的马车。旅馆的组织。公共马车，十七世纪式的旅行。此外，室内设备甚至是超时代的。窗栓。窗帷。钥匙。双锁。

对照鲜明的国家：铁路多于公路，而后者却很糟糕。上面是良好的空中铁道架于天桥上，下面则是很坏的马路。房屋连接在一起，但是内部有地毯和钢琴；甚至资产阶级的美国佬同封建的加拿大人相邻而居；纽约附近田园画似的霍布根和昆虫。

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生活和英国相反。只有卧室是私人的，而且也不完全是这样（由上面一排窗子通风）。——大厅、账房、办公室、女客厅，暖气装置使得冬天也没有必要关闭房间，因而这件事也就不用了。旅馆里到处有人走来走去。

共和国近期罗马的希腊人。

如果从历史观点来看，宗教是他们的理论。Go ahead nation——挤过去，不许任何人走到或站在你的前面。甚至在波士顿也是如此，这种情况由于街道狭窄而令人非常不愉快，女人也一

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前进的民族。——编者注

样。

痰——厕所——不仅在那些实行戒酒法令的州里不真心遵守戒酒。任何人都不公开饮酒。死板。公鸡和蟑螂。

与加拿大不同。——原籍法国的加拿大人确实是由于革命而离开法国的，他们自己这里保留了在征服时得到保证的封建主义，他们走向衰落，——这种事实可同尼亚加拉相比，无人居住的房屋桥梁等等，——迁往新英格兰，他们在那里占去中国人的位置。原籍英国的加拿大人也是落后的，在多伦多也有许多陈旧房屋。

美国人不善于享受。

美国人不善于走路，他们要么快速奔跑，要么无事闲逛。

外省人

土生土长的稳健的小资产者、小城市的居民和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小农形成支柱。这种小资产者到处都表现出自己的迟钝性，而同时又形成疯狂投机的坚实基础，完全象瑞士人，同瑞士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美国人的作风令人讨厌：博士、“柏林号”。

早期的发展。

纽约——港湾——美景——由于得天独厚而预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如何完成这个使命。对纽约夜晚的最初印象：耀眼的灯光、鹅卵石、肮脏、喧哗——令人厌恶。白天市容更不吸

见本卷第 487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488 页。——编者注

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引人——电线杆子、空中铁道、横跨马路的招牌、公司的广告牌，建筑术看不到了，成群的人，大量的四轮车、轻便马车和车辆，比伦敦多得多，——不象样子、可恶；到处都是使人厌烦的广告。赌场庄头模样的人。男人的疲惫样子，女人也是一样。商店比伦敦出色，数量也多。乐土的大门就是这样。海上和陆上都是吓人的声音。马车的轰隆声，一辆马车造成的轰隆声比欧洲的十辆还大。一切美学都在出现一点获利希望时遭到破坏。

马的情况也不比人的情况好：有良种的成分，但还没有完全形成良种。多数马比英国的轻快；但是在加拿大还全是英国种。

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是掠夺性的经营。阿德朗达克山脉那里在乱伐林木。而其他地方又没有建筑用的木材（也许“科马林岛”是例外）。

铁路不好，旅客列车慢，在布法罗晚点和候车，在车站停车时间长得不可思议；白天列车少；大转弯，所以车厢长（见纽约市内铁道）；由于枕木的弹力和振动，车厢摇摆，晕车。

美国人——这不是民族，而是内战¹⁰¹时期由于共同行动的需要而联合起来的五六种不同的人 and 这样一种感情，即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

纯粹资本主义方式。

严格地实事求是地签订业务合同。没有任何小费。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小费就不行的地方，给小费的人马上会被看作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而被敲竹杠。

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暴发户——民族特性。

有教养人的共同特点是保持自信的姿态，其他人的特点——至少是自负，或达到固执程度的刚愎自用。

弗·恩格斯写于 1888 年 9 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弗 · 恩 格 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¹⁰²

1890年12月11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为你们上月28日给我的贺信中的良好祝愿，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稍晚了一些。我同你们一样深为遗憾，我的朋友马克思未能活到看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不可战胜的发展，他为这一运动准备基地所作的促进工作比任何别人都多。

但愿你们的祝愿实现，胜利时刻临近！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 · 恩 格 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弗 · 恩 格 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

[18] 91年12月1日 [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我衷心感谢你们为我七十一岁生日给我的贺信。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 · 恩 格 斯

第一次发表于（西）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 1970 年
第 10 期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 传记的补充材料¹⁰³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书记。

(2) 《状况》的新版。1892年版。

(3) 《路·费尔巴哈》。1888年斯图加特版。

弗·恩格斯写于 1892 年 10 月底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弗·恩格斯《路德赖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

弗 · 恩 格 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18] 92年 11月 30日 [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号

尊敬的同志：

为同志们的友好回忆，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愿协会将来到我的年龄时，能象我现在这样自我感觉良好。

致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弗 · 恩 格 斯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西）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 1970年
第 10期

弗 · 恩 格 斯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¹⁰⁴

[18] 92年12月9日 [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尊敬的同志们：

我衷心祝贺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你们曾进行过相当久的斗争，以致你们能够以应有的方式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奥地利境外有不少人能够珍视你们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我们大家认为你们的过去就是你们的未来的保证。

衷心感谢你们的友好邀请，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

无产阶级的节日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万岁！

永远是你们的

弗 · 恩 格 斯

第一次发表于 1978 年 5 月
《道路和目标》杂志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弗 · 恩 格 斯

*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¹⁰⁵

很遗憾，年龄也不允许我研究捷克文了。你们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社会的和民主的传统，这对你们的运动十分重要。你们当中那些力求获得自决权的人是正确的；他们的意图是很自然的，对此我们应该赞同。可惜，他们对如此自然的社会运动却表现得目光短浅。我们坚信我们会取得结束一切民族压迫的胜利。请转达我对我们的兄弟们的问候！

弗·恩格斯写于 1893 年 8 月

原文是捷克文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于 1893 年
8 月 19 日《人民之声》报第 15 号

弗 · 恩 格 斯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¹⁰⁶

[1893年 10月 24日于伦敦]

[电报]

谨向党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感谢并最真诚地祝愿大会成功！

恩格斯

载于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大会议事录，1893年 10月 22日
至 28日于莱茵河畔的科伦举行》，
1893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¹⁰⁷

条件规定如下：

(1) 5000 佛罗伦的借款用《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或用报纸将来登记时所采取的任何其他名称办理手续；由编辑部的正式全权代表签发收据。该款转到维克多·阿德勒博士的名下。

(2) 一切有关借款事宜，谈判、支付利息以及偿还债务，均通过贷款人的代表路易莎·弗赖贝格尔-考茨基夫人和《工人报》的代表维·阿德勒博士办理。

(3) 借款期限定为两年，自 1895 年 1 月 1 日起；借款不得提前索还。1897 年 1 月 1 日以后，借款可随时索还，并应于索还之日起一年内还清。

(4) 《工人报》方面可以根据协议提前还债。

(5) 借款每年附加额为 4%。

(6) 自 1895 年 1 月 1 日起，以分期交款形式划拨；根据同《工人报》的协议，最后一次交款不得迟于 1895 年 6 月 30 日。

写于 1894 年 9 月—10 月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书信

(1842—1895年)

书 信

1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¹⁰⁸

德勒斯顿

1842年4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在您逗留柏林期间，我有幸在瓦尔缪列尔酒馆同您结识，记得在谈到谢林时提起我一本已经付印的关于他的小册子。我不揣冒昧随信寄上一本刚刚出版的小书，请您加以传播，有便请在《年鉴》上发表对它的评论¹⁰⁹。勿须赘言，这种评论是写给大致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读者看的。

近期我可能会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不直接涉及某一本已经发表的著作，而是运用费尔巴哈所开创的观点来阐述中世纪的基督教诗，特别是它的中心点但丁。为《年鉴》的成就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致以崇高的敬意

弗·奥斯渥特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1980年柏林版第3期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编者注

2

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

科 伦

[1843年2月于科伦]

阁下：

寄上这本小册子¹¹⁰，请问您是否允许它作为我们的报纸的
附刊发表。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1978年柏林版第1期

原文是德文

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编者注

3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¹¹¹

汉 堡

1844 年 10 月 7 日于巴黎
田鳧路 38 号

致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
尤利乌斯·康培先生阁下

阁下：

我和恩格斯合写了一本大约有 10 个印张的批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拥护者的小册子。

书中探讨了哲学、历史和唯心主义问题，包括对《巴黎的秘密》¹¹²的批判等等，所以它对德国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整个说来，它不违背书报检查的要求。

如果您同意出版它，请马上给我回信，因为拖延时间只能使这个小册子丧失意义。如果海涅还在汉堡，请代我为他寄来的诗¹¹³转致由衷的谢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收到诗的第一部分——叙事诗的消息。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1975 年柏林第 2 版）
第 3 部分第 1 卷

原文是德文

4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46年3月7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区同盟街7号

亲爱的玛丽亚：

得知你幸福地生下一个长得非常象你的亲爱的丈夫 的大胖小子，我非常高兴。我本来早该向你表示祝贺，因为母亲 寄来的消息放在我口袋里已经第六天，但这种寻常的祝贺太俗气和客套了，所以给你，我最衷心热爱的妹妹，寄去这样一封只是还礼貌债的贺信，我是做不出来的。相反，我捱过了六天，以便让你相信我是出于一片挚诚；立即表示祝贺，人人可以做到，而捱过六天，只有怀有特殊眷恋之情的人才能做到。立即表示祝贺什么也证明不了，并且完全走走形式必定是虚套；而捱过六天可以证明语言无法表达的深情厚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照例也不向你祝愿在这个小家伙之后再生许许多多小弟弟和小妹妹；这种祝愿在伦敦尤其多余，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已经做出了良好的榜样¹¹⁴。况且在这封信的末尾将留下足够地方，让你自己从手头上的任何一本尺牍上给自己抄下足够数量的 per procura 令人愉快的祝贺和

弗里德里希·布兰克。——编者注

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手稿上是：p. p. (per procura) ——受人委托。——编者注

祝愿。承蒙你的照顾，我 26 岁就当上了舅舅，这真使我有些不安，我究竟还是太年轻了些，而且还不够一本正经。不过，既然小爱利莎 12 岁就当上了姨妈，比我更糟糕，那末我也可以心平气和了，而且我保证尽力履行自己的作为舅舅的（我尚不清楚的）义务，只是你要花点工夫把这些义务向我详细讲解一番。因为我还有七个同样不幸的伙伴一起当舅舅和姨妈，所以我只要尽八分之一的义务就行了，这我承担得了，而且也使我感到好受些。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我也不错，我想最晚今年夏天能在奥斯坦德见到你。我实在很想看一看你是怎样当妈妈的，生活琐事对你发生了什么影响，而这些琐事现在已经成为你作为“贤妻良母”的责任。而为了使这种影响不至于太大，我把信写得尽可能轻快一些，不过我还是请你回信，而且在信中也多少谈上一点生活琐事，谈谈妻子、母亲、操劳的主妇，或者，象荷兰人所说的，*welgeliefde Echtgenoot* 的事情。总之，只要你已经能够写信，这一次就一定要给我写信。

问候妈妈、艾米尔和海尔曼。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1975 年柏林第 2 版) 第 3 部分第 1 卷

原文是德文

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心爱的妻子。——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5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萨塞尔

[1846年] 5月7日于布鲁塞尔

贝尔奈斯先生：

您的稿件的稿酬——500法[郎]将于本月底付出¹¹⁵。根据同出版商订的合同，余数在稿件发表之后才能支付。

仍然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1977年布达佩斯
《历史文献》杂志第23卷第3—4期

原文是法文

6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¹¹⁶

萨塞尔

[片断]

[1846年8月于布鲁塞尔]

只有一开始通过批判把这些现存的流派(为了简短起见,我们可以用“坏”字来说明它们)克服掉,才能深信自己的正面的概念。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1979年柏林第2版)第3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7

马克思致威纳尔·韦尔特海姆

奥斯特劳

[1847 年] 9 月 29 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韦尔特海姆：

您收到我写的信想必会感到惊异，因为您可能已不记得我了。

我想简略向您说明一下此信的目的。

德国的刊物现在处于何种状况，您是晓得的。书报检查几乎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而从这些四分五裂的著作界中又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

在德国的朋友们提醒我注意，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出版一种应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本土出版这个杂志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有同感。

所以，决定着手集股在布鲁塞尔创办这样的杂志，它的编辑工作由我主持。¹¹⁷还决定用股票收入创办自己的排字和印刷车间，以节约生产费用。

为此目的，将在全德国推销股票——每股 25 塔勒；所以我想问一问，您和您的友人是否愿意参加？

我认为毫无疑问,只有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才能对当前非常分散的德国运动,以至整个现代运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现在设想每年提供一份关于发售股票和预定股票的详细报告。股份可达 200 股。

如果您给我回信,请写下列的通信处: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卡尔·马克思博士。

在荷兰这里¹¹⁸,我只在姨父 家里住几天,处理一下家务事。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您那里是否有埃德加尔 的消息?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 1976 年 5 月 5 日
《新德意志报》第 107 号

原文是德文

8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尔¹¹⁹

布勒斯劳

[1849 年] 5 月 6 日于汉堡

布勒斯劳的布雷默尔先生:

兹向您介绍持信人布龙先生。由于去年的南德事件¹²⁰,您也许还记得他的名字。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 1974 年《史学杂志》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现名: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9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布勒斯劳

1849年5月6日于汉堡

亲爱的捷列林格：

兹向您介绍持信人、我们在德国的重要鼓动家之一布龙先生。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 1974 年《史学杂志》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10

马克思致安得列阿斯·施提弗特
维也 纳

[1849年5月6日于汉堡]

亲爱的施提弗特：

经过种种不幸，很高兴又有机会让您想起我。每新出一号维也纳报纸，都使我真正满意地相信，反革命怪物并没有把您吞食掉。我希望我们两人还能并肩出席某个会议。

持信人布龙是我的好友之一，他是一个干练、热情的革命者。我最热心地把他介绍给您。

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 1974 年《史学杂志》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首歌。——编者注
可能是指《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丽娜·舍勒尔¹²¹

科 伦

[1849年7月14日于巴黎]

亲爱的丽娜：

劳您大驾，在您给我的妻子的信中为红色的疯狂的罗兰 附张便条。您应当为我演喜剧帮点小忙。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12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 敦

[草稿]

[1850年] 2月5日于伦敦
女王路20号

我现在才答复您1月30日的来信，因为我不愿意让您为我规

指斐迪南·沃尔弗（即“红色的沃尔弗”）。马克思把他比作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编者注

定行动日期。

我对您的来信答复如下：

1) 如果施拉姆写信说，我向您还债的日期还没有“到”，那末这只说明，只有过六个月之后才能对医疗服务的帐目提出诉讼，而根本不说明，不存在债务。

2) 我根本没有对海德曼说过我认为您这笔帐不“太大”，我对他说了相反的话，他自己在 1 月 22 日给我的妻子的信中也确认了这一点¹²²。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说我打算支付。我希望我 1 月份能有必需的款子，这也已经告诉了他，不过没有把握保证这一点。海德曼先生很无耻，给一个妇女寄来用黑色火漆加封的还债通知书，她把它看作是死亡通知书，所以我请您写信告诉他，我今后不想同他有任何交往。

3) 至于您那笔帐，我现在要求您开出详细的清单。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够硬说，为我花费了一英镑。其实您应直接的求诊到切尔西我这里来只有三次，一次雇了马车。至于分娩，本地的助产士要连续上门九天（资产者除外），而您在九天中只有四天来探视我的妻子，这一点维利希可以作证——这是一个基尼。您那四个半英镑是怎么算出来的？顺便提一下，有人告诉我，您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同海德曼商量，决定“整死”我。总之，您要先开出细帐，然后我再付钱。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1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¹²³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
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施泰翰寄给你如下的简讯，不过你不要提他的名字。以后他将会寄去有自己署名的独出心裁的文章。

你的 卡·马

亲爱的魏德迈：

不必逐字地刊印这个东西，利用一下就行了。写得非常庸俗。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1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²⁴

华 盛 顿

[片断]

[1852年8月30日于伦敦]

这些先生们 采取了如下的手法。他们无视自己被最接近的

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编者注

保证人罢免一事,并力图用手腕骗取个别人的选票,为此叔尔茨也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¹²⁵的幼儿园。)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徒劳地追求不受控制地掌管基金的权利,赖辛巴赫不答应,所以他们假装表示,如果不对他们让步,他们马上就打算不再掌管基金。不如说,他们要千方百计弄到基金。

全部问题在于钱。这些人已经花了二百英镑,这笔开支在这里未必批得准。他们指望通过这个途径,靠从其他保证人那里得到的特别委任,从赖辛巴赫那里拿到钱,首先还清已花掉的二百英镑。他们耍了如下的花招。他们先背着伦敦保证人把注明8月11日和12日的文件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26日给这些保证人发信指明,如果他们在9月1日以前不答复,便视为表示同意。钱现在无疑已经转着弯子流入神气的海因岑的腰包,不知魏特林会说些什么?这些先生避而不谈在这里成立革命联盟¹²⁶的努力,尽管金克尔进行过规劝,戈克央求过,还是彻底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们目前在伦敦称之为革命联盟的东西完全是七个卢格拥护者组成的某种小集团,就是从前那个鼓动者协会¹²⁷。参加这个协会的有下列诸位先生:卢格、戈克、弗兰克(来自维也纳),隆格、陶森瑙、济格尔(另一个);代替济格尔将军和菲克勒尔加入协会的有烟草商人奥斯渥特和傲慢的特腊勒。连杜朗本人都指责这个特腊勒在危险的时刻丢下自己的不来梅小报逃掉了。

维利希已经声誉扫地。谢特奈尔拒绝向他提供免费吃喝并公开把他轰走。现在他打算到美国去,期望得到革命联盟方面的友好接待,因为他打算献给它1000英镑作为嫁妆。在维利希联盟的

阿尔伯特·济格尔。——编者注
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中央理事会里，谢特奈尔很受人关怀。在伦敦，维利希的处境非常不稳定；他们寄生生活已经结束。如果这些爱国者的这些计划和高尚的动机公之于众，决不会有什么损害。你在金克尔-维利希的文件中会看到一句漂亮话：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句话用普通的德国话并且在更崇高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行乞”的时代已经来临。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就要偕同施米特夫人（施蒂纳的妻子）到澳大利亚去了。在这里他在她家住了很久。但是他的未婚妻就要到这里来了。施米特太太获悉此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而后来出现了他的未婚妻的另一个“未婚夫”，她说，泰霍夫既然和施米特同居了，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她要另嫁别人。然而，泰霍夫还是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在离伦敦几英里的地方。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呵！

普尔斯基太太非常不满。有一份美国报纸寄到这里，报上提到她的名字。

顺便说一下，瑟美列把他的稿子寄给韦伯；但是他事先书面说定，韦伯出版时不得改动。我可以把瑟美列的秘密告诉你。这个人相当吝啬，因此宁愿通过韦伯来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不自己出版，其实他完全能够作到这一点。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双关语，“行乞”的原文是“Fechten”，也有“战斗”、“击剑比赛”的意思。——编者注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15

马克思致迈尔¹²⁸

伦 敦

[草稿]

[1853 年 2 月 3 日左右于伦敦]

查理·威廉斯 谨向迈尔先生致敬并不揣冒昧附上一信恳请
转交瑟美列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1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¹²⁹

巴 黎

1853 年 3 月 10 日于伦敦

您最近的来信已收到。想必您已经看过科苏特的各种声明¹³⁰。
在马志尼的声明¹³¹发表之前,我已知道,他给在这里的一位英国友人
写了一封关于科苏特的非常令人遗憾的私信。为此,我给《纽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原信误为：“1852”。——编者注

梅恩·里德。——编者注

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如下的看法：¹³²

“既然现在马志尼先生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末我完全可以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认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表现出优柔寡断、极端矛盾和不顾信义的模棱两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演员气质的缺点。就言词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谁要不愿意为流行的偏见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见解，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传记《鲍蒂扬尼、戈尔盖和科苏特》”。

我在我所有的文章上都签了名。现在会招来攻击，这样我就有机会更透彻地探讨事情的实质。如果您事先把您得到的关于流亡者的消息，特别是有关“高贵的两兄弟”的消息告诉我，我非常感激。有了某些这类消息，我就有根据在《论坛报》上叙述事情本身了。

泽 [尔菲]，我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了。当然，我对他说过，如果我同科苏特有私交，就会义不容辞地让科苏特提防班迪亚。我认为泽尔菲是个多嘴多舌的和不太谙事理的人。但是我决不会把他同班迪亚同等看待，相反，他正派得多。

2000 册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2 月 6 日发往瑞士）三个月后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我认定，班迪亚也插了一手。这个败类应当消灭。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 2 篇第 3 首讽刺诗。——编者注

C'est un infame qu'il faut éraiser (马克思套用伏尔泰在致百科全书派的信中针对天主教会所说的一句名言：érasez l'infame! [消灭败类吧!])。

普尔斯基到美国大约有一个月了。我想是科苏特派他到美国去的，为的是在报刊上恢复自己已经动摇了的声望和阴谋反对自己的对手们。普尔斯基也在《纽约论坛报》上极力中伤我，但是我敢断言，他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致以深切的敬意

您的 查·威廉斯

第一次用原文和匈牙利文发表于
布达佩斯《马扎尔学》杂志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1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³³

华盛顿

1853 年 10 月 5 日 [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克路斯：

虽然我已连续不停地工作了三十个小时——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今天还是给你写信，你一定看得出：我已经被写作激情，甚至“高度的”激情所控制。

首先，我希望你能尽力设法使我的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德文报刊上发表。¹³⁴

17 日，琼斯要再到工人区去一趟，明天晚上要到我这里来取反对当地大骗局的运动的材料。¹³⁵不得不教英国人学本国的历史，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第一篇。——编者注

真可笑。

维利希的老粗协会(伦敦人¹³⁶)——自从我们退出之后已经堕落——现在竟然落得连河马沙佩尔都离它而去。

关于凯里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1) 如果我们假定——像凯里所希望的那样——，地租只是资本利润，或者更确切地说，利息的另一种形式，那末李嘉图的理论不会被驳倒，而只会被简化。经济对立就其最一般的表现而言简直可以说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利润(和利息)和工资两个方面之间的对立是一回事。即使同财产内部的资本的对立消除了(因为我们先撇开由于分工而形成的各类资本之间的对立，然后撇开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同财产的对立却就会更加普遍。

(2) 当然，我知道，好汉凯里为了使理论臻于完善，还把利润(包括利息)归结为工资的另一种形式。但是，警方说，基督教是否只是与天主教不同的另一种宗教形式呢？它们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否会因为二者都是宗教而消失呢？可见，哪怕就算利润和工资只是劳动收入的两种不同形式，也没有把它们调和起来，而只不过是把它们的不同作了简化的表述而已。

他是如何规定它们的异相存在的呢？利润是过去劳动的工资。工资是直接的现在的劳动的利润。看，妙极了！他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呢？当前的、即现实的劳动所希望的正是挣脱被奴役状态，即对过去的、物化的劳动的奴隶般依附状态；劳动希望要摆脱劳动成果强迫它所处的依附状态。封建制度的旧法律也曾经是当时人民活动的反映。我们是否愿意根据这个理由继续服从它们呢？

可见，凯里充其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

空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

那样，就还剩一个问题：我如何去掌握过去的劳动？靠劳动？不是。一方面，靠继承，另一方面，靠用过去的劳动同现在的劳动的欺骗性的交换。假设一定量的过去的劳动可以同等量的现在的劳动交换，那么过去的劳动的占有者只要还有可以交换的相应的份额，就可以继续使用它，而他本人在一定的时候会不得不重新开始劳动。

(3)凯里认为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是土地的逐渐贫瘠化，说明他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正如我在驳蒲鲁东的著作中所指出的，李嘉图把纯工业条件造成的那种土地占有形式当成全部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他就陷入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固有的通病。他的理论只是对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才是正确的。商业形式的地租——他唯一谈到的形式——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了。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耕种的始终是好地而不是坏地这一论断他是丝毫不顾及的。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时期的好地在另一个时期根本不能认为是土地。顺便提一下，李嘉图所谈的不仅是土地的自然状况，而且还有所处位置、社会成果，社会特点。

我在驳蒲鲁东的书中还指出过，土地的肥力是一种非常相对的东西。随着化学科学发展和它在农业中的运用方法不断改变，土地肥力和对社会来说的肥沃程度也在发生变化，而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唯一的肥力。

(4)如果假定一定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一般，而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2—183和185—186页)。——编者注

是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的一定人口密度等等，那末甚至李嘉图理论的这一部分——这是他的体系非实质性的部份——也是正确的。

第一。各类土地上投入资本相同，具有同样有利的销售条件；其所收的地租由于什么会有差别呢？只是由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地租的水平。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在质量差的土地上种小麦或开采低产的煤矿呢？情况就是：小麦或煤炭的价格提高到可以耕种或经营低产的土地和矿场的程度。可见，坏地的生产费用决定好地的地租。（这是李嘉图的规律。）

第二。这是否排斥肥力不断增长这一事实呢？因而，这是否包括马尔萨斯呢？绝对不是。

如果一等——好地，然后是二、三、四等等等，而且肥力递增十倍，则一、二、三、四等等等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如果肥力由于化学领域内的发明而大大增长，以致一、二、三等就足够了，那末四等地便无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决定于三等地的生产费用（我们用 3 来表示）。如果还需要耕种四等地（我们用 4 来表示它的生产费用），那末一等地的地租（假如它的生产费用 = 1）就等于 $4 - 1 = 3$ 。三等地的地租 = $3 - 1 = 2$ 。二等地的地租 = $2 - 1 = 1$ 。而现在一等地的地租已经等于 2，二等地的地租 = 1 和 3 等地的地租 = 0。如果土地肥力提高到只耕种一等地即最好的地就已足够的程度，地租也就会完全消失。

(5) 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不是地租学说，而是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费用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应该理解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应当理解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

生产的商品——生产它的必要性是决定于需求——决定所有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需求量很大，以致于生产价格为 20 先令 1 夸特面粉能够在市场售出，那末生产费用为 19、18、17、15 等等先令的面粉 1 夸特也都卖 20 先令。市场价格的这种提高——市场价格是由上市的最贵的 1 夸特的生产费用和用较低的消耗生产的面粉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来调节的——也调节着地租。那末，地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不是像李嘉图设想的那样从土地产生的，而是从市场价格和调节市场价格的规律中产生的。如果只值 15 先令（包括利润）的 1 夸特不卖 20 先令，而卖 15 先令，那末它就不可能带来 5〔先令〕的地租。它为什么能带来地租呢？因为市场价格由生产费用为 20 先令的面粉所调节。为了能有面粉供应市场，一般市场价格应当是 20 先令。可见，为了抛开地租，不应当从人道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今天这个问题谈得够多的了。

你的 卡·马·

如果有质量相同和所处位置同样有利的地块，那么地租当然完全决定于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多少。这一点连李嘉图也不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不过是固定资本的利息。如果不存在本来的特定意义上的地租，那末也就不存在地租对资本和劳动的特定对抗，这正像说在既没有投入劳动也没有投入资本的地方也不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一样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存在利润和利息之间，食利者（通常意义上的）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对抗。租佃者向投资于土地的人支付的钱越少，他的利润就越多，反之亦然。租佃者和他的地主（虽然后者完全从投入土地的资本中取得

利息)象以往一样是相互敌对的。

对凯里来说,下述情况是最好的情况:

假设一种劳动产品,利润和利息= 2,地租= 1,工资= 2。而假如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增加一倍并变成= 10,那末地租就会成为= 2,利润和利息= 4,工资= 4。所以说,每一种收入的增加都可以不由劳动负担,而且不致造成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敌对,但是:

(1) 把这种最好的情况当作现实,只不过是使所有三种对抗——地租、利润、工资——深化,而在相互关系方面实质上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2) 它们要相对地提高和降低只能靠相互牺牲。在上述的例子中,比例构成是 1 2 2。这种比例数如果等于 2 4 4,难道比例会变吗?例如,如果工资变为 5,利润= 3,地租= 2,三种收入的这种比例就变化了。那时,利润已相对降低,虽然它的绝对数还是增长了。

(3) 如果认为,只要劳动总产品增长,应参加分配这种产品的三个阶级就会均等地分享这种增长,那就太幼稚了。当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百分之二。

(4) 总产品增长的条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增长的这种相对均等的性质。总产品无论由于分工的改进或者由于更广泛采用机器而增长,工人一开始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地位。如果总产品是由于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长,那末土地所有者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条件。

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³⁷

华盛顿

1853 年 10 月 18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为了抄写关于中国的东西¹³⁸真是化了很多工夫，要是早知道这么费事，我大概不致于这样不客气地为这篇文章请你帮忙了。德纳几乎逐字地抄下我的文章，冲淡了某些言词，并以罕见的分寸感删掉了所有大胆的话。随他的便吧。这是他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他对我们关于印度问题的一篇文章也是照样处理；他在我称霍乱是“the Indian's revenge upon the Western World”的地方改成“the Indian ravages”，这一来就毫无意义了。——顺便提一下，弗莱里格拉特为了写关于霍乱的诗把这个“报复”要去了。他还在写¹³⁹。

在关于印度当地的王公的另一篇文章¹⁴⁰中，他也把“the skeleton of etiquette”换成“the seclusion of etiquette”（无聊！）。只要他付钱，随他的便好啦。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编者注
“印度向西方世界的报复”。——编者注
“印度的毁灭”。——编者注
“礼仪的基础”。——编者注
“礼仪的隔绝”。——编者注

我的妻子在关于帕麦斯顿的第一篇文章中把鲁杰罗写成黎纳尔多，把阿耳契娜写成阿耳契德，也使我很难堪。这是一个字迹潦草的作者的“小小的不快”¹⁴¹。但是，对一个三次从头到尾读过阿里欧斯托原著的人来说是一个耻辱。了不起的阿里欧斯托！

从阿里欧斯托到克莱因是一个很大的距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长时间的堕落，而且是歪了方向的堕落。克莱因老爷子给我来了信，但是，自然只字不提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争吵，仅仅请求把他介绍给魏德迈和你。我在回信中（关于你们的情况，皮佩尔没有给他写过一句话）自然没有一句话能使人认为魏德迈不是我的朋友¹⁴²。难道我能干出这种卑鄙行为吗？克莱因显然是根据克路斯“是我们党在美国的最有才能的和最有干劲的代表”这样一句无足轻重的话¹⁴³得出结论说，我否认魏德迈有才能和干劲。其实，克莱因的头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诡辩的文字游戏。因此，他的这种话不过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气愤而凭空捏造的谎言。尽管如此，阁下，您给史纳格先生写信还是做对了。

克莱因在莱茵省最优秀的佐林根工人中的确享有威望。不管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说过，工人只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逐渐堕落到这些家伙的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对小克莱因要留神——这你做得到——，因为——天晓得，他在一旦行动的时刻是还用得着的人。

给皮佩尔的信已转交。同《坦率报》完全吹了，因为该报不付报酬，而皮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史纳格是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在这里是讽刺性地称呼克莱因。——编者注

文学游戏：克莱因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有“小”的意思。——编者注

至于《改革报》，我考虑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一文不值。鲁普斯不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在魏德迈的《革命》上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在布莱得弗德当营业所职员，懒得像巴黎浪漫女郎。维尔特到北美和南美经商差不多已经有一整年了。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想再教训这个家伙，那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不幸的人费了多大气力才把自己对手的早已过时和有馊味的的话学了来。妙的是，这个家伙在追求声望。同时总是吃拳头！活该。

地租。我在《贫困》中引过一个例子：英国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认为是不肥沃的土地在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变为最肥的土地。我可以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即中世纪在各地，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耕种重壤土土地，因为这些地原来就比较肥沃。但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由于种植马铃薯、养羊并因此而上了肥料等等，轻沙土土地提到了首位，尤其是它们不需要化钱搞排水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化学肥料很容易补充这种土壤所缺少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肥力”，甚至“天然”肥力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7—188页。——编者注

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凯里先生如果认为人们总是从肥力最差的土地开始，那他是多么不了解情况，甚至在历史方面也是这样。他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从这样的事实：热带沼泽地非常肥沃，而要加以开垦需要文明。但是热带沼泽地本身对杂草来说是肥沃的，而对有益的草类决非如此。文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历史学家正是把这样的土地，而不是把生长有毒植物和需要化费很大的工夫耕耘才能使之成为对人类来说是肥沃的土地，称为自然沃土。肥力本来只是土地对人类需要而言的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概念。

李嘉图的规律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在那里只有资产者本身同土地发生相互关系，而一切农民的、或封建的、或宗法的关系都被排除，因此，在那里这个规律以它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即首先对开采贵金属的矿场和种植像甘蔗和咖啡这样的商业作物的种植园发生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下次再详谈。在这两种情况下，资产者首先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待对土地的使用和利用。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但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却很伤脑筋。我们在卡尔梅克人和癞蛤蟆之间处于困境。

附上《人民报》一号。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指法国庸人。——编者注

19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¹⁴⁴

伦 敦

[片断]

[1857年2月24—25日

于曼彻斯特]

在文学方面,维尔特 的作品中目前只有一个幽默的商业故事(1845—1847年布鲁塞尔-布莱得弗德时期的残稿¹⁴⁵)送到了这里,不过施泰因塔尔还在等待一箱文稿。为了得到它,我非常乐于尽一切努力;但是,必须让维尔特的哥哥 给我写一封信,使我能有一个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东西。这大概并不难办到,施泰因塔尔愿意尽力协助。不过,在支节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维尔特最后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亲自对我说过,日记里只有一些乏味的笔记。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只要授权我领取,我一定设法把一切都取到。

第一次发表于米·海克尔《弗莱里格拉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1968年柏林版第一部分

原文是德文

格奥尔格·维尔特。——编者注
卡尔·维尔特。——编者注

2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5月30日 [于伦敦]

阁下：

您寄来的校样，我没有发现刊误。现给您附上这一信封，您如愿意可以从普鲁士邮局索取预付的邮资。我已经为这个邮包付出了4先令数便士，并为上一次支付了2先令等等。最近一次邮件的信封在英国邮政局的手里。按照邮政局的解释，所有此类邮件，即使已预付邮资，如果不经过加来邮寄，也应当在收到时支付邮费。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21

恩格斯致福克纳¹⁴⁶

曼彻斯特

1859 年 11 月 2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福 [克纳]:

所附的所谓草稿是否合适？我七点以前还要到这里来一趟。

您的 弗·恩·

[草稿]

致丹尼尔先生

阁下：

那天晚上我们之间出了事之后我本来会首先像一个正派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对方做的那样原谅您，然而您马上采取了行动使我完全无法这样做。的确，我马上请我的一位朋友为此目的去拜访您，但是，他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听说，丹尼尔太太认为我说过有辱于她的话，果真如此，而我又最不坚决地收回任何有辱于太太们的话，那末我非常抱歉。其实我没有同她幸会过，因此我丝毫不会想到要给她的声誉蒙上那怕最淡的阴影。

至于您我之间的另外的事情，我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遗憾，我准备付给您 30 英镑作为赔偿。

顺致敬意

22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¹⁴⁷

圣埃尔耶

1860年4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最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准备就波拿巴分子的阴谋发表一本著作，为此，冒昧地麻烦您，因为您是欧洲自由的最忠诚的捍卫者之一。在最近的意大利战争期间，您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您看穿了骗局并因此及时退出舞台。这有力地证明您高于小丑科苏特及其造谣中伤者。可惜，我把这个声明丢失了。为此，我已向巴黎瑟美列打听¹⁴⁸。他写信要我请您帮忙。不知您是否能把这个声明寄一份给我并谈一谈匈牙利人在意大利是怎样受骗的；您这样做也就是帮助了正义的事业。

早在1859年夏天，我就在《纽约论坛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¹⁴⁹中称您是匈牙利流亡军人中唯一没有被法俄外交收买和欺骗，没有上科苏特的胡说八道的当的人，而且我在我已酝酿的新作中很想给予您以应有的光荣地位。

我冒昧地提醒您，我早在1848—1849年就以《新莱茵报》主编身分在德国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的匈牙利。我现在仍然象那时一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样认为匈牙利的独立自主是德国摆脱奴役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同样断然反对某些人力图把民族的概念庸俗化，以掩盖他们的俄国佬-波拿巴主义阴谋。

致以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和匈牙利文发表于
布达佩斯《党史论丛》杂志 1966 年
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23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¹⁵⁰

巴 黎

1868 年 12 月 22 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我想和吕凯特一起寄给你一本确实非常好的书——托路克的《东方神秘主义集锦》。但是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拿出她已有的东西。这本书却在整个伦敦都弄不到，我是在德国订购的。过三个星期你即可收到。

告诉拉法格，他应当原谅我没有写信。近几个月来我的工作的确负担过重，因为我想在新年开始前把一些研究工作结束。不过，把事情推迟还不等于完全放弃它。你暂且先对拉法格说，尽

可能是指弗·吕凯特的诗集之一。——编者注

管汉特医生提出了极好的报告，他也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不了解他本国过去的（社会的）历史。农业工人的破产和 1815 年的谷物法¹⁵¹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如果他想知道使农业工人陷入今天这样悲惨境地的真正原因，你应当给他翻译我的书的第六章第二节（《原始积累》）。

祝你新年快乐

真正忠实于你的 “老头”

卡·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共产党人》
杂志 1980 年第 17 期

原文是英文

2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8 年 12 月 22 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多谢你寄来的两封亲切的信¹⁵²和啤酒。啤酒星期三顺利到达，经过一昼夜的澄清，星期四已经品尝了。我刚才又从酒窖取出一瓶；啤酒非常爽口，特别合莉希的口味，因为她觉得这种啤酒比一般维也纳啤酒更像她心爱的“巴伐利亚啤酒”。啤酒一定很快就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781—832 页。——编者注
白恩士。——编者注

会喝光，况且它比一般维也纳啤酒淡，我怕在热天存不久，——所以可以找到许多理由经常“钻进”酒窖一瓶瓶地拿“此物”。

你对这种高级贵族晚会的描写使我以及我们大家非常开心。印好的简短的关于不得拥挤的注意事项和它同请柬一起分发这件事，对我们郎卡郡这里人们所说的“那一流人”典型极了。这些英国人宣布他们自己心爱的这种“庸俗风俗”“通行于全欧洲”，在他们心中也是件乐事——这种风俗的确在英国势利小人——他们全都是天生的势利小人和奴才——所到之地处处通行！但是，还是希望，那怕是一次，看见大陆上有个地方有类似的机会发这样的通告。不过，从整个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富有的暴发户的渗入也在贵族圈子里开始发生作用，事实上现在正在淹没“协会”。那就更好了。你的描写以及通告也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曼彻斯特伪“协会”，伦敦的一群贵族越是曼彻斯特化，我们越是感到开心。

现在我正在度我不久前获得的自由的蜜月，用不着对你说，我正在充分享受这种自由。153 我的视力正在好转，但仍要爱惜，所以还没有着手做日常的工作，其实，在我的全部商务处理完毕——这大约需要一个月——之前，我还不能这样做。这段时间，我要同杜西和那些能够带上的家庭成员——人和狗——多出去转一转。我们，不，杜西、莉希、玛丽·艾伦 和我，还有两只狗，经过草地到希顿-切普尔散步刚刚回来——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大约有 5—6 英里——，他们专门委托我告诉你，这两位可爱的女士 a - piece（这是郎卡郡的方言，我得到的这个命令也是用这种方言下达的）喝了两杯啤酒。自然罗，回家时我不得不让他们坐车

玛丽·艾伦·白恩士。——编者注
每人。——编者注

(好在离我们家大约步行七分钟远有一个车站),可是刚一到家,他们和我一起奔向你的德国淡啤酒。现在他们正在为自己准备茶,或者他们自己已准备喝茶,——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然后就读爱尔兰小说,准得读到上床睡觉,除非是为了避免单调而读一读“被判罪的民族”。看来,他们无论如何是喜欢这样的,既然谈起这个,我也就没有任何异议了。

好了,他们大家,其中也包括我,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如果你和摩尔在本月底到德国去,而且在9月底以前回不来,我很可能会在德国的一个地方同你们见面。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2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9年8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莉希吩咐我代她感谢你送的出色的和选得非常成功的礼物

原文是“Convicted nation”。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爱尔兰常常用这个词。——编者注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穆尔的《爱尔兰旋律》¹⁵⁴。你不能使她比这再高兴了。这些诗歌中大部分她从童年起就熟悉了，但几乎没有一篇是从头到尾都熟悉的，现在靠这本书，她可以唤起已经有些淡忘的记忆。

下星期日 将举行大型爱尔兰音乐会，所有的伙伴——芬尼亚社员和非芬尼亚社员，即被判罪的人和未被判罪的人，定会聚集一堂。我感到惋惜的只是，如果杜西离开我们，那末我家里所有的音乐才能都施展出来也都无法充分利用这本书；那时玛丽·艾伦将不得不学会这方面必要的知识。

你和摩尔什么时候出发去荷兰和德国¹⁵⁵？现在我总算了结了自己的事情。8月17日晚或18日晨，我必须到奥斯坦德，打算在那里逗留一星期左右¹⁵⁶。大概16号即星期一到伦敦去弯一下，好同你们在一起过一天，并且看看能不能约好在德国什么地方同你和摩尔碰头。如果不行的话，我很可能由奥斯坦德直接回家。但是我希望你们的计划当时能够完全定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莱茵葡萄酒产地喝上一瓶。

衷心问候摩尔和你的妈妈！

仍然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2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70年3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祝贺你的完全应得的成就¹⁵⁷。普鲁斯先生被迫在昨天的《每日新闻》上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致歉的话¹⁵⁸，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必须证明这些话都是空话，这并不困难。这里有一些材料，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里能否再找到一本波洛克和诺克斯的《报告》¹⁵⁹和《没有公之于众的事实》。

普鲁斯说道：

“至于他不得不在脏水里洗澡的申诉，委员会委员经过对狱规仔细调查后声称：‘对这种胡说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委员会委员说了什么呢？第23页：

“在洗澡的时间，他在三十人的一拨中站第一号，他没有被头一个叫去洗澡。原来，值日的狱卒一次从第1号叫起，下周就从第30号叫；第三周他先叫第16号和第17号，然而再转过来叫两边的人，以便每个人按次序都能头一个叫，否则会引起普遍的不满。对这种胡说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可见，罗 [萨] 不得不在犯人洗过澡的脏水里洗澡的说法并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奥顿诺凡·罗萨。——编者注

非胡说。不，他所申诉的就是这个事实。普鲁斯歪曲委员会委员承认的事实，说什么他们把这一事实说成是“胡说”。普鲁斯就这样解释真情。

关于事实本身，囚犯克朗梅尔声称（《没有公之于众的事实》第9页）¹⁶⁰：

“广大公众不知道，我们不得不在一些刑事犯先洗过的或和我们一起洗的水里洗澡”。

其次，我还想指出，penal servitude和法文的travaux forcés或所谓的galères是一个意思，正象convict prison=法文的bagne，而convict=galéien。

附上的剪报——本地的约翰·布莱特的报纸的社论。《曼彻斯特卫报》也刊登了关于这件事的社论，是转载昨天的《泰晤士报》¹⁶¹，但加了按语说，政治囚犯仍然有权要求受到一定的尊重。

注意：如果你那里没有上述的《报告》和《……事实》，那末我立刻就给你寄去。

你一定会看到，整个这件事使我的妻子多么高兴。她对你揭露这些肮脏行为感谢不尽，并寄给你一小枝三叶草，因为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而我们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三叶草。也给杜西附上一支三叶草。

苦役。——编者注

帆浆船苦役。——编者注

苦役刑。——编者注

苦役犯。——编者注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编者注

三叶草是爱尔兰的民族象征。——编者注

衷心问候摩尔、你的妈妈、杜西和海伦。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
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27

马克思致理查·乔赛亚·欣顿¹⁶²

华盛顿

[片断]

[1871年8月25日左右于布莱顿]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钱……由于公社事件，我们的开支和义务已经加重了，然而大陆的进款却因公社前的战争而中断。我们现在几乎来不及回答所有的来信，现在从这个国家（英国）各地纷纷来信，有的人希望得到有关国际的消息，有的是外省建立的支部的来信，还成立了一些爱尔兰支部，我们总委员会里现已有爱尔兰书记，由著名的芬尼亚社社员麦克唐奈担任。此外，还有人从印度和新西兰给我们来信。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有了恢复活动的迹象。梯也尔最终只抓到我们人当中的极少数人。在他的所有的俘虏当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协会的著名会员，只有两三个人失踪；他们可能在战斗的最后几天中牺牲了，因为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有人不止一次通知我们说某人被枪杀了，甚至连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然而其中

不少人突然重新出现，安然无恙地来了这里 或瑞士。

公社的流亡者在这里生活非常困难，有五六十人毫无生活来源。钱来的速度非常慢。将向贵国工人发出呼吁，我们期望这个呼吁会得到慷慨的响应。

载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
《世界报》第 3687 号

原文是英文

28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 伦 敦

[18] 71 年 10 月 22 日 [于伦敦]

瓦扬先生：

因为下星期一我要把小册子 交去付印，所以务请您尽快把修正意见寄来。

至于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¹⁶³，委员会（内有恩格斯、[马丁]和勒穆修）提出的初稿和总委员会投票通过的进一步修正，造成极大的混乱，我只好作通盘的修改。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 1972 年《社会史
国际评论》第 17 卷第 1—2 部分

原文是法文

英国。——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71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这个名字无法辨认；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是孔·马丁。——编者注

29

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¹⁶⁴

伦 敦

[18] 72年2月13日 [于伦敦]

阁下：

随信附上我手头仅有的一份《成立宣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30

恩格斯致威廉·伯斯¹⁶⁵

曼彻斯特

[草稿]

[18] 72年2月22日 [于伦敦]

为了回答…… 谨通知您，人们热心地向我推荐格拉泽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正派人，而且他没有丧失资产，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手稿上这里是删节号。——编者注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编者注

也未能够承担他所不能完成的义务；因此，假如我必须同他共事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开立一定数额，比如 100 到 200 英镑以内的信贷账户。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31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
伦 敦

[18] 72 年 4 月 4 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扬：

明晚 7 时等您来吃饭；还有…… 和几位朋友。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如果您把维尔塔尔的书 借给我（我不知道书名），就非常感谢您了。书中有我们关于法国内战的宣言 的法译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 1927 年《社会史
国际评论》第 17 卷第 1—2 部分

原文是法文

名字写得不清楚。——编者注

埃·维尔塔尔《国际史》。——编者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译自最早的英文本）。——编者注

32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

伦 敦

1872年5月24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扬：

赛拉叶从布鲁塞尔收到一封由当地几个流亡者写来的信。我认为，从这封信看来已经有必要在这里采取措施尽可能防止在公社社员当中发生新的悲剧。正是为此目的，我同赛拉叶商定请您（和通过您，请阿尔诺）、库尔奈和朗维耶明晚（星期六8时或9时，看您的方便）来我这里商量一下，我们必须做什么（当然，总委员会同此事没有任何关系）。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收到罗沙的来信。他现在在博里纳日煤矿工作。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1972年《社会史
国际评论》第17卷第1—2部分

原文是法文

信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笺上。——编者注

33

恩格斯致莫尔斯沃思

莱斯特

[草稿]

[1872 年 6 月 5 日于伦敦]

…… 格拉泽先生的信誉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毫不怀疑，您在同他的一切交易活动中总是可以证实此人的品质。至于他的资产，我无法提供任何确切的情况。但是，我完全相信他订货不会超过他的抵偿能力，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他提供一定数额，比如说 100 英镑和更多的信贷。我认为，开始时先把您的信贷限制在 200 英镑，然后随着交易的达成和您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可以增加数额，您尽可以放心。

假如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就这样做。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34

恩格斯致“施马尔特”公司
莱斯特

[草稿]

[1872年7月3日于伦敦]

格 [拉泽] 先生是个非常可敬的人,在布鲁塞尔很有名气,所以我相信,您会发现他在商务上永远是一个非常正派和讲信誉的人。据我所知,他没有丧失资产,假如我必须同他共事,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开立一二百镑以内的信贷帐户。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35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
巴 黎

1872年8月15日 [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从昨天收到的拉沙特尔先生的信来看,我今后应当把校样

写在公司的信笺上。——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编者注

寄给拉羽尔先生。但是拉沙特尔先生忘记把拉羽尔先生的通讯处给我了。所以我才给您写这封短信。

上星期我按照德尔沃先生给我的如下的通信处——圣乔治区封丹路 34 号——把第二篇手稿寄给了他。是否已经收到，我现在还没有得到确信。

我在上星期一还把由我签字付印的第 6 分册的校样寄给了他（我事先在校样上标出了少量的修改意见）。

我希望所有这些东西已经到了出版社。如果您收到第 6 分册并修改了，那末我同意您和拉沙特尔先生所要求的那样立即着手付印 1—6 分册。

请您费心趁返回的邮班给我回信。

真正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法文

36

恩格斯致马耳特曼·巴里¹⁶⁶

伦 敦

1872 年 9 月 19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巴里：

马克思请我把科学厅¹⁶⁷集会者的若干材料寄给您，现寄上；我希望这足够了。马克思说，他要给您寄去有关这些人的总委员会

通告。为了保险起见，给您附上一份，看后请归还。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大概在今年4月，一小撮据说代表某些谁也不知道的团体的人以夸张的名称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¹⁶⁸。他们自命代表的那些团体没有一个加入过国际。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国际会员，相反，有两个人是从国际开除出去的。正是因此，他们才竭力要谋得取代当时正在活动的总委员会的权利并把国际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总委员会的通告使他们成为全欧耻笑的对象，所以他们暂时销声匿迹了¹⁶⁹。现在这些人又在世界联邦主义代表大会的名义下出现了。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那个朗德克，就是他在对巴黎国际的最后一次审判会（1870年6月）上向警察局长郑重保证不再从事政治和国际的事务¹⁷⁰，接着被开除了伦敦法国流亡者协会。那个韦济尼埃——关于路易·拿破仑的下流丛书的作者，就是他被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委派的委员会开除出国际¹⁷¹，1872年被开除出伦敦流亡者协会。那个施奈德尔，就是他在德国报刊上被揭露为破坏工人会议的挑衅者（警察当局总是在第二天早上为他及其帮凶打碎玻璃、镜子和家俱承担责任）和骗子。那个泽伦斯基，他们的左右手，以及阿道夫·斯密斯等人。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几个新的爱出风头的人，例如，波兰人米莱斯基，他在代表会议期间仅仅为他自己把一切讲话翻译成波兰文，因为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出席会议的唯一的波兰人；还有乌代，对于他在公社期间的冒失，许多人还记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恩格斯的签名由抄录者证明无误。——编者注

忆犹新。请您再补充几个东头的穷困的德国工人，这样您就有了这个世界代表大会的全体人员的名单，共计 25 个骗子和蠢货。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870。报告。讨论会。文件》1971 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37

马克思致范·德尔·维利根¹⁷²

伦 敦

1872 年 10 月 4 日于伦敦

阁下：

非常感谢寄来您的小册子。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过一些时候才能出版，到时候我将给您寄一份。

附上我的著作《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分册。同时寄上现已出版的德文第 2 版的四个分册。

由于没有一丝一毫的时间和过分繁忙，我未能早一点答复您的各次来信，请您多加原谅。我很希望在下周能有一个晚上（比如，星期三）在我家里见到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38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¹⁷³

牛 津

1872年10月30日照例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假如你认为，我能甚至用一丁点醋来恶毒地破坏你的蜜月的甜蜜，你大概是把我看作一个非常残酷无情的人了。如果莫特斯赫德或吉约姆这样说我，我并不会感到惊奇，而你！我根本没有怀疑到，会有一号报纸上刊载了这篇关于某个大人物 的短评，我最好不直呼其名，而假如我看了这篇短评，那么我会把这号报纸扣下来或者用俄国书报检查的办法稍微戏弄你一下。

你信中谈到牛津居民，只是以可悲的方式证实了一个同样可悲的事实：全世界的女房东都一个样；的确，还不知道，女房东或男地主，谁更坏。零售和批发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斯腾豪普的女房东和韦斯明斯特侯爵 之间的区别，都是一回事。

拉法格夫妇现在住在这里，而你无疑会时常希望到这里来，我希望你记住，我们家里永远有足够的地方给你和龙格（所有叫沙尔的人里面最好的人）住；而且还为他准备了一张床，他在上面

《解放报》。——编者注

指蒲鲁东。——编者注

文字游戏，男地主（landlord）是世袭大地主，这个词常同landlady（女房东）一起被用来指一个出租房舍的男主人或女主人。——编者注

伦敦整个一个住宅区的房产主。——译者注

用不着斜着睡，全身可以伸直。我一谈起这件事，马上就闪出一个念头：明晚七点整我们等待你们全家人来吃饭，包括拉法格夫妇、海伦和其他人，在这里看到你，对他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件意外的乐事吗？我不能更早地写信说这件事，因为这只有在今天才能最后决定，要知道摩尔工作太忙，不能给一句肯定的话。但是，我知道你甚至明天早上也完全能作出决定，所以我希望你来。而因为通常都出售有效期为三至四天的往返车票，你可以在这里待几天，龙格也可以星期六抽时间来，以便星期天或星期一早晨把你接回去。假如你乘两点三十分的火车（只要我的旧列车时刻表还有效），你就可以及时赶到；甚至我们还能在吃饭前上梅特兰公园去一趟，看一看他们情况如何。我希望你明天早晨吃早饭时认真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至于纯洁派、非纯洁派和半纯洁派¹⁷⁴，我很少见到他们。纯洁派打算出版一本包含他们的全部牢骚的小册子，但是，他们是否会用很多篇幅谈论我们，这对我来说暂时还是个秘密。无论如何，他们是想建立独立的团体，把任何反革命倾向清除出去。

上星期日 摩尔给手工业者作了讲演¹⁷⁵。我把肖莱马的朋友、一位德国化学家兼厂主（“象你的兄弟，向来是一个非常可亲的普洁尔茨人”——肖莱马在一封公开的信中就是这样描绘他的！）带去；他敢于提出某些反对意见，但遭到列斯纳和一些其他工人的坚决回击。

总之，我相信你的天赋的精力，你明天定会作出勇敢的决定，

马克思家住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编者注
《国际和革命》。——编者注
10月27日。——编者注

到这里来。这可是一件大乐事。我的妻子 和彭普斯 以及我本人都衷心问候你们夫妇！

你的 老弗·恩格斯

这一页自然是专门为了龙格才用德文写的。拉法格德文掌握得不坏，他能听懂摩尔的讲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870。报告。讨论会。文件》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39

马克思致威廉·赖利

伦 敦

[18] 72年 12月 23日 [于伦敦]

亲爱的赖利：

如果黑尔斯寄来回信，最好马上通知我，以便把他的信和我们的回信登在同一天的报纸上¹⁷⁶。同时，也不妨在编者按语中声明一下，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特别是在他分发明信片¹⁷⁷之后，《先驱报》将不再接受他的稿件。

兄弟般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玛丽·艾伦·白恩士。——编者注
《国际先驱报》。——编者注

40

恩格斯致鲁道夫·宰弗特¹⁷⁸

莱比锡

[片断]

[1873 年 1 月 15 日和 20 日之间
于伦敦]

[1872 年] 12 月 31 日——致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的信¹⁷⁹。

[1873 年] 1 月 6 日 (致芬克) 一些印刷品,《国际先驱报》第 38 号¹⁸⁰及其他。

1 月 7 日 (致芬克) 内有关于普鲁士的文章 的挂号信。

1 月 15 日 (同上) 又是两号《国际先驱报》¹⁸¹和印刷品。

相信一切都已顺利寄到。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编者注

41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圣塞瓦斯田

[草稿]

[1873年2月下半月于伦敦]

公民：

我接受您的关于撰写卡尔·马克思简历的建议，这个简历同时也是 [18] 48 年以前德国共产党和 [18] 52 年后社会党的简史。

从这个角度撰写的一个人的传记会变成一个无疑以马克思为其最高体现的党的历史，这也会引起法国民主派的极大兴趣。正是这种考虑激励我丢下我的工作，致力于这一著作，要写好这样一部同它的主题相称的著作，需要不少的研究工作和时间。但是我只有在您在第二封信里把您的条件告诉我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而您的条件——显然由于疏忽——在您 2 月 14 日的信¹⁸²里并没有提到。

第一次发表于 1972 年 9—10 月
《莫里斯·多列士研究院学报》
第 28 期

原文是法文

42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圣塞瓦斯田

[草稿]

[1873 年 3 月 16 日和 21 日之间
于伦敦]

公民：

根据您 3 月 16 日的来信判断，您似乎以为，我“表示愿意给您写一本有关共产党的书”，其实正是您建议我写一部卡尔·马克思的严肃的传记，并要求我写这个党的历史。既然马克思的生活的实质始终是他的活动，叙述他的生活也就是写哲学发展史，从 [18]42 年开始的德国的和 International 的革命运动史，也就是研究他个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情况以及他的著作所起的作用。如果您需要记者写的传记，那么早已经有了。其中有一篇刊登在《画报》¹⁸³上，如果您寄给我一份，我准备给予必要的订正。

我把我打算进行的研究看作是严肃的劳动，所以如果设想您有意在这件事情上充当资本家，而又不准备遵守连在我们资产阶级社会也承认的通行的社会准则，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付给报酬，那是对您的侮辱。不过，既然您声称增加自己的资本只是为了用它来为社会服务，那末我同意付出劳动，条件是，您拨出一笔款子来创办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急需的国际性周刊，这个刊物将

见本卷第 452 页。——编者注

由马克思来领导。

第一次发表于 1972 年 9—10 月
《莫里斯·多列士研究院学报》
第 28 期

原文是法文

43

恩格斯致瓦尔特·惠特¹⁸⁴

伦 敦

[草稿]

[1873 年 6 月 24 日于伦敦]

阁下：

为了答复您的询问，我冒昧地通知您，我认为德·摩尔根先生是个很正派的人，但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有多少资产。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44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¹⁸⁵

彭 赞 斯

1873 年 12 月 23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尊敬的朋友：

您久不来信，我深感不安，因为勒布朗先生根本无法告诉我

您在什么地方和干什么事情。从您的来信中，我遗憾地得知，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仍然热切地希望彭赞斯的温和的气候和您的健壮的身体能够使您很快治愈咳嗽，说起来，这种病全国到处都有。通常说，这是一般的季节性疾病。

我的小女儿 和我在哈罗格特住了三个星期，是给我们治病的大夫 让我们去的。安宁的生活、新鲜的空气、矿泉水和愉快的散步对两个病人的康复大有裨益。当我们到达时，旺季已经过去，所以我们在自己的旅店里过着“幽闭”的生活。只是在我们逗留的最后几天一个英国国教教会的牧师的出现才惊动了我们并多少感到有些快活。他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老人，看不出有任何一点虚套，喜欢唠叨一些旧事，举止高尚，只是非常讲究吃喝。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基督教徒，不过这个词本身只有在旅店的老板给我们送饭菜时才能用。譬如说，羊肉饼有哪一点不怎么够味，他就会说，这个羊肉饼不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做的。他游历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并且是欧洲各种旅馆的一切优缺点的活手册，始终在徒劳地寻找人类的典范——完人，不，是厨子。同时，他不断地恶毒挖苦黑色地区 的矿工们贪得无厌和挥霍，而他自己却在德勒穆当神职人员。这个人使我和爱琳娜有理由经常想起和说起您，因为很难想像有更鲜明的对比：您可以说是未来的新社会的人将会成为的那种人的典范，而他这位牧师是旧社会的人千方百计成为那种人的刻板的化身。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爱德华·龚佩尔特。——编者注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指斯泰福郡和瓦瑞克郡的煤矿和炼铁地区。——编者注

今天我给您寄去《资本论》后三个分册；总的说来，他们不象前几个分册那样抽象。如果它们能多少排遣一点您的孤独的时间，那我将是很荣幸的。总之，应当说，我的观点开始在大陆工人当中传播，那里对此不满的上层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的正式代表正在对此大吵大嚷。

在贫穷的西班牙，如果法国反动派不占上风，局势还可以挽回。尽管西班牙人缺点极多，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勇气。如果以高昂代价获得的经验能够帮助起义的领导人摆脱漂亮又空洞的法国高调，下功夫研究现实的运动条件，西班牙工人阶级起义——它是不成熟的和无意义的¹⁸⁶——的失败就是有益的。我们在马德里和瓦伦西亚有很好的人。而在里斯本我们有真正优秀工人的核心。

在美国我们的宣传由于危机而大有进展。危机对我们来说起了动员作用。

在德国，我们在即将来临的选举¹⁸⁷中肯定会把不少于一打有知识而又干练的工人送进议会。这个国家的工业的飞速的和强有力的发展是我们很好的代理人。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想要打击无产阶级报刊，因为“上流的”报刊承认自己对付不了它，老国王很快就会呜呼哀哉，而他们继位者未必敢一上台就开始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

在俄国——由于解放农奴之后发生的社会瓦解和财政混乱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同时由于人民不满于国家的威信因普鲁士的

《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未来的威廉二世。——编者注

胜利而丧失和不满于国内政策摇摆不定（今天让步是为了明天用超反动措施来加以补偿）——普遍动荡的因素正在积累。

可见，亲爱的朋友，不论那里的情况怎样，世界仍然处于运动状态。一旦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本身即俄国的基础发生动摇，法国上层阶级的孤立无援的努力能有什么价值呢？

我自己并且代表马克思夫人最衷心地问候奥耳索普夫人并致以最美好的新年祝愿。

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我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向您问好并会很快给您写信的。

第一次用原文和日文发表于
1969年《经济学论集》杂志
东京版第35卷第1期

原文是英文

45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布鲁塞尔

1874年7月23日 [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公民：

收到您前次来信¹⁸⁸后，我就把信的内容通知了罗什弗尔，但是他已经与一位英国出版者签订了合同，此人目前正在伦敦出版英文和法文的刊物《灯笼》。

至于我们这本书 出版工作中断,请您相信,谁也不会象我这样难过。问题并不在于作一些修辞和事实上的改动,看来您正是这样看的;我曾经不得不,并且现在还是不得不几乎重新全部改写。既然必须完成这项棘手的工作,那我就在许多地方补充发挥一些新的重要的原理¹⁸⁹,使得法文版和德文原本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在《跋》¹⁹⁰里加以说明。至于我的朋友们——法国人,他们只是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修辞问题上可能有所助益。

我前几次的信应当会使您相信,妨碍我完成这一工作的仅仅是身体的不适。我的健康状况由于我的家庭连遭不幸而更加恶化了:我们失去了龙格夫人的唯一的孩子,十个月的小天使,他突然死于霍乱;而我的小女儿 身患重病已有好几个月了。

然而,我的医生 暂时禁止我做一切工作,反复交代说,到卡尔斯巴德去,那里的矿泉水可以完全治好我的病。我 8 月 15 日要到那里去,以便 9 月底恢复工作,我向您保证,这部著作将于 11 月底完成¹⁹¹。考虑到淡季到来,这种拖延现在已无关紧要了。

其实,以往的拖延(对此我没有任何责任),而且缺乏任何宣传(巴黎的局势所造成的)早已使以分册形式出售成为不可能¹⁹²。我手中有一封您的信(寄自圣塞瓦斯田),您自己在信中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且还说,当这本书整个出售时,就会畅销起来。

您对这本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忍受着由此书所引起的

《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沙尔·龙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爱德华·龚佩尔特。——编者注

种种不快，对此我永远深为感谢。现在，在法国，象各处一样，人们愈来愈感到需要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了。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 1950 年 5 月 4 日
《法国书信》报第 310 期

原文是法文

46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¹⁹³

1875 年 7 月 12 日

亲爱的公民：

您把事情告诉我，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将立即写信给拉羽尔先生，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在此期间，请您把这个塞卜洛士、财产法定管理人¹⁹⁴的名字和地址写给我，并告诉我一位律师的地址，必要时，我可能找他帮忙。

如果法国政府想要出丑的话，我同欧洲新闻界有许多联系，可以象它所希望的那样，为它效劳。

您的忠诚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中文发表于 1983 年 3 月 9 日
《人民日报》

原文是法文

47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维也 纳

[18] 75年9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劳斯：

我向您介绍持信人，前巴黎公社委员，我的朋友列奥·弗兰克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附上一张新的照片，因为头一次照得不好。如果您把自己的新医学科学概述¹⁹⁵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若不是法国警方千方百计拖延和阻挠法文版《资本论》全部分册的出版，您也许早就收到了。它想必很快就会问世的。

我和我的女儿爱琳娜向您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1978年5月《道路和目的》
杂志第5期

原文是德文

48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维也 纳

1875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将从我女儿的信中得知，您往伦敦给我寄的三封信，我一

封也没有收到，我写的信和寄给我的信（在我逗留卡尔斯巴德期间）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是施梯伯干的！所以，以后给我来信请写以下地址：伦敦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54 号约翰·威瑟斯先生收。

我没有从卡尔斯巴德给您写过信，因为据您在那里的朋友的话来估计，您要从格梦德回到那里。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 1978 年 5 月
《道路和目的》杂志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49

马克思致莫雷尔

[约 1875 年秋于伦敦]

莫雷尔先生：

请您通过您的邻居泰斯先生告诉我，我交给您的三册《资本论》情况怎样。

祝好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资本论》第 1 卷。——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资本论》第 1 卷法文版。——编者注

5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6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

寄上——以转交给在开姆尼斯的那个人——莫斯特的小册子一本，改正了许多十分重大的刊误¹⁹⁶。

代表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马克思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经奥斯坦德寄莱比锡（德国）酿造街 11 号

威·李卜克内西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写在明信片上（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的绰号。——编者注

现名：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

约·莫斯特《资本和劳动》。——编者注

5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 76 年 8 月 20 日于兰兹格特
卡姆登广场 11 号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多谢杜西的来信。信已立即转寄给燕妮。

琳衡 在这里出了一件怪事，很有损于健康。上星期二，她跟我妻子一起去游泳，她的头开始痛得很厉害，几乎痛了三天。星期五，她又去试了一下，她的头立即又痛了起来，而且痛得更加厉害。星期五晚上她情况很糟，完全不能入睡，只是到了星期六白天才睡了一会，然后又一次强烈发作，到深夜才停止，后来她睡得很好，今天又觉得很好了。结论是：至少今年她不能再试图游泳了。

琳衡早已打算第二天返回伦敦，但是我们劝她在这次有时非常厉害的发病之后再休息一天；所以，她星期二才能动身回去。我们想，如果星期三您能来这里，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到下星期五，我们就能一起回伦敦。因为从好望角开出的轮船要走整整 30—31 天，所以小卡罗琳 也不可能在 9 月 3—4 日以前到达，即

燕妮·龙格。——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尤塔·卡罗琳。——编者注

您回去以后还要过 3—4 天。

我们在这里也简直热得受不了，后来一连几天雷电交加，从昨天开始下了雨，不过现在又放晴。我妻子觉得很好，游泳对她特别有益。她，还有琳衡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忠实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870。报告。讨论会。文件》
1971 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52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利明顿

1876 年 10 月 16 日 [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

勒布朗先生前几天告诉我您的妻子逝世了，而我甚至到现在还认为几乎不可能给您写这样一封短信。谁有幸认识您的高尚的生活伴侣和赞美过她，他就不会用普通的空洞的安慰话去惹您伤心。实际上，只是她对您的爱和她怕留下您一人受孤独使她具有力量，去非常勇敢地同重病对抗和非常坚强地为自己的生命同自然去抗争。我希望，您对人类的爱，您对人类生机的一切表现的热忱关注将帮助您经受住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致以兄弟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 1970 年《经济和社会》日内瓦版第 4 卷第 11 期

原文是英文

53

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利明顿

1876年10月1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从马克思那里得知，您妻子的逝世使您遭到最沉重的打击。我完全可以想象，在幸福的五十年之后，这个损失必定使您陷入非常可怕的和阴暗的孤独感。但是，我充分了解您的性格，所以相信您会逐渐战胜这个打击，而且不会丧失信心。您必须至少活到您在长达整整两代人的生活中为之活动和奋斗的事业得到最初胜利的时候。在东方，目前有些事件正在成熟，它们必定会加快并能够引起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同时，请您允许我向您保证，我和我的妻子衷心地同情您的痛苦。我不再多说什么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安慰是不适当的。

致以深切的同情

永远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54

马克思致沃耳曼夫人

卡尔斯巴德

1877年3月19日 [于伦敦]

[梅特兰] 公园路 [41号]

最尊敬的沃耳曼夫人：

我没有及时复信，是为了能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同我的一位朋友，从前的商人商量一下。他在长期外出之后于前天才回到伦敦。

如果有您所说的那样的收入，您可以体面地生活在伦敦，当然，只能过俭朴的资产阶级生活。目前伦敦大概是欧洲真正生活费用最低的首都；另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在这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日子，自然在表面上并不失体面，而且任何人甚至富人也没有必要大手大脚地过日子。城市大，人口多，就避免了在其他城市或多或少必须遵守的许多虚礼。至于教育，在所有的公立学校——这是我甚至从经济的角度可以向您推荐的唯一的一类学校——都还有德语教师；这些学校在一些方面不如德国，而在另一些方面比德国的强。但至少，特别是对于一个应当被培养成能够适应生存斗争的孩子来说，英国在教育方面是德国不能比拟的最有益的学校，而德国则是一所大兵营，奴仆室和儿童室。

至于私人教学的德语教员，那末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很厉害的，因此他们的报酬并不高。

这里象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一样，经济危机到处可见，而在我看来，还没有达到顶点。在达到这个顶点之后，建立新企业的最有利的时期也就到了。您迁居伦敦愈早，您的丈夫就愈能很快地和放心地采取准备措施。

用不着硬说您也会相信，我的女儿们会把您迁到此地看成一件意料不到的乐事。

向弗累克勒斯和可爱的孩子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假如您愿意翻阅一下《资本论》，那末最好从最后一篇，第 314 页开始。在科学叙述方面，作者不得不遵守规定的次序，然而对读者来说，另一种叙述次序常常更方便，更符合他们的愿望。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55

马克思致尼古劳斯·德利乌斯¹⁹⁷

[18] 77 年 8 月 25 日于诺伊恩阿尔
疗养地弗洛拉旅馆¹⁹⁸

尊敬的教授先生：

我的女儿爱琳娜在这里同我一起疗养，她荣幸地为伦敦莎士

《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卷第 8 篇（《原始积累》）。——编者注

比亚学会把您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的文章译成了英文，她很希望认识您。如果您感到方便并确定见面的日子和时间，我将不揣冒昧地把我的女儿介绍给您。

尊敬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们在这里大概还将呆上 8—9 天，如果风和日丽，将到黑林山去远足。¹⁹⁹

第一次用中文发表于 1983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报》

原文是德文

56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伦 敦

[片断]

[18] 78 年 2 月 4 日 [于伦敦]

如果您以为我把迪斯累里看成是伟人，那您就错了。他永远是一个自私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论天赋本领如何，也永远欠缺点什么东西。不过，瞎子国里独眼称王云云！

假如您以为 Commonplace 勋爵是一个容易征服的微不足道

马克思借用一句著名的法国谚语：“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 les borgnes sont rois”。——编者注

本意是：大家的地方，老话，老生常谈。这里指得比。——编者注

的人物或对手，那您就更错了！相反，这是不列颠帝国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古老的有封号的贵族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大资产阶级的精神化身。说实在的——这是贵国资产者的唯一值得注意的角色，所有其余的——只是样子货。因此应当用动听的言词、泛泛之谈和空洞的空话来对付他们。Commonplace 勋爵有这样的力量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得比伯爵，蜕化的贵族和暴发户的经纪人就得虚构出这么一个人来……

土耳其和奥地利是欧洲旧国家制度的最后的支柱……如今这个制度在以后多次战争过程中将崩溃，从而将加速社会危机并吞没一切所谓的强国，一切这些虚构的强国，而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以便为欧洲社会革命腾出地盘。

无论如何，我们的敌人正在为自己掘墓！

第一次发表于 1966 年 11 月 28 日
《萨泽比·帕克·伯内特公司》书目

原文是英文

57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²⁰⁰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78年3月29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幸亏您通知我减价出售，我虽然去晚了一点，但总算弄到第4卷（工业法令）。我不打算回答您了，除非我最后抽出时间翻阅

它，而且认为它对我的目的是很有益的。

我很想通过书的交易弄到格拉高的第2卷²⁰¹（它可能被禁），以及鲁·迈耶尔为之受到审讯的著作，但是没有如愿。因为上述的迈耶尔在法庭上说我是他著作的“科学性”的权威性证人，所以他本来应当出于礼貌把书寄来让我看一看。

最后，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就是：如果不太费您的时间，请给我寄一份佩罗发表的关于股份公司等等的书目。²⁰²

我从彼得堡考夫曼先生那里收到（俄文版本）他的关于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的大部头著作，以及他的英国银行史等等。我目前只看完了前一本书。这是对自以为极具绝对“科学性”的滥设企业和欺骗经济学的措词“冠冕堂皇的”热烈的颂扬。不过这种著作还是很有益的，因为颂扬——如果它确有内容——会无意地和违背作者意愿地导致这样的结果：与讲道德的庸人相反，或好或坏地表明这个庸人斥之为“缺德”“胡为”等等的东西同生产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的相互联系。

从前我订过《法兰克福报》，但因为该报对于仅仅从“瑞士的”观点来看才可能出现的东方纠纷持有荒诞的幻想，我不订了。现在我的一位在德国的朋友有时麻烦我，给我寄来一份他感到兴趣的这个报纸。我通过这个途径收到的不多的（但却是“多余的”）东西给我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报纸的方针有了重大的改变。是不是这样？宗内曼先生会不会再“向右转”？

我希望您那里的气候比我们这里好。自9月中旬从德国回来

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编者注
伊·伊·考夫曼《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编者注
伊·伊·考夫曼《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银行业史》。——编者注

后²⁰³我一直不停地咳嗽，很受折磨。

致以热烈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58

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
(瓦尔德施泰恩)²⁰⁴

伦 敦

[18] 79 年 12 月 13 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尔德施泰恩：

明日（星期日）两点，望你赏光同我们一起吃餐饭。有一个年轻的俄国人 也将出席，此人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个“典型”。不用害怕！他不带匕首，也不带手枪和爆炸性的“化学物”。而且你的名字还没有列入“黑”名单。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可能是指尼·瓦西里也夫。——编者注

59

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²⁰⁵

利明顿

1879年12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

非常遗憾地得知您病了，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希望您的双脚很快都会痊愈，您就可以活动。我知道，一般的散步对您来说一定是不够的。

目前，我们这里一切都还不错，我们那些病人和半病人似乎都在逐渐康复。

《派尔-麦尔新闻》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猜测会出危险，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他大概也不能分辨什么是假象和实情。无疑，俄国的破产正在成熟，随时都可能发生。俄国的专制制度的崩溃对德国和奥地利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无疑的。然而，那里是否会马上爆发，而且是否大体上会成功，——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此人断言，现在已成为大陆普遍规则的对男性居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制度将导致大批军队内部的革命化，这说得也很对。不过变化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于德国，这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表现出来。每年随着一批新兵入伍，可以看到军队里经常渗入新鲜的革命成份，这成了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主要理由。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及其整套恐怖措施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这一点上星期

四又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了。1878 年最后选举时，在马格德堡我们的候选人 只获得投票数的三分之一。现在那里又举行新的选举²⁰⁶，我们的候选人 得了几乎投票数的一半，复选时可望通过。怪就怪在这个候选人是老皇帝威廉和他原来的情妇女演员菲勒克小姐的非婚生子。

不管怎样，俄国一爆发必定会加速中欧和西欧的运动。维也纳政府和柏林政府失去反动势力——专制的俄国政府——的稳固支柱以后，也就会丧失任何勇气。而俄国成功的革命运动对中欧群众在精神上的影响必定是很大的。

如果俄国为了避免革命而投入战争，那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糟糕。但是，只要俄国人还没有与法国缔结同盟，他们未必敢这样做。

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当前的俄国危机，是 1848 年以来最重大的危机，来年春天总会爆发，我希望您恢复体力，能享受到暴风雨时代的乐趣，这个时代，看来就在前面等待着您。

真正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 1970 年 4 月 19 日
《新德意志报》第 107 号

原文是英文

威廉·白拉克。——编者注
路易·菲勒克。——编者注

60

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
(瓦尔德施泰恩)

伦 敦

1880年1月26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尔德霍恩：

你如不在家，我就留下这个字条。如果天气好，我准备星期三晚上七点来，也就是说，不是冷得对我的 *corpus delicti* 的当时状况来说受不了，我就来。世上一切的诺言都是相对的。此致
敬礼。

你的 摩尔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文字游戏：“corpus”是机体，身体；“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编者注

61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伦 敦

1880 年 8 月 15 日于兰兹格特
坎伯兰路 10 号

阁下：

今天我刚收到您的信。我同我的家属都在这里，要是您有空到兰兹格特来，我非常高兴。²⁰⁷

您的真挚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伦敦滨河路诺福克街 12 号

约翰·斯温顿先生收

第一次用原文和日文发表于
《马克思 资本论 出版经过》
1971 年东京版

原文是英文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²⁰⁸

卡尔斯巴德

1880年11月12日 [于伦敦]

匆匆！

亲爱的朋友：

附上给我女婿龙格的介绍信。他一定会将您介绍给罗什弗尔。

现在大概您已收到了我妻子终于寄出的信。她和所有生病的妇女一样，对目前给她治病的那些医生总是不相信。

致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信封上亲笔写的地址：]

卡尔斯巴德（奥地利）弗累克勒斯先生收

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俄文第2版第50卷

63

恩格斯致哥特利布·雷姆克

伦 敦

1881年4月2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雷姆克先生：

我刚接到消息说，我的一个兄弟偕同家属今晚乘火车路过这里，他们将在这里逗留几小时，我不能不作陪。因此我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参加俱乐部新址的隆重开幕，十分抱歉。²⁰⁹

祝俱乐部取得最好的成就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西）柏林
1970年《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
术通讯》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6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²¹⁰

阿尔让台

1881年8月20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亲爱的：

上面歪歪曲曲潦草的字你大概看不清楚写了些什么。但重要的是：妈妈和海伦昨晚顺利到达了。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65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²¹¹

苏黎世

[18] 84年4月22日 [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信和手稿²¹²以及给尼姆的小照都收到了。最近我要多写些，加紧研究摩尔根，直到今天我才能够重新写它。

见本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

请你转告印刷厂，我首先必须对《反杜林论》和《农民战争》作重大修改。所以我只好坚持，在我脱稿²¹³以前，不要出任何新版。爱德一回到那里，也就是再过七八天，我就给他详细写封信，因为他必须管这些事。

因此，请你注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行字也不要排，我是不能同意的。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66

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²¹⁴

巴 黎

1884 年 7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杰维尔公民：

感谢您寄来您的讲稿²¹⁵。最后一份是昨天寄到的，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它无疑同以前的讲稿一样出色。我想向我们的朋友建议将这些讲稿译成德文，并且以你们在巴黎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发表。这正是我们目前宣传所需要的。

是否能请您将附上的字条转交拉法格，而不让他夫人知道？他

伯恩施坦。——编者注

会向您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不过，这完全是没有恶意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法文

67

恩格斯致约翰·林肯·马洪²¹⁶

伦 敦

[1885年6月12日于伦敦]

[片断]

寄费 —— 6 便士

邮票

(附上的) —— 3 先令 2 便士

请立即把另一份第 1—5 期杂志 寄给我；这些杂志是准备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 用的。

如果以上账目不对，那就请告诉我，还应该付多少钱。

您的真挚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显然是《公益》杂志。——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编者注

68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璠

[18] 86 年 4 月 12 日于伦敦

衷心祝贺克拉拉的订婚之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69

恩格斯致霍利德·斯帕林

伦 敦

1886 年 12 月 7 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阁下：

您所说的著作²¹⁷目前还没有已发表的英译文，特此奉告您本人。

我以私人的身份告诉您，因为我看这类东西在《公益》杂志

信写在名片上。——编者注

上发表没有什么意义。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信尾写的字:]

霍·斯帕林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70

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²¹⁸

伦 敦

1887年3月23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特利尔先生：

刚刚收到您的三本手稿，不胜感谢，只可惜在本周末之前我不可能阅读；而等我的眼睛不太严重的炎症消失之后，我才能着手此事，在您从哥本哈根回来后，我将很高兴请您到舍间来见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丹麦《工人运动史
研究通讯》1975年2月第4期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译稿。——编者注

71

恩格斯致茹尔·盖得

巴 黎

1887年6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盖得公民：

我很愿意协助在复刊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刊登《雾月 18 日》²¹⁹，但存在两个小小的障碍。

首先，如您所知，共产主义宣言 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时本来还应当出单行本²²⁰。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这并没有出版，所以我希望相信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的眼病已经持续了 6 个月，在这期间我无法承担任何写作义务。因为完成这个译稿之前，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出版工作十之八九要中断，整个事情要告吹。

因此，我请求您暂时把这个计划至少推迟一段时候；以后，等我恢复工作时，我们再反过来谈这个问题。

衷心祝愿《社会主义者报》取得成就。

完全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
1971 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法文

72

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

巴 黎

[18] 88年4月2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杰维尔公民：

感谢您寄来的关于巴尔扎克的小书，我将欣然拜读。在我看来，巴尔扎克是塞万提斯之后的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从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社会的最直言不讳的史料研究家。我喜欢巴尔扎克的一切作品。

您对马克思的公式解释得完全正确。手稿上这个公式明明写的是： $G-W \begin{matrix} A \\ < \\ P_m \end{matrix}$ 只是由于印刷工人自作聪明和任意处理印成 <，才产生了各种误解。

18页上有完整的公式

$$G-W \begin{matrix} A \\ < \\ P_m \end{matrix} \dots P \dots W \dots G \text{ 或 } G-W \begin{matrix} A \\ < \\ P_m \end{matrix} \dots P \dots (W +$$

w) —— (G + g) 也就是表示：

变成W（商品）的G（货币），这样的商品由A（劳动力）和P_m（生产资料）所构成；这种商品W经过生产过程P变成新的价值大于W的商品W（具有新的质，但是这一点在这里与我们不

加·维杰尔《妇女和爱情》。——编者注

《资本论》第2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9页）。——编者注

相干,因为这里说的只是价值),因此它等于 W 加上某种增长额 w ($W + w$); 这种 W 又换成货币,即大于 G 的 G 或等于 G 加上增长额 g ($G + g$)。

符号——表示交换的过程; 符号.....表示, 某种价值经历一种不是交换的形式变化, 在这个地方是生产过程。

如果您需要别的解释, 我随时听候您的吩咐。我担心, 这第 2 卷会给您添不少麻烦, 但不能用新的惊人的解答来酬劳您。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事情; 结论在理论上是高超的, 但没有直接应用。这就是我特别焦急地等待出版它的法文译本和英文译本的原因; 作为它的必要补充要有第 3 卷。

请接受我的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唐蒙日
《马克思主义传入法国的
经过》1969年洛桑版

原文是法文

73

恩格斯致阿曼特·戈克

伦兴(巴登)

[18] 88年6月2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戈克:

此地一所大学的全部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讲座也让妇女听, 费

《资本论》。——编者注

用与男子相同。只是雷伊·朗凯斯特的讲座不让妇女听。各科费用不同，详情在答应给我的简章中都有，我一收到简章，当即给你寄去。

如果需要听医学讲座，那应当介绍你去罕丽达大街的女子学校。关于这个学校，我也希望能够打听详细一些。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
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74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²²¹

勒·佩勒

1888年9月5日 [于纽约
尼亚加拉瀑布]斯宾塞大厦

亲爱的劳拉：

在纽约度过了一周，又在波士顿停留一周之后，这个星期日早晨我们就到达这里。你们不要相信，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度，——这是世界上一个最老式的地方，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外省，而同美国人相比，我们都成了巴黎人。在轮船上，我一眼就看到，美国姑娘完全是乡下轻浮娘们的打扮。家具是旧式乡下住宅

写在旅馆信笺上。——编者注

里的样式。在波士顿马车的样式是我 1838 年在伦敦²²²最后见到过的那种。他们把大批最时兴的东西做成这样陈旧的样式，其中有许多丝毫没有改进，没有一件看起来是漂亮的。美国人总说，他们是最先进的民族，这种说法在下面的意义上倒是的：美国人根本不容忍让别人在街上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一定要把别人推开并赶过去，而且很粗暴，甚至在这里的雅典，即波士顿也是如此；妇女和男人一样地乱挤，甚至在我们这些可怜的善良的欧洲人看不出这种匆忙和粗暴行为有任何一点理由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而这些东西只有在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民族那里才可以看得到。他们象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当事情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发生不快时，他们表现得很能容忍，但是一旦他们着手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踏踏实实地干。例如，纽约州当局征购了瀑布附近的所有土地（美国一侧），把所有经纪人、小商人和纠缠人的小贩统统赶走，把这块地方变成一个免费公园，人们在这里不受人骗，也不会遇到警察和公园的看管者，可以在铺得很好的路上自由漫步，沿着安全的台阶一直登上瀑布的顶端——这是你们在欧洲任何类似地方所看不到的。美国人这样做了，这个事实本身使得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一侧也这样做，以吸引逃避加拿大经营方式的游客。

纽约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首府来说占据着少见的最优越地理位置。那里一切用手工做的东西都很蹩脚，只有巴托尔迪建造的自由神塑像例外，它不仅壮观，而且从大小和比例来看同周围的一切很协调。我们到达纽约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觉得仿佛走进了

指尼亚加拉瀑布。——编者注

但丁的《地狱》的一层。在喧闹、人群和拥挤方面，伦敦与它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马路比欧洲最偏僻的乡间马路还要差。在头顶上高架铁路隆隆作响，成百辆电车叮叮当当地在你身旁飞驰而过，可怕的嘈杂声来自四面八方，而最可怕的是河上的所有轮船发信号时刺耳的强烈的雾笛声（这里现在还没有使用汽笛）。每家商店上面都装有不加任何掩盖的弧光电灯，它们的用途不是给你们照亮，而是充当吸引你们注意的广告，照得人什么也看不清，眼前一片模糊。简单点说，这个城市是只配世界上形象最丑陋的人群居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象从蒙特卡罗被轰出来的赌场庄头。

尼亚加拉很美。瀑布只是它的桂冠。上下都有石滩，上游有美丽的小岛，植被丰茂，下游有奇妙的曲折的狭谷，在我看来，这一切甚至比“雄伟的”景色本身更令人喜爱。

我们从这里沿着圣劳伦斯河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然后从香普冷湖和乔治湖上返回美国，再乘轮船沿着哈德逊河而下，到达纽约，19号登上“纽约号”，估计28日，最迟29日，即可返回伦敦。

照片上的小轮船，这是“雾姑娘”：它可以开到瀑布的跟前（在这种情况下要穿上雨衣和戴上雨帽）。昨天我们进入了瀑布的河口霍尔苏-福尔斯（照片上正对你们的地方）。

我们大家身体都好，也很愉快；爱德华 当领导和指挥：我们任命他当左航的布朗热将军，他光荣地履行这个职责。至于欧洲政治情况，我们同一切完全隔绝。就此停笔吧。热烈地问候保尔。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同行者的附言：]

亲爱的劳拉：将军只给我们留下刚够写问候话的地方。好在问候话并不多。玩了尼亚加拉瀑布和喝了尼亚加拉啤酒之后，我们之中的多数人已经不能动笔了。只要一恢复过来，我就马上写信。

你的 杜西

亲爱的劳拉：我不会忘记 26 号祝贺你的生日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卡·肖·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75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舒马赫²²³

佐林根

[1890 年 12 月于伦敦]

亲爱的舒马赫：

因为你现在住在故乡，所以我借此机会请求你转达我对依林根的朋友的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我七十寿辰时送来的美好的礼物；同时也感谢你，因为党团的珍贵的礼品中也有你的一份。

早在青年时代，我就喜欢玩这类刀，并始终羡慕别人有一个多用途的工具；现在到了老年，我得到了这样一把刀，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刀上有这样溢美的题词！

你是知道的，从 1849 年起我同佐林根就结下了非常特殊的关

卡尔·肖莱马。下面是爱·艾威林的附言，但字迹不清。——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编者注

系，那时，我同佐林根志愿兵一起进军爱北斐特，若不是佐林根人几乎都是参加者当中的革命分子，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无组织的爱北斐特近卫军和反动的安全委员会的战斗连三天也支持不住。所以我十分珍惜把我同佐林根连结在一起的关系，不使它削弱和中断，正因为这样我得知佐林根的人们也没有忘记我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

我衷心地问候你和所有党内同志

你的 老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 1906 年 2 月 24 日
《莱茵报》第 47 号

原文是德文

76

恩格斯致安娜和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布根

[18] 91 年 12 月 30 日于伦敦

恭贺新年！

路易莎
将军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美国纽约州霍布根华盛顿大街 382 号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编者注
恩格斯的外号。——编者注

施留特尔先生夫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77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 92 年 1 月 2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 把我同斯旺·桑南夏恩公司订的合同简述如下：

(a) 我们（即我以您和艾威林夫人的名义）授权它出版《状况》等等的英文版；

(b) 它把该书作为《社会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

(c) 它支付给我们（即通过我给您）全价（每本的）的 12.5%，但 13 本按 12 本计算；

(d) 向各殖民地出售的铅版和数量也同样计酬；

(e) 拍卖和降价出售所得款项也同样计酬。

(f) 如果它借款无法偿清，我们不负担损失；

(g) 按每年 6 月 30 日的状况进行结算，三个月内支酬；

(h) 我们免费得 12 册。

(2)除附录 外,书现已印好。我为英国读者写了新的序言。我把美国版序言 撤了下来。在看校样时,我修改了一些词,主要是专门术语,而且还纠正了明显的刊误和笔误。只要一收到我们应得的书,我便将其中的 6 册寄给您。

我又同桑南夏恩发生了一次纠纷,这次我也赢了。我在看封面的校样时发现,他把您的名字删掉,移到了书的后面,印成了小号字!当然,我马上提出了异议并请艾威林博士同他交涉此事,因为我不能容许译者,而且我在这个问题上仅仅充当其普通代理人的一方,蒙受这样的屈辱。他自然让步了,不过,看来同他打交道随时会碰到这类小动作。这一切都是由于俄国姓氏难读造成的,他担心,俄国姓会影响书的销路。他说,难以预料一个姓这种姓的人能够精通英语!

(3) 每年得到书款后我将进行结算并立即把钱寄给您。

(4) 同斯旺·桑南夏恩订的这项合同当然意味着在这本书的问题上同里夫斯分销处分手。由于住在里夫斯书店不远的艾威林博士从中帮忙,我虽然费了一些周折,还是从后者得到了金额大约有 5 英镑的财务结算,—— 以及一部分钱。还应当付 4 英镑,但是这个人物恰恰患了感冒,这就找到了拖延的借口。因此,对下周之前拿到这笔钱我不抱希望,—— 只要能够拿到钱,那就不错啦,因为从国家要人那里听到真情比从里夫斯那里得到一文现钱还要容易。可见,处理好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我下次的信再谈。

(5) 桑南夏恩问我,如果他寄若干册到美国,是否妥当?我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英国版序言》。——编者注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美国版序言》。——编者注

自然回答说不要，因为这个书还没有售完，而且我怀疑，即使您愿意，根据合同，您也未必能够同意他这样做。不过，我说，这个问题要由您来酌定；显然，他目前一册也没有寄出。

看来，我今天必须写信告诉您的最新情况就这么多了，因为今天我还要写半打长信，所以只好就此停笔。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布隆贝格《弗洛伦斯·凯利》一书，1966年纽约版

原文是英文

78

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

[1892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彼得逊先生：

我认为，在监狱里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消息，并且不能不对您被判处和被监禁一事表示深切的同情。目前，丹麦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的情况差不多：人们审判社会主义者，判处他们一年甚至几年徒刑，有时甚至还判处强制劳动，而却把其他人释放或只判一个月的监禁。这证明，我们越来越使人害怕了，而反动派的牺牲品也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些。

我还非常感谢您寄来《工人报》，因为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所以您的报纸对我来说是丹麦情况的唯一消息来源，因此对我来说更加珍贵。

五一节过得很顺利，我多么希望您能够亲眼看见60万人前天

在海德公园集会²²⁴的情景。大规模的五一检阅一年比一年壮观，这证明，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开始决战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再见。我希望你们那里的条件不会差于你们德国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能得到的条件，使你能够忍受得住。这些条件不见得比英美的监狱坏，但也未必比巴黎的圣佩拉热好。无论如何，我们大家总是希望您能出狱并积极参加来年五一节的准备工作。

代表考茨基夫人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 1892 年
《工人报》第 28 号

原文是丹麦文

79

恩格斯致约翰·白恩士

巴特西

1892年7月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电报]²²⁵

祝你成功和胜利

恩格斯

考茨基夫人

伦敦的一个区。——编者注

[恩格斯在电稿上亲笔写的地址:]

巴特西拉温德小山 108 号白恩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80

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²²⁶

维也 纳

[18] 92 年 12 月 7 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尊敬的同志：

多谢您盛情寄来《工人教育协会史》一书。我认为出版奥地利工人运动史方面的专著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任务，尤其是在我们的光阴如箭的时代，许多本身值得重视的事件对后代来说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只保存在参加者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写成书面东西。我自己又埋头于第 3 卷了，——告诉您这个消息也许可以弥补一点我未能亲笔答复您盛情的来信的过失。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80 年
《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 6 期

原文是德文

威·埃伦博根《古姆彭道夫（维也纳第 4 市政区）工人教育协会史》。——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81

恩格斯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芝加哥

[18] 93年5月2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阁下：

您的《百万富翁罢业反对矿工》一书²²⁷第2版已经收到，特此告知，不胜感激。我将非常有兴趣地拜读。在英国这里，现代资本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当初的蛮劲，现在它正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发展。甚至法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只有在一些年轻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俄国，资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贪婪本性支配。但可慰的是，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势头驱使这些年轻国家无限的资源得到了开发，从而使更完善的生产制度能够取代旧生产制度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我非常倾向于认为，至少在美国，只要美国本地工人阶级取代了暂时还多半由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亨利·德马勒斯特·
劳埃德著《凯洛·劳埃德所著传记》
1912年纽约和伦敦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82

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

哥本哈根

1893年7月3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彼得逊先生：

我已经无法详细答复您本月3日的来信，因为我明天必须到大陆。²²⁸去回来以后，我再来谈您提出的问题，现在仅对您告诉我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统计材料向您表示感谢。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和丹麦文发表于1978年
10月《工人运动史研究通讯》第11期

原文是德文

83

恩格斯致恩玛·恩格斯

圣莫里茨

[18] 93年8月23日于阿尔普纳赫施达特

亲爱的恩玛：

我今天在此地，明天要到伯尔尼高地，一周后返回苏黎世。我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希望你们大家在恩格丁健康愉快。

向你们大家问好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巴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海尔曼·恩格斯太太

贝来维旅馆

圣莫里茨恩格丁浴场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工人运动
史论丛》1979年第1期

原文是德文

84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²²⁹

芝加哥

[18] 93年 11月 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号

亲爱的凯利夫人：

我从斯旺·桑南夏恩那里收到从 [18] 92年 7月至 [18] 93
年 6月本年度售书款如下：

按照一般条件——50（加4本第13册）

每册3先令6便士—8镑15先令

按照特殊条件——51（1册销往美国！）

—4镑8先令9便士
13镑3先令9便士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国版第2版。——编者注

此款数的 $12\frac{1}{2}\%$ = 1 镑 12 先令 11 便士

因为我怕您的最后的通信处（芝加哥斯·哈尔斯泰德街 355 号穆尔大厦）已经不能用了，所以我认为把支票寄给我的一个朋友，霍布根的左尔格比较可靠。只要告诉他您已接到这个通知，他就会把支票转寄给您。

我们有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您的活动，特别是您在工人代表大会的演讲的简短消息，我们为您有了一个称心的事业而感到高兴。考茨基夫人和我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永远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英文

85

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

维也 纳

[副本]

1893年12月2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阿德尔海德：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谢谢您对我七十三岁生日的盛情祝贺²³⁰，今天我向您致谢并借此机会祝愿您节日快乐。我希望在我们

参看本卷第 491—493 页。——编者注

逗留维也纳期间²³¹您的讲演活动被迫中断对您会有好处，也希望您重新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英勇善战并投入战斗。如果一切迹象不是假象的话，您在奥地利还面临一个急风暴雨的时期和长期的斗争；但愿那里的工人证明，他们不仅有必要的勇气，而且还具有取得胜利所绝对必需的耐心、沉着、理智和纪律性！

向您和所有的同志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老弗·恩格斯

我还会得到“亲吻”，请您相信这一点！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870。报告。讨论会。文件》
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86

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 和尤利乌斯·波普 维也 纳

[1894年2月于伦敦]

请您们，亲爱的阿德尔海德和波普，接受我的衷心的祝贺²³²；在我们周围有的是好榜样，我若不是一匹老跛马，谁晓得，我就不会再套上轭。

您的 老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
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87

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

[1894年11月10日] 星期六

[于伦敦]

亲爱的杜西：

我们当然等着你们明天来吃午饭——时间照旧，两点三十分，或稍晚一些，因为新炉灶还没有完全掌握。

这里诸事如意。

能见到爱德华，我会很高兴，如果他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感觉身体好得多了，我会更高兴。

你看一下今天的《前进报》上的谈海德门的那篇短评²³³。

永远是你的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西北区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艾威林太太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970. 报告。讨论会。文件》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88

恩格斯致保尔·辛格尔²³⁴

柏 林

[片断]

[1894年12月26日和29日之间
于伦敦]

其实，你们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如果英国工人能够成立劳动介绍所，责成资产者或者在仲裁法庭上为自己拒绝录用工人辩护，或者录用工人，那末他们会高兴得跳得比圣保罗大教堂还高。

载于1895年1月1日第1号
《前进报。柏林人民报》

原文是德文

89

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

维 也 纳

[18] 95年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最尊敬的同志：

很抱歉，一年多以来，我已经不得不订下一个规则，婉转但断然地拒绝一切稿约，其中包括定期反复提出的为庆祝活动撰文

或为节日写贺词（3月18日，5月1日等等）的请求，——而只有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当可以期望产生最直接的作用时，才能破例。当您在维也纳出版日报的第1号时，我认为寄去贺信是必要的。如果现在我为您的五一节号写几句话，那末我就有义务为捷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在五一节时给各个集会寄贺信，更不用说3月13日和18日等的周年了。

如果我想为自己留下工作时间，那末我就不得不把这类事情交给比较年轻的人去做。

无论我多么愿意满足恰恰是奥地利同志提出的要求，但是您本人想必会同意，我这次不得不予以拒绝。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信封上亲笔写的地址:]

维也纳

第九区瓦萨街22号

威·埃伦博根博士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90

恩格斯致伊格纳茨·勃兰德²³⁵

维也纳

[18] 95年5月2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多谢您盛情寄来两册《雇佣劳动与资本》，其中的一册我已转寄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太太；如果她现在不学捷克语，那错不在我。请向译者转达我的谢意，并请他相信，我的捷克语学习在进行，虽然进度慢，但我希望效果更好。

您的 弗·恩格斯

向赫勒尔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奥地利维也纳古姆彭多夫街8号

维也纳第四人民书店发行人伊格纳茨·勃兰德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

约·克·纳霍德斯基。——编者注

91

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

1895 年 7 月 4 日于伊斯特勃恩²³⁶

皇家大校场 4 号

亲爱的杜西：

格拉斯哥的想法²³⁷可能是个圈套，——也可能是另有打算，因为人们未必会认真地去作这样的牺牲。

至于你的译作²³⁸，我的确心疼感。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怎么居然掌握了理解这本书的必要知识！

这里，用军人的话说，一切“如常”。路易莎、小孩和保姆昨天到了。我感觉和往常一样，也就是，心情和思绪起伏不定。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些时候。路易莎或我本人将随时把我的情况通知你们。

问候你们夫妇

弗·恩·

劳拉 按原定计划于昨天早上离开此地。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肯提希镇契泽耳赫斯特 附近

草坪格林街

艾威林女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970。报告。讨论会。文件》1971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另有人用笔把“契泽耳赫斯特”（“Chislehurst”）一词勾掉，写上“奥尔平顿”（“Orpington”）一词。——编者注

附 录

附 录

科伦市民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²³⁹

自从陛下在值得纪念的敕令²⁴⁰中除去了报刊由于境遇艰困而被迫披带的沉重镣铐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个真正热爱自由和祖国的公民对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倍加信赖，因为他们认为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通过日益坚实的研究和不断精益求精，它够独立表现将达到的纯洁性、明确和坚定的高度，会使舆论变成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气勃勃的源泉。陛下，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感到兴高采烈，他们看到，在他们的法院制度中非常信服地认识到自由社会言论的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自由社会言论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首先感到需要这种言论的领域——在政治信仰的领域，在国家生活的这一真正主要的精神领域也可以通行无阻。

但是这种信赖和这种喜悦——我们可以坦率地说——由于就《莱茵报》通过的决定的消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这家报纸直接参与由于陛下的登基而出现的蓬勃的社会生活，它确实是坚定不移地，有时甚至无所顾忌地遵循自己所理解的国家关系去行事，但是，不仅那些支持这家报纸的政治信仰的人，而且那些象下面签名者当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信仰不能接受或甚至坚决反对它的信仰的人——在任何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政治生

活的人都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仅仅对这一家报纸的镇压就会使整个祖国的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个独立性乃是一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真正的国家大事进行原则性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缺了它，任何一个真正的天才，任何一个人格坚强的人都不会从事于政治著作。

我们，即下面签名的科伦公民，——现在正处于危急中的报纸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认为自己有义务而且不得不公开向陛下，向我们非常崇敬的自由言论的强大保护者，表达因宣布查禁这家报纸而引起的痛苦心情，并匍伏于御座前呈上最诚挚的请求：敬祈陛下特赐隆恩，降旨驳回内阁今年 1 月 20 日通过对《莱茵报》实行书报检查的决定并恩准这家报纸继续出版，使陛下本人早先赐予我们祖国的所有报刊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永远矢忠陛下的科伦公民：

[接着是签名，其中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卡·马克思博士

1843 年 1 月 25 日和 30 日之间起草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1975 年柏林第 2 版) 第 1 部分第 1 卷

莱茵报公司股东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呈文

负责实施书报检查的王国最高当局今年 1 月 20 日下令在此

地即科伦发行的《莱茵报》从4月1日起停止出版，从而使本企业受到破产的威胁。本企业是我们首先为满足我们家乡城市的迫切需要而出巨资筹办的，并且其使命是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意识代表性报纸大胆无私地——在陛下的庇护之下和寄希望于陛下的最崇高的意愿——为我们祖国的利益和繁荣服务。

最高书报检查当局的上述这种决定不仅不合程式，而且既违背关于书报的以往全部立法的精神，也勃逆陛下的圣意，——这就是我们匍伏于御座之下最忠顺地呈上的特别备忘录中所要力陈的。

我们愿意符合最高书报检查机关的意愿，最忠顺地保证运用所附章程赋予我们的影响敦促该报采取比较温和得体的文笔并尽可能避免任何纠纷，而且我们以更加信赖的心情呈上如下的最恭敬的请求：

敬祈国王陛下赐恩，降旨驳回今年1月20日最高书报检查当局的命令并让《莱茵报》不受阻碍地继续出版。

永远矢志陛下下的臣民。

莱茵报公司的股东

1843年2月12日于科伦

[接着是股东的签名，其中也有马克思的签名和附言：]

马克思博士本人并受托于：

特利尔的施莱歇尔博士 —— 实习医生

特利尔的文采利乌斯博士 —— 实习医生

特利尔的采托 —— 商人

特利尔的克伦特根 —— 大土地占有者

特利尔的米特韦格 —— 律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1975年柏林第2版）第1部
分第1卷册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²⁴¹

巴 黎

[1844年6月21日左右于特利尔]

我的心上人,你看,我按法律同你算账,也不要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信还信;我是宽宏大量的,但是总希望两次提到我自己总会很快给我带来丰硕的果实——我衷心渴望的几行字,只写几个字告诉我你安康并且有点惦念我。我多么希望你惦记着我,希望听到,你真在思念我。在新的一天开始之前,我先抓紧时间把我们的小宝宝的健康状况告诉你;要知道,这个第三者现已是我们联盟中的主要人物、她属于我,也属于你,是我们的爱情的最隐秘的纽带。可怜的小娃娃经过旅途的疲劳,身体不适,害了病,诊断结果除了腹胀之外,是最通常的伤食。不得不把肥猪找来,他决定找一个奶妈,因为不喂人奶是很难康复的。你想,我有多担忧。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可爱的小乖乖吃年轻、健康的奶妈的奶很不错。这个奶妈是巴尔贝恩的一个女佣人,一个经常给爸爸撑船的船夫

燕妮。——编者注

罗伯特·施莱歇尔。——编者注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的女儿。妈妈在喜庆的日子里总把这个姑娘当成孩子整个打扮起来，真想不到，这个每天由爸爸送一个克劳泽的可怜孩子，现在送给我们的女儿以生命和健康。她是很难救治的，但现在危险几乎已经过去了。她尽管受了折磨，样子还是非常可爱，那样洁白的小花，那样的纤弱和晶莹，象一个公主。若是在巴黎，我们当然无法度过这个难关，因此我们的旅行已经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另外，我又回到我亲爱的可怜的妈妈身边，她原来是经过严重的斗争才同意同我分离的。

她在维滕多尔夫家²⁴²很不愉快。他们是非常粗鲁的人。唉，若是我冬天知道可怜的妈妈境遇，那就好了！我那时经常为她流泪和抱怨，可是你总是体贴和耐心。我们的奶妈还有一个好处：她还能当佣人，愿意跟我们走；她曾经在麦茨工作过3年，因此会讲法语。这样一来，我回去完全有了保证。这结果不是很好吗？可怜的妈妈现在开支很大，但她却分文不名。埃德加尔把她搜刮光了，然后写来一封荒唐的信，欢呼革命日益临近和一切情况都将改变，而并不去着手改变自己的状况，这一点总是引起不愉快的开导和给疯狂的革命青年作点暗示。一般说来，改变现状的渴望多半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知道，在看来没有波纹的平静的表面下人类内部却浪涛汹涌。

我们从革命再回过头来谈我们的奶妈。我要从余下的旅费中付给她每月4塔勒的月薪，还要支付药费和诊费。妈妈当然不愿意这样；然而她花钱供养我们已经超过了她的能力。她很可怜，但还要讲体面。特利尔人的确对她很好，这一点使我对他们多少缓

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和了一些。另外，我没有必要去拜访什么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从早到晚应接不暇。无法向你——列举他们的名字。今天我还招待了爱国者列曼。顺便说一下，此人心地善良，只是担心你的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在那里会受到损害。不过，我对所有的人都采取矜持态度，而我的外表和装束也完全允许我采取这种矜持态度。首先，我比所有的人都高雅，此外，我在一生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健康和有神采，这是大家公认的，海尔维格的一句恭维话：“我何时接受坚信礼？”在这里经常被人重复。我心里想：诉苦没有什么用，穷贫时没有什么人会帮助，一个人当他能够怜悯别人时才是幸福的。虽然我装出满足和富裕的样子，但是他们大家都还希望你下决心搞一个固定的职务。噢，这群蠢驴！难道你们自己就一定站得住脚吗？我知道，我们脚下的基础是不坚实的。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坚实的基础呢？难道他们不觉得，社会用以建筑庙宇和货摊的那块土地下面到处都有动摇的征兆？我想时间这只田鼠不久就会不再在地下挖洞了，——在布勒斯劳又开始闪电了²⁴³。但愿我们能够坚持，直到我们的小家伙长大成人。你能够给我安慰，你是我温情地热爱的天使，我的唯一的内心挚友，不是吗？6月19号 我的心跟你的心的贴得多么近！我的心对着你的心跳动得多么充实和欢快！

我继续讲下去。在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小宝宝开始恢复健康和吸食新鲜的健康的奶汁。然后我迈出了困难的一步——这你是知道的。我穿上我的心爱的巴黎服装，我的面颊因害怕和激动而发烧。当我跨过门坎时，可以听见我的心跳的声

现名：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结婚的日子。——编者注

音。一切都涌上我的心头。门打开了，小耶特 走出来，跑过来拥抱我、亲吻我、把我引进屋里，你的母亲 和索菲坐在屋里。她们也立刻拥抱我，母亲开始同我谈起你，而索菲把我拉到沙发上同她坐在一起。她虚弱得可怕，憔悴不堪，恐怕难以复元。而且小耶特样子似乎更可怜。只有你的母亲容光焕发，可以说很高兴，几乎是欢乐的和激动的。哎呀，喜悦得几乎让人受不了。所有的姑娘们都很热情，特别是小卡罗琳。第二天早上，你的母亲九点钟就已经到这里来看小家伙。午餐过后，索菲来了，今天早上小卡罗琳来看我们的小天使。你能够想象这种变化吗？我很高兴，妈妈也同样，但是为什么这么突然？可真是事事如意，不过在我们这里不如说只有表面上如意。我只是顺势强调说如意而已。

这不是有趣的新闻吗？你想一想，时间过得多么快，甚至肥猪们也变了；施莱歇尔也不再是政治家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也大谈其劳动组织等等。据弗兰肯塔勒说，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变得令人厌恶。虽然他也认为我们一伙人是半疯子，但是他觉得，你早就应当向鲍威尔进攻了。

卡尔啊，你尽快实施你的设想²⁴⁴吧。尽快给我点信息。我在这里完全浸沉在温情的母爱中，我们的小宝宝受到抚爱和照料，整个特利尔在凝视，在注目，对我表示惊奇和殷勤，但是我的心灵同你在一起。啊，假如我能够那怕偶尔看到你，问问你这是为什么，那有多好。或者给你唱一句：“你是否知道何时是后天？”我的心，我多么想吻你，毕竟不能总有足够的冷菜，亲爱的，不是这样吗？你还是看一看《特利尔报》，它现在办得不错。你的情况怎样？我离开你已经

罕丽达，马克思的妹妹。——编者注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一个星期了。没有奶妈,在这里就是有品质最佳的乳汁,我们的小宝宝也挽救不过来的。她的肠胃完全失调。不过,今天施莱歇尔向我担保,她现在得救了。唉,假如可怜的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操心事,特别是不必为埃德加尔操心就好了。埃德加尔利用当代一切大事,一切社会灾难,只是为了掩盖和粉饰自己本身的渺小。假期又到了,虽然他做完了自己的课业,但是考试又没有考好。这是不能原谅的。母亲不得不省吃俭用,而据他自己来信说,他在科伦逍遥自在,跑遍了一切歌剧院。关于他的姐姐和小燕妮,他说话非常温情,而我不能对这种胡扯的人讲温情。

我的亲人,我们的未来,不论是不远的未来还是遥远的未来,常常使我揪心,我想我将会因我在这里所表现的矜持和自豪而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做到,就为此安慰我。在这里人们常常谈论固定收入。对此我则炫耀自己的玫瑰色的面颊,白嫩的皮肤,天鹅绒的短斗篷、带羽毛的帽子和时兴的发式。这是最好的和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如果我将为此而被击败,那么谁也看不出这一点。小家伙长得特别白嫩、可爱和漂亮,引起大家的惊叹。施莱歇尔对孩子非常关心和亲切。今天他根本不想去,后来雷神,然后雷韦尔洪、然后列曼、波佩、一个个接踵而来。昨天劳布弗罗什偕其满脸皱纹的夫人也来了。我没有见过她。刚才你家里人也来了。索菲穿着一身漂亮衣裳。但是她着来很不好!!!

如果见到齐本克兹和海涅,请向他们转致问候。我不久就会收到回音吧?你有没有勇气唱龙寿姆的邮差?

只是写东西不要那么动火和生气。你的其他文章作用大了多

少，这你是知道的。要如实地写，但要委婉，幽默，轻松。我的亲人，你要让笔在纸上自由地滑动：即使它在什么地方绊住了，甚至整个句子将是笨拙的，也不要紧。你的思想反正始终在戒备着，就象老近卫军的充满勇敢精神和威武的掷弹兵一样，而且也会说：*elle meurt, mais elle ne se rend pas*。如果制服穿得松一些，而不绷得那么紧，该多神气？法国士兵的一身轻松自由的军装看起来有多么漂亮。想一想我们的笨拙的普鲁士人吧。难道他们自己不感到讨厌！松一松皮带，解开领口，移动一下头盔——让分词畅行无阻，让字词各得其所。投入战斗的军队不必按照操典行进，难道你的军队不投入战斗？祝统帅，我的黑发的先生成功。

再见，亲爱的，我唯一爱的，我的生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小德国，跟小宝宝和妈妈在一起，使我心里隐隐作疼的是你不在这里，我的心投向了 you，等待你和你的黑邮差。

再见！

你的 希普和什利勃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补卷 1968 年柏林版第 1 部分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²⁴⁵

巴 黎

[1844年8月4日和7日之间
于特利尔]

我亲爱的：

正当钟声齐鸣，排炮齐射和笃信宗教的人群涌向庙宇感谢天上的神如此奇妙地拯救了地上的神的时候，接到了你的来信。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庆祝的日子里，我读起海涅的诗歌。同时我也随之唱起我的赞歌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特别。当你得知这个罪行，前所未闻的、不可思议的罪行时，难道你那颗普鲁士的心没有因震惊而颤抖？什么失去了的贞操，什么失去了的尊严！这是普鲁士的口号。当我听说，小小的绿色蠢斯，骑兵上尉X拿腔拿调地谈论失去了的贞操的时候，我想，他无非是指圣母马利亚的神圣的无暇的贞操，因为这本来是唯一的，正式认定的贞操，——可是说的是普鲁士国家的贞操！不，我早已失去了这种贞操的概念。纯洁的普鲁士人民在惊恐之余毕竟还有一点可聊以自慰的，这就是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政治狂热，而是纯个人复仇的强烈愿望。他们可以以此自慰——这是他们的幸事！——正是这一点再一次证明，在德国不可能有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革命的一切苗头已经出现。如果说那里从来没有过敢于走极端的政治狂热分子，那么第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一个敢于进行谋杀的人 却是出于贫困,出于物质上的贫困。这个一直受到饿死威胁的人徒劳地在柏林行乞了三天——所以才发现社会谋杀!如果开始出事,就从这里开始出事——这是最敏感的地方,也是德国人伤心的地方。

载于 1844 年 8 月 10 日《前进报》
第 64 号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巴 黎

[1844 年 8 月 11 日和 18 日之间
于特利尔]

我亲爱的唯一的卡尔:

我亲爱的,你一定想象不到你的来信²⁴⁶使我多么高兴,你的最近的牧师福音书,啊,我心灵上的大主教和主教,给了你的可怜的羔羊多么大的安慰。当然,用种种关于前景未卜的担心和想法折磨自己是不理智的和愚蠢的,这个道理我自己在自我折磨的时候也非常明白,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只有你的帮助,我才能驱逐恶魔。你最近的消息确实带来了非常有效的和实在的安慰,所以再忧丧就不对了。我看情况就象打波士顿牌一样,希望能有什么说得出口的情况来决定我回家的时间。这也许是埃德加尔的到来或别的什么说得出口的原因。我非常不愿意谈这个令人不愉

亨·路·切希。——编者注

快的问题，而且只有埃德加尔在场才能加以解决。无论如何，我在冬天之前要返回，我怎么能够有违于你的来信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真挚的深情。

然而我还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担心害怕，真的变心，世界城市有种种诱惑力——所有这些都是我身上战胜了其他一切的力量。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长期的分别之后我又将幸福地投入你的心怀，投入你温暖的怀抱。我有多少话要对你倾吐，你要化多少工夫再次把我提到原则的高度，因为在小德国很难了解情况。你见到我们的小囡囡该有多么高兴。我相信，你会认不出我们的孩子，不过小眼睛和黑头发总是会让她露出马脚。在所有其他方面，她都变了，不过变得越来越象你了。从前些日子开始，她已经吃用我带来的蔬菜做的汤，而且吃得很香。在洗澡的时候，她用自己的两只小手拍水，弄得满屋子是水，或者把自己的小手指伸进水里，然后拚命地吸。她总是把小小的拇指弯到其他几个指头里面，这个习惯使她的那个拇指变得非常灵活。如果她将来当钢琴家，那她的拇指可以奏出惊人的乐章。当她要哭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指给她看地毯上的花，于是她就象老鼠一样发楞，一直盯着看，到她的眼睛流出眼泪为止。不能同她多讲话，因为她太紧张。她对每个音响都有反应并加以模仿，这时她的小脑门便皱起来而且发红，这说明太紧张了。另外，她很开朗。每一种表情都会把她逗笑。你将会看到，我将给你带去一个多么好玩的小囡囡。她一听见有人讲话，便立即转过脸去看，直到别的什么新东西吸引了她。你一定想不出，这个孩子多么有活力。有时她通宵不睡，别人一看她，她就大声笑。她最

高兴的是看见光或火。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她从大哭大闹中平静下来。亲爱的卡尔,我们的宝贝是否将长久地做独唱演员呢?我担心,担心爸爸妈妈重新相会,按照公有财产的原则生活时,很快就会出现二重唱。或者我们象巴黎人那样过日子?要知道,最穷困的人家通常小世界公民最多。不久前,一个穷人,十个孩子的父亲,向格尔夫市长请求救济,市长指责他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这个穷人只回答说:阁下,没有一个小村子不是每年过一次教堂节。当然,他得到了救济,现在正在准备过第11次节。——好久没有见到你家里人了。最初是重要客人来访,而现在是大肆操办婚礼。因为人家顾不上我们了,所以没有人来看我们,而我们很知趣,不会强求。婚礼将在8月28日举行。星期日第一次宣布。尽管十分排场,但是小耶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咳嗽和嘶哑越来越厉害。她勉强能走,好象一个幽灵,但必须出嫁。大家认为,这是可怕的,也是丢人的。但是罗霍尔打算为自己的外甥捞点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能够到城里去就好了,但是在这个穷困的乡下怎么办呢,况且还是冬天。

我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你家里人怎么能够高兴和满意。假如命运一点也不给他们教训,他们的高傲便无法克服了。大肆宣扬天生的一对,胸针,耳环或披肩!我不理解你的母亲。她亲口对我们说,她认为小耶特有肺结核病,而又强迫她出嫁。不过,小耶特似乎非常愿意这样。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结果会如何。

特利尔已经热闹起来了,开始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活动²⁴⁷,大家都动起来了。商店修整一新,每一家都准备了出租的房间。我

指马克思的妹妹罕丽达(小耶特)和泰奥多尔·西蒙斯的婚礼。这个婚礼是1844年9月3日举行的。——编者注

们也准备了一间。科布伦茨全城都要来，社会名流都参加游行。所有的旅馆已经客满。开了 210 家新的酒馆，马戏、戏院、动物园，影戏，世界戏，总之，应有尽有。整个皇宫广场搭满了帐篷。大门前面造起了许多木板房子。星期天，特利尔将行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游行，然后乡下人也要加入。每天都有一万六千人。“施泰因”商店售出了 400 塔勒用旧彩带零料做成的小圣衣。每一家都悬挂玫瑰花做的花环，价值 6 分尼到 100 塔勒。我给妈妈买了一个小颈饰，昨天她自己搞到一个小玫瑰花环。很难想象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下周，半个卢森堡将来这里。表兄弟米歇尔也打了招呼。人们完全昏了头。这一切能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吉兆，说明一切都到了头，还是说明我们离目的还很遥远，谁也不知道你们家里人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一切都平安无事？

关于你的文章，糊涂虫对你说了些什么？报复，回答还是置之不理？这位荣格的确很少说大话。你又要得到一小笔钱，这很好。²⁴⁸你可要永远记住，装满的口袋容易空，而再要装满就难了。我的可爱的和亲爱的卡尔！我是多么爱你，多么想念你！但我非常希望埃德加尔能够见到自己可爱的外甥女。只要他一当上高等法官舅舅，我就尽快地同妈妈告别。我的小宝宝正在吃汤。你可以想象，她已经根本不喜欢躺着了，而喜欢端正地坐着，这样看起来东西来方便。亲爱的，你告诉我，我早就在想，你为什么不再提起盖里埃了？你同尊敬的巴塞太太闹了什么事情？神圣的格奥尔格那里有什么新闻？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编者注
阿尔诺德·卢格。——编者注
海尔维格。——编者注

我很想知道，波美拉尼亚人将采取什么行动。保持沉默还是大吵大闹？真怪，从科伦来的消息总是好的，而没有坏的。那里的朋友们多么忠实，深谋远虑，温情和体贴。尽管总是伸手讨钱使人很难堪，但为了他们也就心平气和了。我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小家伙笑得真甜，还想学说话这把我吸引住了。你根本想象不出，她的前额多么漂亮，皮肤多么细嫩，小手多么秀丽。

我心爱的，亲爱的，你尽快回信吧。当我看见你的笔迹时，我是多么幸福。你是我亲爱的、可爱的黑发野人，我的宝宝的好爸爸。

再见，我亲爱的。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补卷 1968 年柏林版第 1 部分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 年 12 月 17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刚刚把我给您的信(您的来信下午 4 点才到)送到邮局，摩尔就从博物馆回来，坐下写关于法国情况的自讨苦吃的文章。现在他让我立刻发出这第二封信，通知您他打算把他的星期四

阿尔诺德。——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12 月 18 日。——编者注

夜晚才能付邮的文章从这里直接寄出，因为星期五您可能已经离开了²⁴⁹，这样就要误事。如果您在星期五之前能够把您的文章²⁵⁰寄到此地，那末就可以同其他文章一起寄出，不过，您也许认为从利物浦通过海路寄出比较方便。总之，由您酌定。我丈夫用您的文章使美国的整个西部、东部和南部都动了起来，而且把他们闹糊涂，因为用的又是别的名字，您对此有什么想法。整个文章只不过成了故弄玄虚。

如果您手头有英文版《宣言》，请您带来。

穆希 上校非常认真地每天给曼彻斯特的弗雷德里克写三封信并贴上旧邮票。我们全家向您问好。好啦，星期六见。

再见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 64年6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受马克思博士之命奉告，纸币第二个半张业已收到，第一个

显然指由马克思署名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半张于昨天寄到，同时为今天早上收到的照片向您转致他的谢意。

至于您想写的传记²⁵¹，他说，您掌握了必要的文件等等，可立即动笔，而他还将请埃尔斯纳博士寄来更进一步的材料。

我想，我现在已经通知了我受命要通知的一切。

阁下，我永远忠实于您，弗·恩格斯先生

秘书 劳·马·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爱琳娜·马克思致阿里斯蒂德·巴雷²⁵²

伦 敦

1871年10月10日 [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1号

阁下：

我父亲让我通知您，现在正需要一个金属雕刻工，如果您同意近日前往，您可能得到工作。请到克勒肯威尔红狮子街16号“哈尔佩尔父子公司”，并说您是奥斯渥特先生介绍来的；格洛斯特月芽街39号。

阁下，请接受我的崇高的敬意

爱·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法文

里斯本工会联合会告英国工人书²⁵³

工人同志们：

名为里斯本工人兄弟会 (Fraternidade Operaria) 的工会联合会有大约 6000 名会员并曾派代表出席最近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的代表大会。现在，它支持铸工大罢工（它的目的是取消冬季两小时晚班）和因这次罢工而引起的锻工、旋工、铜工和与锻工有关的其他行业的歇业。

在这种情况下和在里斯本铁制品生产行业总歇业前夕，走在里斯本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前列的工人兄弟会，向全世界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呼吁，并深信，这种共同利益不能只是一种无结果的感情，而必然会变成工人阶级的实际事业。

我们希望，这一通报将足以预先告知我们在任何国家里的工人兄弟，应拒绝接受里斯本铸铁厂老板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招工条件。在他们的手里，外国工人可能会成为反对葡萄牙工人，因而，反对我们共同的阶级使命的工具。

协会书记，工人兄弟会书记

若瑟·方塔纳

1872 年 10 月 2 日于里斯本

恰多路 70 号

载于 1872 年 10 月 19 日
《国际先驱报》第 29 号

原文是英文

摘自《人民国家报》关于卡·马克思 和弗·恩格斯在 1876 年 2 月 7 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周年 庆祝会上的讲话的报道²⁵⁴

卡尔·马克思同志谈到协会从成立以来的活动。协会于 1840 年由卡尔·沙佩尔和六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立。参加协会有当时在许多国家活动和反对压迫人民的组织“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参加创立协会有四、五个民族的代表。1847 年，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共产主义宣言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接着，马克思非常吸引人地讲述了当时一些联合会的情况并报告说当时成员达到 400—500 人。1848 年 3 月，协会被英国政府查禁，英国政府通常是不轻易采取警察措施的。查禁的原因可能是协会大力支持宪章运动。“正义者同盟”1849 年被解散，它的许多成员迁居美国。五十年代，协会的活动比较有限了，但它始终是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

然后，马克思把话题转到现代运动，指出协会的活动对现代运动的高涨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希望今后仍然如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志首先怀念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忠诚战士——威廉·魏特林。他应该说是第一个努力在德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他被瑞士引渡给普鲁士政府，而普鲁士政府毫

无理由地把他长期关押在监狱里。魏特林在美国去世。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是根据他的朋友的建议出版的。

接着，讲话人提到莫尔同志的名字。莫尔是协会第一批会员之一，在南德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然后，讲话人谈到德国的运动，他认为，德国的运动已经壮大到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程度。他指出，只要有象俾斯麦、欧伦堡和特森多尔夫这样一些鼓动家为社会主义运动出力，社会主义运动就会继续发展。

载于 1876 年 2 月 2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 年 8 月 20 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我亲爱的小燕妮：

由于海伦 的努力和事先想得周到，我们的旅行愉快极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她哪里来这么大的本事，把所有的箱子和旅行袋和我这副老骨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福克斯顿，她甚至弄到卧铺包厢，使我们能够象在自家的床铺上一样躺下睡觉。我从布伦给你和摩尔分别发了电报。摩尔根本没有收到它。况且轮船 6 点才启航，所以我们 11 点才到达这里。我找到摩尔和杜西，

写在这封信上的马克思的附言，见本卷第 478 页。——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他们在客厅里住得很舒适。杜西躺在沙发上，四周围上了枕头。她那任性的生活方式使她变得忽冷忽热和非常虚弱，弄得活动能力并不比我强。雷德福的确是个忠实的朋友。他每天给她送美食佳肴，让她乘马车出门，绝望中求医于安德逊太太，安德逊太太外出后，派了另一名妇女来，但是医道欠佳。只好指望能有一个让她敬仰的年轻的现代神医。在阿尔让台，我的疼痛一刻也没有减轻，让你为我流泪和担心，我想人一样把它保存好。不再多说了，我甚至已经没有气力表示谢意了。

可怜的龙格！他病得这么厉害，睁大眼睛凝视着我，真把我吓坏了。

亲爱的哈利和我可怜的琼尼。他不会同老外婆太亲了，当他在我们周围大声叫嚷地玩耍的时候，我对可爱的孩子是非常不公平的，本来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能使他们开心。再见。

顺便说一下，我只给了你 110 法郎，票价是每张 70 法郎，这一来你要垫上自己的钱。老外婆谢谢和亲吻你们大家。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²⁵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曾从事商业，1837年到1841年，最初在巴门，而从1838年起在不来梅营业所里见习。1841年至1842年作为志愿兵服役一年之后，1843年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开的商行，在那里工作到1844年。1845年到1848年，他有时住在布鲁塞尔（同卡·马克思一起），有时住在巴黎；1848年到1849年5月，在科伦的《新莱茵报》工作。1849年6月和7月，他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参加南德起义。然后，他再次短时间地逗留伦敦，1850年返回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商行工作，最初是当职员，从1864年起当股东。1869年他永远退出商界。从1870年9月起居住伦敦。

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列出以下数种：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卢格和马克思出版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1和2期）第86—114页；1890—91年《新时代》第9年卷第1卷第236等页转载）。

（与卡·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恩·和卡·马·。184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87年纽约英文版）。

(与卡·马克思合著,未署名)《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还有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丹麦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英文版)。

(1848—1849年科伦的《新莱茵报》和1850年伦敦的《新莱茵报。评论》的编辑之一和主编(代替马克思))

(未署名。)《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

(未署名。)《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汉堡版。

《德国农民战争》。(据《新莱茵报。评论》排印。)共出三版,1875年在莱比锡出最后一版。

《论住宅问题》。三个分册,1872年莱比锡第1版,1887年苏黎世第2版。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

(未署名。)《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莱比锡版。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1873年莱比锡版。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莱比锡第1版,1886年苏黎世第2版。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在苏黎世出第1、2、3版,1891年柏林正在印制第4版(还有法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罗马尼亚文版、荷兰文版、丹麦文版)。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苏黎世版，1889年斯图加特第3版（还有意大利文版，罗马尼亚文版，丹麦文版；法文版正在印行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斯图加特版。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于1889—1890年《新时代》第8年卷第2卷；还有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罗马尼亚文版）。

关于法兰西内战（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第9年卷第2卷第33等页）。

《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891年汉堡版。

除此之外，他还为下列著作写了序言和前言：

1. 用德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83年第3版；1890年第4版（关于布伦坦诺的序言）。《资本论》。第2卷（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序言）1885年版。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德译本1885年斯图加特版（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序言）。

卡·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1849年）1885年苏黎世版（序言）。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885年苏黎世版（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苏黎世版（导言：

《沃尔弗传》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西·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苏黎世版
(引言：波克罕的传记)。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1891年柏林版。

Ⅱ. 用英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弗·恩格斯出版的1887年伦敦版(译文审阅并作序)。

卡·马克思《自由贸易》。1848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1888年波士顿和伦敦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言，用德文载于《新时代》)。

弗·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1887年纽约版(序言和附录，后者还出版单行本：《美国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用德文在纽约发表；1887年用英文在伦敦转载。还用德文转载于《新时代》)。

载于百科辞典《政治科学手册》
1892年耶拿版第3卷

原文是德文

二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社会主义者，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的殷实的工厂主家庭，原来准备进入商界，但在青年时代就通过撰文和演讲，宣传各种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巴门当了一段时间的商行职员，1842年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尔后到曼彻斯特工作了两年，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家纺纱厂的股东。1844年，为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撰

稿,1844年同年返回巴门,1845年出席莫·赫斯和古·克特根在爱北斐特组织的共产主义者会议演讲。直到1848年,轮流地居住布鲁塞尔和巴黎,1846年同马克思一起加入后来的国际的前身——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代表巴黎支部参加1847年在伦敦召开的两次同盟代表大会。受同盟的委托,和马克思共同起草致“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宣言》,二月革命后不久便问世(1872年莱比锡新版)。1848年和1849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于科伦主编出版的《新莱茵报》工作,该报被禁后,他在1850年还为《政治经济评论》写文章。他曾参加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并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进行了巴登—普法尔茨进军。巴登起义被镇压后,恩格斯作为政治流亡者回到英国并于1850年再次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商行。脱离这个职业(1869年)之后住在伦敦。他支持自己的朋友马克思为发展从1864年登上舞台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而进行的活动。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担任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书记。他代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92年斯图加特新版)。这部著作虽有片面性,但具有无可争辩的科学价值。《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86年苏黎世第2版)是他的较大的论战性著作。后来还出版下列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见本卷第393页。——编者注

年斯图加特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4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柏林第4版)。除此之外,恩格斯还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和第1卷的第3版和第4版的出版做了准备工作;他还是《新时代》上许多文章的作者。

载于百科辞典《布罗克豪斯
百科全书》莱比锡和维也纳第
14版第6卷(1893年)

原文是德文

1893年五一节给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信

伦敦。我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光荣属于奥地利无产阶级!

恩格斯、考茨基夫人、弗赖贝格尔

载于1893年5月5日
《工人报》第18号

原文是德文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之一，系首次发表。它标明为《第Ⅱ稿》。在这一著作的扉页上恩格斯注明：“大约完成于1870年。”

关于马克思写作《第Ⅱ稿》的时间缺乏准确的资料。但是，它很可能是在1868年底到1870年中这一段时间里写成的。在这一草稿里，马克思第二次打算系统地阐述资本流通理论的基本问题。

制定资本流通理论和完整地叙述这一理论的第一个草稿，是《第Ⅰ稿》。它是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他最初打算在这一卷中既包括第一册也包括第二册）的过程中写成的，看来马克思写作的时间是在1865年上半年。《第Ⅰ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前，马克思继续研究资本的流通问题，并且从1865年下半年到1867年8月还写了两个手稿。其中之一是《第Ⅲ稿》，它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的提要并附有引自较早期的笔记本中的摘录和某些评注。下一个手稿是《第Ⅳ稿》，它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7页）。在这段时期，还写了一个几页的片断。在这个片断中马克思已开始了《第Ⅳ稿》的修改工作，这个片断没有编号（也和10至12年以前写的一些其他片断一样）。

发表在本卷上的这个《第Ⅱ稿》在1870年完成以后，写作长时间中断，主要是马克思的健康情况不佳造成的。只是在1877年，他才有可能重新开始《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在1881年以前他又写了一系列篇幅不同的手稿。其中多数是该卷开头部分（主要是第一篇）的草稿，而最后一个手稿是对《第Ⅱ稿》第三章所作的修改稿。

把《第Ⅱ稿》的正文和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正文加以比较

分析,并且仔细地考虑恩格斯关于在准备出版第二卷时如何利用原稿的说明,就可以看出第二卷的第二篇几乎完全和本手稿第二章相同,而恩格斯编辑时所做的修改是特别谨慎的:他“只是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页)。这样,在第二卷第二篇里恩格斯除利用《第Ⅱ稿》以外,只利用了其它草稿的某些页。因此,这一手稿的第二章没有发表在本卷中。本手稿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材料,恩格斯利用得很少。这两章在很多方面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定稿不同,因而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所以全部发表。

《第Ⅱ稿》是按原稿译成俄文的。在整理正文的时候改正了明显的笔误,在脚注里标明和指出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采用的所有段落,现在的俄译文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的俄译文更准确了,中译文则是根据俄译文翻译的。

为了读者方便起见,正文分成了若干部分,在许多情况下由编者加上了标题。编者加的标题、在翻译正文时必须做的说明(在不需要专门加注释的场合)、马克思提到的已出版的著作的有关材料,都放在方括号里。方括号里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手稿中作者编的页码。因此,正文本身中原有的方括号改用花括号来代替。

在正文里,根据马克思的提示,个别段落作了某些挪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该段的开头,而且在末尾也标上了手稿的页码。

把手稿翻译成俄文的工作是很复杂的任务。手稿的正文,特别是第三章,文字上未经加工,有些地方,马克思的思想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所以叙述带有提要的性质。手稿是用德文写的,但是常常遇到英文、法文、拉丁文的语句,有的地方马克思完全使用英文或法文。在翻译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力求完全表达作者的风格、术语和马克思所考察的问题的实质。——第3页。

- 2 第二册的《目录》看来是马克思早在写作《第Ⅱ稿》第三章的过程中就已写成的。作这种揣测的根据,是在这个《目录》中第三章的页码没有写完(见本卷第6页)。从第三章的计划草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打算研究社

- 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但是这个打算没有实现。在许多情况下《目录》中的标题和手稿正文中作者写的标题在措词上是有差别的,这反映出为使论点更加明确和周密,为使研究结果的逻辑结构和叙述形式更加完善,曾进行了细致的工作。——第5页。
-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7—189页。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在第二版以及后来的各版中,这一卷的结构有了许多改变。为了使正文更容易看清楚,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各章都改成了篇,节改成了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是根据德文第4版(1890年)编的。这就使马克思的引文和23卷的正文之间存在篇章页码等方面的不一致。——第7页。
 - 4 德奥古利兄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双生子英雄卡斯托和波鲁克斯,他们的名字成了形影不离的兄弟情谊的象征。根据神话,注定要死亡的卡斯托在一次搏斗中死亡以后,宙斯让永生的波鲁克斯同自己的弟兄分享永生。从那以后,哥俩开始过双重生活:一天在亡灵的地府中生活,一天在奥林帕斯山上和众神一起生活。——第9页。
 - 5 马屠朗·雷尼埃的诗句(马·雷尼埃《讽刺诗》,XII,致姆·弗雷米纳特)。——第10页。
 - 6 “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摘自味吉尔的讽刺诗:“你们,鸟儿们,你们筑巢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你们长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蜜蜂们,你们采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耕牛们,你们拉犁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第10页。
 - 7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海格立斯成功地以机智战胜了看守花园的百头巨龙,从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盗窃了金苹果,成了海格立斯闻名的业绩之一。——第10页。
 - 8 “让渡利润”——反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观点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利润来自商品按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辩护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1—14、24、37—39、43、56—57页以及其他各页)。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指出了“让渡”利润和

- “生产”利润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在第4篇《论商业财富》（第4、6和第8章）中谈到这一点。——第11页。
- 9 马克思在写这一手稿之前，已把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三册“写成了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7页）。——第11页。
- 10 大概指的是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价格史》）中的一个地方，即第342页，那里引用了阿希伯顿勋爵的小册子《金融危机和商业危机考察》中的引文。小册子的作者在把英国1825年和1847年的危机进行比较的时候写道：“应当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我在上面指出的1825年产生信用内部紊乱的原因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如果说得准确些，那么国内商业信用的状况十分健康，而信用手段的流通从来没有显得更令人烦恼”。——第20页。
- 11 显然指的是威·科贝特以给他的儿子詹姆斯的一系列书信的形式写的《英语语法》这本书。在总共二十四封信中谈到了官方的谈话和文件中所发生的语法和修辞上的错误，举了英国议会审查的一项法案的名称里“货币”这个词错误地使用了多数的例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判断，马克思弄错了，他认为科贝特是在自己的另一本书《给年轻人的忠告，附带给年轻妇女的忠告》中指出这一语法错误的。——第24页。
- 12 七贤——根据传说，是德尔斐神灵所认为的希腊男人中最聪明和最受人尊敬的一些人。关于社会行为准则，有关家庭和市民的义务，对习惯和信仰的许多格言和圣训，据认为都是他们制定的。马克思这里引用了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第90—94页上的没有科学根据的论断，用来讽刺穆勒在世时享受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的荣誉。——第28页。
- 13 暗示冯·杜能不声不响地过了四十年的隐士生活，死时的名字是捷尔洛夫。——第28页。
- 14 《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1867年）第3期第3册中发表了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这里指的是刊载在第182页上的杜林的说法。——第35页。

- 15 英国袜带勋章上的格言。——第 36 页。
- 16 马克思谈的《教科书》，可能指的是商业学校的校长弗·恩·费勒和卡·古·奥德曼写的实践指南《商业算术大全，供贸易、职业、工艺学校以及商人自学用》，曾多次再版。
“汇兑通”——是以货币行情、长度和重量为内容的手册的英文名称，这个名称来自意大利文“cambista”（银钱兑换商人）。——第 36 页。
- 17 指的是《资本论》第四卷，现在通称《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3 册）。——第 37 页。
- 18 “此事我有大功”——咪吉尔的史诗《亚尼雅士之歌》第 2 卷第 6 行。——第 40 页。
- 19 在本卷中，本手稿的第二章没有发表（见注 1）。——第 52 页。
- 20 加尼耳的这些论断包括在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第一卷的一些章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些论断，其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 册第 210—212 页）。——第 62 页。
- 21 骑士冯·韦尔特海姆这个名字显然是虚构的，马克思用两个德文词“Wert”（价值）和“Heim”（休息地，住所）组成，直译是“价值的住所”。——第 62 页。
- 22 马克思可能是指威·罗雪尔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 397 页上的下述见解：“由于资本家特别阶层的存在，必然使扩大生产的资本积聚容易起来，并且使拉平价格的资本流进和流出容易起来！即便是‘游手好闲的’资本家，至少有一点好处，如果没有他们，任何一个有本事而没有资金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企业主”。——第 68 页。
- 23 普林尼《博物志》第 8 册第 30 章。——第 67 页。
- 24 昆图斯·库尔齐乌斯·鲁富斯《亚历山大大帝传》第 7 册第 4 章第 24 节。——第 67 页。

- 25 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第1册第16章。——第67页。
- 26 指1867年严重的欠收所造成的阿尔及利亚的饥荒。——第68页。
- 27 马克思指的是从1868年11月9日开始直到1869年春天的巴塞尔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罢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7—420页)中对工人燃起的经济斗争作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在1869年1月1日和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瑞士工人的这次罢工以及有关的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08、212、214—215页)。——第73页。
- 28 马克思引用的材料摘自《内战时期棉花贸易状况》一文,该文以著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J·E”署名,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1866年4月14日第1181号第447页上,这些材料以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报告为依据。1868年12月9日和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08—209、212、214—215页)。——第77页。
- 29 这些摘录是马克思从上面引用的《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书第15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来的,用“英裔美国人”署名的作者的真实名字未能查到。——第90页。
- 30 指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该著作的第二册第七章的标题是《论双重竞争》。——第90页。
- 31 “按照匹克威克的意义”——这个来自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说法,通常的意思是“不是直接地,不是照直地”,有时是“推测地”,在这里的上下文里是“用非官方的语言来说”,即“粗略地说”。——第94页。
- 32 文字游戏:麦克劳德英文原名为 Macleod,马克思诙谐地改称为“Mac-loud”,“Loud”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好吵闹的,大喊大叫的”;所以麦克劳德(Maccloud)便是“爱叫喊的人”。麦克劳德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第Ⅷ页上责备李嘉图“缺乏科学训练”。——第95页。

- 33 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很难译的词“Konfusionsrat”，它是用“Konfusion”（混乱）和“Rat”（顾问）两个词按照表示国家官员称号的模式组成的。——第95页。
- 34 指本手稿第二章，本卷未发表（见注1）。——第101页。
- 35 马克思在这里是用法文引证杜格耳德·斯图亚特的《亚当·斯密的生平 and 创作概况》，这部著作曾屡次收入铅印版的斯密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其中也有一些法译本。马克思写作此手稿时利用的是哪个版本，难以确定。——第114页。
- 36 马克思这里使用的“A部类”（或其他处使用的“第I部类”）是指生产消费资料那一类工业部门，“B部类”（“第II部类”）相应地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文本中，根据后来的方案对部类编号采用了相反的顺序。本手稿中在“部类”[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这个词义上还经常使用“类别”[категория]、“类”[класс]等术语。——第121页。
- 37 马克思引用的是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第一版1843年在伦敦出版。——第123页。
- 38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圣经里的话（以西结书，第3章第18—19节和第33章第8—9节）。——第128页。
-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34页。——第136页。
- 40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回避解决问题，进行拖延。用语出自福音书中的寓言，讲的是耶稣被敌人逮捕后，被送交罗马皇帝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本丢·彼拉多。彼拉多不愿意进行判决，他把耶稣这个加利利人又送交加利利王希律，希律又把他送回彼拉多。——第156页。
- 4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引用了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一书中的见解：“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马克思评

- 论这个见解时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根据那第一根棍子 [stock] 也许还可以说，为什么在英语中 stock 和资本是同义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209 页）。——第 158 页。
- 42 马克思说的是他从原文读过的瓦·瓦·别尔维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恩·弗列罗夫斯基的考察与研究》（1869 年圣彼得堡版），书中第 191—192 页举出俄国一些省的农民的例子，他们为了维护种子储备不被动用和保证谷物的简单再生产，不得不过着半饥饿的生活。——第 158 页。
- 43 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一节中谈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的补偿的地方（见本卷第 178—185 页）。——第 168 页。
- 44 马克思指斯密的如下见解：为企业主执行资本职能的一部分资本，形成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充分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422—424 页）。——第 171 页。
- 45 指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最终必定要用于保证它的居民的消费……”（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357、358 页）。——第 172 页。
- 46 指本手稿的第二章。该章第五节《积累。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的角度研究货币流通》在《资本论》第二卷最后编定时单独编为第十七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355—388 页）。——第 192 页。
- 47 见前注。——第 192 页。
- 48 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一节的分节 (b) 《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根据《目录》判断，马克思打算用这一分节来结束本手稿对再生产问题的考察（见本卷第 6 页）。——第 198 页。
- 49 “罗伊特的检察官”——看来是指德国幽默作家弗·罗伊特一些作品中的人物“检察官布雷济希”（Entspektor räsig）。——第 213 页。
- 50 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分院即学院组成；自 1795

- 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费拉得尔菲亚哲学协会——美国最早的科学协会之一，成立于1740年。——第222页。
- 51 马克思提到的是1861年进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材料，即《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03页。
- 52 这一篇和以下几篇通讯（见本卷第329—342页）是恩格斯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写的。恩格斯从1840年8月到1841年2月为该报撰稿。马尔巴赫国立席勒博物馆收藏的格奥尔格·冯·科塔的档案材料里发现的文献，证实这几篇未署名发表于报纸上的通讯为恩格斯所撰。特别是那里藏有1839、1843年《总汇报》稿费簿，该簿第419页上标明：“不来梅，恩格斯先生。”关于克尼里姆和汉·佩尔格发表恩格斯通讯的详细情况，见《卡尔·马克思故居丛书》第15册，1975年特利尔版（《Schriften aus dem Karl- Marx- Haus》，Heft 15, Trier, 1975。——第329页。
- 53 这里提到的不来梅和关税同盟各邦的通商条约签订于1840年7月4日。该条约收入自由汉撒城市不来梅的参议会的决议和法令汇编。
关税同盟是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同盟，成立于1834年。同盟逐渐包括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奥地利和一些小邦除外）。普鲁士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促进了德国的政治上的统一。——第329页。
- 54 汉堡和关税同盟（见注53）各邦的通商互惠条约签订于1839年12月。——第329页。
- 55 恩格斯这里分析的军税征收法令是1840年6月3日通过的。——第330页。
- 56 恩格斯从评论英国轮船“阿基米得号”试航成功的文章中作了大段摘录，部分是逐字逐句摘译的，部分是意译的；该文标题是《阿基米得号轮船》（《The Archimedes Steamer》），载于1840年6月18日苏格兰报纸《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第332页。

- 57 为了证实螺旋桨轮船运输比帆船运输优越，恩格斯利用了 1840 年 7 月 4 日《爱丁堡晚邮报》第 687 号上的报道，这篇报道在《轮船航运的重大改进。阿基米得螺旋发动机》（《Important Improvement in Steam Navigation — the Archimedes Screw Propeller》）一文中被引用。——第 333 页。
- 58 指皇家艺术和手工业协会苏格兰分会（Royal Society of Arts for Scotland）。它是 1768 年在从 1754 年以来存在的大不列颠艺术、手工业和商品鼓励协会（Society of Arts）的基础上成立的。——第 335 页。
- 59 指排水量为 3500 吨的“大不列颠号”螺旋桨轮船，该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大的轮船。它于 1843 年 7 月从船台下水。——第 335 页。
- 60 恩格斯的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1847 年“远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开辟了纽约和不来梅之间的定期航线。——第 336 页。
- 61 恩格斯的这个批评显然是与 1840 年 10 月《总汇报》上出现许多关于为法国军队购买马匹的报道有关。按照 1840 年 10 月 7 日公布的汉诺威王国内务部的命令，禁止从王国运出马匹和从王国领土上把马匹转运到关税同盟各邦的边界以外。违反这项命令则罚款 50 塔勒。——第 338 页。
- 62 “蛊惑者”是 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中对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广泛参加反政府运动的是知识分子、大学生，特别是各体操协会。他们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第 338 页。
- 63 显然是指 1840 年 9 月 19 日《莱比锡总汇报》发表的该报不来梅通讯员关于这个城市秩序混乱的报道。——第 338 页。
- 64 指 1841 年 4 月 7—9 日《知识界晨报》第 83—85 号发表的匿名文章《教会争论》（《Kirchliche Streitigkeiten》）。文章中强调指出，以帕尼埃尔牧师为代表的从来梅唯理论在同虔诚主义的代表之一克鲁马赫尔传教士论战中给虔诚主义以毁灭性打击。

神学中的唯理论是某些神学家集团的一种倾向,它企图证明借助理性来认识“神的启示真理”的可能性。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唯理论倾向在新教神学中有很大的影响。

虔诚主义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纯理性的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和虚伪。虔诚派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赋予感情的体验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第 343 页。

- 65 指的是卡·弗·威·帕尼埃尔的著作《公开谴责爱北斐特的哲学博士,克鲁马赫尔牧师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 神学答辩》(《Unverholene Beurtheilung der von dem Herrn Pastor Dr. philos. Krummacher von Elberfeld, zur Vertheidigung Seiner Bremischen Verfluchungssache herausgegebenen, sogenannten 《Theologischen Replik》》) 1840 年不来梅版。——第 343 页。
- 66 指的是 1849 年 2 月 23 日《新莱茵报》第 229 号从政府机关报《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 ischer Staats- Anzeiger》)转载的关于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尔逝世的报道。《新莱茵报》编辑部在转载表彰亲王在 1845—1846 年对印度锡克教徒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所表现的“坚决和勇敢”的悼念文章时,加了一段批评性的按语:“记得当时英国报纸报道说,‘长眠地下的亲王’在索布拉昂战役中是按照下述原则行动的:距离越远,射击越无危险。‘De mortuis nil nisi bene’[“如果不能说死者的好话,就最好什么也不说”。]”报纸的这一按语引起了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的不满。1849 年 3 月 8 日他给报纸编辑部发了一封信并附去一份他从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得到的不列颠驻印度军队司令吹捧亲王的报告,要求把这份报告作为官方的辟谣发表。恩格斯就这项所谓“官方的辟谣”写了这篇通讯。——第 345 页。
- 67 从 1849 年 3 月 19 日哈尼的回信可以看出,恩格斯曾请求哈尼在英国报刊上寻找关于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尔在印度的言行的材料。哈尼在回答恩格斯时写道,他只能查阅《北极星报》,在该报中除了关于亲王逝世的简讯外,没有找到任何材料。——第 345 页。

- 68 这篇通讯载于《新莱茵报》的“大不列颠”专栏，没有署名，但注有“伦敦”字样。恩格斯加的注和 1849 年 3 月 19 日朱·哈尼给恩格斯的信，确证作者是恩格斯（见前注），哈尼在信中对把他给奥康瑙尔的公开信译出并发表于报纸一事表示感谢（见注 70）。——第 347 页。
- 69 指菲格斯·奥康瑙尔给宪章派的公开信，载于 1849 年 3 月 3 日《北极星报》第 593 号，标题为《致宪章派》（《To the Chartists》）。——第 347 页。
- 70 朱利安·哈尼给奥康瑙尔的回信，载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北极星报》第 594 号“给工人阶级的信”专栏，标题是《宪章主义和共和主义。——各民族的兄弟般团结》（《Chartism and Republicanism. —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署名为“人民之友”。——第 347 页。
- 71 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各项要求，有六点：普选权（年满 21 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不记名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会议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 和 1848 年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 348 页。
- 72 反对反动的普鲁士压迫的波兹南民族解放起义于 1848 年 4—5 月为普鲁士军队所镇压。——第 350 页。
- 73 指普鲁士军队镇压德国各地的人民行动。——第 350 页。
- 74 这里谈的是标有“科伦 9 月 26 日”字样的发表于 1851 年 9 月 30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273 号附刊“最新消息”（《Neueste Posten》）栏中的一篇通讯，通讯就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事诽谤性地指控马克思。报纸把马克思的声明原文删节后刊登于 1851 年 10 月 18 日第 291 号附刊。早些时候声明全文曾发表于 1851 年 10 月 9 日《科伦日报》第 242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6 页）。——第 353 页。
- 75 “政治评论”（Politische Rundschau）是每号《人民报》发表的专栏。从 1859 年 7 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该报的编辑和负责人，这时，他就参加了这一栏的编辑工作。把摘录中对琼斯活动的评论同 1857 年 11 月

- 24日和1858年9月2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以及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08—211、341—343、550—554页)加以比较,就可证实该文作者是马克思。——第354页。
- 76 皇家法院(The Court of Queen's Bench)是英国最老的法院之一,十九世纪(1879年以前)是独立的高等法院。审理刑事和民事的案件,有权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4页。
- 77 马克思指的是早在1857年4月厄内斯特·琼斯建议召开的代表会议。预定参加会议的除宪章派组织的代表外,还打算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派。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点,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琼斯在六点(见注71)中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这一让步引起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席会议在一再延期后,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在政治上动摇和滚到改良主义立场的表现,因而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只是过了几年以后,在琼斯重新开始从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时,才恢复朋友关系。——第354页。
- 78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经济思想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这派的拥护者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纺织厂主布莱特和科布顿。——第355页。
- 79 这一文件是马克思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提出的关于组织和策略问题的决议原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第542—544页),决议在1871年9月12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被作为总委员会的建议批准,并在1871年9月18日和19日的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我们得到的法文文本是恩格斯于9月20日前后写成的。这个文本和《国际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正式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 版第 17 卷第 451—461 页)不完全一致;在 1871 年 10 月 16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个文本,然后由马克思作了最后的校订,因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受委托负责出版所有出版物的准备工作。——第 360 页。
- 80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参看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载于《国际工人协会。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 年布鲁塞尔版 (*Résolutions administratives votées par le Congrès de Bâle. I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第 360 页。
- 81 关于用三种文字再版章程的决议,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正式版本中没有反映,而是在新版章程的附录中作了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85 页)。——第 360 页。
-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3 页。——第 360 页。
- 83 这份名单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参与下拟定的,按照这份名单把《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卷第 1 分册分别寄送给报纸编辑部、组织和个人,主要是寄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根据马克思与出版者莫·拉沙特尔于 1872 年 2 月签订的合同,规定《资本论》以分册形式出版(见注 192)。篇幅为 8 印张的第 1 分册(大开本)于 1872 年 9 月底一经出版,很快(显然是在 1872 年 9 月底—10 月初)就拟定了这份名单。从保存下来的 1872 年 10 月上半月第三者来信中可以看出,名单上列出的许多收件者已经收到《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分册。——第 362 页。
- 84 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是 1872 年 8 月建立的,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通常是国际会员的流亡工人。该支部为反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拒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改良分子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见注 86)。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不列颠联合会和清除联合会中的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第 364 页。
- 85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支部是 1872 年夏于诺定昂在总委员会委员、公社

- 社员奥·赛拉叶的参加下成立的，它主要联合了公社的流亡者。该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而进行的斗争。——第 364 页。
- 86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是根据 1871 年 10 月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由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一些加入国际的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在此之前，这种委员会的职权都是由总委员会亲自行使的。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不列颠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里、杜邦、赖利、列斯纳等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 年 12 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人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不列颠委员会以积极的帮助。——第 364 页。
- 87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于 1881 年 12 月 5 日用英语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所载的讲话，是《平等报》上刊登的法文文稿的译文。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讲话草稿是第一次按英文手稿的全文译出的。——第 369 页。
- 88 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里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第 371 页。
- 89 《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Russische in my bookstall》）这一手稿，写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笔记本中最后一本即 1881—1882 年所记的一本里。在这本宽长为 10×16 厘米的小笔记本的六页半（总数是 108 页）普通纸上，马克思用相当清楚的笔迹列出 150 多种版本的俄国书籍，在书名下划了直线并编了 115 个书号。显然，在编写这份书目时这些书是马克思手头拥有的。收进书目里的相当大一部分书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主要是论述俄国 1861 年改革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情

况的。

在书名以及个别词句中有不少是马克思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写的，但大部分是用俄文写的。在这里，马克思写的俄国字通常用的是印刷体（见本卷第 367—368 页之间的插图）。——第 372 页。

- 90 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这篇手稿，是他代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起草的致《今日》杂志编辑部的复信稿，原因是 1883 年 4 月 14 日该杂志第 1 期发表了《资本论》法文版第 23 章（相当于德文原著第 21 章）的不完善的英译文。这一章的译文发表时未加任何前言，随意用了一个标题：《I. — The Serfdom of Work》（《第一章：劳动的奴隶制》），而且译文有严重的错误。信稿中提到：马克思的继承人对其遗著的译文享有版权，而且为了马克思的声誉对这些译文的质量负责。关于是否允许再发表一章的译文一事，编辑部显然在我们没有见到的信中征求过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意见，而这件事的确定取决于编辑部是否执行几项要求。1883 年 6 月《今日》第 2 期在发表《II. — The Lordship of Wealth》（《第二章：财富的权力》）时所加的编辑部注，证明编辑部执行了要求。注中说：“这一章是原著第 10 章第 2 节和第 3 节的译文。本刊上期发表的那一章选自原著第 23 章。译文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已故马克思的。”副标题中指出，译文译自 1872 年法文版。——第 381 页。
- 91 关于《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卷，见注 83 和 192。——第 382 页。
- 92 这里指维·雨果的哪首诗，未能确定。显然，所引诗句包含在《今日》的出版者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中。——第 382 页。
- 93 我们看到的这封信是个片断，载于 1885 年 1 月 24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452 号的专栏“最近的社会政治消息”（《Sozial- Politische Nachrichten der Letzten Tagen》）。信可能是寄给约·狄慈根的，他当时是该报的编辑之一。——第 383 页。
- 94 1887 年 3 月 30 日发表的、署名为爱·艾威林的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是恩格斯写的。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照相复制的笔迹，证实了这点。该信是就爱德华·艾威林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

- 委员会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写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向艾威林提出无根据的指控,说他的支出超出了执行委员会拨给他以及威·李卜克内西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于1886年作赴美宣传旅行之用的那笔钱。资产阶级报刊为这种指控叫好,并用它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本卷发表的这封信补充了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给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们的许多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578、591—597、598—600、628—629页)。——第384页。
- 95 下面的引文引自1887年3月2日《纽约人民报》第52号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再谈艾威林事件》。——第384页。
- 96 指1887年2月26日艾威林的铅印信。该信是散发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各支部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信中详细地回答了1887年1月7日该党执行委员会在通告信中对艾威林提出的诽谤性的控告。这封信发表在1887年3月2日《纽约人民报》第52号上,同时还附有编辑部文章(见前注)。——第385页。
- 97 指1887年1月12日《纽约人民报》第10号发表的文章《艾威林和社会主义者》(《Aveling und die Sozialisten》);这篇文章首先公开提出对艾威林的指控(见注94)。艾威林1887年2月26日的信(见注96)是对这篇文章的答复。——第385页。
- 98 这篇短评可能是恩格斯对1887年12月25日保·拉法格给他的信的的回信稿,拉法格的信是询问第一国际前活动家亨·奥伯温德的情况的,因为后者被揭发为普鲁士警察局的暗探。恩格斯的答复以批判的方式评述了奥伯温德在工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706—707页)。短评中所阐述的有关奥地利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事件,是1873—1874年的事(同上,第33卷第580—582、600页)。——第386页。
- 99 指所谓“纯拉萨尔派”小组,它以裁缝勃廖艾尔为首在七十年代中期活动于汉堡。这个小组反对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第386页。
- 100 这篇札记是恩格斯于1888年9月下半月显然在从美国旅行归来所乘的“纽约号”轮船上写的;在美国他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

华·艾威林以及自己的朋友卡尔·肖莱马一起度过了一个多月——1888年8月17日至9月19日。从这篇札记的内容和提要形式来判断，恩格斯显然是打算写一篇专门叙述他这次旅行的文章，想在这篇文章中较详细地评述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指出其特点，即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的明显差异和矛盾。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意图。过去发表的片断《美国旅行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4—536页）只是打算写的文章的开端。关于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旅行和对尼亚加拉瀑布等等的观感，恩格斯当时曾在1888年9月5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作了详细描述（见本卷第486—489页）。——第387页。

101 指1775—1783年反对英国统治者争取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战争，结果成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第389页。

102 恩格斯在这封第一次发表的信件中，感谢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在1890年11月28日恩格斯七十寿辰时给他的贺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以及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成立的。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协会，其原因是引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分裂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拥护者的影响在协会里占了上风。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协会的工作。第一国际成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被英国政府封闭时为止。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该协会。——第391页。

103 这一补充材料是恩格斯补入他的预定供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Konversations-Lexikon）第14版第6卷发表的传记正文的（见本卷第533—535页）。补充材料应1892年10月7日弗·阿·布罗克豪斯的来信而写，出版者在信中以编辑部的名义请恩格斯审阅正文，做适当的修改和补充。——第393页。

104 恩格斯的这封贺信是为答谢1892年11月协会理事会约他参加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的邀请信而写的。恩格

斯这封信的德文原件是在维也纳国家档案馆里发现的。

为这个于 1867 年 12 月 15 日创立的协会的庆祝会所做的报告,载于 1892 年 12 月 16 日《工人报》第 51 号。——第 395 页。

- 105 我们得到的恩格斯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的信是捷克译文,发表于 1893 年 8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之声》(《Posel lidu》)第 15 号。

发表时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最老的社会学家和学者恩格斯就代表大会问题向我报编辑询问捷克各政党情况,他说:”(见信文)。——第 396 页。

- 106 这封电报是恩格斯打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以答谢代表大会开幕那天(1893 年 10 月 22 日)由奥·倍倍尔建议发给恩格斯并由他宣读的致敬信。信里说:“来到德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城市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们,向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战士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和敬意。

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 1893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召开的科伦代表大会上,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报告,讨论了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对它的支持问题以及庆祝 1894 年五一节的问题,还讨论了奥·倍倍尔的报告“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第 397 页。

- 107 字据是恩格斯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周刊改为日报而于 1894 年 9 月至 10 月初写的。恩格斯欢迎这种意图并给予帮助和支持,其中包括为这一措施筹款。1894 年 12 月 14 日,恩格斯给维·阿德勒写信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银团,他们打算向《工人报》提供一笔钱,约五千佛罗伦,条件是“赋予”阿德勒“以领导角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第 326 页)。他还嘱咐把他在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稿费,寄给维·阿德勒以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需。恩格斯帮助编辑部招请其他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为该报撰稿,他本人也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1895 年 1 月 1 日《工人报》日报出创刊号时,他特地给奥地利工人写了贺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590

页)。——第 398 页。

- 108 这封在魏玛国立德国古典文学档案馆发现的信是恩格斯同德国政论家阿·卢格的通信和个人联系的开端。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在 1842 年 3 月底，在恩格斯从 1841 年 10 月 1 日到 1842 年 9 月 30 日逗留柏林期间（服兵役期间）。这封信使我们弄清楚了 1842 年 6 月 15 日恩格斯致卢格的第二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427—428 页）中提到的关于恩格斯写有关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文章的不为人详知的事实。这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第 401 页。

5 月 28、30 和 31 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 126—128 期上发表了你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评价，指出作者在叙述和批判谢林哲学中的鲜明立场。——第 401 页。

- 110 马克思指卢格和维干德的小册子《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 1843 年 1 月 3 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 杂志的控诉》1843 年不伦瑞克版（《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 Beschwerde über die durch ein Hohes Ministerium des Innern angeordnete und am 3. Januar 1843 ausgeführte Unterdrückung der Zeitschrift: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raunschweig, 1843）。马克思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书报检查官圣保罗，显然是为了得到准许发表《莱茵报》驻德勒斯顿记者普菲茨纳写的对这本小册子的评论。这篇评论匿名发表在 1843 年 3 月 12 日和 14 日《莱茵报》第 71 号和 73 号的附刊上，标题是《评对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提出控诉的小册子》（《Über die Broschüre 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第 402 页。
- 111 这封信的片断最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453 页。这次是全文发表。——第 403 页。
- 112 指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情调的小说《巴黎的秘密》。这本小说于 1842—1843 年在巴黎出版，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外国也非常著名。——第 403 页。

- 113 海涅从汉堡把他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的部分校样寄给马克思,想在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之前先在《前进报》上发表。这部分诗刊登在1844年10月23、26、30日和11月2、9、16、20和30日的《前进报》第85—88、90、92、93、96号上。

在发表海涅的诗时,《前进报》编辑部还写了如下—篇可能出自马克思手笔的引言(载于1844年10月19日《前进报》第84号):

“最近海涅把他自己新近写的许多诗交给我们供本报《前进报》发表,我们表示欢迎,认为这些诗不仅是有价值的贡献,而且表明海涅在长期的冬眠之后已经苏醒,开始从事活动和创作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些新作品中再次发现我们所热爱的诗人是健康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我们开始比以前更热爱他。我们不感到失望——海涅在霍夫曼和康培那里出版了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为书名的小诗集。我们认为它无疑是海涅的最好的作品,完全符合他的泼辣而又热情的诗风。新思想的力量把海涅从沉睡中唤醒,他威严地登上了舞台,高举新的旗帜前进,用‘有力的鼓声’发出自己的号召。我们将发表这本书中的几篇典型作品,今天暂且刊登一篇极为精采的序言。”——第403页。

- 114 恩格斯讽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27岁就已经生了五个孩子。——第404页。
- 115 指贝尔奈斯的文章的稿酬。这篇文章显然是他的关于犯罪和刑事审判的文稿的摘要。该文稿本打算交给列斯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该出版社付排马虎,作者要求索回。马克思打算在1845—1846年同威斯特伐利亚出版商接洽出版的计划中的季刊上发表这篇文章。贝尔奈斯需要用钱,曾两次通过马克思领取这篇文章的稿酬。但是,由于出版季刊的打算落空,贝尔奈斯的文章没有刊出。——第406页。
- 116 马克思致贝尔奈斯的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里发表的马克思的话是贝尔奈斯1846年8月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援引的。——第406页。
- 117 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集股创办由他编辑的新的理论刊物。这个想法未能实现。——第407页。

- 118 1847年9月底到10月初，马克思住在荷兰扎耳特博默耳他的姨父莱昂·菲利浦斯家里。——第408页。
- 119 这封信和下面两封1849年5月6日写给《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弥勒·捷列林格和安·施提弗特的信（见本卷第408—409页）是马克思1849年4月中旬到5月初逗留汉堡及其附近地区期间为卡·布龙写的介绍信。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城市游历是为了同德国各地的革命参加者接触和建立广泛联系，并筹集资金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第408页。
- 120 显然是指1848年4月巴登共和派起义。——第408页。
- 121 马克思的这段附言写在1849年7月14日燕妮·马克思致丽娜·舍勒尔的信尾。——第410页。
- 122 海得曼在1850年1月22日的信中通知燕妮·马克思说，鲍威尔大夫结算为她提供医疗服务的费用为4英镑10先令，并要求按他从鲍威尔那里收到的上述款数的期票付款。——第411页。
- 123 这里发表的马克思写的两个附言中的第一个是写在哥·路·施泰翰关于对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参加者的迫害的简讯的末尾。第二个看来是马克思在仔细看了简讯后不久写在施泰翰的手稿的第一页标题之前。魏德迈在1852年2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革命》杂志第3期只能部分地使用施泰翰的材料。这一期由于停刊而没有出版。——第412页。
- 124 这封信是克路斯在他1852年9月21日致魏德迈的信中援引的片断。克路斯部分地转述了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内容同马克思1852年8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17—121页）差不多。——第412页。
- 125 “光明之友”是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见注64）。1846年，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所谓“自由公理会”。这个“自由公理会”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反对派情

- 绪。——第 413 页。
- 126 指美国革命联盟——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组织。它是由到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戈克和菲克勒尔于 1852 年 1 月建立的。——第 413 页。
- 127 鼓动者协会——1851 年在伦敦成立的、以卢格和戈克为首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它的宗旨主要是为在德国组织“立即革命”募捐。——第 413 页。
- 128 这个附言保存在迈尔 1853 年 2 月 3 日的信上。迈尔曾把这封信连同瑟美列从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信一起转交给马克思并提出由他来转递马克思给瑟美列的回信。——第 415 页。
- 129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 1853 年 2 月 20 日瑟美列来信的答复。信中批评了科苏特的活动和个人品质。——第 415 页。
- 130 指科苏特在英国报刊上多次讲话，否认他参与过遭到失败的米兰起义。这次起义是 1853 年 2 月 6 日由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特别是，科苏特在以他名义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致梅因·里德的信中否认他是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他署名的传单《以匈牙利人民的名义致在意大利的士兵们》的作者。马克思对米兰起义和马志尼、科苏特以及其他匈牙利革命家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作过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4、599—602、621、624—626 页。——第 415 页。
- 131 这里提到的马志尼的声明 1853 年 3 月 2 日以致《晨报》、《晨邮报》和《每日新闻》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上述报纸上。马志尼写道，他掌握着科苏特写的告匈牙利士兵们书的原稿并对科苏特的谈话表示遗憾（见注 130 页）。——第 415 页。
- 132 马克思在下面援引他自己的文章《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21 页），稍有改动。——第 416 页。

- 133 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第 417 页。
- 134 克路斯满足了马克思关于在美国德文报刊上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帕麦斯顿》的请求。1853 年 11 月 2、3、4、8 和 9 日纽约报纸《改革报》第 72、73、74、77 和 78 号上发表了克路斯从《论坛》上节译的这篇文章。编辑部给这篇文章加上了如下的按语,其中暗示作者是马克思:“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篇评论加以发表。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不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第 417 页。
- 135 由于琼斯将到工厂区(特别是,罢工运动的中心——曼彻斯特工业区)去进行新的宣传旅行,以便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29 页),马克思显然打算向琼斯提供一些事实材料,以揭露以冒充工人的“天然朋友”的曼彻斯特激进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反工人政策。马克思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把他们所建立的所谓“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称作反对工人阶级的“暗地里阴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67 页),在这封信中称作“大骗局”。——第 417 页。
- 136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0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经常称呼这个协会为:“Knotenverein”。“Knote”一词有“手工业者”的意思,也有“老粗”的意思。——第 418 页。
- 1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发表过克路斯在 1853 年 11 月 2 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引用的这封信的片断。——第 423 页。
- 138 指 1853 年 6 月 14 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09—116 页)。克路斯并不是总能为马克思弄到刊载他的文章的《论坛报》,所以有时不得不动手把文章抄下来。——第 423 页。
- 139 克路斯在 1853 年 11 月 4 日的信中向魏德迈传达了马克思提供的关于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关于霍乱的诗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658—659 页)。——第 423 页。

- 140 指马克思的文章《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18—227页)。——第423页。
- 141 燕妮·马克思的这个笔误在1853年10月22日《人民报》第77号上发表《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文章时已改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9页)。——第424页。
- 142 马克思给卡·威·克莱因的回信,没有找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95注)。——第424页。
- 14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618页。——第424页。
- 144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1857年2月26日弗莱里格拉特致卡·维尔特的信中援引的。——第427页。
- 145 指格·维也特的著作《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Humoristische Skizzen aus dem deutschen Handelsleben》)。这部著作是作者从1845年起连续几年写的讽刺性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科伦日报》上(从1847年11月到1848年2月),后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从1848年6月到7月)。整个著作全部收入1956年出版的《维尔特全集》第2卷第349—485页(G·W erth. Sämtliche Werke Bd. 2, S. 349—485)。——第427页。
- 146 关于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61—464、467和486页。——第429页。
- 147 这封信的原件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党史研究院得到的。从《福格特先生》一书的马克思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45页)中可以知道,摩·佩尔采尔1860年4月19日给马克思写了回信。马克思在他1860年6月2日给瑟美列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51页)中还提到佩尔采尔的回信。——第430页。
- 148 指1860年4月4日马克思给瑟美列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16—517页)。——第430页。

- 149 指 1859 年 9 月 28 日以《科苏特勾结路易·拿破仑的详情》(《Particulars of Kossuth's Transaction with Louis Napoleon》)为标题在《自由新闻》第 10 号上发表的马克思的通讯。这篇通讯是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的缩写。——第 430 页。
- 150 这封信的片断 1977 年 4 月 19 日刊登在“索塞比·佩尔克·伯尔内特公司”的目录上。可以断定,马克思是通过劳拉来回答保·拉法格的信。他在信中询问马克思对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国工人的不幸的生活条件的报告的看法。信中提到的汉特的报告刊载于《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书。1864 年。附有附录》1865 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Seventh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4》·London, 18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不止一次地援引过这个主要关于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34、721、744、749 等页)。——第 431 页。
- 151 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即大地主的利益,从 1815 年在英国实行谷物法,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进口谷物。工业资产阶级在贸易自由的口号下反对谷物法,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第 432 页。
- 152 指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 年 6 月 24 日和 7 月 2 日的信。燕妮在 7 月 2 日的信中对她同马克思一道应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的邀请于 1869 年 7 月 1 日出席的肯辛顿博物馆的贵族晚会作了讽刺性的描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 307 页)。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油印的注意事项里包括号召协会会员在显赫人物出席展览会时不要在他们身旁拥挤。——第 432 页。
- 153 1869 年 7 月 1 日恩格斯结束了曼彻斯特“欧门和恩格斯”商行的工作,从此他完全献身于科学和政治活动。——第 433 页。
- 154 指 1821 年在巴黎出版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的诗集《爱尔兰诗歌》(Irish Melodies)。——第 435 页。
- 155 马克思和女儿燕妮 1869 年 9—10 月到德国、比利时和荷兰旅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 351—352 页。——第 435 页。

- 156 恩格斯大约于 1869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4 日住在奥斯坦德和恩格斯基尔亨的亲戚那里。——第 435 页。
- 157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写了一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刊登在 1870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24 日的《马赛报》上。这封信里所说的是 1870 年 3 月 9 日在该报上发表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转载了芬尼亚社社员奥顿诺凡·罗萨揭露英国监狱中虐待政治犯的信。燕妮·马克思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70—700 页。——第 436 页。
- 158 1870 年 3 月 16 日《每日新闻》刊载了一篇匿名文章，该文作者英国内务大臣普鲁斯竭力否认奥顿诺凡·罗萨信中列举的事实，但同时被迫承认，他在狱中“戴着镣铐”。——第 436 页。
- 159 指《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London, 1867）。——第 436 页。
- 160 恩格斯援引囚犯克朗梅尔的证词。这个证词载于《没有公之于众的事实》都柏林版第 9 页（《Things not generally known》，Dublin, 1869, p. 9）。——第 437 页。
- 161 信中提到的《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发表于 1870 年 3 月 16 日。——第 437 页。
- 162 马克思致在华盛顿的国际会员理查·乔·欣顿的信以片断的形式保存下来。1871 年 9 月 21 日美国报纸《世界报》第 3687 号以《国际的财政状况。——它的成就》（《Pecuniary Po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ts progress》）为题发表在《国际》（《The International》）栏里的一篇文章中援引过这个片断。——第 438 页。
- 163 作为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 年 9 月 17—25 日）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案的基础的是瓦扬的带有宣言性质的草案，以及马克思的战友们提出的关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在每一个国家

- 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补充案。这个决议案交给总委员会进行最后定稿。总委员会在委员会讨论和全体会议批准之后委托马克思把决议案整理出来付印。——第439页。
- 164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阿舍尔公司(在1872年2月12日信中提出的)关于寄一份英文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请求的答复。——第440页。
- 165 恩格斯的这封信和后面两封信(1872年6月5日致乔·莫尔斯沃思的信和7月3日致施马尔特的信)是为了答复这几家公司的代表关于格拉译·德·维尔布罗尔作为股东的人格和偿付能力的询问而写的介绍信(见本卷第438—439页)。——第440页。
- 166 我们得到的这封信是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翰·白恩士亲笔抄录的可靠的手抄件。这个手抄件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白恩士的卷宗中。在抄件上信的日期是9月15日;这个日期显然有误,因为恩格斯的信中所提的事件不早于1872年9月16日(见下一注)。——第445页。
- 167 1872年9月16—19日,敌视独立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联邦主义者为了对抗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决议在伦敦新科学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9月14日伦敦报纸《联邦》第4号发表的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中有修改国际章程和调查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一些问题。——第445页。
- 168 指1872年4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参加这个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有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和其他一些企图夺取国际领导权的分子。联邦主义委员会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反宗派主义的决议。他们在1872年9月召开的联邦主义者代表大会企图冒充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见注167)。——第446页。
- 169 指马克思起草的1872年5月21日会议一致通过的《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这个给予小资产阶级组织窃取国际的名字的一切企图以毁灭性打击的文件几乎被国际的所有报刊转载(见《马克思

-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89—91 页)。——第 446 页。
- 170 朗德克向警察局长比埃特里发表的这个声明载于小册子《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1870 年巴黎版第 4 页（《Troisième procès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ravailleurs à Paris》· Paris, 1870, p. 4 ）。——第 446 页。
- 17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29 和 89 页。——第 446 页。
- 172 这封信是对 1872 年 10 月 2 日范·德尔·维利根的信的答复。维利根在来信中通知马克思，他给马克思寄去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小册子，同时还请求马克思告诉他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将在何时和何地出版（1872 年 10 月 2 日范·德尔·维利根给马克思的信载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报告和通信》1972 年莫斯科版第 461—462 页）。马克思的信的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范·德尔·维利根的小册子由于信中没有提到书名而未能找到。——第 447 页。
- 173 这是恩格斯对燕妮·马克思 1872 年 10 月 27 日从牛津来信的回信。刚刚结婚的燕妮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暂时在牛津租房子住。燕妮在信中感谢寄去刊载批评蒲鲁东的文章的两号《解放报》（1872 年 10 月 5 日和 13 日），并写道，“我们共同的朋友”谈它时面带苦笑，暗指沙尔·龙格把自己算为蒲鲁东的学生。——第 448 页。
- 174 这里显然是指旅居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当中的各个派别。
“纯洁派”是指以爱·瓦扬为首的布朗基分子。1872 年 11 月，布朗基分子出版小册子《国际和革命》，反对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的决议并指责国际脱离革命。在小册子上署名的是一些前总委员会委员，他们同时宣布退出国际（对这个小册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536—537 页）。
“非纯洁派”可能是指以比·韦济尼埃和贝·朗德克为首的一伙法国流亡者，他们诬蔑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449 页。
- 175 原稿上是德文词“Knoten”（见注 136）。关于 1872 年 10 月 27 日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讲演一事，第一次在这封信中

- 提到。马克思讲了什么问题，无法查明。——第 449 页。
- 176 指约·黑尔斯对 1872 年 12 月 20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16—219 页）的回信。他们在信中揭露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见注 86）中的改良派的分裂活动。赖利得知马克思的请求太晚，未能履行这一请求。所期待的黑尔斯的信 1873 年 1 月 4 日见报，但未作任何说明。马克思对黑尔斯的这一举动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31—333 页。——第 450 页。
- 177 指黑尔斯 1873 年 1 月 21 日致许多伦敦工人组织的通告。通告无端指责不列颠委员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派“鼓吹密谋”。这个通告以明信片的形式寄出，所以它的内容已为任何一个警探所知。因此，弗·列斯纳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一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通知亨德森上校”（伦敦警察局长）“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4 卷第 720 页）。——第 450 页。
- 178 这封信是以片断的形式保存下来的。鲁·宰弗特把它贴在 1873 年 1 月 21 日致恩格斯的信里。宰弗特证实收到恩格斯所列举的所有寄给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邮件。——第 451 页。
- 179 可能是指没有完全保存下来的 1872 年 12 月 30 日恩格斯致阿·赫普纳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553—554 页）。——第 451 页。
- 180 1872 年 12 月 21 日《国际先驱报》第 38 号上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约·黑尔斯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16—219 页）。——第 451 页。
- 181 显然是指《“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4 卷第 717—721 页）。——第 451 页。
- 182 这里提到的拉沙特尔 1873 年 2 月 14 日的信，以及 3 月 16 日拉沙特尔致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 453 页）都刊登在《莫里斯·多列士研究院学报》1972 年 9—10 月第 28 期上。——第 452 页。

- 183 指法国杂志《画报》1871年11月11日第1498号上发表的以《卡尔·马克思》为题的一篇无署名的马克思传记。在这一号的第一页上印有马克思的照片，下面的题字是“国际的首领”。——第453页。
- 184 1873年6月24日瓦·惠特请恩格斯介绍德·摩尔根作他的房客。这里是恩格斯对他的答复。——第454页。
- 185 这是马克思答复1873年12月21日托马斯·奥耳索普的来信。奥耳索普在来信中证实收到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三个分册，同时询问马克思对各国政治事件的看法。——第454页。
- 186 关于由左翼共和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发动的和成为1868—1874年资产阶级革命最高潮的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见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第456页。
- 187 在1874年1月10日举行的德意志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有9人当选为议员（包括当时正在狱中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投他们的票比1871年选举时多得多（恩格斯对这次选举结果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18页）。——第456页。
- 188 指1874年6月24日拉沙特尔的信。他在信中请求马克思向法国新闻工作者（流亡者）罗什弗尔转达他的关于在伦敦共同办杂志或报纸的建议。——第457页。
- 189 马克思在校阅自己赞同的《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著作几乎所有的篇都作了补充和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9卷第179—251页）。——第458页。
- 1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页。——第458页。
- 191 1874年8月中到9月21日，马克思跟女儿爱琳娜在卡尔斯巴德养病。回伦敦（10月3日）后，他又开始《资本论》法文版的工作并在1875年1月底结束了几个分册的编辑工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15页）。——第458页。

- 192 根据 1872 年 2 月马克思同出版者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资本论》法文版第 1 卷应当以分册的形式出版。法文版拖延了 4 年(1872—1875 年)才出齐,除了这封信所指出的原因之外,还有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现政治反动的条件的的原因。1875 年年中,法国政府把拉沙特尔在巴黎的出版社的法律权利转给了反动官员凯,这个人拖延《资本论》后几个分册的印刷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传播(见注 83、189、191、193、194)。——第 458 页。
- 193 马克思这封写给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经理的信,涉及《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中遇到的问题(见注 192)。当时拉沙特尔因参加巴黎公社活动受到迫害,流亡西班牙。而热心出版《资本论》的拉沙特尔出版社经理韦努伊埃也被解职了。凯竭力阻挠印行马克思的《资本论》。韦努伊埃离职前向凯施加压力,说如果凯不付排《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一辑,作者将诉诸法律。凯最后不得不表示,他作为法人,将履行与外国人签订的合同。但他又借口资金不足拖延出版。1875 年 7 月 11 日,韦努伊埃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上述情况。——第 459 页。
- 194 这里是指阿道夫·凯,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的法定管理人,曾阻挠《资本论》在法国出版。
马克思 1876 年 10 月 7 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曾提到:“我刚刚接到一封巴黎来信(拉沙特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寄来的),从信中可以看出,《资本论》被查禁的说法纯系无稽之谈,而且是警察和法定管理人凯先生本人所竭力散布的一种无稽之谈,已经完蛋的毕费把拉沙特尔的书店就是交给了这位凯先生监护的。”——第 459 页。
- 195 指贝·克劳斯的著作《新医学科学概述》1875 年维也纳版(《Compendium der neueren medicinischen Wissenschaften》)。——第 460 页。
- 196 指 1876 年 4 月在开姆尼斯出版的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浅说》(J. Most: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Chemnitz, 1876) 第 2 版。第 1 版 1873 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没有参与。1875 年 8 月初,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为第 2 版审阅了整个著作,

修改了重大错误,改写了许多地方,但是拒绝在小册子上署名。他 1876 年 6 月 14 日写信对左尔格说:“否则我就要作更多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172 页)。——第 462 页。

- 197 马克思这封信显然是写给德国语文学家莎士比亚研究者德利乌斯(1813—1888)教授的。马克思 1877 年 1 月 21 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 中曾提到爱琳娜翻译德利乌斯的这一作品。“她(指爱琳娜)冒昧翻译了德利乌斯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由这里的莎士比亚学会出版(她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她因此得到了德利乌斯先生的极大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228 页)

燕妮·马克思 1877 年 1 月 20 日或 21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也提及此事。“她(指爱琳娜)作为莎士比亚学会会员,翻译了波恩的德利乌斯教授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史诗因素的一本小册子,受到大家欢迎,德利乌斯教授给她写了一封高度赞扬的信,庆幸自己和学会有了这样的‘同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468 页)

尼古劳斯·德利乌斯,从 1863 年起在波恩大学执教。这封信可能是寄到波恩去的。——第 467 页。

- 198 马克思于 1877 年 8 月 8 日同他的妻子燕妮和小女儿爱琳娜一起离开伦敦去德国诺伊恩阿尔治病,住在弗洛拉旅馆。这可从马克思 1877 年 8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得到证实(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67、70 页;第 267 页;也可参看该卷卷末注 124)。——第 467 页。
- 199 马克思原打算去黑林山。1877 年 8 月 17 日他给恩格斯的信 中曾提到:“施米茨今天再一次对我说,我在这里停留三个星期以后应当到黑林山呼吸高山和森林的空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70 页;还可参看第 71、270 页)——第 468 页。
- 200 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第 469 页。
- 201 可能是指奥托·格拉高的著作《德国交易所投机和滥设企业热》1877 年莱比锡版(《Der Börsen- und Gründungs-Schwandel in Deutschland.》Leipzig, 1877)。这部著作是他 1876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柏林交易所和滥设企业热》(《Der Börsen- und Gründungs-Schwandel

- in Berlin)》的第二部分。——第 470 页。
- 202 可能指 1873—1876 年在罗斯托克分三部出版的佩罗的著作《银行的、交易所的和股票的投机》(《Der Bank-, Börsen- und Actienschwinde- l》)。——第 470 页。
- 203 马克思同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大约从 1877 年 8 月 8 日到 9 月 27 日在诺伊恩阿尔(德国)养病。——第 471 页。
- 204 马克思 1879 年 12 月 13 日和 1880 年 1 月 26 日给查·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的信的原件(见本卷第 471 和 474 页)保存在英国勋爵沃尔斯顿的家庭档案中。据他说,这两封信的收信人是他的父亲——英国的考古学家,查理·沃尔斯顿,当时他用瓦尔德施泰恩作自己的姓。——第 471 页。
- 205 恩格斯答复托马斯·奥耳索普 1879 年 12 月 12 日的信。奥耳索普在他的信中征询恩格斯关于他所附上的《派尔-麦尔新闻》中的“惶恐不安的文章”(文章的名称和报纸的编号信中都未写明)的意见。——第 472 页。
- 206 在 1878 年 7 月 30 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在全国范围内拥护社会民主党人的有 437000 票,在马格德堡则有 6253 票。威廉·白拉克被选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举行的 1879 年 10 月 10 日的国会补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在马格德堡获得 4721 票。这样的成果证明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的增长。——第 473 页。
- 207 1880 年 8 月初至 9 月 13 日马克思与家里人在兰兹格特休养。——第 475 页。
- 208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中根据 1949 年第 6 期《建设》杂志刊登了这封信的片断。——第 476 页。
- 209 哥特利布·雷姆克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会的名义邀请恩格斯参加该协会新俱乐部的开幕,地址在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托登楠街 49 号。——第 477 页。
- 210 这封短信马克思写在 1881 年 8 月 20 日他的夫人给女儿燕妮·龙格的

信的末尾（见本卷第 528—529 页）。——第 478 页。

- 211 这封信是对考茨基 1884 年 4 月 15 日来信的答复。考茨基在信中说他迫不及待地等着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478 页。
- 212 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哲学的贫困〉》德译文手稿，该书于 1847 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最初由伯恩斯坦翻译，后来考茨基也参加。恩格斯校订译文，并专门为这一版本写了序言和一系列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05—220 页）。该书于 1885 年 1 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第 478 页。
- 213 指 1886 年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的准备工作和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的设想。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该书的片断和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448—460 页。——第 479 页。
- 214 这封信的片断最初曾发表在 1869 年洛桑出版的 M·多芒热特写的《马克思主义渗入法国》一书中（《L' Introduction du Marxisme en France》）。——第 479 页。
- 215 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组织的。从 1884 年 1 月 23 日起每星期日由拉法格讲唯物主义历史观，杰维尔讲马克思的《资本论》，讲稿在报纸上或用单独的小册子发表（恩格斯对这些讲稿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第 126、146、156 页）。——第 479 页。
- 216 这封信没有完全保留下来（信的开头部分和收信人名字都没有）。根据保存信原件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资料，信写在 1885 年 6 月 10 日戴维逊给恩格斯的信上。从恩格斯给“社会主义同盟”的信上写的注证明收信人是约翰·林肯·马洪，他是社会主义同盟的书记。恩格斯要求寄的《公益》杂志是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 年 12 月由一批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威廉·莫利斯等人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在同盟创建的最初几年，同盟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无政

- 府主义分子在同盟中很快就占了上风,同盟的许多组织者都退出同盟,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480页。
- 217 显然这是指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译文。当时恩格斯已在校订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译文,而且同出版商洽谈过。恩格斯这本书的英文版于1887年出版。——第481页。
- 218 这是恩格斯对格·特利尔1887年3月22日来信的答复。后者在信中通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译稿已寄出并征求恩格斯对译文的意见。格·特利尔翻译这一著作的丹麦文译稿经过恩格斯的审阅于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第482页。
- 219 爱·福尔坦翻译并经过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译文1891年1月至11月发表于《社会主义者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483页。
- 220 《共产党宣言》法译文由保尔·拉法格翻译并经过恩格斯审阅于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载于《社会主义者报》。《宣言》法文单行本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483页。
- 221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1888年8—9月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和卡尔·肖莱马的美洲之行(见注100)。——第486页。
- 222 1838年7月至8月,恩格斯陪同父亲到英国进行业务性旅行时到过伦敦。这是年轻的恩格斯第一次出国旅行。这次旅行对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1卷第96—97页)。——第487页。
- 223 这里发表的恩格斯致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格·舒马赫的信原载于1906年2月24日《莱茵日报》第47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编辑部在发表这封信时写了如下的前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受信人——佐林根的格奥尔格·舒马赫同志以副本的

形式提供给我们的。我们伟大的战士七十寿辰时收到礼品，这封信是对此的答复。礼品是一把刀——佐林根的弗·施图德尔亲手制作的真正的艺术品。信中写道……”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送给恩格斯一本有 35 位党团成员照片的相册。——第 489 页。

224 伦敦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共同组织了大规模的伦敦五一节示威。恩格斯出席了这次示威。参加这次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庆祝活动的有其他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其中有俄国革命家弗·沃尔霍夫斯基和谢·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第 494 页。

225 恩格斯发给约翰·白恩士的这封电报是祝贺他 1892 年 7 月 6 日当选为英国议会的巴特西区议员。

1892 年夏天，英国举行议会选举，自由党人取得了胜利。提出大批候选人的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在这次选举运动中成绩显著。被选入议会的，除了约翰·白恩士之外，还有詹·凯·哈第和约·哈·威尔逊。从一些信来看，恩格斯曾经密切注意这次选举运动并把有关选举运动的情况通报给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372、383、386—387、390—395 等页）。——第 494 页。

226 路·考茨基夫人受恩格斯之托写的这封信是对威·埃伦博根 1892 年 12 月 2 日来信的答复。后者在来信中通知给恩格斯寄去他写的关于维也纳一个区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历史的小册子。埃伦博根还强调，他要把被奥地利警察当局没收的这个册子的第 1 版书寄给恩格斯。——第 495 页。

227 指 1891 年在芝加哥出版的亨·德·劳埃德《百万富翁罢业反对矿工》（《A Strike of Millionaires against Miners》）一书的第 2 版（第 1 版 1890 年也在该地出版）。

这本书描述了伊利诺斯煤矿的老板为打击矿工而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同盟歇业。1888 年底—1889 年初，老板们解雇了三分之一的矿工，然后宣布总同盟歇业，关闭了赊购食品的商店。大约 5000 名矿工同企业主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英勇斗争。但是同盟歇业以企业主的胜利而告

- 终。他们对矿工实行美国最低的工资标准，把原来的工资标准降低了 $\frac{1}{3}$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两次到他所描述的事件的发生地点，在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号召援助失业的矿工及其家属。这本书曾畅销美国。——第 496 页。
- 228 尼·彼得逊在恩格斯答复的 1893 年 7 月 3 日的信中询问恩格斯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看法并报告了关于丹麦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材料（关于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大陆之行，见注 231）。——第 497 页。
- 229 恩格斯把这封信连同信中提到的支票一起寄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转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第 164 页）。——第 498 页。
- 230 1893 年 11 月 24 日，阿·德沃夏克写信向恩格斯祝贺七十三岁生日。——第 499 页。
- 231 恩格斯指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期间（1893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1893 年 9 月逗留维也纳一事。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479—480 页）之后同奥·倍倍尔一起从瑞士返回时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为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1893 年 9 月 11 日为恩格斯和倍倍尔举行了欢迎晚会，与会者大约有 600 人。但是希望欢迎恩格斯的人还有很多，因此 9 月 21 日召开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成果的会议。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奥·倍倍尔、维·阿德勒等人）讲了话，恩格斯最后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481—482 页）。——第 500 页。
- 232 恩格斯祝贺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和尤利乌斯·波普 1894 年 2 月初举行婚礼。——第 500 页。
- 233 指 1894 年 11 月 9 日《前进报》第 262 号上刊载的匿名短评《海德门的诽谤性教唆》（《Die verleumderischen Hetzereien Hyndman's》）。这篇短评指出，海德门在报刊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恶毒攻击引起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不满。——第 501 页。
- 234 恩格斯致保·辛格勒的信的片断是 1895 年 1 月 1 日《前进报》第 1 号

- 上刊载的《柏林的抵制啤酒》（《Berliner Bierboykott》）一文中引用的。——第 502 页。
- 235 这里发表的明信片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它是对 1895 年 5 月 15 日胡·赫勒尔的信的答复。这封信通知，伊·勃兰德的维也纳书店已把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捷克文版寄给恩格斯。——第 504 页。
- 236 恩格斯从 1895 年 6 月初至 7 月 24 日住在伊斯特勃恩。——第 505 页。
- 237 可能指格拉斯哥独立工党组织向爱·艾威林建议提他作为候选人参加即将开始的英国议会的普选。艾威林借口健康状况不佳而拒绝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第 475 页）。——第 505 页。
- 238 指爱·马克思-艾威林（从法文）把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译成英文。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著作的英译本 1895 年在伦敦出版。爱琳娜为它写了序言。——第 505 页。
- 239 这个请愿书是在 1843 年 1 月 30 日举行的科伦市民大会上通过的。约有一百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在会议期间和会后的一些日子里，有九百多城市居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在莱茵省的其他城市（巴门、杜塞尔多夫、特利尔）也写了这样的请愿书，这说明，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德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已经蓬勃兴起，《莱茵报》的威信特别是从马克思担任该报编辑之一（从 1842 年 10 月）之后，与日俱增。马克思任编辑期间该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明确，引起政府人士的恐慌和不满和反动报刊对它的围攻。1843 年 1 月 20 日，普鲁士政府通过了从 1843 年 4 月 1 日封闭《莱茵报》的决定，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它进行双重检查。这个决定也就成为保卫该报的社会运动的导火线。——第 509 页。
- 240 指 1841 年 12 月 24 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此事参见马克思的有关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3—31 页）。——第 509 页。

- 241 这封信是燕妮·马克思为了看望她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于1844年6月中旬带着同年5月1日出生的女儿燕妮从巴黎回特利尔后写的。燕妮于1844年9月返回巴黎。——第512页。
- 242 1843年底,燕妮·马克思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从她丈夫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死后居住的地方克罗茨纳赫又回到特利尔。她可能在特利尔税务稽查员维滕多夫家里住了一些时候。——第513页。
- 243 暗指1844年夏西里西亚织工风潮的余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209—213页)。——第514页。
- 244 指马克思计划写的批判布·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著作。这个计划后来实现了,他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5页。
- 245 燕妮的这封信只保留下片断。马克思认为在《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Aus dem Briefe einer deutschen Dame》)的标题下匿名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这个片断是适当的。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致路·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转载的这个片断是他的妻子的信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53页)。亨·路·切希1844年7月26日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是发表这个片断的原因。——第518页。
- 246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他妻子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519页。
- 247 指准备传统的宗教节日。这个节日是祭祀保存在特利尔教堂的所谓特利尔“圣长衫”(据说是从受刑的基督身上脱下的法衣)。祭祀“圣长衫”吸引德国其他城市的朝圣者到特利尔来。在长期的中断之后,从1844年8月18日起又恢复了这个节日。——第521页。
- 248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格奥尔格·荣格和卡·马克思在科伦的其他朋友负责为马克思推销一定册数的《德法年鉴》,这些杂志是顶他撰稿和做编辑工作的报酬的。但是,所寄的一部分在从瑞士启运时在船上被巴登当局没收。1844年7月31日,荣格通知马克思说,他给马克思寄去800

- 法郎，以赔偿没收的杂志。——第 522 页。
- 249 大约从 1851 年 12 月 20 日至 1852 年 1 月 3 日，恩格斯住在伦敦马克思家里。——第 524 页。
- 250 恩格斯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写关于普鲁士的文章，而是在 1851 年 12 月至 1852 年 1 月为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写了关于英国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因该杂志停刊而没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28—240 页）。——第 524 页。
- 251 在劳拉受马克思的委托而写的这封信中谈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64 年 5 月 9 日在曼彻斯特逝世的威廉·沃尔弗（“鲁普斯”）的传记。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打算写沃尔弗的传记。这封信，以及马克思撰写的《威廉·沃尔弗简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4 卷第 494—495 页），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 1876 年，恩格斯才在有名的著作《威廉·沃尔弗》中实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想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61—106 页）。——第 525 页。
- 252 这里发表的爱琳娜·马克思 1871 年 10 月 10 日的信反映了马克思设法为巴黎公社的流亡者阿里斯蒂德·布雷找工作。——第 525 页。
- 253 里斯本工会联合会“工人兄弟会”号召英国工人支持 1872 年 9 月 19 日开始的葡萄牙铸工罢工和阻止英国工人去顶替的呼吁书，寄到伦敦总委员会葡萄牙通讯书记恩格斯那里。恩格斯的登记：“里斯本，72 年 10 月 2 日，地方联合会委员会。副本送赖利 14/10”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把这个文件寄给《国际先驱报》编辑威·赖利。赖利 1872 年 10 月 19 日以《致英国工人》（《To the English Working People》）为题发表了这个呼吁书。——第 526 页。
- 254 1876 年 2 月 27 日《人民国家报》第 24 号《英国消息》栏中刊载的报道声称，庆祝会是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02）成立三十六周年而举行的。这个庆祝会带有国际性。祝词采用三种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话的还有前公社社员、波兰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将军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等人。德国和国际工

人运动的老战士弗·列斯纳寄了贺信。报道中指出,协会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报道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附录。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话的报道中有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第527页。

- 255 这里发表的《政治学手册》1892年版第3卷和《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1893年版第6卷(《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Bd. III, 1892和《Brockhaus' Konversations-Lexikon》·Bd. VI, 1893)上发表的恩格斯简历是经过他本人校阅的。这两种辞典的出版者的信:1891年5月22日路·埃耳斯特致恩格斯的信和1892年10月7日弗·布罗克豪斯致恩格斯的信可以证实这一点。恩格斯曾经对收入布罗克豪斯辞典的条目作过某些补充(见本卷第393页)。关于这些传记性条目中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的发表情况,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生前的版本和发表》1974年和1977年莫斯科版第1和2部分。——第530页。

人 名 索 引^{*}

A

-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398页。
- 阿尔诺,安都昂(Arnaud,Antoine 1831—1885)——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442页。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公元前287左右—212)——古希腊伟大的学者,数学家和力学家。——第331页。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424页。
- 阿里斯托夫,尼古拉·雅柯夫列维奇(Аристов,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1834—1882)——俄国历史学家;写有一些古代罗斯史方面的著作。——第375页。
- 阿马杜,埃克托尔(Amadou,Hector 生于1843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茹·盖得的近友和战友,积极参加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国际意大利支部,曾自荐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意大利文。——第365页。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525页。
- 埃伦博根,威廉(Ellenbogen,Wilhelm 1863—1951)——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八十至九十年代为维也纳报纸《人民论坛》和《工人报》的撰稿人。——第495、502、503页。
-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384—385、488、492、501页。
- 安德鲁斯,伊斯雷尔·德·伍尔夫(Andrews,Israel deWulf 生于1871年)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美国驻加拿大的领事。——第 87 页。
- 奥伯温德,亨利希(Oberwinder, Heinrich 1846—1914)——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分子,后成为爱森纳赫派,《人民呼声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编辑;1837—1874 年发表机会主义的纲领;七十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八十年代末被揭露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第 386 页。
- 奥德曼,卡尔·古斯塔夫(Odermann, Karl Gustav 1815—1904)——德国教育家,写有许多贸易教科书。——第 36 页。
-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O'Donovan Rossa, Jeremiah 1831—1915)——爱尔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65 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 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运动。——第 436 页。
- 奥尔良公爵——见茹安维尔亲王,奥尔良公爵。
- 奥尔洛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Орл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8—1885)——俄国经济学家,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创始人之一。——第 372 页。
- 奥耳索普(Allsop)——托马斯·奥耳索普的妻子。——第 457、464、465 页。
- * 奥耳索普,托马斯(Allsop, Thomas 1795—1880)——英国民主主义者,宪章派;在援助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以及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454、464—465、468、472 页。
- 奥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 347—352 页。
- 奥斯渥特(Oswald)——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烟草商。——第 413 页。
- * 奥斯渥特,欧根(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365 页。
- ### B
- 巴顿,约翰(Barton, John 1789—1852)——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132 页。
-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484 页。
- 巴甫洛夫,阿列克塞·斯切潘诺维奇(Павлов,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32—1898)——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俄国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史纲》的作者。——第 379 页。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二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378 页。
- 巴雷,阿里斯蒂德(Baré, Aristide 生于 1840 年)——法国工人,金属切割工;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第 525 页。
- * 巴里,马耳特曼(Barry, 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4),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

- 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445页。
- 巴托尔迪,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Bartholdi, Frédéric Auguste 1834—1904)——法国雕塑家,纽约自由女神像的作者。——第487页。
-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Lizzie)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妻子。——第432—434、437、450、463—465页。
- 白恩士,玛丽·艾伦(Burns, Mary Ellen 生于1861年左右)(夫姓罗舍 Roshier)(彭普斯 Pumps)——恩格斯的内侄女。——第433、435、450页。
- * 白恩士,约翰(Burns, John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的领导者;1892年起为议会议员;九十年代中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第494—495页。
- 白拉克,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1877—1879);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473页。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第416页。
- * 鲍利,菲力浦·维克多(Pauli, Philipp Viktor 1836—1916以后)——德国化学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第481页。
- 鲍利,克拉拉(Pauli, Clara)——菲力浦·鲍利的女儿。——第481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403、515页。
- * 鲍威尔,路易(Bauer, Louis)——德国医生;1849年迁居伦敦,在那里加入德国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集团。——第410页。
-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Bernays, Karl Ludwig 1815—1879)(1844年以前叫斐迪南·策莱斯坦 Ferdinand Coelestin)——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加下出版;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第406页。
-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发行人(1866—187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64页。
- 贝利,赛米尔(Bailey, Samuel 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第37页。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70—1871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

- 黎公社辩护。——第 364 页。
- 比夏,玛丽·弗朗索瓦·克萨维埃(Bichat, Marie-François-Xavier 1771—1802)——杰出的法国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53 页。
- 俾斯麦,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普鲁士首相(1862—1872 和 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 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386、456、528 页。
- * 彼得逊,尼古拉·洛伦佐(Petersen, Nikolai Lorenzo 1854—1916 左右)——丹麦工人运动活动家;丹麦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493、497 页。
- 彼拉多,本丢(Pontius Pilatus 约死于 37 年)——犹太的罗马总督(26—36)。——第 156、193 页。
-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Берви,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9—1918)(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 Н. Флеровский)——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作者。——第 158 页。
- 别兹奥勃拉佐夫,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Безобраз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院士,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374 页。
- 波尔特,弗里德里希(Bolte, Friedrich)——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工人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72—1874)。——第 365 页。
-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365 页。
- 波克罗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Пок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38—1915)——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之一。——第 374、375 页。
- 波洛夫措夫,阿纳托利·维克多罗维奇(Половцов, Анатол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1849—1905)——俄国历史学家,写有俄国农村公社方面的著作。——第 376 页。
- 波洛克,乔治(Pollock, George)——英国军医,1867 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 436 页。
- 波佩(Poppey)——马克思一家在特利尔的熟人。——第 516 页。
- 波普,尤利乌斯(Popp, Julius 1849—1902)——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皮鞋工人;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00 页。
- 波斯尼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Пос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846—1921)——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作者。——第 376—379 页。
- 波特耳,弗雷德里克(Potel, Frédéric 死于

- 1872年12月)(假名吕肯 Lucain)——在比利时的法国侨民,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365页。
- 勃多,尼古拉(Baudeau, Nicolas 1730—1742)——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第53页。
- * 勃兰德,伊格纳茨(Brand, Ignaz 1844—1916)——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维也纳人民书籍出版社创办人。——第504页。
- 勃廖艾尔(Bräuer)——德国裁缝,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活动家;七十年代中被开除出联合会,领导一个反对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纯粹拉萨尔派”的小团体。——第386页。
- 伯恩利,约瑟夫·休默(Burnley, Joseph Hume 十九世纪)——1859—1864年英国驻瑞士大使馆秘书。——第73页。
- 伯恩斯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479页。
- * 伯斯,威廉(Burrs, William)——曼彻斯特一家贸易公司老板。——第440页。
- 博尔科夫斯基,伊万·托米奇(Борковскій, Иван Фомич 1831—死于九十年代)——俄国统计学家,曾领导交通部统计处工作。——第374页。
- 博哥列波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Боголепов, Николаи Павлович 1846—1901)——俄国国家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编纂者。——第372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第354、355、437页。
- 布兰克,弗里德里希(Blank, Friedrich 生于1846年)——恩格斯的外甥,他的妹妹玛丽亚和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儿子。——第404页。
-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在伦敦的德国商人,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404、405页。
- * 布兰克,玛丽亚(Blank,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第404页。
-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 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将军,陆军部长(1886—1887)。——第488页。
- * 布雷默尔,海耳曼(Brehmer, Hermann 1826—1889)——布勒斯劳的大学生,布勒斯劳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848),《新莱茵报》通讯员。——第408页。
- 布龙,卡尔(Bruhn, Karl 生于1803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者;六十年代为汉堡的报纸《北极星》的出版者。——第408、409页。
- 布尼亚科夫斯基,维克多·雅柯夫列维奇(Буныковский, Виктор Яковлевич 1804—1889)——著名的俄国数学家,《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公

民的应用》一书的作者。——第 375 页。

C

采托,卡尔·菲利浦(Cetto, Karl Philipp)——特利尔商人,莱茵报出版公司股东。——第 511 页。

查佩尔(Chappel)——英国海军军官。——第 332、334 页。

查斯拉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Часла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34—1878)——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写有许多俄国谷物贸易和生产率方面的著作。——第 373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 376、380 页。

D

达金斯(Dakyns)——英国地质学家,1869 年起为曼彻斯特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365 页。

丹尼尔斯(曼彻斯特的)(Daniels)——第 429 页。

丹尼尔斯(Daniels)——前者的妻子。——第 429 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401、487—488 页。

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Henr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外交大臣(1866—1868、1874—

1878)。——第 469 页。

德尔,欧仁(Daire, Eugène 1798—1847)——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第 90 页。

德尔沃(Devaux, A.)——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书店职员。——第 445 页。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法国,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脱离政治活动。——第 364、425 页。

德雷尔,西蒙(Deraure, Simon 1838—1900)——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美国;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82 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 365 页。

德利乌斯,尼古劳斯(Delius, Nikolaus 1813—1888)——德国语文学家,莎士比亚研究家,1863 年起为波恩大学教授。——第 467—468 页。

德·罗别尔提,叶甫盖尼·瓦连廷诺维奇(Д е-Роберти, Евген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43—1915)——俄国社会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七十年代是地方自治派活动家,后侨居法国。——第 376 页。

德米特里也夫,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Д митриев,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9—1894)——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评恩格尔曼先生的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

- 地所有权》的作者。——第 379 页。
- 德·摩尔根·约翰(De Morgan, John)——爱尔兰社会主义者,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第 454 页。
- 德穆特,海伦(琳蓿,尼姆)(Demuth, Helene(Lenchen, Nim) 1820—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马克思逝世后住在恩格斯家。——第 438、449、463、464、478、528 页。
-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第 423 页。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 Claude, comte de 1754—1836)——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 212—222 页。
- *德沃夏克,阿德尔海德(Dvorak, Adelheid 1869—1939) (夫姓波普 Popp)——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工厂女工,政论家,积极参加奥地利妇女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1893 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女工报》编辑部的成员(1894—1899)。——第 499、500 页。
-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 John 1266 左右—1308)——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唯名论的代表人物。——第 91 页。
-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职业是制革工人。——第 364 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内阁首相(1868 和 1874—1880)。——第 468 页。
- 丁勒,约翰·哥特弗里德(Dingler, Johann Gottfried 1778—1855)——德国化学家,一些技术杂志的出版者。——第 331 页。
- 杜邦,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 左右—1881)——法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1862 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1872—1873 年为国际不列颠委员会委员;1874 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366 页。
- 杜朗,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1853 年流亡美国。——第 413 页。
-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形而上学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第 35 页。
- 杜能,约翰·亨利希·冯(Thünen, Johann Heinrich von 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过农业经济问题。——第 28 页。
-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 *敦克尔,弗兰茨(Dun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428 页。

E

恩格尔曼,伊万·叶哥罗维奇(Энгельман, Иван Егорович 1832—1912)——俄国法学家;《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地所有权》

- 的作者。——第 377 页。
- 恩格斯(Engels 1790—1855)——德国军官;1847—1849 年任科伦警备司令。——第 345、346 页。
-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405 页。
- 恩格斯,爱丽莎(Engels, Elise 1834—1912)(夫姓格里斯海姆 Griesheim)——恩格斯的妹妹。——第 405 页。
- 恩格斯,爱丽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e Franz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 404、405 页。
- 恩格斯,恩玛(Engels, Emma 生于 1834 年)——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的妻子。——第 497 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第 530 页。
-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405、477 页。
- 恩格斯,莉迪娅——见白恩士,莉迪娅(莉希)。
- 恩格斯,玛丽亚——见布兰克,玛丽亚。
- F
- 法伊埃,欧仁(Faillet, Eugène 1840—1912)(笔名杜蒙 Dumont)——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和卢昂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后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 365 页。
- 方塔纳,若瑟(Fontana, José)——葡萄牙工人运动活动家,里斯本工人兄弟会书记。——第 526 页。
-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和美国;曾加入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鼓动者协会”。——第 413 页。
- 菲勒克(Viereck)——德国女演员,路易·菲勒克的母亲。——第 473 页。
- 菲勒克,路易(Viereck, Louis 1851—192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党的右翼领袖之一;1884—1887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1896 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第 473 页。
- 菲利浦斯,莱昂(Philips, Lion 1794—1866)——马克思的姨父。——第 408 页。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401 页。
- 芬克,威廉(Fink, Wilhelm 1833—189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的撰稿人。——第 451 页。
-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的朋友;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423、427 页。
-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Freyberger, Ludwig 1863—1934)——奥地利医生;1894 年起是路易莎·考茨基的丈夫。——第 535 页。
- 弗兰克,古斯达夫(Franck, Gustav 死于

- 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第413页。
-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365、460页。
- 弗朗萨——见诺布雷-弗朗萨,若瑟。
- *弗累克勒斯,斐迪南(Fleckles, Ferdinand 约死于1894年)——德国医生,在卡尔斯巴德行医,同马克思相识。——第467、476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509—511、518页。
- 弗列罗夫斯基——见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ublewski, Walerj 1836—1908)——波兰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的斗争。——第364、365、366页。
- *福克纳(Faulkner, E. J.)——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第429页。
- 福琼,罗伯特(Fortune, Robert 1813—1880)——苏格兰植物学家和旅行家,曾到过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中国产茶省份游记》一书的作者。——第82页。
- G
- *盖得,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集耳,马蒂约 Basile, Mathieu)——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1879)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483页。
- 盖里埃,安东·昂布鲁瓦兹(Guerrier, Antoine - Ambroise 1818—1877)——法国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522页。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38—1910)——圣彼得堡大学教会法教授,写有许多俄国法律史方面的著作。——第375、377页。
-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5、91页。
- 戈夫,休(Gough, Hugh 1779—1869)——英国元帅,在反锡克教徒战争期间任驻印度的英军司令。——第345页。
- *戈克,阿曼特(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国际会员;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413、485页。
- 戈利采夫,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Гольцев, 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0—1906)——俄国政论家和自由派文学评论家。——第379页。
- 格尔茨,弗兰茨(Görtz, Franz 1788—1865)——特利尔市市长。——第521页。

- 格尔哈特,亨德里克(Gerhardt, Hendrik 1829左右—1886)——荷兰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职业是裁缝,国际荷兰支部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追随巴枯宁派。——第364页。
- 格拉多夫斯基,亚历山大·德米特里也维奇(Глад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41—1889)——俄国法学史家和政论家,写有俄国地方管理机构史方面的著作。——第378页。
- 格拉高,奥托(Glagau, Otto)——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写有交易所投机和滥设企业热方面的著作。——第470页。
-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Glaser de Willebrord E.)——比利时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第364、440页。
- 格里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1837—1919)——俄国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通史教授。——第379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cob 1785—1863)——著名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第67页。
- 格内科,欧多克西奥·塞扎尔·达泽多(Gnecco, Eudócio Cesar d'Azedo)——葡萄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葡萄牙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抗议报》编辑。——第365页。
-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1893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55、458页。
- 谷兹科夫,卡尔(Gutzkow, Karl 1811—1878)——德国作家和戏剧家,“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第425页。

H

-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写有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67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和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第347—352页。
- 海德曼(Heidemann A.)——马克思在伦敦的债权人。——第411页。
-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1881)和领袖,该联盟于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第501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e 1817—1875)——著名的德国革命诗人;1842年接近马克思,《莱茵报》撰稿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一度支持拉萨尔,后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第514、522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403、466、516、518页。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

- 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第413、425页。
-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 Henry Julian)——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第432页。
- 赫勒尔,胡果(Heller, Hugo)——维也纳书商。——第504页。
- 赫列勃尼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Хлебн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0—1880)——俄国国家法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俄国国家结构问题的著作。——第377、319页。
- 赫普纳,阿道夫(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普法战争期间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后侨居美国。——第451页。
- 赫斯,莫泽斯(He, Mosee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534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416页。
- 黑尔斯,约翰(Hales, John 生于1839年)——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织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从1872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企图夺取国际组织的领导权;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450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35、344页。
- 洪堡,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德国大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369页。
- *惠特,瓦尔特(Whitter, Walter)——伦敦房主。——第454页。
- 霍斯默(Hosmer)——英国人。——第366页。

J

- 吉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 Ф. А.)——《基姆雷镇的制鞋业》一文的作者。——第374页。
-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378、448页。
-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德国军官,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年侨居美国。——第413页。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第413页。
- 加尼耳,沙尔(Ganilh, Charles 1758—

- 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第62页。
- *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Deville, Gabriel 1854—1940)——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世纪初脱离工人运动。——第479、484页。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412页。
- 居维叶，若尔日(Cuvier, Georges 1769—1832)——法国大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第53页。
- ### K
-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Каблу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9—1919)——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写有许多经济学和统计学著作。——第372页。
- 卡尔，康拉德(Carl, Conrad 死于1890年)——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美国，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曾参加《工人报》编辑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365页。
- 卡拉乔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Калачо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9—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院士；《俄国古代和现代的劳动组合》一书的作者。——第376页。
- 卡列也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Ка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931)——著名的俄国现代史学家。——第378页。
- 卡普斯亭，谢苗·雅柯夫列维奇(Капустин, Семен Яковлевич 1828—1891)——俄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俄罗斯民族的土地占有形式》一书的作者。——第375页。
- 卡维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也维奇(Кавел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政论家。——第379页。
-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传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第90、104、418、419、422、426页。
-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Kelley - 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第491、498页。
-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23年起是汉堡一家出版公司老板之一。——第403页。
- 康替龙，理查(Cantillon, Richard 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第40页。
- *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478—479页。
- 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 Louise 1860—

- 1950)(第二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 Frey - berger)——奥地利社会主义者,1890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女工报》编辑部成员,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代表;卡·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第 398、490、494、499 页。
- 考夫曼,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 (Кауфман, 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ъевич 1848—1916)——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信贷和财政问题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的作者。——第 375、377、470 页。
- 柯贝特,托马斯(Carbet, Thomas)——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76 页。
- 柯蒂斯,威廉(Curtis, William 1746—1799)——英国学者,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第 75 页。
-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和法学家;写有许多原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 378 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24 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晨星报》编辑,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第 348、354 页。
- 科德林顿,爱德华(Codrington, Edward 1770—1851)——英国海军上将。——第 335 页。
- 科勒特,科勒特·多布森(Collet, Collet Dobson)——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1866年起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出版者。——第 366 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领导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 415 页。
-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科滕多夫男爵(Cotta, Johann Georg, 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出版商,1832—1863年为一家大出版公司所有人。——第 425 页。
- 科伊特根,卡尔(Keutenberg, Karl 生于 1811年)——不来梅商人。——第 335、336、340 页。
- 克比,威廉(Kirby, William 1759—1850)——英国学者,昆虫学家。——第 75 页。
-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1—1895)(笔名斯捷普尼亚克 Степняк)——俄国作家和政论家,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1884年起住在英国,同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有过联系;《才离虎口又入狼群》一书的作者。——第 377 页。
- 克拉克斯顿,克里斯托弗(Claxton, Christopher 1790—1868)——英国工程师,海军军官。——第 335 页。
- 克莱因,卡尔·威廉(Klein, Karl Wilhelm)——德国工人,1849年爱北斐特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2年起流亡美国,曾参加组织各种工人联合会;后为国际会

- 员。——第 424 页。
- 克朗梅尔 (Clonmel)——爱尔兰政治犯。——第 437 页。
- 克劳斯,阿·(Клаус, А.)——俄国政论家;七十年代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我们的移民区》一书的作者。——第 377 页。
- * 克劳斯,贝尔纳德 (Kraus, Bernhard 1828—1887)——奥地利医生,《维也纳医学总汇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 (1856—1887)。——第 460 页。
-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国传教士,加尔文教派牧师,乌培河谷虔诚派的首领。——第 344 页。
- * 克路斯,阿道夫 (Clu, Adolf 1825—1905)——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之一,职业是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 年流亡美国;五十年代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第 412—414、417—426 页。
- 克伦特根,约翰 (Clentgen, Johann)——特利尔的大土地占有者,莱茵报公司的股东。——第 511 页。
-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 (Köttgen, Gustav Adolph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第 534 页。
- 肯宁格姆,威廉 (Coningham William 生于 1815 年)——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1858 年 2 月被选为出席宪章派代表会议的代表。——第 354 页。
-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埃蒂耶纳 (Cournet, Frédéric - Etienne 1839—1885)——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第 442 页。
- 库尔齐乌斯 (昆图斯·库尔齐乌斯·鲁富斯) (Quintus Curtius Rufus 一世)——古罗马历史学家和雄辩家。——第 67 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 (Kugelman, Ludwig 1828—1902)——德国医生,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64 页。
- 魁奈,弗朗斯瓦 (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的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 40、53、64、90 页。

L

- 拉德纳,迪奥尼修斯 (Lardner, Dionysius 1793—1859)——英国学者,在自然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写了大量通俗读物。——第 96 页。
- 拉法格,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 (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 (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18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 365、431、448、479、488 页。
- 拉法格,劳拉——见马克思,劳拉。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Лавров,

-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革命的民粹派思想家之一,1870年起侨居国外;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民粹派一些期刊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75、380页。
-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德·莫内(Lamarck, 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 de Monet 1744—1829)——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的先驱。——第53页。
-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第120、132、173页。
-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关于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打破了宗教关于宇宙形成的概念。——第53页。
- 拉·塞西利亚,拿破仑涅(La Cecilia, Napoleone 1835—1878)——法国革命家(意大利人);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将军,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第364页。
- * 拉沙特尔,莫里斯(Lachâtre, Maurice 1814—1900)——法国进步的新闻记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445、452、453、457—459页。
- 拉瓦锡,安都昂·朗朗(Lavoisier, Antoine-Laurent 1743—1794)——杰出的法国化学家,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燃烧和焙烧的现象就是物质与氧气化合的过程;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第53页。
- 拉也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Ра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1—1893)——俄国农业局局长,关于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率一书的作者之一。——第374页。
- 拉羽尔,路易(Lahure, Louis 1850左右—1878)——印刷《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巴黎印刷厂主。——第445、459页。
- 莱勒,约翰(Lalor, John 1814—1856)——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经济学家。——第24页。
- * 赖利,威廉·哈里逊(Riley, William Harrison 1835—1907)——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国际先驱报》的编辑和发行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450页。
- 赖辛巴赫,奥斯卡(Reichenbach, Oskar 生于1815年)——伯爵,西里西亚的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0年起侨居英国,后迁美国。——第413页。
- 兰利,巴克斯特(Langley, J. Baxter)——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晨星报》的出版者。——第354—355页。
- 朗德克,贝尔纳(Landeck, Bernard 生于1832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侨居伦敦;反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世界联盟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第446页。
- 朗格,约翰(Lange, John 1775—1844)——德国造船技师。——第336、341页。

- 朗凯斯特·埃德温·雷伊(Lankester, Edwin Ray 1847—1929)——英国学者,生物学家。——第486页。
- 朗维耶,加布里埃尔(Ranvier, Gabriel 1828—1879)——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员,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442页。
- * 劳埃德,亨利·德马雷斯特(Lloyd, Henry Demarest 1847—1903)——著名的美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反对垄断,支持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第496页。
- 勒布朗,阿尔伯·费里克斯(Leblanc, Albert- Felix 生于1844年)——法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曾追随巴枯宁派,职业是工程师,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454、464页。
- 勒费夫尔-龙西埃,保尔·弗雷德里克(Lefebvre - Roncier, Paul Frédéric)——法国军官,职业是律师;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马克思的熟人。——第365页。
- 勒穆修,本杰明(Le Moussu, Benjamin 生于1846年)(化名孔斯坦 Constant)——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第365、439页。
- 雷德福(Radford)——英国法学家,马克思一家在特利尔的熟人。——第529页。
- * 雷姆克,哥特利布(Lemke, Gottlieb 1844左右—1885),——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477页。
- 雷尼埃,马屠朗(Rénier, Mathurin 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第10页。
- 雷尼亚尔,阿尔伯(Regnard, Albert 生于1836年)——法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第365页。
-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者。——第355页。
- 雷韦尔洪(Reverchon)——马克思一家在特利尔的熟人。——第516页。
- 里德,托马斯·梅恩(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著名的英国作家,惊险小说作者。——第415页。
-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Reeves, William Dobson 1827左右—1907)——英国出版商和书商。——第492页。
- 里什洛,昂利·昂热·茹尔·弗朗索瓦(Richelot, Henri- Ange- Jules- François 1811—1864)——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95页。
-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r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 和战友。——第 451、462 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 37、47、80、95、120、122、212、418—421、426 页。
- 列昂托维奇,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Леонтович,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33—1911)——俄国法学史学家, 1868 年在敖德萨出版的《古代克罗地亚—达尔马西亚的立法》一书的作者。——第 376 页。
- 列曼 (Lehmann)——马克思一家在特利尔的熟人。——第 514、516 页。
- 列斯凯,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 (Leske, Karl Friedrich Julius 1821—1886)——达姆施塔特一家出版社老板。——第 406 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r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6 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 历届国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49 页。
- 龙格, 昂利 (哈利) (Longuet, Henry (Harry) 1878—1883)——马克思的外孙,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 529 页。
- 龙格, 让·罗朗·弗雷德思克 (Longuet, Jean - Laurent - Frederick 1876 - 1938) (琼尼 Johnny)——马克思的外孙,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 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之一。——第 529 页。
-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 蒲鲁东主义者, 后为可能派,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 448、476、529 页。
-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73 年 9 月—1874 年 7 月)——马克思的外孙,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 458 页。
- 龙格, 燕妮——见马克思 燕妮。
- 隆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 “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413 页。
-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1—1842 年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出版者;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401、413、522、530、533 页。
- 鲁普斯——见沃尔弗, 威廉。
- 鲁萨诺夫 (Русанов, Н. А.)——俄国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方面的著作。——第 376 页。
- 路易·菲利浦 (Louis -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369 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吕凯特, 弗里德里希 (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6)——德国浪漫派诗人和东方诗的翻译家。——第 431 页。
- 罗霍尔, 卡尔·威廉 (Rocholl, Carl Wil-

- helm 1806—1876)——特利尔的教士, 泰奥多尔·西蒙斯的亲戚。——第 521 页。
- 罗曼诺维奇-斯拉瓦斯基,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Романович-Славати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32—1910)——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从十八世纪初到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一书的作者。——第 375 页。
- 罗沙, 沙尔 (Rochat, Charles 生于 1844 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 (1871—1872),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442 页。
- 罗什弗尔, 昂利 (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 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左派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成员,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后逃往英国; 1874—1876 年在伦敦和布鲁塞尔再次出版英文和法文杂志《灯笼》。——第 457、476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348 页。
-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 66 页。
- 罗伊特, 弗里茨 (Reuter, Fritz 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第 213 页。
- 洛帕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著名的俄国革命家, 民粹派;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俄译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66 页。

M

- 马丁, 孔斯坦 (Martin, Constant 1839—1906)——法国革命家,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439 页。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420 页。
- * 马洪, 约翰·林肯 (Mahon, John Lincoln 1864 左右—1930)——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1884 年 12 月起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 1885 年为同盟书记, 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组织者之一 (1887)。——第 480 页。
- 马克思, 埃德加尔 (Marx, Edgar 1847—1855) (穆希 Musch)——马克思的儿子。——第 370、524 页。
- * 马克思, 爱琳娜 (Marx, Eleanor 1855—1898) (杜西 Tussy)——马克思的小女儿; 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4 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 381、433、435、437—438、455、458、460、463、467—468、489、491、501、505、525、529 页。
- 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 (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女儿。——第 370 页。

-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8—1863)(父姓普雷斯堡 Presburg(Presborck))——马克思的母亲。——第 515、521 页。
-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820—1845)——马克思的妹妹。——第 515、521 页。
- 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Marx, Heinrich Guido 1849—1850)(小福克斯 Föxchen)——马克思的儿子。——第 370 页。
- 马克思,卡罗琳(Marx, Caroline 1824—1847)——马克思的妹妹。——第 515 页。
- * 马克思,劳拉(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第 431、448、479、486、505、524 页。
- 马克思,索菲娅(Marx, Sophie 1816—1886)——马克思的姐姐。——第 515—516 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369—371、410、411、424、436、438、457、463、471、475、476、478、512—524、528—529 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写有一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 432—438、448、463、467、478、512、514—517、520—523、528—529 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斗争的鼓舞者之一。——第 415、416 页。
- * 迈尔(Mayer)——贝尔塔兰·瑟美列在伦敦的熟人。——第 415 页。
- 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保尔·比埃尔(Mercier de la Rivière, Paul - Pierre 1720—1793)——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第 90 页。
- 迈耶尔(Meyer, R.)——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司库。——第 384 页。
-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f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的作者。——第 470 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 125 页。
-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MacLeod, Henry Dunning 1821—1902)——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第 37、91、95 页。
- 麦克唐奈,约瑟夫·帕特里克(MacDonnell, Joseph Patrick 1845—1906)——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2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 438 页。
- 梅萨-列奥姆帕特,霍赛(Mesay Leompert, José 1840—1904)——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

- 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364、365页。
- *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Müller-Telering, Eduard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通讯员。——第409页。
-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 Victor-Riqueti, marquis de 1715—1789)——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第40页。
- 米莱斯基(Mileski)——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第446页。
- 米特韦格(Mittweg)——特利尔的律师,莱茵报公司的股东。——第512页。
-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第528页。
- * 莫尔斯沃思(Molesworth, J.)——曼彻斯特一家商行老板。——第443页。
- * 莫雷尔(Morel)——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第461页。
- 莫斯特,约翰(Most, Johann 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小册子《资本和劳动》的作者。——第462页。
-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Mottershead, Thomas J. 1825左右—1884)——英国织布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被开除出国际。——第448页。
-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64页。
- 穆尔,托马斯(Moore, Thomas 1779—1852)——爱尔兰诗人,被谱成歌曲的《爱尔兰的旋律》(1807)的作者。——第435页。
-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27、121—123、173页。

N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50、446页。
- 纳霍德斯基,约瑟夫·克拉普卡(Náhodský, Josef Krapka)——曾把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译成捷克文。——第504页。
- 涅鲁切夫,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Неруч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死于1922年)——俄国政论家,农艺师;《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一书的作

- 者。——第 376 页。
- 涅米罗夫,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Немиров,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7—1905)——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圣彼得堡的交易所组合》一书的作者。——第 375 页。
-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5—1936)——俄国作家, 小说家, 写有许多游记和政论文章。——第 377 页。
- 诺布雷-弗朗萨, 若瑟 (Nobre-Franco, José)——葡萄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里斯本第一批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1872—1873 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第 364、365 页。
- 诺克斯, 亚历山大·安德鲁 (Knox, Alexander Andrew 1818—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治安法官, 1867 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 436 页。
- O
- 欧伦堡, 弗里德里希·阿尔勃莱希特 (Eulenburg, Friedrich Albrecht 1815—1881)——伯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1862—1878 年任内务大臣。——第 528 页。
- P
- 帕赫曼, 谢苗·维肖蒂维奇 (Пахман, Семен Викентьевич 1825—1910)——著名的俄国法学家, 写有许多民法史方面的著作。——第 375 页。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任外交大臣;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417、424 页。
- 帕尼埃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Panieier, Carl - Friedrich Wilhelm 1803—1856)——德国新教神学家, 不来梅牧师, 唯理论者。——第 343、344 页。
- * 佩尔采尔, 摩里茨 (Per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后流亡英国。——第 430 页。
- 佩罗, 弗兰茨 (Perrot, Franz)——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 470 页。
- 彭普斯——见白恩士, 玛丽·艾伦。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第 348 页。
-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1826 左右—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侨居伦敦, 五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424 页。
- 皮特 (小皮特), 威廉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783—1801 和 1804—1806)。——第 24 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

-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130、165、378、419、448页。
- 普尔斯基,奥略里·费伦茨(弗兰蒂舍克)(Pulzsky, Aurelius Ferencz (Frantisek)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417页。
- 普尔斯基,泰莉莎(Pulzsky, Therese 1819—1866)——匈牙利女作家,奥·费·普尔斯基的妻子。——第414页。
- 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古代罗马学者和国家活动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第67页。
- 普鲁茨,罗伯特(Prutz, Robert 1816—1872)——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家,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莱比锡《德国博物馆》杂志的出版者(1851—1867)。——第425页。
- 普鲁斯,亨利·奥斯坦(Bruce, Henry Austin 1815—1895)——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内务大臣(1868—1873)。——第436、437页。

Q

- 齐托维奇,彼得·巴甫洛维奇(Цитович,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1844—1913)——俄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维护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新手段》的作者。——第379页。
- 契切林,波利斯·尼古拉也维奇(Чичерин,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04)——俄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写有俄国国家法和公社土地占有制历史方面的著作。——第379页。

切希,亨利希·路德维希(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普鲁士官员,1832—1841年是施托尔科(普鲁士)市长,民主主义者;因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处死刑。——第519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54、355、417页。

丘宾斯基,巴维尔·普拉东诺维奇(Чубинский, Павел Платонович 1839—1884)——乌克兰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民族志学家和民俗学家;《北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的作者。——第373页。

丘普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Чуп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42—1908)——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政论家;写有土地问题和铁路经营管理方面的著作;地方自治运动的参加者。——第377页。

R

-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新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左派的领袖之一。——第522页。
-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a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第346页。

S

萨巴涅耶夫,列昂尼德·巴甫洛维奇(Сабанеев, Леонид Павлович 1844—1898)——俄国动物学家,《外乌拉尔概述和巴什基尔地方的草原经营》一书的作者。——第379页。

萨尔梯柯夫,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Салтыков,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笔名谢德林 Шедрин)——著名的俄国讽刺作家。——第377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53、80、125、129—131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484页。

赛德,厄内斯特(Sayd, Ernest 十九世纪)——英国商人,《金银条块和外汇》的作者。——第36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railier, Auguste 生于1840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棺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巴黎公社委员,马克思的战友。——第365、442页。

桑南夏思,威廉·斯旺(Sonnenschein, William Swan 1855—1931)——英国出版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以及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其他著作。——第491、498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é,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414—416、430页。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初期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418、527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455、468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E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第132页。

* 舍勒尔,丽娜(Schöler, Lina 1819—1891)——科伦女教师,燕妮·马克思的朋友。——第410页。

舍普斯,摩里茨(Szeps, Moris 1834—1902)——奥地利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自由派,1867年起是《新维也纳日报》的出版者和编辑。——第386页。

圣保罗,威廉(Saint-Paul, Wilhelm 1815左右—1852)——普鲁士内务部官员,1843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查官。——第402页。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帕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

- 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414页。
- 施蒂纳-施米特,玛丽·威廉娜(Stirner - 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1818—1902)——麦克斯·施蒂纳的妻子。——第414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1822—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11页。
- 施莱歇尔,罗伯特(Schleicher, Robert)——特利尔医生,莱茵报出版公司股东。——第511、512、515、516页。
- 施留特尔,安娜(Schlüter, Anna)——海尔曼·施留特尔的妻子。——第490页。
- * 施留特尔,海尔曼(Schlüter, Hermann 1854—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历史学家;八十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创建人之一;1889年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写有许多英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第490页。
- 施奈德尔,约瑟夫(Schneider, Josef)——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由于在国际中进行分裂活动于1871年底被开除出协会;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第446页。
- 施佩耶尔,卡尔(Speyer, Carl 生于1845年)——德国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国际会员,1870年侨居美国,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2年10月起为总委员会委员。——第364、365页。
- 施泰翰,哥特利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1814左右—1875)——德国汉诺威的细木工,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12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1852年起领导伦敦德国工人协会。——第412页。
- 施泰因塔尔(Steinthal)——曼彻斯特一贸易公司老板;1852—1856年格奥尔格·维尔特在该公司工作。——第427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治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第344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第461页。
- * 施提弗特,安得列阿斯(Stift, Andreas 1819—1877)——奥地利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奥地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莱茵报》的通讯员,《奥地利总汇报》的撰稿人;革命失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409页。
-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尔洛维奇(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Анри, Генрих) Карлович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摹仿者。——第78、115、130—131、169页。
- 舒马赫,格奥尔格(Schumacher, Georg 1844—191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 职业是制革工人,后为企业主;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住在伦敦,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返回德国后,1872年为国际佐林根支部委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帝国国会议员(1884—1898);1898年帝国国会选举时转向自由党人,因而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第489—490页。
- 叔尔茨,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413页。
- 斯宾斯,威廉(Spence, William 1783—1860)——英国昆虫学家,伦敦昆虫协会主席(1847)。——第75页。
- 斯米特,约翰(Smidt, Johann 1773—1857)——不来梅市市长(1821—1857)。——第329页。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66、67、111、117、118、122、124、132、152、157、170、172、174、195—196、210、221、311页。
- 斯密斯,阿道夫(斯密斯·赫丁利)(Smith, Adolphe (Smith Heading - ley))——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1871年曾接近敌视国际总委员会的在伦敦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的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第446页。
- 斯密斯,弗兰西斯·佩蒂特(Smith, Francis Pettit 1808—1874)——英国工程师,航行螺旋桨的发明者。——第331、335页。
- * 斯帕林,霍利德(Sparling, Holliday 生于1860年)——英国新闻工作者,1884年起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公益》周刊编辑之一。——第481页。
- 斯图亚特,杜格耳德(Stewart, Dugald 1753—1828)——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苏格兰人。——第114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11、90页。
- 斯托罗任科,尼古拉·伊里奇(Сторож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1836—1906)——俄国文学家,文学史学中的文学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先驱》一书的作者。——第379页。
- * 斯温顿,约翰(Swinton, John 1830—1901)——美国新闻工作者,苏格兰人;为纽约许多大报,包括《太阳报》的编辑(1875—1883);《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创办人和编辑(1887年前)。——第475页。
- 苏,欧仁(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403页。
- 索柯洛夫斯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Соколовский,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7—1906)——俄国自由民粹派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俄国村社和公社土地占有制方面的著作。——第377、378页。

T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第67页。

-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l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第414页。
- 泰斯,阿尔伯(Theisz, Albert 1839—1880)——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金属切割工,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和财务委员。——第366、461页。
- 汤普逊,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96页。
-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 1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1849年起流亡伦敦。——第413页。
- 特腊勒(Trall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413页。
- 特里罗果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Трирогов, 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萨拉托夫省统计委员会副主席,写有许多关于经济生活和农村公社问题的著作。——第375页。
- * 特利尔,格尔桑·格奥尔格(Trier, Ger- son Georg 1851—1918)——丹麦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教师;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进行过反对党内机
- 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斗争;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第482页。
- 特森多尔夫,海耳曼·恩斯特·克利斯提安(Tessendorff, Hermann Ernst Christian 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1873—1879年为柏林市法院法官,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策划者。——第528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438页。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抨击了李嘉图的货币论,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第20、192、195—196页。
- 托路克,奥古斯特(Tholuck, August 1799—1877)——德国新教神学家,写有教会史方面的著作。——第344、431页。
-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第158页。

W

- 瓦尔德马尔,弗里德里希·威廉(Waldermar, Friedrich Wilhelm 1817—1849)——普鲁士亲王,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弟弟。——第345、346页。
- 瓦尔扎尔(瓦尔捷尔),瓦西里·叶哥罗维奇(Варзар (Варзер), Василий Егорович

- 1851—1940)——俄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俄国工业统计的创立者;小册子《巧妙的圈套》的作者。——第377页。
- 瓦罗(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 公元前116—27)——古罗马作家和学者。——第67页。
- 瓦洛克, D. 卡尔 (Waloker, D. Carl)——俄国政论家,《俄国现状》一书的作者。——第376页。
- 瓦西里契柯夫,亚历山大·伊拉里昂诺维奇 (Васильч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1818—1881)——俄国经济学家和自由派地主的政论家;写有许多俄国土地关系方面的著作。——第376、380页。
- 瓦西里也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Василье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7—1920)——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在彼得堡大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工作;七十年代下半年期流亡瑞士,在那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有一段时期住在伦敦;生理学家,医学博士。——第471页。
- * 瓦扬,爱德华·玛丽 (Vaillant, Edouard - 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党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84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法国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439、442页。
- 瓦兰德,弗兰西斯 (Wayland, Francis 1796—1865)——美国教士,写有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通俗教科书。——第27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第456、473页。
-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8)。——第456页。
- 威瑟斯,约翰 (Withers, John)——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熟人。——第461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 (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法学家;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1865年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第408、513、516、519、522页。
-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 (Westphalen, Karoline von 1779—1856)——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513—517、522页。
-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 (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特利尔的枢密顾问。——第369、512页。
- 韦伯,威廉·恩斯特 (Webb, Wilhelm Ernst 1790—1850)——柏林人文学校校长,写有哲学、神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第343页。
- 韦伯,詹姆斯·沃森 (Webb, James Watson 1802—1884)——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1829—1861年为《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讯报》的出版者和所有人。——第414页。
- * 韦尔特海姆,威纳尔·冯 (Veltheim, Werner von 1817—1855)——奥斯特劳地主,冯·威斯特华伦一家的亲戚。——第407页。
- 韦格沙伊德尔,尤利乌斯·奥古斯特·路德维希 (Wegscheider, Julius August Ludwig 1771—1849)——德国新教神学家,唯理论者。——第344页。
- 韦济尼埃,比埃尔 (Vésinier, Pierre 1826—

- 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世界联盟委员会组织者之一,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446页。
- * 韦努伊埃,茹斯特(Vernouillet, Just)——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经理。——第444—445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404页。
- 维耳马尔,雷蒙(Wilmar, Raimond)(假名维耳莫 Wilmot)——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73年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366页。
- 维尔塔,沙尔·埃德蒙(Villetard, Charles-Edmond 1828—1889)——法国著作家,为一些反对派观点的报纸撰稿,写有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第411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25、427页。
- 维尔特,卡尔(Weert, Karl 1812—1889)——德国自然科学家,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哥哥。——第427页。
- 维利根,P.范·德尔(Willigen, P. van der)——荷兰政论家,侨居伦敦。——第447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12、413、414、418、530、534页。
- 维沙尔,保尔(Vichard, Paul 1835—188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伦敦法国人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364、365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409页。
-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1849—1850);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12、423、424页。
- 魏特林,威廉(Wey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413、527页。
- 文采利乌斯(Vencelius)——特利尔医生,莱茵报出版公司股东。——第511页。
-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 1812—1895)(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德国政论家,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

- 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 410、425 页。
- 沃尔弗,威廉(Wol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1846—1847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3 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25 页。
- * 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查理(Walstone (Waldstein), Charles 1856—1927)——英国考古学家,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 471、474 页。
- 沃耳曼(Wollmann)——巴黎的工厂主,沃耳曼的丈夫。——第 467 页。
- * 沃耳曼(Wollmann)——马克思的熟人,斐·弗累克勒斯的表姊妹。——第 466 页。
- 乌代,约瑟夫·埃米尔(Oudet, Joseph Émile 1826—1909)——法国写生画家,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第 446 页。
- 吴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Псаакович 1841—1883)——俄国革命家,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土地和自由社”社员,1863 年起流亡英国,后迁瑞士;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1868—1870),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1871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七十年代中脱离革命运动,1880 年回到俄国。——第 365 页。
- X
- 西布索普,查理(Sibthorp, Charles 1783—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第 348 页。
-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 158 页。
- 西蒙斯,阿尔诺德·泰奥多尔·威廉·阿尔伯特(Simons, Arnold Theodor Wilhelm Albert 1813—1863)——德国建筑师,马克思的妹夫。——第 521 页。
-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11、131 页。
- 肖莱马,卡尔(Scharlemmer, Carl 1834—1892)(肖利迈 Jolleymer)——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64、449、489 页。
- * 肖特,济格蒙德(Schott, Siegmund 1818—1895)——维尔腾堡作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469 页。
- 肖伊,安得列阿斯(Scheu, Andreas 1844—1927)——奥地利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家,《平等报》的编辑(1870—1874);国际会员,1874 年侨居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和积极活动家之一。——第 386 页。
- 肖伊,亨利希(Scheu, Heinrich 1845—1926)——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 年侨居英国;安得列阿斯·肖伊的弟弟。——第 365 页。
- 小耶特——见马克思,罕丽达。

- 谢德林——见萨尔梯柯夫,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 谢铎 - 费罗蒂 (Schëlo - Ferroti, D. K. 1812—1872)(真名菲尔克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Фиркс,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男爵,俄国政论家,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著作。——第 376 页。
- 谢尔盖也维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Сергеевич,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32—1910)——俄国法史学家,俄国国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第 379 页。
-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1775—1854)——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后为神秘的“启示哲学”的代表人物。——第 401 页。
-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 (Schärtner, August 1817—1859)——海瑙的制桶匠,曾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413、414 页。
- 欣顿,理查·乔赛亚 (Hinton, Richard Josiah)——英国新闻工作者,宪章派,侨居美国;国际会员;为巴黎公社流亡者募捐的组织者。——第 438 页。
- * 辛格尔,保尔 (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87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 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 年起为国会议员,1885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 502 页。
- 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62 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 (1867);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 364 页。
- 雅库什金,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 (Якушин,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1826—1905)——俄国法学家,民族志学家和图书学家;1875 年在雅罗斯拉夫尔出版的《习惯法》一书作者。——第 378 页。
- 亚当,阿道夫 (Adam, Adolphe 1803—1856)——法国作曲家,歌剧《龙寿姆的邮差》的作者。——第 516 页。
- 扬茹尔,伊万·伊万诺维奇 (Янжул,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46—1914)——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俄国第一批工厂视察员之一,写有工厂立法和税制方面的著作。——第 379 页。
- 扬松,尤利·爱德华多维奇 (Ясон, Ю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1835—1893)——俄国进步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统计处处长 (1881 年起);写有许多统计学理论和统计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375 页。
- 耶格尔,欧根 (Jäger, Eugen 1842—1926)——德国哲学家,《现代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第 364、366 页。
- 伊曼特,彼得 (Imandt, Peter 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流亡英国,国际会员。——第 362、365 页。
- 伊萨也夫,安德烈·阿列克谢也维奇 (Исаев,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51—1924)——俄国经济学家,《莫斯科省手

Y

雅科比,约翰 (Jacoby, John 1805—

工业》的作者。——第 373 页。
 伊瓦尼舍夫,尼古拉·德米特里也维奇
 (Иваниш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1—1874)——俄国法学家和历史学
 家;《论俄国西南部古代农村公社》一
 书的作者。——第 376 页。
 尤塔,卡罗琳(Juta, Karoline)——马克
 思的外甥女,他的妹妹路易莎和约翰·
 卡尔·尤塔的女儿。——第 463 页。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
 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
 382 页。

Z

扎鲁德尼,米特罗范·伊万诺维奇
 (Зарудный, Митрофан Иванович 1834—
 1883)——俄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
 《法律和生活。农民法院调查总结》一
 书的作者。——第 375 页。
 * 宰弗特,鲁道夫(Seiffert, Rudolph
 1826—188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编委。——第 451 页。
 泽尔菲,古斯达夫(Zerffi, Gustav 1820—
 1892)(化名皮阿利 Piali)——匈牙利新

闻工作者,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
 的参加者,1851 年起侨居巴黎,1853 年
 初迁居伦敦;奥地利警察局密探。——
 第 416 页。
 泽伦斯基(Zelensky)——世界联盟委员会
 委员,波兰人。——第 446 页。
 宗内曼,列奥波特(Sonnemann, Leopold
 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政
 论家和银行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曾接
 近工人运动;德意志帝国国会议
 员。——第 470 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国
 际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
 卓越活动家,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
 的参加者;1852 年侨居美国,国际积极
 会员之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
 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会
 (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
 (1872—1874),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
 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 365、480、499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
 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第
 424 页。

D

德奥古利兄弟(字面意思是“宙斯的儿
 子”)——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勒达的

儿子,孪生的英雄(必死的卡斯托尔和
 永生的波鲁克斯),建树了许多功
 勋。——第 9 页。

F

梵天——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的三位主
 神之一,创造之神,宇宙的创造者、化身
 和主宰。——第 62 页。

H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第 10 页。

赫斯贝里德姊妹——古希腊神话中狄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们,看守长在生命树上的金苹果。——第 10 页。

L

鲁杰罗——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第 424 页。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著作中的人物。——第 410 页。

M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

亲。——第 518 页。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61 页。

S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征。——第 459 页。

赛克斯,比耳——狄更斯的小说《奥利佛尔》中的角色,强盗。——第 10 页。

史纳格——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第 424 页。

Y

犹大——据圣经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为叛卖与变节的象征。——第 351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31—333页)。
—The new circular of the self-styled majority...
载于1873年1月25日《国际先驱报》第43号。——第450页。
-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18—227页)。
—The Russo-Turkish difficulty.—Ducking and dodging of the British cabinet.—Nesselrode's last note.—The East-India question.
载于1853年7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28号。——第423页。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Adress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Londres, 30 mai 1871.
载于爱·维尔塔尔《国际史》1872年巴黎版第327—384页。——第441页。
-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7—754页)。
—Herr Vogt London, 1860. ——第430页。
-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
—Námezdní práce a kapitál. Úvod napísal Bedřich Engels. Přeložil J. K. N. Vidn, Nákładem I. Lidového knihtisku (Ignác Brand), 1895. ——第504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uary] 9, 1848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Flo-

*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版本。

- 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With Preface by Frederick Engels. Boston, London (1888 年和 1889 年版)。——第 533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14 页)。
- Address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 年 [伦敦] 版。——第 440 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 zu Köln-Basel, 1853。——第 416 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 zu Köln. Neuer Abdruck, mit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und Dokumenten. Hottingen—Zürich, 1885。——第 532 页。
-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
- Kossuth and Louis Napoleon. 载于 1859 年 9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48 号。——第 430 页。
- Particulars of Kossuth's transaction with Louis Napoleon. 载于 1859 年 9 月 28 日《自由新闻》第 10 号。——第 430 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页)。
- L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载于 1891 年 1 月 7、14、21、28 日; 2 月 4、11、18、25 日, 3 月 4、18、25 日, 4 月 1、8 日, 6 月 3、10、17 日, 7 月 1、8、22、29 日, 8 月 5、12、26 日, 9 月 12、19、26 日, 10 月 3、10、17、21 日, 11 月 7、21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6—24、26—29、37—39、41、42、44—47、49、51—56、58、59、61 号。——第 483 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载于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 1 期。——第 523 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9—397 页)。
- Palmerston (Nach dem Englischen).
载于 1853 年 11 月 2—4、8 和 9 日《改革报》第 72—74、77 和 78 号。——第 417、424 页。
-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68—489 页)。
- 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Socialreform. Von einem Preußen».
载于 1844 年 8 月 7 日和 8 日《前进报》第 63 和 64 号。——第 522 页。
-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

- 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16—623 页)。
- Forced emigration.—Kossuth and Mazzini.—The refugee question.—Election bribery in England.—Mr. Cobden.
载于 1853 年 3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22 号。——第 416 页。
- 《声明 1851 年 10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6 页)。
- Erklärung
载于 1851 年 10 月 18 日《总汇报》第 291 号;1851 年 10 月 9 日《科伦日报》第 242 号。——第 353 页。
-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237—245 页)。
- The War question.—Doings of Parliament.—India
载于 1853 年 8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38 号。——第 423 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 épon - 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第 35, 419, 425 页。
-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 - wort auf Proudhon s《Philosophie des Elends》. Deutsch von E. Bernstein und K. Kautsky. Mit Vorwort und Noten von Fried - rich Engels. Stuttgart, 1885. —第 478, 532 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页)。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mi - 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第 24, 428 页。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09—116 页)。
-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载于 1853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4 号。——第 423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 - 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1 :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 —第 7, 9, 18, 25, 27, 35, 41, 57, 63, 78, 101, 104, 110, 111, 116, 119, 123, 136, 139, 148, 158, 184, 196, 212, 432 页。
- Le Capital. Traduction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l' auteur [Vol. 1], édités par Maurice Lachâtre et Cie Paris, [1872—1875]. —第 381, 382, 444—445, 458—461, 467 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 - 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1 :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Hamburg, 1872. —第 447, 456 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 - 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1 :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Dritte vermehrte Auflage Hamburg, 1883. —第 532, 535 页。
- Capital :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 German edition,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Vol. I—II. London, 1887. — 第 533 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Vier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Hamburg, 1890. — 第 532, 535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Zweiter Band. Buch II: Der Zirku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85. — 第 383, 484—485, 532, 535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3 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Dritter Band, Theile I—II. Buch III: Der Gesa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Hamburg, 1894. — 第 11, 37, 111, 383, 485, 495, 532, 535 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3 册)。——第 37, 383 页。
- 《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89—92 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 1872 年 5 月 26 日《东邮报》第 191 号。——第 446 页。

弗·恩格斯

-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413—431 页)。
- Preface
载于卡·马克思《自由贸易》。1848 年 1 月 9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俱乐部上发表的演说。由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弗·恩格斯写序。1888 年波士顿版。——第 533 页。
- Schutzzoll und Freihandel.
载于 1888 年《新时代》第 6 年卷第 7 期。——第 533 页。
-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页)。
- Po und Rhein. Berlin, 1859. — 第 531 页。
- 《波克罕 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90—402 页)。
- Einleitung.
载于西·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533 页。
- 《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07—213 页)。
- In Sachen Brentano contra Marx wegen angeblicher Citatsfälschung. Geschichtserzählung und Dokumente Hamburg, 1891. — 第

- 532 页。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115 页)。
-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28 日, 11 月 6、7、12、28 日, 1852 年 2 月 27 日, 3 月 5、15、18、19 日, 4 月 9、17、24 日, 7 月 27 日, 8 月 19 日, 9 月 18 日, 10 月 2、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282、3284、3292、3293、3297、3311、3389、3395、3403、3406、3407、3425、3432、3438、3517、3537、3564、3576、3594 号。——第 524 页。
-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83—483 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第 531 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Zweiter Abdruck. Leipzig, 1870. ——第 531 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Dritter Abdruck. Leipzig, 1875. ——第 531 页。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41—59 页)。
- Preuss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taat»*. Leipzig, 1876. ——第 531 页。
-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3—57 页)。
-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载于 1890 年 2 月和 8 月《社会民主党人》第 1 册和第 2 册。——第 532 页。
- Die auswä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hums
载于 1890 年 5 月《新时代》第 8 年卷第 5 期。——第 532 页。
-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n tsardom.
载于 1890 年 4 月和 5 月《时代》。——第 532 页。
-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u tsarisme
载于 1890 年 8、9 和 10 月《新思想》第 8、9 和 10 期。——第 532 页。
- Politica extern a țarismului. sesc de Friedrich Engels Londra 载于 1890 年 5、6 和 7 月《现代人》第 7 期。——第 532 页。
-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1—351 页)。
-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logisch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 ——第 531 页。
-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Zweit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6. ——第 479、531、534 页。
- 《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1 卷第 124—125 页)。
- Zwei Predigten von F.W. Krummacher.
载于 1840 年 9 月《德意志电讯》第 149 期。——第 344 页。

-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41—261 页)。
-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 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532 页。
-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 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77—289 页)。
- Zur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Bauern.
-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532 页。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7—203 页)。
-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Hottingen - Zürich, 1884. — 第 478, 532 页。
-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Dritte Auflage - Stuttgart, 1889. — 第 532 页。
- Familjens, Privatejendommens og Statens Oprindelse. Dansk, af Fo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besørget af Gerson Trier. København, 1888. — 第 482, 532 页。
-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von Friedrich Engels. Vierte Auflage. Stuttgart, 1892. — 第 535 页。
- 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dello stato. Versione riveduta dell'autore, di Pasquale Martignetti. Benevento, 1885. — 第 532 页。
- Origină familiei, proprietății private și a statului. În legătură cu cercetările lui Lewis H. Morgan. 载于《现代人》1885 年第 17—21 期；1886 年第 22—24 期。——第 532 页。
- L'Origin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État. [Paris], 1893. — 第 532 页。
-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590 页)。
- [发表于《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通讯里]。
- 载于 1895 年 1 月 1 日《工人报》第 1 号。——第 503 页。
-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16—229 页)。
- Ueber den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 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第 9 年卷第 2 卷第 28 期。——第 532 页。
-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34—243 页)。

- Einleitung:
载于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柏林版。——第533页。
-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2—239页)。
- Vorwort:
载于《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532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01—353页)。
-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idirter Abdruck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1888. ——第393, 532, 534页。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
- 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 ——第531页。
-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
-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 - 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2—1873. ——第531页。
-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 - 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von 1872. Zwei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Hottingen - Zürich, 1887. ——第531页。
-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
- Vorwort:
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532页。
-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3—392页)。
- Preface:
载于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第533页。
- The Labour movement in America London New - York, 1887. ——第492, 533页。
-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de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ew - York, 1887. ——第533页。
- The Labour movement in America —The George movement —The Knights of Labour. —The Socialists By Frederick Engels London, 1887. ——第533页。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
- 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 ——第531页。
- 《普鲁士“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24—330页)。
- Die 《Krisis》 in Preußen:
载于1873年1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第451页。

- 《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3—680页)。
—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Berlin, 1860. — 第531页。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Zürich, 1882. — 第531页。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3. — 第531页。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Drit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3. — 第531页。
- 《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
—Wilhelm Wolff.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 第532—533页。
- 《唯理论和虔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1卷第130—133页)。
—Rationalismus und Pietismus.
载于1840年10月17日《知识界晨报》第249号。 — 第343页。
- 《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1卷第206—269页)。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esten Reaktionsversuch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 Leipzig, 1842. — 第401页。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 1873. — 第531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 第534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New - York, 1887. — 第530, 533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Zwei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Stuttgart, 1892. — 第393, 534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iewetzky. London, 1892. — 第491, 498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2—298页)。
—Appendix.
载于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 — 第492, 533页。
—Anhang.

- 载于 1887 年《新时代》第 5 年卷第 12 期。——第 533 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英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311—325 页)。
- Preface
- 载于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伦敦版。——第 492 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96—625 页)。
-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 载于 1844 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 1 期和第 2 期。
- 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第 9 年卷第 1 卷第 8 期。——第 530 页。
- 《资本论 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33—37 页)。
- Editor's Preface
- 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由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译自德文第三版)1887 年伦敦版第 1—2 卷。——第 533 页。
- 《资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38—44 页)。
- Zur vierten Auflage
- 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90 年汉堡第 4 版。——第 533 页。
- 《资本论 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3—25 页)。
- Vorwort
- 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程》1885 年汉堡版。——第 532 页。
- 卡·马克思和
弗·恩格斯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第 531, 534 页。
-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abe mit einem Vorwort der Verfasser. Leipzig, 1872. ——第 534 页。
-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Published in February, 1848).
- 载于 1850 年 11 月 9, 16, 23, 30 日《红色共和党人》第 21—24 期。——第 524, 531 页。
- Manifest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издания 1872.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авторов. Женева, 1882. ——第 531 页。
- Manifesto comunista de 1848. 载于 1872 年 11 月 2, 9, 16, 23, 30 日和 12 月 7 日《解放报》第 72—77 号。——第 531 页。
- Manifest Komunistyczny 1847. Warszawa, 1883. ——第 531 页。
-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载于 1885 年 8 月 29 日, 9 月 5, 12, 19, 26 日, 10 月 3, 10, 17, 24, 31 日和 11 月 7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11 号。——第 483, 531 页。
-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København, 1885. ——第 531 页。
- II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1847. Milano, 1891. — 第 531 页。
《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268 页)。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 — 第 403 页。
《1871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1—461 页)。
—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th to 23rd September 1871. (Circular issu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 第 439 页。
《致国际先驱报 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16—219 页)。
载于 1872 年 12 月 21 日《国际先驱报》第 38 号。 — 第 451 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里斯托夫, 尼·雅·《古俄罗斯的工业》1866 年圣彼得堡版 (Аристоф, Н. 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Пб., 1866). — 第 375 页。
埃伦博根, 威·《古姆彭道夫(维也纳第 4 市政区)工人教育协会史。奥地利工人运动史》1892 年维也纳版(Ellenbogen, W. Geschichte des Arbeiter-Bildungsvereines in Gumpendorf (VI. Gemeinde-Bezirk von Wi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Arbeiterbewegung. Wien, 1892). — 第 495 页。
艾威林, 爱·(Aveling, E.) [致北美社会
主义工人党各支部的通告信] 1887 年 2 月 26 日。 — 第 385 页。
艾威林, 爱·《致 纽约人民报 编辑部》(Aveling, E. An die Redaktion der «N. Y. Volkszeitung»), 载于 1887 年 3 月 2 日《纽约人民报》第 52 号。 — 第 384 页。
奥伯温德, 亨·《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当代社会政治斗争史》1887 年柏林版 (Oberwinder, H. Sozialismus und Sozialpolit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schen Kämpfe unserer Zeit. Berlin, 1887). — 第 386 页。
奥康瑙尔, 菲·《致宪章派》(O'Connor, F. To the Chartists), 载于 1849 年 3 月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3日《北极星报》第593号。——第347页。

B

巴甫洛夫,阿·斯·《俄国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史纲》,第1部《十六世纪(1503—1580)俄国教会土地收归国有的尝试》1871年敖德萨版(Павлов, А.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екуляризации церковных земель в России. Ч. 1. Попытки к обращению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помещельных владений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XV I веке (1503—1580). Одесса, 1871)。——第379页。

[巴枯宁,米·亚·]《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两派斗争》,导言,第1部,1873年苏黎世版([Бакунин, М.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 Борьба двух партий в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обществе рабочих. Введение. Ч. 1. Цюрих, 1873)。——第378页。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Bailey, S.]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 chiefly in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Mr. Ricardo and his followers, By the author of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London, 1825)。——第37页。

别兹奥勃拉佐夫,弗·巴·《乌拉尔采矿业和官办矿厂的出卖》1869年圣彼得堡

版(Безобразов, В. П. Уральское гор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вопрос о продаже казенных горных заводов. СПб., 1869),载于《赋税和征税制度修改委员会的报告》第13卷第5部分。——第374页。

波克罗夫斯基,瓦·伊·《关于特维尔省土地的价值和收入》1876年特维尔第2版(Покровски: В. И. О ценности и доходности земель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Изд. 2-е. Тверь, 1876)。——第374页。

波克罗夫斯基,瓦·伊·《关于特维尔省土地的价值和收入的报告》(Покровски, В. И. Доклад о ценности и доходности земель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载于《1875年应届特维尔省土地会议的记录》1876年特维尔版。——第375页。

波克罗夫斯基,瓦·伊·《特维尔省概论》(Покровски, В. И. Очерки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出版的年代和地点不详。——第374页。

波克罗夫斯基,瓦·伊·《特维尔省历史和统计概要》1875年特维尔版第1分册(Покровски, В.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ып. 1. Тверь, 1875)。——第374页。

波克罗夫斯基,瓦·伊·《特维尔省中等农民家庭的劳动是怎样补偿的》(Покровски, В. И. Как вознаграждается в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трудерудне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семьи?),载于《1870年俄国第一次统计代表大会纪念专刊》1875年下新城版第2册。——第374页。

波洛夫措夫,阿·维·《实际调查村社的

- 最初步骤》1879年圣彼得堡版(Половцов, А. В. Первые шаги на пути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ы. Спб., 1879)。——第376页。
- 波斯尼科夫, 亚·谢·《公社土地占有制》, 第1卷, 1875年雅罗斯拉夫尔版; 第2卷, 1877年敖德萨版(Послуков, А. С.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Вып. 1. Я рославль, 1875. Вып. II. Одесса, 1877)。——第377页。
- 勃多, 尼·《经济表说明》(1767年)(Baudeau, N. 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1767)), 载于《重农学派》, 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53页。
- 博尔科夫斯基, 伊·托·《伏尔加—马林斯克水路的贸易往来》1874年圣彼得堡版(Борковски, И. Ф. Торгов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о Волжско-Мариинскому водному пути. Спб., 1874), 载于《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资助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考察团的报告》第2分册。——第373—374页。
- 布尼亚科夫斯基, 维·雅·《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用》, 1874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帝国科学院院刊》第23卷附刊, 第5期(Буныковски, В. 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их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мужскому населению России.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23-му тому Записок имп.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 5. Спб., 1874)。——第375页。

C

- 查斯拉夫斯基, 瓦·伊·《俄国中部地区粮食贸易》1873—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2部(Чаславски, В. И. Хлеб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районе России. Ч. 1—2. Спб., 1873—1875), 载于《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资助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考察团的报告》第3卷第1分册。第1部《莫斯科附近地区的贸易》1873年版。第2部《里加的贸易》1875年版。——第373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卡芬雅克》1874年日内瓦版(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 Г. Кафеньяк. Женева, 1874)。——第376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法国的党派斗争》1875年日内瓦版(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 Г. Борьба парт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при Людовике XV и Карле X. Женева, 1875)。——第376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赎买土地困难吗?》([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 Г.] Труден ли выкуп земли?), 出版地点和年代不详。——第376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序幕。六十年代初期的一部小说》, 第1部《序幕的序幕》1877年伦敦版([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 Г.] Пролог. Роман изначала шестидесятых годов. Ч. 1. Пролог Пролога. Лондон, 1877)。——第380页。

D

- 德·罗别尔提, 叶甫盖尼《政治经济研

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Д.е.Роберту, Ев.еи.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СПб., 1869)。——第376页。

德米特里也夫, 费·米·《评恩格尔曼先生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地所有权》

(Д.Мумпез, Ф.М.Разбор сочинения г.Энгельмана《О приобретении пра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 землю по русскому праву》), 载于1860年9月25日《关于第四次颁发乌瓦罗夫伯爵奖的报》1860年圣彼得堡版。——第379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路·克·《思想的要素》, 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 L. C. Éléments d' idéologie IV - e et V - e parties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第212—217、219—222页。

杜林, 欧·《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7年汉堡版第1卷》(Dühring, E-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 Band, Hamburg, 1867), 载于《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 1867年希尔德堡豪森版第3卷第3期。——第35页。

杜能, 约·亨·《孤立国家的农业和国民经济》, 第2部第2篇《自然工资及其同利库和地租的关系》, 1863年罗斯托克版(Thünen, J.H. Der isoli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Theil II. Abtheilung II. Der naturgemäe Arbeitslohn und dessen Verhältnis zum Zinsfu und zur Landrente Rostock, 1863)。——第28页。

E

恩格尔曼, 伊·叶·《论按俄国法律取得

土地所有权》1859年圣彼得堡版(Энгельман, И.Е. О приобретении пра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 землю по русскому праву. СПб., 1859)。——第377页。

F

费勒, 弗·恩·和奥德曼, 卡·古·《商人算术大全。供贸易、职业、工艺学校以及商人自学用》1859年莱比锡第7版(Feller, F. E. und Odermann, C. G. Das Ganze der Kaufmännischen Arithmetik. Für Handels-, Real- und Gewerbschulen sowie zum Selbstunterricht für Geschäftsmänner überhaupt Siebente Auflage Leipzig, 1859)。——第36页。

弗列罗夫斯基, 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恩·弗列罗夫斯基的考察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Флеровски, Н. 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 Флеровского. С.-Петербург, 1869)。——第158页。

G

哥尔查科夫, 米·伊·《论全俄都主教、牧首和圣会议的地产(988—1738年)》1871年圣彼得堡版(Горчаков, М. И. О земельных владениях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х митрополитов, патриархов и св. синода (988—1738гг.). СПб., 1871)。——第375页。

哥尔查科夫, 米·伊·《修道院的敕令(1649—1725年)》1868年圣彼得堡版(Горчаков, М. И. Монастырский приказ (1649—1725гг.). СПб., 1868)。——第

- 377 页。
- 戈利采夫, 维·亚·《十七世纪的法国国家经济》1878 年莫斯科版 (Гольцев, В.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о Франции X VII в. М., 1878)。——第 379 页。
- 格拉多夫斯基, 亚·德·《俄国地方管理机构的历史。第 1 卷。引言。莫斯科公国的县》1868 年圣彼得堡版 (Градовски, А. Д. История мест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 1. Введение. Уезд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пб., 1868)。——第 378 页。
- 格拉高, 奥·《德国交易所投机和滥设企业热》1877 年莱比锡版 (Glagau, O. Der Börsen- und Gründungs-Schwügel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77)。——第 470 页。
- 格里耶, 弗·伊·和契切林, 波·尼·《俄国的不求甚解之风和村社土地占有制。评亚·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土地占有制和农业一书》1878 年莫斯科版 (Грибе, В. И. и Чичерин, П. Н. Русский дилетантизм и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Разбор книги князя А. Васильчикова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и земледелие». М., 1878)。——第 379 页。
- 格林, 雅·《德意志语言史》第 1 卷, 1853 年莱比锡版 (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Erster Band. Leipzig, 1853)。——第 67 页。
- 《国际发展史》1873 年苏黎世版第 1 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в его прессе, конгрессах, отчетах и проч. Ч. 1. Цюрих, 1873)。——第 378 页。
- 《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1872 年伦敦版 (Conseil fédéraliste universe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sociétés publiques socialistes athlétiques Longres, 1872)。——第 446 页。
- 《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 年伦敦版 (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 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ye par d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 ex-membres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Londres, 1872)。——第 449 页。
- ## H
- 哈克斯特豪森, 奥·《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 年莱比锡版 (Haxthausen, A. Die ländliche Verfassung Ru-lands Leipzig, 1866)。——第 67 页。
- 哈尼, 朱·《宪章主义和共和主义。——各民族的兄弟般团结》(Harney, J. Chartism and republicanism —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 载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北极星报》第 594 号。——第 347 页。
- 赫列勃尼科夫, 尼·伊·《论俄国历史上沙皇时期社会对国家组织的影响》1869 年圣彼得堡版 (Хлебников, Н. И. О влиянии общества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цар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1869)。——第 379 页。
- 赫列勃尼科夫, 尼·伊·《蒙古入侵之前

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和国家》1872年圣彼得堡版(Хлебников, Н. П.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домонголь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1872)。——第377页。

《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译自德文，1875年日内瓦版(Фальшивые монетчики или агенты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Женева, 1875)。——第377页。

J

吉霍米罗夫, Ф. А. 《基姆雷镇的制鞋业》(Тухомиров, Ф. А. Сапожный промысел в селе Кимре), 载于1873年《读书人》杂志第3期。——第374页。

[吉约姆, 詹姆斯]《蒲鲁东的无政府状态》1874年伦敦版第1—2部(Прудом, Джемс] Анархия по Прудону. ч. 1 - 2. Лондон, 1874)。——第378页。

加尼耳, 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 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1821年巴黎第2版第1—2卷(Ganilh, Ch. Des système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valeur comparative de leurs doctrines, et de celle qui paraît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Seconde édition. Tomes I—II. Paris, 1821)。——第62页。

杰维尔, 加·《资本的演变。社会经济学教程》[1884年]巴黎版(Deville, G. L'Évolution du capital. Cours d'économie sociale Paris, [1884])。——第479页。

K

卡拉乔夫, 尼·瓦·《俄国古代和现代的劳动组合》1864年圣彼得堡版(Калячов, Н. В. Артели в древней и нынешней России. СПб., 1864)。——第376页。

卡列也夫, 尼·伊·《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Кареев, Н. П. Крестьяне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о Франции в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XVIII века. М., 1879)。——第378页。

[卡普斯亭, 谢·雅·]《俄罗斯民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取决于自然、气候和种族条件》1877年圣彼得堡版([Капустин, С. Я.] Формы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у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ироды, климата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СПб., 1877)。——第375页。

卡维林, 康·德·《公社占有制》1876年圣彼得堡版(Кавелин, К. Д. Общинное владение. СПб., 1876)。——第379页。

卡维林, 康·德·《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 答 俄国世界 报编辑。两封信》1875年柏林版(Кавелин, К. Д. Чемнам быть? Ответ редактору газеты «Русский мир». В 2-х письмах. Берлин, 1875)。——第379页。

考夫曼, 伊·伊·《俄罗斯银行统计》1872年和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册(Кауфман, Н. П. Статистика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 Ч. 1 - 2. СПб., 1872 и 1875)。——第375页。

考夫曼, 伊·伊·《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73—1877年圣彼得堡版第1—2

- 卷,第1卷《信贷、银行和货币流通》1873年版,第2卷《银行史》,第1册《引言和伊·伊·考夫曼的注解》1877年版,第2卷《银行史》,第2册《英国和爱尔兰银行业务史》1877年版(Кауфман, П. П.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банкового дела. Т. 1-2. Спб., 1873 - 1877. Т. 1. Кредит, банки и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1873. Т. 2. История банков. Вып. 1. Введение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П. П. Кауфмана, 1877. Т. 2. То же. Вып. 2. История банкового дела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и Ирландии, 1877)。——第377、470页。
- 科贝特,威·《英语语法,书信集》1818年伦敦版(Cobbett, W.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London, 1818)。——第24页。
-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解释》1841年伦敦版(Corbet,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or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and speculation explained. London, 1841)。——第76页。
- 柯蒂斯,威·《农业中的昆虫;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农作物害虫以及谷仓中孳生的昆虫的自然历史和经济上的危害。附如何消灭害虫的建议》1860年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版(Curtis, W. Farm insects; being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economy of the insects injurious to the field crop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also those which infest barns and granaries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ir destruction. Glasgow, Edinburgh and London, 1860)。——第75页。
- 柯瓦列夫斯基,马·马·《从古代到爱德华三世逝世英国各郡警务管辖史(治安警察)》1876年布拉格版第1册(Ковалевски, М. М.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цей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в английских графствах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мерти Эдуарда III-го (полц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п. 1. Прага, 1876),本书的莫斯科版没有找到。——第378页。
- 柯瓦列夫斯基,马·马·《论从十四世纪到路易十四逝世法国税务管辖史》1876年莫斯科版第1卷(Ковалевски, М. М. Опы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юрисдикции налогов во Франции с X I V века до смерти Людовика X I V . Т. 1. М., 1876)。——第378页。
- 柯瓦列夫斯基,马·马·《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第1部《殖民地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和土地政策对它的瓦解的影响》1879年莫斯科版(Ковалевски, М. М.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причины, ход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его разложения. Ч. 1.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в колониях и влияние позем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его разложение. М., 1879)。——第377页。
- 柯瓦列夫斯基,马·马·《瓦得州公社土地占有制崩溃史概论》1876年伦敦版(Ковалевски, М. М.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распада общинного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в кантоне Ваадт. Лондон, 1876),德文版1877年在苏黎世出版。——第378页。
- 克比,威·和斯宾斯,威·《昆虫学入门。附斯宾斯对该书来源和发展所作的说

- 明》，四卷本，1856年伦敦第7版（Kirby, W. and Spence, W. Introduction to entomology, with Spence's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work, in four volumes. The seventh edition. London 1856）。——第75页。
- [克拉夫钦斯基, 谢·米·]《才离虎口又入狼群！或老奶奶，就是这么回事，尤里耶夫节!!!不是故事，而是当代的真实传说》1876年伦敦版（[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мендик), С. М.] Из огня да в полымя! или Вот тебе, бабушка, и Юрьев день!!! Не сказка, абыльпобывальщина из наших дней. Лондон, 1876)。——第377页。
- 克劳斯, 阿·《我们的移民区。外国移民在俄国的历史和统计论著和材料》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Клаус, А. Наши колонии. Опыт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Вып. 1. Спб., 1869）。——第377页。
- 克劳斯, 贝·《新医学科学概述》1875年维也纳版（Kraus, B. Compendium der neueren medicinischen Wissenschaften. Wien, 1875）。——第460页。
- 库尔齐乌斯·鲁富斯, 昆·《亚历山大大帝传》（Curtius Rufus, Q. De rebus gestis Alexandri magni）。——第67页。
- 魁奈, 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1766年）》（Quesnay, F.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1766)），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90页。
- 魁奈, 弗·《经济表的分析》（Quesnay, F. - Analyses du Tableau économique），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40、52、90页。
- ### L
- 拉德纳, 迪·《铁路经济：论新式运输，它的管理、前景及其商业的、财政的和社会的的关系》1850年伦敦版（Lardner, D. Railway economy: a treatise on the new art of transport, its management, prospects, and relations, commercial, financial, and social. London, 1850）。——第96页。
- [拉甫罗夫, 彼·拉·]《关于萨马拉的饥荒》1874年伦敦第2版（[Лавров, П. Л.] По поводу Самарского голода. 2-е изд. Лондон, 1874)。——第380页。
- [拉甫罗夫, 彼·拉·]《论思想史》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册（[Лавров, П. Л.] 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мысли. Т. I. . . Вып. 1. Спб., 1875)。——第375页。
- [拉甫罗夫, 彼·拉·]《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1876年伦敦版（[Лавров, П.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лемент в будущем обществе. Лондон, 1876)。——第380页。
- 拉姆赛, 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Ramsay, G.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 1836）。——第120、174页。
- 拉也夫斯基, 米·尼·《考察西部地区研究俄国的粮食贸易和生产率》1874年圣彼得堡版（Раевский, М. Н. Западный

- район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 изучению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пб., 1874), 载于《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资助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考察团的报告》第4分册。——第374页。
- 莱勒, 约·《货币和道德: 献给时代的一本书》1852年伦敦版 (Lalor, J. Money and morals: a book for the times. London, 1852)。——第24页。
- 劳埃德, 亨·德·《百万富翁罢业反对矿工。春谷事件》, 1891年芝加哥增补修订第2版 (Lloyd, H. D. A Strike of millionaires against miners, or the Story of Spring Valley. Second edition - revised and enlarged. Chicago, 1891)。——第496页。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第80、120、212页。
- 里什洛, 昂·昂·茹·弗·《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1863年出黎版 (Richelot, H. A. - J. - F. Une révolution en 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63)。——第95页。
-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 保·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 (Mercier de la Rivière, P. P.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90页。
- 列昂托维奇, 费·伊·《古代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的立法》1868年敖德萨版 (Леонтович, Ф. И. Древнее Хорва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Одесса, 1868), 载于《新俄罗斯帝国大学校刊》第2年卷第1卷第3—4册。——第376页。
- 卢格, 阿·和维干德, 奥·《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1843年1月3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的控诉》1843年不伦瑞克版 (Ruge, A. und Wigand, O. 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 Beschwerde ber die durch ein Hohes Ministerium des Innern angeordnete und am 3. Januar 1843 ausgeführte Unterdrückung der Zeitschrift: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raunschweig, 1843)。——第402页。
- 卢格, 阿·《评弗·恩格斯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一书》 (Ruge, A.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Ф. Энгельса]: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esten Reactionsversuch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 Leipzig, 1842), 载于1842年5月28、30和31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126—128期。——第401页。
- 鲁萨诺夫, Н. А·《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新文献。亚·波斯尼科夫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亚·瓦西里契柯夫土地占有制和农业一书。Н. 鲁萨诺夫的评论》1879年莫斯科版 (Русанов, Н. А. Новей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общинному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ю в России. А. Посников. Общинное

- землеуладение. Кн. А. Васильчиков.
Землеуладение и земледели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Н. Русанова. М., 1879). — 第 376 页。
-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 年伦敦版 (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 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 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 London, 1821)。——第 74 页。
- 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 亚·瓦·《从十八世纪初到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1870 年圣彼得堡版 (Романович-Славянски, А. В.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от начала X V III века до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СПб., 1870)。——第 375 页。
- 罗雪尔, 威·《国民经济体系》, 第 1 卷《国民经济学原理》, 1858 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 3 版 (Roscher, W.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Erster Band: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Drit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8)。——第 66 页。
- M
- 马克思, 燕·《奥顿诺凡·罗萨的信。第二篇》(Marx, J. Lettre d'O'Donovan Rossa II), 载于 1870 年 3 月 9 日巴黎《马赛报》第 79 号。署名为燕·威廉斯。——第 436 页。
- 迈耶尔, 鲁·《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1877 年莱比锡版 (Meyer, R. Politische Grö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77)。——第 470 页。
- 麦克劳德, 亨·丹·《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 年伦敦版 (MacLeod, H. D.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8)。——第 91 页。
- 《美国的有价证券。关于投资的稳定性和有利性的考查的实际提示, 供英国投资者遵循和借鉴》, 一个英裔美国人著, 1860 年伦敦第 2 版 (American securities Practical hints on the tests of stability and profit, for the guidance and warning of british investors. By an Anglo-American.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60)。——第 87 页。
- 米拉波, 维·里·《农业哲学或一般的农业政治经济学》1764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1 卷 (Mirabeau, V. R. Philosophie rurale, ou Economie générale et politique de l'agriculture Tome I. Amsterdam, 1764)。——第 40 页。
- 莫斯特, 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浅说》1876 年开姆尼斯版 (Most, J.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Chemnitz, 1876)。——第 462 页。
- 穆勒, 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 年伦敦版 (Mill, J. S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

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第 122 页。

穆勒, 约·斯·《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 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两卷集 (Mill, J. St. A System of logic, rati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two volumes)。1843 年在伦敦出版第 1 卷。——第 123 页。

穆勒, 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 两卷集, 1848 年伦敦版 (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48)。——第 121 页。

N

涅鲁切夫, 米·瓦·《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7 年莫斯科版 (Неручев, М. В. Русск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и земледелие. М., 1877)。——第 376 页。

涅米罗夫, 格·亚·《圣彼得堡的交易所组合 (它们的组织和现状概述)》1876 年圣彼得堡版 (Немиров, Г. А. Биржевые артели в С.-Петербурге (Очерк 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 Спб., 1876)。——第 375 页。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瓦·伊·《夜莺。与祈祷者同行的回忆和故事》1875 年圣彼得堡版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В. П. Солов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ссказы из поездки с богомольцами. Спб., 1875)。——第 377 页。

P

帕赫曼, 谢·维·《俄国习惯民法。法律论文》1877—1879 年圣彼得堡第 1—2 卷。第 1 卷《所有权、义务和司法保护的手段》1877 年版, 第 2 卷《家庭法、继承和监护》1879 年版 (Пахман, С. В. Обычн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право в Росс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Т. 1—2. Спб., 1877—1879. Т. 1.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и средства судебного охранения. 1877. Т. 2. Семейные права, наследство опека. 1879)。——第 375 页。

帕尼埃尔, 卡·弗·威·《公开谴责爱北斐特的哲学博士克鲁马赫牧师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1840 年不来梅版 (Paniel, C. F. W. Unverholene Beurtheilung der von dem Herrn Pastor Dr. philos. Krummacher von Elberfeld, zur Vertheidigung seiner Bremischen Verfluchungssache herausgegebenen, sogenannten Theologischen Replik). Bremen, 1840)。——第 343 页。

佩罗, 弗·《银行的、交易所的和股票的投机》1873—1876 年罗斯托克版第 1—3 册 (Perrot, F. Der Bank-, Börsen- und Actienschwindel. I—III Abt. Rostock, 1873—1876)。——第 470 页。

普林尼《博物志》(Plinius Historia naturalis)。——第 67 页。

[普鲁斯, 亨·] [Bruce, H.] [关于奥顿

诺凡·罗萨的信的文章],载于1870年3月16日《每日新闻》。——第436页。

Q

齐托维奇,彼·巴·《保卫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新方法。驳波斯尼科夫 公社土地占有制 一书》1878年敖德萨版(Цумович, П. П. Новые приемы защиты общинного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сочинения: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А. Посникова. Одесса, 1878)。——第379页。

契切林,波·尼·《俄国法律史论文集》1858年莫斯科版(Чичерин, Ё. Н. Опы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а. М., 1858)。——第379页。

契切林,波·尼·《十七世纪俄国的地区机关》1856年莫斯科版(Чичерин, Ё. Н. Област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XV II - м веке. М., 1856)。——第373页。

丘普斯基,巴·普·《北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1870年圣彼得堡版(Чубовский, П. П. О состоянии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еверном районе. Спб., 1870),载于《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资助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考察团的报告》第1卷第6分册。——第373页。

丘普罗夫,亚·伊·《铁道经营》1875—1878年莫斯科版第1—2卷(Чупров, А. П.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Т. 1—2. М., 1875—1878)。——第377页。

S

萨巴涅耶夫,列·巴·《外乌拉尔概述和

巴什基尔地方的草原经营》1873年莫斯科版(Сабанеев, Л. П. Очерки Зауралья и степ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набашкирских землях. М., 1873)。——第379页。

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米·叶·《塔什干的老爷们。风俗画》1873年圣彼得堡版(Салтиков-Шедрин, М. Е. Господа ташкентцы. Картины нравов. Спб., 1873)。——第377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关于财富形成、分配和消费的方式的简述》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Say, J.-B. Traité d' 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Troisième édition. Tome II. Paris, 1817)。——第129页。

赛德,厄·《金银条块和外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考察,随后对双重估价提出辩护,并特别提议实行普遍的铸币体系》1868年伦敦版(Seyd, E. Bullion and foreign exchange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 followed by a defence of the double valu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posed system of universal coinage London, 1868)。——第36页。

瑟美列,贝·《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年汉堡版(Szemere, B.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Hamburg, 1853)。——第

- 414 页。
-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 年巴黎版 (Storch, H. *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第 131、170 页。
-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 年圣彼得堡版第 2 卷 (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ome II. St.-Petersbourg, 1815)。——第 115 页。
- 《斯拉夫人问题》1877 年伦敦版。关于对土耳其及其盟国的战争的匿名小册子。(作者可能是 Д. А. 克列维茨)。——第 375 页。
-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新版共四卷。1843 年伦敦版第 1—2 卷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 G. Wakefield. A new edition in four volumes. Vol. I—II. London, 1843)。——第 66、111—113、118—119、125—126、128、157、195 页。
-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载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六卷集,1805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1、90 页。
- 斯托罗任科,尼·伊·《莎士比亚的先驱。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戏剧史中的一个插曲》,第 1 卷《李利和马洛》1872 年圣彼得堡版 (Стороженко, Н. И.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Шекспира. Эпизод из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драмы в эпоху Елизаветы. Т. 1. Лилли и Марло. СПб., 1872)。——第 379 页。
- 索柯洛夫斯基,巴·亚·《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1877 年圣彼得堡版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П. А.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ы на Севере России. СПб., 1877)。——第 377 页。
- 索柯洛夫斯基,巴·亚·《农奴制前俄国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和东南部草原的垦殖》1878 年圣彼得堡版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П.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быт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олонизация юго-восточных степей перед крепостным правом. СПб., 1878)。——第 378 页。
- T
- 塔西佗,科·《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 C. *Germania*)。——第 67 页。
- 汤普逊,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新版,1850 年伦敦版 (Thompson, W.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 new edition. London, 1850)。——第 96 页。
- 特里罗果夫,弗·格·《经济试验。研究经济生活现象的依据。村社》1878 年圣彼得堡版 (Трирозов, В. 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пыты.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ен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Се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Пб., 1878)。——第 375 页。
- 图克,托·《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货

- 币流通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业务分离的合理性》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 and the expediency of a separation of issue from banking.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44)。——第196页。
-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包括:货币流通问题概论,兼评维多利亚七年和八年通过的法令的影响》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7 and 8 Vict - London, 1848)。——第20页。
- 托路克,奥·《东方神秘主义集锦》1825年柏林版(Tholuck, F. A. Bluthensammlung aus der morgenländischen Mystik. Berlin, 1825)。——第431页。
-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London, 1821)。——第158页。
- W
- [瓦尔扎尔,瓦·叶·]《巧妙的圈套。真实故事,庄稼人的铜板怎么来怎么去》1875年[伦敦]第2版([Варзар, В. Е.] Хитрая механика. Правдивый рассказ, откуда и куда идут мужицкие денюжки. 2 - е издание. [Лондон], 1875)。——第377页。
- 瓦罗,马·忒·《论农业》(Varro M. T. De re rustica)。——第67页。
- 瓦洛克,卡尔·《俄国现状》1873年莱比锡版(Waloker, D. Carl. Die gegenwärtige Lage Russlands. Leipzig, 1873)。——第376页。
- 瓦西里契柯夫,亚·伊·《给国民教育大臣托尔斯泰伯爵的信》1875年柏林版(Васильчиков, А. И. Письмо министру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графу Толстому. Берлин, 1875)。——第380页。
-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 Fr.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第27页。
- [韦伯,威·恩·]《革出教门。不来梅市民的朋友,一位匿名作者为有思想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写》1840年不来梅版([Weber, W. E.] Die Verfluchungen. Im Interesse denkender Christen von einem Anonymus des Bremer Bürgerfreundes. Bremen, 1840)。——第343页。
- 维尔塔,埃·《国际史》1872年巴黎版(Villetard, Ed. 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Paris, 1872)。——第441页。
- 维尔特,格·《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Wearth, G. Humaristische Skizzen aus dem deutschen Handelsleben),载于1847年11月14日、12月3日、14日,1848年2月2日《科伦日报》第318、337、348、33号 and 1848年6月1—4日、16日、18日、28日,7月6日《新莱茵报》第1—4、16、18、28、36号。——第427页。
- 维杰尔,加·《妇女和爱情。关于奥·德

· 巴尔扎克；摘录和注解》1888年巴黎版（Deville, G. La Femme et l'Amour. D'après H. de Balzac extraits coordonnés Paris, 1888）。——第484页。

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eitling, W.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第528页。

X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 N.W.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irés de leçons édictées et inédites de Mr. N.W. Senior par le cte Jean Arrivabene Paris, 1836）。——第158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巴黎版第1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ome I. Paris, 1819）。——第11、132页。

谢铎-费罗蒂《概述俄国的未来》1868年柏林版（Шедо-Ферротти. Очерки о будущем России. Берлин, 1868）。——第376页。

谢尔盖也维奇，瓦·伊·《市民会议和公爵。柳里克公爵时期俄国国家体制和管理。历史概论》1867年莫斯科版（Сергеевич, В. И. Вече и князь.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во времена князей Рюрикович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1867）。——第379页。

Y

雅库什金，叶·伊·《习惯法》1875年俄罗斯斯拉夫尔版（Якушкин, Е. И.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Ярославль, 1875）。——第378页。

扬茹尔·伊·伊·《试论英国的间接税。消费税》1874年莫斯科版（Янжул, П. П.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нглийских косвенных налогов. Акциз. М., 1874）。——第379页。

扬茹尔，伊·伊·《英国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思想和国家干涉方式的发展史概要》1876年莫斯科版第1分册（Янжул, П. П. Английская своб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идей свобод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 нача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ып. 1. М., 1876）。——第379页。

扬松，尤·埃·《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Янсон, Ю. Э. Опыт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наделах и платежах. Спб., 1877）。——第375页。

伊瓦尼舍夫，尼·德·《论俄国西南部古代农村公社》（Ивануев, Н. Д. Древних сельских общинах в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России），载于1857年《俄罗斯笔谈》第3期。——第376页。

Z

扎鲁德尼，米·伊·《法律和生活。农民

法院调查总结》1874年圣彼得堡版
(Зарубиц , М. П. Законы и жизнь. Итог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судов. Спб. ,
1874). — 第 375 页。

文 件

B

《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Résolutions administratives votées par le Congrès de Bâle),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 年布鲁塞尔版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du IV 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第 360 页。

C

《财政部年鉴》1869—1878 年圣彼得堡版 第 1、5—6、9 分册 (Ежегодни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финансов. Вып. 1, 5—6, 9. Спб. , 1869—1878)。—— 第 372 页。

D

《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资助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考察团的报告》1870—1872 年圣彼得堡版第 1—2 卷 (Труды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наряженно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и Воль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ам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Т. 1 - 2. Спб. , 1870—1872)。—— 第 373 页。

《东印度 (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的文件和通讯, 包括反饥饿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 1867 年 5 月 3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famine in Bengal and Orissa,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Famine Commission and the minutes of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Bengal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 第 67 页。

《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1870 年巴黎版第 4 页 (Troisième procès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Paris Paris, 1870, p. 4)。—— 第 446 页。

《对莫斯科商业信贷银行 (斯特罗斯贝格) 提起诉讼》, 三册, 1875—1876 年莫斯科版 (Процесс против 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ссудного банка в Москве (Строусберг), 3 части. М. , 1875—1876)。—— 第 373 页。

《对特维尔省的总的看法。摘自 1783—1784 年类似对市县的实地测量和官方的记载。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出版》1873 年特维尔版 (Генеральное соображение по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извлеченное из подробного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 камерального по городам и уездам описания 1783—1784 г. Издание Тверской земской управы. Тверь, 1873)。——第 374 页。

《对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图拉、基辅和莫斯科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五十名罪犯的诉讼》1877 年伦敦版第 1 分册 (Процесс пятидесяти, осужденных за соци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пропаганду в Иваново-Вознесенске, Туле, Киеве и Москве. Вып. 1. Лондон, 1877)。——第 376 页。

《顿河军屯州统计委员会的报告》1874 年新切尔卡斯克版第 2 册 (Труды Областного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ып. 2.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874)。——第 377 页。

E

《俄国家庭手工业资料汇编》1874 年圣彼得堡版 (Свод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кустар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74)。——第 372 页。

《俄国劳动组合资料汇编》1873—1875 年圣彼得堡版第 1—3 卷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б артелях в России. Вып. 1—3. Спб., 1873—1875)。——第 378 页。

《俄国铁道资料汇编。1870—1872 年》1875 年圣彼得堡版 (Сборник сведений о железных дорогах в России. 1870—1872. Спб., 1875)。——第 373 页。

G

《公共卫生。第七号报告。附录。1864 年》

1865 年伦敦版 (Public Health. Seventh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4. London, 1865)。起草人是朱·汉特。——第 432 页。

《国家产业部。农业和农村工业局的资料汇编》1879—1880 年圣彼得堡版第 1—2 分册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муществ. Сборник сведений п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у земледелия и сель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ып. 1-2. Спб., 1879—1880)。——第 377 页。

《国务知识汇编》1878 年圣彼得堡版第 6 卷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Т. VI. Спб., 1878)。——第 375 页。

H

《皇家铁道委员会。1865 年 3 月至 1866 年 5 月向委员们所作的证词记录。奉女王陛下的命令致上下两院》1867 年伦敦版 (Royal commission on rail- ways.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commissioners, March 1865 to May 1866. Presented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7)。——第 76、80、81、85、96 页。

J

《交通部统计汇编》1877—1878 年圣彼得堡版第 1—2 卷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Т. 1—2., 1877—1878)。——第 372 页。

M

《没有公之于众的有关英国政治犯待遇的事实》1869 年都柏林版 (Things not

generally known concerning England's treatment of political prisoners Dublin, 1869)。——第 436—437 页。

《莫斯科省手工业》1876—1877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1—2 分册 (Промыслы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Т. 1. Вып. 1—2. М., 1876—1877)。——第 373 页。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部分》1877—1880 年莫斯科版第 1—6 卷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по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Отдел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Т. I—VI. М., 1877—1880)。——第 372 页。

N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伦敦版 (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et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London)。——第 73、81—83、96—98 页。

《女王陛下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的商务报告。1865—1866 年。致上下两院》1867 年伦敦版 (Commercial reports received at the Foreign Office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Japan, and Siam, in 1865—1866.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London, 1867)。——第 78、85 页。

Q

《切尔尼果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用勘察的方法收集的供估计可耕土地的资料》

1877 年基辅版第 1—2 卷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ценки земельных угодий, собранные экспедиционным способом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м Отделением при Черниг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ской Земской управе, Т. 1—2. Киев, 1877)。——第 374 页。

《钦设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现状调查委员会报告》1873 年圣彼得堡版 (Доклад высочайше учрежд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ынешн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сельской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73)。——第 373 页。

S

《市议会法令》第 8 册, 附录, 1840 年 7 月 10 日第 165—170 页 (V III · BürgerConvents - Verhandlungen. Mächtrag. 10. Juli 1840, S. 165—170)。——第 329 页。

T

《谈谈圣彼得堡工人的生活 and 改善他们的状况的手段。文集》1863 年柏林版 (О быте рабочих людей в С. Петербурге и о средствах к улучшению их положения. Сборник. Берлин, 1863)。——第 378 页。

《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出版》1874—1877 年特维尔版第 1—4 册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ля статистики Тверского губернии. Издание Тверского губернского зем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Вып. 1-4. Тверь, 1874—1877)。——第 374 页。

W

《未来社会的社会服务。提交 1874 年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两篇札记》1875 年伦敦版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служба в будущем обществе. Д. везаписк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наярросель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и рабочих в 1874 г. Лондон, 1875)。——第 379 页。

Y

《186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 (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3)。——第 303 页。

《1863 年国家银行报告》1864 年圣彼得堡版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за 1863 год. Спб., 1864)。——第 373 页。

《1867 年和 1868 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统计委员会的报告》3 册。第 1 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民间法律惯例集》1869 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版 (Труды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го губернского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за 1867 и 1868 годы. Вып. 3. Сборник народны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обычае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Кн. 1. Архангельск, 1869)。——第 379 页。

《1874 年最重要商品内河水运量》(Прибытие важнейших товаров по внутренним водным путям за 1874 год)。——第 373 页。

《1874 年和 1875 年商业信贷股份银行业务报告》1877 年圣彼得堡版 (Отчет пооперациям акционерных банков

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кредита за 1874 и 1875 годы. Спб., 1877)。——第 373 页。

《1876 年预算年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国家监督报告》1877 年圣彼得堡版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оисполнен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осписи за сметный период 1876 года. Спб., 1877)。——第 372 页。

《1877 年俄国沿欧亚国境的对外贸易概述》1878 年圣彼得堡版 (Обзор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и п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 Азиатской границам за 1877 год. Спб., 1878)。——第 373 页。

《1877 年国家银行报告》1878 年圣彼得堡版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за 1877 год. Спб., 1878)。——第 373 页。

《1877 年预算年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国家监督报告》1878 年圣彼得堡版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оисполнен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осписи за сметный период 1877 года. Спб., 1878)。——第 372 页。

《印度。1865—1866 年的进步和状况根据 1867 年 5 月 2 日上院的指令刊印》(India Progress and Condition. 1865—1866. Ordered, by the H. of L., to be printed, 2 May, 1867)。——第 68 页。

《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 年伦敦版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 London, 1867)。1867 年伦敦版。报告起草人是亚·诺克斯和乔·波洛克。——第 436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A

《爱丁堡晚报》(《Edinburgh Evening Post》),爱丁堡出版,1840年7月4日第687号。《轮船航运的重大改进。阿基米得螺旋发动机》(Important Improvement in Steam Navigation - The Archimedes Screw Propeller)。——第333页。

G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Glasgow Argus》),格拉斯哥出版,1840年6月18日。《阿基米得号轮船》(The Archimedes Steamer)。——第332页。

H

《画报》(《L' Illustration》),巴黎出版,1871年11月11日第1498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第453页。

N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纽约出版,1887年1月12日第10号。《艾威林和社会主义者》(Aveling und die Sozialisten)。——第385页。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纽约出版,1887年3月2日第52号。《再谈艾威林事件》(A ffaire Aveling noch einmal)。——第384页。

Q

《前进报》(《Vorwärts》),柏林出版,1894年11月9日第262号。《海德门的诽谤性教唆》(Die verleumderischen Hetzereien Hyndman's)。——第501页。

T

《泰晤士报》(《Times》),伦敦出版,1870年3月10日。《被囚的芬尼亚社社员奥顿诺凡·罗萨》(The Fenian Convict O' Donovan Rossa)。——第437页。

X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科伦出版,1849年2月23日第229号。关于瓦尔德马尔亲王逝世的报道。——第345页。

Z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斯图加特出版,1841年4月7—9日第83—85号。《教会争论》(Kirchliche Streitigkeiten)。——第343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1851年9月30日第273号。1851年9月26日科伦通讯。——第353页。

文学著作

A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第 410 页。

D

但丁《神曲》。——第 488 页。
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 94 页。

G

歌德《浮士德》。——第 25 页。
歌德《回忆录》。——第 91 页。

H

海涅《安心》。——第 466 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 403 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 416 页。

I

雷尼埃《讽刺诗》。——第 10 页。

M

穆尔《爱尔兰旋律》。——第 435 页。

S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 455 页。
苏《巴黎的秘密》。——第 403 页。

W

味吉尔《讽刺诗》。——第 10 页。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409 页。

Y

亚当《龙寿姆的邮差》。——第 516 页。
* * *
圣经。——第 128 页。

期 刊 索 引

A

《爱丁堡晚报和苏格兰文学报》(《Edinburgh Evening Post and Scottish Literary Gazette》)——苏格兰的一家报纸,1828年至1840年出版。——第333页。

B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1843年至1850年刊登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347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的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自由派的机关报。——第363页。

《不来梅每日记事报。民主派机关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民主派的报纸,1849年至1851年出版。——第413页。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Braunschweiger Volksfreund》)——德国的一家工人报纸,1871年至1878年用这个名称在不

伦瑞克出版。——第363页。

《布鲁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比利时保守教权派的报纸,1820年起出版。——第363页。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354页。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第530、533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1843年1月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第401页。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1837年至1879年在莱比锡出版。——第363页。

《灯笼》(《La Lanterne》)——法国激进共和派的周报,1868年5月起由昂·罗什弗尔在巴黎出版,被波拿巴当局查禁后,从1868年8月至1869年11月在布鲁塞尔出版;1874年至1876年罗什弗尔再次在伦敦出版了该报。——第457页。

E

《俄罗斯笔谈》(《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俄国斯拉夫派的杂志,1856年至1860年在莫斯科出版;杂志刊登关于俄国古代村社的材料和文章。——第376页。

《俄罗斯通报》(《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俄国一家文学和政治杂志,1856年至1906年由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杂志反对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民主运动。——第375页。

F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363、470页。

G

《改革报》(《Die Reform》)——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1853年3月至1854年4月用德文在纽约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次,1853年10月起每日出版。约·魏德迈是报纸编辑之一。——第425页。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Glasgow Argus》)——苏格兰的一家报纸,1840年出版。——第332页。

《革命》(《Die Revolution》)——一种共产

主义杂志,1852年由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1月6日和13日出版了两期,5月和6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第425页。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至1893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日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九十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第398、503页。

《工人报》(《Arbejdereen》)——一家社会主义周报,丹麦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报,在哥本哈根出版。——第493页。

《公益》(《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年至1891年和1893年至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年至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480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1808年至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362页。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英国共和派的周报,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伦敦出版;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间断地)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450页。

H

《画报》(《L' Illustration》)——法国的一家文艺画刊,1843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53页。

J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Der Radikale Deutsche Zeitung für In- und Ausland》）——在维也纳出版。——第409页。

《激进瑞士报》（《Suisse Radicale》）——瑞士的资产阶级报纸，1866年起在日内瓦出版。——第363页。

《交通部部刊》（《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交通部的正式刊物，1865年至1882年在彼得堡出版；杂志刊登经济和统计性质的文章及俄国铁路建设史方面的材料。——第372页。

《解放报。国际卫士》（《La Emancipation-Defensor de la International》）——西班牙的一家报纸，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第448页。

《今日》（《To-Day》）——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83年4月至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第381页。

《金融市场评论》（《The Money Market Review》）——英国资产阶级的商业和金融问题周报，1860年至1895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36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36页。

K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激进派的周报，1802年至1835年在伦敦出

版。——第24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363页。

L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至1843年3月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369、402、509—511页。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英国激进资产阶级的周报，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是合作社运动的刊物。——第355页。

《伦敦新闻》（《The London News》）——宪章派的周报，1858年在伦敦出版。——第354页。

M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437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后为自由党的机关报；

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362、437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362、436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416、417、430、524页。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年至1932年用德文在纽约出版。——第384页。

P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英国的一家日报,1865年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奉行保守方针。——第362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62页。

《平等报》(《Gleichheit》)——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报纸,1870年至1877年在维也纳新城出版,开始是双周刊,后来是周刊;从1871年起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第386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362页。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旗帜报》(《Standard》)的晚报;1857年至1905年在伦敦出版。——第362页。

《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刊。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这个名称出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501页。

《前进!不定期评论》(《Впере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俄国社会政治杂志,由俄国革命流亡者在苏黎世(1873年至1874年)和伦敦(1875年至1877年)出版;共出版五卷;从1873年至1876年杂志的出版者为彼·拉·拉甫罗夫。——第378页。

R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用德文在伦敦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超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第354页。

《人民报》(《La Plebe》)——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派的报纸;1872年至1873年是国际

- 支部的机关报。——第 363 页。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英国的一家周报, 1852 年至 1858 年由厄·琼斯在伦敦出版, 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 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354、355、426 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 1869 年 10 月至 1876 年 9 月在莱比锡出版。报纸的总的领导权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中, 奥·倍倍尔在出版该报中起了很大作用。报纸曾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 363 页。
-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 1870 年 1 月至 1874 年 6 月在维也纳出版。——第 363、386 页。
-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见《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
-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保守派报纸, 1826 年起出版。——第 363 页。
- ### S
- 《哨兵报》(《Die Tagwacht》)——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报纸, 1869 年至 1880 年在苏黎世出版; 1869 年至 1873 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 363 页。
-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en》)——丹麦的一家日报, 丹麦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1872 年至 1959 年用这个名称在哥本哈根出版。——第 493 页。
- 《社会正义》(《Justicia social》)——第 363 页。
-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一家周报,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 1885 年至 1892 年用德文在纽约出版。——第 383 页。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周报, 1885 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 1890 年 9 月以前断续出版; 工人党机关报; 八十至九十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483 页。
- 《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n》)——丹麦的一家工人报纸, 1871 年 7 月至 1874 年 5 月在哥本哈根出版。——第 363 页。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首都报》(《La Capitale》)——意大利的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日报, 1870 年至 1872 年在罗马出版。——第 363、366 页。
- ###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 1785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362、437 页。
- 《坦率报》(《Gradus》)——一家德文报纸,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 费拉得尔菲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第 424 页。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 年创刊, 1815 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515 页。
- 《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俄国的一家文学和社会政治性杂志, 1836 年至 1866 年在彼得堡出版; 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为该杂

志撰稿；六十年代该杂志实际上是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刊物。——第 376 页。

X

《写真》（《The Graphic》）——英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画报，在伦敦出版。——第 365 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 345、430、530、531、534 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 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 12 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 1850 年 11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 513、534 页。

《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43 年起在鹿特丹出版。——第 363 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848 年 6 月至 1939 年在柏林出版；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第 363 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 年至 1890 年 10 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 1923 年秋每周出版一次；1885 年

至 1894 年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 530、535 页。

《新维也纳日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s Wiener Tagblatt. Demokratisches Organ》）——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7 年至 1945 年在维也纳出版。——第 386 页。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奥地利自由派的日报，并出晚刊；1864 年至 1939 年在维也纳出版。——第 363 页。

《星期周报》（《Неделя》）——俄国一家文学和政治周报，1866 年至 1901 年在彼得堡出版；七十年代为革命的民粹派的刊物。——第 376 页。

Y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æ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1828 年至 1921 年在伦敦出版。——第 365 页。

《余暇》（《The Leisure Hour》）——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杂志，1852 年至 1905 年在伦敦出版。——第 362 页。

Z

《政治纪事报》（《The Political Register》）——见《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英国保守派的周刊，1855 年至 1938 年在伦敦出版。——第 363 页。

《知识》（《Знание》）——俄国进步的科学通俗月刊，1870 年至 1877 年在彼得堡

- 出版。——第 377 页。
-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文学日报，1807 年至 1865 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1840 年至 1841 年刊登过恩格斯的几篇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通讯。——第 343 页。
-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 年至 1865 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 430 页。
- 《综合技术杂志》（《Polytechnisches Journal》）——德国的一家杂志，1820 年至 1874 年由约·哥·丁勒在斯图加特出版。——第 331 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98 年创刊，1810 年至 1882 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353、362 页。
-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和政治杂志，1820 年至 1884 年在彼得堡出版，后被沙皇政府封闭；维·格·别林斯基参加过杂志的编辑工作；亚·伊·赫尔岑曾为它撰稿；1868 年至 1877 年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主持杂志编辑部；涅克拉索夫逝世后，民粹派对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第 377 页。